田林文 编著

血色太陽

日軍侵略南太平洋紀實



四川人民出版社

血色太阳

日軍侵略南太平洋紀實

●田林文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蒲元明
封面设计：文绍安

血 色 太 阳
——日军侵略南太平洋纪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80 千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437—1/E・26　　印数：1—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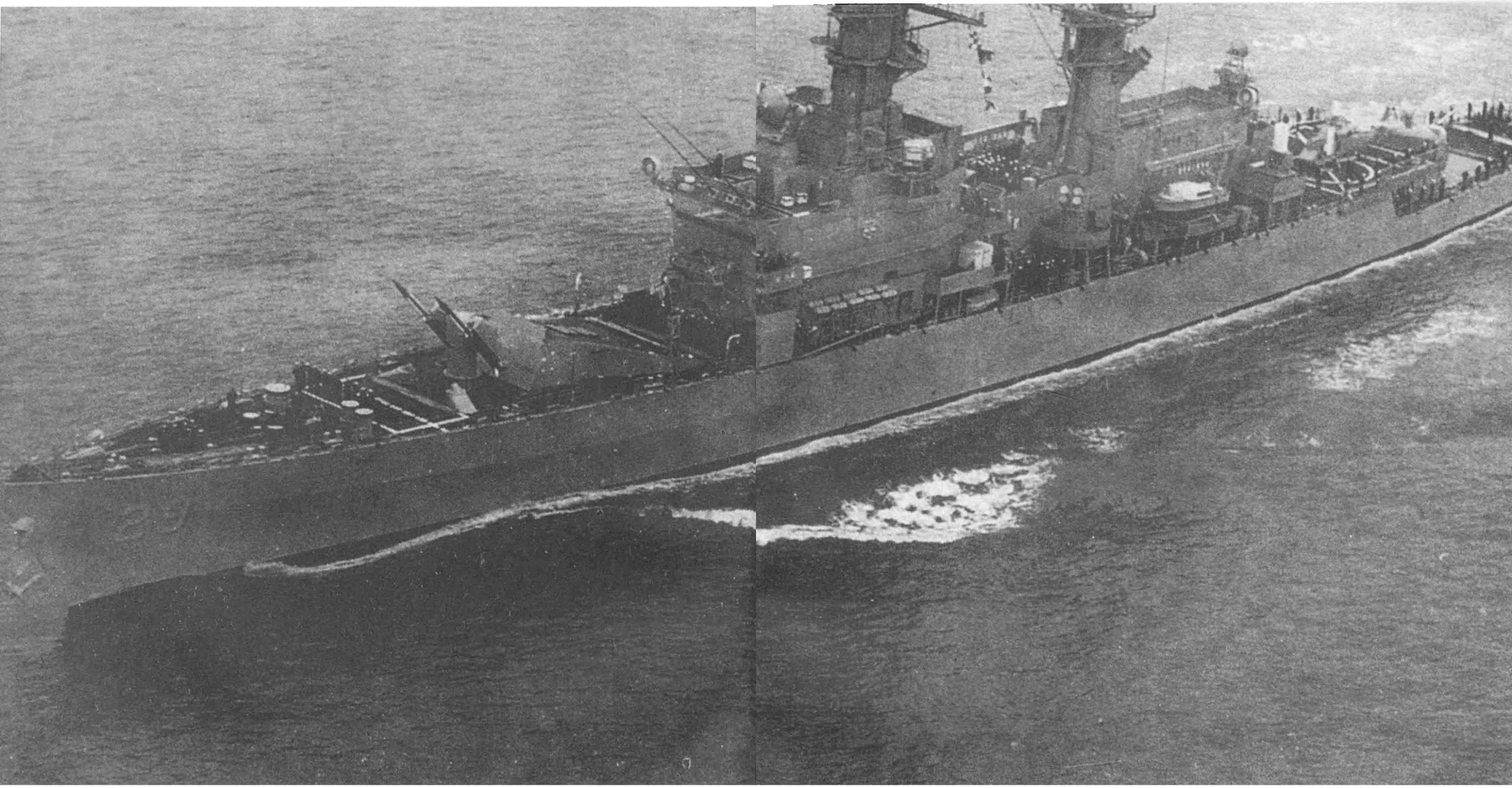
定价：12.80　元

血色太阳

日軍侵略南太平洋紀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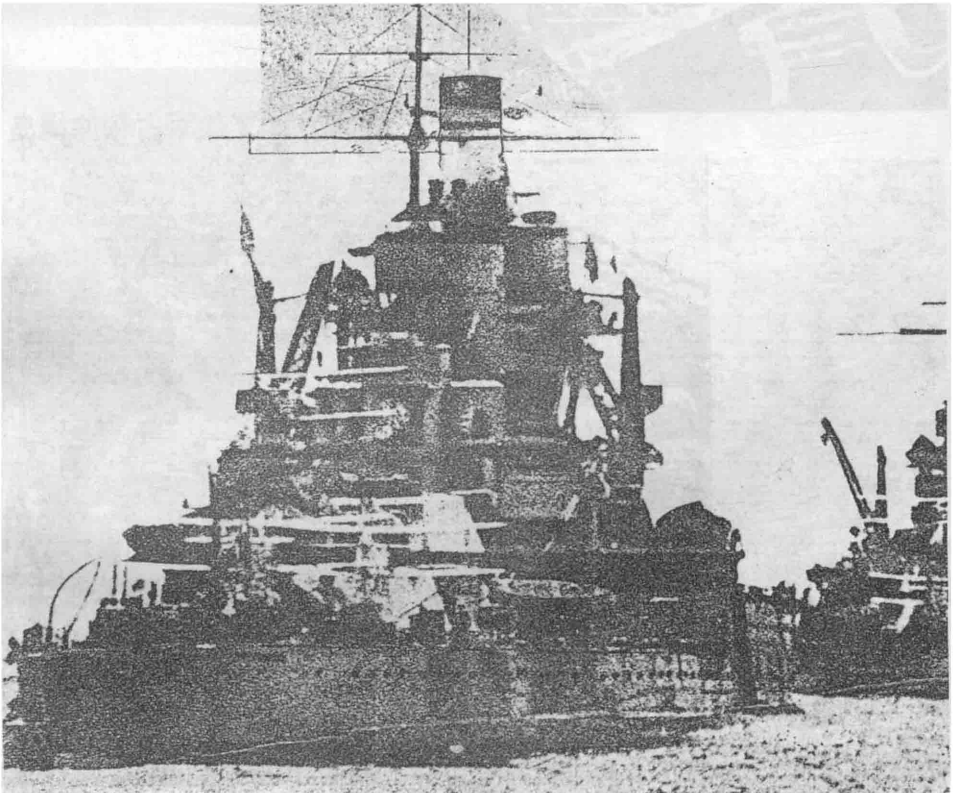
●田林文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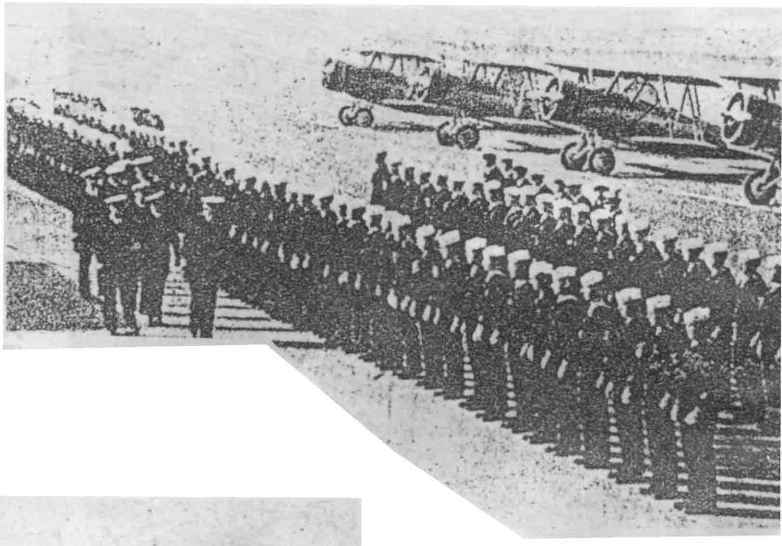


◀太平洋美国海军大操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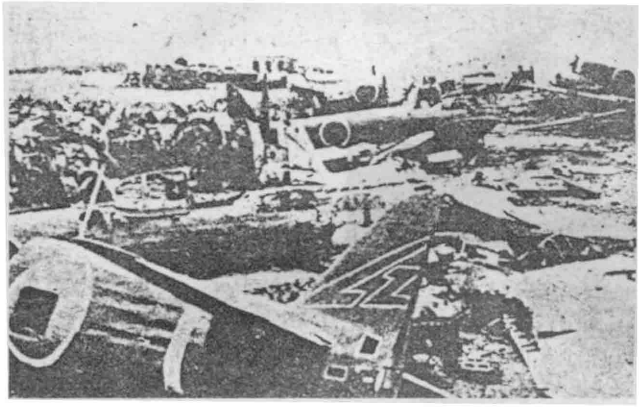


▶美军主力战舰密西西比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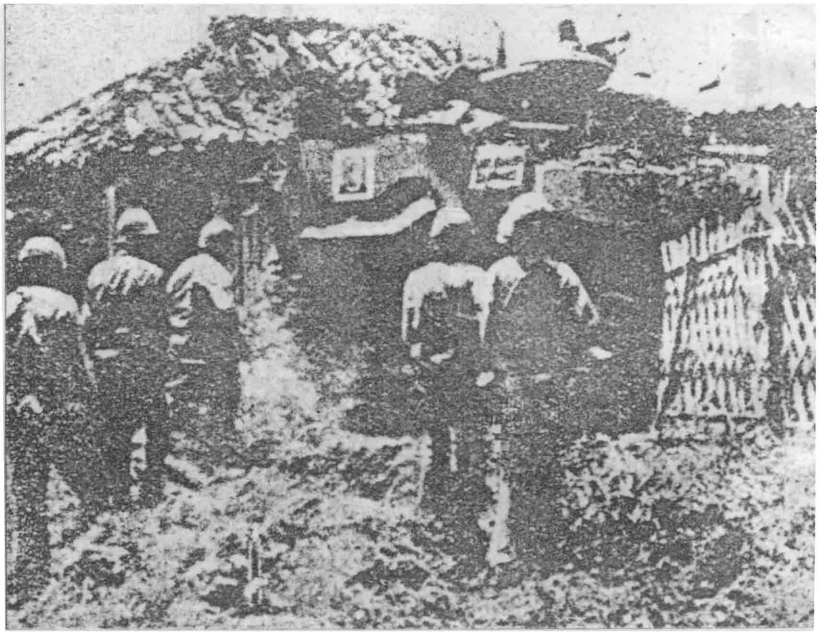
▶美国特种海岸
航空兵团



▼日机残骸



▼美军占领冲绳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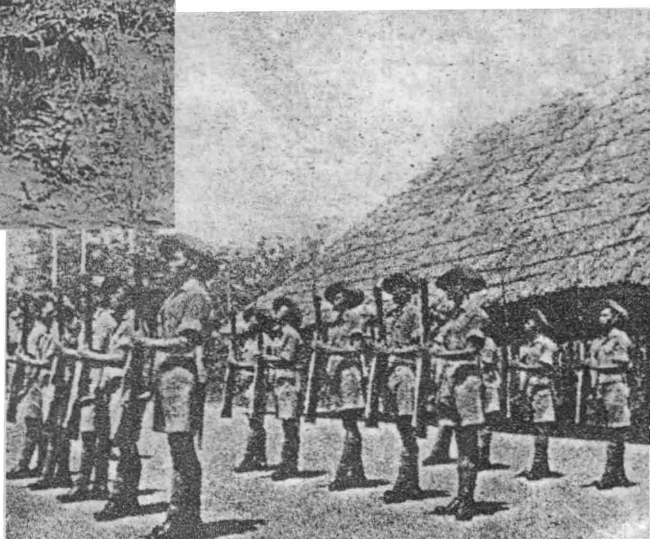
▼▶新加坡华人义勇队







▲▶战斗力极强的马来西亚土著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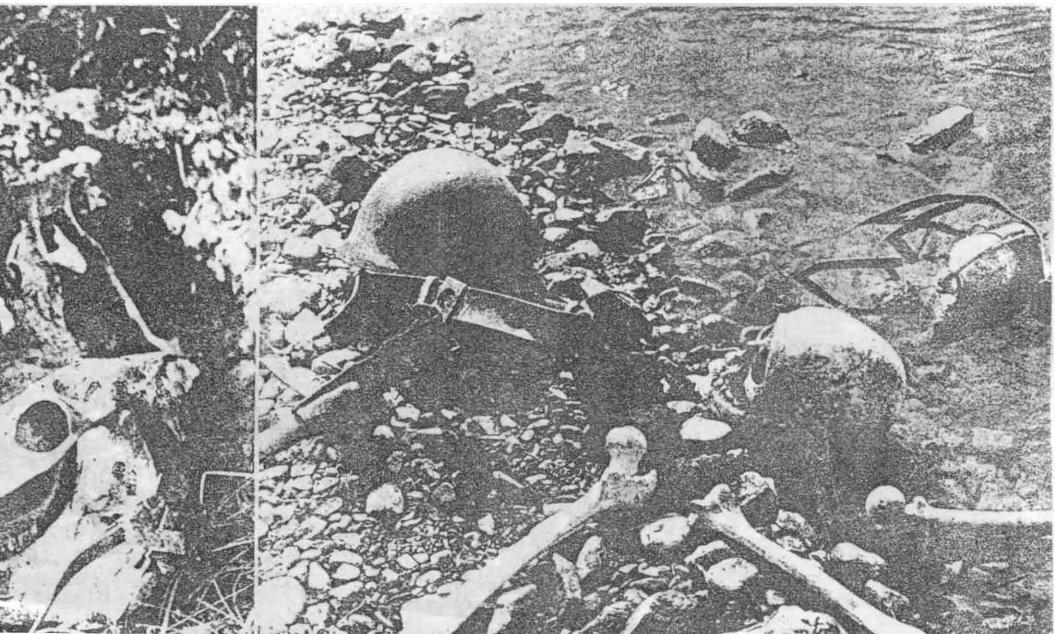
▼阵亡日军之墓





▲日军飞行员残骸中搜获的戎装照片

▼日军之残迹



目　录

第一章　血腥的开始…… 1

●军官们认为黎明是一天中最有利于进攻的时刻

●日本人称，威克岛争夺战可以说是代表大东亚战争的战争之一

●我们挺住了，我们还要打回来的

●在一场短短的作用战中，每门舰炮竟发射了60发炮弹

第一节　日本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 1

第二节　威克岛：美国最后的一块领土丢失了…… 25

第三节　温赖特将军向菲律宾各岛美军发出投降令 … 33

第四节　从一开始英国人就事事不顺利 …… 45

第二章　悲怆时分 …… 81

●在树木遮天蔽日的丛林里，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的每根神经都绷

得紧紧的

●一场罕见的岸基航空兵对海面舰队进行攻击的大海战

❶日军用大屠杀来发泄他们的狂怒和沮丧

第一节　越来越大的灾难降临在新加坡 …… 81

第二节　丘吉尔说：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未受到比这更直接的打击…… 101

第三节　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兽性的一次大发作…… 114

第三章　重振雄风…… 129

❸仅用了15分钟，日本巨舰就像一块石头沉入海底

●几架美军侦察机飞行员惊喜地发现，在海天相接处出现了一行日军军舰……

❹日军投入中途岛战役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沉入海底

●戈姆利决定对"东京快车"实施一次惩罚性打击

第一节　史无前例的大海战…… 129

第二节　中途岛血战：美军的转折点 …… 145

第三节　需要第二次打击…… 169

第四章　出其不意…… 181

❺一阵哨声过后，丛林里一声突如其来的枪战开始了

❻美军一支极劣势的舰队阻止了日军强大的南太平洋舰队

●美海军情报密码小组成功地破译了山本五十六视察部队的绝密电报

第一节　所罗门群岛战斗中，仅有三个日本人投降 … 181

第二节　“现代最野蛮的海战”…… 210

第三节　瓜岛决死战…… 246

第四节　死亡之途…… 258

第五章　孤注一掷…… 275

●美军炮火把贝蒂奥吞没在一片火海中

●名符其实的“黑色海岸”

●美军又夺回了这片遍布尸体的阵地

●著名航空母舰“瑞鹤号”终于被美军击沉

第一节　为扭转命运日军欲作最后一搏…… 275

第二节　日军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现实…… 294

第三节　美国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305

第四节　金凯德的呼救半个地球都能听到…… 334

第六章　日军的灭亡来临…… 365

●上千吨炮弹轰炸后，硫黄岛只剩下荒凉的岩石

●下一个目标将是冲绳岛

●“神风特攻队”

第一节　马里亚纳海面大决战…… 365
第二节　代价太大了…… 409
第三节　“我已预感到灭亡即将来临。”…… 426

第一章
血腥的开始

●军官们认为黎明是一天中最有利于进攻的时刻
●日本人称，威克岛争夺战可以说是代表大东亚战争的战争之一
●我们挺住了，我们还要打回来的
●在一场短短的作用战中，每门舰炮竟发射了60发炮弹

第一节　日本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

太平洋，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它可以容纳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岛屿，而且绰绰有余。太平洋，也有人叫它大洋、南海或南洋。太平洋这个名字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起的。为了开辟新的航线，麦哲伦当年在大西洋上漂泊了几个月，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窗内的胡蜂一样，在美洲的东海岸碰来撞去。新的航线终于找到了，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辽阔的自由海域，晴空朗朗，日丽风和。太平洋便由此得名。于是，这个富于魅力的名字便世代流传，直到如今。每当人们梦想逃避荒唐的现实和残暴的战争时，常说："太平洋上有个世外桃源……"。人们又何曾没有过这样的梦想呢？然而，谁又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岛屿与被炸弹摧毁了呢？在那铺满黄沙的岸边，

有人曾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惊心动魄的场面。

1941 年 12 月 7 日拂晓，美国航空母舰“企业号”在三艘重型巡洋舰和九艘驱逐舰的护卫下，行进在夏威夷群岛以西大约二百海里的太平洋海面上。舰队以二十五节的速度向珍珠港进发。云天下，北风习习，温和清爽，海面上微微泛着波涛。舰上，许多士兵却怏怏不乐。

“企业号”正从位于珍珠港以西两千海里（三千七百公里）的威克岛返航；它在威克岛完成了一项特别任务：给岛上驻军送去了十二架歼击机。12 月 2 日清晨，它掉头驶向夏威夷群岛。本来它应该于 6 日早晨返抵珍珠港，但由于天气恶劣，延误了航期。在子午线附近，海上风急浪大，作为舰队前导的驱逐舰船出现了漏洞，舰队被迫减速缓进。“企业号”要到 7 日将近中午时分才能抵达珍珠港。而 1941 年 12 月 7 日正好是星期天。星期六晚上，士兵们眼见着不能到檀香山的娱乐场所去喝酒、跳舞，因此个个垂头丧气，大失所望。

从 11 月 28 日起，“企业号”上就贴出了“一号日程”。这张告示由舰长默里海军上校和以“企业号”为主体的特遣舰队司令哈尔西海军少将联合签署，其大致内容是：“‘企业号’今天起进入临战状态，我们必须日夜警惕，随时准备立即行动。敌潜艇可能就在附近。因此，全体官兵必须明确：保持警惕，克尽职守，事关重大。舰长深信，每个士兵都能积极应变。在生死关头，每个士兵都要发扬我海军的传统，沉着冷静地投入战斗。坚定意志，奋勇向前。”军舰的外表被涂成了深灰色，铺在甲板上的亚麻油毡被掀掉了，舱壁上的油漆也刮掉了。所有的木器和易燃材料都清除了，舷窗一律焊死；夜间严格实行灯火管制。船壳安上去磁装置；铸铁管道换上了质地坚韧和锻铁管道。十个月以来，全体船员坚持进行夜间警戒、射击和

各种抢险训练。“一号日程”公布之后，哈尔西少将又于当天下达了“一号作战令”，命令舰上飞行员“对任何危害舰队执行任务的舰艇进行轰击、放射鱼雷或扫射”。炸弹装上了雷管，俯冲轰炸机载满了炸弹，鱼雷也安上了引爆锥。在威克岛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舰上的所有火炮都装上了炮弹，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这一切使人感到战争迫在眉睫。然而，并没有人宣战。“企业号”的水兵们读到“一号日程”的同时，也看到了广播电台的新闻稿。据电台报道，日本全权代表栗栖三郎抵达华盛顿，报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以示欢迎。军事记者尤金·伯恩斯在一篇评论中说：“‘老E’（舰队给‘企业’起的绰号）的官兵们和所有人一样对栗栖的使命表示关注。栗栖的活动是否有诚意？‘老E’的官兵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祝愿他成功。”12月7日清晨，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战争没有爆发。战争很可能即将来临，但是眼下还没有爆发。外交活动十分频繁，而且半年以来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着。尽管“一号日程”公布了，但是起码还有时间享享福吧。对于“企业号”的水兵们来说，他们的目标还不是某艘日本军舰，而是檀香山的某电影院或某舞场。檀香山（离珍珠港十公里，有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往返于两地之间）是一座设有天然浴场的海滨城市，在这些年轻的美国人眼里，它充满了魅力，可以和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城市媲美，堪称是热带乐园、现代人间天堂。那里椰林茂密、木槿荫翳茏；此外，还有娇媚动人的女郎。舰上的一些军官已把家眷从美国接到檀香山，在优雅的乡舍里安了家，他们的计划是周末赶回去同家人团聚。一场倒霉的风暴使所有这些希望全部落空了，军官们的计划也被打乱了。上上下下，几乎人人气急心烦。

六时整，“企业号”掉头向左，迎风而立，以便让舰上的飞机顺风起飞。一支侦察机中队当即起飞，先行赶到珍珠港。驾驶员奉命

在珍珠港的福特岛机场降落，不再返回航空母舰。留在舰上的同事们千叮万嘱，让这些侦察机驾驶员一到机场就打电话告诉他们的妻子和朋友，说“企业号”来了，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了。

1944年，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约瑟夫·金海军上将曾向美国海军部呈递过一份报告。在载有这份报告的一部史册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太平洋上发生的事变接二连三，很难掌握。这场战争带有一种新奇古怪的色彩。由于各方相距遥远，再加上那些根本读不出来的名字，要想弄懂天天抄收的那些奇怪的电报实在困难极了。”

读者起码都见过航空母舰的照片吧。凌空俯视，航空母舰宛如一块自由漂浮的长板（长二百四十五米，宽二十五米）；烟囱、驾驶台和所有外部辽望和指挥机构一般都设在右舷，人们把这部分叫“舰岛”。航空母舰露出水面的部分比普通装甲舰要高，由于它四周的形状都不对称，所以无论人哪个角度看，它的外表都是极其古怪的。当你第一次站在另一艘船的驾驶台上，从四十五度角去看航空母舰时，你会感到很奇怪，不知这烟囱不成比例的短粗的怪物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当你靠近它，辨认出这个以二十五节的速度破浪前进的长岛时，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雄伟壮观的战争工具。航空母舰像个君主一样，从不孤身行动。驱逐舰和巡洋舰前簇后拥，同航空母舰保持一定距离，美国人说这是一圈屏障；有时甚至有一艘战列舰护航；天一亮，就有飞机在空中层层保护；航空母舰在它那十四万匹马力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中前进，留下一股浓烈的重油味。“企业号”就是如此行动的。侦察机起飞后，“老E”拨回船头，继续向东进发，护航舰也都照样掉头东进。“企业号”的一条吊索上飘起了和平时期使用的信号旗，以示“正在进行空中演习”。

前一天，“企业号”的值班话务员听到一个声音在电话里喊道：

“不要射击!这里是美国飞机!”当时人们就觉得似乎有什么异常的事情要发生。虽然这声音很急促,但话务员毫不迟疑地听出是舰上的飞行员曼纽尔·冈萨雷斯海军中尉的声音。

除了执行“停止发报”的禁令以外,飞机在空中一般通过短波无线电话互相保持联系:一是飞机同它们的航空母舰联系;二是飞机之间联系;三是在接近机场时同地面设施联系。“企业号”截获的这个无线电话显然是打给珍珠港机场的。在一分多钟的时间里,没有再听到其它的声音。事实上,人们永远也不会再听到曼纽尔·冈萨雷斯中尉的声音了。随后,话务员又收听到第二个无线电话,这次是发给航空母舰的:“敌机攻击珍珠港,看来是日本飞机。”这个电话是第六侦察机中队副队长厄尔·加拉格乐中尉打来的。紧接着,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来电:“空袭珍珠港。此次并非演习。”

几分钟以后,开战的消息通报到全体船员,前舷升起了战旗。航空母舰上,官军们惊魂未定。“真蠢!”他们除了叫喊:“唉!这群混蛋!”以外,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在水兵们反来复去地这样叫骂的时候,从“企业号”上起飞的十八架俯冲轰炸机已有五架被击落。停泊在珍珠港的八艘装甲舰全部丧失了战斗力,还不算几艘其它船只。所有地面设施和空军基地都淹没在火海之中。

夏威夷群岛由三个岛组成:考爱岛在东北,毛伊岛在西南,瓦胡岛(珍珠港和檀香山所在岛)居中,离旧金山两千多海里,完全孤立在浩瀚的太平洋之上。“企业号”的飞机成疏散队形飞行,远远望去,只见三个黄绿相间的岛屿镶在湛蓝的海面上。蔚蓝的晴空,白云朵朵,有几片云彩披挂在群岛的山峰之间,能见度良好。

飞行员们的注意力被从地面升起的黑云吸引住了,这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烟雾。接着,在这些烟雾的上方,在瓦胡岛的上方,出现了一大堆黑色的絮团。这只能是爆炸生成的烟云。可是,有几

个飞行员开始寻思：恐怕是防空部队在演习吧！就在这个时候，翅膀上带有橙色圆盘标记的单翼飞机从四面八方冲向侦察机群，用机枪猛烈扫射过来。

侦察机大队长扬中校的飞机是侦察机中队的前导。哈尔西少将参谋部的尼科尔斯中校与扬中校同乘一架飞机，坐在后面机枪手的位子上。他是为哈尔西少将返回基地做准备工作的。当他辨认出日本飞机时，马上想起架机枪，但无论如何也装不上。这时，一群芥末色的单翼飞机，又称“零式”飞机，像苍蝇一样向他围攻过来，不停地射击。尼科尔斯还在挣扎着架他的机枪。突然，他发现座机已经接近地面，急速下降，发动机出现故障。扬中校把飞机迫降在一块农田上。两人无一受伤。

厄尔·加拉格尔中尉最先认出了日本人。他向“企业号”报告之后，知道敌人战斗机的速度比他快得多，于是他立刻全速下降，擦着海浪低飞。日本的鱼雷飞机从他的头上飞过，机身下面已经没有鱼雷了。加拉格尔看着敌机向西北方向飞去，他决定返回基地加油，再起飞去寻找日本航空母舰，以便向“企业号”报告。他穿过烟雾，来到福特岛机场上空。地面防空部队正朝空中目标射击。当他离地面只有十几米的时候，发现地面已停止向他射击，这样，他才得以着陆。机场上烽烟狼藉，满目凄凉。机库和油库烧成一片，地面上的飞机摧毁殆尽，有的还在燃烧，有的冒着浓烟。人们来来往往，东奔西跑，有的疾走如飞，有的步履艰难。一些人坐在被炸坏的飞机上，用后舱的机枪射击，另一些人把飞机的机枪拆下来，装在临时搭起的支架上射击。还有的人抬着担架从浓烟中跑出来。加拉格尔向围拢来的人说他想给飞机加油。人们有的望着他默不作声，有的叫他自己去找加油车和汽油。他们说完就走开了，半天不见回来，到处都是乱糟糟的，炸弹爆炸的隆隆声延续不断，机场在

不时地颤抖着。

加拉格尔总算又起飞了。他大概转了二百八十公里，但一无所获。日本舰队丢下掉队的飞机，急速撤退了。那天早晨，航行在夏威夷群岛北面海域的一艘油船看见好几架日本掉队的飞机因为汽油耗尽而一个接一个地栽进了大海。

爱德华·T·迪肯中尉还没赶到瓦胡岛就遭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他的脚下是一片湛蓝的大海，前方有一个闪亮的斑点，那就是瓦胡岛，岛上硝烟弥漫，迪肯发现上眼前一架单翼飞机，翼下射出一道道曳光弹，机枪在不停地扫射。子弹疾驰呼啸，曳光弹缓慢下落，使迪肯有些应接不暇。突然，敌机斜刺冲过来，好像要急速偏航似的，迪肯当即开火，他听到后舱机枪手也在射击。这时，右边出现一架"零式"飞机。紧接着，前面又窜出一架。迪肯尽量保持高度，作机动飞行。但他觉得自己的飞机跟有特技本领的日本飞机相比，慢得出奇。他很快就发觉自己的子弹打光了。过了一会儿，后舱机枪手也没有子弹了，并报告迪肯说他胳膊中弹。幸亏，周围的敌机都飞远了。迪肯决定在就近的机场降落。于是，他驾机朝珍珠港东南面的希卡姆机场飞去。飞机跑道好像是一条明亮的绸带，清晰可见，被炸毁的军舰还在冒烟。这时，又有几架"零式"飞机围了上来，迪肯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他腿上使劲踢了一脚，飞机发动机也几乎同时中弹熄火。飞机离海面越来越近，迪肯尽力控制着飞机，最后重重地摔在水面上，但飞机没有撞毁。迪肯动了动受伤的腿，伤势很轻。飞机安稳地在水面上漂浮着。迪肯离开座位去找机枪手，机枪手胳膊受了重伤，流血不止，衣服和座椅都染红了。迪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无线电插头上扯下一段电线当作止血带用。几百米以外，蓝色的波涛欢快地拍打着海岸，激起层层浪花。但是，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天空，海上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日军再次发起进

攻，爆炸声隆隆作响，一团团黑烟冲向蓝天，一会儿又被风吹散了。迪肯把电线缠在机枪手的胳膊上，血总算止住了。迪肯从机舱里拉出橡皮筏。两人坐好后，迪肯就开始向岸边划。虽然有点顶风，但海浪却推涌着小艇前行。迪肯径直朝着从希卡姆机场伸出来的海堤划去。这时，机场上有几个人发现了这只杏黄色的橡皮筏，就向海堤的顶头跑来。他们把机枪手扶上岸，搀着他往回走，迪肯根本没提自己受伤的事，他自己倒也觉得不碍事。走在海堤上，迪肯对他们说他很想打一架飞机。他们耸了耸肩膀说，希卡姆机场没有一架飞机能飞，甚至连能在地上滑行的飞机都没有。远远望去，福特岛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大火熊熊，火光冲天。

克拉伦斯·迪金森中尉眼看就要飞到瓦胡岛上空的时候，遭到了“零式”飞机的攻击。他打算向地面俯冲，但是岛上防空部队的炮火在他脚下密如罗网，后面的日本飞机又穷追不舍。一时间，迪金森被夹在这个空中防线和日本飞机的射击中间。迪金森伺机寻找空隙越过防线；后舱机枪手威廉·米勒竭力回击“零式”飞机的进攻。米勒说他已经受伤，但仍能还击。不一会儿，米勒的机枪哑了，他报告说：“子弹打光了。”敌机越逼越近，一阵扫射，迪金森的飞机中弹，不听使唤，在空中顿了一下便向下跌落，在离地将近四百米时，开始螺旋下降。迪金林喊着让米勒跳伞，他自己也急忙从座椅上脱身。飞机还在打转。迪金森跳出机舱，强大的气流扑面压过来，降落伞张开了。他看到飞机在他脚下盘旋下滑，却不见米勒跳伞。最后，飞机坠毁起火。风卷着迪金森朝珍珠港的西北角飘去。硝烟弥漫，整个珍珠港都笼罩在烟雾之中。突然，迪金森觉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从地面冲上来的一团黑烟把他包围了。从黑烟中飘出来，他发现自己将要落在埃瓦机场附近了。迪金刚一落地，就解下降落伞，朝向他迎上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跑过去。这些士兵告诉

他，埃瓦遭到空袭，飞机都被炸光了。迪金森奔上环岛公路，这时，一辆去珍珠港的汽车开了过来，迪金森截住汽车，跳了上去。他也和迪肯一样，到福特岛值班军官那儿报了到以后，便被派到瓦胡北部去执行侦察任务去了。

12 月 7 日清晨四点钟，天还没亮，“康道尔号”扫雷艇艇长发现在珍珠港入口南面约一千米的海面上有一个奇怪的黑影：很像一艘潜水艇，可这艘潜水艇却小得出奇。那黑影径直向北，朝海港的入口移动，扫雷艇艇长看着看着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可是，他肯定自己不是作梦，他用不引人注目的舷灯向正在附近巡逻的“沃德号”驱逐舰呼叫，示意他发现了目标（不引人注目的舷灯，顾名思义是一种很小的低功率探照灯，可以转向，可以隐蔽，用点、划发出信号）。“沃德号”的值班军官马上到驾驶台后面的地图室叫醒了合衣而睡的舰长。“沃德号”舰长是个朝气勃勃、恃强好胜的军官，这是他首次担任指挥，一心想作个榜样给人看看。他刚接到这个报告，就命令全速驶往指示地点，同时命令全舰进入战斗岗位。海面上空空荡荡，舰上的监听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声音。“沃德号”舰长下令投下了几颗深水炸弹后，同就“康道尔号”扫雷艇一起在周围巡视。两艘军舰转了两个小时，什么也没发现。

珍珠港的入口是一条珊瑚礁密布的航道。航道口在很早以前就布下了一张保护网（以防鱼雷和潜艇）。战时或者在有战争威胁的时候，几乎所有军港入口都在夜间布上这种保护网。保护网上有一个门条”，又叫大门。“康道尔号”扫雷艇出港之前，大门打开了，随后还有别的小型杂役船要进出，所以大门依然敞开着。其它军港也是采用这种令人讨厌的办法。海港防区的值班军官真有些不忍心这样往复不停的驱使小拖船上的士兵。

6 时 40 分，“沃德号”停止巡航后，又收到“大火星号”拖靶船

发出的舷灯信号。“大火星号”正拖着一块靶子向海港入口驶去，拖靶船示意：“可能有船在跟踪”。“沃德号”船长站在驾驶台上用望远镜观察着，他看到在“大火星号”和拖靶船之间有一个非常小的东西，很像潜水艇的司令塔。船长一声令下，全舰官兵重返战斗岗位。驱逐舰快速向目标猛冲过去，当即开火。在相距一百米的时候，那个假想的司令塔被击中消失了。“沃德号”围着那个地方又投了深水炸弹。这时，一架向瓦胡岛返航的飞机发现了炮击发出的火光，也朝这个地方飞过来，投了两颗炸弹，随后就飞回基地向值班军官报告去了。

投了一阵炸弹之后，“沃德号”舰长用探照灯向珍珠港上的了望哨呼叫，示意：“我在防区攻击了一艘潜艇”。过几分钟，他怕表达得不够明确，又一次呼叫了望哨，进一步肯定：“我们炮击了一艘在防区活动的潜艇，并投了深水炸弹”。他问对方是否清楚了，还要求对方把信号重复一遍，这样，他才又启航巡逻去了。不管怎样，这位舰长总算尽了他的职责。

当时，珍珠港拥有一套雷达装置，但还不够完善，能操纵这个雷达的人也寥寥无几。所以，人们并没有把它用于实战侦察，而是当成培训技术人员的工具。训练是在早晨 4 时到 7 时进行，因为军人们历来认为黎明是一天中最有利于进攻的时刻。这个陈规还在很在程度上起了作用。12 月 7 日那天，和往常一样，早晨 4 时到 7 时上了训练课。7 时整，参加训练的官兵都纷纷离开了雷达站，只剩下三个人，其中两个是普通士兵，一个叫洛卡德，一个叫埃利奥特。他俩在瓦胡岛北部的奥帕纳受训，学习操纵防空警戒雷达。他俩对这个仪器简直入了迷。在荧光屏上可以发现和跟踪远处或黑暗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真叫人有点心驰神往。洛卡德和埃利奥特总觉得每次训练课时间太短。12 月 7 日早 7 时，他俩决定继续练

习。7时零2分，他们看到荧光屏上出现一群亮点。这些亮点井然有序，编成整齐的队形由北面向荧光屏中心——瓦胡岛移动。洛卡德和埃利奥特测量了一下距离：一百三十二海里，不到二百五十公里。在珍珠港海域还从来没见过数目这么可观的飞机。两个士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低头注视着荧光屏。亮点还在那儿，还在不停地移动着。洛卡德和埃利奥特决定给雷达网总站打电话，也许总站还有人在。总站果然还有人，是一个空军中尉。他就是那第三个人物。这个官军也参加雷达训练，那天，他在总站耽搁了一会儿，正要走的时候，接到奥帕纳雷达站打来的电话。说来也不凑巧，这个人又偏偏好猜疑。他想，目前还没宣战，瓦胡岛上的雷达还没有完全校准，而且全体技术人员又都缺乏经验，既便奥帕纳雷达站的劳光屏上确实出现了亮点，那也很可能是预定要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一支美国飞行大队，它们正好应该在那天早晨赶到，很明显，只能是这么回事儿。中尉没有细想，两个雷达兵报告的这个编队并不是在预定的方向上。况且，这队美国飞机已经事先改变了航向。当时，瓦胡岛的雷达网还没有配备识别敌我的装置，无法确切地断定是不是敌机。总而言之，这个中尉没有理睬洛卡德和埃利奥特的报告。他跟这两个士兵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真地看见荧光屏上有什么东西，即使真有亮点，那也肯定是美国飞机。说完，他挂上电话，把总站的门一锁就走了。奥帕纳这边，两个小兵张皇失措，六神无主，呆呆地望着荧光屏：那些亮点排列得还是那么整齐，还在不停地向荧光屏中心移动。7时55分，瓦胡岛的所有机场都被日本飞机炸成了灰烬。

在4时到6时40分之前发现的潜水艇原来是由两个人操纵的“袖珍潜艇”。它们由一种特制的潜艇运到离瓦胡岛一百海里以内，其任务是刺探军情。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尚不十分准确的材料

来看，大概有两艘“袖珍潜艇”成功地潜入了珍珠港。其中一艘（可能就是“康道尔号”发现的那艘）越过了保护网的大门，绕福特岛转了一圈。福特岛位于珍珠港的中心，沿岛泊满了装甲舰。“袖珍潜艇”的艇长把通过潜望镜观察到的军舰位置标在地图上，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保护网的大门，再把收集的情报通过无线电传给日本舰队。尽管这些情报有许多失实之外，但它向日本舰队司令证明美国战列舰确实停泊在珍珠港，他的间谍所提供的情况是属实的（夏威夷群岛有十六万居民是日本人，占整个居民人数的三分之一。日本驻檀香山领事利用商业电报向日本政府提供关于美国舰队行动的情报）。后来，这艘侦察潜艇遭到一架飞机的轰炸，最后在岛的东海岸上搁浅了，艇长是一个名叫坂牧的海军中尉，被俘后，从他身上搜出了那张标着美国军舰位置的地图。另一艘“袖珍潜艇”，不知是由于操纵失误还是由于不能坚持潜航，于 8 时 35 分浮现在港口的水面上，正好在“柯蒂斯号”飞机加油舰前面。刹时间，几艘军舰一起开火。接着，“莫纳汉号”驱逐舰迎头撞过去，“袖珍潜艇”当即沉没了。后来，这艘小潜艇被打捞上来，运到美国，成为海军在战争期间举办的展览中的新鲜玩艺儿。一艘小潜艇竟然吸引了那么多的美国观众，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日本在袭击珍珠港的战斗中使用了五艘这种袖珍潜艇，全部报销。

金海军上将曾写道：“虽然有几艘四十五吨的潜水艇参战，但是，这次袭击仍然是以空袭为主”。三百六十一架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分成三个梯队袭击珍珠港。研究珍珠港事件的历史学家们不谋而合，几乎一致把空袭过程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步是从 7 时 55 分到 8 时 25 分，由鱼雷飞机、俯冲轰炸机和高空轰炸机出击。从 8 时 25 分到 8 时 40 分，“除个别飞机继续进攻外，保持暂时平

静”。第二梯队的任务是高空轰炸，自 8 时 40 分开始，至 9 时 15 分止。紧跟着就是第三梯队的进攻，由俯冲轰炸机冲到硝烟中投弹，一直炸到 9 时 45 分。轰炸持续时间是 1 小时又 50 分钟。最有效的攻击是由鱼雷飞机进行的。这些飞机使用的是带稳定装置的特种鱼雷，适用于水位较浅（十三到十五米深）的珍珠港。美国人曾认为，由于珍珠港水位浅，可以排除敌人用鱼雷飞机攻击的可能性。然而，袭击一开始，几乎相当于驻太平洋战列舰舰队全部兵力的八艘美国装甲舰（只有“科罗拉多号”装甲舰当时正美国修理）在 5 分钟之内全部丧失了战斗力。

唐纳德·W·米切尔在《美国现代海军史》一书中写道：“任何一个活着的美国人都永远不会忘记 12 月 7 日这天的下午。虽然战争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这个开端却是当头一棒。可能任何国家都没有遭受过这样的打击。“公众舆论顿时哗然，要求追究责任。不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夏威夷群岛驻军司令肖物上将等好几个军事头目都被罢了官。乍看起来，珍珠港指挥部似乎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也应该看到，12 月 7 日清晨，日、美之间尚未宣战，尤其是珍珠港孤立于太平洋之上，与横滨相隔六百公里，离当时最近的日本基地（马绍尔群岛）也有四百多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在心理上造成了影响是值得考虑的。美国最高指挥部曾再三发出警告，珍珠港也采取了一些防犯措施。但是，归根结底，美国人几乎一致认为，攻击珍珠港是冒险，是不大可能的。事后不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人说：“我们是用西方人的眼光看问题的。我们对东方人的思想、对日本人视死如归的精神状态根本不了解。”

这次袭击，行动果敢，来势迅猛，干脆利落，把美国装甲舰队打了个不亦乐乎。星期日那天早晨格外宁静，“加利福尼亚号”装甲舰

上的一名军官安稳地坐在房间里写着什么。他抬起头来，从舷窗望去，港口熠熠闪亮的水面上是湛蓝的天空，远处是一座半岛的海泊。只要联想一下地中海某海港在阳光明媚的清晨呈现出的那种和平景象，就可以想象出珍珠港此时的景致，更能想象出这个军官此时的心情。当警报器拉响的时候，他却认为，这不是搞错了，就是搞演习。这时，船上响起了士兵们向岗位奔跑的脚步声，这个军官戴上帽子就往甲板上跑。他刚从扶梯跑上来，就觉得船身猛然震荡起来，只见一架飞机飞得特别低，像闪电一样从装甲舰头上一掠而过。港口上，爆炸声响成一片，一股股水柱冲天而起，飞机马达的嗡嗡声响彻了阳光灿烂的天空。

当那个军官向驾驶台走去的，“加利福尼亚号”又被猛烈地冲击了一下，军官觉得脚下的甲板在向一边倾斜。另一架火流星似的飞机扫射着从头上掠过，当飞机向军舰甲板上扫射的时候，白天值班的人甚至能听见飞机马达的沉闷的轰鸣和机枪发出的非常急切刺耳的声音，他们看到甲板上迸出一道道奇特的放电火花，那就是子弹。水兵们跑到已经倾斜的甲板上。那个军官站在“加利福尼亚号”的左后舷上，看见港口上另一艘装甲舰已经极度向左舷倾斜，眼看就要翻了，那是“俄克拉何马号”，泊靠在它旁边的“马里兰号”虽然还直立着，但是也已经笼罩在硝烟之中了。“俄克拉何马号”倾斜得越来越厉害，甲板已经垂直触在水面上，好像被沉重的炮塔压翻了似的。蓝天下，这个庞然大物无可挽回地倾覆着。这时，在“加利福尼亚号”上已经看不见“俄克拉何马号”了，因为“加利福尼亚号”的甲板上烈火冲天，浓烟弥漫，从头到尾连成一道火幕烟墙，油舱被炸得粉碎，一舱重油当即起火。这一切都显得异常迅猛，舰上的官兵，个个如恶魔缠身。那个军官跑到驾驶台的扶梯脚下时，发现很多人一个接一个地倒在火里，有的即刻被烧得像漆黑的飞虫

一样，身子蜷缩在一起，发出熏人的恶臭。炸弹不断在四处爆炸着，那军官一边向扶梯上爬，一边想，弹药舱不久也要爆炸，弹药舱一炸，那就全完了。这时，舰上有几门射炮开火了。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竟然有人能跑到炮位上开起炮来，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一些水兵躲在船楼底下，惶惑地凝望天空。突然，一声巨响盖住了所有其他爆炸声，这回遭殃的不是"加利福尼亚号"，而是"亚利桑那号"装甲舰：它的船头炸开了。远远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少人被一抛而起，随着军舰残骸碎片在军中飞舞。原来是一颗炸弹正好掉在"亚利桑那号"的烟囱里，一直钻进前锅炉舱，把弹药舱炸着了，几百吨重的炮塔腾空而起。"加利福尼亚号"上的弹药舱还没有爆炸，很可能是由于舰长下去放水浸没弹药舱的结果。舰上的照明设备都被炸坏了，安全队打着手电筒在船底工作。船向左舷倾斜十几度，一直在缓慢地下沉，但火势依然很猛，简直跟油船起火一要，高射炮还在不停地射击。这时，舰长下令弃船。但是，要下船就只有跳水，别无他路可走。水面上漂浮着足有三十厘米厚的油层，浮油在燃烧，"加利福尼亚号"和所有的装甲舰都已陷入火海之中。下面是浓烟烈焰，头上又来了一群日本飞机扫射，想要逃生，就非得潜到油层以下不可。

现在再看"俄克拉何马号"，这艘船的上半身已经淹没在水里看不见了，船壳倒扣着浮在水面上，像条巨鲸一样，慢悠悠地转来转去。还有一群群的人艰难地栖息在船壳上，踌躇不安地望着烈焰熊熊的海面。说来真是绝路逢援，紧靠在旁边的"马里兰号"装甲舰虽然船头栽进水里，可就是不翻。"俄克拉何马号"上很多人都在难友的帮助下爬到"马里兰号"上去了。忽然，一颗炸弹在"马里兰号"上爆炸了，不少人又翻身跳进火海。不一会儿，"马里兰号"的甲板上也站不住人了，邻近"亚利桑那号"上火势正猛，船上能撤走的

人都往“马里兰号”上跑。停泊在其它装甲舰中间的“西弗吉尼亚号”中了鱼雷，挨了好几颗炸弹，舰上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军舰随后就沉没了。在这些沉船破舰周围的水面上，油层还在燃烧，落水的人挤在一起，痛苦的挣扎着，一个个被烧得焦头烂额，也僵硬的尸体也夹杂在这些人群之中。

港口里的大小船只正冒着飞机的轰炸变换队形，水面上的油层被搅得上下翻滚，原来泊靠在福特岛加油船坞的“尼奥肖号”油船，这会儿已离岸，缓慢地向港外驶去。那些站在尚未被炸沉的船上的人和那些死里逃生游到浮油层以外的人，都呆呆地望着这艘满载油船，暗自替它捏着一把汗。“尼奥肖号”移动得还是那么慢，吃力地躲避着袭来的炸弹，水面上喷吐的火舌不停地舔戏着船帮。“尼奥肖号”船长想，他的油船一旦在加油船坞旁边爆炸，就将招来一场灭顶之灾。于是，他下令用斧头砍断了缆绳。可现在，人们眼看着“尼奥肖号”慢吞吞地开过来，慢吞吞地从面前走过，又慢吞吞地离去，心里又怕又恨。这时一架日本轰炸机朝“尼奥肖号”侧滑过来，然后来了一个漂亮的转弯，像老鹰捉小鸡似地扑到油船前面，准备投弹。在一旁看着的人都以为自己定死无疑了。就在这一刹那间，油船上的高射炮一阵猛轰，日本飞机还没来得及投弹就被击落了。打完之后，“尼奥肖号”加足马力，向港外驶去。

这段时间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暂时平静。这段时间也确实应该称作暂时平静，因为，日本第一梯队的主力确实已经飞远了，其余的飞机也不过是在这里或那里投下几颗零星的炸弹。可是，那时正好在这里或那里挨炸的人就很难意识到这段暂时的平静了。当时正硝烟弥漫的港口上挣扎的人，多半都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地面的高射炮打响以后，一直在不停地猛轰。这时，只见从烟雾弥漫的岛屿中冲出一艘艘大型快艇，耀眼的船身上印着鲜红的“十字”，

快艇辟开污浊油层，风驰电掣般朝着起火的军舰驶去。这些是“索拉斯号”医疗船派出的救护艇。这些救护艇在军舰旁边泊靠了好一阵，当飞机冲到军舰甲板上方扫射时，舰上的水兵有的四处分散，有的就地卧倒，而救护艇上护士坚持转移着伤员，艇上的水兵有的用挠钩钩，有的用手扒，使救护艇始终紧靠着军舰的船帮。不一会儿功夫，洁白光亮的救护艇就被弄得满身油渍、龌龊不堪。救护艇来来往往，穿梭不停。炸弹在海面上时而激起高高的水柱和层层地浪涛，救护艇不时地剧烈颠簸摇摆。然而，这些救护艇依然穿梭往来，在港口污浊腐臭的水面上留下道道航迹。据说，许多轻伤员经过在医疗船上治疗以后，要求重返战舰，继续参加对空射击，前面提到的第二艘“袖珍潜艇”就是在暂时平静这段时间里浮现在“柯蒂斯号”巡洋舰面前的。两三分钟，“袖珍潜艇”被击沉了。8时40分，飞机又猖獗起来了。停泊在港口南部一个浮动船坞上的“肖号”鱼雷艇中了三颗炸弹，弹药舱被炸着了。大火冲天而起，在空中形成一个足有一百米高的大火球；巨大的爆炸力震撼了几百米以外的舰艇。整个港口上，硝烟翻滚，炸声震天。这时“内华达号”装甲舰顺利从一艘战列舰紧后面的泊位上开出来了。当“内华达号”从一艘艘起火和下沉的装甲舰面前驶过时，站在倒扣在水里的“俄克拉何马号”船壳上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振臂欢呼起来。日本飞机发现“内华达号”往港外走，就疯狂地向它猛袭过来，企图炸沉“内华达号”，以堵塞港口的航道。“内华达号”在密集的炸弹中间前进着。忽然，一颗炸弹投中了，接着又是几颗，甲板上顿时火起，黑烟升腾。“内华达号”当即转舵，向左边靠过去。“内华达号”舰长看到船尾已开始下沉，他有意向左转舵，宁愿搁浅，也要使航道畅通无阻。“内华达号”最后触在一个军火库附近的海滩上。金梅乐上将在司令部大楼里眼看着他的舰队被摧毁，束手无策。后来，他在这场战

役临近结束的时候胸部受了轻伤。所有的战列舰都丧失了战斗力。“俄克拉何马号”在翻覆时，由于桅杆触到海底的泥沙，最后就翻转了一百五十度，扣在水里不动了，四百多人被扣在船壳里，其中包括舰上的随军神甫阿洛伊修斯·赫尔曼·施米特。他遇难的经过时这样的：

袭击开始的时候，阿洛伊斯·赫尔曼·施米特正在房间里换衣服，准备早8时弥撒。他穿好衣服，把日课经装在口袋里。他房间靠右舷，有一个舷窗朝外开。当警报器还在响的时候，几颗鱼雷已经炸开了，把船震得直晃。船身骤然倾斜，而且，倾斜得非常快，摆在桌子上的东西都滑到地板上去了。施米特眼看着舷窗往天上翘。这时，有好几个水兵跑进了他的房间，告诉他说船正在翻沉。他们是想从神甫房间的舷窗逃出去。他们催着神甫快跳出去，神甫却让他们先跳。港口上传来阵阵的爆炸声，船上所有没固定的东西的摔打和碰撞声，就好像掀起一座大楼，让它翻个个儿一样。这几个水兵一个接一个地从舷窗跳出去了，船还在不停地翻转着。从桌子上掉在地板上的东西，又从地板上滑到船壳对面的舱壁上，这面舱壁开始转成水平方向，变成地板了；舷窗那面转到上边，成了天花板。最后一个水兵跳出去了，这回该轮到神甫了，桌子已经翻了九十度，但桌腿还在地板上，他登上桌子边，手就够着舷窗了。在船壳外连接人扯着他的胳膊和肩膀往上拉他，他已经看见了转成水平方向的船帮，看见上面站着很多人，看见了这些人的腿和周围帮助他的人的脸。可是，这些人却怎么也拉不动他，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呢？施米特说，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他那本日课经把口袋撑起来，卡在舷窗口上了。只能再下来，拿出日课经。上面的人把他放下去，催他快点上来，因为，虽然船翻得比开始慢了些，但一直没停。施米特回到房里里，掏出日课经。他仰起头，看见外面的人

还在向在舷窗里探头，他刚要向上伸手，就听见门外走廊里有人在喊，船舱外人声噪杂，但他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在他脚下喊着。房间门现在已经在他脚下成了个地下室的翻板门，他把门掀开，叫他们进来。这几个人连攀带登爬进他的房间。施米特叫他们从舷窗出去，这几个人又想让他先走，但他坚持不肯。船还在往下翻，舷窗像天体运行一样开始向下舷移动。第二批水兵一个紧挨一个往外跳。这时，又有几个人爬进施米特的房间，他们和前一批人一样，同施米特彼此推让了一番。外面的爆炸声仍在隆隆作响，船舱内的大件东西翻滚着，击着舱壁，发出沉闷的叮咚声；而这些挤在正向水下翻转的船壳里的人们，个个气喘吁吁，粗重的鼻声响成一片。船眼看就要完全倾覆了，那块舷窗越转越低。又一个人钻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施米特和两个水兵了。地板和天花板就要颠倒了，真正的天花板已经变成了一块倾斜的地板了。最后一个水兵一声不响地呆看着施米特；施米特安慰他不要担心，说他们还来得及出去。前面一个水兵出去时，舷窗反倒容易钻了，所以他毫不费力地就跳了出去。这时，从房间里已经看不见外面人的脸了，不过还能听到他们的喊声。最后一个水兵也出去了，施米特看着他刚刚迈出舷窗，就听见他双脚在倾斜的船壳上打滑的声音，外面的人一声喊叫，想必是抓住了那个水兵的胳膊。施米特扶着铜窗槛，向窗外探头看着，只见海面已经由近舷窗，与原来的上窗沿一抹平了，水面上还能看见了一小片浓烟升腾的天空。船身又往下转，顿时，天空和海面都不见。只见海水翻滚着从舷窗灌进舱室，把施米特卷了回来。

哈尔西少将收到“空袭珍珠港，此次并非演习”的报警信号后，立即命令一支飞行大队从“企业号”起飞，到瓦胡岛西部去侦察。当空袭还在进行的时候，金梅尔上将就电令在中途岛以南约四百海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截击敌机。敌人可能沿珍珠

港——贾卢伊特岛航线撤退。截住敌人，消灭它。”“企业号”也收到了这份电报，又派出一支由鱼雷飞机、歼击机和施放烟幕侦察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施放烟幕侦察机在发现敌人时，可以在海面上布一下层黑幕，掩护鱼雷飞机进行近距离攻击。飞行大队没有发现敌机，日机没有向西逃，而是向北撤了。瓦胡岛的远距离探测眭达观察到日本飞机向北撤退。然而，金梅尔上将只是在 48 小时以后才得知这个情况。

夕阳西下，12 月 7 日的夜幕降临了，“企业号”派出的飞机一无所获。第一支飞行中队已经返回舰上，第二支飞行中队看到的只是空漠的大海，飞行员们不安地察看着飞机的油表。队长下令返航了。回归线上，夜色渐暗；返航途中，阴云密布，机群四周，漆黑一片。飞机由无线电导航，来到航空母舰上空。但是，飞行员们只能勉强看到“企业号”的位置，许多从来没有夜间在航空母舰上降落过的飞行员根本就看不见航空母舰。“企业号”上的飞行指挥官用短波无线电话同飞行员通话，鼓励他们并指挥他们的行动。他们徐徐下降，到一定高度时，飞行指挥官就叫他们保持高度，在空中盘旋，等候招呼他们一架一架地在甲板上降落。每架飞机听到呼唤后，再继续下降，直到看见用微微闪亮的道钉标志的飞行甲板界为止。航空母舰甲板上一般不用探照灯照明，以免招致敌人潜艇的攻击。飞行员在辨明甲板上指定动着的一对发淘指挥棒之前，一直按照从无线电话里传来的指示，向甲板接近。指挥棒操在飞机降落指挥官的手里，他按照非常精确的规则，指示飞行员安稳地在甲板上降落。“企业号”的鱼雷飞机，每架机身下边还挂有一颗一千公斤重的鱼雷，他们在降落前滑接到丢掉鱼雷的命令。带着真鱼雷在航空母舰甲板上降落，可不比带着一颗教练鱼雷，这对美国海军飞机来说还是第一次。战争现在已经开始，只有铤而走险了。战时，凡是

返回舰上的飞机，一旦加满油，都应该能够在必要时立刻起飞；如果再装上弹药，那就更得争取时间了。尽管那天晚上夜色漆黑，“企业号”的所有鱼雷飞机还是顺利地在甲板上降落了。

“企业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护航歼击奉命前往珍珠港着陆，听从基地的调遣。护航歼击机在21点以前赶到瓦胡岛。他们把瓦胡岛误认为考爱岛，以为是人们收割前在甘蔗田里点燃了篝火。最后，他们才醒悟过来，朝珍珠港飞去。接着，他们同地面电台取得联系，报名身份。机场指挥塔传来指令，指挥他们降落。

福特岛上臭气熏天，烧焦的尸体和灼热的油脂，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混杂着破衣烂布的糊味。远远望去，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机场周围，一群群的消防队员正在往火光四射的建筑物上浇水；其它的建筑物已经火灭烟消，能烧着东西都烧光了，露出粉红色的干瘪的骨架。原来供军官家属居住的房子现在已撤空了，作为暂时休息的地方。飞行员们朝这些房子走过去时，看到路上丢着一具尸体，又矮又壮，那可能是一个被击落的日本飞行员。这些房子的玻琉都炸飞了，连窗子也不见了，墙壁和顶棚被炸得残缺不全，脚下是一片瓦砾碎物。屋内又重新安上了电灯。电线就从墙上的窟窿里拉出去，接到备用发机组上。除了葡萄和柚子罐头，别的什么吃的都没有。附近的火光从裂开着的窗洞映入屋内，浓烈的臭味不时从远处袭来。

“企业号”于第二天晚上泊靠在福特岛码头，水兵们一上岸，迎面扑来的还是这股恶臭味。“企业号”上带的重油已经快用完了，假如日本人攻占了珍珠港的话，那“企业号”就无法返回美国去了。这艘航空母舰于12月8日傍晚返回珍珠港加油。太阳刚刚落山，尽管天空多云，但海上依然很明亮。整个珍珠港地区都笼罩在浓厚的烟云之中，港口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泡沫。所有不值班的人都来到甲

板上，看“企业号”进港。在航道两岸守卫防御工事的士兵都转过身来看着航空母舰，满脸沮丧，看样子疲惫不堪。不过，也有几个人耸耸肩膀，喊道：“喂！你们这些人躲到哪儿去啦？”有的问得更粗鲁。船上没人理睬这几个士兵。从“企业号”的装甲炮塔后面望去被烧毁的机库还在冒烟，建筑物坍塌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的“空中堡垒”散落在机坪上。

“企业号”上的水兵是青一色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见过在战火中被击中的军舰。在海港入口航道的右侧搁浅的“内华达号”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艘遇难军舰。这艘装甲舰的船尾沉没在浑浊海水里，几乎整个甲板都变成了一堆歪歪扭扭的废铁。“内华达号”的周围泊满了驳船和拖船。舰上一群群的人正在干活，他们停下来，看着航空母舰开过去，嘴里却一声不吭。“企业号”上的士兵们也是沉默无语。

“企业号”继续向港内行进着。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更加重了笼罩在这个沉船墓地上的破败、凄惨的气氛。“加利福尼亚号”沉没在水中，只露出炮塔和驾驶楼。别的装甲舰原来都是成双成对地整齐地排列在水面上的（这种布局对日本袭击来说是再有利不过了），如今却像一只只毙命的猛兽一样东倒西歪着。“亚利桑那号”还在燃烧，浓烟中喷吐着条条火舌。在这排装甲舰后面，还有下半节沉没的舰艇。抢救队在“亚利桑那号”上的火光映照下，手持焊枪和汽锤，站在倒扣着的“俄克拉何马号”的船壳上；他们听见哪里有敲船壳的声音，就在哪里凿沿，解救被扣在里面的人。有三十二人是用这种方法抢救出来的，另有四百多人死在船壳内，其中许多是在被关在离船壳很远的舱室里，即使他们想让外边知道，外边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当他们明白人们不可能来援他们的时候，就开始用粉笔舱壁题词作记录。后来，当人们把船翻上来的时候，才知道不少

扣在里面的人一直活到12月25日，整整过了十八天。

从所有这些题词看来，这些人当时对日本仇敌是深恶痛绝的。

“企业号”终于停靠在福特岛的泊位上，官兵们顿时感到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总的看来，美国人出自各种缘故历来就不大喜欢日本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人才真正体会到他们遭受了一场不义的袭击。一种隐藏在内心的恶感顿时迸发出来。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亲眼看到袭击带来的灾难，亲眼看到自己的伙伴被活活烧死的惨状的人，都强烈要求报仇雪恨。“企业号”的水兵们的感受和炸弹、炮声一样，都是这艘军舰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所有使他们产生这些厂家的东西都是不可忽视的。

武士道宣扬忠信至高无尚。日本的陆军和水兵惯于以此为荣。然而，武士道和所有骑士法典一样，是爱国主义和祖国观念形成之前的历史产物。对于维护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来说，武士道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如果把这种精神用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上，那就完全无能为力了。

12月6日深夜，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接到日本政府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照会。这份照会可以说是一份含糊其辞的最后通牒，其末尾一句话却似乎是有宣战的意思。日本大使接到指示于12月7日13时准时转交了这份照会。华盛顿的13时正是珍珠港早晨7时30分。日本政府希望能向全世界宣告：“我们7时55分攻击珍珠港，而我们于7时30分已经宣战了。”然而，日本的航空母舰舰队11月26日早晨就从千岛群岛启航开赴珍珠港，于12月6日的白天就到达了中途岛以北八百海里的海面上。日本航空母舰舰队司令南云海军中将收到密电：“攀登新田高峰”。这就是发起进攻的信号。攻击的日期和时间是早已定好的。山本大将的进攻计划于11

月25日就通报了日军各部将领。的确，进攻计划中是有这样一句话："如果美、日谈判在规定之日以前达成谅解，联合舰队各部必须返回基地。"的确，各国的军人都是在和平时期就拟定出种种进攻计划，包括进攻前两天，进攻前一天，进攻当天，进攻当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这是职责的一部分。但是，经过分析在马尼拉附近的"南日号"巡洋舰的残骸中(1944年11月5日沉没)搜出的文件和审讯日本战俘，当时事实真象便一清二楚了：东京6日下达了进攻的最后命令。此后别无其它命令。照会是7日13时(珍珠港7时30分)转交给华盛顿的，而第一批炸弹7时55分就落在了珍珠港。

当时，只有军事机器能够发挥作用。外交军事机构陷于瘫痪，乱成一团，情况十分离奇：

美国情报局深夜截听到最后通谍，早8时把破译稿送交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但是，马歇尔将军每星期日都要去骑马散步，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一种锻炼和消遣活动。往常，他都在是星期日下午去散步，那天，他偏偏破例一大早就出去了。他不在，谁也不能作决定。马歇尔11时30分散步回来才看到情报局破译的电报，他立即给珍珠港拟定一份电报，电报于11时50分发出。由于种种情况(说来话长，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报告长达五千页)，这份电报辗转耽搁了很长时间，发到檀香山时已是当地时间7时33分，这就已经够晚的了，可是电报的前头又注明是特急电。因此，当电报交给珍珠港当局时，已经毫无意义了。

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帮了日本人的忙。但同时也给他们帮过倒忙。且看：

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密码最后通谍译出来，比美国情报局用的时间还长，随后，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约

见美国外交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从11时30分起,他自然是很忙的)。总之,照会是在14时20分才转交的。此时,珍珠港已遭到第一次袭击。科德尔·赫尔知道袭击开始了,但他没有告诉日本的全权代表。他仔细地读了照会,备了案,提出抗议之后就把日本人打发走了。日本全权代表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很可能他们是料到了。此时,他们的感想肯定是十分复杂的。

难道还有必要像太平洋战争的杰出评论家巴乔特海军准将那样去考虑问题吗?他曾经写道:"如果好斗的哈尔西同南云中将的舰队在海上遭遇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命令"对任何危害舰队执行任务的舰艇进行轰炸,鱼雷攻击和扫射的"一号作战令"是11月28日发布的。如果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那是可以商榷的,但有一个历史事实是无可非议的,那就是,日本人是先发制人,先发动进攻,后递交宣战照会的。"企业号"的水兵们和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背信弃义是这场战争的根源。想必是这种观念使整个美、日战争成了一场不可调和的激战。然而,当珍珠港稍稍平静之后,美国就以军礼相待,收殓安葬了被毙的日本飞行员。从安葬时拍的照片上看,棺材安放在墓穴里,美国士兵持枪肃立在墓穴两旁。美国的水兵和军人们毫不隐讳地承认攻击珍珠港的日本飞行员显示了卓越的专业才干。但是,他们痛恨日本。确实,完全可以看出,全体水兵都憎恨日本和日本人,都强烈要要求报仇雪恨。

第二节　威克岛:美国最后的一块领土丢失了

在浩渺无际的中太平洋上,有一个新月形的、看上去仿佛要被大洋的汹涌怒涛吞没似的珊瑚礁岛——威克岛。

日本大本营声称："威克岛争夺战真可以说是最代表大东亚战争的战斗之一。"

日本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在议会上报告威克岛战况时曾特别形容说："其壮烈程度，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泣鬼神。"

透过这些溢美之词，人们不难看出：这一仗日本人显然吃亏不少。

事实确是如此。在对弹丸之地威克岛的进攻中，日军虽然最终占领了该岛，但却遭到美军出乎意料的阻击。伊藤正德在他的《日本军血战史》一书中指出："在威克岛，日军所受到的损失竟然比在珍珠港还大。不但失去了驱逐舰"疾风"号、"如月"号、巡逻艇第32号、第33号共四艘舰只，且战死和受伤者也不在少数。"

威克岛，东北距中途岛1100海里，西南距关岛1500海里，东距夏威夷200海里。它是由三个小珊瑚礁岛组成：中间是威克岛，右为皮尔岛，左为威尔克斯岛，三岛总面积不过10平方千米。倘将三座小岛相连，便成U字形状，这U字形中间是一座礁湖，它是三岛之间小小的"内海"，水深达数十米，可以进出停泊数千吨级的舰船。礁湖由三面环礁屏护，既可遮断太平洋上的狂风巨浪，使湖内成为风平浪静的理想抛锚地，又天然而成一座易守难攻的海上要塞。

这个由白色珊瑚围成的像花环一般的环礁岛，曾于1796年为德国探险家据为己有。1899年该岛被美国格林将军所占领，始归美国海军部管辖。1940年美国海军开始着手改建其为海军基地。经过短时间努力，岛上的防卫已初具规模：在该岛的高地上，水上飞机严阵以待；在岛的中央，建有2000米和1600米跑道的飞机场以及海军营房；在月牙所拥抱的礁湖内，美国人将水下的珊瑚礁击碎，凿成了潜艇基地。

为进一步加强威克岛的防御，1941 年 12 月 4 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四天，美海军上将哈尔西部率领“企业”号航空母舰将 12 架 F4F“野猫”式战斗机送上该岛。说来可笑，“企业”号在返航途中，由于气候恶劣，耽误了行程，未能及时赶回珍珠港去渡“神圣的周末”，当时哈尔西为此还大为懊恼。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威克岛上已备有十几架飞机，6 门 5 英寸口径、12 门 3 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及许多机关枪。人员方面，除了有 1400 人在从事军事工程建设外，守岛美军已达四、五百人，司令官是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战前，这小小的威克岛，俨然是一艘巨大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且集水上飞机母舰、潜水艇母舰为一体，成为太平洋上美军最可靠的坚固堡垒之一，是日本人的眼中钉。

威克岛虽然面积很小，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它位在关岛与夏威夷之间，遂成为两者海上交通线的中间站。它位居夏威夷之西，又成为美太平洋舰队的前哨阵地，因而，日本人在战前就精心制定了攻占威克岛的战斗计划。

进攻威克岛的日军部队隶属南洋部队，它是以第 4 舰队司令部特别陆战队、第 6 根据地队的派遣陆战队编成的登陆部队和第 5 水雷战队“金龙”号、“金刚”号以及第 32 号、第 33 号巡逻艇等组成的海上部队，在支援部队第 18 战队和航空部队、潜水部队等的协助下进行作战的。计划一旦珍珠港方面奏捷，就迅即对威克岛下手。

12 月 8 日，当夏威夷之战刚刚结束，在珍珠港以西 2000 海里的洋面上，一群日机冒着雨雹艰难地在海空中穿行。此刻，从飞机的收音机里已传出日本播音员“珍珠港遭大空袭”这一发狂般的声音，传来日本内地狂欢喧嚣声和煽动人心的军舰进行曲。就在这一

片狂热的战争气氛中，24 架日机迅猛向威克岛扑去！

这时，威克岛上的美军已经收到“珍珠港遭受空袭，这不是演习！”这一急电，立即进行了紧急戒备，并命令 4 架飞机腾空巡逻，其余 8 架飞机正在机场加油。

与珍珠港相反，此时，威克岛上空的气候极其恶劣，在直达 5000 米的高空中翻卷着层层密云，并时时袭来雨雹。日机不得不冒着可能遭到地面高射炮火射击的危险，超低空飞行，寻找着那在高空中看来只不过是广袤无垠的太平洋上的一个小点、汪洋大海上好像一叶孤舟似乎的渺小礁岛。突然，在团团乌云的隙缝中，日机看见了四周翻卷着无数浪花的威克岛！

当日机机翼切断乌云直冲而下的时候，美机场防空高炮立即开火进行拦阻，但日机不顾一切地冒死低空掠飞，一面投掷重磅炸弹，一面用机关枪肆意扫射。机场上，正欲起飞的 8 架美“格尔曼”式战斗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应声而毁，机场顿成一片火海。爆炸产生的震风和凌空飞舞的碎片，竟给低空飞行的日机以猛烈的冲击。哈尔西辛辛苦苦送来的 12 架飞机，瞬间有 7 架当场被炸毁，1 架受伤。随后日机又转移轰炸目标，对准宿舍、营房、燃料库和仓库疯狂进行轰炸扫射，致使 25 人死亡，粮库被毁，淡水短缺，岛上浓烟滚滚，混乱不堪。

在威克岛 4000 米上空，尚有 4 架美机在徘徊，由于朦胧的密云作祟，日机没有注意到高空中的美战斗机，而美机也没有发现超低空进入威克岛的日机群，因而双方避免了一场空战。

12 月 10 日凌晨，日舰队浩浩荡荡地向威克岛杀来。在日本人眼里，堂堂珍珠港片刻之间便化为火海，攻取弹丸之地的威克岛何足挂齿，岂不知事与愿违。

日军原计划趁黎明前的黑暗，一举登陆，袭夺威克岛。然而这

天凌晨，狂风大作，巨浪排空，偷渡到威克岛海面的日舰艇无法卸载，登陆兵无法换乘，经百般磨难，天已放亮，日军不得已背水一战，决定实施白昼强行登陆。当日舰驶至离海岸4300米时，岛上美海军陆战队见日舰完全进入射程，立即猛烈开火。经过一夜惊涛骇浪的颠簸，日兵早已精疲力竭，遭此炮击，人人惊慌失措，舰队乱成一团。日驱逐舰"如月"号上的深水炸弹被美机扫射击中，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该舰迅速地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疾风"号驱逐舰被威克岛上猛烈的炮火打得遍体鳞伤，很快被送进了海底——这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最早的两艘军舰。与此同时，还有一艘巡洋舰和一艘炮艇受伤。日军登陆受挫，仓皇逃走，败退至马绍尔群岛。

当山本五十六得知首攻威克岛出师不利惨遭溃败之后，不由勃然大怒，立即电令从珍珠港凯旋而归正值途中的南云海军中将派部队增援。南云接令后，马上派出拥有航空母舰"苍龙"号、"飞龙"号的第2航空母舰战队以及拥有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的第8巡洋舰战队和部分警戒兵力，奔赴威克岛海域助战。这支兵力于12月16日时30分开南云机动部队主力，准备对威克岛进行大规模空袭。

威克岛在12月8日遭到空袭以及击退日军在10日发动的第一次进攻之后，司令官坎宁安曾向珍珠港发出急电："人员、武器、装备和物资都已受到严重损失，消耗极大，急需补充！"

金梅尔接电后犹豫不决，踌躇再三。然而，鉴于固守威克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决定增援该岛，下令弗莱彻海军少将率领一支以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为首的特混舰队，于12月16日驶离珍珠港，赴威克岛增援，但由于该编队中那艘执行途中补给任务的油船"尼切斯"号的时速仅达12节，迫使弗莱彻不得不命令整

个编队降低航速。编队慢腾腾地走了好几天，途中给驱逐舰加油又延误了一些时间，这时，威克岛海面战局便急转直下。

1941 年 12 月 22 日夜半，猛烈的飓风以每秒 13 米的速度掠过黑暗的海面，星光虽多，月影却无。

继 12 月 10 日第一次登陆威克岛失利之后，日军此次卷土重来。兵力方面，又增加了曾成功地攻占了关岛的第 6 战队以及偷袭珍珠港返回的第 2 航空母舰战队。然而日军第一次仍然没有交上好运。攻击部队在暗夜中与排空的巨浪搏击着，凶猛的波涛摇撼着舰艇，随时都有冲撞暗礁、船毁人亡的危险。狂涛使登陆兵无法登陆，眼看着对威克岛的第二次攻击又要流产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攻击部队登陆指挥官田中光夫中佐决心破釜沉舟——以第 32 号、第 33 号两巡逻艇为敢死队，直接抢滩，搁浅后再由乘坐该艇的陆战队士兵跳水下艇，直接登陆。

“准备靠岸！”黑暗中，田中光夫中佐终于下达了这一决死的命令。全体登陆人员都低低地伏在甲板上。两艘巡逻艇开足马力，径直向威克岛滩头冲去。渐近海岸时，两艇的底部碰撞着珊瑚礁，发出令人心悸的声响。

“登陆！”当两艇搁浅后，田中下达了战斗命令，伏在甲板上的日兵迅速爬起来，殊料立足未稳，突然遭到了美军猛烈的扫射，蓦地放射出来的探照灯光，把黑暗中的日舰照得雪亮，光柱所到之处，炮弹应声而至，轰然一声巨响，甲板上炸裂了一处，周围顿时出现一片血流满面的死者……

“快！快！”部队长发出霹雳般的巨吼，陆战队员立刻跳入水中，但水仍相当深，脚仅能偶尔触到岩礁，日兵只好一手握枪，一手划水，顶着辟头打来的巨浪，挣扎着前进。

然而，在滩头搁浅的两艘巡逻艇，却成了美军炮火轰击的活靶

子，被炸瘫在海边，舰体熊熊燃烧，发出烛天火光。

由下水处到美军阵地，仍有50米的距离，日军士兵在齐胸的海水中一寸一寸地前进着，激流随时可能把人卷入旋涡，同时摔向珊瑚礁。美军的机枪拼命扫射，在暗夜中穿织如梭的曳光弹，像燃烧着的一根根火线，不断地在水面掠过。日本兵胆颤心惊地在水中蠕动。这里虽然是热带海域，但仍寒气刺骨，入水者周身被冰冷的海水侵袭得战栗起来。突然，像瀑布般的大雨落了下来。暴雨一过，弹雨又至。这真是日军难以想象的特种"海战"！

在离岸20米的地方，"突击"的命令一下达，日本兵忽地从海水中窜起，枪刺在炮火中闪闪发光。美军士兵此刻也猛地直起腰来，端着机枪，嘟嘟地扫射着……

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在凌晨三时首先夺得海岸一角的美军阵地。

躲藏在灌木林中的部队长，在观察美炮火阵地时，突然受到13毫米机枪的扫射，惨叫着倒了下去。日本兵立即向炮台投掷手榴弹与燃烧瓶。凌晨四时，日军攻占了炮台阵地，但离岛中心地带，还有4000米的距离。

天亮后，从日本航空母舰"苍龙"号和"飞龙"号上起飞的舰载机，呼啸着飞临威克岛上空，开始对美军阵地进行空中轰炸。

向左边威尔克斯岛登陆的日军，也冒着美军的正面炮火，殊死苦战。不久，日军占领了该岛中央处的高射炮阵地，但美守军从三面包围，日军身陷重围，激战又趋白热化。

经过六个小时的肉搏冲锋，日登陆部队逐渐占领了美军阵地。威克岛指挥官坎宁安中校见大势已去，乘坐一辆小型汽车慌忙逃走，不幸被俘。他只得手持白旗，高喊："Stop Fire！（停火）"命令英勇抵抗的美军士兵缴械投降。下午，威克岛和皮尔岛也完全被占领

了。

此时，弗莱彻的支援部队离威克岛尚有600海里之遥，显然已鞭长莫及了。美国电台广播：威克岛已被日军占领。弗莱彻接到命令：立即返航，火速支援中途岛。

威克岛虽然被日军占领了，但为这一小岛，日本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日本大本营海军部于12月24日上午11时发布公告：

“一、帝国海军乘风破浪，于22日夜攻击威克岛。我方陆战队逐渐排除敌人的顽强抵抗，大胆在敌前登陆。23日上午10时半完全占领该岛。

二、这次作战，我方损失两艘驱逐舰。”

威克岛东岸，在原坎宁安司令官的官邸前面，贴着如下宣言和布告：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日本军司令部宣告

威克岛全部归大日本帝国所有。”

同时，日本入侵者又贴出为其侵略行径狡辩，贼喊捉贼的布告：

“爱好和平、尊重正义之大日本帝国，由于罗斯福总统之挑战，不得已奋起而应战，故我军本着大日本帝国固有之和平精神，对于无敌意的敌国人民的生命，则不加任何危害，盼即安居乐业。如违反指示，或不服从者，则按军法严惩不贷。”

不久，日本人改威尔克为“大鸟岛”，皮尔岛改为“羽岛”，威克斯岛改名为“足岛”。

威克岛是中太平洋东部与中途岛同等重要的一个岛屿，它的失陷，使美太平洋舰队失去了一个前哨阵地，失去了一个中太平洋上的坚固堡垒，这对美珍珠港基地来说，大有唇亡齿寒之势。

日本占领下的威克岛，充当了日军进攻中途岛和夏威夷的根据地和起跳板。

同时，威克岛的失守，使美国至菲律宾之间的运输线被切断了，在日本海空优势之下，增援菲律宾的可能性已告消失。因而，在菲律宾，美军仅能以战前所保留的兵力、物资来抵御日军的南下进攻，结果，终于未能逃脱彻底战败的命运。

第三节　温赖特将军向菲律宾各岛美军发出投降令

圣诞节前两天，威克岛陷落，122 名官兵阵亡捐躯。然而，这些孤立无援的勇士们可歌可泣的壮举却恰恰遮盖了威克岛历史上无光的另一面——发生在这座前哨阵地以外的一连串决定和事件。

对这些血洒碧海黄沙的守岛将士们来说，一个十分可悲的事实是：就在日本人发动最后一次攻击之前两个星期，大本营曾命令一支海军舰队增援威克岛，但舰队在中途被召回去了。它载有 72 架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最大航速可达 34 节。这支舰队在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统率下打算及时赶到威克岛增援该岛的防卫。但是弗莱彻对舰队的燃油供应过于小心翼翼，竟带着一支最大航速不过 13 节的油轮同行，于是整个舰队只好慢悠悠地走了 3 天。

在珍珠港，金梅尔海军上将被解职后，太平洋舰队怀念的空缺暂时由威廉·派伊中将填补。由于 12 月 7 日刚刚蒙受巨大损失，派伊无论如何再也不愿让太平洋舰队的 3 艘大型航母之一的“萨拉托加”号去冒险。他一度曾命令弗莱彻紧急驰援威克岛，发起空中打击援助在那里孤军奋战的美军官兵。未了，他撤回这道命令，

指示弗莱彻派一艘水上飞机交通船去威克岛上疏散岛上官兵，接着他又收回成命，下令舰队打道回府。几番折腾，威克岛始终未得到任何援助。

与此同时，在菲律宾群岛，日本人正在准备使美国蒙受更大的耻辱，克拉基地上空硝烟刚刚消散后的一个星期天，小股日军在吕宋岛的南端和北端登陆。鉴于这些登陆行动只是牵制进攻，麦克阿瑟未把主要地面部队用来对付它，相反，他只从所剩不多的 P—40 和 B—17 机群中抽调了一些来攻击这些日军战舰和运输船。

这些 B—17 飞机的驾驶员中，有一名叫小科·凯利的空军上尉，后来成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位美国英雄。12 月 10 日这一天，他和他的机上伙伴认定这是艘名叫“榛名”号的日舰。他大胆地袭击该舰，使该舰舱尾中弹，浓烟滚滚。凯利调头回飞，报告敌舰可能被击没的消息——对于菲律宾群岛上已屡遭日军攻击的美军官兵和珍珠港晴天霹雳打击下依然惊魂未定的美国公众来说，这一戏剧性的消息无疑是梦寐以求的。于是捷报不胫而走，轰动一时。

事实上，这一天在菲律宾水域根本没有什么战舰游弋，凯利上尉所击中的可能是一艘巡洋舰，即使中弹受伤也没有沉没在水中。

凯利的飞机在返回克拉克基地的途中，遭到了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拦截。机关枪和火炮一阵扫射，将 B—17 轰炸机打得遍体鳞伤，起火燃烧，凯利和他的飞机一道坠毁。坠毁前，凯利拼尽最后一息将飞机保持在空中，让 6 名机组成员得以跳伞逃生。凯利血洒长空，后来被追授“杰出服务十字勋章”。这枚勋章的一半是嘉奖他无畏赴死，与飞机同归于尽，另一半嘉奖他击沉“榛名”号日舰的壮举。

日本对菲律宾的主要进攻是 12 月 22 日拂晓发起的。本间雅晴中将率领的第 14 军团 43,000 人涉水登上了马尼拉以北 120 英

里的长满棕榈树的林加延湾海滩。14军团所师经历过中国战场的炮火考验，装备有坚甲大炮。帝国大本营限令他在50天拿下吕宋岛。

作为美菲联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完全可以投入多出本间中将所部两倍的兵力来与之对抗。但他全部人马中有10万是新列入编制的菲律宾预备役部队。这些人只受到简单训练，装备指挥均较差。在战前几年，麦克阿瑟曾试图帮助菲律宾人组织起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以迎接这块英联邦属土即将在1946年实现的完全独立。然而，菲律宾人毫无紧迫感，计划因此进展迟缓。

麦克阿瑟手下最值得骄傲的是美军菲律宾师（其中包括全部由美国军人组成的第31步兵团）和1,200人的青年军——美军中的菲律宾人，他们守土如家，个个悍勇顽强。菲军常规部队的一个师已处于临战状态，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第4团已于11月从目海调防菲律宾。总之，麦克阿瑟所能依赖的只有25,000至30,000可靠的常规部队。

本间中将所部的进犯遭到以乔纳森·温赖特少将为首北吕宋部队的抵抗。他麾下的几支菲律宾部队几经顽强奋战，但最终没有能抵抗住敌军的凶猛攻势。至夜幕降临时，以坦克打头阵的敌军各路纵队已策马挺枪，直向马尼拉杀来。北吕宋部队全线溃退。

本间的部队有的还未登上林加挺湾海滩，另一支日军两栖部队就袭击了位于马尼拉东南70英里处的拉蒙湾。这样一来，两支日军纵队有如铁钳将马尼拉市紧紧夹住。在北部，温赖特曾试图在1941年圣诞节这天凭借阿格诺河这道天然屏障，设法拦击进犯之敌。但日军精锐的第48师团在大炮和坦克掩护下很快突破防线，12月26日，温赖特所部只得继续撤退。

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麦克阿瑟是早有预见。早在12月23

日，他就决定实施一项早已拟就，但一直束之高阁的应急计划：将吕宋岛的全部守军撤至马丹——一个长达30英里的半岛。这个密布葱笼丛林、到处是峭壁的半岛，恰好把马尼拉湾同南中国海隔开来。按这一计划，把马尼拉送给本间，但美菲部队可以据守在扼马尼拉湾出入之咽喉的科雷吉多尔要塞上，就是"让他拿去瓶子，可瓶塞捏在我手里"至于战术上如何取胜，温赖特所部将尽可能长时间抵挡住敌人在北部的攻势，腾出足够时间让乔治·派克率领的南吕宋部队经首都马尼拉撤入巴丹。该部曾给在马尼拉东南登陆的敌军以顽强打击。

由于运输部队没有足够能力来承担规模如此浩大的撤退任务，于是马尼拉市街那些金绘彩，花花绿绿的公共汽车也被紧急征用，满载着士兵、食品和弹药向巴丹开进。谁都未曾见过那次军扩撤退以如此奇特而滑稽的方式进行：那些色彩鲜艳，花枝招展的公共汽车混杂在草绿色的军车队伍中同仓皇逃难的菲律宾平民搭乘的轿车以及慢慢悠悠的牛车拥在一处，挤作一团，情形煞为可观。

在部队撤往巴丹的同时，麦克阿瑟准备将他的指挥部迁至科雷吉多尔，曼纽尔·奎松总统领导的菲律宾联邦政府在那里与他汇合。

那是一个阴沉惨淡的黄昏，将军和他的幕僚们，将军的妻子简，他四岁的儿子亚瑟和儿子的广东籍保姆阿楚一同伫立在马尼拉饭店前的码头上。当饭店的舞厅里飘溢出轻快的宴乐曲时，他们登上一艘名叫"埃斯特万"的往来于各岛之间的渡轮。航行22英里后，他们将抵达一座叫"洛克"的岛屿。

从远处的海边传来一阵爆炸声，那是士兵们在炸毁供油站和仓库，以防落入日本人之手。在马尼拉以南的"卡维特"海军船队，近100万桶石油被付之一炬，冲天的火舌映红了夜空。此时的"埃

斯特万"号渡轮上，麦克阿瑟正双手相握，端然独坐着。有人唱起了《寂静夜》这首歌。周围的人也一个跟着一个唱了起来。

麦克阿瑟命令派克前往巴丹，着手准备这个半岛的防务。在后来的一周里，温赖特和派克的使者阿尔伯特·琼斯少校一道在撤往巴丹的途中打了一场阻击战。最终，在元旦这一天，而吕宋部队将最后一兵一卒安然撤过邦板牙河，并赶在穷追不舍的日军到来之前几小时炸毁了河上的桥梁，至1月6日，麦克阿瑟在吕宋岛上的大多数人马从这条河上平安撤退到了巴丹分遣队在撤退途中被敌人切断，只得分散钻进深山林去打游击。而成千上万的菲律宾后备军干脆脱去戎装，解甲归田了。

1月2日日本人占领马尼拉。当日傍晚，在美国驻菲高级专员署前的草坪上，一队日军护旗兵集合在枝繁叶茂的洋槐树下，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一把将星条旗扯下来，踩在脚下。当日军队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时，一面太阳旗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冉冉升起。奉本间之命，日军将英、美两国平民集中关押在拘留营中，他们在里面遭受了无尽的折磨和苦难。

与此同时，15,000名美军和65,000名菲军正在巴丹构筑工事。他们面临的形势分外严峻。巴丹贮藏的军粮只够10万人吃一个月，而眼下半岛上挤满了8万士兵和26,000难民。如果长时间被围困，那么弹药也将不中。最糟的可能还要算药品的匮乏，尤其是当时治疗疟疾的唯一药物——奎宁。巴丹的热带雨林潮湿异常，蚊子泛滥成灾，是暴发流行疟疾的温床。未过多久，便有数千名士兵开始感染疟疾，畏冷畏热，纷纷倒下。

剩下的B—17飞机早已转移到澳大利亚，规模不大的美国亚洲舰队也撤至爪哇。

为防御敌人的攻击，麦克阿瑟将全部人马沿巴丹半岛的长达

20英里的颈部一线展开。温赖特带领其中部分把守地形陡峭复杂的西岸，另一部队在派克指挥下沿遍布沼泽的东岸展开，两支人马被横亘其间的纳蒂布山分隔开来。这座山高4，200英尺，坡陡林密，到处是犬牙交错、几乎无法逾越的深沟，使得两支人马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联络。

日本人坚信拿下巴丹已无异探囊取物，于是将本间最精锐的第48师团调去攻打爪哇岛。取而代之的，是从台湾调来的第65旅，其中多数为受训仅一个月的兵。

1月9日，日军发起攻势。一阵集中的大炮轰击震撼到了半岛北端。派克的阵地位于半岛的东部，首先受到炮击。1月11日傍晚，日本人在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时间发起进攻。“万岁！”在一阵歇斯底里的呐喊声中，步兵率先冲向美菲阵前布满钩刺的铁丝网。一些士兵将自己的身躯搭在铁丝网上，后面冲上来的士就踏着这尸体搭成的桥翻过铁丝。但是，第一次攻击遭到惨败，300具血肉模糊的日军尸体横陈阵前。

第一线的艰苦战斗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双方各有胜负，但都是暂时的。两军都用了大炮和坦克，但日本人取得的全部制空权。最后，本间的两个最精锐的团沿蒂布山的山坡向岛的中央挺进，插入温赖特和派克两军的侧翼，形成了切断路之势。

麦克阿瑟于是下令人马后撤到巴丹半岛中部的一条新防线。撤退的组织工作极其混乱，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崎岖的山路上夺路而行，或是在丛林的深沟中艰难爬行，屈指可数的几条公路上挤满了被打提得缺不全的各种车辆和精疲力竭的士兵。1月25日，当殿后的军人跌跌撞撞地爬进美军新阵地时，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带队的军官仔细辨认了他们每个人的面孔。后来他这样写道：“他们毫无表情，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即使往后退却时，美军后方也遭到新的威胁。日军在巴丹半岛西南角的狭窄处四次实施两栖登陆。这一带无重兵防守，只有一支由水兵、海军陆战队、丧失了飞机的驾驶员和菲律宾保安队组成的杂牌军。紧急支援这些危险地带的菲律宾青年英勇善战，遏制了敌人的登陆，并一步步将敌人赶下海滩。曾有一段时间，日军士兵不得不在海边的峭壁上挖洞藏身，但最终被近海的鱼雷快艇以及青年军从崖顶投下的爆破筒消灭。美军人明白了一条——这一条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不断被证实，那就是：无论处于任何绝望境地，日本兵是宁死不降。到 2 月中旬，敌人两栖登陆的威胁方才消除。但在美军新的防线上，日军马不停蹄地猛攻派克的东线和温赖特的西线，期望一举攻破防线而不给对手以喘息之机。在密不透光的幽暗丛林深处，战斗变成了近距离的白刃战。日军某团企图越过温赖特过长的防线，不料陷入了美菲军队的围攻。被困日军组成环形防御阵地反扑，而温赖特则将敌人一分为二，将其一部逐步合拢围歼。另一部分日军在一名大佐带领下企图在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逃回去。然而，两周前冲决温赖特老挝防线的 1,000 日军仅有 377 人生还。

到 2 月的第二个星期美军的顽强抵抗终于使本间相信，他只能放弃进攻。他受命在 50 天里占领吕宋，但眼下 50 多天已经过去，他却在巴丹防线中损兵折将逾 7,000 人，另外 10,000 至 12,000 人患上疟疾，登革热、痢疾或脚气。但是顽强的敌人仍牢牢据有半个巴丹半岛。本间将精疲力尽的部队后撤了几英里，请求大本营增援。在随后两个月的停战对峙中，美菲军队加强了工事，布设了雷区，调整了剩余的大炮等候敌人卷土重来，再次攻击。

然而，这一次主要的敌人不再是日本人了，而是一天天削弱麦克阿瑟部队战斗力的疾病和营养不良，奎宁用尽，食品供应紧张使

坚守在堑壕工事里的官兵瘦得只剩皮包骨头。

眼下日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发起进攻，但他们却靠各种非常规战术发起一场恐怖性的骚扰战。他们分成两三人一小股潜入美菲阵地后方，在丛林中的某一预定地点集结成排的单位，再从那里出发袭扰破坏敌人后方——伏击巡逻队、焚烧军需仓库、窃取粮食和武器。露营的士兵经常是一觉醒来，发现身边的伙伴已惨死在梦乡里，而谋杀竟发生在他们一向感到很安全的帐篷里，如果谁倒霉透顶，被日本人捕获，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等死了。

在日本的进攻受阻的日子里，美国人的士气曾一度十分高涨，以后就日渐低落，趋于绝望。饥饿、疾病、无休止的空袭消磨着斗志，使绝望感一天天浓重。2月23日，罗斯福总统通过无线电发表了意在鼓舞守岛将斗志的讲话。然而，由于他强稠巴丹战场不可能得到美国本土的增援，他的这篇讲话反而使巴丹半岛的险恶局势明朗化。

此时的麦克阿瑟，正在筑在坚垒深壕的科雷吉多尔岛上，处境相对比较安全。他手下那些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嘲弄他是躲在防空洞的怕死之徒，他在这种节骨眼飞往澳大利亚使他与士兵们在感情上更加疏远。

其实，麦克阿瑟早就做好了与科雷吉多尔岛共存亡的准备。他要在这里呆到最后一刻。或者牺牲或作敌人的俘虏。几星期来，他一直顶着华盛顿方面要他离开菲律宾的压力。到2月底，罗斯福又以个人名义直接命令他赴澳大利亚，只要可能，我会尽快回来的，能带多少部队就带回多少。”

次日傍晚，麦克阿瑟和他的一家以及副手们登上四艘鱼雷快艇。这些快艇在科雷吉多尔那宽阔的水泥码头边起伏摇晃着。麦克阿瑟乘坐的一艘是PT—41艇，艇长叫约翰·巴克利，此人络腮

胡，水牛腰，屁股上别着两把左轮手枪。当日军对巴丹发起以惨败告终的两栖进攻时，他曾沉两艘日军登陆艇。麦克阿瑟对他说："如果一切准备就绪的话，你可以起锚了！"麦克阿瑟摘下帽子向岸上的人们挥动致意，鱼雷艇缓缓穿过科雷吉多尔岛的水雷区，向一望无际的大海驶去。

麦克阿瑟一行换乘快艇到达科里吉多尔岛以南500枘里的棉兰老岛。从棉兰老岛又坐一架B—17飞机飞往1,600英里以外的达尔文。

抵达澳大利亚不久，麦克阿瑟在乘火车穿越澳大利亚前往墨尔本。途中他接到美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一封电报。马歇尔告诉他，美国没有向澳派去步兵师，也没有运去任何坦克和重武器。麦克阿瑟已发现，盟军在澳大利亚的250架飞机在日机的炮口下正一架架化作碎片。澳大利亚已是风雨飘摇，朝夕难保。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沉重地打击了麦克阿瑟那执著乐观的情绪。"上帝，保佑我们吧！"他喃喃地对自己说。

然而，就在听取有关战局汇报后仅一小时，麦克阿瑟就来到新闻记者面前。他宣读了一份内容简短而措辞强硬的声明，声明他此番来澳洲就是为组织美军反击日本人。他的最后一句话后来成了盟军官兵的战斗口号——"我们挺住了，我们还要打回来的！"

在从菲律宾起身前，麦克阿瑟将他的司令部改为四个分部，全都通过设在科雷吉多尔岛的前进司令部对远在澳洲的麦克阿瑟负责。然而，华盛顿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反而任命温赖特为整个驻菲美军的总司令。在一阵尴尬和混乱之后，温赖特终于担任了总司令职务，并被晋升为中将，而麦克阿瑟则保留的他对菲战场的监督权。

与此同时，巴丹的困苦危难一天天加重。到的月底，原来的8

万守军中还有战斗力的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都病倒的，或处在饥饿的边缘。每天有上千的人染上疟疾。粮食定量早已减去一半，而且仍在不断减少，每日只有 8 至 10 盎司的米饭和至多 2 盎司的鱼或罐装肉。有的时候，指挥官们不得不制止士兵以动物尸体上的腐肉充饥。

华盛顿在尽力恢复对菲律宾守军的供应，但十分遗憾的是成效甚微。日军夺取了菲南部的主要基地，从澳大利亚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上，日军舰只在巡逻游弋。尽管美国人几番煞费苦心，有时甚至是勇敢悲壮地企图冲破日军的封锁线，但最终抵达菲律宾群岛的只有 3 艘补给船。时而会有一、两艘潜艇载着食品或军火在棉兰老岛或科雷吉多尔浮出水面，那些自称巴丹岛上“流血苦战的倒霉鬼”的美军官兵们基本上只能靠他们自己。

同一时间，日本人正在使他们在巴丹的军队恢复元气。受到重创的本间第 14 军团补充的 2.1 万生力军，150 门野战炮和 60 架轰炸机。尽管所指挥的部队接连受挫，本间本人并未丢掉司令官的位子，然而，东京撤换了他身边的三名高级幕僚，以此显示对他战绩欠佳的不满。

4 月 3 日清晨，巴丹半岛上空的紧张对峙气氛忽然被打破。因为，对于对垒的两军来说，这一天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对阵地一侧的人来说，这一天是基督受难，而对另一侧的人来说，这一天是传说中的神武天皇——裕仁天皇的祖先的忌日。

发起攻击前，日本人先用飞机和大炮进行的长达 5 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这次轰炸是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紧接着，坦克和步兵向美军防线的中央发起的大规模攻击。在日军空前疯狂的猛攻面前，美菲守军被打得晕头转向，阵脚大乱，不得不且退且战，且战且退。至星期天，轰炸重新开始，炮火烧焦的丛林树木，将苦心经

营起来的防御工事切成碎块。复活节这一天，日军夺取的第一个目标——1,900英尺高的萨马特山的高坡，这一地点居高临下，山下的战场尽收眼底，菲军两个师的人马全军覆没。派克将军所部面临着被敌人赶下马尼拉湾的绝境。

第二天，自温赖特接替麦克阿瑟在科雷吉多尔岛上的指挥权后就担任巴丹守卫指挥官的小艾得华·金少将将为数不多的后备人员的大部分，包括屡建功勋的第31步兵团投入孤注一掷的反攻。然而，疲弱不堪、缺枪少弹的美国人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夜幕降临的，从前线溃退下来的美菲部队挤满的崎岖的山路，步履蹒跚地向南撤去。日军坦克和步兵紧随其后，穷追不舍，"零"式飞机犹如死神，一遍遍疯狂扫射。

美军全线崩溃。在位于巴丹半岛南端的马里韦莱斯，美军爆破小组开始销毁剩余的弹药，将油料付之一炬。包括104名护士在内的1,000美军官兵设法乘小舟和驳船逃到的科雷吉多尔岛上。由于麦克阿瑟毫不含糊的命令，温赖特只得从科雷吉多尔岛向巴丹下达发起最后一次反击的命令。然而，金将军此时已决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日军发起最后攻势的第6天——4月9日上午，金少将在本间将军的战场指挥官元中山大佐面前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这位美国将军请求日军暂停进攻12小时，以便美军救助伤兵。中山冷冷地拒绝的。"我军官兵能得到良好的待遇吗？"金又问，中山回答："皇军不是野蛮的军队。"

于是，一脸倦容的金少将解下腰间的佩剑，放在面前的桌子。至此，巴丹半岛上剩下的76,000人全部缴械投降。

然而，在科雷吉多尔岛上，麦克阿瑟的继任者还在紧握这个瓶塞不放。岛上的"马林塔工事"是用钢筋水泥精心构筑成的地道网。

可任凭地面狂轰滥炸而毫毛不损。这座工事设备齐全，是集参谋部、通讯中心、弹药库、医院和掩体于一身的综合性工事。从炮火力量来看，岛上共有海岸炮和迫击炮56门，旁边三座小岛上还有更大的14英寸炮相助。这三座小岛中，有一座叫“德拉姆要塞”，外形酷似一个邮筒，岛上布满14和16英寸大炮，被冠以“水泥战舰”的绰号。日本人现在将炮弹全力泻到美军阵地上，炮弹是如此的密集，以致幸存者描绘说，向我们轰击的似乎不是加农炮，而是一些巨大的机关枪。炮弹倾泻在岛上猛烈爆炸，留下一片焦土。“马林塔工事”的水泥墙经此打击，裂缝越来越大。岛上的炮群大都无遮无挡地暴露在敌人的空中和地面炮火下，于是一个接一个变成哑巴。

疲惫、饥饿和无休止的狂轰滥炸吞嗜着美菲官兵的生命。一位幸存者这样写道：“持续不断地遭炮火袭击，毁灭与死神的降临急剧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我们但求活一天算一天。我们渴望能吃上一顿饱餐，洗上一次澡，在炮弹炸不到的地方美美地睡上一觉。”

5月2日，科雷吉多尔岛上最后一门大炮将炮口对准自己的弹药库，这门重达10吨的迫击炮巨大的火舌划破天幕，弹药库在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中变成黑红的焰火升上天空。整个要塞都在震颤。现在，只有德拉姆要塞这艘不沉的水泥战舰上还有炮火可以对日军火网展开有效还击。三天后，本间的部队终于登上了科雷吉多尔岛，仅4个小时工夫，日军就推进到距马林塔工事入口处仅一英里处。坦克隆隆开上岸，日军大炮瞄准了美国人在岛上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的一部分由水兵守卫，他们现已成为顽强奋战的步兵。

5月6日前片刻，温赖特致电罗斯福总统。电文是这样的：“尊敬的阁下：我怀着极度痛苦但并非惭愧的心情向您报告，今天，我

将不得不为马尼拉湾设防诸岛屿的投降条件作出安排。”通过无线电，他告诉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我一直在竭尽全力为您奋战，从林加延湾到巴丹，再到科雷吉多尔。再见，将军阁下！”

年轻的无线电报务员艾尔文·斯托宾下士从科雷吉多尔岛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人人都像孩子一样哭天抢地。坑道里死伤枕藉。一切都完了！”

在一面白旗的引导下，温赖特徒步见本间将军。本间坚持不仅科雷吉多尔岛，整个菲律宾群岛都必须向他投降。温赖特痛苦万分，难以定夺——驻守在棉兰老岛和其它岛屿上的美菲部队并未被打败，甚至还在作战斗到底的准备，如果守不住，他们将上山打游击。但温赖特明白，如不停火，隐藏着众多护士、伤员和惊恐的平民的马林塔工事必将变成一座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屠场。最后，他还是答应本间——全体投降！

第二天，温赖特在马尼拉通过日本人的电台向菲律宾各岛屿守军指挥官发出了投降令。在随后的6个星期中，这些岛屿一个接一个举起了白旗。不过，在此之前，数以一半的守军官兵早已携带武器消声匿迹在莽莽苍苍的深山密林中了。在那里，他们竭尽全力存在下去，抵抗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

第四节　从一开始英国人就事事不顺利

“我们必须自己保护自己，以对付一个十分强大的敌人，依赖同盟的援助是靠不住的。”

——《C.E.L.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回忆录第一卷》

荷兰虽于1940年5月10日就参加了欧洲战争，成为英国的同盟国，但一直到年底，两国才开始讨论太平洋地区战事中有关远

东地区及海上军事问题。1940年10月31日，荷兰政府同意与英国交换意见，但英国政府却不想受各种双边协定的约束。因此，直到1941年12月5日以方才达成协议。

1940年11月25日至29日，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三方的军官在新加坡举行参谋级会谈，美方军官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谈。会谈由驻中国英军司令海军中将杰弗里·莱顿爵士主持。其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H·R.斯塔克海军上将于1940年11月1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要求准许美国派海军和陆军代表与英国举行秘密会谈，促使双方共同制定一些计划和达成一些协议。斯塔克还强调指出，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大西洋地区将是美国的最重要战场。经罗斯福同意后，便向伦敦发出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邀请。

1941年1月29日，会谈正式开始。出席这次会谈的美方人员有H.R.斯塔克海军上将和G.C.马歇尔陆军上将；英国方面的有三军参谋长和R.M.贝拉尔斯海军少将。此外，还有来自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代表。

这次会谈未邀请荷兰参加，会谈于3月27日结束，最后达成所谓的美英“ABC－1号”参谋长会议协议。在讨论太平洋问题时，英国和美国并未就对日开战后在远东采取的战略原则成达成了一致协议。大西洋和欧洲将作为主要战场，而在远东则采取防御战略，也就是说，不再向远东地区大量增派美国部队，但允许美国太平洋舰队在该地区采取进攻的战略。根据这一政策提出的口号是“相互支援，首先打败希特勒”。

华盛顿会谈为随后的1941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奠定了基础。这时，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从2月22日至25日在新加坡举行了会议。这次由空军上将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爵士(他自1940年11月18日担任远东军总司令)主持的英荷澳三方会

议，美方人员仍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敌人在未夺得新加坡作为基地之前，要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大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的。

在伦敦，人们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美国、英国和荷兰结成联盟的声明。人们相信有了这样一个声明就可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美国的兴趣。特别是当时美国正在与日本进行和谈。另一方面，他们只相信正在继续进行的为制定太平洋和远东的战略计划的军事会谈。

1941 年 4 月 21 日至 27 日，在新加坡举行过多次军事会谈。在美、荷、英三方举行会议的同时，英、荷也举行了双边会议。在这些会议期间 制定了为对付日本人进攻，保护与会国家在远东权益的一些战略计划。主要的议题是如何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如何把新加坡作为一个最重要地区来设防的问题。

1941 年 8 月 1 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荷兰驻英国大使说：一旦日本侵犯荷兰，英国将全力支援荷兰。8 月下旬，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位于阿根廷附近海面）上举行“大西洋会议”期间，美英两国的参谋长举行了会谈。对美、荷、英会议的决议作了些修改，这些修改变将列入美、荷、英三方的第二次会议的协议中，总的来说变动不大。可是，华盛顿不赞成在 1941 年 8 月 30 日举行美、荷、英第二次会议。

后来考虑到英国将派遣重要舰只前往新加坡，因此，英、美两国决定于 1941 年 12 月在马尼拉讨论召开美、荷、英第二次会议的问题。后期，将邀请荷兰参加。但由于局势的变化，第二次会议未能举行。

与此同时，荷兰女王命令她的外交大臣照会东京，照会说，如果日本要继续向南扩张，荷兰决不会等闲视之。但照会中对日军如

果依然向南推进，将导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却只字未提。

1941 年 11 月 12 日，驻中国英军司令提出了在与日本交战时，使用东方地区的几种盟国联合兵力的海军和空军（包括陆军航空兵）的计划（简称“普莱奈普斯”计划），此计划以 1941 年 4 月的新加坡会议为基础。“普莱奈普斯”计划的目的是能使远东各有关国家，关于一致同意的统一使用海军和空军兵力的战略计划，这样便可制定出远东地区的各项作战计划了。而各地区的指挥官将根据这些作战计划发布各项作战命令，共有 4 项“普莱奈普斯”计划：普莱奈普斯 A 计划是用于日本企图进攻地的企图没有暴露时；B 计划是用于日军对马来亚的进攻迫于眉睫或正发动进攻；C 计划是用于日军正在对菲律宾发动进攻或进攻迫于眉睫；D 计划是用于日军将取道东印度群岛向东婆罗洲或荷属东印度的进攻迫于眉睫或正在对该地区发动进攻。

1941 年 4 月英荷会谈的结果是荷兰海军将派出 1 艘巡洋舰、2 艘驱逐舰和 2 艘潜艇归驻中国英军司令指挥，而美国仍然佯作保持中立。巡洋舰将作为新加坡至弗里曼特尔航线上运输队的海洋护航舰只；驱逐舰将在其它海峡为运输队进行反潜护航和巡逻；而潜艇将在南中国海这一线以南方活动和采取攻击行动。1941 年 11 月 30 日，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决定，第二天再次向驻中国英军司令派去 2 艘潜艇。1941 年 12 月 5 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准备尽一切努力进行全面合作，击退敌人在远东地区的一切进攻。次日，驻中国英军司令接到一份来自伦敦的电报。电报指出，如果英国和荷兰遭日军的侵犯，英国将会得到美国的援助。

自 1941 年 12 月 8 日开始，日军推进神速，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圣诞节，香港沦陷，1942 年 1 月 2 日，马尼拉和甲米地相继被日占领。日军打开了进一步向南推进的通路。

1942年1月10日，天刚破晓，荷属东印度——十九世纪荷兰作家爱德华·杜韦斯·德克尔称之为环形绿宝石——有不祥之兆。日本政府对荷属东印度早已垂涎三尺，因为他们能在这里找到丰富的天然资源，特别是他们继续进行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石油。日军向南推进的速度如此迅速，出乎东京帝国大本营的预料。一当英属北婆罗洲、达沃落到日军手中，可以想象，日军必然要向荷属群岛推进。

日军总的意图是分兵三路进攻东印度：西路部队集结在金兰湾，准备进攻南苏门答腊、邦加岛和巨港。占领巨港后，再进攻西爪哇。中路部队集结在达沃，准备占领打拉根、巴厘巴板、马辰，最后夺取东爪哇。东路部队也集结在达沃，用于占领万雅老、肯达里、安汶、望加锡、帝汶和巴厘。进攻荷属东印的日本侵略军是由陆军中将今村指挥的第16集团军和配属该集团军的各海军登陆突击部队。

第16集团军的运送及护航，由日本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海军中将指挥的南方部队担任。担任空中支援的是陆军第3飞行集团（航空师），该飞行集团还负责支援西路部队和海军第11航空舰队的第21和第23航空战队以及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指挥的第1航空舰队。

“为确保同心协力和团结一致地打击敌人，需任命一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英、荷、美部队的最高司令官。”

——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的电报

1月10日，盟军初步准备在太平洋建立盟军联合司令部。这一天，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到达爪哇，当天下午在巴塔维亚召集会议。这次会议重新分析了西南太平洋的总形势，并初步建立了美.英.荷.澳联合司令部。建立联合司令部的主张是在1941年12

月23日至1942年1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第一次华盛顿会谈时提出的。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建立“统一的远东联合司令部”的问题，最后指定韦维尔上将担任联合司令部最高司令官。1942年1月3日正式任命。4月，韦维尔在新德里接到命令。虽然联合司令部成立了，但为时已晚，因为在该司令部开始工作时，日军就已经占领了打拉根和西里伯斯（现名苏拉威西）的东北部。

美、英、荷、澳联合部队的战略目标是守住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其他群岛—澳大利亚一线的马来屏障。1月15日中午，美英荷澳司令部开始在巴塔维亚正式工作。最高司令官韦维尔的副手是美国陆军中将G·H·布雷特，参谋长是陆军少将亨利R·波纳尔爵士。联合海军部队（美英荷澳海上编队）的司令官是美国T·C·哈特海军上将，由A·F·E·帕利泽海军少将担任他的副手兼参谋长；陆军部队（美英荷澳陆上部队）的司令官是荷兰陆军中将H·塔·普尔顿，由陆军少将兰·S·普莱费洋爵士担任他的副手兼参谋长；空军部队的司令官是美国陆军航空队L·H·希里尔顿空军上将。1月28日，由英国理查德·E·E·皮尔斯空军中将接任，L·达维尔皇家空军上将为他的副手兼参谋长。

在荷兰人看来，使他们失望的是仅有一名荷兰军官参加这个联合司令部。东印度是美、英、荷、澳战区最富庶的和最重要的战略地区，而且荷兰人最熟悉这一海区，可却没有荷兰的军官在海军司令部中担任要职。为此，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倍加失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感到很不痛快”。作为荷属东印度的荷兰皇家海军司令，他不得不在巴塔维亚的司令部呆着，不能与伦邦直接联系，从来没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向他通报盟军各项作战计划的唯一途径是来自联合海军司令部参谋处的一位荷兰海军军官。

一个重要的但也是最遗憾的变化，是为了与英国组织系统保持一致，荷兰应将其海军岸基航空兵置于皇家空军指挥之下，而航空母舰和其它军舰上的飞机则归海军指挥。这一变化就意味着海军失去了"眼睛"，战前舰艇与飞机的合作训练全部作废。

1 月 18 日，联合司令部总迁移到万隆附近伦邦的"大旅馆"里，因为这里不易遭到空中或海上袭击。14 天之后，美、英、荷、澳联合司令部的空军司令部由伦邦又迁回万隆，原因是原驻地缺乏住所。1 月 24 日，在韦维尔将军的要求下，美、英、荷、澳战区稍加扩大，将达尔文港（美国海军的勤务保障基地）和澳大利亚西北沿岸也包括进去，便于有效地防止敌军登陆，并便于飞机从该地区的基地起飞进行空战。

总之，联合司令部的指挥组织系统过于复杂。美、英、荷、澳联合空军司令部驻在万隆（自 1942 年 2 月 1 日起），海军司令部驻在伦邦，因此，造成通讯上的困难。更糟糕的是，荷兰海军航空兵的参谋部不是设在联合空军司令部同一栋楼里，从而使海军和空军无法进行有效的合作。甚至连一个作战指挥室也未曾建立起来，因而联合司令部的三军指挥官就不能很快下决心。部队的行政管理则仍是归各国的指挥官负责，联合司令部只单纯负责作战指挥。

日军向东印度群岛推进之前，日本帝国大本营于 1941 年 12 月底，对南下的行动计划作了一些变动。其中：

（1）占领安汶的日期提前（从 2 月 6 日提前到 1 月底）；

（2）必须夺取 1941 年 12 月 17 日被盟军占领的葡属帝汶岛；

（3）由于舰艇不足，不能为驶往马辰的运输船只护航，因此只能从陆上而不是海上攻占马辰。

1 月的下半月，日军决定占领巴厘机场，因为驻西里伯斯和婆罗洲的飞机将会继续遇到恶劣气候，而登巴厘（巴塘）的机场位置

最适合去骚扰和摧毁盟军的空军。

1942年1月10日，日军两支登陆部队从达沃出发，中路登陆部队于1月7日从达沃启航，前往打拉根，东路登陆部队于1月9日出发，进攻万雅老。

自1941年12月24日起，日军经常对打拉根进行轰炸。1942年1月10日，驻打拉根的荷兰飞机发现了一支由16艘运输舰船及其护航舰艇组成的日军入侵舰队。1月11日清晨，日军在打拉根的三个登陆点登陆，并占领了那里的机场和油井。就在这一天，日军向荷兰宣战，声称是为了保护日本在荷属东印度的桥民和他们的利益。

经过一天半的苦战，打拉根的防御部队伤亡惨重，日军终于达到目的，1月12日，约7时30分，打拉根的指挥官决定投降。但由于电话线被切断，投降通知未能传到卡隆甘的岸炮连。因此，在宣布投降后，该炮连还击沉了2艘日军扫雷艇(W－13和W－14)。当时，这两艘扫雷艇与其它4艘扫雷艇正在海港的南入口处扫雷。由于犯了这一"罪行"，该炮连的所有人员全部被日军打死。打拉根驻军从1月10日起就开始破坏那里的油井、港口设施和机场，他们还放火烧了100000吨储油，使那里整夜火光冲天，黑烟滚滚。

在南入口处布完水雷的荷兰"普林斯·范·奥伦杰"号布雷艇，K－10号潜艇以及一艘巡逻艇在1月10日和11日凌晨趁着黑夜撤离该地。后来这艘荷兰布雷艇被日军驱逐舰"山风"号和38号巡逻艇发现并击沉。

日军东路部队在1月9日午夜至1月10日黎明间抵达西里伯斯的东北部(又称米那哈沙)后，在5个登陆点上陆，两个在万雅老附近；1个在塔纳旺科附近；1个在阿穆朗湾；另1个在克马附近。第二天，万雅老就被日本占领。与此同时，一支有334人组成

的日海军特别空降部队在通往诺湖以南的朗戈安机场附近着陆；翌日，又有185人在这里登陆。在此期间，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飞机攻击了克马附近的日军入侵舰队，在攻击中，盟军损失了1架荷兰“卡塔林纳”式飞机，所获战果不佳。

1月13日，主要阵地已全部落入日军手中。1月24日，日军将其第21日航空战队司令部迁往米那哈沙，因此，万雅老对日军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在占领打拉根和万雅老之后，日军又参准备下一步的行动。日军中路部队向巴厘巴板推进，东路部队向肯达里推进。巴厘巴板就象打拉根一样重要，因为那里有石油，北面还有煤矿。

1月21日，日军离开打拉根。1月23日，他们在南下途中遭到盟军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的攻击，汽船“南阿丸”是被击沉，盟军K－18号潜艇对一艘停泊在该锚地的运兵船“敦贺丸(6988总登记吨)实施了鱼雷攻击。

半夜，4艘美国军舰，“约翰.D.福特”号、“波普”号、帕罗特”号、“保罗·琼斯”号高速接近敌锚地，向入侵舰队发起进攻。他们凭借巴厘巴板油井燃烧的火光展开攻击，火红的天空清楚地衬托出日舰的轮廓，给盟军造成有利的条件。

凌晨3时至4时，盟军击沉了日军的3艘运输舰：“须磨浦丸”(3519吨)；“辰神丸”(7064吨)；“吴竹丸”(5175吨)。此外还击伤一艘P－37巡逻艇。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这是自1898年以来第一次由水面舰艇采取的行动。虽然盟军取得了成功，但日军一天也未停止向前推进。

1月24日凌晨3时至6时30分，日军在巴厘巴板的两个登陆点上陆，不久，巴厘巴板的指挥官经万隆总部的批准，撤离了守备部队。经过一段艰难的路途，一支约200人的部队到达三马林达

机场，准备坚守该机场。三马林达机场位于三马林达城以西约120英里，日军原先不知道该机场，但在1月24日，一架盟军的运输机起飞后不久被一架日军战斗机击落，这时，日军才发现这个机场。第二天，一支庞大的日军部队轰炸了该机场。在得知日军已准备从打拉根南下后，10日，驻军将三马林达附近的油井捣毁了。11天之后，荷军离开三马林达，前往登加龙。2月3日，日军占领了三马林达。荷军缓慢地撤离机场，而日军一直在后面紧追。

3月6日，盟军在穆阿拉蒙太附近与400名日军发生了短暂的战斗。两天后，战斗结束。

东路部队与中路部队齐头并进。1月21日，一支日军部队从西里伯斯以北的班卡岛搭乘6艘运兵船，当天部队就向肯达里进发。日军对肯达里发生兴趣是因为距该镇以西约6英里的地方有一个1940年建成的荷属东印度最好的机场。

入侵部队于1月24日凌晨3时在肯达里附近抛锚，日出时开始登陆。守备部队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当天，肯达里附近的机场就落到日军的手中。这一消息对盟军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现在日军的轰炸机就可以从肯达里起飞直抵爪哇。

紧接着肯达里之后，日军在其攻占城市名单中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安汶。正如以前所说，日军把进攻日期从2月6日提前到1月底。安汶由荷属东印度的陆军部队和澳大利亚的部队防守，而葆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上飞机驻扎在哈隆和拉哈。日军在真正攻击安汶之前，就多次对它进行了轰炸。1月16日，由8架轰炸机和4架战斗机组成4个机群出现的安汶岛的上空，炸毁了安汶的水上飞机基地，并使其无法修复。

荷兰和美国的“卡塔林纳”式飞机被迫撤到泗水。这一天，日军在肯达里登陆，其飞机从“苍龙”号和“飞龙”号航空母舰上起飞，攻

击安汶(共17架轰炸机和18架战斗机,这些飞机是在袭击珍珠港后首次参战)。第二天,4架日战斗机又击落了3架澳大利亚的"汉德逊"式飞机,击伤一架。1月28日,盟军所有可用的飞机均撤离机场。

攻占安汶的日军部队于1月27日在达沃搭乘舰船启航,经过万雅老,三天后这些舰船在安汶北岸的希图拉马和南岸的鲁滕附近抛锚。1月31日清晨,日军开始登陆。安汶镇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当天就被日军占领。第二天,防守岸炮连的澳大利亚部队投降。拉哈机场于2月2日被占领。2月3日,除安汶岛北部的两支步兵小分队外,其余部队全部落到日军手中。这两支步兵小分队进行了4天的游击战,最终被迫投降。然而,盟国海军却得取了微小的胜利。布雷艇"普林斯·范·奥伦杰"号的姐妹舰"高登·莱乌"号在安汶湾布设的水雷场发挥了作用,水雷炸沉了日军的W－9号扫雷艇,炸伤了W－11和W－12扫雷艇。2月5日,日军开始在安汶部署飞机,并进一步扩大所取得的空中优势的区域范围。这样,在东路部队向马来屏障逼的进同时,中路部队也向前推进一步。在其占领巴厘巴板后,夺取距马辰东南方向约16英里处的乌林机场对日军来说就显得更为必要了,因为从这里对爪哇实施空袭更为方便。由于入侵舰队在巴厘巴板遭到严重损失,日本人深信在爪哇的荷兰机场越近,其舰队在马辰的损失也将会更严重。同时,巴里托河太浅,不便于运兵船只行驶,日军又缺乏护航舰只。

因此,日军决定采取下列行动计划:原参加向巴厘巴板遣送登陆兵的舰只将进攻马辰的部队送往塔纳格罗果。然后这些船只去帛流重新加油。这支部队的主力准备从陆上行军到马辰。而两栖登陆部队则乘登陆艇沿岸南下,为了保密,登陆艇只在夜间航行,在马辰东南偏南约50英里处登陆。

于是，1月30日，准备从陆上进攻的日军部队离开巴厘巴板，次日在塔纳格罗果登陆。两栖部队已在1月27日离开了巴厘巴板。陆上部队作了9天的急行军，穿过茂密的丛林地带。在行军期间，百分之八十的日军患了痢疾。2月10日，乌林机场被日军占领，当天马辰也落入日军手中。在这两次行动中，日军陆上部队与两栖部队密切协同，2月8日，两栖登陆部队在登陆时未遇到抵抗。

在马来屏障外围，日军最后占领的地方是望加锡港。日军部队2月6日在肯达里上船。2月8日至9日的午夜，运兵船在望加锡以南海面抛锚。9日，部队上陆。同一天，望加锡被占领。荷军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抵抗，最后撤向内地，准备进行游击战。

2月8日，入侵部队被美国S－37号潜艇发现，潜艇对日舰发起进攻，击沉日驱逐舰"夏潮"号。19时，负责望加锡守备的海军下令捣毁港口设施。两个半小时后，港口设施全部毁掉。2月9日，日军开始准备突击马来屏障。

在叙述日军3月8日最后逼进，导致东印度群岛投降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群岛周围其他部分的情况。

在印度洋水域内活动的盟军海军舰艇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护送运输船队和单艘的商船。在那些日子里，尤其是护送前往新加坡的运输船队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那里的形势越来越不利。舰船和飞机在该水区执行反潜巡逻和侦察任务。但一有可能就对日军的基地和舰船实施攻击。飞机用来撤送军事人员，把他们从那些不能给日军造成更大损失的地方撤往另一个阵地，以便再次参加该地的防御作战。飞机还用来救援被日军击落的飞机和被击沉的舰船上的人员。盟军的潜艇也尽力在海上搜索入侵者。

2月2日这一天，盟军在伦邦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第

二天组织一支突击编队。关于组建这支编队的会谈早在1月的下半月就开始了，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打击在望加锡海峡的日军舰艇。韦维尔上将和他的参谋长特别赞同这一主张，但哈特海军上将和帕利泽海军少将反对这一主张，不过，最终还是同意了。

2月3日，日军轰炸机从肯达里起飞首次轰炸了泗水。同时也轰炸了其他地方，造成严重损失。盟国海军损失了12架飞机，陆军损失达18架。更重要的是日军飞机已发现了在马都拉海湾内由杜尔曼海军少将指挥的编队。2月4日，突击编队前往望加锡海峡，但在甘尼安附近遭到了3群9架在12000英尺高空飞行的日轰炸机的轰炸。两艘美国巡洋舰被击中，被迫改道去芝拉扎进行修理。“德鲁伊特尔”号受轻伤。因此，前往望加锡海峡的计划被取消，望加锡城看来可能要被日占领。

4天之后，突击编队在芝拉扎集结，哈特海军上将等人在“休斯敦”号上举行会议。当天，突击编队中的荷兰舰艇离港，前往望加锡海峡，当时得到消息，在西里伯斯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一支日海军部队。

以上是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前一个星期的情况。

在此期间，日军西路部队正在准备向西部群岛推进。自巴厘巴板失守后，盟军只剩下了苏门答腊东岸的巨港这唯一的油田。盟军采取了一切措施加快石油的生产并用各种手段防止日军占领该地区。

1月27日，日西路部队和首批突击部队在邦卡(婆罗洲)的荷属领地登陆，两天之后占领了坤甸和山口洋Ⅰ号机场。为了便于对邦加岛和巨港实施空袭，日军打算利用关丹(马来亚)和古晋(英属婆罗洲)那里的机场，由于关丹的机场未能按时准备就绪，日军只得将进攻邦加岛和巨港的日期从2月10日推迟到15日。日军最

高当局原来认为，只有占领新加坡后才能采取这样的攻击行动。然而，一旦巨港落入日军手中，那就意味着新加坡将被完全孤立。

进攻邦加岛和巨港的日军兵力由一支先遣部队和一支主力部队组成，由日海军中将小泽指挥。先遣部队的目标是占领邦加岛的战略要点，如文岛附近的机场。然后，兵分三路，经过慕西河的支流（该河通过巨港）前去进攻巨港。主力部队主要是进攻巨港和南苏门答腊。由于日军在马来半岛的行动迅速，取得了该岛的一部分制空权。2月下半月，日军加紧对巨港Ⅰ号机场（该机场距巨港西北方向约10英里）的轰炸。但距巨港西南方向约40英里的Ⅱ号机场尚未被日军发现。许多航行在新加坡和爪哇海之间的运输船只遭到日军飞机的攻击，并被击沉。

2月9日，日军先遣部队离开金兰湾，两天后，主力部队也从那里出发。2月14日，马来屏障首次遭到日军的攻击，8时30分左右，由日本久米陆军上将指挥的第一伞兵旅的700名伞兵，从太平机场（马来亚）起飞，在巨港附近的三个地方降落。这次行动，日军吸取了在打拉根和巴厘巴板的教训：不使油田受到破坏，必须按计划在普拉失附近的一些炼油厂被破坏之前取得胜利。

当天，先遣队在邦加岛登陆，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文岛机场。部分先遣部队在天亮时继续向前驶往慕西河河口。

此时，盟军的潜艇和飞机已发现了日军的两支入侵舰队。根据侦察信号，联合海军司会部决定集中其突击编队。2月13日，突击编队的舰艇在奥斯塔哈芬（意为东港，即潘姜）会合。总的计划是去阻击已穿过南中国海，据报道当时已位于邦加岛东海岸或勿里洞岛西海岸附近的日军部队。

突击编队将穿过加斯帕海峡，沿邦加岛北岸，然后再穿过邦加海峡返回丹碌。2月15日清晨，一艘荷兰驱逐舰“范·格恩特”号

触礁后由舰员自己将舰炸毁。9时20分，突击编队被日“鸟海”号重巡洋舰上起飞的一架飞机发现，两个半小时后，出现首次空袭，盟军的巡洋舰成为日空袭的主要目标。

新任联合海军司令的赫尔弗里希要求派出飞机进行空中掩护，然而却没有一架盟军的战斗飞机出现在突击编队的上空，而皇家空军22架可供使用的“飓风”式战斗机却停在巨港Ⅰ号机场，这可能是由于联合司令部内不能很好协调一致所引起的结果，但也可能是由于日军正在进攻巨港，致使无法为盟军舰队提供空中掩护。正因为如此，杜尔曼决定13时返航。突击编队在这一天共遭到5次空袭，约17时45分，日军的最后一架飞机消失，盟军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这时，正向南航行的日军主力部队发现突击编队后，改变航向，向北驶去。日海军指挥官小泽中将决定用所有飞机向盟军发起攻击。然而，杜尔曼转向后，入侵舰队趁高潮时刻向慕西河驶去，当晚，日先遣部队就占领了巨港。

此时东印度群岛的局势正在急剧恶化。2月15日，一个倒霉的星期日，新加坡失陷。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巨港附近的重要油田。接着，他们向明古鲁和直落勿洞推进，2月25日，全部占领这两个地方。

2月11日这一天，一则过去未曾外传的消息使人们完全出乎意外，T.C.哈特海军上将由于“健康原因”本人要求交出最高指挥权，由当时的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接替他的职务，根据华盛顿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决定，2月14日正式进行交接仪式。

新加坡失守后，韦维尔不得不向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他指出，如果没有大批增援部队，就很难守住马来屏障。然而，增援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要增援的是欧洲战场。新加坡与菲律宾的失守

使盟军的广阔战区分成遥遥相隔的两部分：缅甸和澳大利亚西北海岸。

2月21日，韦维尔将军接到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电报，大意是："驻各岛的所有战斗部队必须竭尽全力坚守爪哇。"正在途中的海军和空军增援部队可以直接前往其指定的目的地，但陆军的增援部队必须改道前往。同时驻爪哇的盟军联合司令部也得撤退。

第二天，韦维尔将军与荷兰总督一起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向华盛顿提出以下建议：美英荷澳盟军联合司令部不是撤退，而是解散。把荷属东印度的海、陆、空部队指挥权交给荷兰。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2月15日中午盟军联合司令部不复存在，一个新的组织系统开始行使职权。盟国海军部队和突击编队（由荷兰杜尔曼海军少将指挥）、亚洲舰队（由美国W.A.格拉斯福德海军中将指挥）的剩下部队以及驻中国的一部分部队（由澳大利亚J.A.柯林斯海军准将指挥）都由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实施作战指挥。亚洲舰队实际上于1942年1月30日已改称为美国西南太平洋海军舰队。盟国的陆军部队由H.塔·普尔顿陆军中将指挥，盟国的空军部队则组成爪哇空军司令部，已于2月22日归L.H.范奥伊恩空军少将指挥。所有空军部队均置于塔·普尔顿将军统一指挥之下。三军的司令官驻在万隆。但为了有效地指导战争所必须进行的改组，由于时间太仓促而无法实施，这就意味着赫尔弗里希将军仍无法派出飞机去执行海上侦察任务。1942年3月1日，随着美国和英国指挥官相继离去，盟军海军司令部彻底解散，第二天，赫尔弗里希也前往科伦坡，荷属东印度的剩余地区要抗击日军入侵，看来是一件艰巨的，几乎是没有希望的和徒劳的事情。但尽管如此，盟军仍决心拚到底。

根据1938年制定的荷兰宪法第62条，荷兰国王对荷属东印度拥有最高指挥权力，而总督则是执行国王通过殖民地大臣转达给他的指示。宪法第6条指出，海军是国家的工具。在宪法中荷属东印度规定：总督是荷兰皇家海军和荷属东印度皇家陆军的最高指挥官。

美英荷澳联合司令部的成立对总督作为总司令的地位有何影响呢？韦维尔将军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比总督高。在伦敦的荷兰政府询问过A.W.L.特亚尔达·范·斯塔尔肯博尔赫·斯塔豪韦尔总督他是如何看待他的最高指挥官的地位的。最后决定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

1942年1月15日，暂时免去总督最高作战指挥官的职务，只让其负责荷兰和荷属东印度部队的行政管理工作。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42年2月25日，直到联合司令部解散时，韦维尔将军才把荷属东印度的最高指挥权交还给荷兰总督。可是，最高指挥权并不包括对盟军部队的指挥权，因为这些部队分别由驻荷属东印度的海军司令和皇家荷属东印度的陆军司令以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实施指挥。这是为了避免在投降时，由于总督是荷兰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而可能引起一系列的麻烦。所在在1942年3月4日13时，这位官员将荷属东印度的最高指挥权交给陆军中将普尔顿和海军少将范·斯塔弗恩。后者在赫尔弗海军中将1942年3月1日离开爪哇后暂时担任荷兰海军司令的职务。3月4日后，美国和英国在东印度的海军部队均由普尔顿指挥。

日军计划在对爪哇遂行最后攻击之前，占领马来屏障东部的两个地方：帝汶和巴厘。

前面已提到，荷兰和澳大利亚军队于1941年12月17日已进驻葡属帝汶。荷澳军队的这一做法是因为日本人自1940年初就觊

觑帝汶岛。因此，这是盟军为了防止日军在后方取得据点而采取的行动。更重的原因，帝汶是澳大利亚和马来亚，以及澳大利亚和整个荷属东印度之间空中航线的一个重要环节。

盟军曾通报葡萄牙政府，他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当葡萄牙对帝汶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后，他们将立即撤出自己的军队。2月份，葡萄牙派出部队，但未能到达该岛。在途中即被日军击溃。

从2月12日开始，日军加紧轰炸彭富伊机场和古帮一带的公路。3天之后，盟军增援部队离开达尔文港开往帝汶岛，可是在16日这天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虽然未受到任何损失，但奉命返回达尔文。根据当时的形势，趁盟军掌握空中优势的时机，护航运输队也撤离该岛，这就是说，不会有更多的部队增援帝汶。

2月17日，准备攻占帝汶的日军在安汶上船。19日，日军从肯达里同时动用所有飞机对达尔文港进行轰炸，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左翼的防御。日军用4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进行支援，这4艘航空母舰是："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这些舰只均停泊在达尔文港西北约220英里的地方，舰上共载有36架战斗机、71架轰炸机和81架攻击机。

20日，日军按计划在帝汶和古邦以南登陆。同时，在彭富伊机场附近投下了307名伞兵。这些伞兵属于日军横须贺第3特别陆战队，他们是清晨从肯达里机场出发的。次日，又有一批323人的伞兵部队投在同一地点，他们与首批伞兵一样，同属第3特别陆战队，也是从肯达里机场出发的。

2月20日，古帮失守，两天后，机场被占领。盟军在帝汶进行了非常微弱的抵抗后便撤向内地，并且成功地在内地进行了近一年的抗日游击战。

日军下一步是占领巴厘，行动十分顺利。参加这一行动的部队

是第48师的金村支队。2月5日，他们离开林加延湾（仁牙因），穿过和乐，于15日到达万雅老。18日，他们分乘两艘运输船出发前往巴厘的东海岸。当天，这两艘船在萨努尔附近预定地点抛锚，登陆后未遇到任何抵抗。

2月19下午，日军占领登巴萨（巴塘）机场。由于巴厘的失守，澳大利亚与荷属东印度之间的空中航线被彻底切断。2月24日夜间，第二支由6艘舰船组成的日军登陆突击群在萨努尔附近抛锚，将所有剩余部队全部遣送上岸。

联合海军司令部决定在巴厘使用突击编队去抗击日入侵舰队。这支突击编队在穿过加斯帕海峡后，开始分散行动。“德鲁伊特尔”号、“埃克塞特”号、“霍巴特”号、“巴克”号和“布尔默”号于2月16日到达丹戎不碌；“爪哇”号、“特罗姆普”号、“皮特·海英”号、“科顿纳尔”号、“爱德华兹”号和“帕罗特”号先驶往奥斯塔哈分，然后从那里再前往丹戎不碌。

舰艇需要重新编组，原先曾计划舰艇在泗水集结，但由于日军向泗水推进十分迅速，因此不得不制定一个新的计划。

突击编队的第一突击群在芝拉扎集中，准备在2月19日21时30分向日舰队发起第一次攻击；第二突击群准备在4小时后驶离泗水再次实施攻击；由鱼雷快艇组成的第三鱼突击群，奉命在突击编队二次攻击之后再次发动攻击。

按计划，由“德鲁伊特尔”号、“爪哇”号、“皮特·海英”号“福特”号和“波普”号组成的第一突击群于2月19日约21时30分以单纵队行进，巡洋舰在驱逐舰的前面。约1小时后，“爪哇”号首先开火，使日军大为吃惊。一艘日驱逐舰被击中数发炮弹。后来，日舰向3艘盟军驱逐舰猛烈还击，这时日军已作好对付第二次攻击的准备。在这次战斗中“皮特·海英”号的机舱被击中，无法航行。

接着，该舰起火。后又多次被日军的“大朝”号和“朝潮”号两艘驱逐舰击中，同时还被一条，或许是多条鱼雷击中，最终沉没。这时，“福特”号和“波普”号只得各自独立作战。这　艘舰均发射了鱼雷，大约5分钟后战斗结束，但未报导战果。

第二次突击群由“特罗姆普”号、“斯图尔特”呈、“帕罗特”号、“爱德华兹”号和“皮尔斯伯里”号组成，严格按规定时间行动。4艘美驱逐舰行驶在“特罗姆普”号的前面。2月20日1时30分，该突击群在左舷发现第一第日舰，美驱逐舰立即发起攻击。“斯图尔特”号在遂行保护行动时，尾部被击中，舵机受损。此时，“特罗姆普”号驶向前去，与右舷方向的敌舰交火。这艘荷兰轻巡洋舰被击中11次，舰桥和指挥塔受损。在第二次攻击行动中，一艘日驱逐舰“路潮”号被“皮尔斯伯里”号发射的鱼雷击，受重伤，不得不被拖到望加锡。盟军舰艇向北撤退之后，战场就交给了第三鱼雷快艇突击群。鱼雷快艇突击群分东西两群驶往战场，每群由4艘艇组成。实际上，离开泗水时有9艘快艇，在出海后10分钟，其中一艘撞在灯标上，不得不返回海港。只有东面的突击群发现了一个目标，并立即驶向关去准备攻击，但未能发射鱼雷。天明时，鱼雷艇撤回到锚泊在爪哇南岸一个海湾内的“克拉卡托”号鱼雷快艇母舰身边。

巴塘海峡战役结束，但战果令人失望。盟军的一艘驱逐舰被击沉沉，一艘轻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被击伤，而盟军只击伤了3艘日驱逐舰——“大潮”号、“路潮”号、“朝潮”号和一艘运输船“相模丸”(7189吨)。当时该运输船与正卸载攻打巴厘的部队和物资和运输船“子丸”(9258吨)泊在一起。“特罗姆普”号巡洋舰被送往澳大利亚进行修理。

爪哇已经完全敞开在日本人的面前。如前所述，日军在占领肯达里后不久就开始向泗水进行轰炸，泗水每天遭到空袭，损失惨

重。

日军计划从东、西两面夹攻爪哇。西路远征军的主力部队在万丹湾登陆，另一小股兵力在默拉克(孔雀岛)和埃雷坦韦坦登陆。东路远征军在克拉甘附近登陆。

2月18日，日军准备入侵西爪哇的部队启航离开金兰湾，一天之后，准备入侵东爪哇的部队从和乐出发。东西两面按计划在2月28日同时实施登陆。2月21日，盟军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将其突击编队分成西路突击编队和东路突击编队，西路突击编队由柯林斯准将指挥，驻泊在丹戎不碌，东路突击编队由杜尔曼海军少将指挥，驻泊在泗水，便于随时阻击日军的进攻。西路突击编队由“埃克塞特”号、“霍巴特”号、“龙”号、“达那厄”号、“伊苹克特拉”号、“丘辟特”号、“斯考特”号和“特尼德斯”号组成，2月24日“佩思”号也加入西路突击编队。东路突击编队由“德鲁伊特尔”号、“爪哇”号、“休斯敦”号、“威特·德·威思”号、“班克特”号、“科顿纳尔”号、“保罗·琼斯号和“奥尔登”号组成。

如果出现危急情况，这两支突出编队可以再重新汇合成一支联合突击编队。但由于缺乏燃油，这样的决心一直拖延到最后才下定，当时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想尽量让这些舰艇在这些驻泊地多呆一些时间，以便补充燃料。

2月25日，盟军的'特鲁皮特”号，S－37、S－38、O－19、K－8和K－10号潜艇部署在日舰可能经过的航路上。这一天，一架荷兰“卡塔林纳”式飞机发现了日军的东爪哇入侵部队。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接到信号后，就下决心在东面集中水面艇艇，认为日军这支远征部队可能要先于西爪哇入侵部队实施登陆行动。盟军的2艘巡洋舰“埃克塞特”和“佩思”号，以及3艘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因康特”号和“丘辟特”号从丹戎不碌驶往泗水。就在2月25

日这一天，一小股日军携带无线电通讯器材，乘坐一艘机帆船在马威安岛登陆。上面曾提到的，美英荷澳联合司令部也就在这天解散。后来，盟军收到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麦克阿瑟打来的，电报说，2月20日，在和乐发现日军的大批舰船。第二份电报是24日由一架在望加锡海峡执行侦察任务的侦察机发来的。它报告，发现一支向南航行的运输队。这是它被拦截击落前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

几个夜晚，杜尔曼一直率其舰艇部队在爪哇和马都拉—北海岸附近巡航，以防日军突然登陆。2月26日，盟军增援部队到达泗水锚地。当天，杜尔曼将军与联合突击编队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举行了是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当天晚上再次启航。

突击编队本来有得到空中掩护的一线希望，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小型航空母舰"赖雷"号载着32架P－40战斗机在前入芝拉扎的途中，不幸于2月27日在离该地以南的50英里处被日军飞机击沉。

26日，西路突击编队的其余舰艇在邦加海峡方向巡逻。根据皇家空军一架飞机报告，在帮加海峡以北约100英里处发现一支入侵舰队。但后来，在该处却没有发现任何目标。于是第二天，将这情况向丹戎不碌报告后，舰艇便奉命驶往锡兰。

18时30分左右，杜尔曼令其舰艇部队离开泗水，驶向爪哇海。这天夜间，他们沿马都拉北海岸一直到萨普迪海峡一带进行巡逻。然后返回图班，未遇到日军部队。曾经有过这样的争论，有的人认，联合突击编队司令还可以再向北巡逻，这样可以接近日入侵舰队。而杜尔曼则认为日军可能在那天实施夜间登陆，如果向北航行，就有可能会放过日入侵舰队，不能及时赶到日军的登陆地点。

泗水的海军指挥官要求驻玛琅的美国空军部队派出"解放者"

式轰炸机和海军的观察员对联合突击编队提供必要的援助。美国指挥官同意了这一要求，但万隆联合空军司令部却命令美国飞机执行另一项任务并下令撤离该地。2月21日，舰艇开始从丹戎不碌至其他海峡以南的沿岸海区进行巡逻，以便注视日军的行动，防止其向爪哇西岸渗透。同时在这一天，赫尔弗里希将军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在日入侵舰队航路上部署了潜艇。然而，这样做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海军司令部不知道这些美国潜艇的确切位置，其中一艘曾向在马威安登陆的日军开炮射击。美国人并非真正赞成这些做法，理由有两条，一是这样做对攻击紧靠化岸边航行的舰艇造成很大困难；二是盟军也会因此而失去一些侦察机会。前几天，日军对许多城市，如：泗水、玛琅、茉莉芬、卡利查蒂、三宝垄、巴塔维亚和其他地方进行了轰炸，在同一时间还轰炸了其他的各个机场，使盟军损失了许多有用的飞机。在泗水遭到轰炸时，一个搁置美驱逐舰"斯考特"号的浮船坞倾覆，驱逐舰严重损坏。3天以后，"班克特"号同样在泗水港遭到一颗近弹的袭击，受重创。

2月26日夜间和27日清晨，杜尔曼编队沿东爪哇和马都拉岛北部海岸搜索之后，这支联合突击编队于27日中午向韦斯泰尔法尔瓦泰尔（意为"西部通航水区"）入口处驶去，然后前往泗水重新加油。

下午14时27分，杜尔曼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消息：在马威安附近已发现日入侵舰队。杜尔曼急忙命令舰艇转向，朝日舰队方向驶去。这是一次旗舰及时接到侦察信号后没有任何耽搁的少有现象。侦察信号是由一架荷兰"卡特林纳"式飞机于13时50分发出的。

日海军部队是一支包括41艘运输舰在内的东部入侵舰队，由海军少将西村指挥，旗舰是"那柯"号。这支部队由海军少将同木指

挥的庞大部队进行掩护，旗舰是“那智”号。2月26日，日军将这支入侵部队分成两个舰群。准备在第二天让一舰群驶往马威安岛西北部，另一舰群驶往马威安岛的西部。他们没有想到会碰上盟军的强烈抵抗，当其侦察机在10时20分报告发现联合突击编队时，他们感到十分吃惊。于是高木尽力将兵力及时地作必要的集中，归他指挥的舰艇共有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

从数字上看，日军并不占有很大优势，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占有优势。杜尔曼的通讯能力比较差，没有飞机去进行侦察，而日军却不断地用飞机进行侦察。杜尔曼的随员已感到疲劳。为了说明这一点，杜尔曼午后给赫尔弗里希的一份电报中曾提到，他的部属的耐力已达到极限，很快就超过限度。但是，舰队士气十分高昂。当舰艇于26日离港启航时，没有一个船员不意识到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每个人都按时返舰参加战斗。而最重要的是，这些舰艇从未在一起行动过。如“佩思”号直到2月24日才到达丹戎不碌。

此外，日军还拥有一种武器，即直径为609毫米(24英寸)的93型鱼雷，航程相当大，称之为“长矛”鱼雷。这种鱼雷用49节的航速，航程可达22000码；用40节的航速，航程为35000码；用36节的速度，航程为44000码。该鱼雷以液氧为燃料，航迹较小。西方国家已经报道过关于鱼雷武器的这一新发展，早在1937年，德国魏尔海军手册就曾提到这这种609毫米的鱼雷，当时，这种鱼雷正在装备“春雨”级驱逐舰。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相互对阵的两名司令官是：盟军联合突击编队的司令官杜尔曼海军少将和日军第5巡洋舰战队司令官高木海军少将，后者在整个爪哇海海战中对所有日军舰艇实施战术指挥。

卡雷尔·威廉·弗里德里克·玛丽·杜尔曼1889年4月23

日出生于荷兰的乌得勒支城，17岁入登赫尔德荷兰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910年8月24日，成为一名军官。他曾在远东以及荷兰本土的各种舰艇上服役，后于1915年8月到苏斯特堡的海军航空大队服役。1921年，又在海牙海军参谋学院参谋班学习。然后在以下单位任职：巴塔维亚的海军部、装甲舰"戴泽芬普罗芬西恩"号、海牙海军参谋部等；他还担任过驱逐舰和巡洋舰的舰长。

1938年8月17日到1940年16日，他在东印度担任荷兰皇家海军航空兵指挥官。后期，晋升为海军少将并被任命为东方荷兰空军中队指挥官。杜尔曼在年青时就有过空中飞行的经历，与海军航空捕捉的结缘甚深。他无疑是一位具有"航空头脑"的人，也必然意识到适时的空中侦察的重要性。在战斗过程中，杜尔曼是要求飞机给予支援，在2月26日的最后一次参谋会议上，他对泗水的海军指挥官说，他衷心希望能依靠从空中得来的必要情况和支援。然而事与愿违，那里根本就没有可供使用的飞机。此外，"休斯敦"号上的那架留在泗水的飞机则是准备用来夜战的。杜尔曼的个性非常特别，而且别扭，不仅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他患有热带病，有时会感到很不舒服。这对于他担负统一指挥突击编队这样的重任来说是非常不易的，况且部队又几经改编。然而正是由于他的领导和坚强的决心，终究把突击编队组成了一支精锐的部队。当他的旗舰遭到日军鱼雷致命的打击时，他与参谋们完全可以离舰，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搭乘救生艇，而他却选择了与"德鲁伊特尔"号一起沉入大海同归于尽的决定。

高木武雄，1890年1月25日出生于日本福岛，16岁入广岛附近的江田岛海军学校学习。4年后，成为海军军官。23岁起在潜艇部队服役13年，掌握了作为当时最新潜艇艇长所必须的技能。后来，他又进入各种参谋班学习，并在驻国外的各种舰上任舰长，还

担任过特混部队的参谋军官等职务。1938年11月15日，他晋升为海军少将。大约3年后，1941年9月6日，被任命为日本第5巡洋舰战队司令官。

1942年2月27日，这两位司令官开始对阵，两人各有所长。一个擅长于海战的空中作战，一个在潜艇上服役多年。但可笑的是，每当出现关键危急情况时，前者除了有一、二架飞机外，竟没有飞机可供其指挥，而后者则可得到充分的空中支援！

盟军舰艇大约在14时30分改变了航向，15时穿过泗水以北的水雷区，随后，加速向西北方向航行。大约过半小时，一架日方飞机出现在盟军联合舰队的上空并投下几枚炸弹。于是，舰艇散开，约15时50分，舰艇又重新汇合。这时舰艇的航向为315°，速度24节。

当时风向偏东，风力4级。10分钟后，杜尔曼要求战斗机进行掩护，但未能如愿，因为战斗机需要伴随3架俯冲轰炸机对日运输舰队实施攻击。美英荷澳联合空军司令部设想的这个攻击计划，但却未通知联合海军司令部！

16时12分，作为先导舰的"伊莱克特拉"号驱逐舰发现第一批日军舰艇并发出信号："巡洋舰一艘，大型驱逐舰数不详，方位330°，速度18节，航向220°。4分钟后，被发现的那艘巡洋舰"神通"号在18000码的距离上向"伊莱克特拉"号开火，与此同时，"伊莱克特拉"号和"丘辟特"号向"神通"号实施反击"；不久，日重巡洋舰"那智"号和"羽黑"号也出现在海面，16时17分，"那智"号开火。"神通"号及其8艘驱逐舰企图占领有利的阵位实施鱼雷攻击。此时，杜尔曼发现自己在战术上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形势，因为这将有使用跨越T字头战术的危险。于是杜尔曼改变航向，向左转20°。

两支对峙的舰队间的距离缩短，这样，盟军的轻巡洋舰很快就可以开炮射击。日军驱逐舰利用航速快的优势，继续向前航行占领更为有利的阵位发射鱼雷，日舰的这一行动迫使杜尔曼再次向左转向。盟军舰艇的速度不超过 27 节，这是受"科顿纳尔"号的最大速度所限，原因是其锅炉出了问题。

炮战仍在紧张地继续着，盟军的旗舰虽被击中两次，但炮弹未爆炸，未受任何损失。"埃克塞特"号和"休斯敦"号也被炮弹击中，但损伤不严重。盟军艇艇观察到，有的日舰也被击中，但炮伤轻微，所以在其战报中未提到这些情况。

盟军舰用逐渐转向，再次驶向日舰。但在 17 时 05 分，"埃克塞特"号中弹，也许是被一条鱼雷击中，受轻伤，可能是被一条未爆炸的鱼雷击中的。紧接着，"休斯敦"号也被一颗哑弹击中，舰艇不得不暂时减速。于是盟军舰艇的队形被打扰；有些舰艇开始疏散，有 1 或 2 艘舰艇甚至开始施放烟幕。17 时 08 分，恶运降临，"埃克塞特"号第二次被击，它的 8 个锅炉中有 6 个被毁坏。这艘巡洋舰失去速度，向左转向，于是其余的舰艇也跟着转向，因为他们觉得杜尔曼曾下达过同时向南转向的命令。然而，"德鲁伊特尔"号却保持原来的航向和速度。

"佩思"号随即在受伤的巡洋舰四周施放烟幕，使该舰免受日舰的攻击。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日军飞机一直盘旋在突击编队的上空，无疑是在向己方舰艇发送重要情报。盟军舰艇不时地向这些飞机开火，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4 艘盟军巡洋舰向左转向，搅乱了正以单纵队朝巡洋舰编队左舷正横方向驶去的驱逐舰队形。在混乱中，"科顿纳尔"号于 17 时 13 分被一条鱼雷击中，炸成两半，2 分钟内即沉没。

盟军的舰艇发现鱼雷在水中穿梭，采取了规避行动，这曾造成

一时的混乱。浮出水面的鱼雷的爆炸声更增添了人们的疑虑。在一份日军的报告，即所谓的"近谷"报告中写道："在战区内听到的可能是水雷的爆炸声。但通过对其他一些报告的研究，据说这些爆炸声是由氧气鱼雷引起的。另一份日军报告明确指出，这种鱼雷装有自动爆炸装置，鱼雷航行后自动引爆。

这些爆炸声很可能对高木下决心在昼间作战后向北撤退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他认为这些爆炸声是由水雷引起，他考虑撤退的原因之一就是害怕进入雷区。由于盟军对日军的远程鱼雷一无所知，因此，有少数舰长以为昼间在与潜艇交锋，"肆特·德·威思"号甚至怀疑遇到了潜艇，因此发射了数发深水炸弹。"爱德华兹"号甚至还发现了一个潜望镜。一份美国官方记叙这次战斗的文章中关于日方鱼雷的报道是："有些鱼雷无疑是敌方巡洋舰和驱逐舰发射的，很显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敌潜艇群。

至于击沉"科顿纳尔"号的鱼雷，究竟是从哪里发射的？这个问题现已清楚，日军在16时33分由"那柯"号开始发射鱼雷，2分钟后，接着由"神通"号发射，然后由驱逐舰发射，到16时52分，"羽黑"号是最后一艘在首次攻击中发射鱼雷的舰艇。17时05分，可能是"神通"号发射的一条鱼雷击中"埃克塞特"号，但未爆炸。日军第2驱逐舰战队的一份报告说，16时34分发射的鱼雷可能击中盟军的舰艇，在"在队列中的第2艘巡洋舰（埃克塞特号）被一股从舰上冒出的白色浓烟淹没。"

"羽黑"号发射的一条鱼雷可能击中了"科顿纳尔"号，然后又对准了"休斯敦"号。当荷兰这艘驱逐舰被击中时，它正在向南航行，距离"休斯敦"号的右舷首约3000码。至今人们仍设想，日军发动的第二次鱼雷攻击是在17时至17时14分，这不过是根据盟军自己的鱼雷特点来加以分析的，但在日方的资料中从未提到这种

说法。这时，“德鲁伊特尔”号已调向，杜尔曼将军下令英驱逐舰进行反击。由于舰艇过于分散，执行这样的任务非常困难。此时，交战海区已是一片混乱，加上为掩护“埃克塞特”号施放的烟幕就显得更加混乱。最终，“伊莱克特拉”号和“因康特”号出队后撤。17 时 30 分左右，这 2 艘舰穿过烟幕向“神通”号及其驱逐舰驶去。“丘辟特”号也与日舰交火。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交战。作战中“伊莱克特拉”号结束了自己的战斗生命，18 时左右沉没。然而，英舰在这次战斗中也击伤了日军的 2 艘驱逐舰“大潮”号和“涟”号。

17 时 25 分，杜尔曼再度控制了局势。除“埃克塞特”号外，其余的巡洋舰排成纵队，舰艇次序稍有改变。“德鲁伊特尔”号为先导舰，随后是“佩思”号和“休斯敦”号，最后是“爪哇”号。紧跟在这些巡洋舰之后的是 4 艘美国驱逐舰。此时“埃克塞特”号奉命返回泗水，由“威特·德·威思”号护航。这时，日轰炸机向联合突击编队发起攻击，但幸运的是均未命中。

17 时 48 分，日舰开始发起第二次鱼雷攻击，“羽黑”号首先发射鱼雷，18 时 17 分，由“朝云”号结束这次攻击。但在“朝云”号刚要发射鱼雷时，就被盟方炮火击中，使其延误了 40 分钟之久。据一份日方损伤情况报告，该舰机舱被盟军的驱逐舰发射的一颗炮弹击中，左舷水线上方的舰体被 150 毫米炮弹击穿了几个洞。此后，“朝云”号返回运输舰队。这艘日本驱逐舰很可能是被“埃克塞特”号和“威特·德·威思”号击中的。

日军实施鱼雷攻击后二十分钟，美驱逐舰接到进攻的命令，但很快又撤消了这项命令，接着杜尔曼下令施放烟幕，以掩护盟军舰艇的机动。

18 时，杜尔曼发出信号：“所有的舰艇——跟着我”，随后开始转向。这一信号通常被理解为“我准备进攻，跟着我”，但这次完全

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不得已由信号灯发出的战术信号，而且在一片混乱中，又得尽可能的缩短发送时间。同时还必须是荷兰的和盟军的信号兵都能够发出和理解的信号。于是，信号分成两个部分：信号开头是"所有舰艇"、正文是"跟着我"。

杜尔曼打算采用迂回航行来确定敌运输舰队的位置，然后再实施攻击，15 分钟以后，盟军舰艇终于发起攻击，舰艇分队的最高指挥官认为鱼雷攻击是掩护部队撤退的最有效方法。18 时 20 分，日落后不久，驱逐舰发射了 24 条鱼雷，未命中目标。就在这时，"羽黑"号可能被"佩思"号巡洋舰发射的一颗炮弹击中，使一架弹射飞机起火，但这艘日巡洋舰的战斗力却未受到影响，据目击者后来说，他们发现它在下沉。

就在这个时候高木司令官认为撤退是最佳的方案，于是他们向北航行（未采取象杜尔曼 18 时 57 分报告时向西的航向）。高木司令官发现了泗水的灯塔，害怕闯进雷区，或与盟军潜艇遭遇。约在 18 时 30 分，美驱逐舰重新加入联合突出编队，但就在这时，交战双方都失去了目标。然而，日军占有空中侦察的优势，侦察机可跟踪盟军的运动方向，及时将情况报告给他们的指挥官。这次昼战的结果使日舰队占有更大的优势。盟军"科顿纳乐"号和"伊莱克特拉"号被击沉；"埃克塞特"号和"威特·德·威思"号返回泗水。美驱逐舰上的鱼雷已用完，虽然它们装有声纳可作为反潜警戒舰艇，但实际上已不能作为战斗舰艇使用。然而，还必须考虑燃油问题，因为所有的驱逐舰迫切需要重新加油。另一方面，日军也必须在没有"朝云"号的情况下进行第二次反击。因此，双方都消耗了大量弹药。

约 18 时 30 分，战斗暂时停止。在此期间，杜尔曼试图发现敌运输队的位置。18 时 57 分，他给荷兰海军司令发出一份电报：

“敌军向西撤退，我已失去目标。现敌运输舰在哪里？”看来，杜尔曼仍不知道日运输舰船的确切位置，但他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执行他的任务。他最终失败的原因是日军的飞机不断地把他的运动情况报告给高木司令官，于是，高木就能够把他的舰艇置于运输舰队和盟军舰艇之间。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飞机可以不时地顺着盟军舰艇的航线投下镁光照明弹。据日方的资料说，当时空中有两架飞机，1架来自“神通”号另1架来自“那柯”号。22时左右（与盟军舰艇再次交锋前一小时），这两架飞机撤走，之后就不再有关于盟军舰队去向的报告，当时杜尔曼正向北航行。

与此同时，泗水的日军海军指挥官已主动派出一架飞机去侦察。9时左右，第10巡逻联队的1架“卡特林纳”式飞机从泗水起飞，55分钟后发现联合突击编队。22时22分，在马威安岛西北发现了敌运输舰队，但泗水的海军指挥官一直到23时52分钟前没有通报给杜尔曼，以至使他的巡洋舰“爪哇”号和“德鲁伊特尔”号已遭到日军水雷致命的打击。

原先，18时20分，杜尔曼曾下令要部队向东北方向航行，但他又渐渐地改变航向向西北航行，打算追上在敌护航舰艇的面的敌运输舰队。19时27分，“神通”号与盟军3艘驱逐舰发生了短暂的交锋。后来只有“佩思”号和“休斯敦”号参加了炮战。当盟军发现日舰发射鱼雷时，联合突击编队的舰艇各自向右转弯。其实，只有“神通”号发射了4条鱼雷。日军一边加速向西北方向撤退，一边施放烟幕。盟军的舰艇重新会合后，杜尔曼向东北方向驶去，20时08分，他命令部队向南航行。21时，联合突击编队在达爪哇北岸20米等深线的水区，然后舰艇向右转，朝西方向航行。然而，不到30分钟，盟军又遭到的新的攻击。21时25分，“丘比特”号被炸，无法航行，并很快就下沉。

这艘驱逐舰很可能是碰上了水雷，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如果是水雷的话，那就可能有一个水雷区，这个水雷区是布雷艇“高登·莱乌”号于1942年 月26日—27日夜间布设在12米深处的。

21时左右，美驱逐舰离开联合突击编队前往泗水加油，装填鱼雷。此时，联合突击编队的力量又更加薄弱：只剩下4艘巡洋舰和“因康特”号驱逐舰。然而，这艘驱逐舰又不能与巡洋舰保持一定的速度，不久就从战场上消失了。在“托辟特”号被炸沉时，杜尔曼改变了航向，向北驶去，22时，遇上了“科顿纳尔”号的幸存者。英国驱逐舰奉合搭救这些人，然后驶往泗水。

盟军的4艘巡洋舰径自向北航行，23时后，左舷发现两艘舰艇，是正在向南航行的日舰“羽黑”号和“那智”号。这两艘舰发现盟军舰艇后立即转向，随后左、右舷舰炮一齐开火。在这场遭遇战中，这两艘日重巡洋舰还发射了鱼雷。23时32分，“爪哇号”被一条鱼雷击中；两分钟后，“德鲁伊特尔”号也遭到一条鱼雷的攻击。

23时50分—23时55分，“爪哇”号沉没。旗舰在遭到攻击之后约一个半小时，也被海水淹没。“爪哇”号很可能是被“那智”号发射的鱼击中的，而“德鲁伊特尔”号则成为“羽黑”号发射鱼雷的牺牲品。

“佩思”号和“休斯敦”号继续进行作战，但一无所获，它们以28节的速度撤离战场驶往丹戎不碌。距丹戎不碌60英里时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黎明时，在“佩思”号请求下，它们得到了3架“飓风”式飞机为其护航！

舰艇到达丹戎不碌后便开始加油，14时30分，奉命在天黑后开赴爪哇南岸的芝拉扎港。这时，舰上的弹药几乎用完；美舰的每门203毫米炮只剩下50发炮弹；澳大利亚舰上剩下更少，每门

152毫米炮只剩下20发炮弹。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来不及补充补给品。19时30分左右，这两艘舰驶出公海。半小时后，他们驶离了港口外的雷区。那天16时，一架盟方的侦察机发现了一支由10艘舰船和一支护航部队组成的日护航运输队。“佩思”号在20时收到这一信号，这时盟军巡洋舰正向西航行。

22时29分，日军驱逐舰“吹雪”号在巴比岛附近发现盟军这些舰艇，盟军巡洋舰也发现了日舰。此时，他们意识到这是遇上了日军的西路入侵部队。这时的形势对盟军十分有利，可以重创日舰，也是杜尔曼过去几天里所盼望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23时，这两艘盟军巡洋舰对锚泊在万丹湾的日商船开火。几乎在同一时间，日驱逐舰“春风”号开始在“佩思”号和“休斯敦”号与锚泊的日舰船之间施放烟幕。日军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进入战斗。其间，还发射了鱼雷，其中有4条鱼雷击中“佩思”号。澳大利亚巡洋舰又遭到不幸，被炮弹击中，不过，日舰这时也受到沉重打击。午夜0时5分，“佩思”号短时间内又连续被2条鱼雷击中。该舰向左舷倾斜，8分钟后沉没。此时，“休斯敦”号只得单舰对付占绝对优势的敌人。0时20分，它被3条鱼雷击中，20分钟后沉没。日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一艘扫雷艇（W－2）和一艘商船（“左仓丸”，7179总登记吨）；3艘商船（“龙城丸”8370总登记吨，“蓬莱丸”9192总登记吨和“龙野丸“6960总登记吨）和3艘驱逐舰受伤。还有，“春风”号的舰桥、机舱和舵损坏；“敷波”号的左螺旋桨被一发近弹炸坏，他的最大速度减低到24节；“白雪”号的舰桥被一发150毫米炮弹击中。根据日军材料报道，W－2扫雷艇和“左仓丸”商船可能是被对方的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击沉的。

——英国圣保罗教长威廉·拉尔夫·英（1860—1954）为参加泽布勒赫战斗人员的所作的祈祷就在“佩思”号与“休斯敦”号离开

丹戎不碌的时候。“埃克塞特”号由英驱逐舰“因康特”号和美驱逐舰“波普”号护航离开了泗水。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原应与“埃克塞特”号同时出航，但由舰上的机械出了故障而被留在港内。“埃克塞特”号和这两艘驱逐舰奉命开往其他海峡，然后前往科伦坡，从那里一直往北穿过马威安东部到达婆罗洲海岸，然后改变航向，向西航行。它们在驶离保护泗水港入口处的雷区后，开始执行上述命令。天亮时，他们向西航行。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在克拉甘登陆。这次登陆由在爪哇以北海区巡航的一支日海军部队掩护。

1942年3月1日晨，这支日军掩护部队已到达距马威安岛西北部约100英里处。9时30分，他们发现了盟军的那3艘舰艇。当时，他们就犹豫不决，未立即采取行动，于是用无线电发出一份报告，同时等待增援。日方的增援部队是“足柄”号（高桥海军中将的旗舰）和“妙高”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全速驶向报告地点。不到1小时，日舰就投入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有4艘重巡洋舰：“足柄”号、“妙高”号、“那智”号、“羽黑”号；5艘驱逐舰：“署”号、“雷”号、“江风”号、“山风”号、“电”号以及第4和第11航空舰队的飞机。

在11时15分之前，盟军舰艇一直是在敌方的射程之外，但没多久，“埃克塞特”号的锅炉舱被击中后着火，所有的机械和舰炮失灵。舰长决定弃船，可是“电”号发射的一条鱼雷又给它以致命的打击。12时，“埃克塞特”号开始下沉，“因康特”号也被敌炮弹命中数发，随之下沉。“波普”号遭到6架轰炸机攻击，水线以下被打穿一个洞，完全处于挨打的状态。

在爪哇海的西部，澳大利亚巡洋舰“霍巴特”号、英巡洋舰“达那厄”号和“龙”号、英驱逐舰“特尼德斯”号、“斯考特”号、荷兰驱逐舰“埃弗森”号奉命在2月27日午夜执行搜索日运输舰队的任务，

这支日运输舰队在苏门答腊东岸曾被一架皇家空军的飞机发现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搜索中却什么也未发现，舰艇只好返回丹戎不碌。但不久，所有舰艇，除"埃弗森"号外，又奉命前往芝拉扎，后改道去亭可马里。因为丹戎不碌也不断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港口了，更重要的，那里燃油短缺。

在西进过程中，荷兰驱逐舰在一次风暴中与其他舰艇失去联系，于是独自返回丹胡不碌，于是2月28日14时到达该港，半小时后，"埃弗林"号又奉命在天黑之后开赴芝拉扎。20时30分，该舰离港，45分钟后，驶离雷区。

"埃弗森"号试图与"佩思"号和"休斯敦"号取得联系，但未成功。当它到达阿杰尼顿群岛附近时，隐约可见到前方万丹湾的战斗。"埃弗森"号决定绕过该区到苏门答腊沿岸的普卢姆都。"埃弗森"号从那里继续向南航行，但在2时许，就在它到达其他海峡中的一个名叫冼·维戈岛的杜瓦尔斯附近时，该驱逐舰被两艘正在高速向南航行的日舰探照灯发现。这两艘舰朝正在向右转的"埃弗森"号开火。接着进行炮战，"埃弗森"号被命中七发，舰尾起火。为防止后弹药舱进水，舰长决定在塞布库·贝萨尔岛抢滩泊锚。舰员们在发射完鱼雷后上岸。该舰舰长极不愿意打夜战，因为这艘舰于1941年12月1日才服役，舰员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正规训练。此外，舰上火控系统在战斗中也已遭到破坏，舰员们只得用单炮进行射击。还不知什么缘故，舰上的3个锅炉只有2个可能使用，因此，无法达到最大的航速，影响了撤退的速度。

人们一直认为，攻击"埃弗森"号和把它逼到塞布库·贝萨尔海滩的是日军的两艘重巡洋舰"铃谷"号和"熊野"号。但日军的第7巡洋舰战队的战斗报告却指出，这次行动是由第12驱逐舰分队的两艘驱逐舰"丛云"号和"白云"号（同属"白雪"级）完成的。

在爪哇海东部，另一场戏开场了。1942 年 2 月 28 日，星期六，美国的“爱德华兹”号、“奥尔登”号、“福特”号和“保罗·琼斯”号 4 艘驱逐舰于 17 时从泗水出发。穿过奥斯泰尔瓦泰尔（意为东部通航海区）后，向巴厘海峡驶去，在那里与日军的 3 艘驱逐舰交战。日舰在发出识别信号未获得回答后，即向美舰开火。炮战在 3 月 1 日 2 时 30 分开始，仅持续了 10 分钟。可从岸上观察到这场短暂的海战。据陆军指挥官报告，在其南面，从 2 时 28 分至 2 时 35 分发生了一场海战。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的火力非常准确。“福特”号舰长为此报告说：“日军无疑是使用了雷达，因为其初射和尔后的射击都非常接近目标。”“保罗·琼斯”号在这次短暂的作用战中，每门舰炮竟发射了 60 发炮弹！

后来，美舰终于顺利地突围，1942 年 3 月 4 日，安全到达弗里曼特尔。

第二章

悲怆时分

●在树木遮天蔽日的丛林里，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一场罕见的岸基航空兵对海面舰队进行攻击的大海战

●日军用大屠杀来发泄他们的狂怒和沮丧

第一节　越来越大的灾难降临在新加坡

日本25军军长山下奉文陆军中将驰骋南北，久经沙场。通常，他们并没有作诗的雅兴。然而，1941年12月4日凌晨，当19艘运输舰载着他的部队迎着早潮起航时，他仰望天空，只见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而明月尚未西沉。他认为，日月同在是吉祥之兆。伫立在"龙骧"号舰长室外，他一时兴起，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短诗以纪念这一时刻。

不知什么原因，山下的忠实助手未能把他的诗作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代。但是他的预感果真不错：福星高照，红运在即。大规模的军事冒险已经拉开序幕，今后6个月中将会节节胜利。这些谋略雄心勃勃，其目的就是全面征服东南亚。

此时印支已落入日本手中。日本1941年占领印支，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的法国无可奈何，拱手相让。山下及其部队正在执行的战略计划是占领泰国，席卷丛林密布的马来半岛，夺取英国在新加坡的据点。与此同时，日本海空军将大举袭击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然后，日本就可以完成在东南亚的军事冒险，将英国赶出战略要地缅甸。

山下的出发地是与中国大陆南岸隔海相望的海南岛。从那城出发，他的入侵舰队要在公海上行驶 1100 海里方能抵达目的地。被护送的军队前往克拉地峡东岸的 3 个小渔港。克拉地峡是泰国南部与马来亚北部接壤的狭窄地峡。总之，东京的战争策划者估计，行程要花 4 天时间。

运送山下部队的运输队将南下穿过南中国海，与印支南端不远处的日本护航军舰会合。会师后的部队继而开进暹罗湾，随即调头向西和向南挺进，直逼暹罗湾那一边的预定入侵海滩。

12 月 6 日午后不久，就有迹象表明山下的远征将交上好运。集结刚刚完毕，从马来北部哥打巴鲁英国空军基地起飞执行巡逻任务的一架哈得逊轰炸机就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飞行员没有逗留，他的航程已到了极限。返回基地后，他汇报了亲眼目睹的情况：许多舰只——显然是商船——由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伴随着。他说，其中有些驶往西北，另一些向西，还有一些向南驶去。

他的报告在马来半岛上辗转 350 英里，传到设在新加坡的英国远东司令部后得到了及时研究。日本人在调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调往何处？可能是曼谷，或者是离泰马边境不远的泰国南部的宋卡港，或者是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巴鲁附近，或者可能是所有这 3 个地方。

如果目标是泰国，英国将面临微妙的局势。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只有泰国未成为某个遥远帝国的附庸。在马亚亚的英国人拟定

了一项地划，代号为“斗牛士”。如果日本入侵泰国南部迫在眉睫，就派部队去保卫宋卡。但伦敦一再敦促要克制，因而在马来亚的最高指挥部不愿采取行动。

12月6日傍晚，远东司令部最高统帅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签发了命令，只字不提“斗牛士”计划，只让驻马来亚的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同时，他增加了暹罗湾上空的侦察飞行次数。

翌日，天公作美，气象有利于山下。暴风骤雨严重妨碍了能见度。直到傍晚，才见到布鲁克·波帕姆的飞机。下午时30分，飞机发现一些日本舰艇驶往宋卡。下午6时30分，发现另一些舰艇驶近北大年和哥打巴鲁。北大年是紧靠马来亚边境的另一个泰国南部港口。

山下的真实入侵意图显露了，但他仍然在走运。侦察报告直到晚上9时才抵达驻新加坡的远东司令部——离日本运输舰开始在宋卡、北大年和哥打巴鲁沿岸抛锚只有3个小时。

从一开始起，英国人就事事不顺利。皇家空军飞机被派往宋卡地区袭击运输舰。它们攻击了3艘，其中2艘起火，另一艘被击沉。但这次袭击丝毫未影响日本人的入侵计划。飞机抵达时，5300名日军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登陆。

布鲁克·波帕姆优柔寡断，迟疑不决，实施“斗牛士”计划时已经为时过晚。即便到了此时，他仍满足于采上述办法，派一个步兵营攻占去北大年路上泰国境内30英里处的制高山脊。该营出发晚了，被泰国保安队牵制在边境，还没有到达该山脊就被日军赶出了泰国。一仗未打北大年就陷落了；在宋卡，泰国军队进行了象征性抵抗。

哥打巴鲁及其空军基地的防卫较为坚固，不易摧毁。当入侵者

举拥上岸时，他们被英军从海滩后面小地堡射出的机枪火力压住了。后来，一名士兵奋不顾身，冲上去用肉体堵住了地堡的枪眼。他的战友们挥舞着手榴弹和刺刀冲向这个隐蔽的阵地。沿海防线逐渐被突破。通往空军基地的路上面满了地雷，但是，日本士兵誓死如归。他们以自杀为荣，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排雷，为后面的战友开辟前进道路。下午，从印支开来的日本远程飞机轮番轰炸和扫射该基地。下午 4 时左右，谣传敌军地面部队已抵达基地周围，守军听说后一片惊慌，开始仓皇撤退。基地人员放火烧毁大楼、作战室和大多数仓库。仓猝之中，他们忘掉了销毁库存炸弹和燃料，也没有毁坏跑道，使之仍可使用。登陆 24 小时内，哥打巴鲁和空军基地就落入了日本手中。

山下频频得手。他坚信，正在进行之中的战役必胜无疑。他只有 6 万人马可以调来征服马来亚，而英军有 8.8 万。但是人数上的优势并不确切反映实际军事实力。马来亚的英国驻军是一支匆忙拼凑起来的杂牌军，由新征召来的澳大利亚、英国、印度和马来亚士兵组成。哥打巴鲁空军基地的情况业已表明，有些部队是不可靠的。派去守卫马来亚北部的两个印度师缺乏指挥，他们的许多低级军官和非委任军官被抽调回印度训练招募的新兵部队。

马来亚的英国驻军亟缺坦克、火炮、通信装备，甚至连修理现有各种机械所需的工具和零部件也极其短缺。伦敦穷于应付其它战场，顾不上马来亚，只能把它的物资需求摆在次要位置上。此外，英军的战术理论以欧洲模式为基础；武器装备很不适应潮湿的热带地区，只有很少的士兵受过丛林战训练或适应丛林战，但也没有得到适当的装备。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他们“象圣诞树”那样挂满了东西，负重累累，被背包、干粮袋、毛毯、防毒面具和笨重的罐头食品压弯了腰。

与英国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兵在行动中靠少许大米和一些酸菜及腌制海货就能对付过去。他们的服装和武器很轻。他们已是丛林中的老手。入侵部队已在海南和印支类似的地形中受过训练。更重要的是，许多日本部队以前在中国打过仗，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马来亚战役的战略相当简单。从宋卡和北大年出发，日军将越过不足100英里宽的克拉地峡向西进击，然后向南进入马来亚，再沿西海岸南下，这样就绕过半岛中部的山脉。在西海岸，马来亚最好的公路已经建成。向西海岸挺进的同时，从哥打巴鲁沿东海岸南下作辅攻。在半岛的最南端附近，两支部队将会师袭击新加坡。新加坡是英军在远东最引以为自谊的要塞，也是马亚战役的主要目标。

早在哥打巴鲁沦陷之前，新加坡居民就吃了一点即将来临的苦头。12月8日凌晨4时30分，入侵者仍在北方蜂拥登陆时，17架日本海军轰炸机轰鸣着飞来袭击新加坡机场。一部分炸弹落在人口稠密的新加坡市中心。该城市习惯很晚打烊，快到黎明时仍然灯火辉煌。伤亡惨重：死伤2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商人和锡克守夜人，许多建筑物被炸毁。

一位英国女商人住在自己的商店楼上，当一声巨响传来，一家商店被炸在马路时，她透过窗户疑惑地看着外面。她打电话给警察局，大声说："空袭了！为什么有人还开着灯？"

她得到的回答是："别惊慌失措，那只是一次演习而已。"

"那好，告诉他们，他们做得过分了！"她厉声说。

新加坡对这次空袭毫无防备。它的高射炮手毫无经验，英国人甚至决定不派夜间战斗机起飞，生怕它们会被防空炮火击落。民防办公室甚至无人值班。只是在轰炸机飞走后才拉响警报器，考虑实

行灯火管制。但保管城市供电总开关钥匙的人却无影无踪，因此路灯通明。

新加坡的英国侨民断定，这次轰炸不过是偶然事件。他们居然把陈词滥调拿出来炫耀：新加坡过去是，并将仍然是“铜墙铁壁”，就象直布罗陀那样坚不可摧。

特权阶层在繁荣的热带环境中悠闲自得，使殖民的英国人高枕无忧。日本会对一个多世纪的白人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这听起来简直荒谬绝伦。在新加坡只供白人玩乐的俱乐部里，某些神话被不作了信条。日本的军舰和飞机比西方的差。日本的小口径武器甚至打不死人。日本军队此时在中国陷入困境，这不是中国抵抗有力，而是日本无能的明证。日本兵既打不中也飞不好，因为他们的视力差，据说这是肉毗赘皮这种先天性疾病造成的，使得日本人的眼睛斜视。

新加坡遭空袭的3天，日本处于劣势的神话被战争中最惊人的一段插曲驳得体无完肤。12月8日日落时，一支英国舰队驶出新加坡巨大的海军基地北上，执行匆匆忙忙中临时决定的任务：找到并击沉克拉地峡沿岸的日本侵略舰队，妄图阻止它在那里对马来亚的袭击。

特混舰队的6舰军舰中有4艘是驱逐舰，它们与两个庞然大物在一起显得极为渺小。这两个庞然大物是32000吨的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和35000吨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这两艘主力舰新开来新加坡。伦敦想以此来向日本表明，不管英国在欧洲和北非的战争中陷得多深，英国海军继续主宰着世界海洋，不可一世。

“反击”号是一般老舰，建造于1915年，后来作过大规模的改造，以致爱说俏皮话的人称它是英国军舰“修理”号。“威尔士亲王”号是最新造的，是海军的骄傲。丘吉尔首相8月曾坐它乘风破

浪，飘洋过海，去会见罗斯福总统，讨论大西洋宪章。

特混舰队离开新加坡时，登上"威尔士亲王"号的是新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免不了被人称作："大拇指汤姆"，或者"全是脑袋没长身体"。他53岁，在海军中度过了38个春秋。有些人越来越相信海军无法与空军相匹敌，他对此不予理睬。但是，虽说菲利普斯好争吵，那他也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向在新加坡的同僚概述了他的攻击计划，认为取胜的条件有两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截住日军极为重要；他驶近宋卡时，需要战斗机掩护。大部分日本军舰就云集在那里。

越来越大的灾难在降临。消息抵达新加坡时，特混舰队已经起航。敌人不仅攻占了哥打巴鲁，而且还炸毁了马来亚北部的所有其它机场。出海大约5小时后，菲利普斯接到了他的参谋长发来的电报："10日星期三将不可能派战斗机掩护。"这位海军上将耸了耸肩。"好吧，"他说，"没有掩护我们也得干不去。"

他本想神不知鬼不觉，不让敌人发现，但这种希望也化为泡影。次日大部分时间里，乌云密布，遮住了来回盘旋的敌机的视野。可是下午晚些时候，云层消散，天际出现3架飞机。菲利普斯断定形势不妙，他的舰队岌岌可危。夜幕降临时，特混舰队掉头返回新加坡。但日本海军司令部知道了它的存在，这不是飞机而是一艘日本潜艇侦察到的。这艘潜艇那天早些时候就跟踪了特混舰队。

南归途中，菲利普斯收到了他的参谋长发来的又一份电报，报告说敌人在克拉地峡和新加坡中间的关丹港登陆。特混舰队还可以去对付。菲利普斯驶向关凡。次日（12月10日）上午8时，一艘驱逐舰奉命进港。它发回电报说，"一切都象潮湿的星期日下午那样平静，安然无事"。

后来的调查披露，所谓的入侵者不过是几条闯入雷区的水牛。

这些地雷是作为预防措施埋设的。一听到地雷爆炸，关丹的印度守军吓破了胆，以为大难临头，赶紧通知了新加坡。

特混舰队的返航被延误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上午 0 时 20 分，在关丹东南看到了一架若隐若现的飞机。战斗人员已各就各位。没等多久，到 11 时，9 架日本轰炸机出现了。

“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开始回避，火炮齐射，组成了密集的阻击网。满天飞落的弹片在一名日本飞行员看来就“沙子抛向整个海面”。但是，飞机还是逼近了，保持着了队形，集中对付‘反击”号。一枚炸弹击中了它的中部，另两枚炸弹擦伤舷侧，造成几处起火。“反击”号上的一名美国电台记者塞西尔·布朗听到一名炮手愤愤地说：“这帮家伙炸得好厉害。”

接着飞来 9 架鱼雷轰炸机。“反击”号作之字形行进，没有被击中。但是四分之一海里以外的“威尔士亲王”号却同时被两枚鱼雷击中。左舷推进器两轴被炸坏，操舵装置失灵。它向“反击”号发电：“失去了控制。”

“威尔士亲王”号开始倾斜时，“反击”号向它驶近，试图相助。两舰靠近时，又出现了 9 架鱼雷飞机。3 枚鱼雷击中“威尔士亲王”号，5 枚击中“反击”号。其中一枚扎进了巡洋舰的舵，“反击”号也失去了控制。

舰长威廉·坦南特命令所有船员登上甲板，放下救生船。“祝你们运气好，愿上帝保佑，”他说。船员们爬过船舷，坦南特的几名军官抓住他，要他一起逃生。中午 12 时 33 分，倾斜约 70 度的“反击”号摇摇晃晃沉入大海。

当“威尔士亲王”号起火冒烟，在弥漫的油面上打转时，敌轰炸机分批扑来在它上空盘旋。1 时 15 分，最后一枚炸弹击中了它。这艘大军舰摇晃起来就象被大锤猛击了一下似的。菲利普斯海军上

将和“威尔士亲王”号舰长约翰·利奇笔挺地并肩站在驾驶台上。5分钟后，“威尔士亲王”号倾覆下沉时，他们仍站在那时一动不动。

当11架皇家空军战斗机接到特混舰队发出的唯一求救电报赶来时，“威尔士亲王”号刚刚沉没。飞行员怀疑地在出事地点上空盘旋。几百名士兵污垢满身、精疲力竭，等待特混舰队的驱逐舰来搭救。他们抓住舰艇残骸，在油海中挣扎，翘起拇指向头顶上空的飞机发出求救信号——一名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好象是布赖顿的度假者。”共有2081人得救，820人丧生。来袭的88架飞机中，只有4架被击落。

海军部接到这个不幸消息时已是伦敦时间凌晨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打电话给首相时，他还没有起床。庞德诚恐诚惶地报告了来自关丹的恶讯。丘吉尔后来回忆说：“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未受到更直接的打击。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一恐怖消息向我袭来。在整个浩瀚的海域。日本至高无上，强大无比，而我们处处软弱无力，毫无防备。”

战争打到第四天，日本轰炸机不仅成功地击沉了“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而且还削弱了英国在马来亚的空军力量。此刻，大举南下马来半岛的道路已经扫清。

山下曾估计要用100天才能攻占新加坡，实际只用70天。

马来亚崎岖不平，丛林密布。这种地形似乎是为日本人特地安排的。他们在有限的公路网中有效地使用坦克和步兵。遇到英军阵地，坦克打头阵，往前直冲，步兵随后。如果坦克受阻，步兵就攻击阵地。接近战壕时，日本步兵就从公路转入灌木丛或旁边的沼泽地。他们化成小分队向敌侧翼运动，沿丛林中当地猎人踏出的小路行进，或者乘木筏在流水不急的沼泽地水道中撑行。从后面接近敌军阵地时，他们就放起爆竹，或以其它方式制造噪音，使守敌就象

惊己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以为被优势兵力包围了。然后，坦克利用这种混乱的形势，乘机袭击狼狈不堪的敌军，有时拦截公路上驰来的增援部队，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在这种情况下，简易的自行车帮了大忙，给山下部队立下汗马功劳。当坦克往前推进时，骑自行车的人经常做先导，侦察前面的道路。然后，当敌人被击溃时，他们就加油猛骑，其速度甚至超过坦克，对溃退之敌保持压力。他们常常作为机动部队，侦察地形，把自行车举过头顶，涉水过河。方便的是，马来亚一向是日本自行车的忠实用户。如果士兵的自行车需要修理，不用发愁，在下一个村镇总可以找到替换部件。

英国兵常常被迫逃进丛林，躲避冲上来的日本兵。他们必须忍受种种折磨，其中最令他们害怕的是丛林。他们不堪忍受闷热、蚂蟥和多刺的蔓藤。各种植物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常常使他们的视野只有几英尺。当进攻之敌逼近时，又没有天然火力场供他们使用。

丛林里一片寂静，令人毛骨悚然，这也使他们精神快要崩溃了。一名英军上校视察了一支印度部队后报告说："他们彻底垮了……在树木遮天蔽日的丛林里，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到1月中旬，山下控制了马来半岛的三分之二。局势日趋恶化，这促使远东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合司令部最高统帅阿奇博尔德·韦弗尔上将作了一次仓促的短暂视察。马来亚地面部队指挥官A·E·伯西瓦尔中将想在半岛南部继续进行阻击战，为增援部队进抵新加坡赢得时间。但韦弗尔命令一路撤回马来亚最南的柔佛州。柔佛与新加坡之间只隔一条平均不足1英里宽的浅海峡。

柔佛的激烈战斗进行了两周。开始时似乎还有利于守军。山下的补给线已经十分脆弱，此刻拉长得快要崩溃了。日本人的弹药和口粮接济上不，许多士兵身病体羸。对付他们的是留在柔佛作后备军的澳大利亚8师。养精蓄锐的澳军摒弃了固定的防御战术，用日本人的办法惩罚日本人。他们打游击，并向日军战线渗透。

澳军和从北部撤回的印军一起在麻坡河附近与日军最顽强的一部分——精锐的帝国卫队展开了激战。英国赶忙从英格兰派来51架"飓风"战斗机敌不过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活的"零式"战斗机"他们最后被迫撤回到固定防线，而这条防线又布署得过于疏散。麻坡的4500名守军坚持了两周，最后被敌人的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了。就是如此，仍有900人逃生。帝国卫队原先指望全歼敌军，因此感到丢了脸。作为报复，他们有步骤地将200名澳大利亚和印度伤员斩首。这些伤员是因为他们的战友无法带着他们穿过丛林而掉队的。

最后，日军从一端突破了跨越柔佛的长达90英里的防线，使英军面临被包围的威胁。撤退命令下来了，守军疲惫不堪地撤回新加坡。但在他们撤退前，澳大利亚部队从隐蔽阵地包抄了日军的两个满编连，毙其全部，聊以自慰。

1月31日上午，大陆上最后一个英国营的幸存者——90名满身污垢的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人爬上了连结柔佛和岛屿要塞1100码长的提道。两名管道工从对面尖叫着"英格兰老弟"来嘲笑他们。当最后一人跨过去后，英国工兵埋下的炸药引爆了，柔佛海峡的水从提道上60码长的缺口处汹涌流过。

此刻，新加坡已经孤立无援，成了瓮中之鳖，这是垂死帝国的没落象征。花了15年耗资几百万英镑在东北角修建的庞大的海军基地已经撤空，一片寂静。基地上空浓烟滚滚，英军在越过提道之

前就放了两把大火。岛的南岸，新加坡市一度喧闹的滨水区充满了燃烧的橡胶味，臭不可闻；各种物资正在被销毁，以免落入敌手。

日本人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来准备进攻。多亏那些在柔佛种植橡胶的同胞开辟了直通海峡沿岸的良好的公路。通过这些公路源源不断运来了大批物资，包括用来炮击新加坡的大炮和渡部队过海的200条折叠船。

2月8日晚11时，440门日本大炮齐发，新加坡上空顿时炮声隆隆。整个战役期间，长驱直入的山下对英军保持着毫不留情的压力。此刻他在用尽最后一发炮弹，好象他的补给品用不完似的。在炮火掩护下，第一批日军冲向新加坡西北海岸的长满红树属植物的沼泽地。一个恐怖的漫漫长夜开始了。日军面临着两个仓促组建的澳大利亚营的进攻。这两个营刚从本国开到，毫无作战经验。日本人使用夺取大陆所使用的猛攻战术，切入守军，攻其侧翼。澳大利亚人四面受击，死伤累累。进入完全陌生的红树林的澳军就像进了迷宫一般，分散走失，到处乱钻。

拂晓，新加坡城北面延加机场的一名炮手信号兵看到一些幸存者在溃逃。“他们狼狈逃窜，犹如惊如惊弓之鸟，”他说，“多数人只穿短裤，几乎没有穿长统靴，多数人的双脚被划破。他们丢盔弃甲，气喘吁吁，成了一群乌合之众。”

到中午，大约23000名日军开往吉武智马，这是一座600英尺高的山丘，俯视着岛屿。英国的反攻失败了，交通再度中断。在随后的4天中，日军修复了横跨柔佛海峡的堤道，运来了坦克。

由于遭受昼夜不停的狂轰滥炸，新加坡城成了一片废墟。街上乱七八糟，满地是掉落的电线，炸断的电线杆，翻倒的汽车和电车。无人认领的浮肿的尸体在炮火纷飞造成的高温中腐烂。

100多万人挤在这块仅3平方英里的地方。和平时期这里只

居住着50余万人。岛上的饮水供应很快主要中断。向市蓄水池每注入6加仑水，就有5加仑水从炸坏的水管流掉。逃兵喝得醉眼朦胧，带着武器惹事生非，越来越好斗。他们抢劫被炸坏的商店，把香烟和食品塞满口袋。

亚历山德拉陆军医院发生的一起事件骇人听闻。日本兵闯进医院，胡作非为，刺杀病号和工作人员，一共杀死300多人。一些见证人逃了出来，他们的叙述加剧了日趋深重的恐惧感。

2月13日星期五上午，一架日本飞机向坎宁堡的伯西瓦尔将军的司令部投下了山下奉文的通牒。通牒直意用礼貌周到的措词来赞美英国人的勇敢和"武士精神"，实则是一封劝降书。

伯西瓦尔向扑哇岛的韦费尔上将电告了通牒内容，并说他不想有复照来提高山下通牒的身价。但15日星期日，日军进一步推进之后，伯西瓦尔在坎宁堡召开了一次会议。和伯西瓦尔及其助手一起与会的是澳大利亚指挥官亨利·戈登·贝内特少将。他们分析了新加坡要塞的局势，认为已处于绝望境地。贝内特回忆说："我们默不作声，沮丧地决定投降。"

那天下午，伯西瓦尔会见了山下。两人来到武吉智马斜坡上的福特发动机公司被炸毁的装配厂，面对面坐在一张没有铺桌布的桌子旁。会谈得简短。伯西瓦尔要求延迟一夜，想使投降得到他上司的批准。山下直截了当、面无表情地回答说，除非伯西瓦尔立即同意投降，否则仗将继续打下去。伯西瓦尔犹豫不决。"同意还是不同意？"山下问道。伯西瓦尔点了点头，低声说同意。

下午8时30分，枪炮声停了。日本兵开始唱《君之代》——节奏缓慢而庄严的日本国歌。山下在司令部召集他的参员，用干墨鱼、板栗和酒举行传统的祝捷仪式。军官们面向东北，朝着东京举起酒杯，庄严地祝酒。

打那以后，山下被称为马来之虎。他取得了巨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英军伤亡128000人，而日军只伤亡9800人。日本攻占了一度自豪的新加坡要塞，使英国的威望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在马来亚战役最初几个阶段，远东的英军遭受了另一次奇耻大辱。兵力占优势的日军穿过中国大陆，彻底打垮了香港的英国守军，迫使这一英国直属殖民地在1941年圣诞节投降。新加坡陷落后，英国在东方的两颗明珠已不复存在。

占领新加坡使日本绝对控制了马来半岛及其丰富的锡、铁、金、铝土和橡胶资源。此外，它把战争往南一直推离苏门答腊只有65英里的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是荷属东印度群岛中的第二大岛，是亚洲石油蕴茂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新加坡陷落时，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战争已经拉开序幕。日本人拟定了分三路的战略来攻占这一大群岛。在东面，他们计划往南推进到安波帝汶群岛，在那里切断同澳大利亚的交通和来自那里增援部队。在中部，将攻占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在群岛的最西端，一拿下新加坡就马不停蹄地进攻苏门答腊。这些目的都达到后，参战部队将联合袭击爪哇岛。爪哇岛盛产石油和矿物，是盟军在东南亚的海上作战中心，也是盟军联合司令部所在地。

到新加坡陷落时，日军正在有条不紊地按预定计划师南下荷属印度群岛。安波那已被占领，帝汶已处于易受攻击的距离之内。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在遭袭后已是陷落在即。

新加坡投降前一天，即2月14日，第一批入侵者抵达苏门答腊。700名伞兵在巨港上空降落。当时，人们正忙于破坏多年投资所得的成果和财富——荷兰壳牌公司的油田、贮油罐和大炼油厂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某地唯一的高度挥发性航空汽油供应站。许多伞兵被打死。但这场战斗阻止了爆破活动。这种活动还没有恢

复，来自海上的大规模进攻就开始了。

日本的6艘巡洋舰，1艘航空母舰，11艘驱逐舰和8艘运输舰在离巨港50英里的穆西河口附近抛锚。一个满员步兵师乘小船沿河而上直扑巨港。守军兵力和武器都不如日军，他们在绝望中向河里倾倒石油并将它点燃。熊熊大火烧死几百名日本兵，但兵力占优势的一方得胜了。次日，日军占领了巨港，并控制了东印度群岛石油储量的一半。

恢复石油设施要花几个月时间，但同时日本人可以转向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最后一个目标，即毗连的爪哇岛。攻占爪哇岛的最激烈战斗是2月27日在海上打响的，当时盟军企图阻止入侵船队驶近该岛。战斗打响前一天傍晚，卡雷尔·多尔曼少将向盟军下达了简令。多尔曼来自荷兰海军，他指挥着盟国的联合海军。他的司令部设在泗水的树叶茂盛的老居民区，离盟国海军基地不远。司令部里气氛活跃。军官们戴着浆硬的白色和金共黄色绶带。他们不仔细研究日本轰炸机每天对泗水的轰炸，相反却为友谊和好运干杯，观看海港棕榈林那边日落的壮丽景色。

多尔曼讲话时，房间里静了下来。他说，他们的任务是防止爪哇受侵略——找到并摧毁此刻在途中的敌方海上运输队。他先利用海图阐述他的计划，接着宣读了盟军的作战命令。会开得很短，据有人后来回忆说，这位海军少将比平时还有魅力。当他向大家致谢并离开时，军官们向他敬礼。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

那天傍晚，盟军军舰穿过了泗水的雷区，在公海上编成3队。3艘英国驱逐舰并列在前作掩护。成一线跟在后面的是5艘巡洋舰：2艘荷兰的、1艘英国的、1艘澳大利亚的和1美国的——即“休斯敦”号，过去曾多次报道说它沉没了，以致它的船员给它起了个绰号，叫“爪哇海岸疾驰的幽灵。”2艘荷兰驱逐舰在两侧，4艘美国驱

逐舰殿后。

多尔曼的军舰在前几次交战中受过炮击，船员都已筋疲力尽。联合攻击部队没有共用的通信密码，没有空中支援，没有关于敌人的可靠情报，而且在盛产石油的地区连燃料供应都日益减少。

爪哇海战次日下午在泗水以北大约90里的地方打响。盟军军舰与不是一支而是两支日本运输队遭遇。日本运输队由高木武男海军大将指挥的3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掩护。高木没理踩旁边大将的2艘巡洋舰从东面驶来，转动所有的20门8英寸火炮以最大射程——28000码发射。“休斯敦”号上的美国海军中校沃尔特·温斯洛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战舰上腾起一片火海。我心跳得特别厉害，因为我意识到头一阵炮弹正在飞来。”盟军军舰进行猛烈还击，1艘日本巡洋舰驾驶台前部起火，掉头退出。

但是高木的炮手挨打少，还击多。一发炮弹尖叫着射入“埃克塞特”号巡洋舰，在轮机旁爆炸，炸死14人，炸毁舰上8个锅炉中的6个，“埃克塞特”号也退出了战斗。一枚鱼雷击中了荷兰的“科顿纳尔”号，该舰被炸成两半，沉入大海。3艘日本驱逐舰出现了；英国的“伊莱克特拉”号驱逐舰挨了一连串炮弹后沉没了。

夜幕降临时，高木退出战斗，以便将他的运输队护送到危险不大的海域。“德鲁伊特尔”号上的多尔曼下令出发去搜寻运输队。此刻他的兵力已减到4艘巡洋舰。没有空中侦察，他们只好在黑暗中摸索。

当多尔曼的军舰逼近时，日本搜索飞机用燃起像磷火一样的火焰的发光罐标明它们的航线。在黑暗的掩护下，敌巡洋舰驶近了盟军军舰。午夜，两军相距已不足10000码，日本炮兵手把12枚新的特大功率的炮弹压进雷管发射出去。

随着猛烈的爆炸，荷兰的“爪哇”号巡洋舰燃烧着沉入海底。几

秒钟后，一声巨响把“德鲁伊特尔”号炸得东摇西晃，一股火柱直冲天空。多尔曼从驾驶室里命令剩余的 2 艘巡洋舰“休斯敦”号和澳大利亚的“佩思”号返回基地。然后，随着最后一次剧烈爆炸，荷兰旗舰沉入海中，多尔曼和他的 366 名水兵葬身鱼腹。

2 月 28 日，“休斯敦”号和“佩思”号企图驶过抓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逃进印度洋。只要有一架侦察机，本可以告诉他们，日本人已经封锁了航道，其部队此刻正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附近登陆。

“休斯敦”号和“佩思”号在绕过巴达维亚西面的岬地时遇上了靠在岸边无人看管的运输舰。2 艘巡洋舰和 9 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掩护部队到达出事地点，随即是短暂的单方面开火。

4 枚鱼雷击中了“佩思”号，并将它击沉。“休斯敦”号遭到了炮火袭击，3 枚鲑轩把它的舰体炸裂。当该舰向右舷倾覆时，温期海军中校被掀入油海，他眼睁睁地看着该舰沉没。他回忆说，“休斯敦”号“似乎就象被一阵微风吹起的星条旗，以最后一次挑战的姿态飘没在水中。”然后，“爪哇海岸疾驰的幽灵”突然间沉没了。

次日，日军在爪哇登陆。盟军飞机袭击了他们的运输舰和登陆艇，但是地面的有效抵抗很少。3 月 9 日，在巴达维亚，荷兰正式放弃了东印度群岛，从而结束了对该群岛三个世纪统治。来自爪哇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一家商业电台广播的“本台现在关闭”，一个声音说，“时局好转后再见。女王万岁！”

在东京，裕仁天皇听到荷兰投降的消息很高兴，但他也感到不安。他对掌玺大臣贵堂弘一说：“战争的胜利果实到手得太快了。”但是，日本军方领导人不这么看。他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已经对东南亚的另一敌方据点一缅甸发起了进攻。缅甸是一个封闭的多山国家，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直为英国所独占。

在缅甸取胜的好处在于消除来自北面的对日本在马来亚和印度群岛的新财富的威胁。但了有另外的巨大利益。在上缅甸的群山中，有一条狭窄的蜿蜒曲折的公路。这是从盟国领土进入中国的唯一可利用的公路。缅甸公路是在山区中艰难地开凿出来的，以便中国的西方盟国可以运进与日本占领军交战所急需的补给品。如果缅甸被占领，中国也许会被一劳永逸地制服。

缅甸战役是1941年12月23日早晨发动的。当时，大约60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仰光上空。仰光是缅甸的首都和军事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印度洋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来袭的飞机炸毁了船坞和机场，炸死了涌上街头的2000多人。一些人兴高采烈，出来欢呼，地下组织缅甸独立运动煽起的长期积压的反英情绪象山洪一样突然爆发。其他人只是出来观看场景。

接着又轰炸了6天。惊恐的人们大批出逃，堵塞了通往北方的公路，妨碍了防务工作。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仰光的人口从40万税减到15万。行政勤务和民防，连同消防和医疗服务都中断了。仰光一向脆弱的法律和秩序彻底垮了。码头工人逃跑了，所有工作都停顿了下来。存放军需用品的仓库向抢劫者敞开了大门。

同时，从泰国开来的饭田陆军中将的15军发动了地面进攻，到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两个师团从东部突击了这个丛林国，直扑毛淡棉港附近的平坦稻田和橡胶园。长期被诗歌爱好者描绘成基普林"旧塔"遗址的毛淡棉对入侵者具有更实际的利益：它在仰光东南，相距只有90英里。

至于在什么地方抵抗从东面开近的日军，盟国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项计划得到约翰·史密斯少将的赞成。他的17印度师负责保卫缅甸南部。史密斯建议将部队集中在水流湍急的锡当河

西岸。那里是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有良好的公路网，可以运送补给品和增援部队。不过，史密斯的建议被韦弗尔将军否决了。韦弗尔从他在爪哇的司令部里命令“在尽可能往前”的地方作战，希望这样能减慢日军推进速度，并赢得时间，调集增援部队。

于是2月14日，史密斯进驻比林河后面的阵地。比林河较浅，很容易涉水而过，它在锡当河以东30英里。一个星期中，他的部队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尔后，史密斯被迫将他的残部撤回锡当。他们企图过河去西岸的防御阵地，结果造成了缅甸战役中最大的灾难。

河上唯一的桥是单线铁路桥。英国工兵将它拆毁，然后铺上木板供史密斯所部的卡车通过。2月22日拂晓前，卡车开始过桥，亮着前灯开往西岸。史密斯以及参谋人员和一个减员旅的一部分人员设法通过了。但是凌晨4时左右，桥上的一辆卡车掀动了木板，嵌在枕木间，不能动弹。交通全部中断了两个半小时。在桥东，汽车、骡马和几千名英国和印度官兵排成了6英里的长龙，把一条狭窄的丛林公路堵得水汇不通。

日军从北面包抄过来，发起冲锋，在阻塞着的英军和桥头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好几个连的部队被歼灭。队形混乱不堪。有些部队突围逃跑了，半个旅在丛林中覆没。夜幕降临时，桥东的部队被切断。

桥头指挥官诺埃尔·休·琼斯陷入困境，左右为难。如果大桥继续存在，日军就会冲垮他那七零八落的部队，开向西岸，向仰光挺进。但是如果把大桥炸毁，解救桥头部队的一切希望都是将化为泡影。

休·琼斯下令炸桥。一名士兵回忆说，次日凌晨5时30分，“响起了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着是一片耀眼的火光和一股

热浪。”大桥被炸毁，碎片被湍急的锡当河水冲走。

西岸的幸存者，包括一些设法从对岸游过来的人，跳上火车前往仰光。战斗开始时参战的 8500 人中只有大约 3500 人死里逃生。

仰光此刻已岌岌可危。它遭到敌机毫不留情的袭击。连动物园也挨了炸，铁笼被炸开，鳄鱼和蟒蛇窜到了大街上。一名英军低级军官被周围发生的一切弄得神经失常。他释放了临狱中所有的犯人、精神病院中所有的精神病人、麻风病院中所有的麻风病人。然后他自杀了。

2 月 27 日，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电告伦敦：“我认为已没有办法能拯救仰光”。次日夜晚，他在政府大厦与他的助手和刚从伦敦赶来的两名记者一起吃饭。没有身穿白长袍、红马褂的印度侍者在旁伺候。城里到处一片火海。多尔曼和他的客人吃了一顿三道菜的晚饭——羊肉是最好的菜了，喝的是地窖里剩下的最后几瓶酒。然后，他们去弹子房进行最后一次娱乐活动。

墙上挂着前几任缅甸总督的画像。他们坚毅的眼神使总督的助手很不安。“先生，你不认为我们不应把它们留给日本人吗”？他问道。然后他飞起一个弹子，一张画像被打碎在地。其他客人也一齐动手。在缅甸的草日英国达官显贵的画像击得粉碎，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上。多尔曼·史密斯后来回忆说：“这是一场屠杀。”

仰光守军坚持了几天，勉勉强强地迎来一位新长官——哈罗德·亚历山大。他早先担任过撤离敦刻尔克海滩的最后一批英国部队的指挥官。他从加尔各答前来接替史密斯。亚历山大断写，即使他不可能拯救缅甸，但也许能凭运气拯救一支英国军队。3 月 7 日，他下令炸毁位于仰光城外的缅甸石油公司的储油罐。70 公钟内，1.5 亿桶汽油爆炸，燃起熊熊大火，烟柱直上云霄。据飞越该地区上空的飞行员估计，烟柱高达 23000 英尺。

在爆炸声中，亚历山大命令他的部队出城北上。

保卫该国北部，包括缅甸公路的任务原先是由缅军1师负责的。该师士兵主要是从靠近中国边境的山区部落招来的。他们非常勇猛、可靠、亲英国。但3月中旬，中国远征军的抵达使缅军1师得以脱身，南下参加仰光的战斗。

这支远征军是中国总司令蒋介石派出的，由他的参谋长美国少将约瑟夫·史迪威率领。这支远征军由中国的5军和6军组成。但是尽管头衔堂而皇之，所有部队总共只有5万人。亚历山大和史迪威凭借这些增援部队企图在仰光以北150英里的卑谬——东吁地区建立一条防线。中国军队在东吁顽强抵抗，但后来还是被敌人优势兵力从该城赶走，防御阵地土崩瓦解。第三支中国军队——66军赶到时，缅甸战役已经失败。缅甸战役的戏剧性结尾尚未到来，但缅甸和东南亚的命运已经注定。

第二节　丘吉尔说：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未受到比这更直接的打击

珍珠港上的空的硝烟尚未消散，马来亚海面又起战端。1941年12月10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岸基航空兵对海面舰队进行攻击的一场海战爆发了，厄运又迅速地降临到大英皇家海军的头顶。

这一天，满载着英国皇家海军的荣誉，企图给南下日军以致命打击的世界最新式的、被夸为“不沉战舰”的“威尔斯亲王”号以及高速战列巡洋舰“反击”号，惨遭日军攻击，转瞬之间，葬身鱼腹，使全世界为之一震，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惊呼，这是对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

“一支日本舰队远载大量登陆部队，正全速侵入暹罗湾的宋卡！”

12月8日清晨，正在新加坡港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爵士当即获悉了这一情报。

原来，日本军队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时刻，侵略矛头急速南指——从本土列岛成扇形向南扩张，大兵所至，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

眼下，日军大规模入侵马来亚的战斗打响了，大英帝国的属地危在旦夕。菲利普海军上将迅速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一致认为，海军决不能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袖手旁观。菲利普表示，日军正在登陆，自己的舰队无论如何不能呆在港内无所事情。他慷慨陈词：“面对危难局势，我们不应有任何惶恐。我期望明天袭击敌人的运输舰，并希望能遇见日本战列舰‘金刚’号。我相信届时每个人都能克尽职守。”

满怀斗志的菲利普决心依靠三件“法宝”——奇袭、快速、舰面炮火——与日舰队决一雌雄。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摆在他面前的居然是“急流”、“旋涡”和彻底的毁灭。

菲利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曾任皇家海军参谋副参谋长，但在战争岁月里直接进行海上战斗指挥，对他来说，这还是第一次。这且不说，单就兵力而言，菲利普的舰队（番号Z舰队）的势力，并不如想象的那样雄厚。

战前，英国人一直筹划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保持一支强大的舰队来遏止日本南下入侵，然而心有余力而不足。直到1941年8月，英国海军部才决定派6艘主力舰和1艘航空母舰来新加坡加强远东舰队的实力，然而由于欧洲战事的需要，此议终成一纸空文。只是在丘吉尔强烈干预之下，海军部才象征性地派出两艘战列舰奔

赴太平洋。这样，在珍珠港战火突起前六天，“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才驶抵新加坡。

两舰的编入无疑使“Z 舰队”力量大增，成为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心腹大患。日本人日夜焦虑：“怎样才能击溃新加坡军港中停泊的英国远东舰队旗舰‘威尔斯亲王’号以及‘反击’号？”一名日本海军大尉说：“英国所自夸的最新精锐的‘威尔斯亲王’号，对于我国作战显然有极大的不利，无论如何必须击沉它，无论谁也都在这样想着。”

“威尔斯亲王”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乔治五世”型的最新战列舰之一。该舰 1937 年动工，1939 年下水，1940 年服役，满载排水量为 43000 吨，最大长度为 227 米。舰体分成 23 个主水密隔舱，享有“不沉战舰”之美称，加之速度快，装甲厚，炮火猛，因而颇具声名。该舰曾在击毁德国新式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海战中称雄大西洋。1941 年 8 月，在举行著名的“大西洋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还亲临该舰与丘吉尔会晤，并一起在“威尔斯亲王”号上作礼拜。

战列巡洋舰“反击”号长 241.1 米，满载排水量为 36800 吨。该舰 1915 年动工，1916 年下水。虽然年岁较大，但曾在 1922 年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两次进行了现代化更新，因而颇具威力。

当然，两舰也各有其弱点。“威尔斯亲王”号通风设备差，不适宜在热带长期服役；“反击”号的装甲很薄，防空武器过时，加之新服役的航空母舰“无敌”号在西印度群岛进行训练时触礁受伤，这些因素对“Z 舰队”的实力，都有一定影响。

在“Z 舰队”出发之际，菲利普要求给予空中保护，但空军的答复是：无力提供这样的援助，理由是因日军步步紧逼，许多飞机和机场落入敌手。

没有空中掩护，舰队是不能冒然出海的。正在无可奈何之际，菲利普忽然得到通知，说新加坡附近的森巴旺有一支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中队已奉命作好准备，能够随时起飞为"Z 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出发之际，菲利普又获悉：日军在西贡附近集结了一支规模可观的鱼雷轰炸机部队。这无疑对即将出征的"Z 舰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菲利普却估计日本鱼雷机不可能远离印度支那基地，飞越 400 海里到达登陆滩头给他造成威胁——这一错误的判断，最终使菲利普葬身海底。

12 月 8 日下午 5 时 35 分，菲利普率领"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以及驱逐舰"伊列克特拉"号、"特快"号、"吸血鬼"号和"坦尼多斯"号驶离了新加坡港。"Z 舰队"在航行中，严格保持着无线电静默，避开日军布设的水雷场和潜艇巡逻线，忍受着热带的湿热，在静静的夜晚悄然向北方驶去，矛头直指宋卡。

9 日，天不作美，气候恶劣，暴雨如注，风急浪大，视线模糊，这给航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幸运之神却一直在偏爱着菲利普。

上午，当菲利普率舰离开新加坡十几小时后，一架日本侦察机冒险飞临戒备森严的新加坡上空，并错误地发回报告："'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在新中坡港内停泊！"——从高空进行侦察的日机，把两艘大货船误认为战列舰。日本人接电后信以为真，在西贡附近的日本二十二岸基航空队基地上，一片忙碌，攻击新加坡英舰的战斗准备正在紧张地进行……

下午 5 时 10 分，日潜艇"伊－65"号突然在潜望镜里发现了几个黑点，原来这就是向北破浪前进的"Z 舰队"。"伊－65"号立即向基地报告："发现敌'反击'号型战舰两艘，地点在昆山群岛的 196 度，225 英里处，航向 340 度，航速 14 节。""伊－65"号发电完毕，

立即逼近英舰，企图进行攻击，不料一阵猛烈的暴风雨袭来，日潜艇失去了跟踪目标。

不料，“伊－65”号发出的急电，在送往日军司令部时被耽搁了。此时，日岸基航空基地上继续做着对新加坡港中的英舰进行攻击的准备工作。高井定男海军大尉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在忙着了解新加坡海军基地的水深、最好的攻击方向和最有利的飞行队形。”

当潜艇的急电最终传到西贡时，天色已晚。日本人接电后又喜又怕。喜的是，早就渴望英舰能离开新加坡港，在广阔的海面上对其进行毁灭性打击，而如今，这一机会终于来到了。但恐惧之感随之而来——毕竟是“不沉战舰”北上，10门14英寸的主炮随时可能使日本运输舰和补给舰遭受灭顶之灾。此时，日本人立即命令登陆船队急速向暹罗湾内退避，并令马来亚作战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一切可以出动的舰船和飞机都接到命令：“全力搜索并攻击英国军舰！”

南海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但53架日本轰炸机仍奉命急速起飞，夜袭英国舰队。

夜幕笼罩着海空，浓云温无边际，能见度很低，飞行搜索十分困难。突然，一架日机发现海面上有两道闪闪发亮的长带，飞行员认定这就是英国军舰的航迹，立即发出了“发现目标”的急电，并随即投放了枚照明弹。

照明弹的闪光划破了漆黑的海空，吸引了其它日本轰炸机，各机争先恐后地冲向目标。高井在回忆中形容了当时的情形：“我们让发动机使出最后一把劲，使飞机飞得快些，再快些。”就在他们顶风冒雨实施攻击的一刹那，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的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巡洋舰部队。

日驾驶员捏了一把冷汗，真是九死一生啊！原来，由于匆忙战，连己方军舰的识别办法都没有来得及规定。为了避免发生误伤，日本人决定天亮前停止搜索。

这真是徒劳无益的往返，日驾驶员个个灰心丧气，疲惫不堪。更令他们头疼的是还要在风雨之夜携带着鱼雷冒险着陆。

菲利普真是幸运儿！此时，他的舰队仅仅与小泽的巡洋舰部队相距 5 海里左右，可是由于暗夜的恶劣气候作祟，谁也没有发现对方。

然而，在夜幕中，从小泽的巡洋舰上起飞的 3 架日机却意外地发现了“Z 舰队”，它们巧妙地飞行在英舰大炮射程之外，报告了英国舰队的位置。菲利普见此情形，十分懊丧，他曾寄以很大希望的奇袭作战，如今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

晚上 9 时 5 分，“反击”号舰长传达利普的命令说：“刚才接到司令官的信号，让我们‘中止作战行动’。我们今天整日回避敌人的侦察机，但仍旧被敌人发现了。我想，作为我们作战目的之敌人运兵船等，大概早已逃散。而敌人的航空部队正在努力准备之中。事已至此，我们若仍继续进行作战，并非善策。司令曾说，诸君对于这种主张，想必一定同意。若遭敌袭，我们缺乏航空机队掩护，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决定向新加坡急速撤退。”

12 月 10 日，天还没有亮，在西贡的日本航空基地上，9 架侦察机，34 架轰炸机和 51 架鱼雷机早已做好了起飞准备。飞行员在自己的座舱里大口嚼着包有小豆馅粘米饼和瓶装加糖咖啡，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黎明时分，日侦察机首先起飞，南下搜索英舰，轰炸机和鱼雷机随后呼啸着腾空，被引向目标。与昨天的恶劣气候恰恰相反，只见天空中点缀着片片雪白的断云，能见度良好，日机群爬高到

3000 米上空，分成八、九个编队、向南扑去！

根据昨晚已获情报，日机群飞抵预定的海区，不禁大失所望：只见海水浩荡，哪有英舰的踪影！日机几乎飞到新加坡，始终没有发现猎物。高井海军大尉十分恼火地骂道："我们的侦察机是干什么的，还有没人发现敌人！"由于燃料消耗太多，日机被迫开始返航。

"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跑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9 日深夜，"Z 舰队"在向南转向驶往新加坡途中，收到新加坡发来的言称日军正在关丹登陆的电报。菲利普当然不知道这是一个误电，他认为这一战机不可错过，于是通报整个舰队："接获报告，敌军正在新加坡以北大约 180 海里的地点登陆，本舰队决定驶往该地，实施袭击！"于是，"Z 舰队"改变航向驶往关丹。但为了保持无线电静默，菲利普没有把他将要袭击关丹的决定通知司令部，他还认为既然是新加坡方面通电，那里的参谋部肯定会根据敌情，自动派出战斗机掩护"Z 舰队"。可惜想当然代替不了命令，实际上受命掩护"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的英国战斗机仍然停在机场上，对菲利普进击关丹一事一无所知。

10 月清晨，正当日本轰炸机南下搜索英舰之人之际，菲利普率舰驶抵关丹附近，发现并无日军登陆一事。这时，菲利普没有火速返回新加坡，而是花了些时间去搜索以前发现的几艘日本拖轮和小舰艇，从而陷入了险恶的境地。

接近中午，一架日本侦察机在眼底下发现了似乎是英舰的六个黑点，立即降低高度，钻出云层。正在这里，只见舰上发出红色信号，遥远的下方突然冒出一楼白烟，炮弹随即在侦察机身旁炸响——这无疑是英国舰队！电键启动，答答作响，发出了日机盼望已久的信号："发现 2 艘敌战列舰。关丹东南 70 海里。"，"敌主力由 4

驱逐舰保护前进。”

正在返航的日轰炸机群接电后立即改变航向，扑向英国舰队。据高井回忆说，当他瞪大眼睛盯着“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时，他“紧张得浑身直发抖……真象竞技比赛之前的那种感觉。下午1点3分（新加坡时间上午11点33分），在我们前方的云层下直接看到几个黑影……哈哈，是敌舰！”

此时，“Z舰队”正在匆忙南返：“威尔斯亲王”号一马当先，“反击”号紧紧追随，四艘驱逐舰前后护卫，仿佛忠实的猎犬一样。

将近正午，指挥机下达了“突击”的命令，日机一架接一架钻出层，重点向两艘主力舰发动了攻击。英舰顽强抵抗，赤色的火和青色的烟，从每一个炮口猛烈喷出。日机群在炸裂的弹片和硝烟的隙缝中穿行，然后低空飞平，首先冲向了“反击”号。乘坐“反击”号的《伦敦每日快报》随军记者茄赖格形容说：“‘反击’号舰上的‘帕姆帕姆炮’及四英寸口径的高射炮，一齐怒吼，猛烈的炮声，宛如万雷齐鸣，我觉得我的耳朵快要震聋了。”

突然，两架轰炸机向“反击”号的右舷袭来，随即大队轰炸机黑压压地飞临战舰上空，舰上的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摇曳而下的炸弹。茄赖格战地报道说：“一声震天巨响，‘反击’号舰身发生大震动，舰上的人员一个个惊得面如土色。因为震动过剧，连烟囱上的油漆也纷纷脱落，坠至甲板上。”结果，一颗巨弹命中“反击”号左舷舰载机库处，灰黑色的舰体开始喷吐茶色的火焰。

轰炸机刚刚掠过，鱼雷机接踵而至。一队从右面向“威尔斯亲王”号逼进，另一队从左面向“反击”号扑来。“反击”号舰面高射炮火比较弱，拦阻火力不猛，挡不住日鱼雷机的进袭，日机几乎一直冲到直射距离内才发射鱼雷，仅仅由于W.G.坦南特舰长高超的操舰本领，才使“反击”号免遭摧毁。这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

舰，如今象一艘驱逐舰一样灵活地进行急速回旋和机动，规避了向它冲来的每一条鱼雷，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坦南特只得打破无线电静默，告诉新加坡："Z 舰队"遭到攻击。英军司令部获此噩耗，立即下令在森巴旺严阵以待的"水牛"式战斗队迅速起飞，但它们几乎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激战海域。

经过短暂的间歇，12 时 10 分又发起了猛烈火攻击。此时，"反击"号上已大火熊熊，但防御炮火仍然很顽强地向 8 架扑来的日鱼雷机开火。茄赖格描述道："炮弹从许多炮口连珠般喷出，空中宛如下着大粒的砂雨，同时无数的黄铜弹壳从炮身下滚出，仿佛水流一样。"其中，第二架日机在刚刚发射了鱼雷的瞬间，突然中弹爆炸了，甲板上欢呼声突起，大叫："又杀死了一只鸭子！"第三架出乎意外地在"反击"呈的左舷出现，虽然它也被猛烈的炮火撕成了碎片，但它发射的鱼雷恰好命中了军舰的中部，"反击"号如同受伤的巨鲸，猛烈的转舵，旋起一排巨浪，舰首低低地拖着一楼鲜红的火焰烟幕在飞也似地向左方逃去。

紧接着，又有九架日机巧妙地从几个向方一架接一架地向"反击"号猛攻，这艘英勇的、久负盛名的老舰又先后被击中了 4 条鱼雷，只见黑烟笼罩着战舰，舷侧逐渐倾斜。然而，"反击"号上的水手仍然不离炮座，顽强地对空射击。最后的一颗鱼雷的爆炸使"反击"号发生了一次强烈的震动，左舷倾斜更加严重，舰员们在歪斜的甲板上奔跑，象青蛙一样纷纷跳入海中。随军记者茄赖格也在混乱中跳入布满着厚厚重油的海面，他回忆说："突然一个很大的波浪，兜头撞来，把我的身体打横了，然而我也因此获得对"反击"号作最后一眼的机会，亦殊可自慰。只见舰体水线以下涂着的红漆，发出一道殷红的色彩，映入我的眼帘，舰首高举若石笋，只一两秒钟光景，但见一个巨大漩涡，海波乱撞，那小山似的巨型舰，瞬间便

消逝于波浪之中。”就这样，从被命中第一条鱼雷起，“反击”号在海面上总共支持了 15 分钟，大约在 12 时 33 分，当横倾达到 60°—70°之后，该舰翻倒沉没了，海面上留下了奋力挣扎的水手、破片、油迹，留下了团团翻滚的黑烟……

在“反击”号遭到攻击后 10 分钟，“威尔斯亲王”号的厄运也随之降临了。高井海军中尉率领一队鱼雷战斗机直冲“威尔斯亲王”号，其速度之快，使英国水手们大吃一惊：他们看惯了自己笨拙的“剑鱼”式飞机，对日机神奇的速度，简直不可理解。

“威尔斯亲王”号拥有 10 门 356 毫米的主炮，16 门 133 毫米炮，48 门 40 毫米炮，30 门 20 毫米炮等，全舰大小火包百余门，每分钟能发射炮弹 6 万发。此时，该舰倾其全部火力，拼命对空射击，乱钻而穿织起来的炮弹如同冰雹一样密集，天空中一片黄色硝烟，炸裂的炮弹片，就象撒落的砂子一样，在海面上激起一片浪花。高井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天空充满了炮弹的硝烟、弹片和高射炮与机枪发射的一道道曳光弹弹迹。我的飞机象被敌人的密集弹幕击中似的，一个劲地往下冲，差水多都要贴到水面了，速度表的指数超过了 200 节。我压根和记不得我是怎样飞行，怎样瞄准，在离敌舰多远投放鱼雷的……”

日机不顾死活地鱼贯俯冲而下，只见九条鱼雷径直驰向“威尔斯亲王”号，在海面上划出一道道雪白航迹。11 时 44 分，巨舰左舷后舰桥部位被两雷命中。一位皇家海军军官报告说：“突然，军舰猛烈一震，令人毛骨悚然，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一道巨大的水柱夹着浓烟突入云空，高达 200 英尺……我们至少中了一条鱼雷。”中雷后，“威尔斯亲王”号的航速从 25 节降到 15 节。更有甚者，一架鱼雷机发射鱼雷完毕，拖着长长的浓烟，一头撞在“威尔斯亲王”号右舷前部，整个军舰被熊熊火焰所笼罩。连续几批的鱼雷

机攻击，使“威尔斯亲王”号开始作 45 度角的倾斜，约以 12 点 22 分前后，奇怪得很，“威尔斯亲王”号又渐渐正过身子来，恢复了原状，日机驾驶员见此情景不禁叹道：“虽然中了数枚鱼雷，但还能逐渐恢复原状，这实在值得敌人自夸不沉的主力舰”——其实不然，原来，“威尔斯亲王”号右舷又被命中两条鱼雷，造成大量进水，才将战舰扶正。

此刻，“威尔斯亲王”号伤势很重，舰上许多部门电源中断，失去照明，火炮的动力也没有了，甲板下面机械通风失灵，鱼雷在靠近舰尾部的左舷一侧爆炸，把一根螺旋桨大轴卡断，撕开了轴隧，海水汹涌冲进舰内……

几分钟后，6 架鱼雷机又从几个方向逼“威尔斯亲王”号，舰上仅有几门高炮开火，由于没有动力，炮手们只好用铁链和绳索拼命地拉拽着炮管旋转，顽强的进行抵抗。与此同时，遍体鳞伤的巨舰，缓缓向南蠕动，左倾加剧，火焰更猛，速度降至 7 节。

不久，后续的日本轰炸机载着巨弹又飞临“威尔斯亲王”号上空。正欲投弹攻击时，一艘护卫驱逐舰快速驶来，放出浓浓的烟幕来掩护“威尔斯亲王”号，但无济于事，密集的炸弹呼啸而下，“威尔斯亲王”号舷侧突起浓浓的水烟，接着一弹又落到后部桅杆上，另一弹正中后部甲板，随着轰然巨响，黑黝黝的烟团可怕地向天空冲腾。渐渐地，倾斜的后甲板离海面仅仅只有一米了，重油向海面流出。突然间，“威尔斯亲王”号速度停滞，左横倾急剧增，在连续发出惊天巨响之后，雄风一时的巨舰在被命中六枚鱼雷和数颗炸弹之后，倾覆扣倒，舰底朝天，头朝上尾朝下地被来海涛吞噬了下去。时间——1941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 时 20 分。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汤姆·菲利普海军上将及司令部的幕僚一同随舰沉没。

在“威尔斯亲王”号沉没前3分钟，“水牛”式战斗机赶到了悲剧现场。如果菲利普早一点呼叫英国战斗机的话，战局也许会有所不同，而现在，大势已去，英机爱莫能助，无可奈何地在这悲惨景象的上空盘旋。

10日，远在伦敦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开箱子，他床边的电话铃响了。电话里传出第一海军大臣有点奇特的、带有咳嗽和吞咽的声音：“首相，我不得不向您报告，‘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都被日本人击沉了——我们认为是被飞机击沉的。汤姆·菲利普已经淹死。”

“你确信这是真的吗？”

“一点没有疑问。”

丘吉尔痛苦地放下话筒。此刻，他似乎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哀叹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比这一次更直接的震惊。

马来亚海战以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彻底覆灭而告终。这次海战日本仅以损失4架飞机、负伤27架、战死21名的微小代价就击沉英国两艘战列舰。英军阵亡的将士达870人。

日本天皇为马来亚海战的辉煌胜利颁布嘉奖令。12月12日于宫中对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赐予敕语：“联合舰队航空部队歼灭敌方英国远东舰队主力于南中国海，宣扬威武于中外，朕特嘉奖。”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Z舰队”亦被击溃了，这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战略而言，马来亚在战前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和争霸东方的重要据点，在航海、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试图阻止日本南进，英国把“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当

作“无敌王牌”，派到远东来，一则显示威力，二则加强实力。不料太平洋战争开战仅三天，两舰就悲惨地葬身海底，其后果正如丘吉尔一语道破的那样：“当我躺在床上辗转反辗，可怕的消息死死地纠缠着我。无论是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都没有英国或是美国的主力舰……在这浩瀚辽阔的大洋上，日本至高无上，而我们无论在哪里，要么十分微弱，要么就是空白。”

当日本海军扫除了盟国海军部队这一海上拦路虎之后，其南下步伐越发不可阻挡，马来亚作战所面临的困难，亦随之烟消云散。所以，后来日军多次向马来亚进行的海上运输，均告成功。陆上战斗也以决堤之势顺利进展。伊藤正德说：“完全可以这样说，在马来亚海面一举周沉英国巨舰的海军的功勋，就在于它一日之间奠定了南方作战的整个战局。”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无可奈何地说：“……有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都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

英国军事史家富勒说：“损失对新加坡的精神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它预示着未来的灾难。”“事实上，至少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本身存在的可能性也同这两艘军舰一样消失了——它现在成了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

从战术上看，这次战斗显示了空军在海战中的重大作用，它与珍珠港事件一起，宣告了空中打击时代的到来，对以后的海战有着深的影响。同时，它告诉在海洋上进行殊死决斗的指挥者，一支大舰队必须有相应的空中支援力量，否则难以摆脱倾覆沉没的命运。在战前，丘吉尔以及英国海军部首脑对战列舰能被日机击沉定可能性嗤之以鼻。然而，海战的严酷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和美国这次都大大低估了日军的空战效率。”

两主力舰倾覆，对士气也有极大的影响，英军斗志由此竟一蹶

不振，甚至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很快就被迫退向槟榔屿。12月18日，槟榔屿陷落；月底，关丹失守；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被攻占。2月15日上午10时30分，英国苦心经营了20年的"东方直布罗陀"、世界著名的第四大军港新加坡的镇守者——英远东军总司令白西华中将，向日军总指挥、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投降。英国这一系列败绩，与马来亚海战的惨败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节　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兽性的一次大发作

不到六个月，老牌殖民大国苦心经营了几个世纪得到的东西就被日本人占为己有。东南亚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实际上是整个西太平洋都被并入了日本的版图。1.5亿多人沦为裕仁天皇的臣民。此外，还有100多万欧美平民和近15万战俘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得胜者洋洋得意，但也很犯难发愁。他们很快就发现，占有和掠夺一个帝国比打败一个帝国还要艰难。由于征服的领土异常辽阔，征服的速度又极快无比，这种胜利使日本人穷于应付，力不从心。

问题之一是后勤补给。新攫取的领土延伸到遥远的南洋，它们与日本本土岛屿相距万里，其行程远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一条船从横滨出发前往新加坡，其航程不多与纽约至利物浦相等。日本政府征用商船，把掠夺来的对国家经济命脉至关重要的大量财富运回国内，但日本海军却不知道将商船编队并加以适当护航是何等的重要。

日本缺乏训练有素的殖民地行政管理人员，因此麻烦接踵而

至。在这之前，这类人员用处不大。管理满洲和中国被占领土的任务由军方一手包揽。日本人原以为，在他们新征服的领土上，一切可以照搬照套，为所欲为。南下前三周在东京举行的一次绝密会议上，日本领导人决定，在扶植起可靠的当地政权前，日军战地指挥官就是被征服国家的太上皇，行使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

但是战争赢得如此一帆风顺则是东京始料不及的。几乎在获胜的同时，就得物色专门人员充任银行、商店、工厂、矿山和种植园的管理人员，只有通过他们，日本才能利用它的新资产赚取利润。当地的劳工需要有人监督；要使当地的芸芸众生变为顺民，就需要教师和摇唇鼓舌的宣传老手。

必须白手起家，从头开始建立一支殖民文官队伍。东南亚人原以为日本人是救世主，衷心欢迎日本人帮助他们打碎白人枷锁，但与日本新近物色的监工接触不到数星期，他们就开始怀疑，日本人和西方人是一丘之貉，换汤不换药。在泰国，日本人想装出一副礼仪之态，因为这个国家不放一枪就屈服了；但是事隔不久，泰国人对日本人的幻想也破灭了。有一个泰国人说："我们泰国人高兴的时候开怀大笑，而日本人却面目狰狞，皮笑肉不笑。"

被委以重任、管理新征服领土的官吏则对当地人以露骨的恩赐态度相待。他们对当地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要这些官吏了解东南亚绚丽多采的文化、信仰和语言，也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他们只知道欺凌与恫吓，根本理解不了异国他乡的民情风尚。

他们只对日本军方负责，而军方却是至尊，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东京授予战地指挥官以几乎无限的权力，他们大权独揽，通信、财政、贸易、工业、食品和原料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谁要是执拗不从，略露不满，就会受到惩罚——不管是战俘、外国侨民还是当地居民。

1942年2月中旬，攻陷新加坡后不到几天，日军的暴虐行为就暴露无遗。他们把岛上的所有华裔居民抓起来，一个个地进行审查甄别，被认为是抗日的人就当场枪决。据东京后来自己承认，受害者至少有五千。

据了解真相的人说，华人遭到大屠杀的惨状令人发指。日军甄别时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只要是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一律格杀勿论。有些人的性命就断送在当地的告密者手中。日军让华人"列队验身"，由这些告密者从中指出那些积极参加保卫新加坡的人。成百上千的人仅仅因为纹过身而被枪决。在日本，这类花纹是一种标记，说明纹身的人有着犯罪前科。而在华人中，这是一种时尚的装饰。得胜者却把他们看成是黑社会的成员。

枪决由令人不寒而栗的日本宪兵队监督执行。被判死刑的人或被当场用枪打死，或砍去脑袋，或用刺刀捅死，或用小船运到新加坡港外抛入海中活活淹死，或被赶到海滩上用架在沙滩上的机枪杀死。

有一个人名叫周仲关，他是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他幸免于难纯属偶然。他与四百多个华人同胞一起被一支卡车队运到海滩上。他们被用绳子系在一起，站成十一人一排。"我站在第五排，然后遭到机枪扫射，"周仲关回忆说，"他们打中了我……我倒了下去……其他被打死的人倒在我的身上……等我恢复知觉时，夜幕已经降临。当时正值涨潮，刺骨透凉的海水拍打着我的脸，于是我醒了。我……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块尖利的石头，把绳子顶着石头磨擦，绳子磨断后我就爬着逃走了。"

新加坡的大屠杀是日本人的兽性的一次大发作。他们在侵华战争中连连陷入僵局，又气又恼，于是就用这种方法来发泄他们的

狂怒和沮丧。随着荷属东印度的投降，日本人又报了一箭之仇。

当日本人发现令人垂涎欲滴的许多油田被点着了火时，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就把这种愤怒宣泄在被他们认为应对此负责的政府官员和石油公司雇员身上。在荷属婆罗洲的巴厘巴板，所有的白人都惨遭毒手。有些人的手臂和大腿被日军用军刀剁下来，有些人被赶入大海开枪打死。在爪哇的炽布，白种男人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他们的妻子女儿虽未被打死，却遭到了日军士兵的轮奸，而日军指挥官则站在一旁观看。

有人曾经推断，日本将会属守1929年在日内瓦制定的一项关于战俘问题的国际条约，他们将会依据条约的人道主义条款对待战俘。早在1942年初，盟国就通过中立国通知东主洋，它们将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他们抓到的战俘，而且请求作为缔约国之一的日本也这样做。日本外务相东乡在答复时指出，日本国会从未批准过该公约；不过他补充说，他的国家将会“经适当变通后”遵守它的条款。

这一简洁的拉丁文术语——人们熟悉的法律用语——让日本人找到了一个大漏洞，使他们得以肆意践踏该公约。

实际上，日本人决意按照他们自己数百年来形成的武士道方式处置战俘。日本人对武士道的信念根深蒂固，这种信念促使他们非反对日内瓦公约不可：这两种东西是相悖的；武士道视怜悯为软弱。

基于这种古老的观念，现代的日本人为战场制定了某些行为准则。如果必须从一个地区撤退，每一个住院的日军伤病员懂得，负责治疗的军医就可能把他开枪打死或交给他一枚手榴弹自杀。伤病员好比是“损坏的商品”——不再是一个“完人”，因此可以随意丢弃。

向敌人投降尤其属于禁止之列。要求日本军人必须自杀，否则就永远得不到国人和亲属的宽恕。即使因伤处于昏迷状态时被俘的士兵，等待他的也是这种耻辱。

日本人手里的战俘遇到了一种他们全然不了解的信条。他们并不为当了俘虏感到丢脸，而是为能活下来感到庆幸。他们要求把他们姓名和地址通知家人，以便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宽慰——这是日内瓦公约赋予的权利。但是日本人却认为，他们得到的应该是蔑视，于是便受到了种种非人的虐待与酷刑。

日本人在被征服的国家和日　本土上总共建立了三百来个战俘营。战俘营的管理方式并不一致。在有些战俘营内，战俘的待遇不坏，至少多数时候是如此，而且纪律极为松弛。在日本的善通寺，关押着关岛的守卫者，他们领到了日本的旧军服，每周还能领到30支香烟。在爪哇的万隆，荷兰战俘营被允许开了一个小卖部，供应鲜美的洋葱敦牛肉。在新加坡岛上的章宜，卫兵的监视有时并不严，特别是在帝国的假日，做买卖的澳大利亚人一度可以走出营地大门，在路边摆个小摊，生意还挺红火。他们从一个秘密的油库弄来汽油，向过路人出售，5美元一加仑。等到发现时，他们的腰包里已经装了好几千美元。

在别的时候，还是在这些战俘营里，或是在其他战俘营里，日本人又很凶残。澳大利亚人受到了惩罚，在炎炎烈日下暴晒了两个星期，不让洗澡，也不让上厕所。但这与其他地方的暴行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有的俘虏违犯营规的行为轻得多，甚至无缘无故就受到了野蛮的虐待。在望加锡，关押着不少爪哇海战的幸存者，他们经常遭受铁管的毒打，一打就是两百来下，被打得皮开肉绽。在一艘驶往上海的船上，不同分说，威克岛的五名美国战俘就被活活砍下了脑袋。这要么是因为未经许可就互相交谈，要么是因来回走动，

要么是因爬上船梯——这些都是“立即执行的”死罪。在俘虏们上船前，已向他们交代了这些规定。

即使是未受惩罚的俘虏，也惶惶不可终日。本来容纳几十个人的空间，挤着几百号人。他们没有铺垫，通常睡在泥地或水泥地板上，或睡在没有弹簧的硬铺上。而所是临时搭的，药品很少发或者根本就没有。

吃的东西以饿不死为标准。在菲律宾的打拉，关押着科雷吉多尔陷落后被俘的温赖特将军及其同僚。据他回忆，这里的伙食是米饭加上“一两个星期才给一次的猪肉或牛肉星子”。日本人后来辩解说，温赖特将军与他们自己的士兵吃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温赖特身高体胖，这点东西远远不够。四个月里他掉了 40 磅肉。

在这样的条件下，幽默是使人松口气的唯一办法。日本人要求一群英国战俘签字画押，保证不想逃跑。每个人在签名时都轻轻地念道：“我签字是被迫的。”日本军官不知他们说些什么，露出狐疑的神情。其中有个人赶紧向他解释，签署重要文件时祈祷是英国人的老传统。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医斯坦利·帕维拉德上尉为他的伙伴们发明了一种“职业疗法”。正如他后来所描绘的，“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好不容易抓来臭虫和虱子，再把它们尽数放进日军的营房里。”

更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正等丰帕维拉德上尉及其伙伴去领受。1942 年春夏之交，他们被告知，将把他们转移到北方马来亚丛山峻岭中的避暑营地。日本的行政官向他们保证，那里的伙食和卫生条件都将大有改观。这些战俘真的被转移到北方——泰缅边境闷热的丛林，营地就坐落在一条叫做瓜诺的河流旁。到了那里才真相大白，原来是为了让他们与日军铁道兵、爪哇和苏门答腊战俘营里的战俘以及在当地招募的劳工一起，在原始森林中辟出一条道

来，以便修筑曼谷通往仰光的新铁路。

1907 年在海牙缔结的 41 国条约中，日本答应不强迫战俘从事过度消耗体力或与战争有关的劳动。泰缅铁路项目对日本人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盟军频频出击曼谷与仰光之间的海上通道，使日军受到越来越多的袭扰，因此他们需要一条陆上通道以维持其补给线。

气候炎热潮湿，加之工期紧迫，使战俘们处于难以忍受的境地。在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联队中当过连长的欧内斯特·戈登后来对这种煎熬作了如下描述：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把我们从清卡赶到工地，砍出修路的通道。直到深夜才把我们赶回俘虏营。一星期七天都要干活，因此我们把日期都忘了。星期二，星期四，还是星期五？是十七日吗？人都麻木了，谁说得准呢？又有谁去关心呢？

“我们只穿一只裤衩，光着身子赤着脚，在高达华氏 120 度的高温下顶着烈日干活。全身被蚊子和小虫咬起了疙瘩，锋利的石头把双脚割得全是伤痕和裂口……卫兵不知从哪儿学会了‘斯皮德’(快的意思)这一英文单词。他们挥舞着竹杆，叫喊着‘斯皮德’‘斯皮德’。我们被折磨得睡梦中都好象有人向我们发出这种叫喊声。动作稍一迟缓，不合他们的心意，就立即遭到一顿毒打。由于经常动作不灵便，挨打是常事。”

有些人被打得“倒在地上就断了气，”戈登回忆说。还有的人则被渴死、饿死或累死；也有的人因得了霍乱、痢疾、伤寒或热带溃疡而送了命。最后，46，000 名战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15 万当地劳工中有近二分之一的人都死去了。当最后的数字为人所知时，据估计，250 英里长的铁路，平均每英里要死 64 个盟军俘虏，240 个当地劳工。此外，日本人估计，他们自己的士兵也死了 1，100 人左右。

总体上看，在征服的浪潮中被抓去的敌方文官没有受到战俘所遇到的那种赤裸裸的凶残虐待。他们受到了较为狡猾的折磨：把他们关押在警卫森严的拘留营中，让他们苟延残喘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东京方面认为没有义务照料和养活他们，给他多少吃的东西，全凭拘留营管理人员的情绪好坏而定。《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卡尔·迈登斯曾被关在马尼拉克老的圣托马斯大学，他后来说道："在吃的方面，谈不上什么好不好或是够不够的问题。头六个月中，他们没有给我们吃一点东西。"要不是菲律宾朋友和以前的忠实仆人每天来到拘留营高高的铁栅栏外把吃的东西塞进来，迈登斯夫妇以及他的同事们早就命归西天了。别地方的被拘留者的运气就更糟了：他们得靠从日军垃极箱中拣来的残羹剩饭活命。

能不能活下去要看个人的才智和耐久力——这对人们不靠药品、睡具、适当的衣着和住所而生存的能力是个考验。圣托马斯大学占地 53 英亩，与被日本人指定为拘留营的其他地方相比简直是个天堂。为收容 600 人建造的一个新加坡监狱塞进了 2,800 个英国平民；在婆罗洲，33 名妇女儿童，包括作家艾格尼丝·牛顿·基思夫人后来描写道："这一座房子一下雨就漏，整天散发着霉烂味。没有光线，钉着木板窗户，四面不透风，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这也许是上帝给我们欧洲人的报应，谁叫我们造它来供人住的呢！"

不仅肉体上受折磨，精神上也受折磨。迈登斯记得，他常常彻夜不眠，心中思索着："失败、被抓、死去，这些都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比这更让所有俘虏受不了的是：没有自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未能为监狱生活制定任何活动表，这倒使许多被拘留者有幸聚集在一起。他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自己组织起各种活动，他们之中有教师、传教士、商人、医生和工程

师。在苏门答腊的巨港监狱，开设了各种语文课，教授荷兰文、英文、马来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俄文和日文，而新成立的巨港监狱工程师联合会则定期组织研讨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

日本人允许拘留犯管理拘留营的事务——只是有一个限度。圣托马斯大学中的拘留犯自己种植蔬菜，每周举行一次宿舍卫生评比。他们出版了一张报纸（内部消息），上演各种剧目（首次演出的节目有：跳踢踏舞，双人口技吹小号，手风琴独奏等），用竹子和聂帕棕建筑了一个蜿蜒曲折的校园棚户区，并且辟有标着各种名称的分区。

但是，即使在管理最为松弛的拘留营中，也无时无刻不使人感受拘留营长官的绝对权威。拘留犯们被勒令向所有的看守人员鞠躬行礼。谁要不鞠躬，或身子弯得不够低，就会招来一顿拳打脚踢。幽灵般的宪兵会随时出现。不论什么时候找个借口，这些特务就把牢房的同伴抓去搜身。如果发现一部短波收音机，那它的主人必死无疑。拘留犯常被带出去审问和拷打。

马尼拉的圣地亚哥堡是十六世纪为西班牙宗教法庭建造的一群地牢和刑房。在这里，一间 10 英尺见方的牢房挤着十多个审问对象，而且满地爬着蟑螂。连身子躺下的空间都没有。“日复一日地站着，真使人痛苦不堪，”在圣地亚哥堡呆过 7 个月的一个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斯蒂文斯这样描写道。

有人被拷打得昏厥过去，这时反倒感受不到痛苦的折磨了。日本人向拘留犯肚子里灌水，然后让他们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好让拷打的人踩在他们的肚子上。有的人被反绑着手，用绳子结在他们的手腕上再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的脚趾勉强够着地，然后拳打脚踢，一连吊上好几个小时。有一天，一个被激怒了的审问者从斯蒂文斯手上割下一块皮来逼着他吃掉。其他的日本人看着这一情景

狂笑不止。夜里，监牢里回荡着各种声音："被拷打犯人的呻吟……脚镣的碰击……低低的哭泣……"斯蒂文斯描写道，"有的人疼痛难忍，由哭泣变成了号啕痛哭：'上帝哪，你为什么抛弃我呀！'"

当地的东南亚人看到昔日殖民主子也受到侮辱时，抱着复杂的心情。有的人幸灾乐祸；有的人感到震惊。但是，差不多所有的人一开始都认为，日本人的胜利会使他们过上较好的日子。

战前，东京方面花了很大气力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因此，造成了这种乐观情绪。日本人对欧洲人统治时期开始酝酿的民族运动了如指掌，因此描绘了一种"亚洲人解放亚洲人"的美好前景。他们宣传说，所有的民族都将获得自由和独立，在经济上自立的"共荣圈"中与日本一起成为欣欣向荣的伙伴。

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在所有被征服的领土上，日本人取缔了所有的政党和公众组织，不准散布"寓言般的轻率谣言"。他们限制新闻自由，禁止收听海外电台的广播；所有的收音机必须固定，从而只能收听日本人控制的电台。

日本人决心彻底根绝西方的一切影响，禁止美国的音乐和电影。有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西方的语言"已不复存在"；不用日文或当地文书写的信件不给投递。新课本编出前，学校暂不开课，新课程包括强制学习日语和为亚洲人编写的亚洲史。日本人做事真是彻底，他们用自己的年历代替了罗马历：1942 年成了 2602 年，这是表示日本开国皇帝登基以来的年数。

对于东南亚的平民百姓来说，日本的存在令人厌恶得不堪忍受，这是一种摆脱不了的侮辱，是一种不断增大的威胁。为了不被逮捕，他们必须带上身份证，以便顺利通过城市里到处设立的哨卡、出城旅行的特别关口以及其它许多的检查点；还得佩戴各种不同的袖章，这些袖章表明日本人对佩戴人的信任程度。违反征服者

的规定就招致宪兵队的严刑拷问，它的一个惯用刑罚——拔掉受害人的指甲——甚至被当地人拿来充当开玩笑的话题，他们会对做事粗心的朋友说："你是不是想修修指甲？"

与俘虏和西方拘留犯一样，当地人也得向所有的日本人鞠躬，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挨耳光。虽然打耳光在日军中是家常便饭，东南亚人却认为这是一种特别侮辱人格的行为；它更是触犯菲律宾人的男子气概。而就鞠躬本身而言，这是对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极大侮辱；按规定，鞠躬时必须脱帽，而穆斯林戴的无沿便帽是一种信仰的标志。日本人常常用枪托挑掉他们的帽子。

日本大肆鼓吹的共荣圈是使人幻想破灭的另一根源；东南亚人不久就在商店或私下里把它称做"共突圈"。最有利可图的企业被日本最大的公司即财团所侵吞；未被大企业瓜分的企业则被组成辛迪加的日本小商社所霸占。

当地挣工资者的日子并不比当地企业家的日子好过。几乎是一夜之间，战争使西方的进出口商行、大农场和其它就业单位都倒闭了。由于劳动力市场出现过剩。日本人就削减工资：在东印度，日工资降到了荷兰人统治时期的一半。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犹如脱缰之马。日本清理了所有的敌国银行（包括美国运通银行），并以其本国的南部区域开发银行取而代之。这家银行发行了大量无担保的钞票。菲律宾人把它叫做"米老鼠"的钱；没多久，他们不得不背上一满袋钞票才能换来一根香蕉。

但事情更糟的是，消费品和食品供应都开始告罄。日本没有作好准备，不能提供原先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商品；他们也没有空闲的货船来解决食品短缺的燃眉之包。仰光的码头上，大米都霉烂了，菲律宾人却饿着肚子。在巴塔维亚，米仓里堆满了大米，但这是专门留给日本人食用的，而且由武装警卫保护着。有些死里求生的市

民抢劫米仓，日本人就把全市居民集合在一起，当着他们的面砍去了部分抢劫犯的首级，并把它们挂到木杆顶上示众。

日本与东南亚人打交道时唯一的一次成功是无意中取得的。正在兴起的民族运动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力来源，可以从中网罗本地人才管理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但在培植这些运动中许多年轻的积极分子时，日本人也就放出了一股他们无法控制的势力。正如事实所证明，被征服的国家不得不等待重新复活的盟国来帮助它们获得独立，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动力却是日本人无意中提供的。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利己的：为了合作事业而吸收的每一新成员都是为了加强日本帝国的控制，当这个成员没有什么用处了时，日本人就把他一脚踢开，有一个性格暴烈而激进的缅甸青年叫昂山，首先吸取这一教训的人中就有他。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日本的情报员就招募了昂山和一群称做三十同志的他的同胞，在海南岛对他们进行丛林战训练，然后让他们与入侵日军一起返回国内，作为缅甸独立军的核心，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招兵买马组成自己的军队，而且如日本人所许诺的，一旦赶走英国人他们将继承一个自由的缅甸。

三十同志遵守了他们的诺言。仰光陷落时，缅甸独立军人数接近了三千，并四出追击溃逃的英军。但是不到几个月，日本人就解散了缅甸独立军，抛弃了昂山，并起用一帮年迈的缅甸政客组织占领政府。

在东印度，合作者的命运要好一些——一度是这样。起初，日本人在那里受到欢迎，不仅被当作了解放者，而且被认为实现了一个古老的预言。据人们普遍接受的口头传说，十四世纪的一位爪哇国王佐约博约曾经预言过，他的同胞将会被白种人蹂躏三个世纪，

然后由北方南下的黄种人解放。据信这些黄种人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千方百计地利用了这一传说。为了把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中那些满腹狐疑的伊斯兰领导人争取过来，宣传人员甚至战前就已开始强调神道与伊斯兰教的类似性。他们狂热地宣称天皇可能扳依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并且描绘了一幅以日本天皇哈里发为中心的未来伊斯兰世界帝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图画。在征服荷属东印度后，日本人设立了一个宗教事务办公室以在穆斯林居民中确立影响和权威。与此同时，为了迎合当地的居民，日本人取消了不准唱国歌和悬挂当地爱国者喜爱的红白旗子的禁令。

但是，日本人自以为最为狡黠的行动是把一个被荷兰人流放到国外的名叫苏加诺的深孚众望和具有超凡魅力的年轻民族主义者送回国内，帮助日本人动员民众反对盟国和支持日本人。为了扩大宣传，日本人扩建了群岛上的无线电广播网；他们匆匆忙忙地在每一个市内广场上安装收音机，在市内各个要点建立“歌唱塔台”，并把扩音器安装收音机，在市内各个要点建立“歌唱塔台”，并把扩音器安装在偏僻的声音，颂扬日本，谴责盟国。苏加诺妙语连珠，在广播上说出一连串的双关语，日本的检查人员不懂其中的奥妙，但是他的同胞却太了解了。

苏加诺的主要武器是语言，而且他使用得得心应手。日本人憎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这些术语，因为这些术语象魔法一样召回了一个不可分裂的民族之魂，他们喜欢“爪哇人”和“苏门答腊人”这种具有分裂含义的用词。苏加诺漫不经心地使用这些用语，用得恰到好处，竟然未露出一点破绽。

在菲律宾，日本面临的是一种独特的情况。40年来，美国鼓励菲律宾人更多地参与殖民政府。在这期间，已经培养出一批熟谙政治的菲律宾政界和司法界领导人，他们可以充当一个成熟的、行使

职能的政府的工作人员，日本人热切地希望能把这批人争取到他们一边。但是华盛顿早已答应菲律宾人于1946年获得完全的独立，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主动地集体接受日本人不知哪年才给予他们解放的诱惑。他们把这场战争看作既是美国人的斗争，也是自己的斗争。当日本人1942年入侵巴丹时，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组成了一支联军抵抗侵略，并且奎松总统要求他的人民坚定不移地效忠于盟国的事业。

日本人占领马尼拉后不到72个小时，本间陆军中将的参谋长就开始拜会菲律宾领导人，敦促他们接受新秩序。为了作出回答，大约三十来名菲律宾领导人，其中包括奎松总统的行政部长巴尔加期、代理司法部长苏雷尔——一个铁杆亲日派分子—和众议员贝尼尼奥·阿基诺——他的儿子正在巴丹战斗——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以决定一项行动方针。

他们没有真正的指导方针。在奎松启程前往科雷吉尔尔之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内阁全体会议上，苏雷尔向他请示过：留下的人如何与日本人相处而又不叛国罪？硅松提到了坚持忠于美国之事，并且还转达了麦克阿瑟将军在这上问题上的重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些什么？”据认为麦克阿瑟说，“你得做叫你干的事，但有一件事例外——对日本宣誓效忠。”

麦克阿瑟后来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但主要是根据所谓的指导方针，菲律宾领导于1月23日向本间递交了“复信”，保证“竭尽全力”服从和合作。他们确信他们采取这一方式是为了减轻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苦难。三天后，由这些人组成的菲律宾行政委员会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政府的核心。

首席法官何塞·阿瓦德·桑托斯制定了一种替代方案。他曾陪同奎松一起前往科雷吉多尔，但当奎松撤退到澳大利亚时，他留

在菲律宾。5月间他被日本人逮捕，并要求他予以合作。桑托斯断然拒绝，因而被日本的行刑队枪毙。他的死突出说明了这个新生国家当时出现的分裂。因为不管后来对此决定作何解释，菲律宾领导人决意与日本人合作，这就表明与他们自称要领导的人民分道扬镳了。与阿瓦德·桑托斯一样，大多数菲律宾人决心抵抗日本人。

5月18日，桑托斯被处决后不到两周，菲律宾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走在了马尼拉庆祝日本人胜利的游行队伍里，手里拿着小日本旗。当护旗队经过时，站在游行路线两旁的许多人故意转过身子背对着他们。当成千上万日本士兵在日本和菲律宾乐队的伴奏下乘坐卡车、坦克或步行通过时，大多数人保持着沉默，脸上表情漠然。

但是当最后一个菲律宾乐队来到检阅台前时，附近的观众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检阅台上，本间陆军中将和他的助手们又惊又喜，微笑着点头称赞这种欢呼。

观众散去了，但仍保守着他们共享的秘密：最后一支菲律宾乐队决意演奏的曲子是《星条旗永不落》。

第三章

重振威风

●仅用了15分钟，日本巨舰就像一块石头沉入海底

●几架美军侦察机飞行员惊喜地发现，在海天相接处出现了一行日军军舰……

●日军投入中途岛战役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沉入海底

●戈姆利决定对“东京快车”实施一次惩罚性打击

第一节　史无前例的大海战

在澳大利亚东北方向，有一片面积达480万平方公里的汪洋大海，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海——珊瑚海。珊瑚海是太平洋的属海，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海。由于在这辽阔的海域里，珊瑚构造物非常发达，该海域便由此而得名。举世闻名的澳大利亚大堡礁，就位于珊瑚海的西侧。

1942年5月7日—8日，在珊瑚海海面上爆发了自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日美双方第一次航空母舰之间的大拼杀，这就是史无前例的大海战——珊瑚海海战。

1942年4月下旬，在威风凛凛的“大和”号巨型战列舰上，日本联合舰队正在紧张地举行总结第一阶段作战的研究会。在会议

结束之际，山本大将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发表演说，号召海军尽最大努力，争取下次作战成功。他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不可战胜的战略地位。……为了牢固保持这个战略地位，我们必须连续攻击敌人的薄弱点。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阶段作战的中心目的。"

然而，第二阶段作战究竟先向哪里开刀？就这个问题，近两个月来，日本海军部与陆军部以及与联合舰队司令部之间，争论得面红耳赤。

海军军令部、海军省的战略家们鼓吹"澳大利亚第一"的战略思想，主张继续南下，占领澳洲。此议遭到了陆军的反对。而鉴于美航空母舰的活动有了惊人的增加，以山本为首的联合舰队一派却主张首先东进，夺取离夏威夷只有1130海里的中途岛。

陆军虽然拒绝了海军攻占澳大利亚的方案，但主张"不去直接攻占澳洲，准备通过切断美澳的作战来扼制美英对日反攻的企图。"这一设想，正与海军部提议实施攻占斐济萨摩亚、喀里多尼亚的作战相吻合，结果，"海军攻占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的作战方案发展成了后述的切断美澳作战，即既定的莫尔兹比满攻夺战。"

在关于作战方向的激烈争论中，日军丝毫没有放松南侵的步伐。3月8日，日军占领了新几内亚东岸的莱城和萨拉莫阿；3月30日，又占领了肖特兰德岛及布卡。4月初，当日本联合舰队正式提出了中途岛作战方案的时候，军令部已经决定了在第二阶段作战中的每步行动：既要深入所罗门群岛，夺取图拉吉，又要攻占新几内亚东南岸的莫尔兹比港。

然而，不论是先东进，还是先南下，日美之间都将酝酿着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战。

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美海军司令金海军上将在他办公室墙

上的一张太平洋海图上划了一条由中途岛、萨摩亚、斐济到布里斯班的防线。他曾对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说："你看，就是这条战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

而且，早在1942年2月，金海军上将就着手组织"观望台"战役，要求首先占领图拉吉岛，目的是：(1)在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航线上增加一个堡垒；(2)作为美军沿着所罗门群岛向西北进攻日军基地腊包尔的起点；(3)阻止日本进一步向东南太平洋扩张。为此，于3、4月份采取了为战役作准备的步骤，计划主动反击继续南下入侵的日军。

由于美海军在1942年1月成功地从被击沉的日潜艇中打捞到日军密码本，加上"魔术"神奇的破译能力，使尼米兹在4月17日以前就弄清并证实了日本人南下作战的企图：占领莫尔兹比港，切断美澳供应线。他甚至还准确地掌握了即将南下的两支日本机动部队的兵力编成、行动计划以及入侵部队从腊包尔出发的准确日期。

恶战迫在眉睫，尼米兹愈发心急如焚。因为他手中的兵力少得可怜：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正在美国西海岸就医；"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载机空袭东京尚未归来；唯一可以调派的是奥布里·菲奇海军少将率领的以"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编队。

事态刻不容缓，菲奇奉命即刻驶离珍珠港，赶赴珊瑚海。5月1日，菲奇与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的以航母舰"约克城"号为中心的另一支特混编队会合。另外，由英海军少将格赖斯指挥的"芝加哥"号、"澳大利亚"号和"霍巴特"号重巡洋舰，也受命分别从新喀里多尼亚的美海军基地努力美阿、从澳大利亚火速驶往珊瑚海增援。5月5日，这些海上兵力合编成美第17特混编队，由弗莱彻海

军少将担任总指挥，编队进入作战状态。

本来，日海军军令部早在3月份就想拔掉美军基地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这两颗钉子，为日军继续南进铺平道路。但由于从2月份起，美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就一直在澳大利亚东南海域游弋，而当时日本人在这一带海面上的势力尚且不足，不得已暂时放缓脚步，急待从南云部队抽调兵力后再发动攻势。

4月下旬，一支又一支的援兵开进特鲁克军港，日本第四舰队司令长官井上成美海军中将的实力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加强——南云部队的第5航空母舰战队以及第5巡洋舰战队都奉命前来助战。

由于中途岛作战方案很快就要确定下来，而该两支战队都预计要参加中途岛战役，因而井上中将十万火急地制定了作战计划，严令：务必于5月3日占领图拉吉，一个星期后，对莫尔兹比港发动进攻！

4月30日，高木武雄海军中将率领由大型航空母舰“瑞鹤”号、“翔鹤”号以及重巡洋舰“妙高”号、“羽黑”号、“足柄”号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编队，由特鲁克港出航，在珊瑚海东部游弋，其任务是在日军进攻图拉吉和莫尔兹比港的作战中，随时狙击美航空母舰部队的袭击。

5月3日，志摩攻略部队出师告捷，顺利地占领了图拉吉岛。正当日本欢庆胜利的时候，美海军给获得小胜的日军当头一棒——5月4日晨7时30分，弗莱彻麾下的40架舰载机从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上起飞，对图拉吉进行了两次空袭，击沉日驱逐舰“菊月”号和3艘登陆驳船，其它2艘舰船以及5架水上飞机被击伤。

事态极为严重！空袭图拉吉，说明美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就在附

近，远在所罗门群岛以北高木海军中将的机动部队得到这一情报之后，急速破浪南下，寻敌作战。

尽管如此，由尾风少将指挥的40000人组成的莫尔兹比港攻略部队，仍然按计划于5月4日分乘14艘运输舰船，在轻巡洋舰"夕张"号以及6艘驱逐舰、4艘扫雷艇、2艘猎潜艇护卫下，由腊包尔起航，浩浩荡荡地杀奔莫尔兹比港。

而后藤有公少将指挥的由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和4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组成的直接掩护部队，早已于4月30日从特鲁克拔锚起航，计划在占领图拉吉岛以后，掩护对莫尔兹比港的作战行动。

至此，世界海战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之间的大战终于拉开了战幕。

5月6日，珊瑚海浓云低垂，恶浪翻滚。高木舰队经所罗门群岛以东绕入珊瑚海，企图从背后打击美航空母舰。此时，美特混编队毫无觉察，一意向西北急驶。两支敌对的航空母舰特混编队都在彼此搜索，有时双方一度相距70海里，但由于大面积雨云遮挡，谁也没有发现对方。

5月7日黎明，美"约克城"号派出侦察机对北面进行搜索。8时45分，美侦察机在米西马岛以北50海里处发现一支日本机动部队，正在向东南方向的路易西来德群岛接近，立即发回急电："发现敌一艘航空母舰和四艘巡洋舰，距离180海里，航向120度，航速20节，西北西。"同时，美陆军侦察机也发来情报："在珊瑚海北部发现许多敌舰，正向莫尔兹比港航行。"

弗莱彻闻讯大喜，这是美国特混编队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在海上发现日本航空母舰，他决心利用这一战机，痛歼日舰队。

上午10时，24架鱼雷机，36架轰炸机从"列克星敦"号和"约

克城"号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在16架战斗机掩护下，向日舰队扑去。

当美机群掠过米西马岛时，飞在最前面的俯冲轰炸机中队长汉米尔顿海军少校，用望远镜发现，在东西40海里碧波粼粼的海面上有一道道白色航迹——这就是后藤舰队！此时，日舰编队排成环形队形，正驶向珊瑚海，日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位于编队中央。

11点整，美机群扑向后藤舰队。遭此突然攻击，日舰队不知所措，当"祥凤"号掉转船头，拼命地迎风驶去，准备放出布满甲板的舰载机时，美机已经兵临城下。贝勒特上尉指挥第二鱼雷机中队的13架TBD鱼雷机，冒着日舰队猛烈的高射炮火，集中向"祥凤"号展开进攻。当它们企图从两舷实施攻击的行动受阻之后，又迂回到日舰编队的后方，突破日舰防空炮火的拦阻，从右舷实施鱼雷攻击。

一位美鱼雷机飞行员说"'祥凤'号看到它的飞机无法起飞以后，便开始兜圈子，好象桶里一只鸭子被人用枪射击一般。我将飞机降低，拣了一个好机会，便向它施放鱼雷。"

在纷纷坠落的12枚鱼雷中，有3条鱼雷命中"祥凤"号，舰上立即燃起大火。

数分钟后，泰勒指挥的第5鱼雷机中队的10架鱼雷机也进入了目标。当时"祥凤"号火势很大，但泰勒毫不手软，率机在距"祥凤"号457—915米处投雷，又有4条鱼雷击中。

与此同时，俯冲轰炸机也不间断地进行攻击。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祥凤"号被命中13颗炸弹和7条鱼雷，从舰首到舰尾燃起熊熊大火。11点35分，在遭到攻击之后仅15分钟，"祥凤"号象一块石头似地沉入海底——这是整个大战期间击沉战舰的最快纪录之

一。全舰 800 余名舰员，死亡 636 人。而美军只损失了 3 架 SBD 侦察轰炸机。

这一打击使日本的入侵部队失去了空中掩护，预定开往莫尔兹比港的由尾风少将指挥的运输船队不敢留然进入霍马德海峡，一直停留在路易西亚德群岛的北面，直到最后撤回。

几乎就在弗莱彻海军少将发现后藤舰队的同时，在珊瑚海东面的日本航空母舰"瑞鹤"号和"翔鹤"号也接到侦察机发来的急电：在日本航空母舰以南大约 160 海里的地方，发现由一艘航空母舰和其他战舰组成的美特混编队。情报一到，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高木海军中将马上下令："立即投入战斗！"

刹那间，在充满轰鸣声的日航空母舰甲板上，一片忙碌，由 78 架轰炸机、鱼雷朵和其他战斗机组成的空中攻击部队，从"瑞鹤"号、"翔鹤"号上呼啸而起，在飞行队长高桥海军少佐的率领下，直扑美特混编队。

可是，这支空中攻击群离舰不久，第 5 航空母舰战队航空兵指挥官原忠一海军少将又收到侦察机发来的报告："敌情有误！美特混编队的真正位置是在路易西亚德群岛南东！"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庞大的机群正按照第一次报告的方向进击。当到达预定地点时，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美特混编队"，这是由大型油船"尼奥肖"号以及护航驱逐舰"西姆斯"号组成的船队。这艘 33500 吨级的大型油船，昨日给"列克星敦"号及其警戒舰只加油完毕，现正在"西姆斯"号护卫下，绕道驶往美国。舰员们归心似箭，渴望上岸去渡一个短假。然而，他们怎能料到，厄运瞬间就降临到他们头上。

7 日上午 11 时 20 分，78 架日机到达目标上空，对这支"美特混编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尼奥肖"号因船体庞大，被误认为是航空母舰，首遭攻击。日机从其后方分三批连续俯冲投弹，几分钟内，油船连中7颗炸弹和数枚鱼雷，舰上燃起了猛烈大火，有若干水兵，未待弃船令下达，即已越舷跳水。当船长菲利普上校不得不下达弃船的命令时，船员们立即奔向舢板和木筏，一时秩序大乱。一部分人登上木筏，顺水飘流。当时，海面渐起波涛，抢乘木筏者从此杳无音信。但"尼奥肖"号并没有立即沉没，它在海上漂流了四天。5月11日，美"亨利"号驱舰前来救援，将仍在这艘油船上的109名船员救出。"亨利"号奉命用鱼雷将油船击沉，查到此时，这艘外号叫"胖贵妇"的巨型油船才撅起了大屁股，渐渐消失在波涛之中。

当日机攻击时，"西姆斯"号正在"尼奥肖"号舰首方向执行巡逻任务，两舰相距不过一海里。它最初连遭日机三次攻击，都规避成功，得以幸免。当36架日机于正午时分再次俯冲攻击时，"西姆斯"号终于连中3枚500磅的炸弹，数分钟后即告沉没。

这次出击，对日美双方来，虽各有战果，但都得不偿失，因为双方都丧失了首次打击敌特混编队的宝贵时机。

未能给美特编队以致命一击，高木海军中将极不甘心，他决心重整旗鼓，与美航空母舰一决雌雄。

16时30分，原忠一海军少将精心挑选了部分受过夜战训练飞行员，用27架轰炸机和鱼雷机组成一把空中攻击尖刀，向美特混编队所在海域猛然刺去……

此时，狂风大作，乌云蔽空，海面能见度很低，给日机搜索攻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结果事与愿违，日机不但没有搜索到美航空母舰，反而与美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上的战斗巡逻机遭遇。于是，昏惨惨的云层中展开了一场空中厮杀，只见双方战机升腾、翻飞、追击、开火，刹那间，8架日本鱼雷机和1架俯冲轰炸机被打得凌

空爆炸，剩下的日机不敢恋战，落荒而逃。

太阳渐渐从远方水天线上消失，夜幕徐徐降临，须臾便笼罩了辽阔的南太平洋海空。美"列克星敦"号的飞机大半已返回航空母舰。突然，美舰观察员吃惊地发现，有一批为数不小的机群不断发出识别信号，准备降落，而且该编队飞机朝着"列克星敦"号已开始进入降落航线，美国人大为迷惑不解。由于这些飞机没有遵守美舰载机着舰规则，打开了航标灯，结果被美舰看出了破绽——原来这是从刚刚结束空战仓惶逃走的那批"受过夜战训练"的日机认错了"家"。一艘美驱逐舰立即用探照灯光将他们捕捉住，随即给予一阵猛烈的对空炮火，日机顿感势头不对，如梦初醒般地迅速逃之夭夭——如果结局不是如此，而是有几架日机错降在美国的航空母舰上，这真是海战中的一大奇闻。

这一阵炮火，使随之而来的美机也丈二和尚摸不着脑，惶惶不敢降落，直到美舰打开无线电呼唤时，它们才陆续着舰。而仓惶逃窜的日机，由于在刚结束的那场空战中丢弃了炸弹和鱼雷，即使巨大的"猎物"就在眼皮底下，它们也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只好眼睁睁地错过大好战机，钻入漆黑的夜幕中飞走了。

这时，"列克星敦"号的雷达发现日机在其东南 30 海里处绕了一圈以后，便一架一架地从荧光屏上消失了。见此情景，美方有关人员立即判断说：日机已经降落在离我只有 30 海里的日本航空母舰上——这个判断，战后证明是正确的。

依据这个判断，那么此时恰是训练有素的美驱逐舰实施夜间鱼雷攻击的大好时刻，也是"列克星敦"号受过夜间训练的鱼雷机中队一显身手的绝妙机会。但是，固执的编队指挥官弗莱彻海军少将不相信这个判断，决定向南行驶，听任日舰队北驰，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第二天，5 月 8 日黎明，历经曲折的两支敌对的航空母舰编队终于交锋了。这真是一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海战：双方各有 2 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美方有 122 架飞机，日方有 154 架飞机；护航舰只也不相上下，日方有 4 艘重型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美方有 5 艘重型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

8 点 22 分，美史密斯海军少尉驾驶的侦察轰炸机首先发现了高木舰队，立即回电："发现 2 艘敌航空母舰，4 艘巡洋舰，航向 120°，航速 20 节，位置在东北 175 海里。"

恰巧，狄克逊海军少校也驾机穿过低云和雨幕急速赶来，他从一块晴空中也发现了日本舰队，补正报告说："敌舰队距离 200 海里。"

但是，美舰队也没有逃脱日本侦察机的眼睛，就在美机发现日舰队后仅 2 分钟，由高木派出的日机也发回了紧急报告："方位 205 度，距日舰 235 海里，发现美国特混编队，2 艘航空母舰，1 艘巨舰，可能是战列舰！"

日美双方都在做紧急的出击准备！

9 时 30 分，当弗莱彻弄清已方侦察机搜索区内确实没有其他日本舰队活动之后，立即下令 81 架美机从"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上起飞，美机分成五个编队，风驰电掣般地扑向高木舰队。几乎同时，日舰队也派出了 70 架飞机，向美特混舰队扑来。

10 时 32 分，飞在前面的从"约克城"号上起飞的美机群首先发现了日本航空母舰编队。这时，"翔鹤"号和"瑞鹤"号已疏散开去，相距 8—10 海里，各有重巡洋舰 2 艘及驱逐舰 3 艘护卫。当日舰发现美机时，狡猾的"瑞鹤"号抽身向有雷雨的海域躲避，结果，利用暴雨的遮掩逃脱了美机攻击。而"翔鹤"号则转向东方，逆风航行，想让自己的护航机起飞应战，不料却成了美机集中攻击的对

象。

10时57分，第5鱼雷攻击队领队泰勒少校指挥的鱼雷机和轰炸机，在"野猫"式战斗机掩护下猛扑"翔鹤"号。美俯冲轰炸机配合鱼雷机，首先进行俯冲轰炸，一弹正中该舰首方，引起汽油燃烧，大火立即蔓延至飞行甲板。另一弹则击中舰尾部。两分钟后，美鱼雷机冒着炽烈的日舰面炮火，在1400米处纷纷投雷，但美鱼雷速度慢得出奇，且有不发火的毛病，竟然无一雷命中目标。

由于气候恶劣，加之在接近日舰队海域时遭到日"零"式战斗机的拦截，从"列克星敦"号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鱼雷机、战斗机在飞向目标海域时相互失散了，仅有奥尔特海军中校率领的4架俯冲轰炸机、布雷特海军少校率领的11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合兵一路，到达了预定海域，结果大失所望——海面荡然无物，日舰杳无踪影。于是，他们采用方形阵容进行搜索。约在上午11时40分，终于发现了冒烟的"翔鹤"号航空母舰和两艘巡洋舰。4架美俯冲轰炸机直冲而下，至760米高度时迅速投弹，结果，一枚炸弹准确地命中了目标。尔后，11架鱼雷机从1800米高度盘旋而下，于11时42分从"翔鹤"号正前方进行鱼雷攻击。"据美方人员现场观测，有5条鱼雷命中目标，而实际上竟无一雷命中"翔鹤"号。

"翔鹤"号连遭两次攻击，共中炸弹3枚，伤势甚重，舰上有108人死亡，40人受伤。火势虽已被压制，但飞行甲板已无法使用。下午1时，该舰带伤返航，在归途中险些沉没。

就在美机对日舰攻击完毕后数分钟，从"瑞鹤"、"翔鹤"号上起飞的70架轰炸机和鱼协机，也气势光光地抵达美特混编队上空。

早在10时55分，"列克星敦"号的雷达就发现了大队日机由东北方约70海里处向该舰接近。可是由于在航空母舰上空担任警戒的美战斗机只有8架，且油量不足，无法远飞前去截击日机。"约

克城"号与"列克星敦"号只得立即转向，迎风放出舰上剩余的17架战斗机和16架侦察轰炸机，为航空母舰保驾。舰面高射炮火也全神贯注，严阵以待。

"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于1920年动工，1925年下水，1928年服役。标准排水量33000吨，满载排水量40000吨，舰长264米，宽33.9米，吃水8.8米。此时，该舰舰长恭尔曼提心吊胆地在舰桥上徘徊。他很清楚，眼下的形势如同拳击场上的两名对手同时出拳，每一方都有可能被地方击中。他十分担心自己这艘庞大笨重、行动不便的座舰的命运。

11时13分，"列克星敦"号的了望哨高喊："左航，敌鱼雷机！"只见日机由东北方顺风背日迅速向美舰接近，并在美舰高射炮火和战斗机的顽强抗击下，开始了攻击。日鱼雷机低空进入，从两舷进行多方向的攻击，并在900米内投雷。"列克星敦"号虽进行多次规避，但也难以对付。舰长薛尔曼说："第一批鱼雷在舰尾旁过去了，我赶快转舵迎着第二群飞机航行。但是这个机群从两舷投雷，这样我们就很难对付了。……记得当时我看见有两条鱼雷从左舷向我驰来，但我没有任何办法规避它们"

11时20分，一条鱼雷命中"列克星敦"号左舷前部，剧烈的爆炸使该舰喷出了一股夹带着海水的巨大火舌，舰身震动，少顷，左舷水线下又中了一条鱼雷。

紧接着，日轰炸机又从"列克星敦"号前方实施俯冲轰炸，一枚重磅炸弹在左舷前炮位三门127毫米高炮中间炸响，炮手顿时毙命，火炮炸哑，另一枚炸弹将航空母舰的烟囱炸毁，舰面碎片横习，血流遍地，其状惨烈。

在这场海空大拼杀中，"约克城"号自然也不能幸免。该舰1939年服役，长246米，宽25.3米，标准排水量19900吨，满载排

水量25000吨。起初，巴克马斯特舰长自恃舰体灵活，信心十足地操纵着两面舵，恰似鲸鱼一样，左右闪着从海面上飞窜而来的鱼雷，不料从空中坠下一颗重磅炸弹，穿透飞行甲板，在下面的储茂室里爆炸了，死37人，伤37人，伤多人，舰内起火，破坏相当严重。另有几颗近弹把舰体水线附近炸了许多洞。经过抢救，该舰仍具航行能力和航空作战能力。

空中攻击历时9分钟，日本飞行员自信地报告说："敌两艘航空母舰已被击沉，一艘战列舰或者是巡洋舰被击伤！"

此时，"列克星敦"号已经有六处起火，隔舱进水造成7度左横倾，幸亏赫莱上尉率损管队奋力抢救，不到一小时，"列克星敦"号横倾消除，并能以25节航速与舰队保持相对位置。

这时候，前往攻击日本航空母舰的美舰载机返航了，虽然："列克星敦"号飞行甲板边部被炸开一个大洞，但它仍迎风急驶，收回自己的战斗机。

当时战局如何发展，实难预料，薛尔曼舰长认为当务之急，是给舰载机加足燃油，以备万一。不久，航空母舰上的汽油装置打开了，汽油开始从油管注入舰载机的空油箱里。这时"列克星敦"号的火势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航空母舰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行进。突然，12点47分，损管中央部位附近发生一声猛烈爆炸，20分钟后，又爆发了一连串震憾舰体的巨响。起初还以为是延迟爆炸的炸弹的作怪，其实不然。原来，舰上几十个汽油舱在鱼雷爆炸时受到破坏，汽油管也被炸坏和扭弯，因而当给航空母舰飞机加油时，溢出了极易挥发的汽油蒸汽，造成一连串骇人大爆炸。威力巨大的气浪竟把坚固的钢制水密门和舱口盖冲毁，水线以下几层甲板悉被打通，火焰通过破口上窜，整个巨舰恰似一座火山，烈火越烧越旺！

舰内爆炸使得电话交换台和一些话筒被焚毁，通讯失灵。13

点 50 分，主电缆被烧毁，电动舵失灵，舰上供电停止，舰内漆黑一片，损管人员只好在黑暗中继续与烈火搏斗，舰长下达的命令，只得靠用人建立起来的一条隔着四层甲板的 100 多米长的活“线路”口头传达。

14 点 30 分，“列克星敦”号锅炉舱和通风系统被毁，气温逐渐上升，最高达摄氏 70 度，人员开始眩晕以致休克。16 点，薛尔曼下令锅炉熄火，放弃机舱，排掉高压蒸汽。霎时，舰面发出撕裂似的长啸声，势如翻江倒海，状如火山喷发，更添加了无穷的恐惧气氛。不久，螺旋桨停止转动，巨大的舰体如同死鱼似的漂在水面，随波逐流。

17 点，薛尔曼下达了弃舰令。17 点 15 分，救援工作开始，许多舰员和伤员被驱逐舰接走，大部分舰员从左舷舰尾捋着绳子下到水里，爬上了救生艇。

18 点 30 分，“列克星敦”号又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显然是引爆了重磅炸弹和鱼雷。甲板上整架飞机和大块钢铁结构飞上了几十米的高空，巨大的火柱夹的黑色浓烟和白色蒸汽直冲云宵。

不久，遵照弗莱彻少将的命令，驱逐舰“菲尔普斯”号担任了送葬人的角色，它向“列克星敦”号熊熊燃烧的残壳发射了 4 条鱼雷，以加速其沉没，最后，该舰于 8 日 24 时瞑目大海。

海空攻击刚一结束，战局对日军较为有利。因为虽然日本的“翔鹤”号受重伤，但“瑞鹤”号还完整无损，而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损伤。倘若高木继续进攻，美舰队将面临全部被歼的危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远在腊包尔的井上海军中将根据不确实的战果报告，深信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都已被击沉，遂于 8 日 17 时同意了高木的意见：日舰队停止攻击，脱离敌人，补充燃料，修整飞机。同时，他又下令推迟对莫尔兹比港的攻略作战，并指令

运输船队返回腊包尔。

当晚，山本大将得知日舰队撤退的消息，勃然大怒，严令："应继续追击，歼灭残敌。"永野军令部总长也气愤地说："这是上村舰队的重演，赶快发出追击命令！"高木舰队随即奉命再次南驶，然美舰早已漂流而去，无影无踪了。

原来，尼米兹在8日下午下了一道极为爽快的命令：："航空母舰编队立即撤出珊瑚海！"此时他已正确判断：日军对莫尔兹比港的威胁已暂告消失。

高木舰队也于5月10日撤出作战海区。

海战结束后，东京在广播中配上海军进行曲，向日本国民宣布："大日本帝国海军在珊瑚海取得赫赫战果……"

日本报纸报道的标题十分耸人听闻，甚至可以比得上偷袭珍珠港时的报道。

5月12日，天皇嘉奖这次作战的将士。

海军报道部课长平出英夫大佐发表一篇题为《决定兴衰之战》的文章，详细描述了双方航空母舰作战时的激烈战况，主张："把在珊瑚海上大放芒的海军魂，作为礼物献给海军纪念日——五月二十七日。"

在这次海战中，日本方面，"祥凤"号轻型航空母舰沉没，"菊月"号驱逐舰和3艘登陆驳船被击沉，"翔鹤"号航空母舰遭重创，约有77架飞机被击毁，1047人伤亡。美方损失是："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沉没，"约克城"号受伤，一艘油船、一艘驱逐舰被击沉，66架飞机被击毁，543人伤亡。

此次海战，从战术上讲，可以说是日本人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个胜利在数字上是比较勉强的。

5月17日，"翔鹤"号带着开战以来受伤最重的日本军舰这一

不值得羡慕的“荣誉”开进吴港，经检查证明，它至少需要一个月才修复，也就是说，它参加中途岛作战的计划告吹了。几天后，“瑞鹤”号入港，它虽然没有受伤，但由于飞行人员严重减员，也不能参加中途岛作战了，缺少了“瑞鹤”号、“翔鹤”号两舰，使南云部队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空中攻击力量——这一差数也可能决定即将开始的中途岛海战的胜负。另外，日本方面又以为参加珊瑚海海战的两艘美航空母舰都已沉没，因而在中途岛决战前低估了美舰队的势力，仍抱乐观情绪，造成思想麻痹。由此可见，后来日本人在中途岛海战中的惨败，不能说与这次海战没有关系。

再者，经此一战，由于日本第5航空母舰战队和第5巡洋舰战队奉命返回本土，全力以准备向东进击，展开中途岛攻略作战，所以对莫尔兹比港的攻略作战，只得不定期地推迟，从而推翻了那份已经定下来的切断美澳供应线的作战时间表——日本人南下的战略矛头遭受挫折。因此，从战略上看，这次海战是美国人的胜利。

珊瑚海大海战“使日本自发动战争以来，侵略锋芒第一次受挫。”它是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军事行动由一帆风顺到步履艰难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自开战以来日本人长驱直入，所向无敌的战略态势，宣告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已告结，从此，在太平洋战场上，战局发生逆转，日美两强对攻，倾全力殊死争夺，陆海空战胜负交错，太平洋战争由此进入第二战略阶段——日本与美国及其盟国战略相持阶段。

珊瑚海大海战是太平洋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标志。

美海战史专家莫里森教授说：“珊瑚海海战在太平洋作战史上谱写了新的更加光辉的篇章。

英国首相丘吉尔回忆说：这次遭遇战所产生的影响与其战术上的重要性不成比例，就战略上而言，这是美国与日本交战以来第

一次可喜的胜处。象这样的海战，从前是没有见过的，这是水面舰只没有互相开炮的第一次海战。……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影响，给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以重大代价换来的战术教训，不久在中途岛战役中应用，得到杰出的战果。中途岛战役的序幕拉开了。”

第二节　中途岛血战：美军的转折点

1942 年 5 月 8 日，乌云布满了天空，在离澳大利亚海岸东北大约五百海里的海面上，一艘受到重创的美国航空母舰在云天下向东行进着。上甲板被炸得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周围是一片烧焦的痕迹；在上甲板的下层，并排摆着四十口棺材，两端站着持枪的卫兵；医务室里挤满了伤员。这就是“约克敦号”航空母舰。它离开了刚刚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次大海战的珊瑚海海域。在这场战役中，日本却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数艘运输舰（供在澳大利亚北部沿海登陆时使用）；美国损失了“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约克敦号”航空母舰遭到重创。这就是美日双方大战的战绩，现在，“约克敦号”正要在珍珠港停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送到美国去来个大翻修。

可是，“约克敦号”5 月 27 日驶进珍珠港，30 日就离岸启航了，航向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同一支舰队汇合。维修“约克敦号”速度之快是美国造船厂从来没有过的。“约克敦号”一进港，维修队的驳船便一齐泊过来，像打冲锋一样，马上开始抢修。缆绳还没系好，汽锤声就在舰上响成了一片，连续三天三夜响声不断。各队工人轮番作业，使工时不能有一分一秒的延误。直到“约克敦号”离开泊位为止，最后一批吊车和驳船才撤走。抢修虽然很匆忙，但足以使“约克

敦号"能正常航行，甚至可以参战。

不过，在洋面上却没有发生任何海战。敌舰渺无踪影，甚至连整个太平洋都显得异常恬静。美国方面没有发动任何攻势的迹象。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呢？

原来是美国情报局已经得到了情报。虽然看不见日本海军的踪影，但美国最高司令部获悉，一支敌舰队已驶离日本。最高司令部已经了解到这支舰队的大致编制情况，并且准确地得知敌舰队的进攻目标是中途岛。

谈谈获取这些情报的秘密战可能和叙述海战一样饶有趣味，也许更能引人入胜。可惜，在这方面几乎没有透露任何真情。象这样的情报究竟是怎样弄到手的呢？是通过潜伏在日本的美国（或外国）特务得到的吗？这些特务的活动也未必有那么方便。那么，是通过日本的内奸得到的吗？但在掌握如此重要的军事机密的武士道徒中，能出内奸吗？由此可见，那些侈谈揭示战争内幕的小说和回忆录是可悲的，毫无价值的。如果要讲那些假想的事件，尤其是讲那些无从验证的事件，总是不乏各种详情细节的。可是，对于一场确有其事，结局属实的情报战，却是从来无可披露的。其实，一个严肃可靠的特务很少有权在报纸上讲述自己的功绩，而且出自各种原因，他们也不愿意那样做。

关于中途岛的情况，首先引起美国最高司令部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潜水艇和飞机提供的情报都表明，被侦察到的所有日本舰艇都是驶向同一方向——日本。由此可以推断，日本正在集结舰队，准备发动大举进攻。而且，向哪里进攻，什么时候发进攻，进攻兵力如何，这一切，美国也都了如指掌。专家破译截收的日本密码电报便是获得这些情报的方法之一。美国最高司令部得到的情报如此准确、如此可靠，难道仅仅是由于破译了日本的密码吗？6月7

日，中途岛海战刚一结束，《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和《纽约每日新闻》立即发表文章，说敌舰队驶离日本的当天，美国海军就已了解到日本舰队的编队情况。就在进攻中途岛之前，日本还曾对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但是，美国最高司令部对日本进攻的真正目标坚信不移（尽管当时在中途岛海域还没有发现一艘日本军舰），所以美国军舰仍然坚持向中途岛进发，毫不改变航向。

美国战地记者尤金·伯恩斯 1942 年写道："中途岛海战是一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战役，即便我能收集到所有的素材，并且有权发表，也无法在此全面详细地报道。"的确，任何一场海空联合战役都不可能报道得细致入微。甚至可以肯定，连最有学识的海军历史学家，在查阅了航海档案馆里所有资料之后，也绝不可能从头至尾准确地叙述中途岛海战。在各方面的资料中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时差问题，对敌人的某个行动或某部队编制的各种说法也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倒也不足为怪。问题是，资料中采用的大部分报告都是由参战的官兵提供的，而这些人又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在短短的几秒钟内以每小时五百公里的速度从敌人身边一掠而过的"。当一场战斗紧张到一定程度时，参战的官兵就难以掌握战斗的真实情况，如果这场战斗是在海、陆、空三个空间内同时进行的，再加上一个时间概念，那就更难说了。但是，从整个战役来年来看，如果不死死拘泥于几分钟或半小时之内的细节的话，那么中途岛之战（同后来的战役相比）仍然是一场小战役。

中途岛，顾名思义，是太平洋中间的一个礁岛，位于北纬二十八度，距旧金山五千五百公里，离夏威夷两千多公里。日本攻占威克岛以后，美国就全力以赴，巩固这块新建的前哨阵地。可是，一个礁岛不可能在几周内变成要塞，因为从美国本土运来的每一发炮

弹和每一袋水泥都得跋涉一段比巴黎到纽约还长的路程。关于日本人所规划的进攻，从得到的初步情报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美国太平洋舰队不全军出动救援，中途岛将沦陷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要立即召回伤残的“约克敦号”，并要全速把它修复。从太平洋地图上看，这艘航空母舰由珊瑚岛算起往返共航行了五千海里，约合九千公里。1942年6月2日，两支特遣舰队在中途岛东北面汇合了。弗莱彻海军准将率“约克敦号”以及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赶到；斯普鲁恩斯海军准将率“企业号”和“霍内特号”航空母舰以及五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九艘驱逐舰赶到；三十五艘潜水艇部署就绪。舰队由弗莱彻准将指挥；航空母舰由斯普鲁恩斯准将指挥。战争后期，美军舰队的指挥往往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由两名海军将领分担的。有时候，根据上级命令，在一场战役中指挥权可能随着海战或空战性质的变化而交替。这些变动有时就不大明确。人们一致认为中途岛战役是由斯普鲁恩斯指挥的。斯普鲁恩斯那年六十岁，他的感情含而不露，言谈不带半句粗话。人们称斯普鲁恩斯是“活机器”。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为人镇定自若，冷漠无情、精明能干。八岁时，他就立志要当海军将领。除了走路之外，他不搞任何体育活动。

中途岛上，军官们得知日本的威胁临近，都焦急地等待着救援舰队的到来。岛上海岸炮台的防卫设施加固了，海滩上布下了反坦克地雷。岛上仅有的二十四架歼机击是已经有些过时的“布鲁斯特式”歼击机。向中途岛另派歼击机看来是办不到了，因为歼击机自己飞不了从夏威夷到中途岛那么远的距离，而航空母舰又另有任务，无法给中途岛运飞机。此前，陆军曾派了几架轰炸机，有轻型的，也有重型的。总之，集结在中途岛上的空军力量总共有：二十三架“布鲁斯特式”歼击机和三十四架“无畏式”和“复仇者式”俯冲轰

炸机，归海军陆战队使用；六架“复仇者式”鱼雷飞机；四架 B—26 型“马丁式”轰炸机（十二吨轻型轰炸机）归陆军使用；十七架 B—17 型“空中堡垒式”轰炸机，飞行重量是二十吨，续航能力是五千公里；另外还有三十架笨重的“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这种水上飞机，飞行员们给它编了个顺口溜，大概意思是：“既作飞机用，又当小艇摇，出征空中飞，归来水上漂。”足见其稳妥耐用程度如何了。

美国情报局报告，有一支日本舰队出发了，包括四艘航空母舰、四艘装甲舰、七艘巡洋舰和二十二艘驱逐舰。可是，巡逻机每天几次从中途岛起飞巡视，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晴朗的天空，一片蔚蓝，只有中途岛西北三百海里上空飘浮着一片云彩。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巡逻机看到的依然是浩渺无垠的大海。

在飞机上从高空向下俯瞰，大海象一块水泥地一样平滑宁静。6 月 3 日清晨，里德海军中尉驾驶一架“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飞行在中途岛西南上空，他突然发现有一行象蚂蚁大小的黑东西一动不动地附着在这片平静的海面上，他当即发了一份电报。侦察机飞行员一般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或者停止使用无线电（为使敌人不发觉），返回基地去报告，或者立即发回一份电报。水上飞机驾驶员多半是发电报，因为他们估计自己能正常返航的可能性不大。有一次，一架水上飞机的驾驶员发现了敌人，他发电报报告了敌人的方位，而在电报结尾却说：“请转告我的亲属吧。”

里德发现的敌舰队包括巡洋舰、运输舰和驱逐舰等，共十一艘，没有航空母舰。收到里德的电报后不久，九架“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从中途岛起飞了。当它们飞到日本舰队上空时，天色已晚，而这里离中途岛还有将近一千公里。空中看不到日本飞机，毫无疑问，日本人没有想到会在这么远的洋面上遭到攻击。这些美国飞行员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他们投掷了炸弹，炸中了几个目标。返

回基地后，他们认为至少炸中了两艘装甲舰。海军军官把他们盘问了一番才知道大致是一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中弹起火，另外几艘舰只略有损伤。日本舰队还在继续向中途岛进发，这是肯定无疑的。

在中途岛和珍珠港之间，电传机在紧张地工作着。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在他的办公室里注视着日本舰队的动向。看来，这支舰队只是日本参战舰队的一部分。那么航空母舰和装甲舰又在哪里呢？白天派出去的巡逻机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尼米兹看了看地图，两支美国特遣舰队仍在中途岛东北的海面上，距离日本舰队太远，就是让他们派飞机也无济于事。此时，只有中途岛上的飞机可以起飞迎击现已发现的日本舰队。但是，日本舰队仍处于美国海军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飞机的活动半径以外。夜幕降临了。陆军的轰炸机驾驶员缺乏在海上进行夜战的经验，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笨重的"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了。中途岛空军司令决定使用这些速度最慢而又不堪一击的水上飞机。他坚定地说，夜色会保护它们的。每架水上飞机装上了一颗鱼雷就起飞了。

所有的水上飞机白天都进行了一整天的巡逻。为了继续巡逻，要挑选可以立即起飞的水上飞机，最后找出了四架，又马上加满了油。飞行员们尽管个个都很疲劳，但纷纷自告奋勇，要求去执行夜战任务，结果几个耐力最强的被选中了。不久，四架水上飞机犹如四条笨重的巨鲸起飞了，强大的气流卷起了礁湖上的层层浪涛，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中途岛的夜空。月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寂静的洋面上。宁静的夜，只有这四架水上飞机在隆隆作响，不久，连隆隆声也消逝了。

这几架夜间出征的飞机在大海上空缓慢地行进着。皎洁的月光下，大海显得比白天更加坦荡、宁静，僵滞不动的海面就象月球

上的旷野一样死气沉沉。每架“卡塔林纳式”飞机里坐着七名乘员，个个默不作声。这个小机群由威廉·理查德中尉指挥。

1时20分，理查德座机上的观察员向他报告：“发现目标。”理查德随即看见了敌舰：大型的黑色军舰排成两列纵队，周围跟着略小一点的舰只。舰队在海上犁出的航迹清晰可辨，好象一条条笔直坚硬的尾巴拖在后面。理查德先把飞机拉高，然后，兜了一圈，点了点他的小机群，却只看到一架飞机跟在他后边。他在空中巡视了好几分钟，希望另两架飞机能赶上来，在他身后的还是那个不声不响的伙伴。理查德不想再等了。他径直朝一队敌舰扑过去，然后对准一艘在海面上显得最大最粗的敌舰向下滑翔。他以为这可能是一艘航空母舰。可是，不对，这艘船已经出现在眼前，并且疾速向他驶来，明亮的月光把船照得清清楚楚，原来是一艘货船。这船的上层结构又矮又粗、参差不齐，和所有日本船一样形状离奇古怪。但它确实是艘货船。理查德清楚地辨认出甲板上的货舱盖，可甲板上空无一人。这时一道道曳光弹从船头船尾带着耀眼的亮光冉冉上升，一直照在飞机的前面，和从其它敌舰上射击的弹道交织在一起。理查德以他那飞行员机警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那艘货船的烟囱好象跟和平时期一样，依然青烟袅袅。可在那船舱里肯定挤满了日军士兵，这些日军已经从日本向前推进了四千公里。理查德投了鱼雷就立刻转弯曲线上升。理查德的副驾驶员和后机枪手看到货船起火，一股烟雾腾空而起。

一束探照灯光柱刺破了黎明前的夜空，随后探照灯一个接一个地亮了。第二架水上飞机的大肚子被照得通明瓦亮。但它不顾一切地下降，投了鱼雷。敌舰看到鱼雷袭来，立即转舵避开了。敌舰高射炮没有击中这架飞机。几秒钟之后，第二架水上飞机又转到后面，机尾仍然被探照灯照着。过了一会，探照灯的光柱晃动起来，

在空中搜索目标。

第三架水上飞机转悠了好一阵才找到目标。它赶到时，日本舰队正在重整队形。它投了鱼雷，也不知是否击中目标，就调头逆着一列敌舰低空飞过来，用机枪猛扫。这架飞机虽没有中弹，但由于迷失航向耗尽了汽油，所以被迫在海上降落了。四天以后，机组人员被一艘驱逐舰收容了。第四架水上飞机因为失掉了联络，始终没有找到目标，拂晓时，燃料殆尽，返回中途岛。人们普遍认为，这四架"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能得到如此结果，已算是万幸。显然，敌人是在继续向中途岛接近。而敌人的主力尚未被发现。

6月4日，日出渐高，霍华德·艾迪海军中尉驾着一架"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在中途岛西北三百五十公里上空一片云系（从前一天起，这片云系越来越近了）的边缘航行，他发现一片积雨云中有一架水上飞机在低飞，这显然不是美国飞机。副驾驶员把飞机照片集打开一看，这飞机正是日本"川西94式"弹射飞机，机翼两端明显地露出浮筒的尖头。它那蒙胧的影子有规律地在灰暗的海面上游动着，向东南方向飞去，很快就从积云雨中消逝了。"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钻出云雾，却发现在左前方有一艘孤零零的日本巡洋舰。前甲板上四门主炮炮塔看得十分清楚；后甲板上两个弹射器还有一个在一边放着。艾迪心想：是否应拍一份电报，可他还没来得及发报，就遇到一片云层，巡洋舰看不见了。几分钟之后，又露出耀眼的阳光。几个正朝前看的飞行员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在海天相接处出现了一行军舰。

艾迪用左手把发报机指示"接收"上的开关一推，转到"播发一接收"上。他头微微地向前低着，对着话筒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瑞香，我是瑞香。在……发现许多敌舰。航向东南135°。两艘航空母舰，我说的是两艘航空母舰。另有两艘重型的，估计是装甲舰。巡

洋舰和驱逐舰，数目待报。我是瑞香，我是瑞香。发现许多敌舰……”

一分钟之后，威廉·A·蔡斯中尉驾着另一架“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飞在第一架水上飞机的东南面，他眼看着一群敌机像蜂群一样全速向中途岛飞去。机群队形密集，大约有一百多架轰炸机，旁边还有歼击机护航。艾迪看到那两艘航空母舰时，舰上的飞机已经起飞了。蔡斯对着话筒大声报告了这个消息。一分钟以后，中途岛上的警报器尖叫起来了。当时正是六点钟。

中途岛的所有飞机（飞机并不多）都及时起飞了。“布鲁斯特式”扑到日本机群前面迎战，其它飞机起飞后去迎击日本舰队。第一批炸弹六时三十分落在中途岛上。日本飞机分几个梯队从北面袭击中途岛，每个梯队有六十到八十架飞机。一个目击者数了数，说在中途岛上空有一百八十架飞机。这些日本飞行员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他们和袭击珍珠港的飞行员一样精明强干，轰炸机先是在三千米高空平飞，投掷一颗重磅炸弹，然后俯冲投掷轻磅炸弹和机枪扫射，护航的“零式”歼击机一直跟在左右。可以说空中没有美国歼击机。地面防空部队在极力奋战，可是他们的炮声几乎被雷鸣般爆炸声和俯冲轰炸机经久不息的轰隆声淹没了。军事基地上，空无一人（其他人都钻进掩体）。只有勇敢的防空部队在孤立地战斗着，炸弹激起阵阵烟尘，各种东西的残骸被接二连三地抛向天空。一个个汽油罐烧得呼呼作响，一团团巨大的火球直冲云霄。日本人似乎掌握了中途岛的制空权。“零式”歼击机象蜂群一样来回穿梭疾驰，在烟雾中看到什么就扫射什么。

袭击历时将近半个小时，给美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关于中途岛战役最初战报没有透露损失和伤亡情况。日本飞机刚一走远，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司令就发出一份电报：“命令歼击机着陆。按队分头

加油。第五队先降。”两架飞机按照命令在机场跑道上着陆，滑行到机库前，机库已被炸得粉碎，大火熊熊。二十四架“布鲁斯特式”飞机有十五架失踪；有七架遭重创，东一架西一架地瘫在地上。同敌人进攻机群的遭遇战是在离中途岛三十五公里的上空进行的。后来听说，防空部队和“布鲁斯特式”歼击机共击落日本飞机四十多架。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样的战绩是相当可观的。这时，人们都钻出掩体收拾死伤的防空部队士兵。仓库被炸毁了，遍地是罐头香烟。人们先紧着急需的做些修补。中途岛的驻防官兵一边忙着打扫废墟，一边不安地看着完好无损的机场跑道。日本人轰炸其它施，想压制地面炮火，断绝中途岛飞机的一切供给，但对这些修复费力的机场跑道，他们却格外小心，一点也没动，因为他们打算以后自己使用。

从中途岛起的飞机先后于 8 时 10 分、8 时 11 分、8 时 30 分和 8 时 34 分攻击日本舰队，大约相差一刻钟或半小时。各方资料中的时差就是在这些时候显示出来了。当时，四个机群相继从中途岛起飞了。第一机群是六架“复仇者式”鱼雷飞机，由菲伯林中尉指挥。第二机群是陆军的十五架 B—17 型“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由斯威尼中校指挥。第三机群是四架 B—26 型“马丁式”（十二吨轻型轰炸机），每架携带一枚鱼雷，由科林上尉带队。第四机群是十六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由亨德森海军中校带队，还有由诺里斯海军中校指挥的十一架“复仇者式”俯冲轰炸机。

菲伯林率领的六架鱼雷飞机首先赶到目标上空（为方便起见所采用的时刻表，是 8 时 10 分）。尼米兹命令要击中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在航行中有一群歼击机保护，而且周围簇拥着巡洋舰和驱逐舰。鱼雷飞机下降到六十米，进行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勇敢的攻击”。官方公报当时报道：“可以认为，这个机群直接命中一艘敌

舰。”其实，唯一一个驾着受伤飞机回来的飞行员欧内斯特海军中尉说，他只是很勉强地观察到攻击的结果。其他五架鱼雷飞机都被击落了，其中有两架还没有来得及发射鱼雷就被击落了。日本飞行员和他们的对手一样，作战非常勇猛，一直飞到自己舰队炮火的射界之内追击鱼雷飞机。

陆军的四架 B—26 轰炸赶到攻击目标时，鱼雷飞机的攻击已经结束了。“零式”歼击机向他们猛扑过来。科林下令俯冲投掷各机携带的鱼雷。他自己在距离为七百米、高度是七十米时，朝一艘航空母舰发射了鱼雷。机队副队长默里中尉也跟着投了鱼雷。这两架鱼雷飞机转到航空母舰的船头，穿过密集的弹雨，几乎垂直向上飞去。科林的飞机起落架被打碎了，默里的后机枪手被打中，飞机发动机起火。另一架 B—26 栽进了大海。遭受攻击的航空母舰大概是中弹了（曾有一股水柱升起），它向右来了个大转弯。这艘航空母舰就是“赤城号”。很难肯定它是否中弹，但日本舰队的队形开始乱了。

几分钟过后，亨德森中校率领的十六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出现在空中。这个飞行大队在十名飞行员是一个星期前才参加飞行大队的，他们对俯冲轰炸几乎一窍不通。为此，亨德森决定用“下滑”轰炸代替俯冲轰炸。机队划了个大圈爬上高空。“在攻击前的几分钟，我数了一下，有六十三艘军舰”，一个飞行员讲述道：“高射炮向我们开炮，打得很准，与此同时，一大群‘零式’歼击机也向我们围攻过来。我都要吓死了……”亨德森正要下滑的时候，他的飞机中弹坠落了。格利登上尉马上接替他，率领全队向“加贺号”航空母舰驶去。“无畏式”轰炸机群继续缓缓下降，可它们下方的“加贺号”却急剧转舵作机动航行，只见临近的护卫舰象躲避一只发疯的大熊一样离得远远的。好几架“无畏式”在侧滑时，中弹起火，坠入

大海。没有中弹的轰炸机一直下降到一百五十米，把炸弹朝"加贺号"一倾而尽。有三颗炸弹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冲起一股股烟雾。每当一架轰炸机投完炸弹又拉起来时，一群"零式"歼击机就向它扑过来。另一个飞行员说过："我们的飞机同八架'零式'歼击机搏斗。我的右腿中弹。空气涡流把血卷到我的眼镜上，我几乎看不见周围的情况。飞机的水平尾翼上被打了个大窟窿。我的无线电报机被打坏了，机上所有的工具都血迹斑斑。由于我没有别的事可干，就想修修油路。最后发动机也不转了。飞机掉在海上，跌得很厉害，可是却漂浮着，这样我们才把橡皮筏浮放到海面上。"轰炸机飞行大队的战斗前后共进行了十三分钟。十六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只有八架返回了中途岛其中两架也是已彻底损坏了。

斯威尼中校率领的十五架"空中堡垒式"轰炸机是在诺里斯海军中校指挥的十一架"复仇者式"机群之前还是在之后赶到目标上空，是在什么高度上轰炸的，是否击中目标，这些都无法确切地了解。但完全可以认为，十五架"空中堡垒式"是从高空投掷了炸弹，虽没有击中目标，却把日本舰队冲得七零八落。"复仇者式"机群，刚一赶到，就遭到盘旋在航空母舰上空的"零式"歼击机群的决死抵抗，诺里斯丢开这些目标，率领机群向"比睿号"装甲舰直扑过去。两颗炸弹正中"比睿号"高大的舰楼，烟雾升腾，船身即刻侧倾。"复仇者式"机群掉头返航，只有两架"复仇者式"轰炸机没有飞回中途岛，而在海上迫降了。

尼米兹对这次袭击后的局势进行了概括："虽然中途岛空军全力出击，但并未挫败日本人。大概有数艘日舰遭重创，另有一、两艘运输舰被炸沉。这对于向中途岛汇集的多达八十艘军舰的强大舰队来说，只是一个微小的损失。中途岛的鱼雷飞机和俯冲轰炸机是唯一两种能获得较高命中率的飞机，而这些飞机大部分都被击毁

了。日本的航空母舰还有三艘完好无损或略有损伤。”

中途岛上，士气低落。在战斗中死里逃生的飞行员们一再渲染日本舰队的浩大声势。“六十三艘军舰！我们完了。”亨德森机群的一个机枪手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另一个接着说“整个日本倾巢出动来攻打我们了。”逃回来的飞机大份都残缺不全，修起来要什么没什么。中途岛的空中防御濒于瓦解。眼看着这衰微破败的惨象，耳闻飞行员们讲述那些可怕的情景，岛上很多士兵都凄然伤感，甚至忘了还有即将赶来援救的美国舰队，有的即使想到也不抱希望了。全岛上下，就连要誓死保卫礁岛的人也把日本舰队想象成一只高头大象，无论是扔石头还是朝它开枪，都阻止不了它的前进，即使能打伤它几处，它还是甩着大鼻子狂吼着跑来。

然而，空战这之后，这头日本大象却避开礁岛掉头回去了。日本舰队一分为二，化为两个分舰队，每队各有半数航空母舰，朝西南方向驶去。这一行动在关于中途岛战役的最初报道中往往被说成是弃而不取，是临战退却，但它的本意是想让日本航空母舰躲避到前面提到的那片云系之下。

日军指挥部虽没想取得象袭击珍珠港一样惊人的战果，但也算定中途岛势孤力单。在那天早晨前来迎战的飞机中出现了“空中堡垒式”轰炸机打乱了日军指挥部的想法，他们以为中途岛的驻军已经大大地加强了。日本驱逐舰报告说，在附近发现美国潜水艇，突然袭击肯定没有奏效。不过，几乎可以肯定，“企业号”和“霍内特号”已被日本侦察机发现。总之，战斗的性质正在起变化。日本人肯定不是弃而不战，而是日军指挥部想隐避航空母舰，暂退后进，以便发起猛攻，也许是要设法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中途岛。不过，要发动一次既定进攻的任何部队，当它遇到意外情况而延误行动，改变行动计划的时候，它便成了强弩之末，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

在中途岛以北，美国两支特遣舰队正在全速向交战地点进发。一时阴冷的薄雾笼罩着天际。“企业号”和“霍内特号”带着各自的“屏幕”航行在舰队的前头。护航的驱逐舰在波澜起伏的海面上时隐时现。由于仅发现两艘日本航空母舰，所以“约克敦号”率领的舰队跟在后面，留作后备力量。航空母舰上飞行员 3 点钟就被叫醒了。从 4 点钟开始，他们就全身披挂坐在待命室的皮椅上，看着荧光板，上面映出不断传来的日本进攻中途岛的消息。机组人员从中得知敌人轰炸礁岛和岛上歼击机拼死抵抗的情况。随后，航空母舰的飞行员出战的时候到了，他们纷纷登上各自的飞机。当他们踏上了飞行甲板时，雾已散开。美国舰队在晴空下行进着，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相继起飞了。

先后从“霍内特号”上起飞的飞机（起飞的确切时间现已说不准了）是：三十五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十五架“劫掠者式”鱼雷飞机和十架 F4F 型“野猫式”歼击机。从 7 时 50 分起，“企业号”上的三十五架“无畏式”轰炸机，十四架鱼雷飞机和十架歼击机先后起飞了。由于认为“约克敦号”的飞机留在甲板上很危险，所以十七架“无畏机、十二架鱼雷飞机和六架歼击机从 8 时 40 分开始也相继起飞了。有十七架“无畏式”轰炸机是准备攻击尚未发现的敌航空母舰用的。

“霍内特号”的轰炸机和歼击机没有找到敌人。前面说过，日本舰队已经掉头向西北驶去，飞行员奉命飞到指示地点，却没有看到任何目标。于是，“霍内特号”的轰炸机和歼击机又转向西南，继续搜寻。

“霍内特号”的鱼雷飞机是由约翰·C·沃尔德伦海军少校指挥的。这支飞行大队（第八鱼雷飞行大队）在途中同轰炸机和歼击机分开了，他们朝另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对的）去搜寻敌人，大约

在9时20分他们发现了敌舰队。经过一番搜寻之后，鱼雷飞机的汽油几乎快耗尽了。发现敌人后，沃尔德伦通过无线电请求回去加油，然后再攻击。斯普鲁恩斯回答说："立刻攻击！"日本舰队浩浩荡荡地排成一队，前后长达十五公里。"霍内特号"的鱼雷飞机同中途岛的鱼雷飞机一样，在没有歼击机护航的情况下，一直下降到投弹的高度，迎着凶猛的日本歼击机，慢吞吞地朝攻击目标平飞过去。结果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第八鱼雷飞机大队被全歼。当时，只见鱼雷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起火栽进大海，没有一架能返回"霍内特号"。全大队的飞行员只有一个叫乔治·H·盖伊的海军中尉死里逃生。飞机被击落后，舱座的坐垫从飞机上散落在海上，他抱住坐垫在海面上漂浮。"然后，我钻进水里去拉受伤的后机枪手"，他追述道，"但没救上来。我钻出水面，一眼就看到一艘巨大的日本航空母舰正对着我开过来，甲板上停着很多飞机。这种场面倒是很有意思，可就是离我太近了。这艘航空母舰在离我大约有五百米时，向右来了个大转弯，周围的巡洋舰也跟着向右转，从离我大约四百五十米的地方开过去。"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盖伊到天快黑时才把橡皮筏充上气。就这样他脸贴着水面，目睹了中途岛战役的后续部分。

他在海上漂泊了不到一个小时之后，看到又有一支美国鱼雷飞行大队飞过来。这是"企业号"的第六飞行大队。从各项战报归纳的情况看，这支飞行大队是去"独立作战"的当时，美国海军战术条例上规定，第一步要派俯冲轰炸机进攻，然后派行动缓慢的鱼雷飞机，在歼击机的保护下，彻底摧毁遭到重创的敌舰。但是，这个作战程序全部被打乱了，前面那种例外，后面还有。那天早晨，"企业号"的歼击机赶在鱼雷飞机的前面，在攻击目标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歼击机的汽油越来越少了。"企业号"歼击机飞行大队长看看

没有日本歼击机("零式"歼击机当时正在加油),就报告说:"空中没有战斗机巡逻。"随后就命令全队掉头返航。几分钟以后,"企业号"的鱼雷飞机赶到了。"零式"歼击机也出现在天空。第六飞行大队选中已经遭到重创的"加贺号"航空母舰作靶子。美国飞行员不顾一切越过高射炮猛烈的炮火屏障,冒着二十五架日本歼击机射出的弹雨低空前进,他们还不象"霍内特号"的鱼雷机飞行员那么不走运,十四架飞机,总算逃出四架,另外十架被击落了。

这四架死里逃生的鱼雷飞机一边向东南疾驶,一边吃力地向高空爬着。这时,那个脸贴在水面上观战的盖伊看到又有一队美国鱼雷飞机飞过来,这支鱼雷飞行大队是有歼击机护航的。第三鱼雷飞机大队附属于"约克敦号",它们有"约克敦号"的十六架歼击机护航,另外还有"企业号"的歼击机,途中相遇后也决定给这支前去进攻的鱼雷飞机大队护航。但是,在水上漂泊的盖伊看是,那天早晨,应该这种鱼雷飞机倒霉。在水上漂泊的盖伊看得清楚:美国歼击机遭到数量多、速度快的"零式"歼击机的攻击,日本飞机把美国飞机围起来,采取分而制之的办法,逐个打击,最后把它们同鱼雷飞机冲散了。这队鱼雷飞机跟前面两批一样,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慢腾腾地朝攻击目标平飞过去。就在这时候,又一群"零式"飞机猛攻过来。盖伊看到有七架鱼雷飞机在投弹前就起火掉下来了,其余五架朝"赤城号"航空母舰投了鱼雷,其中三架刚刚投完就被击落了。十二架鱼雷飞机,最后只有两架返回"约克敦号"。

那天早晨参战的四十架鱼雷飞机,三十五架被击落了,而日本,只有一艘军舰被击中,这后一点还不能十分肯定。但是,军事评论家们说,这些鱼雷飞机的袭击使敌航空母舰无法放飞轰炸机;此外,由于日本人特别害怕鱼雷,所以调动了全部歼击机攻击鱼雷飞机,以保护舰队。这样一来,当'企业号"和"约克敦号"的俯冲轰炸

机赶到时，就只有为数很少的“零式”歼击机前来迎战了。的确如此，在正统和非正统两种战术之间，仅有一个节省人力和物力的差别，这也是各种战术之间历来的差异。

美国的俯冲轰炸机本来应该和鱼雷飞机同时，甚至略早一点到达攻击目标的。前面说过，而这个飞行大队彼此失散了，在原定的方位没有找到目标，于是各大队分头搜索。“霍内特号”的轰炸机大队没有找到目标。这些轰炸机返航时，好几架因为汽油耗尽而掉在海时，另有几架飞到中途岛去了。

“企业号”俯冲轰炸机大队长克拉伦伦斯·W·麦克拉斯基海军少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才发现敌人。他从六千米高空望去，只见在接近天际的地方有一条微白的细线伸展在湛蓝的海面上。那就是从日本军舰上冒出的青烟。麦克拉斯基向“企业号”发了个电报，命令各飞机展开队形。他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有日本歼击机前来迎击呢？在渐渐向目标接近的时候，他仔细一看，“零式”歼击机就在前面。在离他五千多米的下方，一群黄蜂似的“零式”歼击机正竭力置鱼雷飞机于死地。海面上清晰地出现两艘大型和一艘小型航空母舰。护航巡洋舰离航空母舰较远，而驱逐舰却紧挨着航空母舰。象喜欢追踪轮船和沙鱼的海狮一样，跟着航空母舰变换队形。这时，“约克敦号”的俯冲轰炸机大队赶来同“企业号”的轰炸机群汇合，一齐组织进攻。“企业号”的轰炸机分成两路，分头进攻“苍龙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约克敦号”的轰炸机扑向“赤城号”。

轰炸机离航空母舰越来越近了，只见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微微晃动着，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印在航空母舰正中的“旭日”标记越来越醒目，排列在船尾甲板上的飞机机翼闪闪发光。第一批炸弹爆炸了，但没有击中目标，在“加贺号”左右激起一股股白色水

柱。突然，一道炽烈的红光从船尾冲起，象一朵怒放的奇花，光芒四射，烈焰顿时冲天而起。又一颗炸弹穿进甲板不见了。紧接着，一股碎片残骸从甲板裂口处喷出直冲云霄。这时，“零式”歼击机开始上升，向美国轰炸机袭来，但是美国轰炸机继续不停地攻击航空母舰。“苍龙号”也有几处中弹，开始烧起来了，而美国轰炸机也相继坠海。“企业号”的架轰炸机损失了十八架。最后飞走的那架轰炸机朝一艘驱逐舰投了一颗炸弹，这艘驱逐舰顿时象粘在海上一样不动了，甲板上烟雾升腾。盖伊海军中尉一直攀伏在他那浮动的坐垫上观战，突然他看到从“加贺号”上冲起一团大火，海涛骤然而起，劈头向盖伊袭来。原来是这艘日本航空母舰的弹药舱爆炸了。

“赤城号”刚刚掉头迎风而行，准备放飞机起飞，“约克敦号”的“无畏式”轰炸机就向它直扑过来。这时舰首刚飞出第一架日本飞机，那边船尾就挨了数颗炸弹，炸弹在机群正中爆炸，船尾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几秒钟之内，“赤城号”连中五颗炸弹，这艘航空母舰变成一个漂浮在海上的火球，就转而攻击旁边的一艘巡洋舰和一艘战列舰，两艘军舰同时被击中。战列舰浓烟四起，巡洋舰歪在海上不动了。“约克敦号”的轰炸机大队无一损伤，安全返航。舰载航空兵从十一时到十二时之间获得战果是：日本的“加贺号”、“赤城号”、“苍龙号”三艘航空母舰丧失战斗力，一艘驱逐舰被炸毁，一艘巡洋舰遭重创，一艘战列舰被炸坏。另一艘日本航空母舰“飞龙号”未受损伤。，只见它向北面的云系下驶去。

美国航空母舰带着各自的“屏障”向西南航行，躲避着日本的快速装甲舰。“约克敦号”的轰炸机刚回到舰上，就接到立即脱离飞行甲板的命令。当时的时间正是 12 时。“约克敦号”的护航机群在北面二十海里上空同由十八架歼击机护航的十八架日本俯冲轰炸机遭遇。这些日本飞机是从“飞龙号”上起飞的。双方进行了一场

短促而激烈的战斗。结果只有八架日本轰炸机逃出美国歼击机之手。日本飞机是前来迎击由“阿斯托里亚号”和“波特兰号”两艘重型巡洋舰，以及五艘驱逐舰护航的“约克敦号”航空母舰的。舰队上众炮齐发，犹如打泥鸽飞靶一样。由于敌机不多，炮手们不组织火力网，索性各自选靶射击。第一架日本轰炸机刚进入射程就被击落了。只见炮弹先在这架飞机左右开花，升起团团黑烟。接着，炮弹在飞机前面炸开了，这架轰炸机就象石块一样栽落下来。第二架轰炸机来得更近，径直俯冲下来，在猛烈的炮火下，被打得粉身碎骨，片甲不留。但它投出的炸弹却落在了“约克敦号”的甲板上。第三架轰炸机刚俯冲，就被击中了，炸成几大块碎片，散落在航空母舰的航迹里，这架飞机的炸弹在水下炸开了，激起一个奇特的大水泡，下边形成一个翻滚的旋涡。接着又有三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右舷扑过来。两颗炸弹没有炸中，第三颗炸弹把左舷甲板炸开了，一架轰炸机紧挨着“约克敦号”栽进海里。还在空中转的轰炸机，个个都处在炮火的包围之中。第七架轰炸机在空中兜了一圈，就向航空母舰迎头俯冲过来。只见它刚扔出炸弹，就被击落了。炸弹掉在船前部的升降台上，升降台着火了。第八架轰炸机投弹没有命中。“约克敦号”有三处中弹。12 时 15 分，战斗结束了，所有来进攻的敌机全部被击落。

“约克敦号”停在海上。舰上冒起一道长长的黑烟，笔直插向天空。从护航舰上望去，“约克敦号”的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但在航空母舰上却是一片紧张繁忙。急救队和抢修队在飞行甲板上、机库中舱和轮机舱里不停地忙碌着，机库中舱的火还在烧着，烟囱被炸坏了，好几个锅炉都熄火了。13 时 15 分，飞行甲板上的窟窿暂时补上了；13 时 50 分，航空母舰可以以二十节的速度行驶了，舰上的火被扑灭了，个别地方还在燃烧，但火势也基本被控制住了。这

时，“约克敦号”的飞机已可以在甲板上降落、加油了。第一批飞机准备完毕，就又立即起飞去攻击日本的“飞龙号”航空母舰。

“约克敦号”作为美国舰队的北翼，继续向西南进发。14时26分，航空母舰的雷达发现有敌机由北面飞来，向舰队接近。所有美国舰只都已进入临战状态。“约克敦号”甲板上立即停止加油。

“飞龙号”的第二突击梯队来了：十六架由歼击机护航的鱼雷飞机。第二梯队跟第一梯队一样首先遭到美国航空母舰的护航歼击机的截击，结果只有八架鱼雷飞机得以逃命。只见这八架飞机爬上高空。爆炸碎片漫天飞舞，犹如下起了黑颜色的雪，鱼雷机在硝烟中缓慢地向前平飞。美国的战报说：“其勇气不亚于我们自己的鱼雷飞机。”八架鱼雷飞机只有四架飞到发射鱼雷距离，接着就被击落了。四颗鱼雷立即在海面上划出长长的几道航迹。“约克敦号”疾速转向，躲避鱼雷，它那宽大的甲板急剧地左摇右摆。舰长成功地躲避了两颗鱼雷。后两颗鱼雷撞在航空母舰的左舷上。船中间冲起一股水柱，船速骤然减慢了，但没有停下来。其它舰只上的人都远远地呆望着。高射炮已经停止射击，天空中一架日本飞机也不见了。战斗一共只进行了七分钟。

“约克敦号”越来越向左舷倾斜，速度越来越慢，接着就开始在海上打转儿，越转越慢，不一会儿就停下来了。船帮冒出一股黑烟，烟囱上却吐着轻盈的白烟。“约克敦号”的护航舰开始向它围拢过来。

航空母舰舱内沉入黑暗之中，船倾斜得更厉害了。14时57分，舰长下令弃船。绳梯和大型绳网撒在船帮上，船员们纷纷下到泊靠过来的驱逐舰上。

首先发现“飞龙号”的飞行员是“约克敦号”上的萨姆·亚当斯中尉，他是在第二批日本飞机进攻前飞离“约克敦号”的。将近16

时，他报告了敌航空母舰的位置、他自己的方位、航线和航速，以及敌护航舰队的编制。由于他报告的非常准确，所以，美国舰队可以提前制定详细进攻计划、确定每个飞行员的攻击目标。“企业号”派出二十四架俯冲轰炸机，其中有十四架是属于“约克敦号”的。半小时以后，“霍内特号”又派出了十六架俯冲轻炸机。

“企业号”的俯冲轰炸机大队于16时50分发现敌人。三艘伤残的日本航空母舰拖着升腾的三道烟雾，远远地跟在完好无损的“飞龙号”的后面。一群“零式”歼击机扑到美国飞机前面，但只有三架美国轰炸机被击落了。这样，注定了日本人即将遭到惨败。

美国的俯冲轰炸机从六千米高空向“飞龙号”直扑过去，六颗炸弹正中“飞龙号”。巨大的爆炸力使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象一块香蕉皮似的飘然而起，又重重地落在航空母舰驾驶台上。一团烈火迸发出来，整个航空母舰从头到尾顿时大火弥漫。轰炸机紧接着就攻击“桐岛号”装甲舰，但效果不大。半小时之后，“霍内特号”的轰炸机赶到了，它们见到“飞龙号”已经垂危待毙，就把炸弹倾注在另一艘装甲舰和一艘巡洋舰身上。不一会儿，又从珍珠港飞来了一支“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中队，他们投了三颗重磅炸弹，把“赤城号”葬进大海，同时，还炸中了一艘重型巡洋舰和一艘轻型巡洋舰。这群轰炸机随后就飞到中途岛着陆了。

傍晚，已经在上午的交战中遭重创的“苍龙号”航空母舰被一艘美国潜水艇结果了性命。这艘潜艇发射了两颗鱼雷，就把“苍龙号”击沉了。天黑以后，“加贺号”也被一艘美国巡洋舰击沉了。6月5日拂晓，一艘日本驱逐舰在漂满残骸的海面上搜寻、收容残留在海上的日本士兵，并把日本的“飞龙号”这个漂浮着的大火盆给打沉了。鱼雷炸响之后，日本投入中途岛战役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沉入海底。

盖伊海军中尉仍然栖伏在他那那个坐垫上，目睹了几乎整个中途岛海战。夜幕降临了，日本军舰绝望地向北走远了。盖伊心想，总算可以充起他的橡皮筏了。他爬上橡皮筏又漂了一会儿，后来终于遇救被收容了。

然而，中途岛上的形势并不乐观。礁岛上的官兵眼前仍然是一片伤残破败的景象，修整进行得非常迟缓，油库还在燃烧。关于空战的消息一直很混乱。总之，人心惶惶，悲观厌战。6月5日2时15分，“坦博号”潜水艇报告：“在中途岛以西九十海里发现一群不明国籍的军舰。”人们一听都以为是一支企图在中途岛登陆的敌舰队。5日拂晓，一艘日本潜水艇大概是还不知道这场战役的结果，单枪匹马开过来向中途岛打了几发炮弹。中途岛当即发出了战斗警报。中途岛的保卫者显然无法知道，从夜里22时起日本海军大将山本已经下令，除第七巡洋舰分舰队外，所有日本舰队都向日本返航。这个由“上号”、“三间号”、“铃谷号”、“熊野号”巡洋舰组成的第七分舰队开始是想来炮击中途岛的，结果，这个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夜里，“茂上号”和“三间号”在机动航行躲避一艘美国潜水艇时，“茂上号”被撞伤。随后，这支巡洋舰分舰队也向日本返航了。

可是，“坦博号”的报告已经传给好几艘美国航空母舰。斯普鲁斯率领舰队以二十五节的速度朝报告指示的方向驶去。当天上午，一连又来了几份报告，证明那些不明国籍的军舰却是溃逃的日本舰队。“坦博号”又发来详细报告：“两艘与‘茂上号’同类型的巡洋舰在向西航行。”美国轰炸机立即追击过去。但是，中途岛西北上空的积云仍然未散，敌人得以隐蔽起来了。

6月6日，能见度好转。溃逃的敌人在清晨被“企业号”的飞机发现。飞机报告说，在中途岛西北四百海里有两支敌舰队，彼此相距五十海里。中途岛派出在三十六架陆军的B—17轰炸机追击南

面的敌舰队。但他们找不到目标。其中六架飞行在三千米高度的B—17轰炸机在离预报的敌人位置以东二十五海里看到一艘军舰。六架轰炸机朝这艘军舰投了十二颗炸弹，敌人不见了。轰炸机立即发了一份电报，报告说："一艘日本巡洋舰在15秒钟内就被炸沉了。"其实，这艘所谓日本巡洋舰就是美国的"格雷林号"潜水艇，幸亏这艘潜水艇在轰炸机刚一投弹时就下潜了，才没有被击中。

"霍内特号"派出三十六架俯冲轰炸机，由八架歼击机护航。这群飞机发现了一艘与"桐岛号"同类型的装甲舰、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尽管天上一架日本飞机也没有，但敌舰的高射炮火力却很猛。两艘大型的日本军舰挨了几颗炸弹，但损伤并不严重，总之航速没减。一架美国轰炸机被击落了。歼击机来回扫射着日本的驱逐舰。一小时这后，机群返回"霍内特号"。飞行员趁飞机加油的功夫，匆忙吃了块"三明治"，喝了一杯咖啡，就又起飞去追击溃逃的敌人，大有围猎之势。

一大群（数目不详）俯冲轰炸机从"企业号"起飞以后，很快就咬住了两艘重型巡洋舰。这两艘巡洋舰缓慢地行进着，旁边跟着两艘驱逐舰。这正是"三间号"和已在相撞时受损伤的"茂上号"巡洋舰。这几艘日本军舰被美国飞机袭击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两艘巡洋舰都挨了不少炸弹，"三间号"上的高射炮还在一刻不停地射击着。这艘已经低浮在海上的巡洋舰还在向前航行着，下面是风平浪静的大海，头上是穿梭呼啸的飞机，后面是自身难保的伙伴。刚才船上只有几处起火，现在已经从头到尾连成一片了。"三间号"的航速更慢了，而"茂上号"已经断了航迹。炸弹仍然不停地在"三间号"的周围溅落。"三间号"开始倾斜了（但船上的炮还在射击），两艘驱逐舰毫不犹豫地向它靠过来，想沿着巡洋舰的船帮收容舰上的幸存者。美国飞机俯冲下来轰炸敌驱逐舰，其中一艘驱逐舰船尾

中弹，烈火一直扑到甲板中间，船身拦腰断成两截，沉入大海。“三间号”越来越倾斜，接着就猛然翻进海里，消失了。“茂上号”在不远的地方冒着美国飞机的袭击一直在缓慢地后撤，一边对空射击，一边躲避着炸弹，船上已经几处起火。那艘残存的驱逐舰朝“熊野号”驶过来。这时，由于弹药打光了，美国飞机开始返航。“茂上号”最后终于返回特鲁克群岛日本基地。然而，这块基地已成了一片满目疮痍、面貌全非的焦土了，这便是日本自 1592 年以来第一次在海上遭到无可争辩的失败的证明。

“约克敦号”中了两颗鱼雷以后，6 月 4 日 15 时已全部撤空了。但是，船倾斜了二十五度以后，就在这个位置上停住了，仍然浮在海上。18 时，弗莱彻海军准将命令“休格斯号”驱逐舰守候在沉船旁边，准备在敌人一旦来强占时就把“约克敦号”击沉。尼米兹得知“约克敦号”遇难的消息后，电告弗莱彻：“挽救‘约克敦号’。我派一艘挖泥船、一艘拖轮和一艘驱逐舰。”挖泥船就近调去，首先赶到，立即开始挂缆牵引，一支营救队同时登上航空母舰。由于操纵水泵得法，“约克敦号”很快就立起来了。“哈曼号”驱逐舰跟在航空母舰旁边，其它驱逐舰在周围护卫。如果不是敌人中途袭击，“约克敦号”就得救了。但是，一艘日本潜水艇尾随船队，躲过护卫驱逐舰的耳目，大胆地开过去，发射了四颗鱼雷。“哈曼号”中了两颗鱼雷，立即就沉没了。另两颗鱼雷击中了“约克敦号”。这艘航空母舰一直到翌日清晨才完全沉没。

在这场战役中，日本有四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一、两艘驱逐舰和一、二艘运输舰被击沉，数艘军舰遭重创，死亡水兵和飞行员两千人。美国损失航空母舰一艘、飞机一百五十架，死亡三百零七人。死在美国人手里的日本伤员全部以军礼进行海葬或土葬。

中途岛战役证实已经在珊瑚海战役中显露出来的美军舰载航

空兵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拥有巨大的炮兵优势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甚至连他的大炮还没有用上就战败了。

第三节　需要第二次打击。

一幅惨烈的血战画图展现在人们面前：

日兵艰难地爬出闷热的丛林，霎那间，美军炮火如注，炮弹的爆炸声与一大批中弹者的惨叫声混成一片……

疯狂地高呼着“万岁”，一次又一次发起突然冲锋的凶悍的日本兵扑向铁丝网……

暴雨骤然降临，地上泥泞一片，血水和泥水搅拌在一起……

黑暗深处响起的机枪和自动武器嘎嘎嘎的射击声震撼夜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这就是瓜岛血战的真实写照。

继萨沃岛海战和东所罗门大海战之后，日美双方在陆海两条战线上不断加码，瓜岛争夺日趋激烈。虽然任何一方都在竭尽全力，处心积虑地企图把对手吃掉，然而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瓜岛战局成胶着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决心大力增援瓜岛。同时，他们接受了东所罗门海战中运兵失败的教训，改用“东京快车”频繁地向瓜岛运送援兵，不料最初的两次运兵却又遭不测。

第一次是 8 月 28 日，由 4 艘驱逐舰组成的“东京快车”傻头傻脑地大白天钻进“狭口”海峡，遭到“仙人掌航空队”13 架飞机的攻击。当时，美机顺着刺眼的阳光咆哮而下，迅猛投弹，在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一艘日本驱逐舰首先完蛋；另一艘冒着黑烟在水中团团打转；第 3 艘被炸之后，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逃掉了。这

一损失使负责运兵的田中少将暴跳如雷。

第二次是8月30日夜，1000名乘坐登陆艇的日兵被巨浪所阻，无法上岸，一但天亮，原形毕露，又遭"仙人掌航空队"攻击，大部被歼。

两次惨败不仅使倒霉的田中少将丢了乌纱帽，且又点燃起大本营心中的怒火，因而迅速攻占瓜岛机场，成为日军迫在眉睫的战斗任务。直到这时，日本人才如梦初醒般地决定把瓜岛作为他们在南太平洋上的首要作战目标，8月31日，百武晴吉将军奉命将新几内亚方面的作战转入防御，集中力量挥戈对付瓜岛。实力雄厚的第八舰队和东南亚地区航空队的全部兵力都将作为进攻瓜岛的强大后盾。

对瓜岛进行决死进攻的日期定在9月12日。届时将有3000名日兵分三路出击。

12日深夜，战斗打响。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亨德森"机场南面可以控制该飞机场的一道山岭上。当一枚信号弹突然从这道山岭下的丛中射入高空时，2500名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狂喊着"万岁"，分几批冲了上来，艾德森率领400名美国陆战队士兵奋力抵抗，但阵脚被突破，美国被迫后撤。正在这时，美军巨炮齐鸣，炮火倾泻在那些已经突破防线的日本兵中间。结果，有的被炸得懵头转向，有的被炸得粉身碎骨。天刚亮，美军又发起冲峰，重新占领了这道山岭。

日军不甘失败，他们在丛林中蛰伏一天，于13日晚22时30分又发起进攻。为了恐吓美军，日本人先施放一道烟幕，接着就用英语高喊："这是毒气！你们就要完全蛋了！"随后便发动了猛攻，整个防线上爆发了残酷可怕的肉博战。山岭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此后，这道山岭便以"血岭"而著称。激战至黎明，"仙人掌航空队"

在晨曦中又大显神威，将日本兵炸得人仰马翻，残存日兵狠狈逃回丛林。

屡攻不克，惨遭痛击，使日本人渐渐感到此战非同小可，必将牵动全局。当时的一份日本文件曾这样写道："重新占领瓜达尔卡纳尔的成败，……是敌胜或我胜道路上的转折点。"为此，大本营决定再次迅速增援瓜岛，发起最终的决定命运的进攻。

面对危局，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亲自冒着倾盆大雨，于9月30日乘坐一架"空中堡垒"式机飞抵"亨德森"机场。他向士兵们保证说："在兵力所允许的范围内，我将给予你们最大限度的支持。"这一保证大大鼓舞了士气。不久，美军地面兵力已超过20000人，一些5英寸海战炮和155毫米"长汤姆"炮正源源不断地运到岛上。原定供应英美联军进攻北非使用的陆军航空队P－38"闪电"式战斗机也将调赴瓜岛。

过于自信的百武晴吉将军准备亲自到瓜岛去坐镇指挥，他并且断言：范德格里夫特根本不是他那威名赫赫的第2师武士们的对手。他急令第38师团从婆罗开来与第2师团会合，企图集结25000人于10月8日跨过马塔尼才发起进攻。但负责指挥的骄横十足的第2师团长丸山政男中将，却为即将来临的战斗定下了令人扫兴的调子："这次战斗是日美两军之间的决战，日本帝国的兴亡将在这次战斗中决定，如果我们不能占领这些岛屿，就别想生还，一个人也不能生还！。"

殊料美军采取主动，提前于10月7日发起进攻。

10月7日，暴雨骤降，大地泥泞，瓜岛上又展开了凶猛的血战。激战两天，结果，丸山手下1000余名凶悍的武士们又被击毙，残余日军大败而归。这使百武晴吉大吃一惊，他强烈要求上级给以更大的支持，火速再次增援瓜岛。

至此，戈姆利将军也终于相信瓜岛之战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重大战役。面对美军运输困难，补给日益下降，人员情绪不安的状况，戈姆利也决心迅速向这里调兵遣将。

瓜岛海域再降风雷。

10月9日，3000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乘从2艘运输船和8艘驱逐舰，从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拔锚起航，前往瓜岛增援。这支登陆输送队的航行路线是：由努美职权航行至圣克里斯托巴尔岛以北，然后向西转向，通过嫩格水道，预计13日晨到达瓜岛降加湾抛锚并卸载。

由于美军在萨沃岛海战中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东京快车”异常活跃，瓜岛制海权仍掌居日本人手中。加上两个月来，美军参加瓜岛之战的4艘航空母舰除“大黄蜂”号以外，非沉即伤，因而弗莱稳对运兵一事格外小心。这次，将有三支强大的海上支援舰队为这支登陆输送船队保驾：一支是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特混编队，在“亨德森”机场西南180海里的海域集结待命；另一支是以战列舰“华盛顿”号为主力的战列舰群，在马莱塔岛以东海域伺机而动；第三支是美海军少将诺曼·斯考特率领的第64特混编人，作为运输船队护航的前卫舰队。它拥有重巡洋舰“旧金山”号、“盐湖城”号，轻巡洋舰“波伊斯”号”、“海伦娜”号和5艘驱逐舰。这些战舰不但都装有雷达，而且舰上有水兵还经过集中的夜战训练，专门用来对付猖獗一时的“东京快车”。在此次海战中，唱主角的将是斯考特的这支舰队。

“搜索并击毁日军的舰船和登陆艇，以进攻行动保护美军的登陆输送船队。”这就是斯考特接到的战斗命令。戈姆利终于决定对日本“东京快车”实施一次严厉的惩罚性打击。

为出奇制胜，斯考特精心制定了他的行动计划：午前保持在日

机战斗活动半径之外，午后则设法北航到选定的出发点，从那里出发，即可在黑夜里到达埃斯帕恩斯角海面，以便与日军进行夜战。

真是无独有偶，同一天，即10月9日，日军也准备向瓜岛进行大规模增援。

本来，“东京快车”遵照第八舰队司令三川的指示，每夜均须运送部队在瓜岛西北海岸登陆，但由于10月8日遭到美机轰炸，“东京快车”“停车”24小时。当9日午夜重新“开车”的时候，便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运送日陆军第17军军长百武晴吉中将和一批部队前往瓜岛。

这是一列庞大的“东京快车”：第2师团1000多名官兵乘坐6艘驱逐舰；该师另一个大队的728人乘坐水上飞机母舰“日清”号、“千岁”号。这些舰艇还载运百武晴吉手下的大部分炮兵、16辆坦克、充足的弹药和医疗物资。这列“东京快车”将穿过“狭口”海峡，在塔萨法隆格角登陆，“列车长”是第11航空母舰支队司令海军少将定岛。掩护定岛少将的是后藤少将指挥的以重巡洋舰“青叶”号、“衣笠”号、“古鹰”号和2艘驱逐舰合编而成的第6巡洋舰支队。这支火力支援群除负责掩护定岛之外，还受命于10月11日以毁灭性的炮火从海上摧毁“亨德森”机场。

11日上午11时45分，一架美远程巡逻机在瓜岛西北210海里处发现了这一列庞大的“东京快车”正在向瓜岛逼进，立即发回警报。斯考特接电后马上率舰队向埃斯帕恩斯角—萨沃岛一带海域破浪前进。途中又两次接到发现日舰编队的急电，至18时10分，据报日舰队距萨沃岛已经不到100海里。此时，斯考特正以29节的高速朝萨沃岛猛进，企图抢在日军前面，布阵以待。

夜幕渐渐降临，洋面雾气重重，在北面海域，日舰队也正沿着同一航线迎面冲来。

日军一向以夜战天下第一自居，他们的夜战攻击舰队，行则如同海面上的一支“幽灵”，一旦发起攻击，则迅猛、准确、凶狠，萨沃岛海战就是一例。然而，我们不久将惊异发现，这场奇怪的与萨沃岛海战极为相似的埃斯帕恩斯角海战的悲剧角色，恰恰换成了日本人。

11 月 21 日，斯考特率舰绕过瓜岛西海岸，向埃斯帕恩斯角挺进。半小时后，斯考特命令 4 艘巡洋舰的侦察机起飞，前往搜索日舰。突然，一架正欲起飞的美机腾起大火，火光照亮了黑沉沉的海面。原来，这是“盐湖城”号上的飞机发生了照明弹事故。斯考特大为恼火，又十分恐惧。这种自我暴露，无疑就等于直接给日本人送情报，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此时，庞大的日本“东京快车”正兵分两路，从瓜岛北面和西北面海域渐渐逼来。

后藤少将率领的火力支援群在雾气迷朦的黑夜里象一个“幽灵”似的小心翼翼地前进。21 时 30 分，后藤已到达埃斯帕恩斯角西北距斯考特舰队约 50 海里处。夜越来越深。突然，后藤看到了一团火光。这其实就是“盐湖城”号上的飞机在焚烧，但后藤却认为这是日本第 2 师团在登陆海滩上点起的篝火信号。日舰马上用闪光灯联络，因迟迟不见对方回答，顿起疑心。可是，后藤坚信美国舰队是决不敢在黑暗中向他挑衅的。退一步讲，他认为：如果在登陆海区有美军舰艇，把它们引出来也好，可以在夜战中将其歼灭，因而日舰继续用闪光灯向这一团火发出信号。由于日舰闪光太弱，加之海面雾气太大，美舰也没有发现这一信号。至此，双方在黑暗的海面上继续摸索着接近，夜战的导火线尚未点燃。

22 时 35 分，斯考特把自己的舰队排成一字长蛇阵，3 艘驱逐舰在先，4 艘巡洋舰居中，2 艘驱逐舰断后，杀气腾腾地从埃斯帕恩

斯角西北偏西处向萨沃岛进击，企图给日军登陆舰队以致命的一击。

15 分钟后，一架从“旧金山”号起飞的侦察机发回报告：“发现一艘大船，两艘小船，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距萨沃岛 16 海里，将接近观察。”这就是定岛的护航运输群，但所报兵力不准确。机敏的斯考特接电后与下午美机发来的情报一比较，立即踌躇起来：这支舰队是不是友舰呢？如果是日舰队，那么白天侦察机发现的那支庞大的日舰队到哪里去了呢？是否所有的日军舰只都在一起？斯考特对日编队兵分两路一无所知，而且对具有极大威胁的后藤少将的火力支援舰队此时正在埃斯帕恩斯角西北 30 海里处游弋也不摸底细。

几经斟酌之后，斯考特决定先寻找下午发现的那支较大的日舰编队，而对眼下发现的这支较小的编队，暂不理会，待回头再收拾他们。

但在这雾气腾腾的夜晚，寻找失去踪迹的日舰队谈何容易。再说，旗舰“旧金山”号没有装备新式的 SG 型夜海搜索雷达，简直是个瞎子。幸而巡洋舰“海伦娜”号装备着这种雷达。23 时 25 分，该舰 SG 型搜索雷达首先发现目标，立即报告：“发现目标，方位 315 度，距离 27700 码。”这就是后藤率领的火力支援舰队！

5 分钟后，从“旧金山”号起飞的侦察机又发回报告：“以前发现的一艘大船和两艘小船已经沿着瓜达尔卡纳尔岛向东移动 16 海里。”显然，定岛的运输船队妄图趁黑夜在瓜岛的科库姆波纳附近的海岸上陆。

接连获得两份报告，不由使斯考特左右为难，他认为完全之计就是继续遮断萨沃岛和埃斯帕恩斯角之间的水道，使自己处于可以牵制这两支“幽灵”的有利位置。23 时 32 分，他在无线电话中下

令“由左向后相继转向，航向 230 度。”这一道命令，把自先头部位的 3 艘美驱逐舰害得好苦，因为它们的旋回半径较大，不能立即回驶到原来的阵位，造成队形一度混乱，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斯考特收到“兴伦娜”号发来的急电，不由大吃一惊。

“发现目标，方位 285 度，距离 6 海里。”23 时 42 分，斯考特接到“沦伦娜”号的又一次敌情报告，叫苦不迭——日舰队就在眼前，而他的先头驱逐舰在刚刚的转向行驶中脱离队形，黑暗中又看不到它们的影子。斯考特心急如水，决定立即先同驱逐舰队取得联系。

当时队列先头的 3 艘驱逐舰正在遵照斯考特的命令左后转向，队长托宾的旗舰“法伦葆尔特”号一马当先，向后转向成功，但紧跟在他后面的“邓肯”号却在转向尚未完毕时因突然发现了日舰，立即从斜刺里冲出，以 30 节的高速，杀向日舰，托宾对此丝毫不知。第 3 艘驱逐舰“拉菲号没有跟随“邓肯”号去蛮干，仍然紧跟“法伦荷尔特号”。因而，当斯考特在无线电话中问托宾上校：’你是在去先头占领阵位吗？”托宾便答道：“是的，我正在从你的右侧赶上来。”——他没有注意到“邓肯”号已经出列，因而这样回答。

在转向后的新航线上，旗舰“旧金山”号首当其冲，率舰沿西南方向急驶。此时，日本人那种猫一般的夜战眼睛在浓浓迷雾的暗夜中也丧失了视力，后藤舰队正处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当它与美舰相距 4550 米时，仍然没有发现美舰队，就象在萨沃岛遭奇袭的克拉奇雷的舰队一样，完全蒙在鼓里，这正是斯考特进行攻击绝妙进机！

23 时 46 分，“海伦娜”号首先开火，其他美舰也相继凶猛地炮击，无意中，美舰对日舰占据了有利的“T”字横头优势，致使美舰可以集中射击日舰，而日舰无法有效地还击。

刹那间，闪光划破夜空，重炮震撼海面。位在日舰队前面的后藤少将的旗舰“青叶”号突然被照明弹照得雪亮，首先遭到美舰“盐湖城”号、“湖伊斯”号、“海伦娜”号的集中炮击。几秒钟后，一发炮弹击中“青叶”号，舰上顿时腾起一团惊人的火球，在惊恐和混乱中，后藤以为射击他的是定岛指挥下的日舰，因而特别恼火，立即下令各舰由右向后相继转向，脱离接触。岂料命令刚刚下达，一颗重炮弹便在他的旗舰“青叶”号的辽望台附近猛烈爆炸了，破片横飞，火团喷腾，后藤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盛怒之下，破口大骂，旋即痛苦地倒下了。这位将军临死还以为自己是遭到了日舰误击。

但是，美舰开火仅仅一分钟，斯考特就气急败坏地下令停止射击。原来，他在炮火的闪光中发现被轰击舰只的侧影与美舰十分相似，位置又这样近，断定炮击的是托宾的驱逐舰，便迫不及待地重复下令：“停止射击！”此时炮战正酣，一些美舰炮手假装没有听见，继续开火。斯考特怒火万丈，亲自爬上辽望台，监督“旧金山”号停止射击。随后，他在无线电中问托宾：“你好吗？”托宾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很好，我正在带领所属的驱逐舰从右侧赶到先头去占领阵位。”但斯考特仍不放心，满腹疑团地问：“刚才是否有巡洋舰射击过你的驱逐舰？”托宾闻言一愣，回答说：“我不知道巡洋舰射击的是谁！”至此，斯考特还不放心，便命令托宾：“那么让你的驱逐舰都打开战斗识别灯”直到斯考特看见了三艘驱逐舰上的绿、红、白三色灯光，这才放心。然而，攻击的黄金时刻、关键的 4 分钟就这样白白流费掉了。

在这段时间里，日舰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它们在懵头转向中毫无目标地乱放了一通炮火。而主力舰只重巡洋舰“青叶”号和“古鹰”号早已腾起大火，遭受重创，唯有重巡洋舰“及笠”号和“初雪”号由于擅自从左向后转向，反而逃避了美舰雨点般炮弹的轰击。

实际上，斯考特的顾虑是完全必要的。虽然托宾安然无恙，但从斜刺里杀出去的“邓肯”号，却在瞬间遭到了美舰和日舰的交叉射击。

当时，“邓肯”号紧紧咬住了日重巡洋舰：“古鹰”号，并迅速地发射了鱼雷，“古鹰”号见状不妙，立即右后转逃窜，但“邓肯”号穷追不舍，又连续进行几次齐射，均命中目标，致使“古鹰”号舰面火光烛天，失去了战斗力。12 时零点 40 分，8700 吨的重巡洋舰“古鹰”号被海水吞噬，长眠“铁底湾”。

“邓肯”号炮击“古鹰”号之后，又把火力转向日驱逐舰“初雪”号，不幸遭到日舰炮击和己方误射，舰体弹伤累累。当“邓肯”号遵从命令打开识别灯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一堆废铁，挣扎到天亮后，终于瞑目大海。

23 时 51 分，斯考特重新下令射击，但阵位已变，良机错过。这时，“旧金山”号发现在西北千余米处有一艘神秘舰只，与其平行航行，斯考特大感困惑，突然，这艘身份不明的舰只向“旧金山”号发出奇怪的红、白两色灯光，这一愚蠢之举立即暴露了自己的马脚，“旧金山”号打开探照灯一看，认出这是被打得破烂不堪毫无防御能力的日驱逐舰“吹雪”号，几乎在这同时，所有的美舰集中火力，炮弹铺天盖地打来，“吹雪”号旋即发生了大爆炸。在遭到攻击后仅 2 分钟，“吹雪”号便呜呼哀哉了。

24 时，斯考特命令各舰暂停射击，并通知各舰打开识别灯，准备编队，再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不料此举反倒给了溃不成军的日舰队一个喘息机会，日舰趁此良机，向美舰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反击，并进行了鱼雷攻击，但均未奏效。

几分钟后，美轻巡洋舰“波伊斯”号在右后方发现目标，但冒冒失失地打开探照灯，捕捉并炮击日舰，但也因此暴露了自己。日舰

“青叶”号趁机反击，4 弹命中“波伊斯”号，日重巡洋舰“衣笠”号也趁火打劫，连续炮击 3 分钟，2 弹命中“波伊斯”号，若不是“盐湖城”号奋勇救援，插到达“波伊斯”号与日舰之间，用炮火压制住日舰火力，后果不堪设想。在“盐湖城”号与“衣笠”号接火交战时，美旗舰“旧金山”号拦腰杀出，一阵猛烈的射击，有 4 发重炮弹在日舰舰面开花，“衣笠”号突起大火。至此，日舰队已经气力难支，濒临土山崩瓦解。

突然，日舰所有的大炮一齐沉默下来：原来他们载着阵亡主将后藤的尸体仓皇逃窜了。斯考特下令追击。旗旗舰“旧金山”号一马当先，各舰随后，紧追不舍。12 日零时 28 分，遥遥领先的斯考特担心后面的美舰会把旗舰当成逃跑的日舰，遂下令停止追击，并第三次命令各舰打开识别灯，整理队形。这样，美舰又一次贻误了战机。日舰趁机逃之夭夭，至于在 10 月 11 日夜炮击“亨德森”机场的计划，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当日美舰队在深夜的海面上厮杀正酣之际，定岛的运输队乘机在 12 日凌晨 2 点靠泊瓜岛，卸下了增援部队、补给品和 105 毫米炮。但是，当东方初露曙光，“仙人掌航空队”的飞机立即起飞轰炸，滩头物资遂化成了一片大火和滚滚浓烟。

天亮后，斯考特的舰队得到了来自圣埃斯皮里图岛岸基美机的掩护。7 时，“仙人掌航空队”又轰炸了正在撤退的“青叶”号、“衣笠”号和“初雪”号，但没有命中。当日上午，幸存的三艘日舰返抵肖特兰德岛。

海战结束后，日军先后派出 3 艘驱逐舰到“铁底湾”救护打捞落水人员结果又遭到“仙人掌航空队”的轰炸。驱逐舰“从云”号救援不成反而遭受重创，在海面上团团打转。为防被美舰俘获，它的姊妹舰“夏云”号只得忍痛用鱼雷将其击沉。然而，“夏云”号也危在

旦夕。美国王牌飞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飞行英雄、“仙人掌航空队”的队长罗伊·盖格空军准将驾机飞来，以其高超的投弹技术，击中“夏云”号，该舰随即在烟火腾腾的海面上消失了。

埃斯帕恩斯角海战，若从双方的损失来看，尚不足以大书特书：日军沉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救援舰未计），伤巡洋舰2艘。美军沉驱逐舰1艘，伤驱逐舰1艘、巡洋舰2艘。但是，这次海战首次击溃了“东京快车”，又粉碎了它对“亨德森”机场进行夜间炮击的企图，使自恃为夜战行家的日本海军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此战之后，日本人不敢随心所欲地在夜晚的洋面上称王称霸了。瓜岛上的美海军陆战队因此而士气大振，他们不再有四面重围，身陷孤岛的感觉了，折磨他们达一月之久的“东京快车”，如今狼狈而逃，使他们对未来战争的前途有了充足的信心。

但是，这一仗远远没有决定瓜岛之战的最终命运，10月中旬对美军来说，仍然是该战役最危急的时刻。海战之后，日海军于10月13日又卷土重来，用2艘战列舰闯入“铁底湾”，炮击“亨德森”机场，造成美军油库着火，48架飞机被击毁击伤。第二天“亨德森”机场又两次遭到日机空袭，夜间又受到日重巡洋舰的炮击，机场满目疮痍。盛怒中的山本五十六又要大兴复仇之师。10月26日，瓜岛争夺战中的第二次航空母舰之间的大海战——圣克鲁斯大海战终于爆发了。

第四章
出其不意

●一阵哨声过后，丛林里一声突如其来的枪战开始了
●美军一支极劣势的舰队阻止了日军强大的南太平洋舰队
●美海军情报密码小组成功地破译了山本五十六视察部队的绝密电报

第一节　所罗门群岛战斗中，仅有三个日本人投降

从所有的见证来看，在航抵要塞之前的最后时刻，人心会出现少有的振奋情绪，而这种情绪主要是出自一种好奇心。雨，一连下了几个星期。在新喀尔多尼亚，在惠灵顿的街头和在码头装船时，一直是阴雨连绵；船到斐济群岛时，又赶上下雨，后来就几乎每天下雨。护航机群不是冒雨起飞，就是在潮湿的雾气中出发，飞转的螺旋桨搅起一轮轮虹彩缤纷的光盘。这天夜里，雨终于停了。天空云开雾散，星光灿烂，天气温和宜人。一听说见到陆地了，所有的人，甚至连不值班的士兵们也天没亮就起床了。趁着下弦月的微光，从船上向东北方向望去，陆地就在眼前，清晰可见。看起来，毫无任何令人厌恶之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茵绿秀丽的坡地，

缓缓地伸向大海，月光清晰地勾勒出绵延起伏的地势。黎明到来了，天空显得更加晴朗。不一会儿，东方泛起鱼肚白，群星都悄悄地溜走了。这时，舰队向左面转过来，这块陆地就像优美的图画一样，一幅幅地展现在船的右舷。碧绿的群山在熹微的晨光下显得格外清新透亮，山间是一道道紫色的幽谷，山坡下，宽阔的海滩熠熠闪光。舰队沿岛航行，搅起层层波涛，在船上可以听到汹涌的波涛冲击海滩的声音。除了这浪打沙滩的声音和军舰机器的隆隆声，别的什么也听不见。在一个小山谷的口上，出现了一个土著村庄，几座架在桩基上的茅舍的周围空无一人。茅屋里，人们想必还在酣睡。看着眼前这一切，各人心里都在想，难道真会把这片海滨变成战场吗？1942年8月7日清晨，瓜达卡纳尔岛就这样展现在“企业号”官兵们的面前。

瓜达卡纳尔岛是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所罗门群岛的整个形状象一条从西北向东南走向的链条，从新几内亚的东面一直伸向新赫布里底群岛，绵延近五百海里。换句话说，所罗门群岛这条串珠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大致平行，中间隔着近八百海里宽的珊瑚海。从海上眺望，这些岛屿简直就是一片金堆玉砌的奇珍异宝。西班牙航海家曼达纳于1569年发现了所罗门群岛。据说给这些岛屿起这个名字是要借此隐喻以色列大国王所罗门的财富。后来，人们又说，美拉尼西亚是一个残忍的原始人家族的诞生地，是人肉宴盛行的地方，是惯于砍人头的巴布亚人的故乡。这些土著人经过教化以后，大部分成了长老会信徒或天主教徒，同时，笃信两种教的人也很常见，有些人偶尔还要砍一颗人头。本来都是可怜的无辜的人，却如此相残！这些岛上还有一些爬行运物，昆虫和羽毛艳丽的飞禽。

瓜达卡纳尔岛大约长一百五十公里，宽五十公里。这个岛北面

是一片秀丽的平原，居整个群岛之首，否则，日本人可能就不会偏偏对这个岛感兴趣了。那里，一片平原转眼就可以变成一个机场。再说，这片位于岛的北岸的平原正对着弗罗里达岛，弗罗里达岛的弯曲的海岸与瓜达卡纳尔岛隔海相望，中间就是一块锚地和环抱在图拉吉、加武图和塔南博戈三个小岛中间的图拉吉岛深水港。有一个机场、一个港口，就构成了一个基地。1942 年 4 月初，日本人占领了图拉吉岛；7 月初，他们把军队和劳工带到瓜达卡纳尔岛，开始修筑工事。

可是，从 4 月份起，美国最高司令部就已决定“把西南太平洋变成进攻区”。看一看在这项决定所作的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是不无裨益的。因为这些准备工作预示了有关下一步作战行动的庞大的计划。

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又增设了一个指挥部，由罗伯特·L·戈姆利海军少将任司令。戈姆利跟哈尔西一样，也是以诅咒发誓闻名的，但他却很有组织能力。他 5 月 1 日离开华盛顿，7 日到任，12 日就接到尼米兹下达的任务：“守住各岛阵地，以利于指挥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并为发起水陆两栖作战进攻日本人占领的阵地作准备。”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最高司令部认为：“战略法则要求，必须再次打击敌人，而且要狠、要快。”于是，戈姆利 7 月 2 日接到了尽早出击的命令。他受权指挥太平洋地区的陆、海、空三军的所有部队。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亚历山大·A·范德格里夫特少将被任命为即将攻克的领土占领军司令。这个师的第一部分在美国训练了几个月之后，已经在新西兰登陆，第二部分正在旅途中。第一师后面还有海军陆战队第二团和第一独立营增援。进攻时间定于 8 月 1 日，即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到达三个星期之后。在这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部队要上陆休息，改编成战斗单位，

然后再上船，要卸下物资，重新装船（后面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装装卸卸了）；最后开赴战场。（所有的命令都要求）这一切行动要绝对保密。

由于天气恶劣，运输受阻，整个计划也随之推迟了几天。从美国开来的舰只必须先卸船，然后再重新装船，这样才能在战争中把武器、车辆、汽油、弹药、食品、医疗用品和备用汽油等物资井然有序地提取出来。军舰就要从惠灵顿港启航了。一切行动都集中在唯一一条海堤周围，这条海堤只能同时泊靠五艘军舰。天气很恶劣，寒气逼人，淫雨霏霏，从南极刮来的狂风阵阵呼啸着。码头上纸箱堆积如山，全被雨水浸湿了。军需处的负责人却忘了已经装上船的是五万份青豌豆还是柚子汁。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从美国来到新西兰，辛苦一路，下了船又得在码头上搬运箱子，每天要干十六个小时。指挥部决定："等再一上船，就马上让他们休息。"一艘船刚进港就要来一次装船卸船，随后又把装好的物资全部卸下来，再重来一次装船，逐件查点，看看是否所有物质都装在原位。每艘船运载一支战斗部队，外加部队的全部武器和能维持三十天战斗所必需的给养。另外有一艘船装着够三支战斗部队三十天用的备用食品和弹药。所有多余的或无聊的东西一概从船上取缔，措施严厉，不容怠慢。比如，每个营只准带二台打字机，香甜爽口的糖果换成了肥皂、火柴、刮脸刀片、香烟等物品。7月7日，戈姆利飞抵澳大利亚，同西南战区最高指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会晤了两天。7月16日，戈姆利拟就了他的作战令。这个作战令"伪装"成训练方案。根据这项命令，准备使用以下海、空军兵力：

三支大型特遣舰队，其中前两支由弗兰克·J·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弗莱彻：老练而乖僻的老水手，但举止很文雅；吃喝玩乐，无所不好，是打桥牌和高尔夫球的好手，晚上爱和少妇们闲谈；精

力充沛，但有时爱发火；是个杰出的战术家）。第一特遣舰队是“NAN”特遣舰队（空军增援部队），其中第一分舰队包括“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第二分舰队包括“企业号”航空母舰（悬挂该分舰队指挥托马斯·C·金凯德海军准将的帅旗；旗舰舰长是阿瑟·C·戴维海军上校）、一艘装甲舰（“北卡罗来纳号”）、两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第三分舰队包括“瓦斯普号”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和五艘油船。第二特遣舰队是“TARA”特舰队，由理查德·K·特纳海军准将指挥，包括二十二艘运输舰；一支由一艘巡洋舰和一艘美国巡洋舰组成，外加八艘驱逐舰。第三特遣舰队是陆上飞机和水上飞机特遣舰队（在努美阿岛、埃法特岛、塔加塔布岛、萨莫亚群岛、斐济群岛待命）。总共是三艘航空母舰、一艘装甲舰、十四艘巡洋舰、三十多艘驱逐舰、十艘辅助舰艇、二十二艘运输舰，外加飞机。

7月22日，速度最慢的第一批舰艇启航了。汇合地点定在南纬23°15′和子午线交叉的海面上。赶到汇合点的还有从圣迭戈开来的七艘货船和运输舰，以及它们的护航舰。汇合后，各舰长在“萨拉托加号”上举行了一次会议。随后，全队开往科罗岛（斐济群岛的一个岛），进行一般性演习。

28日，各艘在科罗岛前抛锚。土著人驾着独木舟，飞快地赶过来，舰上士兵就把旧衬裤、用过的刮脸刀片，网球鞋和毛衣系在绳子上递下去，换回一些椰子纤维布、贝壳项链和椰子。美国士兵人多，土著产品供不应求，价格转眼来了个暴涨：开市一个钟头以后，椰子要钱买了，每个椰子卖一美元。后来，为了开始演习，就把土著人都打发走了。炸弹炸开一座座珊瑚礁，子弹划破平坦的沙滩，炮弹掀翻了茂密的椰林；海军陆战队士兵冒着枪林弹雨，呐喊着冲出登陆艇。土著人惊恐地在远处观望着这个场面，但当他们看到这些

白人空打了一遍，扬长而去时，就更加迷惑不解了。

陆军和海军都还没有真正作好大规模登陆的准备。由于天气不好，无法全面进行演习。加之，为了保持无线电静默，一切电讯联络都取消了，使整个行动几乎无法控制。但是，指挥部却认为所有这些纷乱情况并非无益。舰队最后是在夜里启航的。8月3日经新赫布里底群岛南面转向西北，8月7日抵达瓜达卡纳尔岛。

5时30分，三艘航空母舰开始放飞机起飞。6时13分，预定的军舰一齐开火，"无畏式"轰炸机向瓜达卡纳尔岛、弗罗里达岛和几个小岛上密集投弹。6时47分，运输舰开到各岛的岸边。6时50分，下达了登陆的命令。各舰开始漂放小艇，海上风平浪静，天气很理想。一架日本飞机刚一露面就被击落了，岛上高射炮打了几炮，这就是日本人作出的唯一反应。接着，就再也没什么动静了。8点钟，陆战队登上瓜达卡纳尔岛的两个海滩，没有遇到阻击（只有一个日本阻击兵打死了一个美国兵）。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陆战队士兵头带钢盔，背着沉重的行装和弹药，一个个小跑着越过海滩，美国飞机就在他们头上低飞。他们立即钻进丛林，向机场摸过去。

士兵们一个跟一个地前进着，前后相隔有三十步远，端着枪准备随时射击，边走边听着周围的动静。四周都静悄悄的，只有鸟儿在欢快地啾叫着。丛林中一片阴暗，湿气袭人。土地很软，踩上去象是地毯一样。四下无人。高大的树木直立挺拔，上面就是蔚蓝的天空。由于陆战队的士兵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他们在前进中保持绝对肃静，不发出任何声响，细心搜索，不放过一寸土地。虽然眼睛能适应这种阴暗的环境，但是，在潮湿的丛林里全神贯注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这对西方人的神经系统的确是个考验。稍有一点响动，就有扣扳机的可能。有一阵，走在前头的都停下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响。仔细一听，原来是一条小河的潺潺流水声。这时，丛

林越来越豁亮了，向前走不远，小河出现了，宽宽的河床，河水不深，清彻透底。阳光明媚，树影婆娑，映照在潺潺的流水上，显得幽雅明丽，别有一番情趣。一只羽毛绚丽的小鸟从阳光下一闪而过。面对这大自然的景物，士兵们都满心忧郁，无暇观赏。他们以猜疑的目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前面的士兵涉入水中，后面的士兵停了下来，准备必要时用火力掩护。前面的士兵过河以后，再掩护后面的士兵过河。一切都很顺利。部队又拉开距离，呈纵队前进了。

不久，丛林里更加明亮了。前面出现了美国飞机刚刚炸过的痕迹，树木被炸得七零八落。部队停了下来。前面不到一百米处，出现一块幽暗的小空地，几间木板小屋隐蔽在绿树之中。有几间木屋已经被摧毁了，另几间还很完整，但看上去也是极其简陋，样子很破旧。在繁茂荫翳的丛林中出现几间这样的破木屋，显得很不协调。陆战队的士兵铺匐前进，绕到小空地跟前，木板屋里和周围不见人影。这原来是日本人的一个宿营地。在最大的一间木板屋里，摆着几张长条桌子，桌子上杯盘狼藉，丢下了堆残羹剩饭，看得出是匆忙撤走时丢下的。胡乱丢下的铁碗、铁盘里还盛着米饭和鱼干；黄色的酒瓶扔了一地。满屋是异国的怪味。再进一步搜索，陆战队士兵们发现几个铁匠工棚，几间简陋的食堂和一个车棚，里面放着几十辆破旧的黑漆自行车。搜查这后，陆战队留下了一个支队驻守这块营地。

在接近中午的时候，走在瓜达卡纳尔岛丛林里的陆战队士兵听到头上有飞机的隆隆作响，抬头望去，是日本的轰炸机在高空飞行。转眼间，这些飞机周围升起一团团黑烟，陆战队的士兵们听得出是美国军舰上的高射炮打响了，但这炮声很沉闷，使陆战队的士兵们觉得军舰离他们非常遥远，被一片不可逾越的密林隔断了。不久，高射炮停止射击。13 时 30 分，高射炮又响起来了，同时可以听

到俯冲轰炸机的轰鸣声。在丛林里只能听到声音，外面发生的事，一概看不见，辨不清。

前面又发现了一块宿营地，比前一个大得多，但已被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大树被整片整片的炸断了，木板屋被整个掀翻了。在营地中间的一间木屋里，陆战队士兵发现了白色军官服、钢盔和战刀。这间木屋原来是日本人的司令部。离司令部木屋不远就是营房、伙房、满满一仓大米，一个军需仓库，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食品，日本啤酒、米酒、香烟和糖果。四处无人，既看不见活人，也看不到死尸。日本人好像变魔术一样，摇身一变就从这片营地突然撤走了。在这片空营地里进行搜索，其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亚于在丛林中前进。当一支巡逻队报告在离第二块营地不远的地方可能有敌人时，陆战队干兵们顿时感到一点宽慰。美国士兵分战斗小组展开队形以后，发现五十多个半裸体的人站在树下，一个个形容枯槁，惊恐不安。这些"敌人"并无反抗之意，好一会儿说清他们是被日本人当奴隶征来的朝鲜劳工。他们说，日本人一大早就撤到山里去了。确实，陆战队士兵们在瓜达卡纳尔丛林里一直走到天黑也没遇上一个日本人。从运输舰卸下来的弹药和给养都在海滩上堆了起来。

第一独立营的任务是攻占图拉吉小岛。部队顺利地在小岛的北角登陆，日本人有任何反应。他们开始沿着小岛的两边向前推进。图拉吉岛的丛林异常浓密，藤葛盘错、荆棘当道。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两个小时才前进了一千四百米。这时，一阵猛烈的射击阻住了他们的去路，可是只听枪炮响，却看不见机枪和火炮。半天才弄明白，枪炮是架在石灰岩洞里，被丛林掩蔽着。岩洞经受了美国军舰的炮击和飞机的轰炸，看来是非攻不可了。第一批陆战队士兵爬到岩洞前面，从洞口投进几颗手榴弹。日本人捡起手榴弹又扔出来了。有的手榴弹在洞里爆炸了，但好像对岩洞触动不大，洞里枪炮

还在射击。陆战队士兵发起一次摧毁性的猛攻，终于攻下了第一个岩洞。几个日本士兵被打死在洞里。但是，美国士兵发现，这个岩洞有地道同其它岩洞相通，剩下的日本人从地道走了，丛林中心隐藏着一个完整的岩洞网，各个岩洞相互沟通，洞内有围墙，墙上围着护板。午后，日已偏西，进攻图拉吉岛的第一独立营进展极其缓慢，伤亡严重，独立营营长下令采取防备措施，准备就地过夜。

在加武图岛上，这种岩洞紧靠海岸，因而那些看不见的枪炮的火力封住了海滩。陆战队的士兵刚一登陆就损失了十分之一。剩下的跑步越过海滩，扑倒在丛林边上。加武图岛上的进展与图拉吉岛上一样，非常艰难、非常缓慢。这支陆战队也只能面对日本人在丛林中过夜了。

日本人在塔南博戈岛上也筑起了同样的防御体系，塔南博戈岛和加武图岛中间有一条浅海堤道沟通两岛。美国人想借这条堤道登上塔南博戈岛，但日本人用火力拦腰截断了美国人的支路，不放过一兵一座，甚至连两辆增援坦克也无法通过。美国人打算翌日用更大的兵力强攻。

在丛林行进的陆战队士兵午后看到的那批日本轰炸机是从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日军基地（离瓜达卡纳尔岛约一千公里）起飞的。这批轰炸机袭击了十分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紧跟着是一队由“零式”歼击机护航的俯冲轰炸机赶来袭击。美国歼击机从“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起飞迎战。一颗炸弹击中了一艘美国运输舰，炸死了二十二个美国士兵。数架日本飞机被击落，但日本的“零式”护航歼击机击落了十一架美国歼击机。

天一黑，克拉奇利海军准将指挥的巡洋舰就开始在瓜达卡纳尔西北海域巡逻，以防敌潜艇和舰只攻击美国运输舰。

与此同进，一队筑有塔式舰楼的日本军舰从拉包尔启航，摸黑

向东南方向驶去。

丛林之夜是活跃的，这是丛林生活的规律。瓜达卡纳尔岛、图拉吉岛和加武图岛上的美国士兵早就料定他们睡不成觉了。

一阵哨声过后，丛林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枪战开始了。枪声响了，此呼彼应。美国士兵朝子弹飞来的方向还击。不一会儿，子弹又从另一个方向射过来。接着，又是一阵哨声，哨声好象是从树上传过来的。果然，吹哨的人是栖息在树上的。偶尔听见其中的一个被打下来，撞得树枝咯嚓咯嚓作响，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其他日本人不吹哨，而是从树上向下射击，他们的子弹都打进泥土里，偶尔也命中目标。到处都是看不见的敌人。打了不到一个小时，有些士兵就晕头转向了，说不清是从哪边钻进了这个潮湿的陷阱。

在加武图岛和图拉吉岛上，日本人手持轻机枪，手榴弹和战刀，嗥叫着冲出岩洞。美国陆战队的士兵毫不畏惧地等敌人冲到跟前再射击。日本人前仆后继，一直战斗到死，有的甚至死也没有停止过冲锋。战斗还在继续，但喊杀声停止了。四处都沉静下来。美国人在漆黑的夜色中吃力地观察着，静听着。一点轻微的响动就使他们毛骨悚然。突然，在几米远的地方，微光闪耀，身影蹿动，相互追逐，一会儿就扭打在一起，打得异常激烈，难解难分。在继继续续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中，夹杂着急促的喘息声和枪托砸在人体上的声音。

由丛林传出的枪声、炮声和撕杀声回响在海面上，在岸边巡逻的美国小舰艇上的水兵们听得很真切。但他们怕伤着自己人，不敢向那在黑暗中混战的人群开炮。

天亮了，丛林里也沉静下来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日本人已经撤进他们的岩洞里去了。美军陆战队把横躺竖卧的日本兵和美国兵的尸体都收拢在一起。然后，美国陆战队重新编队，恢复了中断

的通讯联系，继续进剿。一个名叫托格森的上尉发明了征服日本人的岩洞的方法。在神枪手的掩护下，他不用手榴弹，而是把绑着炸药包的木板从洞口扔进去，炮药的导火索很短，使洞里的日本人来不及捡就爆炸了。由于导火索太短，托格森的衣服都被炸得稀烂，可他却活着回来了。由于使用了他发明的方法，五十多个岩洞连同洞里守敌都崩溃了。

“布坎南号”鱼雷艇驶近塔南博戈岛，几发炮弹打过去，正中日本人的岩洞。栖息在树上的日本人被炸得粉身碎骨，飞上天空。接着，两艘登陆艇各载一辆坦克开过来。前面一艘登陆艇把坦克送上海滩，坦克随即冲进丛林。后面一艘登陆艇被暗礁阻隔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登陆艇放下跳板，坦克驶向海滩，后面有十几个陆战队士兵冒着炮火跟着冲了出来。驾驶坦克的中尉被击毙。日本人冲出岩洞，向坦克跑过来，往坦克履带里扔了一根木杠，只见坦克往后一退，卡在一个椰子树的树桩上了。日本人冒着炮火围过来，向坦克里面扔手榴弹。坦克起火，全体乘员都被击毙。这时，“布坎南号”开火了。在被烧毁的坦克周围，有二十三个日本人被炸死。“日本士兵个人的顽强精神实在令人惊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后来写道：“个个都是一直战斗到死，宁愿自杀也不投降。在攻打所罗门群岛的战斗中，仅有三个日本人投降”。在塔南博戈岛，美国派飞机低空袭击，派坦克发动了两次猛攻，歼灭了日本守敌，才把日本人的抵抗压了下去。直到 22 时，塔南博戈岛、图拉吉岛和加武图岛，除有零星日本人还在个别地方阻击外，全部掌握在美国陆战队手中。

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美国士兵打退了日本人夜间的戟入，继续向平原推进，一个营沿海岸推进，另一个营插入丛林。进入丛林的陆战营在中午攻到了已经部分竣工的日军机场。16 时，美国人完

全占领机场。据统计，日本人自7月4日登岛以来，在上共修建了两个大兵营，一个小兵营，几道海堤，一座仓库，一个机械修理车间，两个大型电台，两个玻璃工厂，两个发电厂，一个鱼雷用压缩空气制造厂和一个配有机库、风向指示器、一条一千二百米长的水泥跑道、空军炮位和机枪火力点的机场。美国人把这个机场命名为亨德森机场，以纪念一个在中途岛战役中阵亡的空军中队长。

8日午后，五十架日本双发动机轰炸机在歼击机护卫下，来到瓜达卡纳尔岛上空，紧接着就低空轰炸，却遭受了严重损失。美国运输舰已驶离海岸，冒着敌机的轰炸作机动航行，一艘运输舰被炸沉，一艘中弹起火。在这次空袭中，“贾维斯号”驱逐舰中了一颗炸弹，炸弹穿透了船壳，但并没炸坏轮机。当时决定由“霍维号”驱逐舰护送“贾维斯号”到努美阿岛去修理。“贾维斯号”驶入瓜达卡纳尔岛北面的伦戈海峡，一经绕过埃斯佩兰斯角就看不见了。“霍维号”循着“贾维斯号”的航迹跟在后面。但是，当“霍维号”绕过海角时，海面上已经看不见“贾维斯号”了。“贾维斯号”顷刻间就连人带船失踪了。人们后来也始终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登瓜达卡纳尔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艘运输舰起火沉没，一艘驱逐舰被炸沉，二十二架飞机被击落。美军指挥部认为，伤亡人数没有超出人们担心的数字。除了被击落的飞机和被击沉的舰只上的死亡人数以外，美国在海滩上和丛林中只有一百零八人死亡（一百名士兵，八名军官）；一百四十人受重份，其中有七名军官。对于一场残酷的夜战来说，这个损失是很微小的。但总的说来，这场残酷的厮杀不过是在小股部队之间进行的。日本人的抵抗确实凶猛顽强，但毕竟经不住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军的攻击。日军死亡大约有一千五百人，二十三人被俘（其中有二十人受伤），此外，就是被击落的飞行员。

美国舰队总司令金海军上将写道："尽管敌人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可以预料，敌人还会用水面舰艇或用来自圣伊萨贝尔岛的飞机再次向我军舰发动新的进攻。在这相当危急的时刻航空母舰必须撤回来加油。因而只好撤回航空母舰。另外还有两个撤退的原因：其一，日本人显示出强大的空军力量；其二，我们怀疑在沿岸的海域有敌人的潜水艇，不希望自己的航空母舰冒这个风险。"当时是弗莱彻决定撤回航空母舰的。他给努美阿岛的戈姆利发电："鉴于沿岸海域敌轰炸机不断增多，空中增援部队以撤回为好。"戈姆利表示赞成。弗莱彻立即命令航空母舰及其"屏障"准备返航。因为此时如有空袭，也不致于引起很大的混乱。午夜，"TARA"特遣舰队（水陆两栖部队）司令特纳在一艘运输舰上如今英国的克拉奇利海军准将和海军陆战队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等开会。会上谈话不多，但从简短的对话可以看出，弗莱彻的名字并没有得到赞扬。当时，航空母舰带着装甲舰、巡洋舰和十六艘驱逐舰开始返航了；前面说过，一支日本舰队已从拉包尔启航驶向瓜达卡纳尔岛。特纳在会议一开始就说，由于航空母舰撤走，水陆两栖部队便有随时遭到空袭的危险，并说他应该把所有舰只都撤走。范德格里夫特一听就跳起来说道，卸在瓜达卡纳尔岛海滩上的军用物资和给养还远远不够，运输舰从那么远赶来，花了那么大代价，现在要中途都撤走，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克拉奇利茫然不知所措。范德格里夫特说，他要到图拉吉岛去同他的部下鲁珀图斯将军商谈这个"令人不安的新问题"。实际上，问题要远比范德格里夫特想象的更为令人不安：就在会议进行的时候，前面提到的日本舰队已（比预定时间提前）赶到瓜达卡纳尔岛海域。

太阳落山以后，克拉奇利的巡洋舰（除了他去参加特纳的会议乘坐的旗舰停在瓜达卡纳尔岛东面以外）都照常出航巡逻，保护运

输舰。这些巡洋舰分成南北两队，另有两艘驱逐舰在不远的地方巡逻。所有这些巡逻的舰只遍布瓜达卡纳尔岛和弗罗里达岛之间的海域，一直延伸到西南面一个叫萨沃的火山岛两侧。天空布满了乌云，夜色漆黑。用大量篇幅，外加地图和草图，去描写萨沃岛之战，倒也无妨。但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后拼凑起来的细节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只需一句话就可以确切地概括这次夜战的特点，就是：突然袭击。金海军上将的简洁叙述，恰如其分地讲清了这次夜战："凌晨 1 时 45 分左右，敌人一支巡洋舰和驱逐舰舰队（六艘带护航舰的巡洋舰）潜入这个区域，在飞机发射的火箭的协助下，用火炮和鱼雷袭击了我们的护卫舰队。由于是遭到突然袭击，同时因为日本舰队射击命中率很高，仅在几秒钟之内就给我舰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因为我方只能吃力地回击敌人。"这支日本舰队的参谋长御前后一海军上校略略数语便明确地阐述了这场战斗的全貌："刚越过萨沃岛不久，我们就发现了你们的南队巡洋舰。大队两分钟之后，我们就发射鱼雷和炮弹了。发射鱼雷后，我们立即向左转舵，又发现他们的北队巡洋舰。我们的舰队在向左转的同时分成两路，一队巡洋舰驶向美国舰队的右侧，另一队驶向它的左侧。紧接着就用火炮和鱼雷攻击。"

"堪培拉号"巡洋舰还没来得及揭去炮塔伪装就连中二十六发炮弹和一、二颗鱼雷。甲板上大火熊熊，死尸纵横；舰长首当其冲，当场毙命。2 分钟之内，"堪培拉号"已陷入绝境，带着浓烟烈火沉入大海。

紧跟在后面的"芝加哥号"巡洋舰正要向攻击"堪培拉号"的日本军舰开火，右舷哨兵发现一道鱼雷航迹。舰长发令："右满舵"。两颗鱼雷在左舷爆炸了。几秒钟之后，一颗鱼雷击中船头，冲起一股水柱，盖过船的桅杆，艄柱被掀掉了。一发炮弹炸断了前桅杆的右

撑脚，桅杆顿时倒了下来。“芝加哥号”的探照灯仍在搜寻着看不见的敌寇。虽已被打得残破不堪，但“芝加哥号”还没有沉没。

“阿斯托里亚号”巡洋舰在离敌人不到一海里的地方遭到炮击，已有一个炮塔被炸瘫，舰上几处起火。所有集流水管都被炸破了。副炮的弹药箱受热爆炸，把周围的人炸得血肉横飞，船在下沉，船员只好弃船下水。“昆西号”巡洋舰只见日本军舰的几个探照灯一闪，顿时成了众炮之的。“它很快就烧成一团”，“文森斯号”舰长讲道：“我看见它就在我们的左边燃烧起来。我向右掉头，躲开了这个大火盆。这时，一艘日本驱逐舰，也可能是巡洋舰朝我们发射了一颗鱼雷，击中一号锅炉舱。紧接着又一颗鱼雷在四号锅炉舱里爆炸了。炮弹落在驾驶台周围。在我闪转舵的时候，又中了一颗鱼雷，也可能同时中了两颗鱼雷。船完全熄火了。眼看着“文森斯号”开始向左倾覆，我便下令弃船。解下救生圈，投到海上。”在离那儿不到一海里处，一艘日本巡洋舰还对着已成火盆的“昆西号”猛轰，这艘垂死的巡洋舰的烟囱喷着蒸汽，发出阴沉可怕的嗥叫声。“昆西号”开始向左舷倾覆。大火中，只见被鱼雷炸开的船帮漂出水面，下面是落水的人在昏黑的水中挣扎，有的攀在橡皮筏和沉船的残骸上漂浮着。

总共有四艘巡洋舰被击沉，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遭重创。克拉奇利说：“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本来部署一支舰队就是为了击退敌人的水上进攻的，结果这支舰队却一战即溃。”是谁没有尽心职守呢？驱逐舰带着“警戒雷达”，近在沃岛跟前，却没有发出警报，这是极其严重的失职。最初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军舰溜到小岛附近，躲过了雷达探测，因为日本军舰的影像同海岸混在一起，加之，当时雷达还不完善。”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尼米兹认为警戒雷达失灵不是设备本身的问题，而应归咎于训练不够和人员

疲乏。当时，谁也没见到任何东西，可是都知道日本人来了，因为一个多小时以前，，就听到了日本护航飞机的响声。“敌人突然袭击是我们失败的首要原因，但也是各种不幸情况的必然结果。”金海军上将最后总结说：“由于当时我们需要刻不容缓地占领瓜达卡纳尔岛，所以我们没能坚持认真地制定我们的计划。我们在通讯联络系统中的某些缺陷只能把本来就很不称心的局势搞得更糟。人员疲乏可能也松懈了我们的警戒。一般说来，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谢天谢地，日本人没袭击运输舰就撤走了。据日本人后来说，他们当时考虑到天已亮了，他们没有空中保护，又处在美国飞机的航程之内。他们当时也不知道美国航空母舰已经走了。再说，“文森斯号”一阵排炮摧毁了日本旗舰上的地图室，在这情况不明的沿岸海域航行，没有航海图是很危险的。

弗莱彻8日率领航空母舰及其“屏障”启航了。9日下午，从萨沃岛之战中逃出来的巡洋舰和只卸了一半或四分之一货物的运输舰也离岸了。也就是说，瓜达卡纳尔岛旁的美国军舰一艘也没有留。海军损失了四艘巡洋舰之后，就全部撤走了，留下的海军陆战队，装备虚弱（几辆坦克，几门高射炮），弹药不足，食物匮乏，而且面前是层层埋伏的敌兵和陌生而危险的丛林。一位官方历史学家说：“在海军陆战队普通士兵的思想里是意识不到舰队撤离瓜达卡纳尔的军事必要性的。”确实，一个士兵往往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些在下层是不大体面的作法，而在上层看来就能变成战略需要。自有兵家和战事之日起，历来如此。美国的军事头目们认为，与其让航空母舰冒险不如大胆地把登陆的小股部队留在瓜达卡纳岛上（也许是略早了一点），因此，他们认为，士兵们对遗弃他们感到不满，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想，日后终见分晓，并且只能希望这些陆战

队的士兵们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陆战队的士兵们后来确实把这一切都忘却了，只是没有忘记得那么快罢了。

起初，陆战队的士兵们还满以为给他们留下的食品太多了，其实是因为他们都吃不下饭。丛林战造成的神经紧张使他们大伤食欲，觉得有的食品吃起来都味同嚼蜡，可是他们都十分诧异，为什么总觉浑身没劲儿呢？军官只好哀求他们，让他们吃饭。过了不久，由于逐渐消除了这种厌烦情绪，士兵们才发现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从日本人仓库里搜出的大米成了他们的主要口粮，他们为了给自己提神，就喝一种装在小瓶里的怪味饮料，小瓶上贴的标签写道："小角"香槟苹果酒。

退缩到瓜达卡纳尔岛西部的日本人重整旗鼓，每天夜里都进行小股出击，虽然人数不多，但声势喧嚣，凶猛如初。日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每夜都来给他们运送给养，接着就轰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占领区。美军士兵缩进洞里，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岛上的椰子树炸得漫天飞舞；爆炸声震耳欲聋；炮弹呼吼着在漆黑的夜空里穿飞。攀在树上的日本兵冒着自己舰队的炮火，若无其事地彼此吹哨呼应，整夜整夜地放冷枪。美军陆战队试图从海滩进剿马塔尼考村，结果只有三人生还。这次出击后，日军照旧每天夜里炮击，冲杀和骚扰美海军陆战队，这种小型战斗又持续了一个星期。18日，范德格里夫特下令发起进攻，首先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马塔尼考村。一排残破的茅草房成了争夺的目标。攻的，凶猛激烈；守的，残暴顽强。瓜达卡纳尔岛上的美军士兵对日本人已是恨入骨髓。有一次，一个从前线抓来的日军俘虏光着身子，只穿着一条三角举着双手走过来，后面有美军士兵用枪逼着，两旁的美军士兵不停地喊着："宰了他！踢死这个鸟东西！"日本人对美国人也毫不客气。一个个在受伤之后还拉响一捆手榴弹和冲上来的美军同归于尽。

8月18日夜里，几艘日本小型运输舰在护卫舰的掩护下运来一批增援部队，在机场的两端登岛。第二天夜里，在机场东端登岛的日军向岛上的特纳鲁河边发起进攻。美军前一天夜里已在这一带架上铁丝网；日军攻上来，被猛烈的火力压了下去，死的死，逃的逃。后面的日军停下来，就地挖了战壕。在迫击炮的掩护下，美军派三辆坦克出击，于拂晓时分全歼了这支日军。后来才发现这条不是特纳鲁河，而是伊卢河。但这场夜战仍被称为特纳鲁河之战。

8月20日左右，汇总侦察机所提供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已在拉包尔地区集结了三——四艘航空母舰，两艘装甲舰，十二艘巡洋舰，二十八艘驱逐舰，还有十五艘大型运输舰、货船和油船，以及一百六十架陆军轰炸机和歼击机。23日，率领美军舰队在瓜达卡纳尔岛东南巡视的弗莱彻准将接到报告，说在特鲁克岛（即马里亚纳群岛）以南发现三艘带护卫舰的日军航空母舰向东南驶来。弗莱彻接到报告后当即率队迎击敌人。他的舰队包括两支特遣舰队，每支特遣舰队以一艘航空母舰为主："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萨拉托加号"（是整个舰队的旗舰）由两艘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护卫；"企业号"由一艘装甲舰（"北卡罗来纳号"），一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防空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护卫。

24日6时30分，"企业号"放出第一支巡逻机队，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到了午前，从美国驻南太平洋空军司令那里又传来了一些情报，证实了此前得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弗莱彻命令"企业号"再派第二支巡逻机队去搜索。一直到下午，巡逻机才发现目标，返回报告：西南大约二百海里处一支敌舰队，有三艘航空母舰、八艘重型巡洋舰、六艘轻型巡洋舰、十六艘驱逐舰和数艘大型运输舰正在驶来。这支舰队阵势庞大，呈六十到八十海里宽的弧形摆开。这就是说，日军大队人马启程来夺瓜达卡纳尔岛了。

侦察机发现目标后当时就朝日军航空母舰扔了炸弹，但没有炸中。在这势孤力单的首次攻击中，美军一架飞机被击落了。这架飞机上的机机枪手德尔马·D·威利带伤撤出机舱，爬上橡皮筏。他在海上漂泊了十五天才登上了一座荒岛。岛上的土著居民收留了他，给他治好了伤，又设法让他回到了弗罗里达岛。当他辗转来到弗罗里达岛时，已是 1943 年的 4 月 11 日，从他遇难那天算起，前后整整二百一十八天。

由俯冲轰炸机和鱼雷飞机组成的第二梯队从美军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了。“萨拉托加号”的飞机首先赶到敌人上空。它们发现了七千五百吨的小型航空母舰“龙树号”之后，就先发射鱼雷，后投炸弹，一举炸开了“龙树号”的飞行甲板。“龙树号”当即浮在海上不动了，随后即带着满船的烈火倾覆了。

与此同时，日军舰队也放出了飞机。“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的飞机刚一起飞，警戒雷达就报告有一群敌机飞来。

美国从那时起对雷达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关于雷达，已有很多文章和书籍专门介绍了这个应用无线电超短波反射原理的发明，在此无须多加解释。其实，在大型军舰上不仅限于一个雷达，而是装备几个雷达，每个雷达负责专项探测，有远近防空警戒雷达，炮兵雷达，雷达询问器，等等。从 1942 年以来，每艘战列舰或航空母舰都装有一套雷达设施，包括十到十五台各种不同类型的雷达，由一百到一百五十名专职人员操纵。通过雷达和其它途径得到的情报都汇总到一个“情报中心”里。

日军的突击梯队包括三十六架俯冲轰炸机和十二架鱼雷飞机，另有二十四架歼击机护航。这些飞行梯队遭到美国舰队护航机的截击，可是一场混战之后，日军的三十架俯冲轰炸机和多数歼击机都溜过去了。在“企业号”上，警戒雷达监视着这些来敌。甲板上，

大家都注视着广播刺叭报告的方向。天空一片湛蓝，显得格外高远深邃。太阳渐渐西沉了。不知是谁先喊了起来："来了，这帮混蛋！"果然，一个个亮点当空出现了。

霎时间，所有的护卫舰艇一齐开火，雷鸣般的炮声震撼天地。蔚蓝的天空中，千百条火光闪烁的弹道密集地交织在一起。离"企业号"不远的"北卡罗来纳号"喷吐着又密又猛的火舌，就象船上起了火一样。飞在前头的日军飞机刚一进入高射炮的射程，顿时被打了个粉身俯骨，残骸纷纷扬扬撒在空中。跟在后面的日本飞机毫不畏惧，接踵而至。只见一架、一架，又一架，越过炮火防线之后就沿七十度角俯冲，一直冲到五百米以内才投弹，下面的"企业号"在不停地躲闪着。几架日军飞机在俯冲时被"北卡罗来纳号"的高射炮击落了。日军飞机集中力量全队攻击"企业号"。一架飞机俯冲到离船很近的上空，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眼看着一颗雪亮的炸弹斜刺着他甲板落下来。这想必是一颗十分之一秒的定时炸弹，因为它穿透了两层甲板才爆炸，炸死了三十五人，把第三层甲板也炸着了。抢险队和安全队立即赶到。中舱的舱壁被烧得漆黑，象纸一样一戳就破；中间是一团黑烟，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有好几个人在大火之中。人们在中舱里只听得上面高射炮响成一片，俯冲轰炸机吼声震天。消防队抱着水龙头灭火，水柱喷在甲板上吱吱作响，腾起团团蒸汽。

几分钟之后，又一颗炸弹击中了"企业号"。只见船尾升降台的右舷角火焰四射，红光耀眼。周围的六十名水兵，当场被炸死三十八人。离得最近的被炸得碎尸万块；稍远一点的就地被烧成了焦人，如木雕泥塑一般僵在原地不动了，身上的衣服早已不翼而飞。一个坐在瞄准手位上的炮手，身子向前微倾着，留下了他那瞄准的姿势。他的手还扶在指向低空的火炮上，看得出当时已在跟踪一架

俯冲下来的敌机。旁边一个炮手空举两只焦黑的手，摆着一副吃力地搬动炮弹的姿态。在爆炸点的四周，甲板被烧成了桃红色。

第三颗炸弹把飞行甲板上的一块钢板一掀而起，甲板上顿时火舌喷吐。紧接着，又一颗炸弹擦着船舷落在海里，激起一股冲天水柱。水柱反落在甲板的裂口上，把甲板上的火浇灭了一大半。过了一会儿，在甲板上忙着灭火的人发现高射炮不响了，原来空中一架飞机也没有了。

这场袭击总共历时 4 分钟，“企业号”上有七十四人被炸死，九十五人受伤，其中四人生命处于垂危之中。一个小时以后，船上的火被扑灭了，有的地方火势也被控制住了，船又以二十四节的航速行驶了。弗莱彻命令“企业号”去珍珠港修船。于是，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护卫着“企业号”返航了。

关于 8 月 24 日的其它空战情况，消息混乱，情况不明。从“龙树号”起飞攻击亨德森机场的日军飞机被新近布防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的美军歼击机打退了。日军飞机被击落了一大半。一批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俯冲轰炸机于 24 日和 25 日上午袭击了日军舰队。来自圣埃斯皮里图岛的美国陆军 B—17 型轰炸机也参加了这两次袭击。总之，除了“龙树号”航空母舰以外，日军还损失了一两艘运输舰，另有两三艘巡洋舰遭到重创。跟中途岛战役的情况一样，日军最后放弃了登陆企图，掉头返航了。1942 年 8 月 24 日和 25 日的交战以“东所罗门群岛战役”闻名于世。

“企业号”24 日下午派出攻击日本舰队的第二梯队包括十一架俯冲轰炸机，由特纳·K·考德威尔中尉带队。由于当时日军飞机正在袭击“企业号”航空母舰，这支俯冲轰炸机队出击难以成行，因此出发时间晚了，没有找到目标，返航时天色已晚，汽油也快用尽了。最后，考德威尔决定带队去瓜达卡纳尔降落。当他们同亨德

森机场联络上时，天色已很晚了。彼此辨明是自己人以后，基地人员燃起了几堆火。快着陆时，飞行员们看到跑道两旁横七竖八地停着几架飞机，有的好象已经被炸坏了。跑道的路面上还能看出有多处是仓促重铺的。飞机一着陆，就有一群面孔消瘦的士兵围上来，问长问短：

“欢迎，欢迎！你们一共几个人呀？是十一架飞机吧？这回我们可人多了，太好啦！可惜你们来晚了一点儿，我们刚吃完夜宵，不过我们会设法给你们弄点吃的。请到这边来吧！”

营房看起来很小，而且显得破烂不堪。食堂设在一间很低矮的木板房里。飞行员们坐下来，对这热情的款待尽量表现出很受感动的样子。他们对海空作战的情况知道的不多，所以只好就所了解的点滴情况讲了一下。

“你们一定都很劳累，现在该去睡一觉了。到这儿来吧。”

宿舍也是在一间木板屋里，担架就是他们的床铺。担架的帆布上还留着大块大块的褐色渍迹，这显然是同事们的血迹。

“你们还得看一下防空壕在哪儿。瞧瞧吧，多方便哪！就在旁边。”

看了防空壕之后，飞行员们就转回宿舍，默默地在担架上躺下了。他们刚刚入睡，日本舰队就开始炮击了。

由于“企业号”受损，考德威尔奉命带着十一架飞机留在亨德森机场，暂时附属于海军陆战队的223飞行中队。他们在瓜达卡纳尔岛上呆了几个星期，一直同被遗弃在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同甘共苦。金海军上将曾对这段经历作了简洁的描述：“在所罗门群岛战役之后约六个星期的时间里，西南太平洋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战斗。日军潜水艇和飞机在这一带非常活跃，先后曾发生过一些小规模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我们损失了‘瓦斯普号’航空母

舰和五艘驱逐舰。日本军舰几乎每天夜里都去袭击瓜达卡纳尔岛。我们的士兵索性把这些定时来袭击的日本军舰叫'东京快车'。敌机也日夜不停地轰炸海军陆战队的阵地。'东京快车'还往岛上运送军队和物资。这些日本军舰白天由飞机掩护，隐蔽在丛林遮盖的海岸边，夜间就到瓜达卡纳尔岛以北的埃斯佩兰斯角去卸船，它们一直开到岛上的机场周围，炮击一阵之后就匆匆开走了。"

"企业号"上的一个飞行员讲道："我们从担架上爬起来就往防空壕里跑。这时就已经有人倒下了。每天夜里，就象这样被炸死的至少也有五个人。不过，最糟糕的是让人没法睡觉。呆在瓜达卡纳尔岛上比飞在空中还要危险十倍。"敌人第一次炮击之后，立即有三名"企业号"的夜航专家自报奋勇去攻击日本军舰。他们对敌舰队狠狠地轰炸和扫射了一阵，但一个叫布朗的飞行员却没有回来。可是"东京快车"第二天又来了。两天以后，一个飞行员发现在一个小岛的海滩上有一架坠毁的美国飞机。他低飞一看，正是布朗的飞机。残骸旁围着五十多个土著人，有一个人还穿着死者的飞行服神气活现地坐在驾驶舱里。

飞行员们每天早晨给飞机加油（由于没有地勤人员，所以他们自己动手加油）。瓜达卡纳尔岛上，天气炎热多雨。汽油桶有的还扔在海滩上，有的放在东一个西一个的临时小仓库里。他们只好用日军丢下的卡车把汽油运回营地，然后再把汽油桶从卡车上扛到飞机上，往油箱里灌。他们把这每桶重二百六十公升（一百八十五公斤）的汽油运来之后，还得去运炸弹。专门运炸弹的拖车和牵引车当时还没来得及卸下船就又被美舰队匆匆忙忙带走了，他们只好用代用拖车把炸弹运回来。飞机缺零件，他们就到破飞机上去找。飞机出了毛病，他们就自己修。在"企业号"上，成龙配套的地勤队每天早上都准时把准备就绪的飞机送到他们面前，如今一切

都得自己动手。

敌人的轰炸机在“零式”歼击机的护卫下每天都来袭击机场。警报器一响，机场上的“无畏式”轰炸机就得赶快起飞，飞出三十公里以外，让海军陆战队的歼击机去迎击敌人，保卫机场。敌机头一天来袭击时，有两个机组没来得及起飞，他们刚跳进一个壕沟里，敌机的炸弹就落下来了，一下子把他们埋在这颤抖的泥土里，但都没受伤；可是离他们十米远的五个陆战队士兵却都被炸死了。每天都有炮弹库或汽油库被炸毁，每队都有木房被烧毁，机场的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的。日本人用这些军舰和飞机是不可能把岛上的机场彻底摧毁的，但他们好象觉得关系不大，只要能不停地进行骚扰就行。夜间，“东京快车”也有偶尔不来的时候，但这时往往会有一艘孤零零的潜水艇在海岸边浮出水面，炮击一阵之后就又潜下水去。然后，可能再来一架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一阵，发射几颗火箭弹。一阵硝烟散后，有时有飞机来轰炸，有时没有。这出戏如何收场，根本无法预见。陆战队的士兵们把日本的潜水艇叫作“明星海鳊”，把日本飞机称为“卓别机”或者叫“电动洗衣机”，以此来取乐。可是，敌人接连不断的骚扰使他们没法睡觉，所以个个叫苦不迭。每当“东京快车”（其编制经常变换，一般是几艘驱逐舰和一、两艘轻型巡洋舰）炮击时，陆战队士兵们就从炮声到炮弹的爆炸声的间隔时间来推算大炮的口径和方向。大口径火炮发出的声音象风吹椰林；如果这椰林的风声变成象轮胎撒气的声音，那就是该倒霉了，死神就要临头了。瓜达卡纳尔上的美军士兵们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最怕这种夜间炮击：“尽管炮击成了家常便饭，但这是无法适应的。”七、八个星期以后，卫生站里的伤病员有一半是患神经失常的病号。

有一个士兵曾在瓜达卡纳尔岛上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反映的

是一支陆战队巡逻后返回营地的平庸场面。一行行高大稀疏的椰子树干，看上去并不那么苍劲挺拔，而是整个向一边倾斜着，显得有些柔弱怠惰。一棵棵高耸的树干上丛生着扇形复叶，林间露出一条闪闪发亮的小径，一队士兵沿着这条小径巡逻归来。这是一条小路，倒不如说是一条小溪，因为士兵们是走在水里的。他们排列得很有秩序，但从那步伐上看，可以知道他们是缓慢艰难地行进着的。照片上还印出了他们迈步时溅起的水花，人们仿佛听到了他们走到泥水里发出的汩汩声和哗啦哗啦的趟水声。他们的穿着杂七杂八，有的光着上身，有的穿着茄克衫，有的穿着背心。他们都抬头凝望着镜头，脸上看不出一丝笑容。一个个面色憔悴，满脸胡须，眼窝凹陷。小径的两边是略微高山溪水的沼泽地，沼泽地上是一座座被雨水洗得发亮的小木房和帐篷。在这满眼异国风光的背景下，木房和帐篷显得格外低矮破陋。留守营地的几个士兵呆滞地望着归来的战友。营地里，木箱和汽油桶扔的东一个西一个，到处都是。近处是露在水面上的一棵烧焦了的椰子树桩。

长期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不得疟疾才是怪事呢。有一个陆战队飞行员在飞行时突然发烧不能动了，结果从空中坠落下来，机毁人亡。疟疾过去之后，痢疾又流行开了，威胁越来越大，看来非把病号撤走不可。美军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驱逐舰改装成快速运输舰，仿照日军的“东京快车”编成了一个小型运输舰队，负责同努美阿岛和埃斯皮里图岛联系。撤离前，患痢疾的病号眼看着自己瘦得可怕，就强打起精神吃饭：“反正是吃了再泻呗！“企业号”的飞行员布朗，自失踪以后人们都以为他早被野人给吞噬了，可是后来却被沃夫找回来了。他当时把自己的衣服都分给了土著人，得到了他们的欢欣和帮助。

在这段时间里，飞行员们还是经常起飞去袭击“东京快车”。有

一次，一艘两万吨的日军客货船满载军队被炸中起火，使那天向瓜达卡纳尔岛开来的日本舰队被迫中途返航了。日军一共有一两艘或三艘驱逐舰被炸沉，一两艘巡洋舰遭重创。由于当时参战飞机为数甚少，加之印证不足，所以很难估计日军在这段时期的损失。“企业号”的俯冲轰炸机还炸沉了数艘满载兵员的日军大型登陆艇。当时日军夜间把这些登陆艇开来，企图隐藏在椰林遮蔽的海岸边。前面说过，除了“瓦斯普号”以外，还有五艘美国驱逐舰被击沉。“瓦斯普号”这艘一万七千吨的航空母舰是9月15日去救助一支船队时被一艘日本潜水艇用鱼雷击沉的。

9月12日，天一黑日军就开始炮击，整整不停地轰了一夜，一直到天明才停下来。美军士兵抬起头来，面面相觑，个个是满脸泥污。他们站起来，走出掩体，炮弹又炸开了。日军打来的炮弹有的是带定时雷管的，落地十一个小时之后才爆炸。13日那天，美军士兵一整天都被这些突如其来的爆炸折磨得心神不定，惶恐不安。天黑时，日军又开始炮击了。深夜，日军发起了进攻。两翼的进攻被打退之后，日军从美军的中部攻到隆加山的山坡周围。有一小股日军一直冲进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的指挥所，在他的帐篷里打死了一名中士。双方在黑暗中用手榴弹和刺刀展开了近战。美军的野战炮打响之后才保住了美军阵地，打死了日军五百多人，顶住了日军的第二次冲锋。

隆加山战斗过后，出现了一段暂时的平静。“企业号”的飞行员到瓜达卡纳尔岛以来，把飞机一架一架地损失光了，一些身体还能支持的飞行员就在营地干些杂务。天不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到离机场一千五百米远的一条小河边去洗濯被汗水渍黄了的衣服。他们洗衣时就能看到河对岸有日本人在洗澡，一阵阵浓郁的香皂味飘过河来。日本人还悠闲地听着广播，收音机里不时地传来“家乡呵，

可爱的家乡”的歌声。有时，美国飞行员们还惊奇地听到日本人呼喊他们的名字。日军的高空轻炸机仍然时常来轰炸，同时还空投一些宣传小册子，封面上印着漂亮丰腴的裸体少女。但是，在那些被疟疾和痢疾折磨得虚弱无力的美军士兵面前，这些画片产生不了任何诱惑力。画片丢在泥泞的地上，无人问津。一场雨过后，这些裸体画片就被埋进泥土里，剥蚀殆尽了。大型船队终于到了带来了粮食、药品、大炮、弹药和几千名身穿崭新军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企业号”的飞行员随船队撤走了。飞行员们在离开机场去登船的路上，一再回头观望，想多看一眼那凄凉的营地，多看一眼那些坐落在满是木箱和油桶的沼泽上的小木房和帆布帐篷。原来他们总想离开这个苦难的地方，可现在当他们真地要离开它时，却心情十分沉重，羞愧难忍。的确，当人们经历一番甘苦之后对一个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时，人们总要对这个地方恋恋不舍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尽管美军奋力抵抗，但最终还是有一个师的日本军队于 9 月底登上了瓜达卡纳尔岛。形势十分危急。眼下兵力不足，很难进行一场决战（正在维修的大型舰只太多了），但戈姆利还是决计要给“东京快车”一个沉重打击。他在瓜达卡纳尔以南部署了三艘重型巡洋舰。两艘轻型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派斯科特宫准将指挥作战。10 月 11 日下午，“东京快车”开来了。那天，“东京快车”的队伍格外浩荡，前面是驱逐舰开路，跟着就是四、五艘巡洋舰，后面是七、八艘运输舰。夜幕降临了，美军舰队从西北面绕到瓜达卡纳尔岛，成一路纵队横过埃斯佩兰斯角。美军舰队刚转舵向西以二十五节航速前进，“东京快车”就露面了，与美军舰队呈直角开过来。也就是说，美军舰队处于“T”字的竖线上，占据了典型炮战位置。日本舰队没有发现任何目标，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和美国舰队在萨

沃岛战斗中一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艘日本重型巡洋舰首先被打开了花，大火突起，火星飞迸。这一突袭打得日本舰队足有10分钟没有还击，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便有四艘日本军舰被击沉了。日本军舰终于开炮还击了，当即击沉了一艘美国驱逐舰，重创一艘轻型巡洋舰，但由于损失了三、四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一艘运输舰，所以被迫撤退了。当天夜里，治愈了皮肤病的哈尔西赶到奥克兰接替患病的戈姆利，到任就接到了埃斯佩兰斯角海战的捷报。

10月12日，美军六千人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另有四艘鱼雷快艇作为刺向"东京快车"的尖刀（如果敌人胆敢再来！），抛锚停在图拉吉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如释重负顿时感到轻松许多。然而，他们轻松得太早了。翌日，"东京快车"又来了，看来日军把埃斯佩兰斯角的失败看成小事一段，仍然照来不误。这天晚上，"东京快车"带的护卫舰队包括两艘装甲舰，一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机场被轰击了一个半小时，不消说，机场上的飞机大部分都被摧毁了。第三天晚上，日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又照例来炮击。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的飞机被炸得只剩了一架，可是"东京快车"还是往瓜达卡纳尔运送军队和大炮，耀武扬威地炮轰瓜达卡纳尔岛，气焰甚嚣尘上，大有要踏平之势。美军匆匆从圣埃斯皮里图派来飞机，但是日军不顾美国飞机的截击，空袭越逼越紧，鱼雷飞机和俯冲轰炸机蜂拥而上。一艘日本潜水艇用鱼雷击毁了"切斯特号"重型巡洋舰。从20日起，新登岛的日军开始"对美军全线施加强大的压力"，架在卡约山上的大炮不停地向美军阵地猛轰　23日，天刚一黑下来，"东京快车"就对瓜达卡纳尔岛开始了自开战以来最猛烈的炮击。美军一看就知道这次绝不是骚扰，而是符合常规的"炮火准备"。深夜零点零一分，炮击刚一停止，地面部队就立即发起进攻。卡约山上的大炮开火了，密集的炮火组成了一道火网，后面紧

跟着冲来了日本坦克，坦克后面跟着步兵。日军四次冲锋，四次被击退。拂晓，被摧毁的坦克还是冒烟，在烟雾弥漫的丛林里，日军再次发起冲锋。范德格里夫特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了战斗，除了海军陆战队之外，还有12日登岛的步兵，甚至连机械师、司机、面包师、厨师在内的所有随同盎格鲁—撒克逊人战斗部队开来的专业人员和附属诉人员都动员起来了，总之是一个不漏地倾巢出动了。范德格里夫特同时还调飞机来轰日军的运输舰和货船，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日军的进攻被打退了。

25日清晨，“东京快车”又来了，先在埃斯佩兰斯角卸下军队和物资，到晚上就开始炮击，其凶猛的势头有增无减。许多美军步兵吓得哭了起来：“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难道他们就没完没了了吗?!”炮火准备和步兵冲锋之间没有任何停顿，没有任何间歇，炮火准备之后紧接着就是烟幕射击，掩护日军坦克前进。“25日深夜，敌人的地面攻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自以为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鏖战。美军的正面防线被突破了，日军攻占了机场的一部分。拂晓，大部队战役变成了筋疲力尽的小股部队之间的零星战斗。一些美军士兵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日军士兵的精力也消磨不小。“一群群矮小的日本兵挤在一起，从地上爬起来，冒着我们的枪林弹雨踉踉跄跄地向前冲，直到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为止。”天亮以后，范德格里夫特对部队作了一番勉励之后就以陆战队的一个团“打头阵，发起了反攻。他想把日军赶到丛林边上去，夺回机场。但日军寸步不让。最后，占领机场的日军被就地歼灭了二千二百人。至此，瓜达卡纳尔岛的“要冲”——亨德森机场失而复得。然而，范德格里夫特的部队却濒临绝境：前一天登岛的日军步兵还没有投入战斗，另有一支日本舰队正向瓜达卡纳尔接近，这支舰队包括四艘装甲舰，三艘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

轻型巡洋舰、驱逐舰、运输的般以及其他舰只共四十余艘。

第二节 “现代最野蛮的海战”

美国掌握了一整套精巧熟练的修船方法。受损伤的舰只进港之前，专家们一经查明主要损伤部位立刻拟定出一个总的工作计划。东所罗门群岛战役之后，“企业号”一到珍珠港就立刻有各队工人突击抢修，其紧张繁忙的场面跟珊瑚海战役之后修“约克敦号”航空母舰完全一样。10月16日，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企业号”当即启航，由新舰长奥斯本·B·哈迪森海军上校指挥，但仍然悬挂金凯德海军准将的帅旗，改由“南达科他号”装甲舰和两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护航。“企业号”奉命全速向南太平洋，“霍内特号”在四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已在那里巡航。两支舰队10月24日中午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东北海面汇合，组成“金”特遣舰队，由金凯德担任指挥。“金”特遣舰队的新航向是：从北面绕过圣克鲁斯群岛，然后驶向所罗门群岛最南端的圣克里斯托巴尔。看来，尼米兹已经掌握了有关敌舰队方位的确切情报。

26日午后，“企业号”驾驶台的电传机上传来了由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转发来的一份飞机侦察到的情报：“距‘金’特遣舰队西北六百海里发现敌装甲舰两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七艘。”一小时以后，太平洋司令部又转来一份飞机侦察的情报：“两艘带护卫舰的日本航空母舰，方位：北纬08°51′，东经：164°30′；航向：东南145°；航速：二十五节。”从这份情报看，日本舰队离特遣舰队还不到三百六十海里。金凯德当即派出第一队飞机前去搜索攻击，但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在去的时候，飞行员们一心向前搜索，超出飞机续航能力，多飞出了八十海里，结果在返航时有六架飞机入大海。六架飞

机坠毁了，机组人员全部被搭救上来。这次失利主要是因为日本航空母舰已经改变了航向。然而，美国陆军侦察机一直在跟踪，直到知道敌人改道向瓜达卡纳尔驶去。不过，不管日本人的意图如何，起码目前可以推断，两军最迟在翌日上午就要交火了。那天夜里，美军航空母舰上情绪十分高涨。“企业号”上的航空兵司令克罗姆林海军中校把飞行员召集在餐厅里训话。他先简单地谈了瓜达卡纳尔的官兵们的处境，然后介绍了三倍于特遣舰队的日本舰队的组编情况。他紧接着说道：“但是，你们现在有优等的飞机，质地坚固，胜过现代所有的飞机。你们又受过最精良的训练，熟悉空战的新战术。”最后，他对飞行员们照例进行了一番勉励。他讲完之后，飞行员们解散休息。

不出所料，战斗果然在10月26日上午打响了。下面就是根据在“企业号”上的所见所闻和许多目击者的口述整理的战斗进展情况。

4时30分：飞行员进早餐，餐厅里飘出阵阵咖啡、煎鸡蛋和美国纸烟的香味，黑板上还留着克罗姆林在午夜开会时写的数字和注释。飞行员们议论着在前一天巡逻时（由于燃料耗尽）损失几架飞机的事，气氛沉闷。多数飞行员似乎都有些困倦了。随军天主教神甫走进来说，“南达科他号”用信号灯通报了各护卫舰搭救上来的飞行员的名单。神甫刚一开口，飞行员们个个悉心静听，这自然是出于同情和敬重。

5时5分：飞行甲板上伸手不见五指，天色依然象午夜一般漆黑。前一天奉命执行搜索任务的侦察机一架挨一架地停在船尾甲板上，怯生生地好象怕人责备似的。飞行指挥官今天的声音格外修扬，似乎比播音员还要胜过一筹，他手拿话筒说道：“请离开螺旋桨……，发动机起动。”号令发出后，一般总要等几秒钟才能听到发动

机的轰鸣声，因为飞机没有汽车上那样起动装置，如果装上起动器，那就太笨重了。装在发机下面的特殊点火装置里有一个电动打火器。发动机发出几下劈啦声之后就起动了。排气管紧接着就喷出火舌。如果从来没有见过，那是很难想象这种蓝色的火焰是多么纯洁透明。第一批飞机起飞了。

不久，天破晓了。微微泛白的天空衬托出"舰岛"的轮廓。接着，护卫舰只的侧影也在海面上显现出来了。"南达科他号"装甲舰航行在"企业号"左边不远的地方，它的船帮上没有舷窗，舰楼压得很低，看上去好象一条黑色的大狗鱼。转眼之间天就大亮了（舰队航行在北纬 10°上）。"企业号"甲板上，飞机还在陆续起飞。驾驶台上，金凯德上将身穿褐色衬衣，光着头坐在一个高脚凳子上，凝望着碧绿的大海。天空中飘浮着几小片毛茸茸的积云，云彩的东面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飞鱼从船的右舷欢快地游过。天空越来越明亮了，转瞬之间霞光万道，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面南凭跳，可以隐约看见"霍内特号"的分舰队在"企业号"以南八海里的海面上航行，两支分舰队齐头并进。清晨巡逻的最后一批飞机起飞了。甲板上一片静寂。

7 时 30 分：（维维思·W·韦尔奇中尉的）机群发回第一份电报："发现敌装甲舰两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七艘，没有航空母舰。"

8 时整：飞机发来第二份电报（詹姆斯·R·李海军中校发的）："发现两艘日本航空母舰和护卫舰队。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没有飞机。我们遭到'零式'飞机的攻击。"

8 时零 2 分：金凯德命令十架俯冲轰炸机、十架鱼雷飞机和十架歼击机起飞。

8 时 12 分：广播刺叭的声音盖过了正在起飞的飞机寻动机的

轰鸣声，喇叭里广播了前方飞机发来的一份电报：斯托克顿·B·斯特朗中尉和查尔斯·B·欧文中尉攻击日本“翔鹤号”航空母舰，两颗炸弹投中目标，击落前来截击的“零式”飞机四架。听到这个消息，甲板上的人顿时欢呼起来（后来得知被击中的日本航空母舰实际上是“瑞穗号”）。

9时整：数架清晨出去巡逻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返航。海风轻拂，“企业号”不需转舵就接下了这几架飞机，飞机迅速平安地降落在甲板上。

9时30分：一架美国歼击机单个飞回来了。这架飞机动作异样，姿势反常，左右摇摆着低空绕航空母舰兜了一圈，然后就朝甲板上降落，虽然落得很猛很重，但一次就降落成功了。飞机停下来以后却不见飞行员出机舱，几个人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飞行员受伤了，他简单地报告了8时12分以后起飞的飞机的战斗情况：十二架“零式”歼击机突然从东面冲进美国机群，美国飞机击落了两架“零式”歼击机，自己损失了四架歼击机。更多的情况，这个飞行员不得而知。

9时40分：广播刺叭响了，“抢险队和消防队注意，请穿好防火衣待命。日本飞机离我五十海里。”

9时42分：甲板上又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二十架歼击机开始起飞。

9时45分：天空乌云骤长，下起了暴雨。飞机照旧起飞。

10时整：雨过天晴，阳光灿烂，蔚蓝的天空洁净如洗。被暴雨冲刷得闪闪发亮的“南达科他号”的炮塔，不久又渐渐露出原有的灰暗的色泽。整个装甲舰漆成深灰色，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前进，显得十分威武雄壮，“企业号”官兵似乎从中得到一种安全感。在航空母舰的驾驶台上，金凯德及其幕僚们用望远镜向南观察着，也许

是发现了什么。

10时零6分：攻击了日本航空母舰之后，斯特朗和欧文驾机返航，降落在“企业号”飞行甲板上。斯特朗说，他的飞机只剩下二十公升汽油；欧文的飞机还剩十二公升。

10时11分：“霍内特号”的分舰队仍然航行在“企业号”以南八海里的海面上，各舰开始对空射击。从“企业号”上看得十分真切，在那洁净高远的蓝天里，升起一团团浓烟，象奇形怪状的花朵一样徐徐开放，呈现一副无声的奇景。一时间，周围听不到任何声音，只能看见那黑色的玫瑰花在这令人揪心的寂静之中开放着。不一会儿，炮声响了，沉闷的隆隆声不绝于耳。“霍内特号”分舰队的高射炮对空猛射，密如火网，舰队上空硝烟滚滚，遮天蔽日。

10时13分：“霍内特号”航空母舰中弹。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霍内特号”前部起火，烈火熊熊，浓烟滚滚。一架架飞机拖着长长的火苗坠落在“霍内特号”周围，但辨不清是日本飞机还是美国飞机。“企业号”上一片静寂，雅雀一声。一股又粗又浓的烟雾从“霍内特号”上升起，直插云天。“企业号”分舰队依然航行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10时25分：眼前看不到任何目标，只有“霍内特号”分舰队和还是冒烟的“霍内特号”航空母舰。从“企业号”起飞出击的飞机又传来了新的消息，总共有二十五架“零式”飞机被击落。人们都替美国的鱼雷飞机担忧，担心它们已被敌机击落。美军的俯冲轰炸机先发现了两艘日本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他们报告了这些日本舰只的位置之后，就继续搜寻日军的航空母舰。他们又向前飞了二十海里，发现两艘日本装甲舰。他们闯过敌装甲舰的高射炮截击之后，终于看到了日军的两艘航空母舰。这两艘航空母舰带着护卫舰队航行在装甲舰后面，天上有飞机保护。美军两架“无畏式”俯冲轰炸

机被击落，另有两架被击伤，其余的朝最大的航空母舰袭击过去，投中了四颗五百公斤重的炸弹（这次是炸中了“翔鹤号”）。

11时13分：日本飞机来了。“企业号”及其护卫舰一齐开火。几架日本飞机应声坠入大海，其他日本飞机紧接着冲了过来。“企业号”宽大的飞行甲板极度倾斜着，全速偏航，船上一切都随这震动起来。在甲板上所有人都趴了下来，多数人都双手紧紧地抱着脑袋不敢动弹。金凯德依然站在驾驶台上，新任舰长哈迪森也站在那里。这些日本飞机是俯冲轰炸机，俯冲的呼啸声此伏彼起。说呼啸还不够确切，因为在这可怕的声音里还带着一种威逼和哀怨的声调。慌恐之中谁也数不清有多少架飞机在俯冲。“企业号”的甲板此时又向另一边倾斜了。由于各舰只都在不停地转弯机动，变换队形，趴在甲板上的人偶尔抬头看看大海，觉得眼前一片昏花，晕头转向。他们糊里糊涂地只知道日本轰炸机还在头上盘旋，没完没了地俯冲轰炸。

11时25分：“企业号”突然遭到沉闷的一击，顿时整个船身剧烈地震荡起来。团团黑烟裹着烈火从前部升降台后面的甲板中央翻卷上升。航空母舰并没因此而减速。风压着浓烟反扑下来，接着，又是一阵震荡。一股水柱从左舷冲起，盖过驾驶台，停在船尾甲板上的一架飞机滑动起来，摇来晃去地在甲板上打转儿。高射炮的隆隆声俯冲轰炸机哀怨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剧烈的震荡接连不断，炸弹落在附近的海面上就象落在船上一样猛烈地上下掀动船身。“企业号”仍没减速；甲板上还没看到有人被炸死。

11时27分：空袭结束，高射炮停火。“企业号”共中了三颗炸弹。一颗穿透飞行甲板在船的底层爆炸，炸死数人，几处起火；另一颗也穿透了飞行甲板，斜落在船头前面的水里爆炸了；第三颗把右舷钢板炸开了一个缺口。全船上下只有百分之三的人目睹了这场

战斗。在船舱里的人只听到广播喇叭发布的通知和命令："俯冲轰炸机袭击，准备战斗。"除此之外，他们还感觉到船体在剧烈震荡。在炸弹的冲击下，有的舱壁被震破了；有些管道被炸坏了；有的舱室灌进了海水。舱内的灯都灭了。10月26日那天炸中"企业号"的第一颗炸弹正好在一个弹药舱上面爆炸，使周围几处起火。在往起火的舱里大量浇水之后，才把火势控制住了。有一个从关岛来的矮个子混血人在船上当餐厅服务员，当时他正在隔壁的舱室里工作，他打电话向安全队报告了他的舱室里发生的一切。下面就是他所看到的战斗情况："我觉得船好象要向我身上砸下来似的。爆炸过后好长一段时间，还有东西在不停地滚来滚去。火和烟一齐涌进舱室。他想，可能是日本人使用了窒息瓦斯。我不断地打电话呼救。所有的灯都灭了，舱室里象地狱一般漆黑一片，水越涨越高，有时一下子就能上涨几厘米。开始，水有齐腰那么深，后来就没有肩膀了。我使劲儿向上踮着脚，心里渐渐害怕起来。"这个默默无闻的战士名叫文森特·萨布兰，他在舱里一直挣扎到7时50分才被救了出来。

11时28分："企业号"飞行甲板上，广播喇叭里报告："右前舷发现潜望镜。"可是，人们应声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说话之间，一架美国飞机朝船尾飞来。甲板上，降落指挥官开始挥动指挥拍。

这个降落指挥官名叫罗宾·林赛，在美国海军中是个很有名的人物。当时，林赛还以其出众的才干而扬名了，后来在圣克鲁斯群岛时他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日本飞机攻击"企业号"时，几架燃料将尽的美国飞机在空中盘旋，焦急地等待着在甲板上降落。这几架飞机是早晨8点钟以后从"企业号"起飞出战的，现在撤了回来。"霍内特号"的飞机与这些飞机汇合在一起，也跟着在空中盘旋，因为"霍内特号"中了八颗炸弹、两颗鱼雷，当时正在燃烧。用"悲剧"

这个词来形容仅仅处于汽油将尽的情况下的飞行员是在战斗进行中盘旋的。他们既不能自卫(弹药已尽)也不能逃走(燃料将尽),而只能考虑将如何栽进大海;大部分飞行员是从激烈的战斗中撤出来的,有些人还受了伤。那天上午在"企业号"上空盘旋的飞机中,有十架已坚持不住了,迫不得已在"企业号"遭到第一次攻击之后就降落了。罗宾·林赛以一种启发式指挥技术,敏捷地接下了这些飞机。

11 时 30 分:广播喇叭里喊道:"敌人从西北面飞来,距离三十五海里。准备战斗。"林赛坚毅地站在他的小工作台上,继续指挥飞机降落。

11 时 30 分:最后一架(第十架)飞机在甲板上降落了。

11 时 48 分:敌人来了!高射炮吼声如雷。"企业号"躲进一小片积雨云下面(高射炮仍然不停地射击),又马上钻了出来。一群日本鱼雷飞机低空飞过来。一架鱼雷飞机在离海面五十米高的空中爆炸了,一道闪光过后便消灭了。其余的鱼雷飞机继续向"企业号"接近,又有几架被击落了。剩下的敌机分成两组夹击"企业号"。敌机发射鱼雷了,只见海面出现一道道光亮的裂痕,冒着气泡疾速向前延伸。"企业号"甲板猛地倾斜过来,所有的人都趴到了甲板上,只有林赛和另一个军官跑着爬上两架停在甲板上的飞机,操起机枪对准一架粗大的日本鱼雷飞机射击。这回鱼雷飞机从船尾飞来,正在向上拉,露出了机肚子。几挺机枪一齐开火,把这架鱼雷飞机打得粉碎。已经飞到甲板上方的日本鱼雷飞机突然一歪,掉进海里。另有三架鱼雷飞机也同时栽进大海。飞机上的汽油和机油浮在海上,烧了足有半分钟。敌机发射的鱼雷没有击中"企业号"。一架日本飞机带着团团火焰从不到一百米的空中向左舷落下来,飞机上的"旭日"标记在烈火中忽隐忽现。可是,这架敌机没有掉进海

里，而是正栽在“史密斯号”驱逐舰的船头上。大火顿时从船头冲起，火苗蹿得比船还高，整个船头都被大火吞没了。“史密斯号”船尾的高射炮还在射击。“南达科他号”也起火了。“企业号”的高射炮一停，其他舰只的炮火也跟着停下来了。周围出现了一片少有的沉寂。在这寂静中（看不到日本飞机了），隐约传来一架正在俯冲扫射的美国歼击机的马达声和机枪声。这架飞机掠过水面，升起来又俯冲下去，机枪在不停地扫射。“波特号”驱逐舰停在二百米远的海面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们都呆看着，莫名其妙。突然，一股水柱从“波特号”的中央冲起，接着就冒出一大团烟雾把“波特号”遮住了。

这架美国歼击机的飞行员叫戴维·波拉克。他在“企业号”上空一千米飞行时，发现正下方海面上有一颗鱼雷在“企业号”和“波特号”驱逐舰之间打转儿。“波特号”正停在那里搭救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机组人员。波拉克想用机枪引爆这颗鱼雷，即使打不中鱼雷，起码也能引起面临危险的“波特号”的注意。他在俯冲时中了几发美军的炮弹，幸好没有致命。“波特号”明白了波拉克的意图，但正要启航时被鱼雷击中了。

11时58分：广播喇叭里报告：“右舷有潜水艇。”半分钟之后，广播喇叭又响了：“错了。不是潜水艇，是海豚。”甲板上一阵哄然大笑，紧张气氛顿时消散了。

11时59分：“史密斯号”驱逐舰不顾船头大火，一直坚持跟着护卫舰队，只见它猛然朝“南达科他号”的后面驶去。“南达科他号”（甲板上的火已经扑灭）正在高速行驶，后面搅起层层浪涛。“史密斯号”紧追到“南达科他号”后面，把船头浸入“南达科他号”搅起的浪涛里。“史密斯号”前部的火势被压了下去，不一会儿就熄灭了。附近的船上爆发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叫喊声和口哨声，为

这一巧妙而大胆的行动叫好。在舰队的后面，“波特号”依然大火弥漫，另一艘驱逐舰泊靠在旁边搭救“波特号”上的船员。不久，“波特号”就沉没了。

12时5分：广播刺叭宣布：“各处的火都已扑灭。”

虽然这消息宣布得早了一点，但各起火点确实都已“控制住”了。前面说过，第一颗炸弹正好在一个弹药舱上面爆炸。当时弹药舱里有一个叫威廉·平克尼的服务员。他后来把当时的火势描述了一番：“一发五英寸长的炮弹在左舱爆炸了，把我吓得像死过去一样，足足愣了5分钟才能动弹。舱里到处是火，到处冒烟，热得炙人。我下面还有一个人，他站了起来，嘴里喊道：‘这个该死的门，在哪个鬼地方呢？’我说：‘唉呀！这……我不知道呀！’我站了起来，在烟雾中摸索着朝我想象中的门走去。走到那儿一看，头上有点亮光。我爬上去一看，四处都是火，又爬了下来。不一会儿，我觉得脚下有热水在流动。我正要再往上爬，又来了一个人。那人没有爬上去，摔下来了。他跟我说：‘喂，帮一把好吗？’我抓住一块铁板想撑起来，可是这铁板上有电，把我打了一下。我浑身一抖，就摔下来了。我心想：‘没关系，非爬上去不可！“我抓住一截铁管就向上爬。”那个叫平克尼帮一把的人名叫巴格韦尔。他事后讲道：“我当时想钻出这个烟熏火燎的弹药舱。我往上一爬，手被灼伤了，一跤摔了下来就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平克尼正在往上托我。可这时他被电打了一下，手一松，我就又昏迷了。当我再次醒来时，这个黑人站在我面前，是他把我拖到安全的飞机库里。他的手、右腿和后背都被灼伤了。”

12时15分：广播喇叭里喊道：“西北面有敌机，距离十二海里。准备战斗。”不巧，西北面正好有一片墨黑的雨云，对日本飞机隐蔽十分有利。

12时20分：日本飞机钻出云层。美军舰队上的高射炮开火了。二十多架飞机从云层里钻出来，急速下降，其中有几架是鱼雷飞机。突然，一架敌机栽进海里，又跌下来一架。鱼雷飞机一架也没能幸免。“企业号”开始左右偏航。一架日本轰炸机俯冲投弹，炸弹擦过右舷掉在海里，使“企业号”剧烈颠簸起来。敌机一架接一架地栽进大海，一架也没能接近“企业号”。其余的敌机都逃走了。战斗前后只进行了两分钟。

德怀特·M·威廉斯海军上尉在航空母舰的桅楼上观看了这场战斗。他当时是到桅楼上去修理前次战斗中被损坏的天线的。他后来写道：“那架日本轰炸机俯冲下来之后，刚要向上爬就在我眼前爆炸了。可是，它在爆炸前已经投出了炸弹。凡是遇到过空袭的都知道，当你看到一颗炸弹像个圆球似地下落，也就是说看不到炸弹的长度时，那就是正对着你来的。”威廉斯当时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见炸弹的，他以为自己是肯定躲不过去了。可是，由于“企业号”在变换方向，炸弹在他眼前又由圆变长了，随后就斜刺着飞开了。当然，这一切只是一秒钟的事。

12时30分：“南达科他号”突然遭到袭击。只见日本轰炸机钻出云层，从不到一千米的空中向下俯冲。一颗炸弹正落在前炮塔上。“南科他号”一边变换方向，一边不停地射击。敌机投掷的另几颗炸弹都落空了。

12时32分：战斗结束。广播喇叭又响了：“敌机从西北飞来，距离十海里。准备战斗。”

12时36分：高射炮在射击。敌机从一块积雨云里钻出来，然后又钻进正在美国舰队上方的一块积云里。几秒钟之后，敌机钻出云层，开始俯冲。但是，这些轰炸机好象攻得并不那么狠，它们从一到很就开始俯冲，离目标很高就投弹。结果，有十架轰炸机被击落，

其余二架在“零式”歼击机的护卫下逃走了。

战斗至此告一段落。日军再次撤退，放弃了决战夺取瓜达卡纳尔岛的意图。日军战舰一艘也没有被击沉，可是两艘航空母舰（“瑞穗号”和“翔鹤号”）遭到重创，另有一百架飞机被落击。（在“霍内特号”上空曾发生了一场殊死的混战。斯坦利·W·维塔萨中尉是“企业号”的歼击机驾驶员，外号叫“瑞典人”。他一个人就击落了敌轰炸机两架、鱼雷飞机五架。）美军损失了“霍内特号”航空母舰和“波特号”驱逐舰。“企业号”航空母舰、“南达科他号”装甲舰、“圣胡安号”巡洋舰和“史密斯号”驱逐舰被炸坏需要修理；七十四架飞机被击落。没被击落的飞机大部分都象惊弓之鸟一般围着“企业号”盘旋，有几架已经筋疲力竭，没来得及降落就掉在海里了。罗宾·林赛就是在这个时刻得以扬名的。这个时刻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刻，因为他的才干和功绩受到报界的赞扬。当时飞行员们已是个个疲惫不堪，精神极度紧张；受伤的飞行员已经感到全身无力，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们心想，反正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降落了，干脆听天由命吧。“企业号”的飞行甲板被炸破了，向一边倾斜着（由于船内进水和集水管被炸破漏水）；横在前后甲板上的停机弹簧钢索也被炸断了。林赛站在他那小小的工作台上，仰望着一架向甲板飞来的飞机。这回飞机摇摇晃晃，忽高忽低地偏航过来，看样子是非坠毁在甲板上不可了。这个飞行员肯定已经筋疲力尽了，也许是受了伤。飞机掠过甲板，没有降落成功，但也没有一下子就摔在甲板上。飞行员看到了林赛的动作，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无援，增强了获救的愿望和信心。他把飞机拉了起来，再来第二次试降。虽然刚才没来得及看降落指挥官的脸，但他现在感觉到这个指挥官的动作与他的操作很合拍，如果他严格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这次就有脱险的希望。只要能集中精力坚持几秒钟，最多三、四秒钟，也许就能降落

成功。飞行员有了信心.第二次试降成功了，飞机安全地降落在甲板上。接着，又来了第二架，第三架……林赛每用指挥拍捉获一只"飞鸟"都要累得气喘吁吁。就这样，他把"霍内特号"和"企业号"的飞机一架架平安地接落在这坑洼洼而又越来越拥挤的飞行甲板上。这天上帝真是保佑了他，在他身上施展了神威。也许是因为各路神主对凡人互相杀戮，互相摧残感到厌烦的缘故罢。掉在海里的机组人员后来都被驱逐舰搭救上来了。

"企业号"上，人们正在扑灭最后的余火，清除甲板上一堆堆被烧焦的废铁，装殓死者。有些飞机被烧毁在机库里。手上、脸上带着烧伤的士兵挤满了医务室。在军官餐厅周围，舱壁被炸破了，一些房间里的东西被烧了个精光。到处都是四氯化碳（灭火器喷出的化合物）的气味和烧焦的破布和人肉的糊味。从发动机有节奏的隆隆声可以判断，"企业号"虽然还有些倾斜，但仍然以正常的速度航行着。在撒满油的倾斜的地板上，一个人的肝脏在慢慢地滑动着，血淋淋的……

当人们做恶梦时，总是朦朦胧胧地觉得一切都在反复重演着。人们在痛苦中挣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前进一步，而最令人苦恼的是在几经折磨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凡尔登战役和瓜达卡纳尔岛战役都是如此。读者在此可能觉得有些晕头转向；我还想，这个太平洋上的凡尔登战役对于读者来说，犹如钻进一条不时有亮光闪烁的隧道，而这些亮光每闪烁一次就要相隔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候，掌握一个时间表是很有必要的。扼要地回顾一下前面的战役只能使目前的局势更带感人色彩。且看：1942 年 8 月 7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及附属部队登上瓜达卡纳尔岛；8 月 8 日，美国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队撤离瓜达卡纳尔岛；同天夜里，克拉奇利海军准将率领的巡洋舰队撤离瓜达卡纳尔；同

天夜里，克拉奇利海军准将率领的巡洋舰队遭到突袭，败退回来（萨沃岛战役），幸亏敌人没有乘胜追击；8月9日，海军撤回所有舰只，把几乎弹尽粮绝的部队留在岛上。8月23日，美军获悉，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向瓜达卡纳尔岛驶来。弗莱彻亲自出马，率两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迎战；24日和25日，战斗进行了两天（东所罗门群岛战役）；“企业号”受损，日本舰队撤退。9月底，日军一个师的兵力登上瓜达卡纳尔岛，戈姆利派巡洋舰袭击“东京快车”，获10月12日埃斯佩兰斯角大捷。日军没有就此罢休，美军10月25日发现日军南太平洋舰队驶向瓜达卡纳尔岛。金凯德率“霍内特号”和“企业号”出战；10月26日，圣克鲁斯群岛战役打响了，日军损失两艘航空母舰，一百架飞机；美军的“霍内特号”航空母舰沉没，数艘军舰遭到重创，其中包括“企业号”。日军再次撤退。

圣克鲁斯群岛战役之后，又一批美军部队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这是美军自首次登岛以来增援的最强的部队。10月30日，“亚特兰大号”巡洋舰炮轰岛上的日军阵地，现在该是这些黄种人趴在丛林闷热潮湿的土地上挨打了。翌日，美军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兵力最多，美军士气高涨，声势浩荡。他们顺利地渡过马塔尼考河，继续向前挺进。新登岛的士兵看到进展顺利，便对瓜达卡纳尔岛的战斗有些不以为然了：“呵，这就是瓜达卡纳尔岛啊?!”然而，说话之间日军又“加强了‘东京快车’”，一千五百名陆战队携带装备登上瓜达卡纳尔岛。11月3日，美军的进攻遭到阻击。范德格里夫特要求“派反‘东京快车’舰队”。“旧金山号”和“赫勒纳号”巡洋舰以及“斯特雷特号”驱逐舰赶来炮击，几乎把日军刚卸在岛上的军需物资全部摧毁。地面战斗也开始了，美军继续向前推进。美军在丛林里消灭了七百名退却的日军。11月6日深夜，以图拉吉岛为基

地的鱼雷快艇(现有八艘)袭击"东京快车",击沉敌驱逐舰一艘,击伤两艘。7日,"东京快车"遭到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飞机(增援的"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的袭击,日军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遭到重创。在陆地战场上,日军退缩到山上。总之,前景越来越明朗了。恶梦看来已接近尾声,日军势必放弃瓜达卡纳尔岛。然而,在这个时刻传来的什么消息呢?日军在拉包尔集结了一支新的舰队:两艘航空母舰,四艘装甲舰,六艘巡洋舰,三十三艘驱逐舰,还有运输舰和货船,总共六十艘。正是,恶梦未醒,可怕的幻象又出现了。

战局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状况。在陆地战场上,美军的处境比圣克鲁斯群岛战役之前要好多了。但美军在海上的处境却令人担忧。性情火暴的哈尔西(以南太平洋部队司令的身份坐镇奥克兰)究竟能拿出多少艘装甲舰去对付日军呢?两艘。有多少航空母舰呢?零。航空母舰虽说是一种威慑武器,但同时又是特别易受攻击的目标。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损失了"列克星敦号"、"萨拉托加号"、"约克敦号"、"瓦斯普号"、"霍内特号"。唯一幸存下来的"企业号"(幸运的"老E")正在修理中。除此以外,再也没有航空母舰了。那么,没有航空母舰怎么办?还是老办法:哈尔西命令敦促"企业号"的修理工程。但在此斯间,如果不想放弃瓜达卡纳尔岛,那就必须以现有的兵力搞点儿名堂。

不管拟定什么样的作战计划,都不可避免地要以极劣势的兵力迎击敌人。扼要地说来,美军作了如下决定:1,增援部队要在11月11日和12日登上瓜达卡纳尔岛(六千名士兵乘七艘运输舰从努美阿岛和圣埃斯皮里图岛出发);2,这些运输舰的护卫舰(六艘巡洋舰和十四艘驱逐舰)将掩护部队登岛,如果在瓜达卡纳尔岛海域发现敌人,护卫舰队当即迎战,采取"拖延战术"等待"企业号"特遣舰队赶到。"企业号"将于11月11日从努美阿岛启航。这支特

遣舰队预计编制为："企业号"、"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装甲舰、"北安普敦号"重型巡洋舰、"圣迭戈号"轻型防空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如果能抓住战机，即使对付优势的敌人，特混舰队仍然有取胜的希望。它不但可以不被敌人全歼，相反还可能获胜。至于运输舰的护卫舰队，它们获得成功的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敌人根本不是急于开赴瓜达卡纳尔岛。然而，9日下午，这支自称是为特遣舰队创造战机的运输舰队队长里奇蒙·K·特纳海军少将获悉，与预料的情况相反，敌人恰恰是在疾速驶向瓜达卡纳尔岛，美军的六艘巡洋舰和十四艘驱逐舰很可能同两艘（也许是四艘，此处数字不太肯定）的航空母舰，两艘（或四艘）装甲舰、六艘或多艘轻、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进行较量。"拖延战术"这个词就意义重大了（军事将领们本来说是委婉措辞的好手）。

果然，一切都不出所料。11月11日，运输船队的第一梯队抵达瓜达卡纳尔岛。部队和军需物资当即迅速登岛。日军轰炸机两次袭击，炸坏了两艘运输舰。来犯的日本飞机起码有四分之三被高射炮和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歼击机击落了。第二支队12日赶到。日军又来回空袭，但这次用的是鱼雷飞机。空袭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相反，二十五架日本鱼雷飞机被击落了二十四架。12日晚，特纳率领航空运输舰和货船撤走了，只带几艘驱逐舰护航。丹尼尔·J·卡拉汉海军准将由诺曼·斯科特海军准将协助，接受了迎战日本舰队的重任。其实就是在瓜达卡纳尔岛海域迎接来敌，因为日本舰队已经开到附近了。卡拉汉的舰队包括"波特兰号"和"旧金山号"重型巡洋舰，"赫勒纳号"轻型巡洋舰，"朱诺号"和"亚特兰大号"轻型防空巡洋舰，以及"艾伦·沃德号"、"斯特雷特号"、"奥班农号"、"巴顿号"、"拉菲号"、"蒙纳森号"、"库欣号"和"弗莱彻号"驱逐舰。如果说勇猛善战应该受到嘉奖的话，那么这些战舰的名字

是不会被遗漏的。

美国一位历史学爱把这次交战说成是“现代最野蛮的海战”。就这次海战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倒也未必过分。太平洋上有过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厮杀，规模要比这场战斗大得多，不过那些都是海空联合作战。而这场海战是青一色的炮战和鱼雷战，虽说像萨沃岛和埃斯佩兰斯角战斗一样，是面对面的近战，而且也是在那种类型的战场上，也是在那么黑的夜色里进行的。在萨沃岛海战中是美军遭到突然袭击。在埃斯佩兰斯角，是日本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这次，却没有任何突袭。卡拉汉把他的舰队前后一列摆开，五艘巡洋舰居中，四艘驱逐舰在前，四艘驱逐舰压后，编队很不正统。然而，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两军一经交火，什么样的编队才算正统？又有什么样的编队能保持不变呢？卡拉汉十分清楚，战术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午夜，他率领舰队沿瓜达卡纳尔岛和弗罗里达岛之间的航道开始北上，并通过麦克风对各舰官兵们发表了讲话。凌晨一点钟，设在岛上的雷达站报告：“敌人来了”。卡拉汉率舰队继续前进。1 时 30 分，日本舰队的前导舰打开了探照灯，卡拉汉当即下令开炮。

日本舰队从西北偏北的方向开过来，呈三路纵队前进，重型战舰居中间偏后。这就是说，美国舰队是三面临敌。金海军上将后来讲话：“交战开始对我方有利。一艘敌舰遭到我方‘旧金山号’和其他战舰炮击，一分钟之后就爆炸了。左翼有两艘敌巡洋舰起火。接着又有几艘日本军舰中弹起火。‘亚特兰大号’的船员们说，他们击沉了一艘日本驱逐舰，当即切断了日本其他驱逐舰的航线。与此同时，‘亚特兰大号’在连中几发炮弹之后又击中了一艘敌轻型巡洋舰，但它自己却中了一颗鱼雷，发动机和船舵都被炸坏了。当‘亚特兰大号’开不动车在海上打转的时候，又遭到一艘敌重型巡洋舰的

攻击，损失惨重，全舰起火，斯科特准将和许多船员阵亡。几分钟之后，'旧金山号'同一艘敌装甲舰展开激战。在'旧金山号'的猛烈炮火下，这艘敌装甲舰又同时遭到'拉菲号'和'库欣号'的攻击。'库欣号'自己已遭到重创，但最后连续几颗鱼雷击中了这艘敌舰……"战斗就这样激烈地进行着。人们用抽象的军事概念完全可以想象这场可怕的混战：火炮齐射，鱼雷横飞，各方战舰都受到猛烈的攻击，有的起火，有的爆炸。几分钟之后，黑暗被赶走了，炮弹的火光和四起的烈火映红了阴沉的夜空，揭示了一幕人类世代感到恐怖和慑服的狂暴场面。一艘驱逐舰边发射鱼雷，边向一艘装甲舰直冲过去，就在两舰正要相撞的时候一阵猛烈的炮火把这艘驱逐舰击沉了。"当'赫勒纳号'与一艘正在向'旧金山号'开火的敌巡洋舰接火以后，'旧金山号'在'波特兰号'的协助下把炮口转向了一艘日本装甲舰。这时，敌装甲舰一阵排炮炸开了'旧金山号'的甲板，炸死了卡拉汉准将、'旧金山号'舰长和一些官兵。"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美军两名海军将领象古代的舰队司令那样光荣的以身殉职。经过一刻钟的战斗，美军几艘战舰的状况是：

"亚特兰大号"起火；"旧金山号"和"波特兰号"遭到重创；"朱诺号"由于发动机和火炮失灵，被迫撤出战斗；"赫勒纳号"受到轻微损伤。在驱逐舰中，"拉菲号"被击沉，"巴顿号"爆炸，"主加欣号"还漂在海面上，但也完全失去控制；"斯特雷特号"和"奥班农号"处境困难；唯有"艾伦·沃德号"、"蒙纳森号"和"弗莱彻号"尚未受创。"蒙纳森号"用鱼雷击沉了一艘已经受伤的敌装甲舰，而它自己也被一阵排炮打着了；"蒙纳森号"船员被迫弃船。最后，"弗莱彻号"用鱼雷击沉了一艘敌重型巡洋舰。至此，这次交上战宣告结束。日本军舰向北撤退了。"在二十四分钟之内，美军一支极劣势的舰队以巨大的代价阻住了日本南太平洋舰队，迫使它狼狈逃

窜。”这是一个新的战例。

翌日拂晓，这片经历了一场激战的海面又恢复了昔日的静谧。“亚特兰大号”吃力地扑灭船上的火。“库欣号”和“蒙纳森号”这两艘空无船员的驱逐舰，象幽灵似的在海上漂来漂去。“波特兰号”无休止地在海上打转儿。“波特兰号”舰长发现一艘日本驱逐舰紧贴着萨沃岛的海岸航行，企图隐蔽起来。“波特兰号”一边在不停地打转儿，一边开炮，转眼就把这艘敌驱逐舰打沉了。随后，“波特兰号”又发现一艘日本装甲舰在艰难地航行着，缓缓绕过萨沃岛的西北角。这艘伤残的装甲舰发现了“艾伦·沃德号”，就开炮向它射击。不一会儿，亨德森机场派来的飞机赶到这艘装甲舰的头上。

“旧金山号”损伤极其严重，连舰上的医务室都被摧毁了；死伤的人横船竖卧，遍布甲板。军医奥尼尔在“朱诺号”上作了一夜手术之后，又带领三名护士乘小艇来到“旧金山号”上抢救最紧急的伤员。他后来说：“我当即清楚地意识到还有很多工作要作。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一个叫杰克逊的黑人动手术，当时他内脏都流出来了，在体外整整吊了一夜。‘旧金山号’上的惨状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在卡拉汉准将的房间里临时安置了一个手术室。我刚给杰克逊作完手术，就听到上面有人喊：‘当心敌人攻击！”几秒钟之后，一声我从来没听到过的大爆炸轰然而起。我听到过圣克鲁斯群岛战役中的炸弹响，也听到过前一天夜里的炮声，但我只能说这声爆炸是最使我胆战心惊的。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当心第二声爆炸！’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从舷窗往外望去，只见浓烟翻滚，昏黑一片，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什么东西被击中了。有人告诉我，是‘朱诺号’中弹了。总之，海面上已经是一片茫然了。”“朱诺号”这艘新造的轻型防空巡洋舰在20秒钟内沉没了，当时正是夜间11点零1分。一颗鱼雷打在它的左舷，正好是在前一天夜里中弹的部位。其

他军舰都已残破不堪，自顾不暇，不敢冒着被击沉的危险在“朱诺号”沉没的地方停留。而且，这个惨剧来得如此之快，不可能有船员幸免于难。就这样，一百二十人被抛弃在海里，任凭他们自己去挣扎了。其中只有一个叫艾伦·克利夫顿·海恩的人活了下来。他的遭遇是这样的：

“朱诺号”上，当时除了那些船在各处的掩蔽物下面的伤员和精神受刺激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凡是没有吓得祈求上帝保命的人都觉得心满意足，高兴无比。“朱诺号”又开动起来了。螺旋推进器现在每转一圈都是向安全迈近了一步。圣埃斯皮里图岛和岛上隧道式的小木房都显得非常优雅明丽。那是圣埃斯皮里图岛吗？不，那是珍珠港。除了珍珠港，再也没别的海军兵工厂能修复“朱诺号”了。珍珠港，也就是瓦胡岛那里有真正的房屋、真正的街道，在那里可以开怀畅饮，可以看电影，生活从来不觉孤独，那里还有女人，有真正的生活。想到这些，所有的士兵们都谈论起来了，都想知道是不是能去珍珠港。现在，他们反倒希望船的损伤程度能再严重十倍，好能肯定要去珍珠港。在舰尾六号炮塔前，换岗（11 点钟）成了热烈交谈的机会。去珍珠港，这是肯定的了！一些悲观的人说，不会去，原则上是不会去的。艾伦·克利夫顿·海恩正好来上岗守电话，这种议论，他已经听了不下十次，现在听起来都有点厌烦了。“喂，怎么回事？”他对下岗的人说道。那人迟疑着不想摘下头上的钢盔。他接着又说：“你到底是摘不摘呀？”

那人抬手摘下了钢盔。海恩至今还记得这个同事的摘钢盔的动作和他转过脸时那略带惊讶的表情。骤然间，这张惊讶的脸不见了，这个同事不见了，六号炮塔也不见了，眼前一片茫然。一声巨响，吓得他魂飞魄散，半天透不过气来。眼前一片漆黑，海恩一时搞

不清自己是死了还是瞎子。不知过了多久，当他感到有了触觉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没有死。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是躺在甲板上。旁边挨着一个人，跟他一样，也躺在那儿。又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了在他脸旁是那人脚上穿的一双鞋，这才知道自己没有瞎。烟雾中，人出来了，那是一双鞋，就离他几厘米，而且他也明白了眼前的漆黑是因为有浓烟遮蔽着。从这时起，他的思维才恢复正常。在他的周围，有人吃力地挣扎着从甲板上爬起来。海恩在浓烟中揣摩着离他最近的人。他心想，自己也该站起来了，于是双腿跪在甲板上。甲板极度倾斜着。人们拼命地呼喊着，沿着甲板的斜坡向上走，有的在向上爬。海恩从喊声中明白了船头正在往下沉，甲板上的人都在拼命往船尾逃。海恩猛然发现自己正好站在紧靠船尾的甲板上，船尾越翘越高。在离他两米以外就有人毅然往海里跳。海恩想："我们都得被吸进海底。可又毫无办法。"船正在急速下沉，因为透过烟雾已经看到水面跟船尾一齐了。"我非跳不可了"，海恩想："不行，不能跳。"他看到有好几个木棉救生衣乱七八糟地扔在甲板上，有的就在他的脚下。他从容地弯下腰，拾起一件救生衣。他还没来得及穿上，海水就涌上来了，海恩就这样随着"朱诺号"沉入大海。从船爆炸算起，到沉没仅仅二十秒钟。

海恩抓住救生衣，紧紧地搂在怀里。多亏这件救生衣，海恩才能在被吸入深水之后又浮了上来；他只觉得在水下打转儿，憋得透不过气来。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终于浮出了水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身上顿时觉得畅快了许多。但他同时觉得嘴里有一股辛辣的重油味，粘糊糊地沾了一身。灰蒙蒙的烟雾笼罩在海面上，水上浮了一层厚厚的重油（厚达十五厘米），上面漂满了成卷成卷的卫生纸和各种白纸，还有蓝字印刷纸。海恩环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心里又惊又怕。他在粘稠的重油层中挣扎着穿好救生衣，一想到自己

孤零零一个人，心里直扑腾。他在这遍布卫生纸的海面上盲无目地向前游。几秒钟之后（是几秒钟，还是1分钟，如何能说得准呢？），他看到一只颜色鲜艳的木筏漂在他的前面。这木筏虽然不大，但那厚厚的木筏边，在他的眼前却好象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好象是一艘无敌的装甲舰。他使劲抓住木筏的一根横梁，随着波涛漂泊起来。总算没有完蛋。

海恩定睛一看，木筏上有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双手抓着木筏上的板子，默不作声地东张西望。木筏的周围，不少人在那污浊的海水里呼喊着。海恩听到有一个人在喊："救命啊！我不能游泳，我的腿被扯掉了。"海恩还从来没听见过有人喊："我的腿被扯掉了"。的确，人们很少听见过这种呼喊。那人仍在不停地喊着，听起来使人觉得阴森可怖，毛骨悚然。海恩看见了那个人（这时烟雾已消散），就朝那人游过去。那人浮在救生衣上，好象站在海水里一样，他望着游过来的海恩，嘴里还在不停地喊着。当他看出海恩是来救他时，才不喊了。海恩抓住那人的救生衣，往木筏这边拖（那人也紧紧地抓住海恩的胳膊），并叫别人帮助往木筏上拽。当那人半身露出水面时，海恩转过脸去，不忍心看他的伤腿。过了一会儿，海恩再看那人时，只见他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木筏上，看样子是活不了多久了。海恩也爬上木筏。木筏上一共有十五、六个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这时还有人接踵游过来，攀着木筏，在水里撑着。大家七嘴八舌，乱哄哄地谈论起来。前面不远，还有船在冒烟。不用说，显然是驱逐舰来搭救遇难的船员了。不过，也可能是日军又发动进攻了。是吉是凶，只有等等再看吧。木筏上下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几乎是光着身子，有的是因为衣服被炸飞了；有的是在跳水时把衣服脱掉了。很多人都受了伤，就是那些不喊不叫的人中间，也有不少是负伤的。有一个人，手攀着木筏，颅骨被炸

开，脑子露在外面。其他人身上都露着血淋淋的伤口，只是被炸的窟窿有大有小罢了。远处又发现一只木筏，也是上下挤满了人。

说来也怪，甚至谁也不敢相信，那天下午竟过得那么快，好象一转眼就过去了。起码海恩在后来回忆这段遭遇时觉得这个下午是过得非常快。人们在木筏上骚动着，嘈嘈杂杂地谈论着，猜想着这个那个方向，时间就这样溜过去了。每当一个发议论时，别人总是先当奇闻来听，听完马上就有人争论，最后就是没完没了地乱嚷一气，直到又有人提出新的见解才算了事。突然，大家都发现天色骤然暗下来了（当时是阴天）。天下起雨来了。在昏沉沉的暮色里，一只木筏，又一只木筏缓缓地漂过来。几个人坐在这两只木筏后边，用双腿拍打着水油浑浊的海面，推动木筏前移。三只木筏就这样汇拢在一起了，彼此呼应，相伴过夜。

夜幕降临了。人们似乎看到船来了，一艘接着一艘。每隔两分钟就有人喊："船！"每次这么一喊，大家都向远方张望，呼喊着激动一番。其实，什么也没有。雨停了。还好，海上风不吹，浪不涌。长夜难熬，木筏上的人们觉得极端苦闷。那些生命垂危的伤员呻吟着，哀怨着，不时发出绝望的叫喊，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在一只挤满遇难人的木筏上死去，也许比在别的什么地方死更难受。有人还在不时地喊："船！"这喊声一时压过了那些垂死人的呻吟，一切都显得极其阴森可怖。

后来，人们开始被重油折磨起来了。所有的人浑身上下都沾满了重油。不久，他们就觉得眼睛火辣辣的，睁不开了。"咱们非瞎不可了！"一个海员喊道。很多人象小孩子似地呜咽起来。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提出了一个妙方。一片片卫生卷纸依旧漂浮在木筏周围，纸卷没有完全被海水浸透，中间还是干净的，大家听了这个妙方，心里豁然一亮，纷纷用卫生纸揩去眼睛上的重油。这时，又有人因

为呛了重油开始感到胃里象刀搅般地疼痛。这种重油龌龊不堪，粘糊糊令人腻烦难忍。海面上漂着的重油又稠又粘，粘得连拉一个漂浮的救生衣都很费力。大家都觉得，如果继续在这重油层里呆下去，就全都得被毒死。最后，大家决定还象刚才那几个人轮番用脚打水，推动木筏向前漂移，不管朝哪个方向走，只要能漂到水清的地方就行。

“你们疯了！”一个声音喊道，“水清的地方，咱们会碰上鲨鱼！”

大家还真地没有考虑到会有鲨鱼，这句话又引起了一阵惊恐。木筏上下都静下来了，只有那些垂死的伤员还在呻吟。天终于亮了，海上一片茫然。

边上一只木筏上有一个军官，他说，他要指挥大家全力以赴向陆地方向漂移。当船刚沉的时候，还曾远远望见陆地（距圣克里斯托巴尔岛二十海里），现在离这块陆地肯定不会太远。但是，因为大家都怕碰上沙鱼，所以反对他的建议。

那个军官说：“沙鱼不吃活人，尤其是咱们人多，聚在一块，不怕沙鱼。咱们把三只木筏前后连成一条线。身体强壮的在最前面的木筏上打水，受伤的乘后面两只木筏，其余的跟在木筏周围游水，累了就扶着木筏休息一会儿。”

这个建议终于被采纳了。由于大家都被折磨得疲乏无力，干起活来杂乱无章，又不够细心，所以连接这三只木筏就费了好长时间。多亏这个军官（布洛杰特中尉）指挥严厉，木筏队总算组成了。身强力壮的开始打水，木筏队动起来了，虽说速度极慢，但毕竟是在向前移动。清水地带到了，整整劳累了一天一夜。据猜想，这个军官是靠天上的星星来辨别方向的。正当大家想喘口气时，大海开始翻腾起来了。须知，自从遇难以来，谁也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喝过一口水。

第三天早晨，一架飞机飞过木筏队的上空。这架B—17（“空中堡垒式”）飞得很低。木筏上的人举起又手，仰望着飞机，呼喊着，可是呼喊声完全被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淹没了。飞机盘旋了一阵，投下了一个东西，几个人立即认出是一只充气橡皮筏。木筏队的人顿时情绪高涨。飞机投下这只橡皮筏，说明陆地已经不远了。总而言之，现在可以肯定，木筏队被人们发现了。木筏空投在海面上，得要人游过去取。只见这只浅黄色的橡皮筏在浪头上荡来荡去。游泳去取这只橡皮艇是很危险的，因为，尽管沙鱼还没有接近木筏，但这一带肯定是有沙鱼的。经过认论，大家最后决定，腾出一只木筏，派三个乘木筏去取橡皮艇。这一变动又费了很长时间。但是，大家深受这架B—17的鼓舞，个个兴致很高。去接橡皮艇的三个人，一个叫哈迪，一个名叫菲茨杰拉德，第三个人是个墨西哥人，海恩叫不出名字来。他们把橡皮筏充上气，就划着回来了。怎么使用这只橡皮筏呢？头一个主意是让伤势最重的人上橡皮筏，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这样，就是浪再大一点儿，也能使重伤员可在干处。伤势严重的呈旺格中尉当即被安置在橡皮筏上。这时有人说，橡皮筏上有桨，如果再上去两个人划阀，橡皮筏就可以当木筏队的拖船了。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于是，两个人坐在像皮筏上划桨，拖着木筏前进了。可惜，拖曳的力量很小，速度比原来快不了多少。风越刮越大了，海水开始翻腾起来，天空中的浮云也渐渐被吹散了。炎热的太阳炙烤在赤膊人的身上，皮肤晒得火辣辣的，实在难挨，再加上没有水喝，口喝得嗓子都哑了，人们叫苦不迭。这一天就有好几人死于重油中毒。相比之下，那些有衣服穿的人还能少受些皮肉之苦，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沾满了重油，现在穿在身上反能抵御太阳的暴晒，木筏队漂移的速度慢得叫人心急，所以有几个人提出，要抓着漂在海上的木板或圆木间游到陆地上去。他们急得再也忍耐不

住了，甚至不顾被鲨鱼吞噬的危险，竟然离群游走了。这也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碰见过鲨鱼。这几个人渐渐游远了。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其中一个人又游回来了，说这样干不行。至于其他几个人，人们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他们的踪影。第一天晚上，三个木筏上下共有一百五十人，现在只剩下五十几个人了。哈迪和菲茨杰拉德依旧坐在伤员的两边划着橡皮筏。这天傍晚，他们提议最好让他们同木筏分开，尽快赶到陆地，然后派人来援救木筏上的人。他俩执意这样作，说这样总比继续在这波涛汹涌的海上拖着强。说完，他们就划着橡皮筏走了。留下的人继续在海上挣扎。尽力把三个木筏拢在一起。白天酷热难忍，夜晚又阴冷难挨。为了避寒，唯一的办法就是跳进海里，在木筏周围浮游。

第五天上午，海上风浪更大了，冲散了木筏队。海恩坐的木筏上，连他一共只有十二个人。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波兰人突然变得话多起来了。他一本正经地说，他战前是个矿工，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在矿山和井下的生活。不久，一个体力较强的人曾试图去找回另外两只木筏，但没有成功。他们眼看着这两只木筏一会儿被掀上浪峰，一会儿又被抛进浪谷。心中不禁失起阵阵伤感，与难友们重聚的念头也随之消逝了。各木筏上的人决意抛掉一切念头，索性一心一意等待来人营救。又有好几架飞机从木筏上空飞过，有的飞得很低，盘旋一阵又飞走了。这下他们可彻底绝望了，嘴里使劲诅咒着，说他们是下狠心要让他们困死在海上。但是，海恩却想，战斗还没有结束，还是耐心等待。

海恩事后还讲了一段故事："当时一个难友扶着木筏漂在水里，一个劲儿往嘴里喝海水。他把头浸在水里，象发了疯似地往肚子灌海水。不一会儿，他就完全瘫在水里不动了。我眼看他支持不住了，就游过去把他抱住。我把他抱在怀里，尽力把他的头托出水

面。我就这样抱了他整整一个下午。天快黑的时候，他嘴里直吐黄沫，我对另外几个人嚷道：'喂，我说，你们能不能来抱他一会儿？我支持不住了。'他们只说无能为力，不愿意帮忙。接着，他们几个互相争吵起来，甚至还动起手了。我对他们说：'我摸他的胸和手腕，觉不出脉搏了。他很可能已经死了。我要放开他啦。'可是，一个炮长对我说：'不能丢。这是违反条例的。没有司令或海军部的正式命令，或者别的什么上级的命令，你不能擅自把一个士兵沉入海底，我听得出他是在信口胡诌，可是其他人也说我无权把这个人丢掉。大家这样争论着，我就一直抱着这个人。过了一会儿，一条鲨鱼冲过来，咬住了这个人的腿。由于他的腿是在我的下方，所以鲨鱼正咬在他的膝盖以下，把腿撕掉了。这个人一动也没动，一声也没吭。我当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心想，得把他放掉了，抱着个死人没什么用了。于是我们摘下他的身份手镯（上面镌刻着死者的姓名、出生年月、住址和所属部队等），一个难友为他作了一番祈祷之后，我就把他放掉了。"

又是一个极其阴冷的夜晚。大家都跳进了微温的海水里，那些光着身子的人抱在一起，互相温暖着。鲨鱼越来越多，越来越凶狂。白天，只要打打水，用脚踢几下就可以把鲨鱼赶走。但夜里，人们都昏昏欲睡，结果有一个被鲨鱼吞噬了。先是一条鲨鱼游过来，咬了那人一口，撕掉一块肉。他惨叫了一声之后，别的鲨鱼立即冲过来把他掠走了。周围的人吓得浑身打哆嗦，随即惊叫起来，拼命打水。这时，有一个说他要游到陆上去，但还没游出三十米就被鲨鱼吞掉了。接着，又有一个要打"朱诺号"的主意。沉没的"朱诺号"正好在木筏的下边，静默地长眠在海底。那个人提出要到沉船里去找点吃的东西。不少人听了都赞成，说：好主意。既然"朱诺号"就在脚下，何不下去找点吃的呢？"我开始也相信他们的话"，海恩后来回忆

说，“因为他们总是这样反来复去地唠叨这件事。后来，他们说看到海底有亮光，接着就又说要下去找吃的。我让一个人给我指方向，可他一下子就潜了下去。我也跟着潜下去，自然是什么也没找到。这时，我清醒过来了。明白自己在干蠢事，于是就不再相信他们的话了。”

黎明到来了，海底的亮光也看不见了。渐渐地，海风平息了，天空豁然开朗。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光身子的人就又开始受煎熬了。后背和肩膀晒得火辣辣地疼。有几个人唠唠叨叨地说他们再也受不了了，宁愿溺死在海里。所有的人都变得异常火暴，彼此稍微碰到一点儿，不管是在水里还是在木筏上，就要一下子扑上去，互相撕打一阵。打完了，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谈他们在家里是怎样生活的，一旦能与家人团聚他们将干些什么。其中好几个人都发誓，说一旦木筏能漂到一个岛上，他们就在那儿住下去，从此再也不上船了。天黑的时候，那个炮长很安详地说，他要“洗个澡”。他脱下救生衣和身上的衣服就游走了。一条鲨鱼游过来，把他拖下了水。那天夜里，鲨鱼又吞噬了两个人。

翌日清晨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了毛毛细雨。大海又翻腾起来了。木筏上，只剩下四个人。在将近中午的时候，一只海鸥飞来，落在木筏角上，它栖息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木筏上的四个人，这四个人半张着嘴，也凝望着这只海鸥。其中两个人悄悄地向海鸥挪过去，然后猛然扑上去，把海鸥捉住了。他俩拿着这只海鸥，激动得喊了起来，海鸥在他们的手里扑打着翅膀，挣扎着。他俩心里一惊，手不由得哆嗦起来，海鸥飞跑了。他俩嘴里诅咒着，另两人也一起责骂他们。可是，这只海鸥又飞回来栖落在木筏上。不用说，它是累了，或者是受了伤。他们又把海鸥捉住，这回可没有放跑。“我们抓住海鸥的脖子，一把把它拧死了，四个人分着吃了。虽然每人

没分到多少，但总算吃到一点。”过不久，一架飞机从木筏头顶低空飞过，投下一件东西，可能是一只橡皮筏或是什么救济品。那件东西掉在离木筏很远的地方，而且它与木筏之间还有鲨鱼当道。

又过了一个长夜，天渐渐亮了。爬上木筏的幸存者只有三个了：海恩，那个墨西哥人和另一个人。这个人突然说，那边有一艘医疗船离得很近，还不到一海里，船身是白色的。他说，应该离开木筏，向医疗船游过去。另外两个人听他一说，都朝他说的方向看，但不知是否应该离开木筏。海恩最后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离开木筏就是送死。现在，他是坚信这一点的。于是，那人再也不提医疗船的事了。

寒夜降临，这一天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那第三个人（即要去找医疗船的）在遇难的当天，就是因为嫌衣服浸渍了重油把衣服扔了。现在，他光着身子，真希望海恩脱下衣服给他穿。“这太没道理了”，海恩对那人说。“那好”，那个人说，“我要下到‘朱诺号’里去，它还在下边，我进去拿干净衣服。我有满满一箱衣服，还有一箱桃子。我这就去取。”海恩和那个墨西哥人没办法，只好把他按在木筏上。他俩把他紧紧地抱住，不让他下水，同时也是为了帮他御寒。可是，过一会儿，他俩浮在水面上，鲨鱼围着他乱蹿乱动，他在水里扑打着，赶走鲨鱼，又继续向前游去。突然，他转过身来，喊着叫另两个人划木筏去接他。可是，他一边喊，又一边往远游。他大叫一声，一下子就不见了。

天又亮了。海恩追忆说：“可能是在第七天吧（实际上已是第八天了），我和那个墨西哥人谈我们的遭遇，一直谈了很久。我还记得，当时我把我的刀送给了墨西哥人，留作纪念。我俩分坐在木筏的两端，脚在水里打着驱赶鲨鱼。翌日夜里，可能我俩都朦朦胧胧昏睡了，墨西哥人伸在水里的那条腿被鲨鱼咬了一口。他唉哟着对

我说，有人在他腿上扎了一刀。我说：‘这里就咱俩，怎么会有人扎你呢？’他让我带他去找医生。我也随着他信口胡诌，双腿一直在打水，但自己却不知在干什么。我恍惚觉得好象把他带到医生那儿去了。最后，他大喊着跑到我跟前。这时，我才看出他是被鲨鱼咬了。我把他抱住。可是，鲨鱼又来了。从下面咬住墨西哥人，边吞噬边往下拉。我抱着他，没多久就抱不住了。几条鲨鱼一齐把他拉入水中。我觉得那个夜晚特别长，总也不见天亮。天亮时，我仿佛看到同事们背着枪从水中走出来。我招呼他们，他们回答说是来值班的。他们从船上的一个个舱门里走出来。我问，船上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很好！’还说可以下去，可以找到干衣服和吃的东西。于是，我说‘我要跟你们一块下去。’可是，当我朝他们游去时，他们却消逝了。我回到木筏上，又看到了他们。我反复地朝他们游了两次，可每次都是游过去，他们就不见了。这时，我清醒了，而且好象有什么在告诉我再坚持一下，明天肯定会来人救我的。将近中午时分，一架水上飞机在我上空转了几圈，又飞走了。这回我可绝望了。这架飞机跟先前一样把我抛弃！我心想，可能飞行员以为我是日本人，因为我全身上下都黑乎乎的。可是过了一会，这架飞机又飞回来，在我周围投下了烟幕弹。这使我感到有希望。我脱下衬衣，挥舞起来。我看到飞机上的飞行员向我摆手，然后就飞走了。我想肯定会有艘船来接我的。这架飞机会引着船来接我。结果正是如此。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船上的桅杆露出了地平线，随后，又看到了烟，看到了船。只见船身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径直朝我开来。这是‘巴拉德号’驱逐舰。他们用小船把我接到驱逐舰上，送进了医务室。

“企业号”特遣舰队11月11日驶离努美阿岛。往常，修船的工程师和工人是一直忙到船只启航前才下船的，而这次则干脆随同

“企业号”离港了。从努美阿岛到瓜达卡纳尔岛的整个航程中，汽锤声始终没有停息。直到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时，汽锤声才停了下来。就这样，“企业号”至少赢得了两天的时间。干活的人，除了“企业号”的修理队以外，还有“维斯塔尔号”检修船上的五十九名官兵和一个“建造营”，这是一支海上工兵部队，通常称为“海上工蜂”。

13日早晨，修理工程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前甲板升降台还不能正常运转。11时整（正是“朱诺号”爆炸的时间），金凯德接到哈尔西的电报：“火速北上，掩护受重创的‘朱诺号’撤退。然后，派出特遣舰队的装甲舰和驱逐舰，由威利期·A·李海军准将指挥，占领萨沃岛以东阵地（即瓜达卡纳尔岛以北），截击可能来犯的轰炸机群。”金凯德依令而行，为减少航空母舰上的壅塞（现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修理工程，在临战状态下，在十分壅塞的航空母航上施工是很不便利的），他命令九架鱼雷飞机在六架歼击机的护卫下飞往瓜达卡纳尔岛，暂时归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指挥。此处提到这个细节，是因为这个机群在去瓜达卡纳尔途中遇到了“波特兰号”上午发现的那艘受伤的日本装甲舰。这艘伤残的装甲舰还在以五节的速度缓慢地航行，周围有五艘驱逐舰，但天上没有护航的飞机。敌舰的高射炮开火了。“企业号”的机群也展开攻击。三颗鱼雷击中了敌装甲舰，鱼雷爆炸的情形在飞机上看得十分清楚。但这艘战舰继续向前移动，好象根本没有中弹似乎的。“企业号”的飞行员们到了亨德森机场，看到那儿的飞行员正激昂地谈论着这艘敌装甲舰。瓜达卡纳尔岛上聚集了一群海军和陆战队的最精干的飞行员。从早晨起，这艘敌装甲舰先被炮火击伤，再遭两次俯冲轰炸，后来又三次被鱼雷攻击。但它仍然以五节的航速平衡平稳地行进着，似乎对这一切都无于衷。下午，“企业号”的这批飞行员同其他飞行员一起又来到这艘装甲舰的上空。这艘“不甘沉没的装甲舰”又承受

了三次俯冲轰炸，三次鱼雷攻击，外加两次扫射。飞行员们回来报告说，敌装甲舰的船尾沉在水里，舰上只剩下两门火炮，但还是航行。最后又来了一次鱼雷攻击，傍晚，敌装甲舰终于停下来了，船内大火弥漫，整个船尾被烧得通红一片。这艘装甲舰叫“比睿号”。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固性可以说是日本钢铁工业和英国造船技术的荣耀。“比睿号”是由英国的乔治·瑟斯顿爵士设计并监造的，1912 年在横须贺造船厂建成下水。1930 年退役后，又于战前重新装备翻新。在瓜达卡纳尔岛海战中，它 11 月 12 日中了八十六发炮弹，13 日中了至少八颗重磅炸弹和十二颗鱼雷。那天夜里，它在沉没前还用剩下的最后两门火炮轰击了瓜达卡纳尔岛。

日本南太平洋舰队并没有全队撤退。卡拉汉下属的巡洋舰只是挫败了开往瓜达卡纳尔岛的日本舰队的一部分。金军上将写道：“不出所料，敌运输舰队果然在瓜达卡纳尔北面出现了，这是一支由装甲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的舰队。这显然是敌军的主力，空中还有歼击机护航。14 日的整个白天，这支运输舰队都处于猛烈空袭之下。”飞行员的报告没有一份说运输舰周围有装甲舰。可见，装甲舰早在空袭开始之前就与运输舰分开，另外组成一支舰队。美国飞行员发回的所有电报都说袭击运输舰是易如反掌的战斗，并且认为这是令人厌烦的任务。他们回来时，都把自己说成是屠夫。日军派来的护航飞机（可能是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这艘航空母舰距离很远，一直没露面）为数很少，结果八架“零式”歼击机被击落，其余的都逃了回去。日本士兵象鲱鱼一样紧紧地挤在这些运输舰里。空袭一开始，就有两艘运输舰被炸沉了，落水的日本士兵浮满了方圆一公里的海面，随后就渐渐地漂散、沉溺了。炸弹穿透了运输舰的甲板，把挤在中舱里的日本兵炸成一锅肉酱。其他已经起火的运输舰仍然依令驶向瓜达卡纳尔岛。与此同进，美国

轰炸机返航加油、装弹，随后又返来轰炸和扫射。白天的战果是：日军运输舰一艘被炸沉、四艘起火，四艘在瓜达卡纳尔岛搁浅；两艘日本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遭到重创。日军被烧死、炸死和淹死的多达两万多人。

在这次空袭中，由杰斐逊·卡鲁姆海军中尉驾驶的一驾"企业号"俯冲轰炸机被一艘日本巡洋舰的高射炮击落了。飞机上的两名飞行员都撤出了飞机，穿上救生衣，但他们的橡皮筏还没来得及充气就和飞机一块沉没了。他俩跟"朱诺号"的难友们一样，曾认为自己不久就会遇救的。但是，他俩没有遇救。在海上遇难的人往往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救他们之前就随着海风和海潮漂到远离战场的地方去了。何况，在茫茫的大海上，一只橡皮筏又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人们常说的"沧海一粟"罢了。而两个人，就更微不足道了。卡鲁姆和他的机枪手海因森当时跌落在瓜达卡纳尔岛西北六十海里的海面上。在他们向下跌落的时候，卡鲁姆曾瞥见一个小岛。"咱们就那个方向游"，卡鲁姆对他的同伴说。于是俩人就游了起来。他们倒还幸运，没有碰上鲨鱼（这一带的鲨鱼已经酷好人肉了，不过鲨鱼当时可能正在日本运输舰那边大聚餐）。机枪手游到第二天的中午就游不动了。而卡鲁姆游了七十三个小时，脸肿胀起来，眼睛都快眯死了。战友遇难后的第三天早晨，他游到离小岛很近的地方，看到了岛上的炊烟和茅屋。但这时海潮又把他涌回了大海。他又游了两天一宿。他困倦不堪，有时不自自主地昏睡过去，过一会儿，又被恶魔惊醒。最后，他终于游到了小岛的岸边。当水仅有齐腰深的时候，他再也走不动了。他连游带爬地上了岸，在陆上又爬了十六个小时，找到一个水坑，趴在坑边痛饮了一阵。第二天，岛上的土著人发现了他，并把他抬到十三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给他洗了澡、包好伤口，还给他端来了米饭和热茶。村民们还为他举

行了联欢会。年轻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胡帕舞，舞姿翩翩，与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卡鲁姆十天后被遣返回国，一架水上飞机把他送到了真正文明的地方。

那些该死的日本装甲舰终于在14日夜里被发现了。二十三时左右，瓜达卡纳尔岛的雷达站发现一艘大型军舰（装甲舰或重型巡洋舰）和两艘巡洋舰。此时，李海军准将率领“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装甲舰以四艘驱逐舰（13日与“企业号”特舰队分开，单独执行任务）正在绕行萨沃岛（又是萨沃岛！）。明月当空，北风习习，海上显得格外静谧。午夜一过，日本军舰露面了，美军两艘装甲舰立即开火。这次交战的场面与卡拉汉的巡洋舰队11月11日所经历的激战十分相似乎，都是在同一地点，短兵相接，闪电式的夜间炮战，不同的只是这次双方都是重型战舰。“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用406重炮对准前面两艘日舰猛轰，这两艘敌舰几分钟之内就沉没了。与此同时，美军的驱逐舰也损失严重：一艘被击沉，三艘遭重创。美军只剩下装甲舰单独作战。这时，在八海里以外的海面上又出现了一支敌舰队，领头的是“桐岛号”装甲舰。敌舰可能还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打开探照灯在海上搜索。“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一齐开火。六个连发，共一百零八发重一千一百一十七公斤的炮弹，一下子倾泻在“桐岛号”装甲舰上。“桐岛号”沉没了，但它临沉之前仍然进行还击，重创了“南达科他号”。其余的日本军舰都仓皇逃走了。

11月15日拂晓，这场战斗以摧毁搁浅在瓜达卡纳尔岛同海滩上的四艘日本运输舰告终，几架飞机从亨德森机场飞来对准这四艘敌运输舰轮番轰炸。“‘米德号’驱逐舰也凑过来肆意炮轰了一阵，摧毁了四艘敌舰。”上午，哈尔西命令特遣舰队返回基地。下面是这五天战斗的官方战报：日军被击沉和彻底摧毁的军舰有两艘

装甲舰，一艘重型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十二艘运输舰；受损伤的有两艘装甲舰，两艘重型巡洋舰，两艘轻型巡洋舰，四艘驱逐舰。美军两艘轻型巡洋舰、七艘驱逐舰被击沉；一艘装甲舰，一艘重型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受到损伤。

金海军上将概述道："尽管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瓜达卡纳尔岛战役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我军在所罗门群岛南部诸岛的阵地免除了严重威胁。"从取得这个决定性胜利到全部占领瓜达卡纳尔岛，又延续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日军还进行了一次反扑，企图派重兵增援，也就是说，又进行了一场海战，即11月30日的塔萨拉丰加海战。双方的巡洋舰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混战。"北安普敦号"重型巡洋舰被击沉，另有三艘巡洋舰被击伤。"檀香山号"巡洋舰的水兵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慌乱恐怖的夜晚，月亮刚刚爬上天边，就听见海水"像百鸟啁啾地"从他们的巡洋舰四周涌上来。"北安普敦号"的那些可怜的遇难水兵们，有的攀在木筏上，有的浮城救生衣上，向"檀香山号"呼救："檀香山"，"檀香山"。这凄厉的悲鸣使人想起当年古希腊的英雄尤利西斯，当他听到死难将士们虚幻的哀怨声时，心中不禁感到阵阵凄怆战栗。

这次交战之后，日军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至此，瓜达卡纳尔岛周围的海战就收场了。

在陆地战场上，美军进展缓慢。可是在丛林里，又如何能迅速推进呢？再说，现在再也不用着急了。陆军的步兵替换了海军陆战队。虽说步兵面临着艰难的日日夜夜，但是像头三个月那样的恶梦已经过去了。现在，换防部队和军需品都能定期运到。士兵们头上飞的都是美国飞机。"东京快车"有时还来光顾，不过总是偷偷摸摸，而且从不滞留。二月上旬，"东京快车"比平时来得勤，而且舰队

庞大，令人担心。不久才知道，“东京快车”是来撤离留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的日本人的。撤退行动在日本海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进行得很出色。不过，靠撤退部队是打不赢一场战争的，这种行动无论多么成功也无济于事。2月9日早晨，美军完全占领了这座地狱似的岛屿。

上述海空战役结束的十五天之后，“企业号”的水兵和飞行员穿上最好的军服列队站在甲板平台上。“企业号”停泊在背靠群山、秀丽宽畅的努美阿港的中央。港口里泊满了油船，运兵船和战舰，显得格外繁忙。蔚兰的天空，阳光灿烂，在洗刷一新的航空母舰上，官兵们的新军装洁白耀眼。电影摄影师们已把这些好看的镜头拍摄下来。一个身材高大，军帽下露出白发的军官来到了甲板上，他在几个军官的族拥下，登上了放在甲板上的讲台。他就是“企业号”新任舰长奥斯本·B·哈迪森海军上校。他宣布：“‘企业号’官兵们，我如今天是为了向你们颁发奖状和勋章。是你们把这艘船建设成今天这个样子，使它成为海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成为从马绍尔群岛战役到第二次瓜达卡纳尔岛战役的所有的航空母舰战斗的老战士。”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企业号”的飞行员和水兵们在这些战斗中的作用。他的言语很朴素，但当他后来读到关于这次典礼的报道时，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报上没有提到的船的名字，但通篇都是巧妙的隐喻）。不久，“企业号”获得了极其罕见的荣誉——“总统嘉奖令”。嘉奖令提到，“企业号”航空母舰和它的特遣舰队“仅一支舰队就击沉了敌舰十九艘，击伤十六艘，击落日军飞机共一百八十五架，并且摧毁了敌人大批海岸设施。”嘉奖令最后说：“它的战斗精神和它的辉煌战绩是在舰上英勇地保卫了美国民族的官兵们的光荣。”嘉奖令的全文用油漆漆在飞机库的壁板上。哈尔西发来了贺电，电报最后说：“我和你们心连心。”

在“企业号”受到嘉奖的那个时候，美国唯一一艘得以幸存的航空母舰就是“企业号”了。瓜达卡纳尔战役之后，美、日双方的军力都已消耗殆尽。1942年冬到1943年春，美、日双方都在忙于重建自己的海空部队。尔后，战争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美军几乎一直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企业号”航行在它的新战友们中间，踏上了新的征途。

第三节　瓜岛决死战

日本军人奥宫正武就瓜岛战斗作了详细的回忆：

机动部队的战斗虽已大体上取得了胜利，而瓜岛决死战却夜以继日，并未休止。要尽快做好准备，必须同友军部队搞好协同。山本大将命令南云和近藤两支部队到特鲁克集结。

“隼鹰”号完成3个星期的活动后，回到特鲁克。我处理完公务之后，在战斗机队长新乡少佐的帮助下，处理老同学关和村田两位队长的遗物，近期被其他军舰营救的飞行员陆续归来，可是在所保管的飞行员名册里有十分之七的舰载攻击队员和舰载轰炸机队员的姓名用红笔销掉的。

“翔鹤”号和“瑞凤”号会很快修理完毕吧？从目前情况来看，要补充一些年富力强的飞行员恐怕还其人，然而，不久前战死的5名飞行长和接替他们的骨干飞行员，却没补充的希望，要知道素以少而精为目标的日本海军是多么需要这种宝贵的人才呀。从今以后，航空母舰飞行队该怎样重建呢？

思前想后，我夜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既然不能入睡，我索性把此次海战的一些新的数字填进过去的海战记录中去。以往不大清楚，现在我才明白：航空母舰之间的战斗要求有巨大的牺牲。对

此我深感震惊。陆战中消灭敌军三分之一就是一大胜利，消灭敌军半数，则报告为全歼。可是极尽科学之精华的空战可不那么简单。这次海战中，我军虽然迫使敌军彻底屈服，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是相当大的。能否取胜，关键在于有没有补充损失的力量。在日本不知有多少人理解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举全国总力而战的今天，即使在大海战中取得胜利，那也并不意味整个战争的胜利。

山本大将为了部署当前的瓜岛战斗和准备重建今后的航空母舰舰队，命令角田部队所属"隼鹰"号飞行队补充完兵员之后留在特鲁克，而包含损伤的航空母舰在内的第一航空战队回到内地去，以便在南云中将领导下，加速重建和修理。

这一期间，尽管此前陆军已 3 次失败，但确保瓜岛的方针，要再次动用高速战列舰舰队——第十一战队（由阿部宏毅中将率领的"比睿"号和"雾岛"号）夜间炮击瓜岛上的美军基地。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在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上，我感到阿部中将的首席参谋铃木正金中佐有些反常。不知为什么，他好像心情不佳，仅寥寥数语就表示出了他的消极情绪。所谓不久于人世的说法可能就是指这种人吧？我不禁对该人，特别是下次木中佐一个人，其余的与会者也好象担心这次作战难以成功。人们在下面窃窃私语，好象在从各个方面寻求更好的方法。

当时我所在的战队只有一艘"隼鹰"号，按计划，和上次一样，还是要担任本部队的空中警戒。角田部队在这以前已经两次担任过瓜岛炮击部队的空中警戒。在接近敌军的情况下作战，角田少将有着大家公认的胆识和经验，因此，他对这一任务毫无异议。在接受任务的同时，他还想出了更为积极的方法。

少将把人叫过去，命令我就如下问题同“大和”号司令部联系：

“10月13日夜第三舰队的高速战列舰，继之于14、15两日大型巡洋舰成功地对瓜岛进行了夜间炮击，遗憾的是未能扩大战果。”

“主攻目标是敌航空基地兵力。我舰队的炮击使敌基地陷入一片混乱，但我军竟轻易撤回，结果敌人发挥其巨大的设营能力，很快修好跑道，飞机又能起飞。仅仅为了这一原因而未能收到实效。”

“此次第十一战队作战，我们下定决心在天明以后也要将炮击部队留在机场附近的海面上，继续射击，不知此举当否。天明以后，情况明朗，可以准确炮击目标，因而容易压制机场，即使万一有勇敢的敌机飞来。或大型飞机从南面飞来，我们认为也是为数极为有限。在那种情况下，敌人攻击的目标一定是他们最感头痛的战列舰。”

“好在敌航空母舰已在南太平洋战中被击溃，即使能修理，也只不过剩下一艘。因而第二航空战队的“隼鹰”号可断然接近瓜岛，尽全力支援炮击部队和轰炸陆上目标。如果基地航空部队的飞机对此给予协助，陆军也得到支援，那么转败为胜并非没有可能。现在正是战列舰真正发挥威力的大好时机。我们的思想已得到解放，要打破海战陈规，用战列舰对陆地实行炮击。我们现在要再做一次努力，不知当否，这也许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您说得完全对，直到现在仍然在也有个人持与此相同的看法。而且大部分是航空部队的，特别是年轻的飞行军官占多数。然而战列舰是舰队的主力，即使不必勉强使用战列舰，陆军亦有充分信心在此次战斗中取得胜利，坚信能把敌军赶出瓜岛。将瓜岛按既定方针行事，并请转告司令官。”

这样的意见本来要司令自己亲自向联合舰队的参谋长提出，

或者首席参谋直接向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提出，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队的首席参谋竟然对此敬而远之，而司令官又想探询联合舰队的意见，于是就把我当作跑腿的使用，办这个交涉我当然不大习惯，因此，我克制自己，没有提出更为强烈的主张就回到舰上来了。角田少将听完我的报告以后，窥察出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幕僚们的意图，他一时面带怒容。我接着又问一句：

“‘大和’号暂且不论，为什么‘陆奥’号和‘长门’号也不出击呢？”

主管参谋小声回答：

“实际上燃料不足呀……”

角田少将可能因为听到了这个回答，也可能因为别的理由，似乎不再考虑“大和”号出击的问题了。

无谓牺牲两艘战列舰

1. 第 3 次所罗门海战

角田部队的“隼鹰”号终于成了日本海军中唯一保持战斗力的航空母舰了。在上次海战中，敌人也遭到巨大损失，因而似乎也没有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了。（金元帅在其报告中也曾说：“在南太平洋我航空母舰兵力已减少到危险程度。）

“兵力虽小，却可以发挥重大作用”，11 月 1 日角田将军晋升为中将，将军以下的队员们都因有着此种想法面更加自重了。

在我们准备下次作战期间，敌人继续向瓜岛运送兵力。我军变亦于 11 月 2 日、7 日、8 日、10 日总计 20 艘驱逐舰分 4 批运送第 38 师的兵力，每次运兵都很顺利。不过，敌人也不容忽视，11 日、12 日两天似乎进行了大规模的登陆。

得知此种情况之后，我基地航空部队尽全力攻击敌军。据报告，击沉敌巡洋舰 2 艘，将 3 艘运输船击中起火。（据美方记录，巡

洋舰"旧金山"号起火，1 艘运输船重创)。

顺利运送陆军的 11 月 9 日，角田部队的"隼鹰"号在近藤中将指挥下和其他船只一起再次出击特鲁克，进而南下。此次对瓜岛进行总攻的关键依然在于能否充分运送兵器和弹药。此次总攻击定于 11 白 14 日。

12 日夜，阿部弘毅中将指挥的"比睿"号、"雾岛"号两舰，木树进少将指挥的第十战队("长良"号轻巡洋舰和 8 艘驱逐舰)在高间完少将率领的第四驱逐舰战队的 9 艘驱逐舰护卫下，沿着与此前栗田部队大致相同的航路从瓜岛北面出发，径直向隆格泊地驶去。角田部队一如既往，行驶到可以看到陆岸的地方派出了空中警戒的 2 架战斗机因返回时迷失方向而被迫着水，后被驱逐舰营救。

不出所料，这天夜里瓜岛泊地附近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又加上陆影碍事，只好一味依靠雷达了。陆上友军也没有送来有关敌舰船活的可供参考的情报。

炮击部队预定方案绕过萨活沃岛时，在黑暗中突然与敌舰队遭遇，在照明弹照耀下开始炮击。后来，双方陷入一场混战。敌我不分，有自己伤害自己的危险，于是舰队停止对机场炮击，向后撤退了。

此次夜间战中，阿部中将的旗舰"比睿"号遭到敌军集中炮击的攻击，而后又被鱼雷击中，首席参谋铃木中佐等人战死，阿部中将及其幕僚和舰长西田正雄大佐以下干部多人负伤。

舰桥上一片火海，往上看，巨大的桅楼变成一根火柱。射击指挥后被击破，大炮不能自由操作，只是一部分火炮过一段时间又可以操作了。战舰一旦不能使用大炮，那只不过是妨碍其他舰只的一堆废铁而已，更加倒霉的是舵发生了故障，舰开始微向左打旋，无法修正，结果军舰要围绕萨沃岛转一个大圈。这期间机械又出了故

障，最后，舰完全失去机动能力而停下来了。

阿部中将无奈弃决心舰，命令活着的舰员离舰。时间是13日黎明。

作战的详情虽然不清，但根据部分电报可以推断出“比睿”号航行困难。角田中将已预先做好准备，因而，天一放明就派出了战斗机和轰炸机，在上空警戒时，确认了“比睿”号的状况。据说，全舰如同废墟，根本无法收容。角田中将因为可作用的飞机少而中止救援“比睿”号，按预定计划全力对撤退部队实行警戒。

由于这次失败，13日夜里第七战队司令官西村祥治少将率领的“熊野”号、“铃谷”号、“天龙”号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尽管对瓜岛实行了炮击，但未奏效，当天船队因航速不够而没有攻入瓜岛。

山本大将终于拿出最后一张王牌，命令第二艘队司令长官近藤中将率领夜战部队护卫输送船队和炮击机场。近藤中将资格最老，在联合舰队中是山本大将的副职。事先未作任何准备，却要指挥所属舰艇投入战斗，这说明局势有多么紧迫。角田部队自从出兵南方以来，经常跟第四战队的“爱宕”号、“高雄”号联合行动，此次这些军舰跟12日参加夜战的“雾岛”号战列舰、“长良”号轻巡洋舰以及9艘驱逐舰在近藤中将率领下再次向瓜岛突击。执行对空警戒的零式战斗机，反潜预警式的舰载轰炸机和舰载攻击机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地起飞。由于这些飞机的作用，这一天的进攻颇为顺利。

这天，执行紧急输送任务的是为数很少的11艘运输船。同第2师的情况相比，这次船只的速度较慢，这给敌机进攻提供了好机会，结果，尽管在基地战斗的尽力护卫，但没有什么效果。从早晨开始，一共受了5次轰炸，其中7艘沉没或掉队，只有4艘勉强进入姓格泊地。据一份可靠的电报说，在此次空袭中，在附近航行的“衣

笠”号也被敌机炸沉。

近藤部队前方出现了炮火的闪光。最前面的“长良”号打开炮门应战。接着“爱宕”号、“高雄”号和“雾岛”号也以猛烈的炮火对着敌方舰影还击。于是开始了一场混战。“爱宕”号、“高雄”号和其他驱逐舰对着看去象是敌战列舰似的2艘大舰集中了射鱼雷。结果，敌舰分成两队，看样子好象要到西面回避。这时，“雾岛”号遭到敌人的集中炮火的打击，受到严重损伤，到处起火。尽管舰员们奋力抢救，但无济于事，到最后舰员没有立身之地，正在考虑如何处理的时候，军舰就沉没了，舰长渊岩山次大佐及其幸存下来的舰员由驱逐舰收容了。

然而近藤中将亲自率领的第四战队几乎没受损害，本想下定决心追击敌人，但考虑到如果这样做必然要受到敌机的打击，于是率领残部撤退了。

此时，我正在海上，一想到每次战斗都要损失战舰不由感到悲伤。

上述是历经3天的昼夜激战史称第3次所罗门海战。

战斗结束后曾在特鲁克讨论此次海战的战果。关于给予敌军的损害与会者见解不一，莫衷一是。我作为第三者持比较冷静的态度，虽然听到了参加战斗的各级指挥官及幕僚们热心讨论，但归根结底还是掌握不了问题的全貌。与会者中间虽然有许多人是近藤长官的旗舰“爱宕”号上的那种没有直接战斗部署的幕僚，但仍然确定不了全部作战目标，正因如此，在漆黑的夜里高速航行的其他军舰，特别是驱逐舰，关于整体部署情况看法不一致是不无道理的。

大家看法一致的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从12日到13日晨，由第六驱逐舰队司令山田勇助大佐率领的驱逐舰“晓”号（作战中被

击沉)和舰长吉川洁中佐指挥的第二驱逐舰队的“夕立”号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这两艘舰确实作战英勇,敢于死斗,一直到敌舰旁边,险些跟敌舰相撞,最后终于没有返回。“夕立”号至少把2艘或3艘敌舰打翻,为此受到高度赞赏。最后对总战果做了如下判断:

击沉敌:巡洋舰8艘,驱逐舰4到5艘,运输船一艘;

击伤敌:战列舰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3艘,驱逐舰3到4艘,运输船3艘;

击落与击伤敌机约70架。

我方损失:

沉没:战舰2艘(“比睿”号和“雾岛”号),巡洋舰1艘(“衣笠”号),驱逐舰3艘(“夕立”号、晓”号和“绫波”号),运输船11艘;轻中度损伤:巡洋舰3艘,驱逐舰3艘;

飞机自爆32架,严重损伤19架。

注:根据以后的记录,美军在此次海战中的损失如下:

12日夜:轻巡洋舰2艘(“亚特兰大”号、“琼诺”号),驱逐舰4艘(“卡·锡恩”号、“巴顿”号、“拉菲”号、“芒森”号)

14日夜:驱逐舰3艘(“本汉姆”号、“普林斯顿”号、“杰克”号)

美国的记录

金元帅在其正式报告书中,对历时三天的海战做了如下的叙述:

“12日晨,由塔那和卡拉汉两位少将指挥的装载军需品和增援部队的第2船队到达并加入斯科特少将指挥的舰队。抵达后当即开始卸货。和前天一样,下午有敌机空袭。然而,我军的防空能力非常强大。致使敌人的鱼雷轰炸和轰炸机只有一架逃回。但这架被打伤的飞机竟然冲向‘旧金山’号巡舰,使该舰发生了轻度火灾,死三十人。”

“接着，我巡逻机发现敌军强大的兵力分成3股从西北方向瓜岛袭来。塔那少将为了跟这些敌军战斗，把3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2艘防空轻巡洋舰、8艘驱逐舰交由卡拉汉少将指挥，而自己在3艘驱逐舰护卫下，率运输船和货船退避了。此次作战计划是：由卡拉汉率领的部队通过战斗延缓敌强大部队向瓜岛附近海面进击的时间，与此同时，由金凯德少将指挥的包括航空母和战列舰在内的部队将进击之日军在中途击溃。”

“卡拉汉部队护卫输送船队，本想离开作战地区，但将过中午时，为了对萨沃岛附近进行搜索，通过林因海再次进入泊地。”

“在隆格岬附近判定敌军的23股部队位于西北方向，不久，在北面又判定有敌军的第4支部队。我军列成了以4艘驱逐舰为先导、5艘巡洋舰在中央，以另4艘驱逐舰作后卫的单纵队。当天夜里没有月光，夜色昏暝，几乎无法识别敌军舰船。在昏黑的夜色中，两军在开炮之间距离很近，几乎彼此碰撞，日军用探照灯照敌军舰的同时开始战斗，两军在距离极近的情况下互相交火。战斗打响后，形势对我有利。右侧部队的敌舰在向我‘旧金山’号等舰开火的同时，自身起火，另一侧的2艘巡洋舰也被大火笼罩。可以肯定，‘“亚特兰大’号将从其舰首前通过的敌驱逐舰中的1艘击沉。与此同时，‘亚特兰大’号自身也中了几发炮弹，但该舰临危不惧，抓住敌1艘轻巡洋舰进行炮击。这一瞬间，‘亚特兰大’号被鱼雷击中，一切动力全部停止，舵亦被打坏，该舰在原地打转时，又遭到一重巡洋舰的猛烈炮击，舰上燃起大火，斯科特少将以下多数舰员战死。”

“几分钟过后，旧金山号弄清交战的对手是一艘战列舰。这艘敌舰除了受到‘旧金山’号的炮火打击外，还受到‘拉菲’号的攻击，本已受到严重的损害，又遭到突进的‘卡·[illegible]恩’号的鱼雷攻击。但

此时‘拉菲’号被鱼雷击中，不久因爆炸而沉没。接着‘奥邦农’号接近敌舰并用鱼雷将其击中。此时，‘波特兰’号击沉一艘驱逐舰，自身也被敌鱼雷击中。‘琼诺’号的射击指挥仪失灵，只好退出战斗。”

“‘旧金山’号得到‘波特兰’号的协助，向敌战列舰集中炮火射击。‘波特兰’号方才通过无线电回答卡拉少将说，可望击沉敌军巨舰。这期间，‘海伦那’号战列舰发出的一次齐射将‘旧金山’号的舰桥打坏，卡拉少将、舰长卡辛·杨上校和其他许多军官和士兵倒下。然而，‘旧金山’号依然继续发炮，在退出战场以前还击沉一艘驱逐舰。”

“此次战斗的前 15 分钟情况大致如下：‘卡·杨恩’号驱逐舰因遭到炮火打击而失去战斗力，‘拉菲’号驱逐舰沉没，‘斯忒列特’号驱逐舰损伤，‘奥邦农’号驱逐舰损伤，‘亚特兰大’号轻巡洋舰起火，‘旧金山’号巡洋舰严重破损，‘波特兰’号巡洋舰严重破损，‘琼诺’号轻巡洋舰脱离战斗，‘巴顿’号驱逐舰沉没，‘海伦那’号轻巡洋舰轻度破损。只有‘阿·窝德’号，‘芒森’号和‘弗列彻’号完好无损。”

“这 3 艘完好的驱逐舰继续用火炮和鱼雷实行攻击，分别击中敌巡洋舰和驱逐舰。此外，‘芒森’号还用鱼雷击中一艘业已受伤的战列舰，当然也受到损伤，最后被迫放弃。此次海战持续 24 分钟，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海战，最后经‘弗列彻’号用鱼雷攻击敌重巡洋舰而结束战斗。战斗的最后几分钟，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日本舰队自相攻击。”

“海战结束后，‘海伦那’号、‘旧金山’号和‘弗列彻’号会同一起开出湾外，而后，‘琼诺’号、‘奥邦农’号和‘小蝶蛟’号会同一起，早晨，‘波特兰’号发现日本战列舰在萨沃岛西北缓缓地旋回，有一艘巡洋舰对其实行监视。‘亚特兰大’号在海岸附近尽最大努力把

舰上的大火扑灭。'卡·场恩'号和'芒森'号听任火在舰上燃烧,而'阿·窝德'号可以说只能勉强漂浮而已。因损伤而旋回的'波特兰'号尽管行动失灵,但仍在萨沃岛以南沉敌一艘驱逐舰。我军飞机干扰了敌战列舰对'阿·窝德'号的炮击。然而,'卡·杨恩'号和'芒森'号终于沉没,而'亚特兰大'号舰上被打得十分凄惨,以至无法处理,最后不得以沉没了。"

"当天临近中午时,已经受伤的'琼诺'号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旋即沉没。"

"13日晨,'企业'号发起鱼雷进攻,3条鱼雷命中敌战列舰,结果,该舰于傍晚沉没。"

"次日(14日)晨,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强大部队炮击了亨德机场,虽有若干飞机被破坏不能使用,但机场本身并未遭到破坏。正巧,我鱼雷艇攻击了2艘重巡洋舰,炸弹命中。其中1艘稍后受到'企业'号飞机的攻击,其他飞机用炸弹击中了1艘轻巡洋舰,'企业'号上的另一支机队用炸弹击中了第2艘轻巡洋舰。""不出所料,以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这种强有力的前卫部队为先导的敌输送船队出现在瓜岛北面。这显然是敌主攻部队,有战斗机实行护卫。14日一整天该输送船队遭到我军的猛烈的空袭,结果,6艘运输船,以后可能还有2艘遭到破坏,其他4艘受伤。受伤的4艘运输船向瓜岛航行,傍晚时分在埃斯佩朗斯岩搁浅。此次战斗中我方损失轻微。"

"由'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和'企业'号编成的,里少将率领的部队直到14日傍晚也赶到战场。里少将一到现场就受命去执行搜索任务。其目的是阻止敌炮击部队和输送船队前进并予以破坏。"

"上午零点刚过,得到了日本舰队在萨沃岛北部,由该地向西

运动的情报。‘华盛顿’号捕捉到这一目标后，当即向敌等候头部队实行炮击。”

“此次战斗中，‘普林斯顿’号被敌舰炮火击沉，‘本汉姆’号被鱼雷击伤，‘艾克’号被鱼雷和火炮击中，‘艾克’号被迫放弃，数分钟以后沉没。幸免遇难的‘古因’号驱逐舰也因负伤而退却。”

“战斗到这个阶段，我驱逐舰失去了全部力量，然而‘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依然未中一弹，此时，‘华盛顿’号发现了新目标（还是原来那艘战列舰），接着当即向敌舰开炮，‘南达科他’号炮击了用探照灯指向的敌舰。敌舰又反扑过来把炮火集中于‘南达科他’号。此次战斗中一艘敌舰显然被其击沉，而‘南达科他’号自身也被敌炮弹击中。上层建筑受到相当严重的操作损伤。‘华盛顿’号继续炮击敌战列舰，使其起火，还给其他舰只造成损害，最后退出战斗。据认为敌上述战列舰可能在战斗结束时沉没。”

“最后，‘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不得已退出战斗，战斗随之停止。这 2 艘舰驶离战场后，于次日晨会合。11 月 15 日拂晓，在瓜岛搁浅的 4 艘日本运输船遭到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飞机的轰炸，又受到海军陆战队从陆上进行的炮击。‘米阿德’号驱逐舰也参加了炮击，结果，4 艘运输船被彻底破坏。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企业’号的战斗机跟 12 架零式战斗机进行了空战，战斗最后以此告终。”

“在瓜岛战斗中，我方虽受到巨大损失，然而，对我军来讲，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正是由于这一胜利，我在南所罗门的地位不再受日军威胁了。”

“自此以后，东京埃克斯普列斯（由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夜攻部队的代号）虽然偶而把少量物资和增援部队送上瓜岛，但南所罗门的制海权与制空权完全回到合众国手中。”

日军的输送作战就这样以失利而告终。被认为是陆军最后总攻的由第38师进行的争夺战从战前就胜败自明的。

即使要运送物资，但运输船只也满足不了要求。

第17军司令官百武中将下决心宁可进行一次破釜沉舟式的总攻，但结果却是一触即溃了。

我对总攻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因而并没有因失败而感到多么大的失望。只是对参加总攻的陆军官兵的苦斗精神深表同情。

第四节　死亡之途

1943年4月13日黄昏，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的极其秘密的无线电波，飞越了辽阔的南太平洋海空，到达了日本在北所罗门群岛的各航空队、各守备部队的战斗指挥部。各地司令长官接到了一份非同寻常的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GF长官定于4月18日上午8时由腊包尔出发，乘坐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在六架"零"式战斗机保护下，前往巴莱尔、肖特兰德、布因基地视察，长官的全部属员都与之同行。机队将于9月45分在巴莱尔岛机场降落，然后乘潜艇于上午10时40分到达肖特兰德基地，下午4时乘一式陆上攻击机出发到布因，下午5时10分返航腊包尔。如遇气候不佳，顺后延期一天。

这确实是一份罕见的电文。

将这位太平洋战场上赫赫有名的所谓GF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进行视察的详细路线和准确时间在电文中交待得如此一清二楚，真令人不可思议。难怪肖特兰德基地第11航空队司令官诚岛高少将在接到13日的电报后，大为吃惊地对自己的参谋说："这里是前线，用这样详细的电文，报道长官的行动，实在有点

荒唐。”

但是，这份决定山本命运的行动日程表，用的是高深莫测、令人眼花缭乱的五位数字式密码。再说，行程表是从4月1日变更的，所以，日本人当时坚信：“破译该电报，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与日本人断言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一份绝密电报，为山本五十六一行准备了坟墓。

因为，美国海军情报机关里不仅有一批聪明绝顶的“魔术’大师，而且自开战以来，一些天随人意的事件还不断发生。

早在珊瑚海战之前，美国人就从沉没的达尔文港外50米深的日潜艇上打捞到日本人的密码本。1943年初，日军在瓜岛身陷绝境，水面运输困难重重，被迫使用潜艇对瓜岛日军进行物资补给。不料相继发生了日本“伊—3”及“伊—1”号两艘潜艇在海岸附近被击沉的事件。颇有心计的美海军连日进行潜水作业，居然又成功地从“伊—1”号潜艇里找到了价值极高的机密文。这些在暗中发生的事情，日本人丝毫不知，这大大有助于“魔术”大师们的情报战中进行神奇的表演。

之后，美海军情报密码小组破译了大量的日本密电。他们努力从大量截获的密电中找寻与长官行动有关的电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13日傍晚，他们截获了这份有关山本视察部队的绝密电报。

破译这封五位数字的乱式高级密码电文，将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克洛斯特尔曼曾叙述过这一高级密码的破译情况：“28743253541983927291……密码专家们埋头在数字群中”。隔壁的大厅里，电子工业的专家们完成最初的‘电脑’组装……”

由于已经掌握了部分蛛丝马迹，破译小组又奋战了三天两夜，终于成功地破译了这份难度极高的绝密电报。

1943年4月17日上午11时，这一事关重大的电报被送交到华盛顿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的办公桌上，他们马上将此电文提交到当天罗斯福举办的例行午餐会上。

于是，一个海空奇袭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座机的战斗计划在酝酿、争执和制定之中……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军方，被认为是有魅力、有胆识、精明而有才干的出类拔萃的海军指挥官。日军官渊田美津雄说过："在日本海军军官中举行一次投票，决定由谁当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来领导他们的话，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

其实，山本只不过是个在帝国主义争夺和侵略中起家的日本军阀。

山本五十六出生于1884年。1904年，他从日本海军大学毕业，接着到了"日清"号装甲巡洋舰，成为一名少尉候补生，并参加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以后，他担任过海军方面的各种指挥和参谋职务。1916年，山本又毕业于日本海军参谋学院。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也不失时机地提刀上阵，趁火打劫。1921年，他出任海军大学教官。1925年任海军航空兵教队队长，同年被委任日本驻美海军武官。在任期中，他的名字曾轰动过华盛顿军界。他曾出席过1929年、1934年两次伦敦海军会议。1930年以后，他历任日本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海军航空本部部长等职。1936—1939年任海军省次官。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他曾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血洗南京、轰炸上海，因而获得了日帝的"旭日重光"勋章。1939年8月，山本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

1940年，他又兼任日本侵略印度支那派遣军的指挥官，用沾

满印度支那人民鲜血的双手，领取了海军大将的军衔。

1941年，山本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设想，力主改变过去"堂堂正正的"邀击作战方针，而主张对美施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使之崩溃"。为此，他成功地组织了对珍珠港的偷袭，使美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灭。

1942年6月4日，他又组织了中途岛大海战。但由于战机泄露，兵力分散，日本舰队大败而归，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及其他舰只。这对山本来说，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

中途岛海战之后，他又重打精神，南下作战，把联合舰队司令部南迁至特鲁克岛，并在瓜岛争地战中，亲自披挂上阵。然而，几经血战，难收残局，败退瓜岛。

但是，他作为"一个天生的赌徒"，以他那"要么全赢，要不就输个精光"的胆量与个性，在指导海空作战中，确实使美国海军吃了不少苦头，连美国方面也承认山本是"日本作战的天才指挥官"，是他们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很不好对付的家伙。

当时，美国人对山本的憎恨甚至比对希特勒还厉害。这主要因为山本是策划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而且他还傲慢地扬言要在华盛顿的白宫与美方结城下之盟，这就大大激起了美国人的憎恨。

绰号"蛮牛"的美海军上将哈尔西认定山本大将是："仅次于裕仁天皇和东条首相的第三巨头。"其憎恨情绪用他的一句话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认为，把那个家伙（指山本）套上锁链，牵着他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路游街，由你们在后面踢着他走，那才最好不过呢！"

后来一举成名的美驾驶员托马斯·兰菲尔中尉形容当时的心理状态时说："战争是一种驱使人心发狂的怪物，其症状之一就是凶残的复仇情绪。日军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激起了美国人强烈的

复仇念头，矛头所向首先是那个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的'攀登新高峰'的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攀登新高峰"这个日本军方隐语的声音，在美国作战指挥首脑部门引起了反响，它引出了"干掉山本"的口号。如今，又要同这个可恨的对手真刀真枪决一死战了，性格坦率的半军人不仅出于复仇心理，而且也怀着一种充满友爱的感慨，暗暗地说：'把山本干掉！'……"

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可想而知，等待山本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纵然如此，制定截击山本座机的作战计划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美海军首脑们对此犹豫不决：是截击并击毁山本座机从而使日本人失去其作战的天才指挥官呢，还是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他的飞行航线，但仍然放过他？

在具有骑士风度的古代战争中，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得暗杀对方的指挥官，皇帝和将军们始终是战死在疆场上的。美国人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好几次，完全可以参与暗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行动，但他们都拒绝了，甚至不曾给予协助。

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恰恰与之相反，阴谋杀害敌方领袖的事件层不穷，屡见不鲜：一艘德国潜艇曾企图用鱼雷袭击罗斯福总统乘坐的一艘驶向一个战时会议地点的舰只；在布尔吉战役中德国人计划暗杀艾森豪威尔将军；德国人也曾袭击过丘吉尔首相从地中海休假后飞回伦敦的座机，只不过他们弄错了，把著名演员、倒霉的莱斯利·霍华德的座机给揍了下来。

德国人在他们的间谍手册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暗杀作战领袖是一种合法而正当的措施，如果它能导致敌人不利的话。

虽然美国人一般拒绝采用这种手段，然而对于山本，海军将领

则认为应另当别论。尽管尼米兹认为伏击山本座机似乎有点不光彩，但坚持截击的人认为：他在那“臭名远扬的日子里”已经丧失了法律保护权，他不就是违反战争规定而偷袭珍珠港的吗？退一步讲，他是在战斗区域中视察，在这种地方，一员大将和一名普通荷枪实弹的水兵，同为合法的射击目标。

美海军将领们认为此事应由华盛顿裁决。

当诺克斯把这份密电提交到当天的总统例行午餐会上的时候，出席者对这份详细的巡视日程提出了各种意见，进行了一些争论。有人还从另一个侧面提出问题：“巡视日程倒是不坏，但有点象是伪造电文，是不是企图以此为钓饵，把美机一网打尽？”……意见纷纷，但是与会者回想起珍珠港被袭击那个惨痛的日子，认为对这个十恶不赦的山本，无论如何不能轻意放过。

午餐会上，罗斯福总统断然决定：击落山本座机，干掉日本这个杰出的指挥官。海军部长诺克斯也认为，乘此机会，铲除美海军最憎恨的山本，以报珍珠港一箭之仇。

山本的最终命运就这样在餐桌上决定了，首脑们并给这一行动起了一个恰如其分、耐人寻味的战斗代号——“复仇”。

对美海军来说，山本一行是行将入网的猎物。这真是福自天降！但究竟能否最终猎获，仍需费一番脑筋，作一番努力。

海军部长诺无斯亲自出马拟定行动方案。他立即找来美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将军和 P－38“闪电”式战斗机专家，讨论后认为：使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 P－38 式机可以捕捉到山本座机。

诺克斯按照美国总统的命令，立即向珍珠港的尼米兹下达了命令：“干掉山本！”

立即，这一命令又由努美阿的哈尔西传达给所罗门地区航空部队指挥官米切尔海军少将。

米切尔少将生1887年，威斯康星州人。他早年自海军学校毕业后，主要从事海军航空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任海军航空兵司令部的技术部长。战时，他曾担任过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舰长，载运过杜立特机队空袭东京，并参加过中途岛海战。后来，他又转战所罗门群岛。

这时，米切尔少将收到如下的情报和命令：

"山本司令将于4月18日清晨由新不列颠岛北端的腊包尔，去东南方最前线航空基地布干维尔岛南端的卡希利（日本称布因），但不是直达卡希利，预定到达巴莱尔岛的时间是上午9时45分。

山本司令带领参谋人员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有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

P—38机队要想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这份电报不得转抄和保存。战斗结束后立即销毁！"

1943年4月17日下午4时整，被选中负责执行截机任务的美驾驶员约翰·米歇尔少校和托马斯·兰菲尔中尉被秘密召唤到海军少将米切尔的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塔萨法隆格的椰林里，房层一半埋在沙中，地板上积满了泥水。极为秘密的截击计划将在这里商定。在座的还有作战参谋哈里斯准将、战斗机队长、陆战队司令官等有关人员。米切尔开门见山地命令说："不管怎样，也必须抓住这只鸟，给我订个计划！"

制定"复仇"作战的具体计划难度极高。该计划必须建立在周密地计算时间、距离、速度及敌我战斗兵力的基础上，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米切尔一帮人详细地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陆战队司令官

建议在卡希利湾里袭击山本，决定当山本乘坐上潜艇驶离巴莱尔岛时，连人带艇一起击沉。但米歇尔少校坚决反对，理由是："在港口中有那么多舰只，我们怎能知道他乘座的舰艇是哪一艘呢？"兰菲尔中慰则惊叫到："这太异想天开了。我即使把舰艇击沉，山本也未必会死，要干的话，莫如让我在空中干。"

在空中干，成功的关键就是选择几乎是分秒不差的时机。因而，在座的人员对密电的时间表发生了怀疑，认为这可能是当地间谍综合了腊包尔一带的传说而搞出来的，未必靠得住。即使时间表精确无误，但那位以严格遵守时间而闻名的山本，如果这一次恰恰没有严守时间，岂不是徒劳一场？尽管兰菲尔中尉坚持说："我愿用我最后的一角钱打赌，他准会按时到来的！"然而受命制定空中截击计划的哈里斯准将以及其他当事者，甚至都不抱百分之一的成功的希望。

他们取出地图，选择了截击山本大将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巴莱尔岛正前方，卡希利北端 56 千米的卡希利海湾附近上空，离山本计划降落的机场只有 7 分钟航程。

计划挑选 18 架 P－38"闪电"式战斗机，分两个机群从瓜岛起飞前往截击。其中 12 架组成掩护机队，在高空纠缠住山本的护航机，指挥官是米歇尔少校；其余 6 架是由兰菲尔中部尉任队长的狙击机队，任务是击毁山本座机。分析判断后认为：大概将在 9 时 35 分与山本座机遭遇。估计山本座机的高度为 3000 米，掩护机队届时将爬高到 6000 米高空引逗"零"式战斗机，而狙击队从低空出奇不意地对山本座机进行突袭。

1943 年 4 月 18 日晨，山本五十六身穿草绿色新军装，左右胸襟悬挂着大将的襟章，神气十足地走出了他的腊包尔的宫邸，踏上了他的死亡之途。

对于他的巡视计划，幕僚们极力反对，第三舰队司令小泽治三郎反对尤烈。当他看到劝说无效，便退而建议道："假如长官一味要去，随行6架战斗机的保护是不够的，我要向参谋长讲，多派几架战斗机护航。"不巧，参谋长宇垣缠中将正患疟疾，发着高烧睡着了。

出发前，诚岛高次少将苦劝山本："这种荒唐的电报，行不得呀！长官，危险呀，不要去吧！"可山本却说："既已通知各基地，一切都准备好了，所以我得去，我明晨出发，黄昏前回来，别忘了等我一起用晚餐。"

上午8时，山本大将及宇垣缠参谋长以下8名高级官员乘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从腊包尔机场起飞。日本三〇九航空部的6架"零"式战斗机随之起飞，分两队护航。

在瓜岛"亨德森"机场，18日晨，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美航空部队第三三〇大队的18架P－38"闪电"式战斗机威风凛凛地翘着双尾翼，准备出击。米切尔少将戴着长舌战斗帽，脸呈古铜色，紧闭着嘴，神色严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即将起飞的战机。

临行，米切尔少将斩钉截铁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给我完成任务！"这就意味着：即使用机身冲撞敌机也要达到目的，决不允许白白地放跑日机。

7时30分，起飞的16架美机（狙击队的2架飞机因故障未能起飞成功）编好队形，向布士维尔岛上空飞去。飞行中一律不使用无线电，只使用罗盘和速度表。机队在海面上低空飞行了两小时，9时33分，P－38机群穿过布士维尔岛绿色海岸线，在林海上空飞行，在预定时间到达了预定地点，只比山本的预期时间早到59秒钟。

9时34分，在飞临卡希利以北56千米的上空时，美机队在左

前方30度突然发现了目标——两架双引擎飞机。山本大将一行果然如愿以偿地出现了！

兰菲尔中尉在回忆这紧张而又激动的一刹那时说："看！一式陆上攻击机不是露出模模糊糊的黑色机身，振动着机翼急匆匆地赶来了吗？真象事先商定好这次聚会时间似的……"

米歇尔少校的机群立即爬上6000米高空，引诱日机，日本的护航战斗机果真上当了，他们甩开山本的座机，"勇敢"地向美战斗机扑去。这一调"虎"离"山"之计一经奏效，在距山本机约500米的右下方、担当截击任务的兰菲尔中尉的狙击队迅速拉起，4架P－38"闪电"式战斗机风驰电掣般地升入山本座机的航线，兰菲尔一马当先，后面紧跟着僚机里克斯·巴巴尔中尉以及第二分队长佐依·穆尔中尉和他的僚机吉姆·麦克拉纳汉中尉。

瞬间，兰菲尔和他的僚机巴巴尔中尉驾驶的战斗机已经差不多和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相触。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上当的日本"零"式护航机发现了悄悄拉起来的美战斗机，大吃一惊。日机全速冲下来，企图掩护山本大将的座机，可惜晚了，来不及了！兰菲尔已抢先一步。他后来在回忆这惊心动魄的一刹那时说："……我扭转机身对准山本座机的前进方向连续地扫射，就在两架飞机即将错开的瞬间，我看见对方右发动机着火，接着右机翼也着了火。一式陆上攻击机一旦起火，就无法挽救。而且这样的低空，降落伞也无济于事。我的机头差点撞在因起火而失速的山本座机的屁股上。"

这时，两架"零"式机向兰菲尔猛扑过来，只见他闭上眼睛，猛然把机头一拉，然而，他回忆说："我那九死一生的心爱飞机的方舵上，留下了两个弹痕……"

宇垣缠参谋长的坐机在遭到美机截击时，慌忙降低高度，作了两次闪避转变。机内的宇垣急不可耐地向右方眺望，想看一看山本

座机的命运如何”。后来，他在记述这一极为痛苦、有其悲惨的瞬间时写道：“哎呀！在距离大约4000米处，一号机紧擦着原始密林喷着浓烟和火焰，慢速向南下方坠落。我脑子里想：完啦！飞行参谋室井站在我的斜后方的过道上，我拉了拉他的肩膀，示意让他注意长官的座机。这是我们同他的永诀。……当我定睛再看时，座机已无影无踪，只见原始森林中升起了冲天的黑烟。啊，万事休矣！……”

山本座机坠毁的一刹那，截击功臣兰菲尔看得十发清楚，他说：“我看见山本座机触到密林的树梢上，机翼被卷入紫色火焰、火光和破片当中。机翼掉了，机体象个红火球钻进密林……”与此同时，兰菲尔中尉的僚机巴巴尔中尉不顾俯冲下来的日“零”式机的扫射，不失时机地向宇垣缠的座机射出一排密集的子弹。这架飞机被击中后，在谋伊拉角的正南方面上空摇摇晃晃，眨眼间，带着冒火的机翼，坠入希里湾。

伏击战仅仅历时3分钟，至9时38分，周围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米切尔海军少校向哈尔西报告：“约翰·米歇尔陆军少校指挥的P－38式机群向卡希利地区进攻。上午九时半过后，击落了由编成密集队形的“零”式战斗机护航的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还击落了3架“零”式战斗机。我1架P－38式机尚未返回，4月18日看来是我方胜利日。”

感到满意的哈西尔立即回电：

“祝贺你们成功！在猎获的家鸭中，似乎夹着一只孔雀。”

在布因基地谋伊拉角守卫的日本哨兵，亲眼看到了宇垣缠座机溅落大海。不久，发现一个负伤的人挣扎着向岸边游来。原来这是二号机正驾驶员林中士，他竟奇迹般地只受一点轻伤，他刚抵岸

边，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说："海里还有两人活着，拜托你们救一下。"就这样，身负重伤的参谋长宇垣缠中将和北村两人大难不死，获救后被安置在布因航空队的防空壕内进行治疗。

19日上午8时许，渡边及第八舰队参谋长大久保信匆忙乘飞机从腊包尔赶来，首先见到了满脸包扎着绷带的宇垣缠参谋长。只见宇垣缠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急促地说："谋伊拉角的东方四、五英里处有情况，快去吧！"渡边立即乘水上飞机抵现场进行侦察，结果一无所获。后来，他降落在一艘扫雷艇旁，与艇上60名军官进行商议之后，便一同进入山林进行搜索。

当时，布干维尔岛上驻有日陆军第17军的各种部队，事件发生之后，许多支搜索队纷纷出动，其中有驻布因的佐世保第6特别陆战队古川少尉指挥下的9人搜索队；有滨砂盈荣少尉指挥的一支搜索队以及从布因出发的海军搜索队；还有一支是陆军大尉安部茂的搜索队。

安部茂大尉曾亲眼看到伏击战这一精彩表演，看到几架飞机被击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

午饭后不久，一辆三轮摩托车飞驰而来，"嘎"地一声停在安部茂大尉的队部门前。海军参谋迅速跳下来，迫不及待地问："你是队长吗？""出了大事了，快上我的车！"

途中一言不发，直奔海军基地司令部。下车后，参谋说："请到司令办公室。"走进办公室，一位海军参谋对安部茂说："有重大任务命令你去执行，要绝对保守秘密。"他接着说："今天早晨，山本司令长官的座机被击落，……"安部茂一听，大吃一惊，如雷击顶。这位海军参谋继续说："目前生死还不明，海军方面已派出搜索队，今派你作搜索指挥官，担任搜索任务。飞机坠落场所是在谋伊拉海角的北面，谋伊拉河上游右岸，在河口的第七个拐弯处。"说着，又让

安部茂看了看空中摄影照片，还告知说："有空中搜索飞机配合，一旦有情况，飞机将空投发烟筒联络。"

随后，安部茂率部队立即乘船出发了，他们绕过谋伊拉角，于下午3时到达指定河口，花了2小时在河口左岸的小路上观沿周围树林，无所发现，夜幕降临，只好就地宿营。

19日晨，他们沿谋伊拉河右岸北上，逐渐接近空中摄影飞机联合会落场地。搜索队先排成一列横队，后又集结一团，反复搜索，仍一无所获，几次作篝火与空中联系，又不见回讯，天渐渐黑下来，他们只得再次宿营。

20日晨，各路搜索队逐渐汇集在一起。古川少尉以及滨砂盈荣赶到了，渡边也与海军搜索队合兵一处。据安部巨大尉自己回忆说："由我统一指挥陆海两支部队。"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搜索，海军方面有人突然喊道："这里有坠落的飞机！"安部茂闻讯急速向呼喊方向赶去，前进大约50米，便发现了飞机机翼、烧焦的发动机，附近30米的热带树林，悉被焚毁，但没发现机身。安部茂立即发出命令："此处既然有翼和发动机，机身一定距此不远，继续搜索！"不久，在40米开外处终于发现了一式陆上攻击机机身，机头方向朝海，均已烧毁。在离机首约10米处发现山本的尸体。只见山本坐在飞机的座垫上面，左手握军刀，套有白色手套的右手复于其上，头耷拉在军刀上方，军装的左右襟悬挂的大将襟章，一边散失，另一边还保留着。他的在左下腋微微倚靠椅把，左胸流着血，沾染了白色手套，……山本的身旁，倒卧着军箕长高田六郎少将。两具尸体皆已生蛆，气味异常难闻。

根据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后，只有高田一人有意识，他唯恐山本的遗骸烧焦，才把他从机舱里托出来，使他手握军刀，力求姿态威严，不久，高田自己已断气了。

据第一基地陆军军箕长田渊仪三郎于4月20日的尸体检验记录，其伤势如下：左肩胛骨中央部有手指大小的创伤面，射孔向内前上方；左下颚部有手指大的射入孔……主要内脏官受伤。推测死后约60小时。

下午4时左右，山本等人的11具尸体用小船送上了海军舰艇运走了。

5月17日上午10时，载着山本骨灰的"武藏"号战列舰由特鲁克基地起航了。

18日，泽本次官从次官室的保险箱中取出山本的一个袋子。袋中放有漂亮的百元钞票16张；山本在任海军次官时代的一份"述志"；昭和十六年一月间任夏威夷作战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觉书"一份；1941年12月8日宣战离国赴前线的"述志"一份。这些书信，字里行间，一派杀气，除死心塌地地向天皇表示效忠之外，还表达了他穷凶极恶进行法西斯战争的决心。如在珍珠港事件当天，山本在其"述志"中写道："此次奉大诏，堂堂出征，不难超然生与死，唯此战仍未曾有之大战，将有种种曲折，若有惜名洁己之私心，断然不得成此大任，切切觉悟矣，是故，唯思以身为皇上之盾，决不惜己之名与性命。"

另外，在巨舰"武藏"号山本长官的私室抽屉里，还发现了象是遗书的一首诗歌，上面写道："征战以来，几万之忠勇无双之将兵，拼命奋战成仁为护国之神，呜呼！我有何面目乎见皇上，将又无言可告已逝战友之父母。身虽非铁石，亦要坚心彻，深攻入敌阵，以示日本男子之血气。暂时等待吧！成仁的年青人！你们战死以后残余的一战，战得轰轰烈烈，而追随于你们后面的就是我了。

昭和十七年九月末述怀　山本五十六志"

这实际上是山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惨败后发出的哀鸣，表达了

他那兔死狐悲的心境以及要继续为天皇的侵略政策卖命的决心。

5月21日，“武藏”号驶入东京湾，停泊在木更津外海。

同日下午，大本营正式公开发表山本的死讯，全文如下：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于本年四月在前线全盘指导作战遇敌，在作战飞机上壮烈殉职，另派古架峰一接任遗缺，已经在指挥联合舰队继续作战中。”

与此同时，官方发表山本晋升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元帅的头衔。并准予举行国葬。海军方面极尽努力，希望加封“男爵”的称号，但当局给以批驳而未成。

山本五十六无疑是日本最具法西斯侵略胆识和伎俩的海军将领。虽然他在战前也曾预感到帝国将置身于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中，因而曾反对轻率地对美英开战，但是，在甚嚣尘上的战争叫嚣中，他仍然挖空心思，积极卖命，组织了对珍珠港的偷袭，点燃了太平洋战火。他是在战争初期侵略气焰不可一世的象征与化身。而今这位“名将之花”遽尔凋谢，给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击毙名噪一时的山本，对于日本的士气军心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盟军及反法西斯的各国人民，则是大快人心的捷报。

击毙山本对日本海军来说也是致命的一击。在破译密电之后，尼米兹向珍珠港和华盛顿的最高情报官问道：“消灭山本是否有助于我们的目的？”换句话说，日本是否还有和山本一样或比他更强的人来接替他呢？对于这一点，情报人员肯定地回答：“没有！”

事实证明：“对日本海军来说，失掉很干练、很泼辣的指挥官山本司令所遭到的一大打击和一次惨败差不多。”

海空奇袭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富有劝剧性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曾一度使日本人大为惊慌，困惑不解。在事件发生

后，美方为了保密还作了许多手脚，如：珍珠港海军新闻检查机关提高了警惕性，把能导致泄密的新闻报道全部扣压；P－38 机队连续几天无目的地向布士维尔岛周围出动。这些措施在于使日本人相信：山本座机被击毁完全是一次偶然的遭遇。日本人果然上当受骗了。

当时，日本海军称此为“甲级事件”，经过周密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却是一种“偶然论”。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如不破译山本长官行动计划的电报，是不可能了解我方企图的，而破译该电报，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总之，结合敌人其它广播和报道来考察，许多人判断这个事件是一次偶然的遭遇。”

山本之死，当时在美国也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是飞机事故，有人说山本是因战局失利而引咎剖腹的。

在日本，山本的副官透露了山本死前对战局一些悲观失望的话语，因而产生“可能是长官已经洞悉战局，早已寻觅他的死路”之传说，据有关资料记载说，山本死后，在他的旗舰的桌子里发现这样意味深长的字句：“开战后近二年，战局不振，问心有愧”，从而有人推测山本是自愿到前线送死的。

直到战后不久，当尼米兹接见记者时，有人问他：“能够击落山本司令官的座机是什么原因呢？”尼米兹并没有因国家机密而拒绝答复，他用一种极少见的坦率态度回答说：“当时我们可以破译日本方面所有的密码，我们完全掌握了山本司令被击落那天的行动计划。”

日本人这才真正如梦初醒了。

射杀山本座机的功臣兰菲尔应召回国，在到达机场时，接到命令：“在宪兵的陪同下直接去陆军部，途中不准和任何人交谈。”这也是为了保守破译密码的机密而采取的措施。

兰菲尔中尉晋升上尉，并获得了勋章，甚至收到了罗斯福总统的贺电。但直到1945年9月1日，太平洋战争结后，才公开发表了他的这一战功。

第五章

孤注一掷

●美军炮火把贝蒂奥吞没在一片火海中
●名符其实的"黑色海岸"
●美军又夺回了这片遍布尸体的阵地
●著名航空母舰"瑞鹤号"终于被美军击沉

第一节　为扭转命运日军欲作最后一搏

来自澳大利亚和新不列颠岛的航海者，在去往夏威夷的途中，接近赤道时，隐隐约约地看到飘浮在天水相连的海面上的吉尔伯特群岛珊瑚礁。在辽阔的太平洋中心区域，有一个青葱翠绿的圆环，它的四周埋着金色的沙子，沙子的外围嵌着宁静的海水，像个透明的礁湖。海风吹拂着高耸的椰子树叶。四周的拍岸激浪像条炫目的泡沫腰带，紧紧束住了礁湖。自 1788 年起，这些首次被开发的异国珍宝特别吸引了白种人。罗贝尔路易丝·史蒂文森就是探寻这些珍宝的著名人物。叛逃的军人、海盗都曾把这个小岛作为栖身之地。

吉尔柏特人的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战前，有人曾介绍过太平洋一些最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谈到了利物浦的土人伊萨克·亨

德利。此人在海上漂流了十二年，他在和太平洋中的土著人做生意中发了财。最后，他在悉尼而不是在利物浦盖了一座豪华的住宅。但他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更加喜欢的地方是塔拉瓦。1941 年 12 月，当日本人占领珊瑚群岛时，有人劝他和白人一起逃走，但他拒绝说："我要在这里生活下去"。那时他已年近八旬，后来听说他可能在塔拉瓦岛被人杀害了。

塔拉瓦是吉尔柏特群岛的珊瑚群中最大的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珊瑚礁，它的一边为三十五公里长，其余两边各为二十五公里，形成了一座连续不断的暗礁：塔拉瓦珊瑚有西边的一条通道与大洋洲的珊瑚群相通。只有在珊瑚礁东西两边的土地露出水面，海水退潮时，才能发现露出的许多岛屿是由珊瑚堤岸划分而成。那么，在白人船队还没给这些地方带来文明之前，这些大洋洲人靠什么过日子呢？靠鱼。但是，史蒂文林有一段杰出的叙述："椰子肉、绿椰子、熟椰子、发了牙的椰子、可以吃的椰子、可以喝的椰子、生椰子、煮熟的椰子、冷椰子"。他们什么活都不干，只要不患麻风病，就感到幸福了。当他们尝一口白人提供的威士忌，向他们解释应该用东西来换取这种神奇的饮料时，他们才开始培植起椰子果来。

塔拉瓦唯一感兴趣的是那个位于三角形西南角的一个长不到四公里，宽不足七百米的小岛。当我们知道美国人把这个小岛的名字写成了贝蒂奥或佛朗塞比蒂杜时，我们对大洋洲人的发音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概念。为了征服这个小岛，美国把海军的主要力量，一百艘战舰：航空母舰、装甲舰、驱逐舰，几十艘运输舰结集到这个地方。此外，还有登陆艇和登陆工具。美国人为了取得塔拉瓦的一个小岛，并把这个小岛写上贝蒂奥这样的名字，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那张贝蒂奥的空中照片，尼米兹于 1943 年在他珍珠港的办公

室里为准备下次军事行动计划时，也曾仔细地看过它。在尼米兹的头脑中，有着一个总的构思，即在太平洋中心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他决定首先夺取吉尔伯特群岛，然后夺取马绍尔群岛。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塔拉瓦的珊瑚岛。实际上就是设防的贝蒂奥岛。从这张照片中，只能看到一批雨伞似的茂盛椰子林、海滩以及岛上机场的跑道。其实，在尼米兹的眼前，只有一个长不足四公里，宽不足七百米的二点五平方公里的地盘。在他的身后，美国巨大的工业机器正在正常地运转着。“企业号”修复之后，一批新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约克敦Ⅱ号”、“瓦斯普Ⅰ号”、“邦克希尔号”、“无畏号”、“汉科克号”、“理查德号”……，离开了船台，坦克、飞机、大炮、卡车，商船、部队运输船也成批地制造出来；舰艇、武器也都源源不断地运往战场。但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说明美国人在这一地区所作的巨大努力。现在，美国人不仅制造了下次战斗用的武器，而且还准备了计划要占领和治理的领土所需要的大量物资；他们制造的那些武器只是为了对那些还没有落入他们手中的目标进行攻击。美国人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要从尼米兹确定的“进攻时间”起，就不断前进。并在今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保持物质上的绝对优势。在三万个办公室和研究室中，专家们正在研究这块处女地，这块被破坏了的土地上的必要的基本建设的每项细节。岛上的生活，今后如何创造舒适的环境，迁移、建设和巨大的水陆两用舰船的战斗，都一一作了详细的研究。尼米兹已经选择了一位将要指挥百艘舰船的指挥官。此人就是被人们称作“活机器”的斯普鲁恩斯。1943年8月初，斯普鲁恩斯乘飞机来到新西兰的惠灵顿，会见了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参谋长朱利安·C·史密斯。他对史密斯说：“我是来同你商量卡尔瓦尼克军事行动的”。根据这个行动，我们要夺取塔拉瓦岛。

依靠武力登上一个珊瑚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由海上经过陆地边缘的珊瑚礁才能到达珊瑚岛，所以只能在海水涨潮的时候，依靠吃水浅的船只才能通过的可能。这就是在贝蒂奥登陆时将要执行的行动。

涨潮时，从运输船队到海滩，第一批分成三路的突击梯队登上了两栖登陆艇或履带登陆艇。这些履带登陆艇不管水的深浅程度都能穿过暗礁。剩下的部队、弹药、大炮、装甲车以及粮食不断地装上机械化登陆艇和可以运载二十至三十来人的小艇登陆。很明显，在暗礁上登陆这些船的通道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可是，一个世纪之前的珊瑚是能够延伸变化的。因此，人事部门奉命寻找一切能够提供塔拉瓦新情况的人。经常到这一海域来的四位航海者，其中包括前英国邮船“尼马努力阿号”船长和一艘三桅帆船的前船长，后者是拉脱维亚人，被留下来作领航员。

同时，在新西兰的海军第二师，每天荷枪实弹地进行夜战登陆训练。海军陆战队是海军的特种部队，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它们拥有装甲车、飞机）。这种情况与我们原来的海军情况非常相似。“海军陆战队”顽强的作战声誉一直保持到 1943 年。当海军陆战队变成志愿服役以后，为了填补空白，一些新的士兵被分配到这个部队。他们都要接受一种特殊的训练。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独特能力是通过精神手段训练出来的。部队对士兵的精神修养十分重视，一旦这些士兵来到兵营，就培养他们对部队的感情。这种巧妙地培养起来的感情，增加了士兵的勇敢和献身精神。被招募入伍的人，成为和别人很难相处的人，成为色鬼、酒鬼，但他们毫不介意，甚至感到自豪。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之间常常互相残杀。因此，必须由那些勇敢的、随时准备献出生命的军官把这些人带去打仗。达维德·M·肖普上校是海军陆战队的优秀军官，他身材矮胖，红红的

脸，粗壮的脖颈、性格顽强，还喜欢骂人。他和突击营一起在塔拉瓦岛进行登陆。象他的许多同事一样，他在三十九岁时，曾在中国当过兵。另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F·卡尔林曾作为参谋部军官参加了塔拉瓦的远征。他曾经被派到中国共产党军队中作"观察员"。1941年，埃文斯被任命为某突击营营长。他在组织他的部队时，参考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所证实了的出色的作战方式。1942年，他乘潜艇，率领部队到马金岛，炸毁了所有的日本军事设施。他们营的格言是"共合！"。以后这句格言出了名，而且有人把它作为一部电影的名字。

大家知道，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上，是看不出一支由两千七百人组成的"皇家海军"部队在贝蒂奥岛上的防务的。无论军事技术怎样高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精神怎样顽强，也必须首先看清目标，才能把士兵运到珊瑚岛的海滩上。在8、9两个月间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轰炸了马尔库斯岛、塔拉瓦岛、阿巴马岛和威克岛。从10月份起，一些从地面基地起飞的重型轰炸机继续轰炸了这些海岛。随后，当航空母舰回到基础地，准备决定性的远征时，它们又承担了对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进行更加频繁的轰炸任务。11月20日，是决定在塔拉瓦登陆的日子。从13日开始，空袭已经相当猛烈。每天在贝蒂奥岛要抛下一百吨的炸弹。在登陆前夕，在这个只有二点五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投下了两千吨的炮弹和一千吨的炸弹。登陆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凌晨6时前，舰艇向预先指定的目标开火，要把整个岛炮击一遍。第二，6时进攻开始，大炮向岸边以及从登陆的海滩到通向岛上的纵深轰击。第三，进行掩护性炮击，根据要求大力进行炮火支援。空中轰炸从5时15分至6时15分进行，在部队进攻的前五分钟，歼击机要扫射从海岸到距离岛中心地区一百码的地方。与此同时，双引擎轰炸机轰炸沙滩后面的日

本防御工事，进攻时间一到，炮击就停止。贝蒂奥是一个很小的目标(它的平均宽度为五百米)，不必继续进行炮击、轰炸，否则，登陆部队就要挨到美军自己的炸弹和炮弹轰击。在驶向塔拉瓦的过程中，有人把这项计划传达给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对此，士兵们似乎有些看法，一位中士说："很难想象这三千吨的炸弹落到这个小岛上的时候，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尼马努力阿号"前船长说："我想，日本人已撤走了岛上的主要部队"。

卡尔瓦尼克军事行动的总演习是在11月7日，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埃法特岛进行的。斯普鲁恩斯的巨大舰队很快就聚集起来。在一本百十多页的文件中曾这样记载：这一巨大的舰队完全是由特遣舰队重新组成的。以后的情况就不难分析。实际上，斯普鲁恩斯支配了三支重要的军事力量：第一，一支有八百架飞机的航空母舰组成的第50特遣舰队。第二，第54特遣舰队。第三支力量是一支地面空军力量(包括埃利斯群岛、菲尼克斯岛、萨摩亚岛以及贝克岛为基地的空军部队)。突击队兵分两路：1，派出第52特遣舰队去夺取吉尔伯特群岛以北的马金岛。2，用第53特遣舰队夺取塔拉瓦和阿巴马马以南的珊瑚群(在阿巴马马和马金岛的登陆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也没碰到什么意外就成功了)。一支"截击大队"(包括第50特遣舰队以及三分之一的航母舰)在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之间巡逻，以便掩护这次军事行动。此外，"航空母舰部队"也把装甲舰和巡洋舰包括了进去；"突击部队"包括航空母舰护航队。总之，已经由九艘装甲舰、六艘航空母舰、五艘小型航空母舰、大约十二艘轻型、重型巡洋舰、四十八艘驱逐舰、还有扫雷艇、运输舰以及坦克登陆舰的海陆空军组成了一支专门征服贝蒂奥的舰队，并且自三个半月以来，对贝蒂奥这个小岛一直在进行轰炸。

航空母舰和装甲舰上的人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即除了意外，

他们要执行的是一项简单、没有危险的任务，而不是准备完成他们的传统角色，——炮轰敌人的舰队，但如何使用汽锤，却是他们需要准备的。第一天，舰艇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去向，他们对未来的卡尔瓦尼克军事行动一无所知。第二天，第53特遣舰队司令亨利·L·希尔海军上校发表了一项声明之后，他们才知道要去的地方和预先确定了的轰炸计划。顿时就产生了一种极大的信任感。当第一批突击队涌上海滩时，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贝蒂奥岛上不会再有幸存的日军了。但这种见解的可靠性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就产生了动摇。同日本人打仗，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只要他们没有完全被制服，每个人都有死亡的危险。直至战斗爆发前夕，人们一面渡海，一面推算着，于是就出现了乐观主义，大家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地度过的。

在运输舰上，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每天用一个小时擦枪，磨刀。然后，他们分成小组，研究从空中拍摄下来的贝蒂奥的照片，把贝蒂奥制成一块长四米的模型，而且标上不同的颜色，用各种记号把海滩所有高低不平的地方标出来。在模型上，甚至还可以看到那些幼小的椰子树。士兵们完全知道自己要在什么地方登陆，要做些什么。空闲时，他们就吃饭、睡觉、玩牌、看电影。随着巨舰不断接近赤道，甲板上的炎热程度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电影机经常出故障，陆战队士兵浑身流着汗，傻笑着，埋怨着。但每部电影他们都要看到结束。同样，他们在每条军舰上都写了很多很长的信，并要求放松平时的检查。士兵们在信中不能写上任何暗示他们可能要去打仗的事情。

尽管他们珍惜自己的“硬骨头”名誉，尽管他们的大部分人在战斗中以及在其它场合完全保持了这一名誉，但他们也不放弃宗教活动。总之，这些雇用的步兵不同于法国和德国的雇用兵。每艘

战舰上都有一名耶稣教神甫和一个天主教随军牧师履行他们的职责。日课经虽然不是每天都在甲板上或餐厅、会议室中育念，但是有时候，一天要做好几次弥撒。并在弥撒前通过广播喇叭发出通知："某时在第四船舱举行耶稣教的仪式，"或"现在天主教的弥撒在第六船舱举行"。接着就是大批的天主教徒进行忏悔和领圣体的仪式。

军官们参加了特别会议，得知确切的轰炸与登陆时间，他们都知道一切有关塔拉瓦岛的防务和特殊情况。同样也了解到关于吉尔伯特的风土人情（土人"性格温和平静……，有些人讲英语……。但绝不要摸他们的头，因为这与他们的信仰有关。对于他们的妻子，土人是极其嫉妒与苛求的"等等）。军官们得到了一切具体的命令："不要让你们的人饮用地上任何一滴未经化验的水，首先让他们少喝水。每个士兵带着两个军用水壶，但是，我们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卸水卸货。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去接受第一批卸在海滩上的食品，如有人去偷，宪兵发出警告，然后就会向他们开枪。"

战斗打响之前，陆战队的士兵最后一次检查了他们的枪支、装备和其它武器。士兵们带上了弹药、两个军用水壶、供用一天的食品，带有花纹的披风。此时，气候热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下午时，每艘船上的最后一次天主教弥撒仪式正在大洋洲典型的火黄色夕阳下进行。船舱中的墙壁上渗出了水珠。人们紧紧挤在一起，跪着，浑身流汗。第一批登陆是凌晨 3 时开始的。11 月 20 日，早餐时间定在凌晨 1 点钟。有人甚至提前半个钟点就进了早餐。为了准备早点厨师在晚上 10 点钟就"起床"了。8 时 30 分，不值班的人都回舱去休息、睡觉。几天以来，对贝蒂奥进行轰炸的飞机带回了最后的好消息："岛上没有生命的迹象，防空部队相当虚弱。"

大家都在研究空中摄下的照片和塔拉瓦的模型。这个三角形状的塔拉瓦，它的东南部由长着植物、露出水面的一些小岛组成；西部是裸露的暗礁，这是到达海滩时要穿过的暗礁。在西边，有连结礁湖和大洋的一条通道，运输舰将要停在通道口外。部队将乘两栖登陆艇机械化登陆艇和小型登陆艇，在一艘扫雷艇后面穿过通道进入礁湖，排列在我们可从西南方向看到的贝蒂奥岛对面的一条设想的起点线上。首先向“两栖登陆艇”发出进攻信号，然后向机械化登陆艇、小型登陆艇发出向海滩进攻的信号。一切都很简单，海军炮击部队（巡洋舰、装甲舰、驱逐舰）继续留在贝蒂奥岛的南边，西南边和西北方面，航空母舰则要在更大范围内巡航。

11 月 20 日零时 30 分，零星的残云飘荡在宽广的天际，空中挂着一轮明月，只见舰艇的黑影正在海面悄悄地移动。运输部队和炮击部队开始进入阵地。

2 时 15 分，每艘舰艇都作好了战斗准备。

3 时 15 分，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士兵登上了“两栖登陆艇”。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黄绿色的军装，有的握着枪，有的扛着枪，皮带上挎着水壶、子弹，背上背着轻型装备。一名中士正在点名，他们都站在洒满月光的甲板上，其余准备就绪的人，在舱内等待命令，闷得浑身冒汗。士兵们遵照命令换上了内衣，但仍旧很脏，起码三天没有刮脸了。他们很少互相说话，说明这些等待命令的士兵是顺从而被动的。

3 时 20 分，运输舰队奉命改变位置，以免遭装甲舰的炮击。它们吃力地拖着登陆用的军事装备，慢慢移动起来。几只履带登陆艇因找不到母舰，顿时叫喊声、呼喊声、咒骂声以及口哨声响成一片。最后，一切都布置妥当了。大家感到一个巨大复杂的军事行动即将来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也渐渐地觉得可以放心了。有位

随军记者向一位军官问道："在贝蒂奥岛，我们能找到多少日本人呢？"军官回答："肯定不会很多，但他们有一百二十五门大炮，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现在应该对我们开炮了"。

5时7分——贝蒂奥的一群排炮对准离岛最近的舰艇开火了，但没有一发炮弹能够命中目标。"科罗拉多号"和"马里兰号"装甲舰上的主炮立即开始反击，雷鸣般的响声震动着整个夜空，士兵们都涌上甲板观看这预料之中的轰击。装甲舰如此迅速的反击，使得巨舰上的人感觉不到日本人也在开炮。日本人的炮击几乎是很快就停止了。不久，又进行了第二次轰击。第二次排炮的射击，是从粗大的炮口中迸发出去的，在月色昏暗的夜晚，只见空中一道道桔黄色的飞快的闪光，然后是飞向空中的炮弹；这种白炽的火团象一张弓似的挂在空中，速度慢得惊人。人们犹如跟在车轮后面一样，跟踪着闪光的线条。当这些炮弹大约落在离目标还有一半的距离时，运输舰上的人听到了震耳的轰隆声，炮弹不断地从空中掉了下来，坠入海里，第二次炮击也没有什么效果。第三次射击也是同样的局面。但这次炮击很猛烈，流星似的炮弹刚掉入海里，海面就喷发出一垛百米多高的烟火墙。一声巨响震动了大海与舰艇，一座弹药库被击中了。瞬时，每艘舰艇的甲板上爆发出一片喜悦的欢呼声，击中目标的这座大炮似乎也颇受鼓舞，于是炮击的速度、数量急剧增加。其余的装甲舰赶上了第一批突击队，接着巡洋舰也赶了上来，（人们看到巡洋舰上发出的炮弹速度很轻快，驱逐舰上125毫米口径的大炮也不断射出炮弹）巡洋舰的炮弹简直象机枪扫射的速度一样，又快又密。塔拉瓦的上空变成了一个被照亮着的巨大的圆式屋顶。在这座屋顶下，聚集着一切深灰色的又处于静止的舰艇。现在，贝蒂奥岛犹如一只巨大的海上火盆，在这只火盆里，通过望远镜，还可以望见海岸上的椰子树的界限廓，以及正在燃烧着

的，像火把似的树梢，整个岛上不断冒着发光的烟火，又似沸腾的泉水。轰炸是如此地猛烈、持久，使人觉得这样的轰炸定会得到最终的效果。贝蒂奥岛上的爆炸物在空中乱舞，整个岛就要崩溃在海上的烟雾之中。靠近了贝蒂奥岛的军舰不断地向它开火，铁火的瀑布从天空倾泻而下。岛上的火灾引起了滚滚浓烟，这浓烟又象要把整个海岛吞没。现在，贝蒂奥真象一只遍体鳞伤、蜷缩着的小鸟，躺在那里，仰望着出现在远方天空中的晚霞。

5时52分，一切战舰都不动弹了，它们静静地趴在水面。最后一次炮击的硝烟已随风飘散。暗淡的天空中，微风吹拂，空气新鲜，大海波涛翻滚。贝蒂奥岛还在燃烧、在冒烟。

5时54分，带有节奏的隆隆的飞机马达声越来越近了，这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一批载有重磅炸弹的鱼雷机，它们以超低空飞到贝蒂奥岛的上空，像母鸡下蛋一样，投下了大批炸弹。在烟火中还可以看到从地面和残骸中迸发出来的火光和抛向天空的残物。随后，轰炸机开始俯冲，接着它们又冲向一千多米高的空中，突然编成队形；一架跟着一架，两架或三架相继俯冲来，好像在进行一项体育活动。贝蒂奥的泥土在狂轰滥炸之下四处飞溅。（在此期间，“海军陆战队士兵”继续守在他们登陆的位置上，当第一批机械化登陆艇开始向海滩靠近时，船晃动得很厉害，士兵们的衣服被浪花打湿了，有些人晕船，但大部分人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被炮弹摧毁的贝蒂奥这只火盆。他们想不到贝蒂奥上还会有人活着）。

6时5分，空中没有一架飞机，美国的装甲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立即向贝蒂奥发起炮击。轰炸声如同滚滚的车轮声一样，贝蒂奥再次消逝在烟火中了。

6时12分，旭日东升，海上的炮击停止了。“追击号”扫雷艇穿过了通道，进入礁湖。它的后面紧跟着另一艘扫雷艇和两艘驱逐

舰。此时，从海堤东部约二百米处，一排排日本炮弹向扫雷艇飞来，但日本炮弹还没击中目标时，驱逐舰立即进行了回击，把日本炮火压了下去。日军的大炮成了哑巴。

6时15分，美国飞机再次对贝蒂奥岛进行俯冲轰炸，摧毁了刚才向扫雷艇炮击的日本炮群，整个岛上的土地又被烟火吞没了。同时，歼击机扫射了海岸。

6时25分，空袭结束了，在运输舰一侧摇晃着的登陆装甲舰上的人都被冻坏了。卡尔瓦尼克的军事行动对他们来说进度太慢。

6时32分，在距离一艘运输舰不到五十米远的地方，出现集束弹道。绝大部分人（还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开炮了）认为，这是美国炮手的错误，他们咒骂这些笨手笨脚的人。实际上，那是日本的炮弹，当这个情况一宣布，大家都感到震惊。

6时34分，刚开始炮击的日本大炮受到了来自海上的特别密集的炮轰。所有的运输舰接到了离开海岸二千米的命令，同时，机械化登陆艇和小型登陆艇的新行动正在勉勉强强地进行。现在，两栖登陆艇出击了。犹如一群黑色小昆虫，在海面留下了一条又宽又短的航迹。

7时15分，扫雷艇“追击号”航行在出发线上，并用照明灯为两栖登陆艇引路。那些可怜的“小鳄鱼”顶着风，在波涛凶涌的大海里艰难地向前游着。“马里兰号”旗舰上的一架水上飞机，向第53特遣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希尔汇报了情况，他说：第一批突击队迟到了，他们肯定不能在预定的进攻时间8时30分赶到以“红色”为标记的海岸登陆。希尔上将询问了总司令史密斯之后，决定把进攻时间改为8时45分。在卡尔瓦尼克军事计划中，每项行动，比如突击队的相继出发，卸货（食品）都要取决于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士兵”上岸的时间。有些行动的时间已经确定下来；在困难情况下，进

攻开始的前30分钟或15分钟，必然会出现混乱的局面，而原定的进攻时间应该符合实际情况。因此，要掌握舰队可能会遇到的变化，在决定了8时45分为进攻时间之后，希尔将会知道这一进攻时间还是早了点，所以，进攻时间又将推迟到9点正。

在进攻的前15分钟，计划用一支以长枪、炸药和火焰喷射器武装起来的突击队在贝蒂奥岛登陆，以便扫清海提，并在海提后面的牢固堡垒中打开一个缺口。第一批突击队士兵正在就地徒命，他们看到运载自己战友的两栖登陆艇在8时9分开始行动了。在整个登陆过程中，总会有一个人首先登上海岸；"海军陆战队士兵"注视着单独驶向贝蒂奥岛的两栖登陆艇的先头部队。当炮击一开始，突击队的士兵回过头来向他们的同事们挥动手臂，随后他们象其他人一样，朝着前方，朝着寂静无声的，被破坏了小岛前进。这个岛仍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岛，它仿佛潜伏在黑色的烟雾之下。

载着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两栖登陆艇，在8时24分离开了出发地点，向着大约六千米以外的"红色海岸"驶去。大炮不断的轰击以及密布在天空中的黑色浓烟，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一幅悲惨、严峻和阴郁的画面。在礁湖平静的水面上，两栖登陆艇的士兵保持着沉默。部队刚刚出发，炮击就停止了，但贝蒂奥岛上空的飞机、歼击机扫射了海岸，飞机离去后，炮击又开始了。在一片轰炸下，岛上烟火四起，烟雾中冒出了一根笔直的火焰柱。贝蒂奥岛上的茂盛椰子林，现在只留下了一些被炸断、被烧焦的树干，难以找到一颗枝叶俱全的椰子树。炮轰一停，地面就升起一团团浓浓的烟火，一直蔓延到海岛南部，岛南部的椰子树干倒显得分外的清晰。当第一批日军炮弹在美军登陆艇上空爆炸时，"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正仔细地辨认"红色海岸"的各个部分。

8时47分，离登陆地点还剩下三千米距离时，海军陆战队首

先吃了一惊，感到事情十分古怪。一个多小时以来，他们都在想："日军开火了，没有全部死掉 他们会居高临下对我们开火的。"然后，又发现了奇怪的惊景，这个被烧毁了的，被破坏的地方，竟然飞起奇特的炮弹，这些炮弹并不伤人。它们虽有巨大的威力，但是，当这些炮弹在牵引车的上方爆炸时，就变成了沙土一样的粉末。士兵们用怀疑的眼神瞧着那滚滚的浓烟，心里想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8时54分，美军大炮停止了射击。这是突击队到达海岸的时间，不然的话，他们将冒挨打的危险。（突击队士兵在日军的炮火下，正在执行拆毁障碍的工作。此时，美国歼击机来到海堤两旁的上空进行空袭，以便保护突击队的安全。由于互相之间不能讲话，所以听不到讲话的声音。而他们上空、周围和地面爆发出来的巨大响声使他们好象身处无数头狂怒的狮子中间。海堤两旁的水面上，泥浆翻腾，如同大颗的雨点掉在了一只盛满水的桶里时的情景。在海堤后面的墙上，发现了一段十四米长的缺口。在执行这次任务时，有多少突击队的士兵丧生还不得而知，这是由于许多人是在后几天进攻贝蒂奥岛时丧命的，其中包括死去的威廉D·霍金斯中尉。

9时许，两栖登陆艇运载的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士兵"登上了暗礁，这批人没有一人受伤。从离开海岸一千米的地方观察海岸时，觉得暗礁有些倾斜。日军的反坦克炮弹开始在两栖登陆艇的四周爆炸了，半分钟之后，好几艘两栖登陆艇被击中，美军只得停止前进，甲板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跑来跑去，纷纷跳入海里涉水前进。此时，日军的机枪火力也随之向他们扑了过来。海岸附近的海水齐到士兵的胸口，甚至脖子处，因此，他们边在水里行走边把枪托出水面，有组织地向海岸冲去。礁湖平静的水面完全被人群挤满

了，泥浆翻腾起来，部队越来越多。人在水中时隐时现，有些人突然中弹，摇摇晃晃在水中跑了几步，然后倒在离海滩很近的浅水中。他们的尸体、装备和枪支露在水面上。机枪继续向他们射击。现在，他们完全靠近了海岸，但看不见岛上有一个日本人。正在向"第一号红色海岸"前进的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士兵"大约在离海岸七百米的地方发现了粗糙的海堤，那好象是一块架设在椰子树木桩上的木板。一艘被打毁了的两栖登陆艇在海堤附近的海滩上搁浅了，这可能是霍金斯突击队的那只两栖登陆艇。在它的右前方，是海岸、是闪亮的河滩和棕色的珊瑚。在海岸六一七米的地方，地势突然升高，防波堤大概有一米高，用椰子树土，沿着整个海岸牢固地填料筑成，岛上是一片被炸毁的椰子树和沙地焦土，在烟火中忽隐忽现。在一片宁静的海岸上，欢迎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只是一些面目全非的死者，而在东方的蓝色海面和深蓝色的天空之间却是万道霞光。可是，他们现在是否还要向这个被人掩饰得很好的地狱走去？踏在这些使人难以忍受的残骸上，向这个用大批的阴郁的骨灰尘装饰起来的死亡海岸走去呢？如果运气好的话，就可以不受伤地到达海岸，如果又能在奔跑中穿过这七米宽的沙滩呈者珊瑚群直到防波提，就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隐藏的死角，一个无可比拟的保护地。但是，日本人的机枪、大炮就架设在这条路提上，那是应当进攻与摧毁的堡垒。可是，他们投下的三千吨炸弹也没把这些堡垒摧毁。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只好带着步枪和手榴弹向堡垒扑去。

一支分为三组的突击梯队，分别在 8 时 24 分，8 时 27 分，8 时 30 分越过起跑线。其余的突击梯队是由小型登陆艇运送的。被称为"希金船"的舰艇，运送着所有合并在第五批突击梯队里的战地记者。他们从望远镜中观察了贝蒂奥的海岸并乘着登陆艇靠近了

贝蒂奥岛的海岸，当他们发现暗礁和海岸之间没有任何小型登陆艇的时候，才感到将会出现不寻常的情况。第四批突击梯附近小型登陆艇在暗礁的这一边形成了一个孤形，指挥部的一只小艇很快地送来一份通知，命令第五梯队作好摆渡的准备。但当他们到达暗礁时，发现水位不够，只有两栖登陆艇才能通过。在海岸和暗礁之间往返的两栖登陆艇太少了，所以小型登陆艇只好停在那里，这个灾难性的消息使他们顿时目瞪口呆。因为这种消息说明卡尔瓦尼克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表失去了任何意义。登陆速度如此之慢造成部队的伤亡，由于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想，为了控制由第一批突击队夺取的这块土地，在把这么多的士兵运到海岛之前，这些两栖登陆艇将会被摧毁，或者是因为船速太慢，在那些上岸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被击毙之后，没有增援部队能够很快地补充上去。

9时30分，大批的小型登陆艇在离贝蒂奥海岸一千或二千米的地方，在出发线与暗礁之间组成了一个孤形编队。日本人的炮弹炸伤了一些人。在暗礁和海岸之间往返的两栖登陆艇的数目少得可怜，每艇只装上了小型登陆艇限额人员的一半，这些两栖登陆艇的驾驶员说："我没有时间把你们送到岸边，我们人手太少，我把你们送到自己可以走的地方，瞧！那艘陈旧的日本货船的躯壳，我就把你们送到那里。然后，我再去接其他人，你们自己走吧。"每只两栖登陆艇在接近海滩时都遭到了猛烈的炮轰和机枪扫射。由于这种致命的反击，登陆艇上的人被迫下水，而在他们周围的礁湖中被炮弹激起的阵阵浪柱又使许多人跌倒在水里。此时，再也没有可用的突击梯队了，只有一艘两栖登陆艇在不断地努力靠近海滩，接着它也返回了。在水里行走的人，得不到任何保护。因此，有些人死在疯狂的密集弹雨中，有的人则被海水淹死。海岸的前方布满了深深的陷井。当然，这些陷井是很隐蔽的。部队下水后，分散地组成

小组，在水里边游边走。其中有一个小组靠近了一辆被炸毁的两栖登陆艇。最后，登陆艇旁聚集了十二、三人。他们的指挥官已经牺牲。在此同时，另一位失去士兵的军官过来对们说："跟我来"，于是他们向海滩走去，并把指挥所建立在一个炮弹坑里。他们没有任何联络工具，电台和子弹被海水浸透损坏了。为了和其它部队取得联系，这位军官向左右方面派出了通讯员。在大约六百米距离远的海堤尽头，一艘挤满了海军士兵的两栖登陆艇被炮弹击中爆炸。瞬时间，血肉横飞。但还有一些士兵在水里游着。海滩边有许多被炸毁的两栖登陆艇和成万条被炸死的鱼。

9时40分，一直勉强和他的营长们保持联系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德·M·肖普在登上贝蒂奥岛后，在海堤南端和海滩边布置了临时指挥所。

9时56分，舍特尔少校给肖普上校的电报中说："我们正处于第一号红色海岸的猛烈的火力之下，不能全部登陆，结果如何很难说。"

9时58分，肖普上校给在出发线上的后备营司令凯尔的电报命令"向第二红色海岸登陆，向西靠拢支援舍特尔少校。"

10时7分，舍特尔少校电告肖普："船在暗礁搁浅，受到第一红色海岸右侧的猛烈火力扫射，部队在水里受到机枪的扫射。"

10时9分，肖普回电说："向第二号红色海岸登陆，继续向西靠拢。"

10时13分，舍特尔在回电中说："部队消耗殆尽。"

10时45分左右，登陆速度总是那么慢，伤亡惨重。现在，运载坦克的机械化登陆艇都搁浅了，于是它们只好放下跳板，坦克下水行驶，坦克前有一名士兵站在水里引路，同时又在海滩有陷井的地方插上旗杆作为标记，这比其它的工作都危险，一个向导刚中弹倒

下，另一个就立即去接替他的位置。六辆坦克终于一起登上了第一号红色海岸，并用火焰喷射器在防波堤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在水边和防波提之间躺满了死伤的士兵。为了更多的坦克向偏左方向行驶，它们又回到水上，然而这一回去却有四辆坦克坠入陷井。

11时，在肖普上校的指挥所和炮弹坑里，埋下了电话线，接通了与美军的两个大约八米深的桥头堡的联系。

11时20分，“海军陆战队”第一个新建营的第一批突击队在“第三红色海岸”前碰上了暗礁，“希金斯号”的驾驶员放下跳板，一部分人不等水陆两用登陆艇到来，就急忙跳入水中。当日本人用迫击炮炮击时，有一半的人溺死在水中，其余的都散开了。当一百人刚登上海滩时，肖普上校与卡尔森上校在海堤上指挥后续部队向他们指出的方向前进。海堤的柱石对部队起了保护作用。最后指挥部发现，沿海提的道路是唯一可以减少伤亡的道路。

12时，上岸的部队在混乱中稍加整编。肖普上校终于和他仅剩下一半的下级军官进行了联系。这次登陆的伤亡十分惨重，护士把死者和重伤号停放在海滩上，他们平稳地抬起担架，不停地奔走着，担架上躺着用花纹的披风盖着的士兵，担架上的伤员露着头，死者的头被蒙了起来。一艘两栖登陆透过满载着受伤的士兵向军舰驶去。(在塔拉瓦的一场战斗中，护士的死亡率越来越高，二十九人中就有二十六人死亡)。向贝蒂奥岛进攻的整个舰队的速度很慢，每次前进的速度只限制在一米或者更短的距离。日本人的碉堡向他们开火了，有些碉堡就筑在防波堤上。这些碉堡几乎看不见的，它们是用多层的椰子树桩分别插在沙土中加固而成。下午是一时许，“第三号红色海岸”后面的一个碉堡被拔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一个海军士兵准备了一些雷管、小型引爆炸药包后，跳

上防波堤，成功地把炸药包抛进了碉堡的射击孔（在距离五米处）只听一声巨响，一股浓烟从射击孔里喷射出来。接着另外两个海军士兵爬上了护提墙，一个背着只有两个汽缸的油箱，另一个拿着火焰喷射器，护堤墙立刻被摧毁了。第一个海军士兵又成功地炸毁了一个碉堡，从碉堡的侧面跑出一个穿黄色军装的日本人，但还没跑出五米，就被一股火焰吞没。刹时，他就象一个钉子似的被固定在那里成了火中的"赛璐璐"。三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奔了过去，一起扑向碉堡。在那些死了的日本兵身上，子弹还在继续飞穿，足足延续了半分钟。

下午 3 时 30 分，美国海军陆战队夺取了"第一号红色海岸"两端的桥头堡之后，就不再向前推进。从远处观望，其中最近一个桥头堡足有一百米高（完全象贝蒂奥岛的嘴巴），海岸前还留着被炸瘫的四艘装甲舰。与此同时，在"第二号红色海岸"，零零星星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紧紧地挨着防波堤；海岛的东部非常荒凉，见不到一点生命的气息，美军的十五艘"两栖登陆艇"被抛弃在水里。（在马里兰附近的最高级的停靠码头，人们正在认真地研究从贝蒂奥岛发出的一份呼救电报：要求空袭与火力支援；需要弹药、大炮、药品、血浆）。

16 时，美国驱逐舰和飞机向贝蒂奥岛发起了进攻。司令部认为，部队将不会遇到多大的危险就可登陆成功，无论如何，总要比死一般的停滞不前要好。驱逐舰开到离海岸不到一千米的水面上，非常正确地轰炸了部队在南海岸登陆时将会遇到的日本据点。海滩上的人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地面爆炸的炮弹巨响；漫天飞舞的炮弹声；炮击和歼击机低空扫射时发出的巨响。人们还可以看见飞机机翼上的三条蓝灰色的标志，接着又是 50 毫米口径大炮的炮轰声，这声音好比油锅里滚开着的猪油，吱吱作响。每次俯冲都由三

架飞机进行。随着飞机在俯冲时发出的声响而来的是，炸弹落地爆炸的声音。整个海岛开始晃动起来，士兵们感到地面的沙土他们的脚下滚动。在轰炸过程中，一名日本机枪手仍在顽强抵抗。此外，日本人的机枪和大炮也在扫射和轰击。美国人遭到了躲藏椰子树后面的伏击者的阻击，这些人使用了无烟火药，，并且在树后隐蔽得非常好。这说明，不管在任何规模的轰炸下，日本人还可以坚持一定时间的抵抗。当美国人冲到他们的树底下或快要从树底下穿过去的时候，这些伏击者就开枪射击。

17 时，在防波提后面的其它碉堡在平静中消失了。海军陆战队士兵掷出了装有雷管的炸药，炸掉了埋在椰子树桩上的沙土，火焰喷射器在继续瞄准射击，把这些粗壮坚实的树桩吞没了。树桩在火中如同水泥一样，不易被烧毁。但是火势凶猛，使得日本人存放在碉堡里的弹药爆炸了，到处都散发着被烧焦了的皮肤的腥臭味。

第二节　日军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现实

第一天，黄昏的时候，美国人所占有的据点还不巩固。从下午三时起，地面战斗的收获就不很乐观，前沿部队已被击溃，只剩下一些炮弹坑中的小股部队。在旗舰的甲板上，最高指挥部不断得到海军士兵被赶到海里的消息。海滩上的士兵接到修整抗道的命令，以便防止夜间轰炸和空袭。但桥头堡没有怎么扩展，甚至大家都没有调整好坑道的位置。

夕阳西垂，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但是其它的登陆舰仍然不断开向贝蒂奥岛。这些登陆舰全是运载着备有 37 至 75 毫米口径大炮的炮兵部队。其中有五个排的兵力在海堤尽头登陆，登陆的士兵尽量利用树桩作掩护向前推进。在水中的大炮被士兵们前拉后推

地前进。此时，日本机枪在粉红色的曳光弹的照明下，正向海提扫射。人们看到这些曳光弹的曲线在防波堤以外的贝蒂奥上空升起，经过海滩的上空，然后掉落在水中熄灭。而其它的一些红黄色的曳光弹在空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幻影。同时，美国人从两栖登陆艇和已经抛锚的机械化登陆艇上，看到被曳光弹照亮了的海堤。人们才看清，光着身子的日本人正在水里游着，他们悄悄地钻进了这些登陆艇内，在那里等待夜幕降临。

又过了一会，夜色笼罩了天空，一切生命好象都停止了，在美国军舰的甲板上，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恐怕贝蒂奥岛上的日本兵突然发起反击。但是，由于美国军队的海空轰炸成功地切断了日本人之间的联络系统，所以他们没有听到反击的枪声。

芝崎将军（第二天在贝蒂奥被击毙）感到很安静。他那加固了的指挥所没有遭到轰炸，贝蒂奥的上空，一架日本飞机在那里孤独地盘旋，长时间地兜着圈子，并投下了两颗炸弹。一批弹药、药品、食品以及中型装甲车运到岸上。据军事评论员的报道说，夜晚，“海军陆战队”遵守纪律，不随意开枪；人们只能听到几声零星的枪响，一个日本兵被击毙。神经失常的部队，很可能整夜都扣紧板机。他们观察黑暗中的动静；挤在贝蒂奥海滩上的士兵，在慌乱中也可能互相开枪，自相残杀。但他们终于熬到第二天破晓。

11 月 21 日 5 时 30 分退潮时：暗礁与海滩之间的珊瑚都穿出了水面，留下了被击毙和淹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尸体。有些死者的手中还握着枪，身子弯曲，完全是中弹后倒下的姿势，大批死者的脸上都沾满了沙土，直挺挺地躺着，微风把一股尸体开始腐烂的臭气吹到了海滩上。

6 时 15 分，第一批新组成的“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第八军

团第一营的这些士兵整个晚上都呆在登陆艇上)靠近了贝蒂奥岛。希金斯船队在到达暗礁之前,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有两艘船中弹后爆炸起火,其它的船只在暗礁上放下了跳板。此时,日本人的机枪、迫击炮以及一、两门77毫米口径的大炮向他们扫射轰击。成千上万的子弹落在水中,激起层层浪花。这个时候遭到的扫射和夜间遭到的扫射程度同样厉害。来到海滩的幸存者慢慢地爬上了海岸。当"伏击者"继续向他们开火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了以两人为单位的小组沿着坑道前进。但他们还是被打散了。用于破坏敌人工事的装备和火焰喷射器都被扔在暗礁和海滩之间的海水里。昨天,椰子树上的伏击者被击毙之后,另有一批日本兵被补充上去,而且埋伏的火力要比以往更加猛烈。于是,悲观情绪在部队普遍地出现了。在此情况下,肖普决定分散敌人力量,把夺取南海岸的任务交给了"海军陆战队"的第二军团第一、第二营。这是肖普作出的一个完全必要的命令。

这两个营分别在9时30分登上了"第二、三号红色海岸"之后,正在清点伤亡严重的部队。命令要求部队毫不犹豫地直接穿过防波堤,在日本人的射程之内驻扎下来,并以此为据点,向前推进。在此情况下,唯一能够利用的"掩体"就是一些炮弹坑、一些倒在地上的椰子树以及日本兵丢下的几米高的残破防御工事。美国士兵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前进,渐渐逼近碉堡,他们看准了碉堡的射击孔,掷进了手雷、化学炸弹。瞬时,烈火象条火龙一般从碉堡孔窜了出来。"如果这些进攻能够咬住敌人,赢得时间,那么,整个排的进攻就可以向前推进好几米,从而使他们的目的获得良好结果。

9时20分,为了支援部队向南推进,美军又地贝蒂奥岛恢复了海空轰炸。十二架歼击机同时进行轰炸。轰炸并不强烈,主要的

原因是：第一，地面部队正在前进。第一，要避免损坏机场。海滩上死者的尸体已开始腐烂。幸存者的身上也脏得难以想象，他们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黑色的灰尘（这是一些燃烧的烟灰尘和被烟灰染脏了的沙土），简直象那些通烟囱的工人。

肖普上校在岛内 15 米的地方，挖好了坑道，建立了他的指挥所。这是为了对付一座日军大碉堡，这座碉堡的内壁是由一堵八十米厚的沙土墙隔开的两排椰子树士建成的。整个碉堡埋在沙土里。椰子树干的直径是十五至二十厘米，它们之间由二十厘米粗的钢筋加固。炸弹或炮弹只有准确地落在目标上，才能炸毁这种建筑物。如果炸弹落在碉堡的一边，那只能给碉堡加上一层沙土。

10 时 22 分，第二海军分舰队（史密斯将军参谋部）给肖普上校拍了电报："你们在贝蒂奥是否有足够的部队可以完成攻岛任务"？肖普回电说：地面部队的形势不佳，有何指示"？

11 时 40 分，分舰队电告肖普上校说："请速告地面部队的详细情况"。

12 时 14 分，肖普回电说："地面形势不稳，卡尔森上校正带着形势图去您处"。

13 时 40 分，分舰队向肖普回电说："为了扫荡'绿色海岸'，第二军团第三营（昨天已在"第一号红色海岸"登陆）已大踏步地向前推进。第六军团第一营马上就向'绿色海岸'登陆。

13 时 50 分，肖普回电要求"尽可能运来更多的火焰喷射器，我们正在'第一、二号红色海岸'的南部一带尽我们的一切努力"。

14 时 30 分，美军在贝蒂奥的岛的形势似乎有些好转。比如，"两栖登陆艇"把满船的武器运到了海滩，然后又把海岸上的伤员运回去。这样的连续性行动更加扩大了。同时日本人在继续向他们开火，不过，这些火力没有取得多少效果。此时，外科医生正照料

着躺在沙滩上的受伤士兵。(主要是伤员输血,使他们能够坚持到登上军舰的手术室。人们把枪刺插在沙土里,然后在两支枪托之间结上绳子,把血浆瓶吊在绳子上)。许多登上岸的轻型装甲车在掩护部队向南进攻。它们靠近碉堡后犹如贴在上面一样,向敌碉堡射击孔开火。

16时,若尔当上校当肖普上校汇报说,第二军团第一、二营的一百七十名士兵登上了南边海岸。这些幸存者由于疲劳、缺水、缺少食品和弹药都快坚持不住了。在海滩上,日本从东边向他们发起了疯狂的进攻,美军损失惨重。肖普立即派出许多两栖登陆艇绕过礁岛运去弹药、淡水和食品。

17时6分,史密斯收到了肖普上校的一份电报,向他报告了贝蒂奥岛上16时的战况,并用作战地图上的号码座标说明了美军的岛上的阵地情况。电报最后说:"损失严重,死亡人数不详,胜利在望。"

整个战役的情况都是如此,交火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军事观察家们不得不继续研究这个胜败难定的混战局面。比如,在"黑色海上"日本在进攻发出的疯狂叫喊声。可惜,大局已定,命运已决定了谁是这场战役的胜利者。说真的,如果人们稍微站得高一些来观察卡尔瓦尼克军事行动的话,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军定会成为贝蒂奥的主宰。但是,日本人的防御系统和不可动摇的意志,也许会使美军面临一场难以取得速胜的包围战。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日本舰队不会袖手旁观。总之,战役的时间和空间在不断扩大。美军原计划进行一次闪电式登陆战,并为此发生了激烈地争吵。肖普上校以他那战马似的声音说:"我们会取胜的",他真不怕上当。

如果人们参考一下战士们提供的证据,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大部分人没有料到命运已对他们作出了有利的决定。南海岸上的

士兵以一种绝望的、听天由命的心理对付着日本人的进攻。总之，他们只能如此，如果他们停顿片刻，就会被打死。从“第三号红色海岸”登陆的人，现在已攻下了机场跑道。他们在想，一个人怎么能从一个子弹横飞的世界中活着冲过来呢?！看来，只有那些在傍晚时分还留在“红色”海滩上的人认识到了战局已经好转。18 时，他们看到了第一批拖着 37 毫米口径的大炮的吉普车向他们驶来，“瞧，吉普车!”。从这些宽厚偏平的车上，他们看到胜利的第一个迹象。

将近 20 时，接替肖普上校的梅里特 A·埃德森上校来到了指挥部。肖普接到的正式通知说：“在最困难的形势下承担地面指挥责任的肖普上校可以再次指挥他的部队。”可以肯定，他根本没有被降职。在塔拉瓦战役后，他获得了荣誉和功勋。肖普已有七十二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史密斯认为，一个经过休息了的头脑对贝蒂奥的指挥部不会没有用的——可能精神会好些。这对于继续指挥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但在某些部队中，也许停止指挥更是一件好事。埃德森(在“海军陆战队”里赫有名，曾经指挥过袭击瓜达卡纳尔的一场战役)，“立即担负了贝蒂奥岛上一切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指挥任务”。他开始和肖普合作，重新制让了第二天的战斗计划。海军陆战队准备再次就地过夜。而沙滩上的死者都很安静地躺在那里，他们已永远从地面战斗的苦恼中解脱出来，幸存者们却忍受着从死者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但比起前一天，他们的心情倒是轻松了许多。有利于他们的战斗消息传遍了许多地方，消息的来源总是那么奥妙，无法使人知道。任何一个紧急命令下达都没有这种消息传得快。许多人还是疲惫不堪，尽管他们在晚上已睡了好几个小时。躺在“红色海岸”上的人在半夜里由于他们坑道被大量的海水涌入而惊醒了。海水涨潮的情景要比前一天更厉害。拂晓前，四架日本飞机在贝蒂奥上空进行轰炸，一颗炸弹在“第一号红色海岸”

顶端爆炸，一名海军士兵被炸死，八人被炸伤。当天晚上日本人没有从地面反扑。

11 月 22 日“红色海岸”，“绿色海岸”，“黑色海岸”，参谋部的军官坐在办公室里，第一次描绘着这些特定的名称。在进攻贝蒂奥岛的前几个月，他们已成了预言家，后来人们发现“红色海岸”的沙土里渗透了海军陆战队士兵的鲜血。第六军团第一营的士兵如同进行训练时那样，登上了已被来自“第一号红色海岸”的一支部队打扫干净的“绿色海岸”。“绿色海岸”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轻取胜利的希望。第三天凌晨，他们接到了向东海岸前进的命令，于是他们从登陆的基地奔向“黑色海岸”。然后，一切都变了，“黑色海岸”真是名符其实。

“海军陆战队”第六军团是个著名的部队。那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披带着胜利勋章饰带的第六军团士兵，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甚至具有他们独特的威风。他们“象那些要尽快了结自己生命的人”那样迅猛地向“黑色海岸”冲去，但遭到了岛上最稠密的碉堡网的阻击，每相隔十米，甚至五米就有一个半露半掩在沙土中的坚固地堡。子弹不断地从碉堡射孔中喷吐出来。美国的轻型装甲车是无法摧毁这种工事的。8 时，仅有一辆美国中型装甲车开了过来。增援需要耐心等待，因此，只好靠这辆装甲车了。这辆装甲车在地堡交叉火力下渐渐开到一个个碉堡前。第六军团的士兵正在向前推进，但他们付出了重大的伤亡，炎热的天气和难忍的干渴折磨着他们。当两栖登陆艇带着二十公升大的水桶从北海岸开来的时候，这些人真是喜不自禁，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然而，这些水桶是几个星期之前在新西兰装的水，由于赤道气候炎热，涂在桶内的珐琅的保护已经脱落了。所以桶内的水已不能饮用。没办法，士兵们没喝一口水就继续前进了。临近中午时分，第

六军团第一营已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为了重新组织部队，第一营只前进了六百米就停下来，在炮弹坑里休息。

从 6 时 15 分起，驱逐舰和飞机同时轰炸了贝蒂奥岛的东部，现在，整个岛已被炸成光秃秃的，好象一只被剥掉了皮毛的猫，见了令人恶心。就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一个营冒着生命危险，在埃德森指挥部的东南三百米以外，围困了一个由三个碉堡组成的敌据点。说来也很有趣，这三个碉堡互相从侧面进行掩护，以至于使一辆装甲车既不能对准碉堡射孔射击，也不能向碉堡内投掷爆炸物。然而，迫击炮炮手终于成功地摧毁了用椰子树桩加固的第一个碉堡。这一炮恰巧命中了储存在碉堡内的炸药库，瞬时，无数的残骸飞向天空。第二天个碉堡不是很大，但却完全是钢筋结构，象军舰上的一座塔楼，两辆中型装甲车停在距碉堡十米处的地方，不停地向碉堡开火。5 分钟后，这个炮塔似的碉堡内喷出了滚滚的浓烟。一个身上裹着腰布的日本从碉堡的侧面跑了出来，当火焰喷射器的火舌快要扑向他时，只见他钻到了一辆装甲车的肚子底下，装甲车底下随即发出一阵爆炸声，但日本人的手雷不足以摧毁这辆装甲车，相反，它还照样前进。在炮弹的轰击下，这个炮楼（第二个碉堡）被摧毁了。从在进攻中拍下的照片上看（美国人拍下了战场的一切场面），第三个碉堡是巨大的，直径长二十至三十米简直象一个小山丘，上面覆盖着沙土，堆满了折断的油棕树以及其它的各种各样残骸。这是一个巨大的，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炮楼，一个马奇诺防线式的碉堡。此外，它的暴露部分是用椰子树和沙土伪装起来的（这些碉堡没有完全埋在沙土中，因为在距离一个珊瑚岛平面不多远的地方就有水）。这个巨大的掩蔽所受到了火焰喷射器的攻击，背着火焰喷射器的士兵半米半米地向碉堡前进；他们冒着自动武器、轻型榴弹炮以及步枪的火力前进；经过一小时的战斗

之后，这个掩蔽所的墙壁被击中了。钻进墙壁裂口的火舌吞没了掩蔽所内部的一切，其他的士兵向掩蔽所的顶端冲了过去。一些日本兵也从掩蔽所内冲了出来，进行反击，但他们遭到了美军火焰喷射器的射击，日本兵的身上起了火，向后退去，最后被火烧死。此时，美军冲上掩蔽所，继续向前推进。并开始从东南两个门清扫掩蔽所，当一、两个日本兵出现在门口时，就会遭到机枪和手雷的攻击，他们跑出门口四、五米的地方就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不敢向外跑了。“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推土机推着沙土和残骸，一直开到掩蔽所的洞口，把洞口完全堵塞，结束了留在洞内的日本人的性命。”

推土机不仅埋葬活人。在埃德森上校指挥所后面有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尸体躺在沙滩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没有足够的披风来把这些尸体掩盖起来。重伤员抬走以后，一辆巨大的推土机不断挖着一条一米深的笔直壕沟，在牧师们一片“阿门”的祈祷声中，负责埋葬死尸的值勤人员把一具具尸体排列在沟里。这些尸体已不能继续暴露在空气中了，尤其是在水中泡了好几天的尸体，必须很快处理。推土机费了半天时间，用土把这些死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脸与躯体掩埋起来。

中午，烈日当空，照耀着贝蒂奥岛上一生残存下来的椰林，在耸入蓝天的椰子树残干的周围满是残骸，树下没有一处阴凉，使人觉得阳光下只留下了一片荒芜。在“黑色海岸”上，第六军团第一营的士兵正等待着淡水和增援部队。炎炎的烈日，烤得士兵们身上像着火一般，他们到处寻找能够遮阴的东西盖在坑道上面。12 时 30 分，一个传令兵给他们带来份由埃德林用铜笔在黄纸上复写的电报，内容是：13 时 30 分，向东进攻。命令传达后，没有任何议论，因为这是第六军团呀！毫无疑问，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威风才可得救。由于缺乏淡水，士兵们无法解渴，只好吸完最后一支烟，等待向东

进攻的时间。

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司令史密斯乘坐的两栖登陆艇被日本炮弹击中了。驾驶员负了伤，史密斯被迫换了另一只船，他没有说话，但神色不安。13点55分，他来到了贝蒂奥岛。埃德森和肖普在临时指挥所迎接了他。沙土中，部分坑道上面的帐篷遮住了讨厌的太阳。史密斯穿着短衫，敞着领子，头戴钢盔，鼻梁上架着一副没有框架的眼镜，武装带束在腹部的下面，具有一派将军风度。在贝蒂奥，美军的武器优势是不可抗拒的，许多装甲车开到了岛上，其中还包括75毫米口径大炮，三十二吨重的履带装甲车。埃德森说："瞧，我们冲上去了！"　日本人在贝蒂奥岛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地盘了（岛的尾巴），而且还经常遭到轰炸。但就是这么一块地盘。美国人直至此时也无法占领它。要拔掉日军的每个据点，就象是要连概括拔掉一只敲碎了的牙齿那么困难。所以，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于是，史密期："前进。"

15时，"黑色海岸"上的士兵得到了淡水供应。

16时，他们又得到了盐块（由于流汗太多，使人体失去了必要的盐分）。第六军团第一营以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方式编成小组，继续发动进攻。

16时5分，史密斯视察了贝蒂奥之后，给第53号特遣舰队司令希尔上将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报说："形势对贝蒌奥岛的快速扫荡不利，因军官伤亡甚多，所以指挥发生困难。现在，敌人在海岛东部的212、213、214、237、210、209、208地区，加强了有组织的抵抗。岛的东端，有许多地方还没发生战斗，现在的战线已靠近214、236和212地区的西边。日本人的许多防御都设在这条战线的西部，位于我方阵地之内。要完全占领这些地区，至少还需要五天的时间"。

任何一位军人，向上级发出第一份报告时，总是把前景说得一

团漆黑，使他们的上级感到悲观，他们不得不这样作。因为上级的作法始终是笑眯眯地点头说："是的，是的……总而言之，并非如此可怕"。增援部队、军需品从来没有以足够的数量来代替这些过分的悲观主义者所提出的报告。如果现场指挥官只说实话，那么，他就会失去一切。此外，战斗结束后，如果文件里没有提到他挽救了危局，那么，上级也只能给他一个最小的荣誉。

史密斯并不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因为，他是一名有头脑的军官，懂得军事法则，所以他当然不会对此担心。他在电报里热烈希望能得到出色完成任务、尽量减少牺牲的办法。这一点是值得尊重的。

在视察海岛时，枪炮声一直没断。埃德森和肖普满有把握地向他的上级表示要战斗到底，直至牺牲。日本人在纷纷自杀，碉堡内，坑道内的一些日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某些人脱去一只橡胶底的鞋子，用脚的大拇趾扣着扳机，把枪口顶在脑门上，有些人则把打开盖子的手雷紧紧握在脑前把自己炸死。史密斯命令部队开始埋日本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并不比其他的尸体臭。

第六军团第一营的战士从 13 时 30 分起，沿着海岛南边，有规律地前进。18 时 30 分，他们休息片刻之后，挖了一些坑道准备过夜。

战斗的第三天即将结时，几乎所有活着的日本兵都被赶到了狭长的贝蒂奥机场东部。现在美国人等待着日本人的反击，即传统式的自杀性冲刺。果然，第三天晚上，日本人发起了反攻，并一直延续到第四天。"黑色海岸"上的美国士兵顶住了最顽强的抵抗，对这次反扑行动的汇报，如同这次行动本身一样含糊不清，在第一部分的叙述中曾经谈过"密集的大部队突击"。贝蒂奥岛上剩下了四百个活着的日本兵。但是，19 时 30 分，日本人发起的反攻好象只有

五十人左右的部队，而且反攻很快就结束了。这些日本兵成功地钻进了美军第六军团第一营前方的据点，他们犹如在瓜达卡纳尔的丛林中一样，突然出现在四面八方，疯狂地扑向美国兵。刺刀和手雷之间的混战达一个小时，美军后退了。前沿连队的指挥官要求增援部队，但他得的答复是："已经没有后备部队了，你连要尽最大努力坚持"。美国人终究恢复了镇静，并迫使日本兵退了下去。所有记载该连的英勇抵抗的文件都没说为什么没有后备部队，这简直无法理解。这大概是由于上级认为：这并非如此可怕"，认为第六军团的士兵们可以再次维护他们军团的荣誉。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

23 时 30 分，日本人又开始反扑了。但比起以往的反扑更为软弱。所有的日本幸存者（大约三百人）在 11 月 23 日凌晨四时，趁着月色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攻。如果说这次反攻被击退，那是不确切的，简单地讲，是进攻者被歼灭了。日本人向美军在夜间连结起来的一条两百米长的战线猛冲过去。美军的炮舰从东往西向日本兵后面的岛屿开去，如果日本兵不是自投罗网的话，那就是他们不得不置身于美国炮火射程下。但天亮时，日本兵还没死绝。一些顽固分子在东端的碉堡里继续顽抗。上午 8 时，经过半个小时的炮舰轰击之后，大批的火焰喷射器部队跟在装甲车后面向前推进，对贝蒂奥岛的最后一部分进行了"扫荡"。

第四天，灼热的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这个被炮火洗劫的小岛，现在给人以一种平静的感觉，即使有时还能听到枪声和震动地面的爆炸声，但过后就是死一般的宁静。近中午时，史密斯给第 53 特遣舰队司令亨利·希尔上将拍去一份电报："我强烈地建议你和你的参谋长今天一起登陆，你们可以获得关于我军下次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各种情况"。希尔陪同尼米兹乘飞机来到了贝蒂奥。这是

史密斯要他们来这里参观的，只见岛上到处在埋死人、在分配粮食，一股股难闻的气味从泥土里散发出来，但士兵们吃饭的胃口却不错，他们每人都得到了足够的淡水和食品。13时10分，美军正式宣布占领了贝蒂奥岛。

11月25日，贝蒂奥岛上举行了升旗仪式，美英两国国旗，在排好的队伍前，在军号声中并排升起。接着人们持见攻占贝蒂奥岛的"海军陆战队"走在海堤上，他们又要登舰出发了。他们迎面碰到了前来贝蒂奥岛驻扎的部队。大批的建筑物资和防御物资已运到了海滩。机场上，海军工兵已经在那里开始平整地面了。

贝蒂奥——塔拉瓦战役历时七十二小时，美军损失了九百八十八人，其中有五十名军官。受伤人数达二千零一十一名。此外，在这场战役情况的总结中还记载着相当动人心神的日本人的顽强抵抗。11月20日，在驻地的重要发现是，朝鲜族的非正规战斗人员中有四千八百三十六人被捕，日军被捕人数为十七人，被击毙的日军达四千六百九十人。

第三节　美国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1942年2月底，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曾出现在中太平洋水域前往马绍尔群岛的途中。那时，它的飞机即将进行一次突然袭击。美国报刊曾把这次军事行动作为一次巨大的进攻来报道，共有两艘航空母舰、六艘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的两支特遣舰队投入了战斗。

两年之后，"企业号"又航行在中太平洋水域，航向仍然是马绍尔群岛。第58特遣舰队的主要力量包括十八艘航空母舰（六艘重型、六艘轻型、六艘护航航空母舰），十五艘装甲舰、九艘重型巡洋

舰，六艘轻型巡洋舰以及四十艘驱逐舰，还有运输船、货船以及油船。“卸武器用的自动浮船坞”（坦克和装甲车登陆时用的大型汽艇），水上飞机加油船和其它的特种舰艇都是从珍珠港和加利福尼亚、阿留申群岛、新西兰、埃利斯群岛等地开来的。那么，这次进攻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一座珊瑚岛，这不仅要进攻它，而且还要夺取它。更确切地说，这个岛是夸贾林环礁中的一个设防的小岛，这岛也叫作夸贾林；而且它的水位很低，面积大约也只有三平方公里，略微大于贝蒂奥和塔拉瓦。从1月5日起，夸贾林每天都受到盟军“空中堡垒”的空炸。贝蒂奥和塔拉瓦也曾受到同样的轰炸。在贝蒂奥岛，美国人曾经感到很意外，因为“海军陆战队”在登陆时还是受到了日本人的机枪扫射，本来他们认为日本人已经全部死光。美国人希望不要遇到任何麻烦就可以在夸贾林岛立足。出于格外的小心和过分的果断措施，军事行动升级了。在贝蒂奥、塔拉瓦两个岛上曾爆炸了三千吨的炸弹，即在每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是爆炸一吨多的炸弹。在夸贾林岛的土地上却落下了一万五千吨炸弹。

2月29日，海军炮击部队和航空母舰各就各位。毁灭性的军事行动在登陆中开始了，并延续到第二天以及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这次行动首先是坦克登陆，美国人在运输舰上，在邻近的荒岛上望着冒着大火的战场和被炸平了的夸贾林岛，等待出发命令。此时，载着第一批突击梯队的两栖登陆艇靠近了海滩，部队没有遇到抵抗就登上了海滩。进展的速度是在预料之中的。根据一项为使部队避免任何冒险而“精心制定”的计划，夸贾林岛将逐步被占领。但是，第三天，在最后一道护堤墙被炸毁之后，出现了预先没有估计到的困难，除了一些小椰子树丛，美国人没有发现任何建筑物、任何废墟；在夸贾林岛上如同在月亮上一样，使人感到荒凉。美军开始前进了，但心里并不那么踏实。他们感到害怕的不是他们的敌

人，而是在他们前面不时还在继续进行的轰炸。尽管人们多次对他们强调：轰炸的目标是经过精确计算，他们不会碰到任何危险。但是，在他们的上方，可以不断地听到那些撕破天空的炮弹爆炸声。美军使用火焰喷射器在岛上进行了三天的扫荡，共歼日军八千五百人，但美军损失了三百五十六人。

参加夸贾林岛战役的军官，除了陆军将领之外，还有十二名海军准将和四到五名少将，他们都由被人称为"活机器"的斯普鲁恩斯指挥。外貌引人注目的快速航空母舰司令马克·A·米彻尔在1942年4月，担任了第一任"霍内特号"航空母舰舰长。在即将结束夸贾林岛空袭时，他又命令美军B—25型轰炸机从"霍内特号"上起飞，B—25的轰炸目标是日本首都东京。米彻尔，这位干瘦的舰长使劲地拉长了脖子，摇晃着他那张布满了皱纹、充满血色的脸，黄色眼眉下转动着一双机警的蓝眼睛。他经常戴着一顶棒球帽，敞着衬衣领子，坐在网球裁判员的凳子上，倒有点象一位欧洲的将军，在夸贾林岛上，他和其他将军一样，只不过是一名杰出的调度员而已。

某篇评论员文章写道："夸贾林岛，无疑就是塔拉瓦的重演"。这完全是正确的，这次行动都在预料之中。随着部队不断向前推进，已闻不到浸透在石灰中的尸体所散发出来的味道了。战斗结束，清除障碍和重建工程，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开始了。在24小时内，夸贾林岛上埋藏尸体的地方变成了建设工地。

2月1日，美国军队占领了位于夸贾林岛附近的西南区，无人居住的马朱罗珊瑚岛。几天之后，第58特遣舰队开进了马朱罗珊瑚岛的礁湖。在这个小岛上，挖掘机和推土机翻动着沙土，预制构件厂、飞机库、简陋房、商店等多起建筑物的地基也分头开出来了。这些建筑工地沿着椰林中开阔的林荫大道整齐地排列着，岛上设

立了许多的加油站，蔚蓝色的礁湖上筑起了海堤。沿着海堤，一些小汽艇把美军士兵送到马朱罗·比奇的食堂和俱乐部。马朱罗岛成了快速修建的“临时基地”的典型，在两条清潮的水泥公路的十字路口，密克罗尼西亚的当地人就在一个星期之前，还从没见到过一辆汽车，甚至一只车轮。惊愕中，他们把那些富有魅力的巨大的盒子看作是戴着白色帽子的上帝（一个月之后，有些人的口里已经嚼着口香糖了，大部分人坐着吉普车和马车）。

驻扎日本人的马绍尔群岛的其它珊瑚岛已完全被炸弹摧毁了。从此以后，日本人的飞机就无法在岛上降落和起飞。在群岛上空的美国飞机，轻而易举地轰炸了在那些东倒西歪的工事上的薄弱的日本防空部队。这些防空部队偶然得到日本潜艇提供的少量炮弹。现在，由于缺乏炮弹，大炮很快成了哑巴。由于美国飞机撒水般地投下石油废料，使得日本人在岛上种植蔬菜的企图失败了，防空部队已是弹尽粮绝。但是，这些岛上的日本人拒不投降，继续坚持战斗。即使他们已经得到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消息，并要他们回到日本，但某些人还是拒绝了。大部分死去的日本人的尸骨埋在沙土中已变成了白色，幸存者可能是靠椰子生存下去，同时等待着上帝给他们恩赐。

1944 年 2 月 12 日，第 58 特遣舰队的一支重要力量从马朱罗岛的新建基地启航，向东南方向驶去。与此同时，大型航空母舰“企业号”也在行动，但除了米彻尔，别人都不知道它的去向。经过了 48 小时的航行之后，“企业号”的航向才透露给了全体船员，原来它的目标是特鲁克岛。官兵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反应很强烈，引起了一阵轰动。

战争一开始，“特鲁克岛”就被看作是一个神密的珊瑚岛，一引起有关的杂志和报刊写道：“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特鲁克岛就悄

悄地成了一个被世界遗忘的部分”。它是一个新加坡式的岛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受到成千架飞机的保护。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了解的特鲁克。战争爆发时，日本的广播就宣称特鲁克岛是个静止的航空母舰。一切传说都会有一点真实的东西，也就是说，特鲁克从未遭到攻击，也从未有飞机经过特鲁克的上空。可是，对瓜达卡纳尔岛的致命进攻，却是从特鲁克岛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曾接到了国际联盟有关禁止在这块德国人的古老领地上修筑工事的命令，同时，日本人也立即禁止其他人进入这块领地。被海浪推到了特鲁克岛上的海上遇难者，就会立即受到幽禁，当他们还没岛上任何东西的时候，就被驱逐、被赶到很远的地方，最后被赶出海岛。某引起感到好奇的航海者就成了一生中意外事件的牺牲品。所以，把特鲁克岛说成与世隔绝也是正确的。

从地理上看，特鲁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珊瑚岛。它既是珊瑚岛又是一个群岛，有山，可能还有一个直径为三万至四万米的外露暗礁围绕四周，有一个极好的锚地，可以同时通过六艘大船。巨大的礁湖中心，有些高低不平的小岛座落在海底高山的顶峰，成了礁湖内另一个锚地。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堡垒，各个小岛上足够驻扎一支庞大的卫戍部队。小岛的山丘上都有一些挖好的隐蔽所和一些对付美军轰炸的炮兵阵地。为了解决这个名字在许多士兵心中产生的疑虑，同时也出于战略和心理上的原因，尼米兹决定对特鲁克岛进行空袭。现在，太平洋开始退潮了，这是任何巨大的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情报局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特鲁克岛有用的情报。空袭前十二天，两架海军陆战队的“解放者式”飞机从所罗门群岛的某个基地起飞了，对这个“静止的航空母舰”进行拍摄。二十分钟之后，两架飞机到达了目标上方八千米高空。由于乌云遮住了部分视线，所以

它们拍下了照片没有指挥所希望的那么有价值。照片上只反映出三十来艘战舰停靠在锚地。当时，尼米兹正在视察夸贾林和马朱罗两个岛。他瞧着这些照片，真想为珍珠港报仇。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两人分别担任指挥，斯普鲁恩斯为总指挥。如果日本舰队从特鲁克岛驶出，他就接受战斗，担任战术指挥。米彻尔和他的航空母舰保持一定的距离，负责空中保护。与此相反，如果主要是进行空战的话，那么，米彻尔就任指挥。

经过一个漆黑的夜晚，到2月16日早晨6时35分，航空母舰一直都在顶着风浪前进，这时离特鲁克岛只剩下九十海里了。6时49分，第一批"泼妇式"飞机起飞了。作战行动是由歼击机的扫荡开始的，这将是一种新的战术：扫荡，而不再是由鱼雷机首先起飞去进行大规模的破坏。7时14分，航空母舰的哨兵听到了特鲁克岛上无线电广播发出的警报。"企业号"上的喇叭接通了飞机上的电话，使得全体船员可以了解战况。

来到特鲁克岛上空的飞机驾驶员，在晨曦中，发现了珊瑚群岛上的迷人景色，一切都很宁静，绿色的海岛浮现在宽阔透明的礁湖水面上。在锚地停泊着货船和仅有的几艘战舰。由于美国侦察机的出现，得到警报的日本庞大船队，为了避免战斗，在几天前已作好了启航的准备。"泼妇式"飞机在礁湖上空还没兜完一圈，印有红色太阳标记的日本飞机就从它的上方猛扑过来。于是歼击机的战斗在特鲁克岛的上空进行了几个小时。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不断飞来参加战斗。美国人由于使用了性能良好的飞机以及以组为单位的战术，所以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从特鲁克岛的战斗一打响，美国空中优势就日趋明朗。因此，读一读他们如何招募和训练飞行员的方法是有益的。

美国人基本上认为在十八到二十六岁之间的年轻人，能最佳

地应付飞行速度，俯冲和气压上的变化等等，尤其是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航舰甲板上的这些精神抖擞的年轻飞行员。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各个地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美国，中学和大学特别受到重视。根据各种巧妙的计划，在校的青年学生经过了生理上的检查之后，来到初级飞行学校进行培训，同时要保证他们正常的学业。美国青年是军队的主要支柱。经过检查，大量的应考生由于视力不合要求而被淘汰了。（这生活上检查使用的是日本人发明的一种精巧的机器，它一下就能发现谁是色盲症）。此外，那些没有想到自己也被淘汰的人是由于牙齿的毛病而落选的。飞行员为了戴上吸氧面具，牙齿需要整齐。经过挑选入伍的年轻人，体型匀称、结实、内脏无疾病。他们在学校接受的第一轮训练是体育训练。如：柔道、健身防卫动作，同时，为了培养集体精神，还进行必要的（美国式的）足球训练。

刚进校的学生，有30%的人不会游泳，学校教他们学习四种游泳法；如在水面坚持较长时间的蛙泳，为对付水面发生柴油燃烧时的潜泳。教育内容还包括初级军事教育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要被送到其它训练中心学习飞行（第一阶段飞行期为三个月，中期训练班为十四个星期），接着就要通过飞行考试。大约有30%的学员被接纳为正式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也算是应征入伍者），他们很快就被送去进行战术、水陆支援、地面扫射等军事训练。另有一些用于运输舰的海军航空兵飞行员被调去进行特种训练（海军运输驾驶员）。未来的教官以及被调到侦察机上作飞行员的外籍志愿人员要接受两个月的培训，然后把他们派到装甲舰上或者把他们调到地面空军基地，成为真正的空中骑士。航空母舰的飞行员用两个月的时间，在旧货船和油船改装成的教练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进行起飞降落的训练。当然，他们同样学习各种方式的轰

炸，鱼雷轰炸。在训练中，有一种科目使驾驶员感到讨厌，或至少是不感兴趣，这就是航海。一些极其有用的技巧都是通过实践侦察和不可缺少的实践计算，而不是通过书本知识传授的。美国技师发明了一些有趣的精巧仪器，可以在地面，甚至在室内实现各种条件下的教练飞行。驾驶员可以在同一时刻对航空飞行、侦察以及对无线电和雷达的使用进行操作训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制作了二千部教育片和五十来部动画片。飞行员的侦察训练是特别重要的，为了能够掌握他们眼皮底下各种类型的仪表，海军部要求美国全体少年儿童制造五万只军舰模型。小制造家们收到了官方的证书并得到某种称号；交付代表四个参战国的飞机模型制造者被誉为海军上将。这种主意取得了很大成果，所以海军部又向它的义务制造者们订购了另外三万只军舰模型，这些模型都被分发到各个训练中心。各种仪器的侦察效果都应是“及时的和全面的。”无论从么角度上上，无论在多么短暂的时间内，飞行员都要说出银幕上图像的名称。同样，飞行员一旦登机，他们的训练就无止境了。为了寻找一些娱乐性的教育方法，美国的海空军教官们绞尽脑汁，编写了《从有意义到无意义》、《飞行员要永葆青春》、《不碍事的火灾》等等各种插图的小册子。

美国人所作出的努力在袭击特鲁克岛的战斗中开花结果了。日本“零式”飞机在与“泼妇式”飞机交火中，虽显得很敏捷，但效率不高，而且容易被击毁；一百二十七架日本飞机在特鲁克岛要塞的上空被击落，六十来架在它们的地面基地被摧毁。轰炸机俯冲轰炸之后，美国鱼雷机迅速飞来保护其它的歼击机，并对日军的地面设施和军舰进行毁灭性的轰炸。10 点 45 分，斯普鲁恩斯接到报告说，一艘货船在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的“护航”下，溜出了北部通道。此时，几架美国飞机很快地从“约克敦号”航空母舰上起飞，

去惩罚那些狂妄自大的家伙，装甲舰上的大炮等得都不耐烦了。斯普鲁恩斯还派出了“新泽西号”和“阿衣华号”两艘四万五千吨级的装甲舰，两艘巡洋舰以及四艘驱逐舰。他还通知了米彻尔，要他指挥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这艘货船是艘布雷舰，获胜的小舰队飘舞着小旗，它们在礁湖岛的周围排成了向前推进的纵队，向它们的特遣舰赶去。

午后，特鲁克岛的上空再也见不到一架日本飞机了。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可以来到这里选择它们的轰炸目标，但是，它们还是受到了地面防空部队的阻击。对连续两天轰炸的整个描述，使人看出了一种杰出的“工作效率”，这些轰炸比起同一时期在欧洲的那些大型轰炸机每天的轰炸更要实惠。“当这些轰炸机在五千米上空进行轰炸的时候，第58特遣舰队的飞机下降到离地面目标只有一千米的高度进行轰炸。为了避免在轰炸目标时自己击中，它们使用了快速火箭，在这一高度进行轰炸的飞机要比在五千——六千米高空进行轰炸的美国‘空中保垒’的命中率高得多。”

美军第一次对特鲁克岛的夜间袭击是用装备有雷达的十二架鱼雷机进行的。这批飞机在2月17日凌晨二时离开了航空母舰。它们没有护航机，在海拔几百米的空中飞行。当它们来到礁湖上空时，飞机下降到六十米。一艘灯火通明的医疗舰停泊在锚地。突然，一枚火箭腾空而起，地面高射炮随即一齐对空猛射。但是，日本人却没有想到进攻者的飞行高度是相当低的，炮弹只是在高空爆炸，而鱼雷机却向货船的甲板投下了它们的炸弹（装有轻型的定时火箭）。片刻之后，当日本炮手发现从鱼雷机排气筒中冒出来的火光时才调整射程，但已经太晚了。那些“夜鸟”（美国飞机）安然地飞回到它们的航空母舰，战果要比白天轰炸时高出四倍半之多。17日上午，航空母舰靠近了特鲁克岛，但岛上没有一架飞机出击。包括

两艘轻型巡洋舰在内的二十三艘日本舰艇被击沉了。接着，第58特遣舰队离开了特鲁克岛。在这场战斗中，共有十九架美国飞机被击落。

落水的机组人员被搭救上来之后，一般都被送回到他们的航空母舰上。甲板上，乐队又奏起了动人的乐曲向脱险者们表示庆贺。人们把冰琪淋装上救生圈，送还救人的舰艇，这是一种传统性的仪礼。它提醒了航空母舰上的"空军地勤人员"，这次战争绝不是一次娱乐性的旅行，在特鲁克岛的攻击战中，唯一使人紧张的是一次夜间的紧急警报。特遣舰队刚刚编好队准备启航，舰上的喇叭就叫士兵们进入各自的岗位，象和平时期那样进行训练。训练休息时士兵们就边晒太阳，边瞧着这支在海上一致行动的庞大舰队。当他们目击空战时，就知道了进攻的目标，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看不见目标或者勉强能看到在地平线上升的烟雾。太平洋的海水在马金、塔拉瓦、夸贾林和贾卢伊特海域都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天气，它的颜色也随之变化而已。现在，美国舰队正向帕劳斯驶去。如果细看一下地图的话，就会发现舰队进到特鲁克岛以西一千一百七十六海里的地方，处于日本防卫体系正中心。东京本身则成了比帕劳斯更近的目标。一队日本飞机已经接近了，但对于具有警觉眼睛的雷达来说，夜晚是不存在的，它不仅能看见目标，而且还能给大炮指示攻击目标的距离。因此，日本鱼雷机所进行的软弱无力的进攻很快就被击退了。第二天，"企业号"的官兵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战斗情况和新闻官的评论。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有关反击一艘要想夺取西部通道的日本驱逐舰的报道。美国的八架鱼雷机从八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发射鱼雷，其中五枚鱼雷击中了目标，而且同时爆炸。第六枚鱼雷稍许慢了一点，却空射在那日本驱逐舰沉没后泛起的旋涡里了。此外，美国飞机还炸沉

了各种舰艇三十来艘，布了水雷。“清扫”了帕劳斯岛上的天空。日本飞机损失严重，同美军相比是十九比一。特遣舰队在返航途中放慢了速度，顺势炮轰了加罗林群岛上的一些日本据点。“企业号”在一个叫沃雷的珊瑚岛海域停留了四十八个小时。船上的一切按常规进行着。美国飞行员搜索时只发现了几架日本飞机，日本地面炮兵部队还没来得及向美机开火，日本的飞机就被击落了。看来，日军已经伤了元气，更确切地说，日本帝国已经一蹶不振了。自从瓜达卡纳尔的消耗战以来，日本帝国艰难而缓慢地“恢复着元气”，尽管它的工业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也难以维持它那些遥远的阵地所必要的装备。而美国却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更多的舰艇、飞机、武器以及各种物资。“企业号”的官兵们在攻打帕劳斯岛的三个星期之后，即 1944 年 4 月 21 日，在查亚普拉登陆时深深体会到美国国力的惊人强盛。“企业号”刚一启航，舰长就告诉士兵们，这次远征的目的是掩护和支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在荷属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登陆。航行中，舰上一位报告人对这次行动的战略意义、准备工作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他还谈到了新几内亚风光地貌，以及土著人的风欲习惯。指挥部担心官兵们由于厌倦而完成不了这场极其容易的战斗。为了尽量使这些人解闷，甲板上还放映了纪录片。4 月 21 日，美国飞机轰炸了被日本占领的三个基地。这些飞行员只受到了日本炮兵部队的微弱火力的反击，而没有日机的阻拦。第二天，麦克阿瑟的部队没有遇到障碍就登上了荷属新几内亚的北部海岸。“企业号”的士兵大概只知道新几内亚有一个陡峭阴暗的海岸，从远处看，海岸是笔直的。海岸边停靠了几十艘部队运输舰。

哈尔西说，有一天，他观看了一艘小型飞机给养船的演习之后，派人把那个船长叫来向他表示祝架：

“你好像很年轻嘛，什么时候开始操舵的呀？”他对那船长说。

“报告将军，六个月以前，在那以前我还从来没上过船”，船长回答道。

在众多的志愿兵中，海军部首先挑选了具有反应敏捷、有特殊果敢精神、身体健壮的优秀分子。在进行体育训练培养基本素质的同时，向他们灌输作为军官所必须具备的实践知识。某些货船和运输船的船长，从新西兰到达了马绍尔群岛或吉尔伯特群岛，或者从澳大利亚到达了菲律宾，但他们对航海几乎一窍不通：人们只要求他们跟着船队前进，而整个船队是有一个懂得航海的先导船。但是，有时候这些只有一天航海知识的人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很显然，这种快速的培养只能在一个人力物力同样具备的国家进行。据美国人估计，使用“速成军官”而舰艇损失占百分之十的吨位。

特舰队完成了在查亚普拉的使命之后，又向特鲁克岛驶去。特鲁克岛由于经常遭到来自所罗门群岛基地的重型轰炸机的袭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地位。新的空袭目标是要炸毁所有的机场、军事设施、炮兵阵地、仓库、住宅，很快使特鲁克岛成为一个军事上无用之地，使人难以在岛上停留。为守卫珊瑚群岛而刚刚运进的二百架日本飞机都被炸毁。各项摧毁计划相继完成了，任务的完成情况是通过尾随轰炸机群的侦察机不断照像核实的；几分钟后，战斗还没结束，参谋部的军官们就对尚未烘干的照片进行研究，必要的时候再向特鲁克岛派出其它轰炸机。特鲁克小岛处在烟雾之中了。由于海战，在这些小岛四周的、冷清宽阔的礁湖水面上，只飘泊着几4艘渔船和舢板，它们受到歼击机毫不费力地扫射。

第58特遣舰队真是所有披靡。1942年2月底，东京电台用英语问：“美国舰队在哪里呢？”现在则应问一问，日本舰队又在什么地方呢？

6月6日，斯普鲁恩斯——米彻尔的庞大舰队向尼米兹决定要夺取的马里亚纳群岛驶去。第一个目标既不是珊瑚岛，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要塞，而是塞班岛；一个日本扩张的重要据点，它已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土地，成为日本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这块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驻扎着二万五千人的防卫部队，居住着数万平民。人们从空中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塞班岛有些名副其实的小城市、岛上有经过耕耘的肥沃土地，一些"军事目标"在2月21日，22日已被六艘航空母舰的袭击摧毁了，美军现在的任务只不过是登陆而已了。

6月11日13时，在距离目标二百米海里的地方，第58特遣舰队派出了它的搜索歼击机。当塞班岛的日本人发现正在接近的斯普鲁恩斯——米彻尔的庞大舰队时，他们的飞机在基地或在起飞时就被摧毁了，他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迅速的打击。第二天，关岛、罗塔岛、提尼安岛、帕甘岛以及附近的空军基地也都遭到美国空军的轰炸。特遣舰队在登陆地点的周围进行了全面的"扫荡"。在帕甘岛的西边，美机发现了一支带有护航舰的二十艘舰艇组成的舰队，正向北航行，还有更多的舰队则向日本本土方向驶去。当天下午，五群美国飞机对日本发动了摧毁性的袭击。在飞行技术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歼击机投下了大理的炸弹，炸沉了一艘仅有机枪准备的日本驱逐舰。在与关岛相距一百八十五海里的地方，另一支由六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舰队遭到了同样的袭击。6月14日，扫荡式的轰炸仍然很激烈。特遣舰队的两组机群已接近了马里亚纳群岛以北的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父岛、母岛、硫黄岛都将是美国飞机轰炸的目标。乌云翻滚，越聚越浓，狂怒的海浪不停地冲击着航空母舰的甲板。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甲板上的一切操作都很危险，谁能进行正确的起飞，就算立下了一次战功，舰上的水手们正在注

视着这些直插云层寻找目标的飞机。

6月15日8时30分，在进行了例行的轰炸之后，在同样艰难的条件下，海军陆战队开始了对塞班岛的登陆。“企业号”上的士兵们看到几百条舰艇集结在塞班岛海岸前的水面上。两栖登陆艇和突击小艇在波涛中颠簸，舰艇后面的航迹和炮沫混合成一体。一个个的机群极其有规律地腾空而起，空中没有日本飞机，但从望远镜可以看到岸边高地直的日本大炮在零零乱乱地射击。美军的大炮和飞机还没有把日军的炮火完全压下去。晚上，海滩上出现一片骚动，美国的登陆部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队伍只好停止前进。第二天黎明，登陆部队继续前进。与此同时，空中突然出现几架日本飞机，但是，它们为数甚少，寡不敌众，一经交火就被美国飞机击落了。美国空军完全掌握了塞班岛上空的控制权。但是，美国人的地面进攻却仍然很困难。这时，在各军舰上开始传出一些谣言，说日本舰队已驶离基地，还说有飞机看到了；说日军要用这支庞大的舰队决一死战。18日，当人们发现在塞班岛上空出现了几架肯定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单引擎飞机时，这些谣言就传播得更厉害了。看来，一定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军官们知道情况是这样的：6月12日在塔威塔威群岛（菲律宾部部）的广　海面上发现这支舰队的一部分正在向北航行。17日，“卡瓦拉号”潜艇报告：约有十五艘敌舰护送着一些油船，正在从塔威塔威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中途航行。另有情报说：这支日本舰队，至少包括九艘大型航空母舰、五艘装甲舰、十六艘巡洋舰，三十二艘驱逐舰。这说明日本人很可能是极孤注一掷，同美国舰队决战阻挡美军在太平洋在上的推进。日本单引擎飞机在塞班岛上空的出现，是美军参谋部和海军全体官兵预料之中的事。18日夜里，第58特遣舰队向西驶去，十二艘护航航空母舰在塞班岛附近的海

面上游弋。面对日本护航舰队，美军动用了七艘大型航空母舰、八艘轻型航空母舰，七艘装甲舰、八艘重型巡洋舰、十三艘轻型巡洋舰、六十七艘驱逐舰。米彻尔手中还有四百五十架歼击机、二百五十架俯冲轰炸机、二百架鱼雷机、八十架侦察机。舰队先向西进，然后又掉头向东航行。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在没有发现敌人之前，斯普鲭恩斯不想远离马里亚纳群岛。19时清晨，第58特遣舰队到了关岛以西约八十海里的海域。

天亮时，侦察机离开了甲板，四周一片寂静。在"企业号"的甲板上，士兵们注视着昏暗的积满乌云的天空。云天下，可以看到一片蓝色的高地。庞大的舰队整整齐齐地航行在海上。

9时40分，麦克风传了人们熟悉的呼呼的声响，接着，一个平稳的声音命令一队歼击机起飞，没有任何解释。航空母舰掉头顶风，向东驶去。甲板上的人们开始忙碌起来。这时候，麦克风响了，命令第二队飞机准备起飞。

航空母舰的上空并没有发现敌机，但是雷达锐眼已经发现了远处的敌机。美国歼击机和这些从部分从西面飞来的敌机之间的空战，从10时10分一直延续到13时10分。每次战斗的规模是相当大的。由四十至七十五架飞机组成的一个个日本机群在离他们目标好几十海里的地方就遭到截击，都被美国飞机打得七零八落。只有几架日本飞机成功地靠近了美国特遣舰队，但投下的炸弹却没有命中目标，有的也只是造成一些微不足道的损失。日本飞行员甚至都没能接近"企业号"上空。日本飞行员攻击如此不力，使美国飞行员非常吃惊。美国飞行员在汇报战斗情况时说：这次战斗"很单调"。在里图丹岛上空，三十三架美国"泼妇式"战斗机迎战三十八架日军飞机，击落日军飞机三十五架，美国人只损失了一架。在这天早晨的空战中，参加战斗的大约五百架日本飞机被击毁了四

百零四架。美军损失了二十七架；其中的九名飞行员坠落后遇救。午后，美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全部出动，但还没发现敌舰队。

原来，日本舰队已经撤退了。日军岛田海军上将没有出动舰队，而只是派飞机出战，结局不佳。6月20日15时30分，“企业号”的罗贝尔·纳尔逊中尉发现了正在撤退的日本舰队，他当即发回一份电报：“发现日本特舰队，阵势浩大，一望无际。方位：北纬15°35′，东经134°35′”。敌人舰队距离美国航空母舰四百海里（七百八十多公里）。“企业号”甲板上的军官们，带着沉思的神态，看看纳尔逊的这份电报，又看看挂在“列克星敦号”上的司令旗，心里琢磨着米彻尔将要作出的决定。现在离夜幕降临已不到三个小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的最大续航能力是八百海里。如果米彻尔发出起飞的命令，那么，美国飞行员必须在傍晚追上并进攻日本特遣舰队。而且要夜航返回航空母舰，连在着陆圈盘旋的余地都没有。更何况这个计算还没有把战斗时需要汽油量考虑在内。飞行员待命室里荧光屏后面的电传机响了，“企业号”的飞行员们顿时雅雀无声。命令传下来了，目标：日本特遣舰队，方位……，立即起飞。美国飞行员拿起地图、记事簿，一言不发登上了甲板。16时，第一组机群离开了甲板，地勤人员的视线注视着消失在广阔天空中的飞机。舰上一片寂静。

在电台总机室里，两个喇叭发出了轻微的声响，其中一个喇叭接在远距离无线电接收机的接收器上，另一个接在短距离飞行的飞机的电话器上。在第一批机组组长汇报情况之前，接收器上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在没有发现敌机之前，飞行员之间是不说话的。由于距离遥远，传送的声音也难以听清楚。无线电话务员，除了等待，没有其它事情可做。在灯光明亮的信号板前，他们头戴工作帽，一动也不动地、安静整齐地坐在收讯桌前。大约在飞机起飞后的一小

时，其中的一个喇叭的声音越来越响了，一位军官立即走到收讯桌前，两位话务员开始在他们无声的小小机器上敲打起来："请大家注意，准确的位置是……，请大家注意正确的位置……"这是一架侦察机在对空中的飞机讲话。他所指示的敌舰队方位比原来报告的还远七十海里。

飞机在二千五百米上空飞行，在它们的正前方，夕阳已经沉入地平线，金色的晚霞灿烂夺目。18时，先头机群的一名飞行员报告："正前方，发现数艘艇"。然而，那不是日本舰艇，而是一些离水面很近的深灰色小云块。十分钟之后，又有一名飞行员也误认成是军舰，但很快他自己纠正了。18时15分，耳机里传出了一个有力的声音，"注意那条油迹"。敌舰发现后面有追兵，便中断加油。美军俯冲轰炸机开始缓慢上升，尽量节省汽油。

18时23分，美国飞行员发现了敌人的油船。18时30分，发现日本舰队的主力，这支舰队分成三组，齐头并进，彼此相隔十海里。敌舰队包括六艘航空母舰、四艘装甲舰、十一艘巡洋舰、二十二艘驱逐舰（这一确切的数据，在进攻前是无法知道的，因为还没有侦察机在日本舰队上空进行过侦察。现在，暮色已笼罩在浩瀚的海面上）。美军各机队的指挥把航空母舰作为首先轰炸的目标，各机群动作迅速敏捷。敌舰的防空炮火把昏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美国轰炸机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俯冲下来。日军在空中只有为数不多的"零式"飞机，总共有四十几架，而且部署不当。有的美国飞机根本就没有遇上一架日本飞机。但日本防空部队的火力相当密集，相当猛烈。大概美国飞行员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凶猛的炮火阻击。日军高射炮使用的是铝热剂燃烧弹和黄磷燃烧弹，只见空中的弹道五颜六色，光怪陆离。经过一番激烈的轰炸之后，日本一艘航空母舰被击沉，另一艘受到重伤，还有一艘起了火，其它的航空

母舰也都受到一些损伤，被击沉的还有一艘油船和两艘驱逐舰。美国飞机被击落了下八架，其余的都胜利返航了。

19时，美军各航空母舰收到了关于这次战斗的简报。此时，电台已停止广播了。“企业号”官兵获悉进攻结果，但都不愿发表议论。不难猜想他们是在想些什么。在日本舰队上空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平安撤回来的为数甚少，不是死在自己的皮筏上，就是被沙鱼吞噬了。至于其他飞行员，他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飞到航空母舰上空；二，在甲板上降落。当时的夜色漆黑一片，没有月亮。根据条例规定，舰队在战区航行要遮蔽舰上所有的灯光。

飞机接近航空母舰时，舰上的广播喇叭里便首先传出飞机间无线电话的噪声，这种声音混在广播喇叭的杂音里，响声越来越大。挤在无线电话机前面的军官很快就辨别出这噪声是杂乱的说话声，但听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偶尔能听出几个字。接着，在这噪杂声偶然减弱时，人们意外地听到一句话，而且这话的声音又格外清晰：“没办法，乔，我要往水里栽了。永别了，乔。”这话镇静。乔没有回答。这时，在这噪杂声中又传来一个更高的声音，是一个飞行员在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一个呼号：“我是……（呼号）。谁能告诉我的空中位置。求求你们，告诉我的位置！求求你们，告诉我的位置！我是……”。接着又是一个沉着的声音：“我是斯卡利特，我还剩二十公升。我准备在水上降落”。现在，喇叭传出的声音非常清楚。站在喇叭前面的人，听着这些声音，心里很不是滋味。飞行员们仍在互相喊着，虽然语气不同，但都使人感到他们好象是与世隔绝的人，好象没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好象他们这群黑暗中的飞鸟之外，世上已什么都不存在了。没有一个飞行员还存有在甲板上降落的幻想。他们有的说：“我还有××公升”，有的说：“我还有五分钟的汽油”，有一个要降落的飞行员说，“伙伴们，争取明天来找我

吧”，汽油告答的飞机越来越多了。有些驾驶员报了自己的呼号后，干脆就说：“我也没油了”。还有一个飞行员对他的僚机说，他剩下的汽油还够飞回去的，但他还是想和他的僚机一起回去，“咱们一块儿走吧！”

20时15分，空中探测兵报告第一批飞机到达。

米彻尔在“列克星敦号”上的驾驶台上来回踱着。威尔德赫尔姆海军中校走过来说：“将军，许多飞行员不能在甲板上降落，我建议开灯给航空母舰照明。”夜色漆黑，米彻尔勉强能看见护航舰艇。“列克星敦号”的上空传来了第一批返航飞机的隆隆马达声，飞机上的红、绿、白三种信号灯一闪一闪地转动着。此时，威尔德赫尔姆走开了，米彻尔仍然一个人来回地踱着。他反复地思量着：是开灯给航空母舰照明让特遣舰队冒险呢？还是让飞行员摸黑，去冒最大的危险？这只仍米彻尔一个人有权作出最后的决断。特遣舰队载着近十万人，价值上十亿美元。而且人们根本无法断定在这一带有没有日本潜艇。

最后，米彻尔在黑暗中停住了脚步。他的军官们看着他走进了值班室，轻轻地关上了门。他走了几步，转身坐到靠墙摆着的皮套长沙发上。他抽着烟，眼睛不看任何人，别人也都默不作声。过了一分半钟，将军向后推了推头上大檐棒球运动帽，用手来回搓了搓前额，然后从皮座垫上站了起来，转过他那红红的、爬满皱纹的脸，对伯克上校说：“开灯”。

命令立刻通过近距离无线电话向各舰传达，航行灯亮了，一束束探照灯光刺破了夜空。为了给飞机作标记，每艘航空母舰打开一个给飞机测位的垂直探照灯和几个给甲板照明的水平探照灯。

夜色中，飞机象轻声鸣叫着的燕子一样围聚在“企业号”后面，甲板上的灯光一亮，降落指挥官就挥动起指挥拍板。第一架飞机降

10月23日深夜，日本战舰出现在巴拉望海峡口，两艘美国潜艇报告了这一情况之后，彼此保持联系。夜色漆黑。两艘潜水艇相隔几米远，浮在水面上，在日本舰队前面监视着敌人的动静。两位舰长在各自的舰桥上互相通话，商议进攻方案。拂晓前，两艘潜艇下潜向敌人靠近。两位舰长俯视着雷达荧光屏，眼看着目标越来越大。日本大型战舰在小军舰的护卫下成两路纵队航行。5时32分，"达特号"发射了前鱼雷发射管的六枚鱼雷；随即掉头过来又射出后面的四枚鱼雷。前六枚鱼雷当即击中了日本舰队的前导舰。这艘日本军舰正对着潜望镜；只见它浓烟四起，火光冲天，船头首先沉入大海。与此同时，第二艘日本军舰也在"达特号"的后四枚鱼雷的爆炸声中震荡起来。这里已不是久留之地了。于是，"达特号"深深地潜入了海底。就这样，"达特号"一举击沉了"爱宕号"重型巡洋舰，重创了"竹野号"重型巡洋舰。几分钟过后，"达斯号"相继攻击告捷，击沉了"摩耶号"重型巡洋舰。两艘潜艇在深水静避良久，只听得鱼雷艇的螺旋推进器在头上微微作响。深水炸弹炸得海水上下翻腾。两艘潜艇却安然无恙。被"达特号"击沉的"爱宕号"是这支从新加坡开来的日本舰队的旗舰；舰队司令栗田海军上将和几个落水的日本水兵遇救登上了一艘驱逐舰。而大部分船员都丧生在大海，尤其是参谋部的通讯处有一半人死亡。这个损失妨碍了编译密码电报的速度，因而也影响了这场战役的结局。

23日白天，第三舰队在萨马岛东北大约280海里的菲律宾海域同日本油船队相遇。这支舰队大致包括12艘航空母舰，6艘快速装甲舰，10艘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这支舰队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来敌，因为在莱特岛登陆是由金凯德的第七舰队负责掩护的。此外，由麦克凯恩少将指挥的一支五艘航空母舰的特遣分舰队已经离开菲律宾正向乌利蒂岛基地驶去，全体人员将在那里稍

遇难飞行员。在黄昏时攻击日本舰队战斗中，美军飞机被击落了十八架。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落水的机组人员有不少人都脱险了。米彻尔专门派去了巡洋舰，巡洋舰上的飞机起飞后找到了这些遇难者。美国飞机在返航途中和在等待降落的时候，有七十七架坠落在海上。尽管救援人员尽心竭力地进行打捞营救，最后还是有四十四名美国飞行员没有得救。第58特舰队在营救落水飞行员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时间，所以没有能追上遁逃的日本舰队。不过，即便美军舰队不需耗费时间营救飞行员，也无法追上早已先期撤退的日本舰队。日本舰队为何要如此轻易地退缩，首先是日军舰队司令不愿在这次战斗中投入他的军舰，而是派飞机在其续航能力的限度以内迎战；其次是米彻尔不想驶离塞班岛太远；再其次就是米彻尔驶离塞班岛的距离还不到他原来想去的那么远，因为当时东风刮得很厉害常常迫使航空母舰转舵向东航行，便于歼击机起飞和降落。尽管如此，日军的损失还是很可观的。人们通常把位于马里亚利纳群岛西部的一个礁岛的名字来称呼这次战役。它常被称作雅浦战役。但也有人常把它称为第一次菲律宾战役，因为当时米彻尔下达返航命令的时候，航空母舰离菲律宾的萨马岛仅有五百四十五海里。

此后，美军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进攻塞班岛了，日军舰队不会卷土重来扰乱这次军事行动。支援地面部队前进的任务交给了十艘护航航空母舰。攻克塞班岛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月。“海军陆战队”登陆之后，陆军部队于6月19日也登上了塞班岛。陆军部队、海军陆战队采用的战术各不相同，陆军是跟在炮兵部队后面前进，而“海军陆战队”则是分散地向前进攻。

美军的战线中段被敌军突破。霍兰·史密斯中将撤换了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少将，“临时”由“海军陆战队”桑

德福德·贾曼少将接替。几个星期之后，这件事才传回美国，陆军对此大为恼火，骂霍兰·史密斯是"发狂的疯子"。

日军竭尽全力筑壕固守塞班岛，每个洞穴的守敌都是拼死顽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7月7日拂晓，约有三千到五千日军手持机枪、战刀和刺刀发起了绝望的反扑。美军望风而逃，一气后退了二千米，狂怒的日军向美军一个连扑了过去。美军大炮对着敌群平射；炮弹的雷管定在1/40秒，在五十米内就爆炸。尽管如此，日军还是夺去了两门大炮。然而，日军毕竟顶不住这猛烈的炮火。美军以兵力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又夺回了这片已是遍布尸体的阵地。

塞班岛上的日本人开始自杀了。先行归天的是该岛总督西户结条中将和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南云忠一朗海军少将为首的军队。结条身体虚弱已极，无力自己切腹，于是在副手的帮助下完成了传统式的自杀。残存的日军士兵大部分是手榴弹自杀的。躲在塞班岛顶端的日本难民眼见得无人保卫他们都害怕落在日本宣传工具所说的魔鬼的手里。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塞班岛究竟有多少日本平民自杀？究竟有多少儿童在他们的父母自杀前被亲人杀死？这个数字至今仍有争议。美军夺取塞班岛的代价是：三千二百四十六人死亡，一万三千人受伤。

1944年8月24日，美国海军在中太平洋上新建的一个临时基地——埃尼威托克岛为海军少将哈尔西荣任第三舰队司令举行了庄严而又热情洋溢的典礼。大批的战舰排成整齐的受阅队形，各舰鼓乐喧天，官兵们身穿洁白的军装列队甲板。的确，用热情洋溢这个词来形容这次典礼，形容弗雷德里克·威廉·哈尔西与那天在场的每个人，尤其是与各舰官兵的无形的关系是很恰如其分的。被人们称为"公牛"的布尔·哈尔西，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他曾指

挥第一批空母舰的出击(一艘或两艘)。当时,美军在整个太平洋处于退却地位,美国人为了鼓舞士气,发动了一些小规模进攻。但奇怪的是,虽然哈尔西有两年没有担任海上指挥,但有关哈尔西的传奇却丝毫也没有失色。从1942年5月26日至1944年8月24日,这位将军一直被幽禁在他在努美阿岛的办公室里,所以美国军舰的官兵都没能见到他的影子。然而,哈尔西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公牛哈尔西",仍然是一个骂着人冲向胜利的大汉,就象古代有经验的老水手一样,虽然性情暴躁,张口就训人,但对水手却是一片赤诚。一句话,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虽说他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重大的战役,但美国海军士兵们仍然把他看成是崇拜的偶像。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大部份人从未见过他的面,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说不出他指挥过什么舰队,也说不出他打过什么胜仗"。同过去一样,在全体水兵们看来,哈尔西才是把美国舰队一直开到东京的人。这就很好,一位高级指挥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胜利的信心,既然哈尔西受任指挥美国最大战斗部队,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上级指挥部也应该同士兵们一样持有这种偏见。事实也正是如此。上级指挥部认为,向日军最后阵地和日本本土发起猛攻的时刻到了。

哈尔西在他的办公室里已经呆得够厌烦的了。尼米兹授权哈尔西可以随意调动军舰,让他组建一支庞大的舰队。就在组建这支舰队的问题上,他那独特的性格就立刻显露出来了。他把这支舰队分成三个部分:一支"先征舰队",专门用它攻占目标(护航、保护运输舰队和支援登陆);一支"前方舰队",始终担负支援"远征舰队"的任务,第三支舰队直接由他指挥,称为"掩护舰队"。这支舰队集中了最好的快速装甲舰,几乎所有舰队的航空母舰。简而言之,第三支舰队是整个进攻力量的主力。这支"掩护舰队"还叫第30特遣

舰队，其任务是："抓住一切能够利用能够创造的机会，去摧毁敌人的最有生力量"。哈尔西总明是想法给自己分派他历来感兴趣的任务：一种海盗干的差事。但是，这一次却是大动干戈。

这次远征的第一仗是从 9 月 6 日到 23 日，攻打帕劳斯群岛的战斗。岛上日本驻军既无空中保护（帕劳斯岛几个月一直遭到美军空袭），又缺乏弹药给养，完全靠勇气进行着绝望的抵抗。美军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才夺取了某些据点。美军 9 月 7 日发起进攻，战斗一直延续到 11 月底。但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舰队并没有在礁岛前拖延。舰队一到，即开始进攻前的准备轰炸，随后部队就按照一套无懈可击的程序开始登陆。部队一上岛，就设下了牢固的滩头阵地。舰队留下几艘护卫航空母舰，保证空中"支援"，随后就冲向另一个日军据点。最后被攻占的日本据点就是位于佩利乌岛的关岛中途的乌利蒂岛。美军对乌利蒂岛进行了两天的轰炸和炮击，然后派扫雷艇在前边给运输舰开路。部队乘小艇同时登上五个岛的浅滩。"这些岛上没有一个日本人，只有那些亲美的当地居民"。

拿下帕劳斯群岛这后，美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菲律宾了。

据词典上介绍："菲律宾自 1898 年美西战争起划归美国管辖，气候湿热，盛产咖啡、大米、香料、甘蔗、烟草、大麻、铁矿、和橡胶。菲律宾火山众多，地震频繁。它的主要岛屿有：吕宋、棉兰老。首都是马尼拉"。菲律宾不仅是吕宋、棉兰老、凰叁、巴拉望、莱特、萨马、宿务、内格罗、保和、民都洛等几个岛，而是大大小小的岛屿共有七千多个。从北到南绵延一千八百公里，相当于从法国的马塞到苏格兰的最北端。或从西德的流堡到苏联的莫斯科这么远的距离。棉兰老岛的面积差不多和大不列颠群岛相等，岛上有一千三百万居民。战前，马尼拉人口是三十六万。从一些电影上有时可以看到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菲律宾人，熙熙攘攘地来往在热闹的街道里，

活动在群众集会上或出没有原始丛林中。在这满眼异国情调的背景上，隐现着星条旗的影子。

1944 年 9 月，美国要夺回落在日本人手里的菲律宾。如果看看太平洋的平面图，那么对菲律宾的失陷就不会感到惊疑了。从马尼拉到美国旧金山的距离是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公里，而从马尼拉到日本横滨只有三千二百五十公里。因此，日本人便轻而易举地侵吞了这个与宗主国相距极其遥远的保护国。对此，美国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这些入侵者面前，美国人不仅被迫撤走了，而且还缴械投降了。当在科雷吉多尔降下美国星条旗的时候，温赖特将军不得不坐在日本将领面前签字。多么令人难堪的一幕啊！但与此同进，麦克阿瑟的部队先后在巴丹岛和一个小岛要塞的奋勇抵抗，作为英雄篇章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直到麦克阿瑟接到罗斯福的撤退命令时，这个最后堡垒仍然没有被敌摧垮。撤退前，一艘美国潜艇连续两个晚上运走了菲律宾的黄金。然后，麦克阿瑟乘快艇离开了科雷吉多尔，临走时，他高声喊着："我一定要打回来！"

如今这些岛屿又成了进攻的目标。不过重新征服这些岛屿的系统计划一直讨论了好几个月。因为，菲律宾群岛的海岸犬牙交错，形成了许多便于布雷和防守的内海航道。此外，人们知道日本人在主要岛屿上共修建了七十座机场。因此，美军必须首先占领雅浦岛，然后再占领位于棉兰老岛以南一百七十海里的塔莱埃岛，麦克阿瑟的部队从塔莱埃发起进攻，在棉兰老岛的南部海岸站稳脚跟以后，再有重点地或步步为营地攻占其余的战略阵地。美军预定 12 月 20 日在菲律宾群岛中心的莱特湾进行最大的登陆战。哈尔西一得知这个计划，就开始行动了。9 月 8 日，美军各航空母舰的飞机开始轰炸棉兰老岛上的机场，从而使整个前进速度突然加快了。其原因是：

首先，美国飞行员在棉兰老岛上空只遇到敌机一次无关紧要的截击。其次，第38特遣舰队的一名驾驶员在岛上迫降之后，修好了飞机，带回来一些有趣的情报：菲律宾的“游击队”帮他修好了飞机；这些“抵抗分子”好象有极好的组织。他们提供了关于日军防御的准确情报，证实飞行员们看到的情况：岛上飞机不多，而且日军驻防部队少得可怜，控制不了这片民心日益敌对的辽阔领土。美国司令部已不是第一次得到有关菲律宾内部局势的情报了。当初美军投降时，在菲律宾潜伏下来一些军官，后来又用潜水艇派送了一些军官。他们活跃在游击队中，领导游击战。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发回来一些很乐观的报告。但美军司令部认为这些报告是过分乐观了。哈尔西少将在旗舰装甲舰上，一边听着那个飞行员的汇报，一面注视着掩映在蓝天下的宿务岛的绿色高地。从海上望去，这些岛上好象没防务。如果这些岛上真的没有防务，又将怎么样呢？那个飞行员讲，菲律宾人把美国潜艇送去的巧克力糖的包装纸视同珍宝，藏在身边，他们把上面印着的一句话当成一个口号：“我一定要再打回来——麦克阿瑟”。哈尔西叫来了他手下的一位军官，让他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在珍珠港的尼米兹和在新几内亚的麦克阿瑟。哈尔西向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通报了他刚得到的消息。电报说：“请勿耽误时间，尽快在莱特湾登陆”。尼米兹同麦克阿瑟互通了电报之后，在珍珠港用电话同“联合参谋部”通话。这位大人物当时正在世界的另一边的加拿大的一所城堡里参加执行会。过了一会，他向主人作了歉意，拿起电话，五分钟后，他说出了“同意”两个字。于是，这次伟大事件的日期提前到10月20日。

哈尔西顿时起了一个念头：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点打击敌人，使之措手不及。马尼拉遭到轰炸，在早已修复的甲米地岛和在被新植物覆盖了旧的创伤的科雷吉多尔岛上，成吨成吨的炸弹又

燃起了烈火。掀开了焦土。临近的基地和港口，在飞机的轰炸和扫射下被夷为平地。特遣舰队随即向北猛冲，一直攻到日本的冲绳岛。然后，又掉头向南攻打吕宋岛，结果相当惊人，日军屡遭突袭，难以抵挡。10月12、13日，台湾遭到袭击，形势急转直下，势如破竹。

台湾东海岸的悬崖绝壁极为陡峭险峻，高出海面一千八百米，居世界之首。并横在地平线上。美国飞行员一眼就望见这耸立在天际的悬崖峭壁，同时也发现一大批日军飞机出现在空中。日军投入了一千多架飞机，其中被美军击落了八百多架。二十六艘日军舰艇被击沉。美军损失了八十九架飞机。雷达用越来越敏锐的眼睛探测着远距离的敌机群。最大规模的空战发生在远离舰队的地方。这些舰艇只受到了那些最勇敢、最走运的敌机的袭击。两艘巡洋舰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被迫靠撤离前进。哈尔西留下一支分舰队掩护受伤舰只撤退，他自己又率领特遣舰队的主力再次向菲律宾猛冲过去。翌日，日本电台向全世界宣布说：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被摧垮了，几乎全军覆没。一些天真的日本飞行员错把被击伤的两艘巡洋舰当作在后面的美军分舰队当成了"美国舰队的残余"。这些日军飞行员的报告便是使日本人铸成大错的根源。一心想报喜的日本宣传机器草率地采用这个未经核实的报告。日本内阁举行隆重庆典向日本一切胜利之本——天皇表示祝贺。但四十八小时之后，真相大白了。那些损害最高权威名誉的狂人受到了责难，追究责任的调查开始了。由这桩蠢事所引出的最明显的结果是：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出动舰队，挽回面子，并且尽可能夺取这个过早宣布的胜利。

哈尔西的舰队阵势庞大，在海上正常航行时长达八十公里，宽十八公里。人们通常把他的舰队称为第三舰队。这支舰队将同金凯德海军准将指挥的第七舰队合作征服了菲律宾群岛。第七舰队

包括八艘老式装甲舰、五艘重型巡洋舰、六艘轻型巡洋舰、十八艘护航航空母舰、八十六艘驱逐舰、二十五艘护卫舰和十一艘快速护卫舰。这支舰队的确切任务是掩护在莱特湾沿岸登陆。而哈尔西的舰队负责支援和掩护第七舰队，摧毁一切威胁菲律宾的敌舰队，消灭一切中途遭遇或发现的敌舰队。10 月 17 日，哈尔西致电尼米兹抱怨说，他的间接任务（掩护第七舰队）使他没有得到充分的行动自由。尼米兹回答说：很遗憾，命令既出，无法改变，先保护第七舰队吧。

10 月 20 日，美军轻而易举地在莱特湾海岸登陆了。只有一艘步兵登陆艇被击毁。几千艘舰艇云集在莱特湾，场面异常可观，若不是海岸上烈火四起，硝烟升腾，这倒象移民在大批迁移。岛上还有日本迫击炮在零乱地射击着。第一登陆突击梯队登岛五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踏上了塔克洛班岛海滩。他立即来到通讯部队架在沙滩上的扩音器话筒，说："这里是自由之声电台，麦克阿瑟将军在对你们讲话。菲律宾公民们，我又打回来了。万能的上帝保佑，我们的部队又踏上了用我们两国人民鲜血浇灌的菲律宾土地。请你们向我靠拢！巴丹和科雷吉多尔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我们前进！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坚强如钢！上帝带领着我们，给我们指明道路……，让我们听从上帝召唤，一起走向胜利吧"。人们知道，菲律宾人是以信教著称的。此时，美国飞机还在四周进行轰炸。在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傍晚，美军已有十二万四千人登上了菲律宾的土地。

发起进攻的第三天拂晓，即 10 月 22 日，金凯德海军准将收到了"达特号"潜水艇发来的电报。当时"达特号"同"达斯号"一起在菲律宾西部的巴拉望海峡口警戒。"达特号"报告：发现三艘日本巡洋舰。22 日深夜，"达特号"和"达斯号"发来了第二份电报：一支由数艘大型军舰，可能是装甲舰组成的舰队从西南向海峡驶来。

第四节　金凯德的呼救半个地球都能听到

第二场菲律宾战役，通常称作莱特湾战役，前后历时两天。从双方投入军舰数量看，这场战役是当代最大的一次海战。写这段历史事件，有两种方法：一是从战略的制定到战术的发展，全面叙述莱特湾战役。这就等于重立一部巨著，因为已有好多书籍叙述过这场战役。有关莱特湾战役的前后报道，其观点和结论都不尽相同，甚至连阐述的事实也有很大出入，差异之大，令人愕然。最初的报道是出于宣传，而最末的报道则是作者的直笔，但仍有不少欠缺之处。因为，在这次战役中，一些大型战舰连同舰上的资料和舰上的高级船员一起沉入大海。这些损失使战役中某些情节长期无法准确地予以报道。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最杰出者还属C·V·伍德沃德的《莱特湾战役》一书。该书写得比较客观，而且参考了日本方面的看法，这些看法有一部分日本天皇的将领在受讯时透露的。另一种方法是完全依照美国航空母舰"企业号"官兵的见闻来描述莱特湾战役。但是，如果总是翻来复去地讲大海，讲天际出现了陡峭的海岸，靠岸就看出茂密的草木，然后又离岸而去，接着又是大海，要不就是讲空中没有敌机，讲飞机起降的老套子，那就未免太单调、太零碎了。然而，在莱特湾战役中，"企业号"的飞行员和水兵们的见闻并不仅限于他们目睹的场面。他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可以了解"企业号"以及其它军舰上的飞行员的参战情况。新闻发布官随时用麦克风报告战斗情况，这样士兵们就可以掌握整个战役的进展情况。总之，重述莱特湾战役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叙述既能使我们了解到莱特湾战役的全貌，又能和"企业号"官兵所经历和掌握的情况相吻合。

10月23日深夜，日本战舰出现在巴拉望海峡口，两艘美国潜艇报告了这一情况之后，彼此保持联系。夜色漆黑。两艘潜水艇相隔几米远，浮在水面上，在日本舰队前面监视着敌人的动静。两位舰长在各自的舰桥上互相通话，商议进攻方案。拂晓前，两艘潜艇下潜向敌人靠近。两位舰长俯视着雷达荧光屏，眼看着目标越来越大。日本大型战舰在小军舰的护卫下成两路纵队航行。5时32分，“达特号”发射了前鱼雷发射管的六枚鱼雷；随即掉头过来又射出后面的四枚鱼雷。前六枚鱼雷当即击中了日本舰队的前导舰。这艘日本军舰正对着潜望镜；只见它浓烟四起，火光冲天，船头首先沉入大海。与此同时，第二艘日本军舰也在“达特号”的后四枚鱼雷的爆炸声中震荡起来。这里已不是久留之地了。于是，“达特号”深深地潜入了海底。就这样，“达特号”一举击沉了“爱宕号”重型巡洋舰，重创了“竹野号”重型巡洋舰。几分钟过后，“达斯号”相继攻击告捷，击沉了“摩耶号”重型巡洋舰。两艘潜艇在深水静避良久，只听得鱼雷艇的螺旋推进器在头上微微作响。深水炸弹炸得海水上下翻腾。两艘潜艇却安然无恙。被“达特号”击沉的“爱宕号”是这支从新加坡开来的日本舰队的旗舰；舰队司令栗田海军上将和几个落水的日本水兵遇救登上了一艘驱逐舰。而大部分船员都丧生在大海，尤其是参谋部的通讯处有一半人死亡。这个损失妨碍了编译密码电报的速度，因而也影响了这场战役的结局。

23日白天，第三舰队在萨马岛东北大约280海里的菲律宾海域同日本油船队相遇。这支舰队大致包括12艘航空母舰，6艘快速装甲舰，10艘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这支舰队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来敌，因为在莱特岛登陆是由金凯德的第七舰队负责掩护的。此外，由麦克凯恩少将指挥的一支五艘航空母舰的特遣分舰队已经离开菲律宾正向乌利蒂岛基地驶去，全体人员将在那里稍

事休息。这种情况在一场大战前夕可能是出人意料的。其原因是胸怀全局的航空母舰舰队司令米彻尔(米彻尔由于在战争中积劳成疾,病逝于 1947 年),在 10 月中旬就发现舰队官兵精神倦怠:"三百天以来,我的一万名水兵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的甲板。还没有任何一支舰队象他们这样长时间辛苦过"。因此他决定让这些军舰轮流休息。当获悉日本舰队接近时,麦克凯恩的特遣分队已经启航去乌利蒂岛了。相距遥远,再把他们招回来也是无济于事。再说,敌我力量也毫无任何令人忧心之处。舰队加油之后,哈尔西立刻下令返航菲律宾。第三舰队分成了三支特遣分舰队。24 日凌晨编队完毕,三支特遣分舰队前后摆成长达二百多海里的长蛇阵,向西南迤逦前进。空军联队呈扇形铺开在天空中搜索。能见度极好。凌空俯瞰,碧绿的海水,烟波浩渺,一座座热带岛屿犹如晶莹的宝石,闪闪发光。7 时 46 分,在三千米上空飞行的"无畏号"航空母舰的一名飞行员,从飞机雷达中发现一支敌舰队,几分钟之后,用肉眼也能看见了。这支般队就是遭到"达特号"和"达斯号"潜水艇攻击的那支日本舰队,包括五艘装甲舰、八艘重型巡洋舰、两艘轻型巡洋舰、十三艘驱逐舰,其中两艘装甲舰是六万三千吨的"大和号"和"武藏号"。而对付它们的美国装甲舰最大的只有四万五千吨。海上还从未过能同"大和号"和"武藏号"相比的战列舰。日本人是在绝密中建造和试验这两个庞然大物的。据说,这种装甲舰装有九门 450 毫米的大炮。这样的军舰完全可以用炮火把敌人阻击在射程之外。据估计,由栗田上将指挥的这支敌舰队,如果它一刻也不停的话,那么在 25 日凌晨就可以到达莱特岛海域。日本海军已在各海湾、海峡布下了水雷,守备森严,以逸代劳。哈尔西不想穿过这些海峡迎击栗田的舰队。此外,据情报处报告,小泽上将率领另一支包括航空母舰的日本舰队已经驶离台湾,很可能从菲律宾的北部

打过来，鉴于这两个原因，哈尔西更不愿意在内海海峡交战。他决计用大规模空袭阻截栗田的舰队。简而言之，哈尔西在菲律宾以东得知栗田舰队从菲律宾西部插向内海，于是，他立即派出飞机进行轰炸。与此同时，哈尔西电告去乌利蒂岛休整的麦克凯恩，要他率领特遣分舰队返航参战。

试想，当你坐在第三舰队的某架飞机里或是乘在一个高高飘浮在菲律宾群岛上方的气球上，那以，24日白天战况的概貌便尽收眼底。第三舰队的飞机多次袭击栗田舰队；“企业号”的飞机在栗田舰队南面的菲律宾内海，发现向莱特湾航行的第二支日本舰队，并当即了发起攻击。最后，美国航空母舰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并看出某些飞机是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哈尔西由此获悉南下的第三支敌舰队，即小泽的舰队赶到了。

美国飞机发动攻击了，茫茫的天空，看不到一架为栗田舰队护航的日本飞机。但是日本舰队的炮火凶猛异常，密集如网，同第一次菲律宾战役中的情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大炮之外，各舰还装备了25毫米的机枪，像这种机枪，每艘装甲舰上有一百二十挺，每艘巡洋舰有九十挺，每艘驱逐舰有四十挺。栗田舰队在这用炮火织布成的天幕下，向莱特湾前进。首次攻击没有突破空中的火力网，栗田舰队泰然自若，空袭投弹效果无法观察。第二次进攻略有起色，炸中了一艘大型装甲舰和其它的一些军舰。第三攻击梯队包括六十架歼击机、三十二架鱼雷机二十架俯冲轰炸机。攻击过后，发现两艘“大和号”中有一艘减慢了速度，船头开始下沉。第四次袭击后，米彻尔向哈尔西报告：有一艘大型装甲舰和两艘重型巡洋舰“可以认为是遭到重创”。第五次袭击后，这艘大型装甲舰“可以认为是被击沉”，另一艘略小的装甲舰起火。栗田舰队轮舵向西，且战且退。最后一支突击梯队于十六时飞到了目标上空，日本人还

在西撤。进攻结束后，哈尔西电告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白天袭击告捷，六万三千吨级的装甲舰有一艘被击沉，一艘起火，另有二艘装甲舰和三艘巡洋舰遭到重创，还有一艘巡洋舰翻沉。总之，栗田舰队已经威风不起来了。

在南面的一支日本舰队被发现后遭到“企业号”一支飞行小队的攻击。这是通村上将指挥的舰队，包括两艘装甲舰，两艘重型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其任务和从新加坡开来的第一支舰队一样，是钳制敌人。在遭到美国人的进攻之后，日本舰队损失不大，继续向前航行。从陆上起飞的日本飞机，8时许发起首次空袭，历时一小时，其主要攻击目标是哈尔西部置在最北面的第38特舰队第三分舰队（“企业号”隶属在南面作战的第38特舰队第四分舰队）。敌机很多，大约有一百五十到二百架。但由于发现及时，大部分敌机在离航空母舰很远的地方就被截住了。在战斗进行的时候，航空母舰隐蔽在大片低矮的云层低下和雨雾的帷幕里，遇到飞机起降时才稍许离开。不过，“普林斯顿员”航空母舰最后还是挨了一颗炸弹。

13时左右，日本飞机又对第38特遣舰队第三分舰队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次美国歼击机没有截住敌机，于是战斗就在航空母舰上空和周围打响了。结果，几艘航空母舰都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失。敌机中的许多“航空母舰”“舰载型飞机就是在这第二次交战中发现的。在这两次战斗中，大约有二百架日本飞机被击落，第38特遣舰队第三分舰队损失了十架飞机。

9时许，落在“普林斯顿号”轻型航空母舰上的炸弹穿透了飞行甲板，在机库中舱甲板爆炸了，炸着了停放在那里的六架鱼雷机的油箱，机翼下还挂着鱼雷。安全队冲进浓烟中，只听得灭火器在吱吱地喷射着。一般说来，象这样的火灾应该是很快就被“控制住”。“普林斯顿号”舰长满以为可以保住他的职务。但有时候，（火

就象顽敌一样拒不降服，窜来窜去，到处蔓延。“普林斯顿号”上的火势就是这样，火在中舱甲板上被扑灭以后，又刁钻地蔓延到别处去了。没奈何，只好把停在飞行甲板上的飞机推到海里。“普林斯顿号”撤离了舰队的行列。10时零2分，舰内响起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飞行甲板被炸成两半，后升降台台架连同许多水兵被抛向天空。航空母舰滞留在海上，不能动弹，舰上冲起三百米高的火烟柱，驱逐舰赶来营救。这种几乎被忘却了的场面又出现在其它军舰官兵的眼前。十点五十分，“普林斯顿号”舰长下令撤退伤员。“欧文号”驱逐舰已经泊靠“普林斯顿号”的前部，海浪掀起驱逐舰，把它摔在航空母舰上，撞碎了“欧文号”的舰楼。伤员们好歹撤下来之后，“欧文号”驱逐舰就走开了。然后又有三艘驱逐舰靠了过来，如同真正的消防队一样用水龙向“普林斯顿号”喷水，水势慢慢减弱。特分遣舰队的其它舰只都走开了，“伯明翰号”巡洋舰靠近“普林斯顿号”，用十四部高压水龙喷水。海的翻腾，浪在涌，随着阵阵的波涛，不时传出两舰相互撞击的响声，巡洋舰上两门120毫米的大炮如同小玩具一样，从炮台上撞掉了，航空母舰前舷起火了，“伯明翰号”只好转舵离开航空母舰。“莫里森号”驱逐舰本想泊近“普林斯顿号”，送一支消防队登上航空母舰，可是海浪一涌，“莫里森号”的舰楼正巧卡在了航空母舰的两个烟囱中间。这艘驱逐舰就象是粘在航空母舰上一样，死死地卡在那里，随着波涛起伏、摇摆着、撞击着，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护航舰队中一艘军舰又误报说发现一艘日本潜艇，引起一场虚惊。就在人们惊魂未定之际，一个大浪打了过来，反把可怜的“莫里森”从岌岌可危的险境中解救下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牵引车也被顺势从航空母舰上抛到驱逐舰上去了。大火把“普林斯顿号”烧得破烂不堪。15时许，船长估计火已差不多被控制住了，就请求派船拖拽。“伯明翰号”随即向

"普林斯顿号"靠近，准备带好缆绳。15时23分，就在离母舰仅有三十米远的时候，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只见"普林斯顿号"的船尾被炸掉了一半。爆炸产生的气浪犹如一阵狂飙拔地而起，裹着钢板、弹片、鱼雷碎片和整根的炮管铺天盖地向"伯明翰号"猛袭过来，"整个巡洋舰从上到下，尸骨纵横，血肉模糊"。舰长后来写道："二百二十九人被炸死，四百多人受伤"。爆炸过后，"普林斯顿号"仍然漂浮在海面上，被人们用两枚鱼雷击沉了。航空母舰上共有一百零八人死亡或失踪，一百九十人受伤。

小泽舰队在傍晚时分被美国侦察机发现了。听见飞行员的汇报之后，米彻尔当即报告了哈尔西；这支舰队看来包括四艘装甲舰或重型巡洋舰、两艘航空母舰、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舰和九艘驱逐舰。

"新泽西号"装甲舰上，哈尔西在他的办公室里，躬身查看地图，身旁围着参谋部的军官。10月24日晚，哈尔西面临的局势是：三支日本舰队逼近了，"小泽"舰队从北面开来，"栗田"舰队从西面近逼，"西村"舰队由南面北上。这第三支舰队可以不予理睬，因为金凯德（第七舰队）直接掩护在莱特岛登陆，只要是同这支日本舰队遭遇，他完全可以负责把它击退并摧毁。问题在于其余两支舰队，面对两支从两个不同方向开来的敌舰队，哈尔西将作何决断呢？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从庞大的第三舰队中拨出第34特舰队（四艘装甲舰、二艘重型巡洋舰、三艘轻型巡洋舰、二艘鱼雷艇）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口守候栗田舰队。而哈尔西亲自率领第三舰队的余部向北猛攻小泽舰队。哈尔西当时还草拟了一份长篇电报，把这个作战计划通报给他的部下和金凯德。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哈尔西说："摆在我眼前，有了个破敌方案：1，把我的舰队分兵两路，留下第34特遣舰队封锁圣贝纳迪诺海峡；2，集结全舰队准备在峡

口袭击敌人；3，置圣贝纳迪诺海峡于不顾，全力北上迎击敌人。用仅有的航空母舰进攻北来的敌舰队，这是以航空母舰抵御强敌。再者，派第34特舰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攻击栗田舰队，装甲舰可能遭到整个日本陆基航空兵的反攻。因此，第一个方案被否定了。如若弃下小泽舰队不打，就将丧失战斗的主动权，况且，摧毁日本航空母舰对战局的发展可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第二个方案也被摒弃了”。

不屑说，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几句话自然是字斟句酌的。在法国，对待军事首脑的行动的态度，最常见的只有两种：完全反军国主义的诅咒（越来越少见了）和五体投地的屈从，批评司令官就是践踏军旗。在美国，战争时期只许流行那种鼓动士气的宣传文学，但战争一结束，堂堂正正的言论自由似乎就盛行开了。因此，下面把一些说明援引如下：

为什么哈尔西说：“用仅有的航空母舰进攻北来的敌舰队……”，他说这话好象他只有四艘装甲舰似的。其实，他当时起码拥有六艘装甲舰。难道他真地派不出两支舰队，一支去对付已经损拴折将的栗田舰队，一支去迎战北面的敌舰队吗？根据确切情报，北来的舰队包括四艘装甲舰或重型巡洋舰，但从航空母舰的数量上看，哈尔西是占了绝对优势的：10：3。

哈尔西当机立断，采纳了放弃圣贝纳迪诺海峡，向北猛攻的第三方案。幕僚们注视着地图，心里却盘算着：金凯德要同时或相应顶住西村和栗田舰队的攻击，虽说他有“一时不便”，但第三支舰队却能及时赶回扭转战局。布置已就，军令下达。哈尔西通知金凯德说，他率“三支舰队”北上。“好极了”！金凯德想哈尔西在前一份电报中提到的“第34特遣舰队将留守圣贝纳迪诺海峡警戒。一切都很好”。

命令下达十六分钟以后，哈尔西接到“独立号”的一架飞机发来的电报：在布里亚斯岛和马斯巴特岛之间发现了栗田舰队。幕僚们返身再看地图，日本舰队不但没有撤退，反而以二十四节的航速向圣贝纳迪诺海峡驶去。这消息未必可信，损伤到这种程度的栗田舰队的军舰是不可能以这么快的航速前进的。情报不可靠，不可轻信。然而，哈尔西还是给金凯德发去一份电报以防万一。

第三舰队向北行进着。23日零4分，又接到“独立号”的飞机发来的电报，侦察机发现栗田舰队依然在前进。可是，电文断了，报告的海域名字辨认不清。一份不完整的情报是不能予以考虑的。

一小时之后，这位飞行员回到舰上，才把这份电报补全，并进一步作了肯定。栗田舰队的数艘装甲舰鱼贯而行，其中有一艘后面还拖着一道油迹。这支舰队现在离圣贝纳迪诺海峡口只有四十海里了。哈尔西的首要任务是隐蔽第七舰队。哈尔西应该掉头返航呢？还是干脆从第三舰队抽调第34特遣舰队去迎战栗田舰队？哈尔西后来说：“根据我同日本人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我必须坚持自己制定的计划：首先进攻北部来的舰队”，而且要用第三舰队全队进攻。伍德沃德写道：“第三舰队参谋部认为无需把‘独立号’的飞机报告的情报转告金凯德海军少将，不知原因何在。”

前面说过，金凯德准备阻击南来的西村舰队。他估计这次遭遇将是一场夜战，于是作了相应的战术准备。概括说来，就是：护卫航空母舰要留守莱特岛沿海，而奥尔登多夫海军准将率第七舰队余部向前进，等敌人一进入苏里高海峡即起进攻。勾通棉兰老海和莱特湾的苏里高海峡实际上是一个长三十海里的狭长水道，在奥尔登多夫伏击日本舰队的水道南端宽度只有十二海里。海峡内风大浪高，两岸悬崖陡峭。在皎洁的月光下，其景色显得格外瑰丽宜人。

午夜一过，月亮刚刚沉落，日本军舰就露面了。美军首先出战

的是鱼雷快艇。这些快艇并非象文学作品所能描写的那样风驰电掣地向敌人猛打猛冲，而是悄然无声地摸向敌人，一发射完鱼雷就疾驰飞奔，逃之夭夭。美军的快艇都装有雷达，即使航行在雨暴风狂、浓雾迷的夜晚，也可以在雷达荧光屏上发现敌人，发起攻击。可惜那天夜里，迷雾消散了，敌人发现了那些快艇，日本大小军舰一齐炮轰，驱逐舰穷追不舍。这时，美军驱逐舰投入战斗，施放烟幕。许多快艇已经在有利的方位上发射了鱼雷，但当时根本无法观察攻击效果，只知是乱了日本舰队的阵势。

随着出击的是驱逐舰。它们同快艇一样，也备有雷达，开始也是循着雷达荧光屏显出的阴影的方向摸黑前进。日本军舰也装备着雷达，只是不如美军的好，不过足可以在鱼雷射程内发现敌人。2时58分，日本舰队的第一盏探照灯亮了，美军驱逐舰队当即转舵，施放烟幕，日本军舰隔着烟幕向美军驱逐舰开炮。好几队美国驱逐舰被紧紧咬住了。一支支驱逐舰小舰队不是从正面攻击敌舰队，而是在漆黑的夜色里往来驰突，时而进攻，时而逃遁，如此周而始骚扰敌人。隆隆的炮声在峡谷中回荡，一颗颗炮弹落入水中，在海面上激起层层黑浪，道道火光不时地刺向夜空。美军“哈钦斯号”驱逐舰舰长此刻并没有站在驾驶台上，而是在船舱里面的“作战指挥所”里。他带着耳机，守在三十厘米大的雷达荧光屏旁，一边观察战斗进展情况，一边指挥他的战舰。“他利用这台奇妙的仪器两次与第54驱逐舰队几乎擦肩而过，相距仅有百米之遥，而又能不视敌为我”。日本军舰开始沉没了。日本舰队的旗舰，三万吨级的“山代号”装甲舰被炸成两截。在3时12分至3时25分左右沉没了。西村上将亲自发出一份电报说：“我舰已被鱼雷击中。各舰继续攻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敌舰”。3时51分，当美国驱逐舰正在酣战的时候，美国装甲舰和巡洋舰也开火了。群炮齐射，数不清的炮弹连成

一条条火龙在驱逐舰士兵们头上凌空飞驰。日本舰队处于猛烈的炮弹和鱼雷的双重攻击之下。“舰队开过之后，搅得海水波汹浪涌，留下一道道翻腾的航迹，这航迹随即被一颗颗鱼雷斩断了”。当然，日本舰队自然不是情愿挨打，只是他们火力不猛，射击不准。4时10分，奥尔登多夫全舰队的炮火突然中断了，原来是“格兰特号”驱逐舰冲到日本舰队跟前，它在荧光屏上的影子一时同敌舰的阴影混在一起，结果被美国巡洋舰击中了十二发炮弹。倾刻间，海峡一片漆黑。日本舰队也停止了炮击，接着后撤。西村舰队的残部且战且退，从北面来增援的志真上将的舰队开进了杀声鼎沸的苏里高海峡后，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眼下两支舰队的残部竞相逃窜，彼此拥挤碰撞，狼狈不堪。

天亮时，整个苏里高海峡已被美军的巡洋舰、鱼雷艇和驱逐舰搅了个天翻地覆。在重油层层覆盖的海面上，漂移着火盆似的日本军舰和数不清的残骸碎片，有的还在冒火，救生艇上挤满了逃生的日本水兵。奥尔登多夫下令搭救遇难的日本人。美国驱逐舰撒开救生网，向浑身沾满油污的日本人抛出救生圈和缆绳。但这些日本人大部分都拒不让美国人搭救，甚至原来躲避救生艇的日本人看到一艘美军驱农舰靠近时，有的竟返身跳进水里。在西村舰队中（二艘三万吨级的装甲舰、一艘重型巡洋舰、四艘鱼雷艇）眼下只剩下“茂上号”重型巡洋舰，但也已起火了，后来被飞机和鱼雷艇击沉了。“志真舰队的三艘巡洋舰只有一艘安全脱险了”。

日军有五千多人死在苏里高海峡。美军损失了一艘鱼雷快艇；四十一人（其中三十五人是“格兰特号”驱逐舰上的士兵）死亡或失踪，九十四人受伤。金凯德率领护航航空母舰始终守在莱特岛前，7时28分，奥尔登多夫收到了一份金凯德的电报，电报说：“干得漂亮”。7时38分，奥尔登多夫又收到了第二份电报，金凯德在电

报中说："日军装甲舰和巡洋舰炮击我护航航空母舰"。这支舰队真是哈尔西放跑的栗田舰队。

从午夜起，哈尔西率领了威武雄壮的第三舰队，包括六艘新型快速装甲舰、十艘航空母舰和轻、重型巡洋舰以及驱逐舰，全队疾速北上。凌晨2时许，"独立号"航空母舰的一架飞机发现了小泽舰队。哈尔西当机立断，首先命令装甲舰以及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率先出战，全速向敌人驶去。按照他的想法，航空母舰随后在拂晓时放出飞机，赶到装甲舰前面抢先等候一步攻击敌人，然后装甲舰及时赶到，收拾敌人。先遣的这个带护卫舰的装甲舰群取名为第34特舰队，它不象哈尔西曾经设想的仅有四艘装甲舰的原来的第34特遣舰队。其次，哈尔西给金凯德和尼米兹以及在华盛顿的美国舰队总司令以金上将通电，告诉他们，他已发现敌人，而且"他的各舰队已集结完毕"。金凯德觉得这份电报意思不够明确，于是回电问道："第34特遣舰队是否仍然在圣贝纳迪诺海同伴前警戒？"金凯德脑子里想的还是原来的老34特遣舰队。他的电报是4时发出的，到哈尔西手里已是6时30分了（电报几经编码、译码耽误了时间）。哈尔西回电说：是快速装甲舰扑向小泽舰队。金凯德在2小时之后才能收到这份回电。2时许，美军发现小泽舰队，但不久又失掉了踪迹。第一架侦察机发现敌舰队后，返回航空母舰，前去接替的几架飞机可能是因为没有飞近敌舰队，所以雷达失灵。总之，这个精巧而又有些陌生的仪器显出了某些缺陷。天亮了，太阳跃出了地平线，小泽舰队露面时已是7时35分了。这支舰队拥有一艘大型航空母舰、三艘轻型航空母舰、三艘轻型巡洋舰和数十艘驱逐舰，作战列舰用的仅有两艘改装的装甲舰（日本人把两艘三万吨级的旧装甲舰——1916年下水的"伊世号"和1917年下水的"日向号"进行改装，拆除八门356毫米的大炮，铺平后甲板，改成了两艘

装甲航空母舰，其形状离奇古怪）。总之，小泽舰队并不象最初情报说的那么可怕。美军第三舰队要比它胜过一筹。首批接近敌舰的美国飞行员发现敌人航空母舰的甲板上空空荡荡的，空中日本飞机也不多。这使哈尔西感到蹊跷，甚至有些不安，他想日本人是在搞什么阴险的战术诡计呢。这个谜，哈尔西到了战争结束后才解开。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日本几乎没有飞机了。小泽拥有飞机总数只相当于美国一艘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数。小泽供认："我们是充当诱饵的。由于我的舰队无力为栗田上将的舰队提供适当的空中支援，因此我要尽量多钳制一些美军航空母舰，引诱敌人向我进攻。我是打算进行钳攻击，为我的同僚解围"。

许多航空母航的飞机，尤其是"企业号"的飞机都参加了这次进攻。所有的美国历史学家都说：在莱特湾战役中可能只有"企业号"的飞行员参加了三次空战：1，24 日上午进攻南来的西村舰队；2，24 日下午攻击西来的栗田舰队；3，25 日上午袭击北来的小泽舰队。日军歼击机为数不多，但作战很顽强。不过，当它们被击退之后，美国飞行员就再也不见有日本飞机来迎战了，只有日军的高射炮在阻击。日本高射炮火力又凶又猛，与以前的交战相比，毫不逊色，企图以此来弥补其空中劣势。日军凶猛的炮火在明朗的晴空中筑起一座火焰吞吐的殿宇，殿宇的列柱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下面航行着的日本舰队，此时已呈密集队形掉头北上了。飞机投弹以后，日军战舰开始东奔西跑，队形打乱了，但防空炮火凶猛如初。这天白天，美国飞机被击落十架。日本军舰首当其冲的是"千岁号"型航空母舰，被击中起火后不久就葬身海底了。"瑞鹤号"与其它舰艇也挨了好几颗炸弹。美国航空母舰上的第二批飞机正待命起飞。8 时，哈尔西给前往礁岛休整的特遣分舰队司令麦克凯恩海军少将发出一份电报，命令他返回参加这次进攻。看来，哈尔西是想在同

栗田的这场决战中，让第三舰队保持绝对的完整配套。8时25分，参谋长交给哈尔西一份金凯德发来的急电。电报是用明码发来的："日军装甲舰和巡洋舰在莱特湾向我护卫航空母舰开火了"。看完电报，哈尔西抬起头，眼睛望着刚才交给他电报的军官，这时，另一位军官拿着金凯德八分钟之后发来的第二份电报，走到哈尔西面前。电报内容是："在萨民岛海域急需第34特般队救援。火速"。

参谋部里第一个反映是："太可怕了，怎么办""。但这种冲动的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凡属参谋部的军官都应该能够在听到惊人的消息时，克制自己的感情。况且，哈尔西沉着镇定，作出了表率。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金凯德没有讲明向他进攻的日本舰队的编制情况。即使在前一天的大规模空袭中栗田舰队有几艘军舰逃生命，这几艘日本军舰的进攻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金凯德肯定有些神魂颠倒。于是，小泽舰队依然是头号敌人。商定之后，哈尔西电令快速装甲舰队司令李海军少将火速北上。

几分钟之后，为了稳妥起见，哈尔西又致电麦克凯恩，撤销他此前下达的北上命令，并且麦克凯恩向西南方向航行，相继向攻击金凯德舰队的日军战舰发起空袭。哈尔西电复金凯德说，他已命令麦克凯恩相继向他增援。下面按照时间顺序把在哈尔西上将参谋部观察的战况加以概述。

9时5分，哈尔西收到金凯德的第三分电报，金凯德请求飞机增援，要求快速装甲舰队火速增援。

9时7分，金凯德又发来第四份电报，重申上述请求，并说第七舰队的战列舰在经过炮击海滨和经过前天夜里的战斗之后，已经弹药殆尽。最后，金凯德总算报告了日本进攻舰队的编制情况：四艘装甲舰、八艘巡洋舰。哈尔西参谋部顿时惊起。如果这个情况确切的话，那么，在前天夜里的大规模空袭中，日军舰队只沉没了

一艘战列舰，也就是说这支进攻力量不是几艘失散在海上进行垂死挣扎的残船破舰，而是一支阵容整齐、近乎完整的舰队。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金凯德的参谋部肯定是被这次料想不到的突然袭击蒙住了，但这次进攻肯定不会象那些电报所说的那么岌岌可危。哈尔西在回电中报明了他的舰队的方位，进一步肯定他继续北进，并说已命令麦克凯恩去增援第七舰队。

哈尔西以及他的整个参谋部都认为金凯德电报中说的不大可信，但这些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他们袭击栗田舰队整个过程中，美国飞行员只击沉了一艘日本军舰，即六万三千吨的"武藏号"。这个庞然大物中了十六颗炸弹、十五枚鱼雷，日军的二千四百名官兵同"武藏号"一起葬身海底。一艘略受损伤的巡洋舰返航驶回新加坡，其它的日本军舰只有些无关紧要的损伤。

此时，美军第二批飞机正在袭击小泽舰队。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一艘装甲航空母舰都已身中数弹。

10时正，尼米兹来电询问："第三舰队的快速装甲舰在哪里？"尼米兹正在珍珠港他的办公室里督战，听到了金凯德用明码发出的呼救，半个地球都能听到。

10时5分，金凯德发来第三份电报，内容与前几份一样，只是语气更加紧迫了。

随后，第二批飞机结束了对小泽舰队的空袭。战果是：一艘航空母舰遭受重伤（此前已炸沉一艘）；两艘轻型巡洋舰失去了战斗力。日本舰队有一半仓皇逃遁。驱逐舰在那些中弹后滞留在海面上的军舰周围转来转去。美军快速装甲舰群箭一样疾驰在航空母舰前面，冲上去重炮猛轰伤残的日本军舰，并咬住日本的两艘混合装甲舰。在驾驶台上的军官们踮着脚想看看日本军舰中弹冒烟的场面。

从11时到11时5分之间，金凯德发来四份电报，说："敌人又来进攻我们的运输舰"。美军装甲舰和巡洋舰的弹药库告空。

11时15分，哈尔西第三舰队的快速巡洋舰："返航"。

哈尔西没有掩饰他是忍痛下的这个命令。他的首要任务是掩护第七舰队，而金凯德又几次致电呼救，一次更比一次紧迫绝望。哈尔西再也不能对他置若罔闻了。于是哈尔西命令快速装甲舰和由三艘带护卫舰的航空母舰组成一支特遣分舰队返航，组织空中掩护，迎战栗田舰队。其余的航空母舰由米彻尔指挥继续北上。哈尔西把这个新的部署电告金凯德和一直在等候回电的尼米兹。在给金凯德的电报中，哈尔西带加了一句话，说他可能在第二天早晨8时以后赶到。

分散特舰队，把现在正准备南下的军舰编成新的舰队，这个大的变动用了很长时间。先要召回护航特遣分舰队的飞机落回甲板，还要给轻型军舰加油。所有这些行动直到16时左右才告完毕。但这时哈尔西灵机一动，决定率领"新泽西号"和"衣阿华号"两艘最快的装甲舰由三艘轻型巡洋舰和八艘鱼雷舰护卫疾驰南下搜索。这样一来，哈尔西一心一意要扩大在一起的第三舰队到底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在北部，米彻尔的航空母舰没带一艘装甲舰就迎着小泽舰队前进，而小泽舰队仍然完好无损。在南部，哈尔西亲自出马，率两艘装甲舰在没有飞机掩护的情况下向栗田的四艘装甲舰（其中一艘是六万三千吨）猛冲过去。栗田舰队很可能得到日军陆基航空兵的支持。在中部，美军四艘装甲舰和三艘航空母舰也在向南航行，只是速度缓慢。

"企业号"航行在向北进攻的航空母舰的行列里，船员们一点也看不见战斗场面。蔚蓝的天空中飘移着一片片薄薄的积云，看不见日本飞机。美国飞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降着。对"企业号"的水兵

们来说，这场战役纯粹是象在工厂做工一样，有时听听新闻官评论的消息和飞机间的通话，借以消遣。

经过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间息之后，进攻小泽舰队的战斗又打响了。米彻尔的指令仍然是："干掉航空母舰"。日本舰的防空炮火还是那么猛。那天下午，美国飞行员发现日军射出的还不知其名的炮弹里冲出一些旋转的奇特的金属片，混杂在飞舞着的枪弹炮弹中间，在五颜六色的硝烟上方徐徐散开。面对这一意外情况，美国飞行员从容不迫，他们想象得出，那是日本的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挖空心思研究出的一种便易的办法，以代替他们国家再也不能大批制造的飞机。在他们的脚下，"瑞鹤号"重型航空母舰在海面上缓缓移动，它那方形甲板清晰可见。"瑞鹤号"是残存的最后一艘参加袭击珍珠港的日本航空母舰。它和美国的"企业号"一样，参加了所有各大战役。而现在日本人却把这艘可以说是解除了武装的航空母舰作为诱饵开列这里来了。为了进行这场殊死的战斗，舰上挂起了一面对角为十五米的国旗。炸弹打穿了飞行甲板，鱼雷炸开了船帮，一个个巨大的火球带着团团黑烟从船上接连不断地喷腾而起。14 时 30 分左右，"瑞鹤号"左舷开始慢慢下沉，巨大的国旗上的红日在水面上抖动几下之后，这艘大船终于完成了它的最后使命，沉入碧波深渊。

接着，又有两艘轻型航空母舰"瑞南号"和"千岁号"也被炸沉了。"千岁号"孤零零地尾随在舰队后面苟延残喘的时候，被美国巡洋舰的一阵炮轰结果了性命。当"千罗号"倾覆时，美军水兵们看到船上的日本人成群地往船壳上爬，不久，"千岁号"就沉没了。美国驱逐舰没有获准打捞落水的日本人。天黑之前还要发起最后一次进攻，而米彻尔不想让护卫屏障在追击小泽舰队的时候离开航空母舰。小泽舰队仍然有两艘三万吨级"改装"的装甲舰。三艘巡洋

舰和八艘驱逐舰。九十六架俯冲轰炸机、鱼雷机、歼击机装上炸弹从“企业号”、“兰利号”、“埃塞克斯号”、‘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了。它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反复俯冲轰炸，集中火力攻击两艘战列舰。这已是那天的第五次进攻了。据飞行员们的观察，这两艘装甲舰共中炸弹和鱼雷三十七枚。然而，在战后的审讯中，日本军官就同一场战斗所供认的数字却是：“日响号”中弹一枚，“伊世号”中弹不详。据说，“决不招供”是日本军人的荣誉准则，任何军事情报，不管是哪一类的军事情报，从来没有从日本俘虏口中得到证实。就连有关的时间问题，也总是有差异的。这一点实在是令人叫绝。再者，当时全力追歼小泽舰队的美国飞行员已经精疲力竭。空中观察向来难以准确，那天美国飞行员的观察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的上述事情却是确凿无疑的：“日响号”和“伊世号”退出了战场，并且逃回了日本基地。18时左右，日本舰队已经溃不成军，首尾绵延四十五海里，最后终于在茫茫的黑夜中消失了。此后，美国巡洋舰又击沉了一艘掉队的日本驱逐舰，21时50分，掉头向在南面守候的航空母舰驶去。潜伏在小泽舰队退路上的美国潜水艇击沉了一艘日本轻型巡洋舰。

21时许，小泽在“大淀号”巡洋舰上收到后卫部队的一份电报，向他报告了美国水上各舰队的编制。小泽手下还有两艘装甲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足以在一场夜战中对付海上的美国舰队。小泽下令转舵南下，航行两个钟头，不见美国军舰的踪影，于是就又折了回来。翌日，美军也没有再发动进攻。

25日凌晨，莱特岛战局的趋势很乐观。经过一场夜战之后，西村舰队大败而逃，美军第三舰队近乎全队在苏里高海峡南部追歼西村舰队的残部。金凯德明知另有栗田舰队正在菲律宾内海向前推进，但是综观全局，他断定：1，这支舰队在24日遭到空袭之后已

经消耗甚多；2，它一旦露面，就会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口被第34特遣舰队咬住。因此，金凯德便可以毫无顾虑地执行掩护滩头阵地和守卫登陆部队的任务。东北风轻轻地吹着，海面上碧波荡漾，蔚蓝的天空高远明洁，远处浮云飘逸，聚散无常，气压很低，天气闷热而潮湿。第三舰队的主力在苏里高海峡以南追歼溃逃的敌舰，莱特海湾里只剩下一群运输船、小型护卫舰和登陆艇，泊靠在海岸边。航空母舰在萨马岛以东游弋了一夜。（一般情况下，航空母舰夜间不能成群集结在海岸边，因为这样最易招致潜水艇的袭击）。航空母舰巡航后，返回莱特湾，分成北、中、南三个组。没有接到追歼溃敌的飞行员准备起飞掩护地面部队进攻，作反潜艇警戒巡逻，保护舰队和滩头阵地，以及防止随时可能的空袭等任务，总之，都是些没有特殊意外的一般性任务。

6时46分，中组一艘航空母舰收到了一架飞机发回的电报："我遭到一支日本舰队炮击"。6时53分，另一艘航空母舰收到一份更加详细持电报："西北340°发现敌舰队，配备有装甲舰、巡洋舰、鱼雷艇，距离二十海里时也就是说在北约航空母舰的方向。一听说"装甲舰"，护卫航空母舰的军官们顿时觉得当头挨了一棒，无不想到航空母舰可以遭到装甲舰的袭击，但愿不是如此。驾驶台上，所有的望远镜都转向北方。6时35分，天际露出了航塔。日本大型军舰的舰楼确实很象层层叠起的塔顶。眼看这些塔式舰楼在望远镜里突然出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就是那些最骁勇的将士心里也要不禁为之一惊。军官们放下望远镜，围看南组指挥官斯普拉格海军准将发来的电报：转舵东进。立即放起飞机。全速前进"。

6时58分，最粗大的塔式舰楼底下闪出一道强光。六万三千吨的"大和号"装甲舰在三万米以外开炮了，大炮口径一看便知是

454 毫米。看来排炮也要接踵而来了。果然各敌舰楼底下相继冒出了火光。

舰队中间冲起一道道密集的粉红色的强光。第二排炮弹落在离"怀特普莱恩斯号"二百米处的水面上。第三排炮弹带着五颜六色的光束在"怀特普莱恩斯号"四周炸开了。舰上,士兵们一个个被摔倒在地板上,一架飞机好象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拂出飞行甲板,其它飞机都匆匆起飞了。原来是炮弹落水后在周围爆炸,把"怀特普莱恩斯号"冲得像舢板一样摇荡,震坏了轮机,烟囱里开始喷吐出浓烟。日本舰队以为击中了目标,就转过炮口向"圣——洛号"射击。

17 时 24 分,金凯德在停靠在莱特岛岸边的一艘运输舰上收到了指挥三组护卫航空母舰的斯普拉格准将发出的一份电报,报告了日本军舰开炮消息和斯普拉格的对策。一刻钟之后,金凯德给哈尔西连发三份电报,要求立即增援。他此举理由有:1,他以为第 34 特遣舰队仍然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前守候(他 4 时 10 分发报询问后还没得到答复);2,尽管有整整一个舰队归他指挥,但他却不能从速派出任何舰艇去援救遭到进攻的航空母舰;他不得不召回向南追击的巡洋舰和装甲舰,但这些军舰的弹药已经用尽,鱼雷艇上鱼雷告完。不过,金凯德并没有坐等援军,而是命令奥尔登多夫尽快返航,组成一支攻击舰队(三艘装甲舰以及巡洋舰和鱼雷舰),并给这支舰队各舰火速加油。同时他还命令第七舰队所有在空中或正准备起飞的飞机中断一切活动,立即出动攻击日本舰队。

为了放起飞机,护卫航空母舰不得不转舵朝东,这样一来,它们就更难逃脱北来的敌舰队的攻击了。距离越来越近了,烟幕也挡不住敌舰的猛烈炮击。再过一会儿,也许是半个小时之后,北组航空母舰要遭到灭顶之灾。7 时 21 分,一阵暴雨把北组笼罩在雨雾

之中，隔断了敌人的视线。官兵们对这块乌云和暴雨的敬意油然而生，奉若天主的慈悲：命该多活一时呀！

这边，日本舰队静待雨过天晴。这支日本舰队共有包括六万三千吨的“大和号”在内的四艘装甲舰（“武藏号”已在此前被击沉），六艘重型巡洋舰、两艘轻型巡洋舰、十二艘鱼雷艇。这就是被美军24日的报告说成：“损伤严重，威胁不大”的栗田舰队。战后，栗田说：“我们的最近目标就是首先摧毁你们所有的战舰，然后我们才能开进海湾”。

7时35分，北组航空母舰从暴雨中开出来。日军装甲舰和巡洋舰上火舌又喷吐起来了。无穷无尽的折磨又要开始了，简直可以说是要坠入地狱。难道还有什么希望吗？敌人越来越近了。敌装甲舰正一边疯狂地炮轰航空母舰，一边平稳地驶向莱特湾。为了确保不让美军航空母舰逃脱，一队重型巡洋舰犹如一只捕食的大虾鳌从日本舰队左翼冲了出来。7时40分，斯普拉格准将“指示负责照明的七艘军舰用鱼雷反击”。这七艘军舰有三艘是二千一百吨的驱逐舰。它们在莱特湾战役中的战斗行动被誉为整个战争中的一大功勋。

七艘驱逐舰当即发起冲锋，这完全是一种老式的冲锋，而它们面临的却是一个装备着大口径重炮的敌人。天色越来越暗，灰蒙蒙的天空，乌云番滚，雨大雾浓，烟云雨雾融为一体。美军驱逐舰奋力猛冲，虽然无法在烟雾中编队行动，但也可借助雨雾掩蔽一时。“塞缪尔·B·罗伯茨号”舰长站在驾驶台上，一边指挥驱逐舰飞速冲向敌舰队，一边用传声筒告诉他的部下不要指望活着回来了，有言在先，死而无怨。冲在最前面的“约翰斯顿号”用127毫米的火炮向一艘重型巡洋舰一开火，顿时，就被一束束炽烈的炮火包围了。美军驱逐舰上的士兵一时间就象坠入神话中的梦幻世界一样。他们

的小船在枪林弹雨之中疾驰着，速度快得使小船抖动起来，后面掀起层层耀眼的浪花，在云天和大海之间，五彩缤纷的火流纵横交错，光怪陆离，七艘驱逐舰不停地左右回转。由于舰艇沉没，航海日记散失，如今要重述这些驱逐舰冲锋时的聚散情况就不大可能了。只知道大部分驱逐舰在八千米左右的距离发射了第一组鱼雷，发射第二组鱼雷的距离就近得多了。与此同时，驱逐舰上的火炮一齐开火轰击日本装甲舰的舰楼。大口径炮弹曾使驱逐舰损伤严重，但并没有象原来想象的那样把它们一举毁灭。这种大口径的炮弹本身都是用于击穿装甲舰的。有很多炮弹都是把驱逐舰从这边穿到那边之后才爆炸的。有时候一阵暴雨袭来，能使一艘中弹的驱逐舰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机会，一团雾气散过之后，舰员们急忙灭火，从壅塞在甲板上的废铁堆里救出伤员。即使是船还没沉，也已是血迹斑斑了。“赫尔号”船身中弹二十发，船员们在用手操舵的情况下，用第二组鱼雷击中了一艘日本巡洋舰。随后，当“赫尔号”想撤退时，却遭到敌装甲舰和巡洋舰的密集轰击，驱逐舰起火下沉，船员们弃船跳海。“塞缪尔·B·罗伯茨号”连中一排强爆炮弹，船帮被炸开一个十米长的大口子，舰上喷吐着浓烟烈火，甲板上尸骨纵横，血肉模糊。一门用人力装弹退膛的火炮还在射击。船员们开始冒着炮火离船撤退，有的就被打死在木筏上，有的还在沿着船帮吃力地把已经昏死的伤员抬下来。海水从驱逐舰的大裂口往船里灌，顺势把一个救护伤员的木筏卷了进去。木筏上还坐着四个人，他们跃进热气腾腾的窟窿里，里面的油管正在喷带着火的重油，他们最后总算把木筏拖了出来，把伤员安置在木筏上。首当其冲的“约翰斯顿号”一边在海面上漂荡，一边反击，坚持了两个小时，它当时三面受敌，敌人的炮火凶猛异常越逼越近，最后几乎是用炮口顶着目标射击。横躺竖卧的尸体在热的甲板上烘烤着。“约翰斯顿号”终

于沉没了。令人以相信的是，这些驱逐舰上的船员并没有全部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七艘驱逐舰有四艘竟然能从这次战斗中得以脱身。尽管打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然而它们那焦黑的船体却依然漂浮在海上。

这次决死的冲锋取得了积极战果，一艘日本重型巡洋舰中数枚鱼雷后，撤出战斗，打乱了日本舰队的阵势，阻碍了日本舰队的前进。此举作用已算不小。但是日本重型巡洋舰并没因此善罢甘休，仍旧像一保巨大的虾螯一样伸过来，扑向莱特湾威逼美军航空母舰。海上冲起一股烟柱，在炽烈的炮火的映照下光彩耀眼，变幻多端。航空母舰和前番的驱逐舰一样，航行在炮弹横飞、水柱烟柱林立的海面上。水兵们咬紧牙关克制着自己，对眼前的炮火、硝烟不听、不看，也不想，机械地执行着各自的任务。各航空母舰上的127毫米火炮都向敌人还击。可是炮弹打在敌装甲舰上不过冒起一股轻烟而已；打在敌舰的炮塔上只能作化一团飞絮，转眼便风飘散了。如果说七艘驱逐舰在一番冲杀之后能有四艘虎口余生是难以置信的话，那么，在日军的重炮之下护卫航空母舰没有当即全部沉没也是难以理解的。日本舰队炮火声势可怕，但命中率却不佳，其原因有三：1，(这一点是后来才知道的)，日本炮手通过雷达观察炮弹的落点，他们当时还是初次或初期使用雷达，日军的雷达远远比不上美国雷达先进；2，因此射击节奏只能放慢，一分钟一次排射；3，日军使用的是穿甲弹，一炮射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穿单薄的美军舰艇的船壳。不过，效率不高也是相对而言。“怀特普莱恩斯号”、“范肖贝号”、“基特孔贝号”等数艘航空母舰被摧毁的情景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甘比亚贝号”在下沉，它被打得瘫在海上，喷吐着浓烟烈火，随着接二连三的重炮轰击，“甘比亚贝号”缓缓地向左舷倾斜着。只见一群群士兵挤在已经倾斜的甲板上，有的

在往海上扔木筏，有的在沿着摇荡着的船帮上的梯子和安全网往海面滑。一艘日本巡洋舰开到不到二千米的地方，向“甘比亚贝号”的残骸不停结射击。“甘比亚贝号”终于翻进海里，消失了。只留下一群可怜的水兵在海面上挣扎。

不过，美军飞机此时总算起飞了。护航飞机一开始就已经在空中了，但架数少的出奇，而且只带着深水炸弹。拂晓起飞去莱特湾的飞机返回母舰上，留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全部起飞，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这些飞机顶着侧面吹来的风起飞，航空母舰在炮火中颠簸起伏；飞机在左右倾斜的甲板上滑行。有的还没离开航空母舰就遭到炮火的冲击。前面说过，敌人气势汹汹地进攻，美军飞机大部分都没有足以对付敌人的武器。好几架飞机因为航空母舰遭到重创，油箱刚加一点油，就匆忙起飞，结果机毁人亡。在这紧急情况下，传达给飞行员们的命令只有一条，即不要盯住和受伤的敌舰穷追猛打，也不要想全力去炸沉一艘舰艇。相反要化整为零，分头出击，象蚊子一样不停地骚扰敌人。这是唯一巧妙的打法。所以，这次交战中可以说看不到机群冲击，而是一个个单机作战。唯一的小队作战就是“基特孔贝号”的六架鱼雷的攻击。说来凑巧这六架鱼雷飞机各装两颗五百公斤的炸弹，结果有九颗炸弹炸中了一艘巡洋舰。敌巡洋舰爆炸沉没了。其它飞机都是在低空投掷五十公斤重的炸弹，执行骚扰任务。这种五十公斤重的炸弹是很难炸坏装甲舰的。但它可以杀伤甲板上的日军，妨碍敌人射击和敌舰变换方向；歼击机的任务是扫射敌舰驾驶台和舰上高射炮炮位。从莱特湾飞回来的飞机也用火箭弹来助战。但是尽管如此，海面上的战局还是在不断地恶化。左面的虾蟹还是在无情地向前逼近。指挥北组两艘航空母舰的拉尔夫·艾·奥斯蒂准将急中生智，他用无线电话指挥那些把炸弹投掷一空的飞机进行鱼雷佯攻，以便延误敌人

重型巡洋舰的行动。飞行员们依令而行。只见他们迎着日本军舰水平飞行，冒着敌人的炮火越飞越低，然后虚晃一下就拉起来了。吓得巡洋舰赶紧转舵躲避。此时，日军的驱逐舰发起进攻了。

日军的驱逐舰并非象美军的驱逐舰那样猛打猛冲，而是左右迂回，选择发射鱼雷的位置，在九千米的距离连发一串线。因为驱逐舰进攻并不引人注目，所以也非常危险。海战疆场辽阔，云雨无常，硝烟弥漫。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大型战舰上，而对那些一开战就在海上穿梭往来的低矮的驱逐舰却不大警惕。鱼雷掀起的航迹被一个美国飞行员发现了，他俯冲下去，用火箭弹击炸了一枚鱼雷。航空母舰警觉之后，立即转向躲避鱼雷。进攻失败了。然而，勇敢也好，机智也好，看来这些都无法改谱这些可怜的护卫航空母舰覆灭的命运。虽然美军飞机拼命骚扰，像蚊子一样同敌舰纠缠，然而日本舰队还是在不断缩紧包围圈。在中路，日军装甲舰不慌不忙地向莱特湾进发。在日本舰队的右翼，几艘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严密监视着，不让任何企图向北逃窜的舰艇从日本舰队和海岸之间溜掉。左翼是由重型巡洋舰组成的大虾鳌。眼前战局无论是从战术上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毫无希望的。此时，受到警告的麦克凯恩虽已接到告急的消息，但相距遥远无法派飞机相助，等飞机能赶到时，一切都完蛋了。至于哈尔西，他率领的舰队正在全速北上。

9 时 25 分，美军北组航空母舰已被摧毁殆尽，大势已去，于是，日本舰队便停止了射击，两翼军舰开始后撤。

在航空母舰驾驶台上，美军军官们心想，这个行动又预示着什么新花招呢？日军肯定还会开炮的。然而，恰恰相反，日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调头向北驶去。美军舰空母舰上的官兵都以为自己是在作梦。如果没有这种绝路缝生的亲自经历，是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希望”，什么叫“欢乐”的。激动之余，官兵们却不由自主地伤感

起来。斯普拉格准将后来在海险报告中写道："万能的上帝一直在保佑着我们"。

10分钟之后，航空母舰转守为攻。当然，它们仍然是在向南航行，想尽快脱离日军的炮火。但是，如果说从9时30分起航空母舰上出现了一种进攻的精神状态，这也并非不对。各舰上下一起动手，弥补大口径炮弹所造成的损失，飞机准备降落、加油、装弹、起飞。9时35分，就派出了第一个机群。10时13分、10时20分又先后派出了两个突击队。日军的装甲舰和巡洋舰已经不再向美军航空母舰开炮了，但这些美军飞机仍然以它们那微弱的火力袭击和骚扰日本舰队。

金凯德在莱特湾也有些莫明其妙，心想："栗田要干什么呢？"日军巡洋舰掉头返航，金凯德对此吃惊不小。现在，日本舰队好象要留在原地不动。可是，不对。日本舰队是在向北开。金凯德想："它们是去加油。"正当金凯德还在沉思的时候，栗田又转向西南，向莱特湾驶来。一切都要从头来了。金凯德当即电告哈尔西："情况越来越糟。"如果栗田真地杀个回马枪，那局势确实非常严重。奥尔登多夫的装甲舰和巡洋舰还没加完油，麦克凯恩离得还很远，看来伤亡惨重的护卫航空母舰是定然覆灭了。然而，栗田又掉头了。飞机上的电报接踵而至："敌舰队向北航行……，向北航行……，向北……。"这真是难以令人相信。不是令人难以相信，这时真的。不仅巡洋舰在向北开，整个敌舰队都向北驶去了。

战后，经过多日审讯，栗田说："我们停火的目的主要是调整一下我们的舰队，以便对付一次大规模的空袭"。看来，栗田想的跟金凯德完全一样，以为包括重型航空母舰在内的第34特遣舰队还在萨马岛东北面不远的地方，这种想法可能影响他的全部行动。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当时莱特湾近在咫尺，只要最后的冲刺就可以摧毁

美军庞大的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莱特湾的滩头阵地。难道上面的想法就能搅得他踌躇不前，以致于使他最后弃而不战，掉头北撤吗？栗田本人后来承认，他当时是去搜索这支使他担心的假想的特遣舰队。“那么你打算到哪里去找这支特遣舰队呢？又为什么不首先进攻莱特湾呢？”美国将领们这样问道。这些美国将领们能有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来回顾这段历史，其狂喜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对他们来说，玩“军旗”比打桥牌和下象棋瘾头更大千百倍。现在在他们前面的栗田，一副屈服顺从的可怜相，面色苍老，形容倦怠，连当时的时间都回忆不起来了。他把当时的军令和部队调动说得含糊不清，竭力地维护一败涂地的日本海军的荣誉。诚然，栗田撤兵固然可以说成是日本帝国海军一种衰败的表现，但是真如伍德沃德说的那样，栗田出师不利。他的旗舰在24日凌晨就被潜水艇击沉了，栗田本人被一艘驱逐舰搭救起来。接着他看见了庞大的“西村号”被飞机扔下的鱼雷和炸弹击沉了，那是一个令人难忘和发人深省的场面。最后，在25日大规模的轰炸后，护卫航空母舰的骚扰对日本人的士气产生了影响。美国的那些海军上将们相信万能的上帝一劳永逸地选择了他们的阵营。日本的海军将领们知道战神没有站在他们一边。

7点45分后，属于南组的“坎加蒙号”航空母舰的值勤者发现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上空，有四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日本歼击机，它们的行动很奇怪，对当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丝毫也不感兴趣。这些日本飞机进行水平飞行并尽量隐蔽在云雾层中。当它们来到南组上空时，其中三架飞机往下俯冲，而第四架飞机却在上空盘旋，象侦察机似的观察它的僚机的行动。人们发现三架飞机中有一架突然加快了下冲速度，接着就象一块石间似的掉在“桑蒂号”航空母舰的船尾上。防空部队还没来得及开火，战舰也没来得

及报告敌人的行动，“桑蒂号”的飞行甲板上已经打开了一个八米长的窟窿。一组飞机着火了。几乎同时，人们就听到了火流星似的落下来的爆炸声。接着又听到了油库、弹药的爆炸声。这架日本飞机还没来得及扔下炸弹就爆炸了。某些在场的人说，当时他们非常怀疑这个日本人自毁的坚强意志。报纸已谈到过日本人发明的这种进攻形式，一种神密的武器。第一架飞机坠毁后，美国人是怀疑这种坚强意志的，但是他们不能在几秒钟内再次上当。这一次防空部队开了火，日本飞机继续俯冲，在它们快要接近轰炸目标附近的水域时爆炸了。第四架日本飞机象只鹰似的始终还在空中盘旋，防空部队对准它射击，它被一颗炮弹击中后，拖着一股黑烟往下滑，于是它决定选择“斯温内号”航空母舰为目标。防空火力无法使它改变进攻目标。人们从各个军舰上都听到了撞击声，看到了股烟火。两艘航空母舰受了重伤，经过临时修理后，它们还可以继续完成它们的任务，但舰上伤亡不少。

继续以北组四艘航空母舰为目标的第二批空中敢死队在11时前发动了进攻。六架飞机参加了这次行动。现在，美国炮舰知道，如果不能摧毁这些疯子的话，那将会冒何等的危险。有两架飞机在下降时被击落坠入大海。另一架在它所攻击的目标上空爆炸了，带血的残骸溅到士兵们的身上。另三架飞机击中了它们选择的目标。其中两架把“卡里南号”击伤，但伤势不重。第三架在“圣—洛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中央坠毁。越来越可怕的、连续不断的爆炸使“圣一洛号”很快就晃动起来了。它的甲析被炸裂，燃烧着的气油流满了甲板。有秩序的撤退开始了。几分钟之后，“圣—洛号”沉入海里。11时10分，日本飞机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但这一次的进攻者不是自杀飞机。飞行员对准目标投下了炸弹，他们不想毁坏自己的飞机，所以取得的成绩就不大。

26日上午，六架敢死队飞机再度进攻了护卫航空母舰。这种飞机总是慢慢地从云层上面钻下来，有时在决定冒死俯冲之前，在上空盘旋一阵。毫无疑问，它们在选择着攻击对象或者在作最后几秒钟的考虑。当它们俯冲的距离越来越缩短时，人们可以看到机翼下挂着的炸弹。26日的进攻没有使任何一艘航空母舰沉没，但好几艘母舰受了伤。敢死队在25至26日进攻的大概结果是：一艘护卫护航空母舰被击沉，4艘受重伤，一艘挂轻伤，无法统计伤亡的总数。“圣—洛号”的损失似乎比“斯旺内号”的损失要小。瘫痪在海面上的“斯旺内号”的伤亡是：八十五人死亡，五十八人失踪，九十二人受伤。当时的报纸充分报道了敢死队飞机的进攻，但对敌人来说，代价很高，效果却不大。

25日，正在向北撤退的栗田舰队受到了美国空军和护卫航空母舰的飞机一整天的进攻。接到哈尔西的命令之后，正全速向莱特岛驶去的麦克凯恩大型航空母舰的飞机也参加了这次攻击。在距离目标还有三个半小时的飞行距离时，麦克凯恩派出了航程最远的飞机。与此同时，他听到了金凯德的呼唤。飞行员们发现栗田舰队正以二十四节的速度很有秩序地向北航行。13时10分，进攻马上就开始了，以陆地为基地的日本歼击机出击了。它们很快就被击毁或击退。尽管如此，麦克凯恩的飞行员们取得的成绩并不出色。因为他们已经疲倦了，而日本舰只仍然列队航行。日本防空部队的火力射击猛烈而且很有效。两小时之后，美国舰艇的第二批机群的进攻也不理想。当然，日本军舰“大和号”被击中了，它挨了四枚炸弹，但这四枚炸弹好象没有使“大和号”受到重伤。由于长距离飞行，麦克凯恩的飞机没有能装载鱼雷。护卫航空母舰的飞机在整个下午进行了骚扰，但飞机的弹药更少，它们投下了机舱里最后一批轻磅炸弹，用火箭筒攻击日军舰的甲板，但敌人并不因此而受到严

重的损失。晚上九时，天空昏暗，栗田旗舰和其中包括四艘装甲舰的十六艘几乎没有受到损伤的军舰驶进了圣贝纳迪诺海峡。半夜，哈尔西到了海峡口，但是已经晚了一步。

新颖、富丽堂皇的装甲舰是第三舰队的骄傲。经过了三百海里的快速航行之后，它又在南部海同样以全速跑了三百海里。可是它们来得太晚了。为了对日本装甲舰进行最严厉的打击，在重创小泽舰队之后，快速部队的主要力量可能要对栗田舰队进行攻击。但最后，它们连一发炮弹都没打，既没进攻小泽的部队，也没打击栗田力量，太使人失望了。

零时 30 分，夜空侦察机报告有一艘敌舰正向海峡同伴驶去。哈尔西立即下达了命令。一列战斗舰队开到了东南方向的水路上，所有军舰的雷达都在跟踪敌人，等与敌人的距离缩短时再开火。这是一艘驱逐舰。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起航准备投入战斗。

这次战斗结束后，哈尔西宣布说，敌人的海军舰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被击溃，被赶跑了”。实际上，日本的六艘装甲舰和一大部分支援舰早就逃之夭夭了。如果说莱特岛的这场战役是由美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的话，那么，无可争辩的胜利就是这些：桥头堡保住了。日本人失去了三艘装甲舰，其中一艘为六万三千吨，一艘重型航空母舰，三艘轻型航空母舰，以及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参加战斗舰只的 45％的吨数被埋葬于海底了。由于海军士兵和飞行员们的勇敢顽强精神，这些局部的战斗所取得的胜利要比大规模协同作战更富有成果。在哈尔西发表声明的一刹那，就有几百名拥挤在木筏上或爬在护卫航空母舰的桅干上的遇难者漂流在莱特湾的黑色海面上。此时，美国有两艘航空母舰、三艘驱逐舰沉没在海里了；六艘航空母舰与两艘驱逐舰受了重伤；一百二十八架美国飞机被击落。午后，两架飞机在遇难者的上空飞行，这说明飞机已经发

现了他们，并且人们没有忘记他们。然而，当黑夜过去，第二天的黎明来临时，还没有人来搭救他们。在这次历史性的攻击中遇难，后来被发现在海上仍然生存的“约翰斯顿号”驱逐舰的四十五名军官和士兵失踪了。27日，猎潜艇，步兵登陆艇最后才来到出事地点。在萨马岛的战役中，美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二千八百零三人，死亡四百七十三人，失踪一千一百一十人。

26日，正在撤退中的栗田舰队遭到了美国飞机的追击，两艘巡洋舰受了伤。这不过是暴风雨后最后的几声雷鸣。双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场大战结束了。

起初，有些评论家说：“哈尔西非常聪明，在权衡利弊之后，才决定向北方航行……”。当写到金凯德焦虑不安的电报时说：“形势紧急，美国海军上将没有丝豪犹豫，放掉了他正要与之算账的那引起失去了理智的日本人……”。辩护往往是不准确的。有人提到了护卫航空母舰的那些死难者家眷给海军上将的信件。事实上，哈尔西的信誉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下降的。战争刚一结束，评论员们就表现出更多的言论自由了。

“哈尔西和金凯德感到幸运的是，栗田和小泽比起他们来，犯下了更多的错误”。

“有关哈尔西第一天晚上向北航行的第二天早晨向南航行的决定正确与否还在讨论”。

“比斯普鲁恩斯更有胆量的哈尔西也许在第一场菲律宾普战斗中能比斯普鲁恩斯做得更好；但斯普鲁恩斯更善于思考，在第二场战斗中，他很可能击沉更多的日本装甲舰”。

“应该肯定哈尔西对菲律宾的日本防卫弱点的正确评价。没有他，决定性的作战是不会有丝毫进展的”。

第六章
灭亡来临

●上千吨炮弹轰炸后，硫黄岛只剩下荒凉的岩石
●下一个目标将是冲绳岛
●“神风特攻队”

第一节　马里亚纳海面大决战

本节是一个日军军官关于莱特湾的作战记录。

一夜间天气，转晴了，今晨彻底放晴，海上风平浪静，连一丝浪花也看不到，真是绝好的天气。

这天，小泽中将预料可能有发起决战的机会，因此命令3个航空战队按集团部署进行战斗。日出前派出侦察机对东北方面的广阔海面进行巡逻。

日军机动部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吃了苦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而在以后的海战中高度重视对敌侦察。小泽部队也在第一航空战队中特别由二式舰载侦察机编成了侦察队，跟第三航空战队的九七式舰攻队和水上飞机队一起反复进行侦察训练。

上午5点钟，大林部队的由14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和第五战队的两架水上侦察组成的侦察队出发进行第一段搜索。这一期间，

日军一架飞机上午 6 点 50 分钟于 73 方位约 410 海里处发现一架正在东进的敌机；其他飞机于上午 6 点 55 分在 60，425 海里处发现 3 架敌我不明的飞机，接着又在上午 7 点发现一架敌我不明的飞机，每架飞机都向东飞行。另外，其他巡逻机在归途中于上午 10 点发现一架双发动机的水上飞机向西飞行。

这些巡逻机在下午零点 30 分左右绝大部分飞回，唯独一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和一架零式水上侦察机没有返回。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方面发现敌舰载机说明附近有盟军航空母舰。小泽中将当即下令进行前方二段搜索。

根据这一命令，上午 11 时，甲部队的 13 架舰载侦察机和第五战队的 2 架水上侦察机一共 15 架起飞了，其任务是在前方 400 海里的搜索圈内进行搜索。出发地点是北纬 1440 和东经 13540。即在塞班岛以西约 600 海里处。

第二段搜索队的一架飞机于下午零点 50 分报告发现一架中型敌水上飞机正在向西飞行。

这架水上飞机很可能向我舰队上空接近。小泽部队顿时紧张起来。甲部队的 8 架战斗机立刻起飞迎敌。然而，这些飞机尽管沿 140 方位飞行 20 海里，但始终没有发现盟军水上飞机。

同样是这些侦察机于下午 1 点 30 分又发现了两架正在西进的舰载机。另外，其他巡逻机于 1 点 49 分也发现了这两架西进的舰载机。敌军也频频派出了巡逻机。究竟是谁能先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群呢？

全军都在屏住呼吸紧急地张望，下午 2 点 15 分，第三批巡逻机发现了包含有航空母舰的敌舰队，接着，下午 3 点钟，以前曾报告发现敌水上飞机的巡逻机也发来报告，说发现了另一个航空母舰群。

综合上述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群有正规航空母舰 2 艘，驱逐舰 10 至 15 艘；

第二群似乎有航空母舰 2 艘，其他舰只十多艘；

第三群似乎有航空母舰 2 艘，其他舰只十多艘。

每群舰只都向西航行，距“大凤“号约 380 海里

日军巡逻机还详细地报告了盟军附近的天候。

上层云高 9000 米、下层云高 1000 米，云量 7、10000 米高度的风向为 100、风速 5 米。

对于攻击队来讲，这是实施轰炸的宝贵资料。

一清早，攻击队就是在各部队的航空母舰甲板上待机行动。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发现目标的报告和连续起飞的命令“隼鹰”号甲板上，担任突击任务的战斗轰炸机队（零式战斗机上载有 250 公斤炸弹的飞机）跟引导舰载攻击机队准备完毕之后也在待机行动。

不过，尽管已经发现了敌航空母舰，但敌我距离依然很远。如果现在就让攻击队出动那将会怎样呢？这不仅仅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而且从返回舰上时已是一种办法：让攻击队在马利亚纳方面的陆上基地着陆。不过，这样做就难以反复进行攻击了。

在小泽中将的旗舰“大凤”号上，看样子人们也是难以下决心。攻击队出动的命令实在是难以下达。就在日军犹豫不决之中，第三航空战队的“千代田”号上攻击机队（两架九七式舰载攻击引导 15 架战斗轰炸机、4 架战斗机执行掩护）起飞了。时间是下午 3 点 30 分。

然而，此刻小泽中将已下定决心：当中的攻击暂停，于是全体部队解除了待机攻击，机队也停止攻击并开始着舰。下午 4 点 40 分，全部飞机着舰结束，截收到向“大凤”号发来的报告之后，得知一架战斗轰炸机在从舰上起飞时坠落了。原因是飞行员技术水平

低。我感到提心吊胆，心情沮丧。飞行员一定要加强训练，以提高技术水平，看到这一天的攻击。实在叫人泄气。

日没时分，巡逻机一架接着一架地飞回来了。一架二式舰载侦察机在跟敌机交战中自爆了，此外还有二式舰载侦察机和水上侦察机各一架没返回。

当时，小泽中将做了如下判断：

1. 敌情判断

3 群敌航空母舰向马利亚纳西方出动，但不能断定这就是你们所担心的，从北面实行侧击的敌军部队（业已判明，为是上午巡逻时在零度方位发现敌战斗机一事系误报）。据判断，盟军巡逻攻击机之出动距离大致为 300 海里，至于塞班岛方面战况，尽管大部分敌机动部队大幅度西进的可能性较小，但仍须预计敌军可能在距列岛三百海里的范围内活动。

2. 处置

18 日之攻击必须经飞机向陆上基地移动为前提，否则不可能实施，因此应取消当天之攻击。19 日当竭尽全力进行攻击。19 日空战中首先应歼灭列岛西部出动之敌正规航空母舰群。为此开始时，应从列岛线南面出击，与盟军出动之航空母舰群之间的间隔应取 300 海里，距列岛线约为 580 海里，在敌母舰群尚未出动情况下，我军应适当安排，以便 19 日对列岛附近之敌亦能加以攻击。此外，18 日夜，如友军之跟踪飞机能保证跟踪敌机动部队，则尚制定巡逻攻击实施预案，根据上述情况，前卫部队（栗田部队）应于 2 点 0 分与本队分离，进入空战部署。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小泽部队由原来的东北航向改为正南航向。尔后，“大凤”号于日没前用灯光信号将第二天（19 日）战斗要领与出发地点等内容告全体部队。然而，当时的城岛部队与“大

凤”号(该舰因收容巡逻机而离开队伍)离得较远,无法收到灯光信号,虽在中间有“瑞鹤”号中转,但仍然无法了解,而这期间天气又逐渐变坏,临近日没时,海上突然变暗了。

回顾一下两年多的舰队勤务,还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连简易的灯光号都收不下来的情况。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接收一道决战命令竟动员了准尉级航海长以下的全体人员,可是依然对付不了一个信号。这就是肩负日本命运,处在第一级上,而且又是部队主力的航空母舰旗舰通信的水平。

日没后天候逐渐恶化,甚至下起小雨。海上视界变得狭小起来,这很象北方下雾时的情况。真是一个阴郁深沉的夜晚。为了明天精力充沛,我想睡上一觉,可是也许因为某种预感的关系,我思前想后难以入睡。

日军主要攻击的是马利亚纳列岛附近活动的敌机动部队,因此,战略上应取守势,在战术上则应取攻势。如果说攻势,那么此前日本部队反复进行的航空母舰作战,每一次都是攻势。因为主动权常常操在我军手里,所以尽管有各种困难,居于作战漩涡之中的人,内心里并没有感到任何不自由。从外观上看,此次作战同以往情况没什么不同,我们推上无形的战争舞台。总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摆布我们,让我们在一条无法设想,但却预先设计好的命运的轨道上转来转去,在这种感觉作用下,心情没有一天高兴过。

“隼鹰”号冒着雨在黑暗的夜色中疾驰。一丝不苟地按照规定的航向和航速,向着明天的发动点默默前进。

由 9 艘航母舰组成的第一次攻击队

6 月 19 日,盼望已久的决战开始了。紧张不安的一夜已经过去,黎明前的海上晦暗阴沉。“隼鹰”号甲板上,借着维修用灯光可以看到人影闪来闪去,以战斗轰炸机(由零点战斗机改装而成,上

面载着250公斤炸弹)为主体的第一攻击波从后面甲板开始,把飞机一架挨一架地排列起来。

到日出还有一段时间,天空能否放晴还无从预卜。星星一颗也看不到,看来夜间的云还没有散,风相当大,可能是昨夜的雨淋凉了舰体,人感到冷气袭人。

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22分。

根据战斗命令,日出前一小时,小泽中将的旗舰"大凤"号应在北纬12°12',东经136°25',即正好在关岛西面500海里处占领阵位,而城岛部队(第二航空战队)应在其北成15公里处占领阵位,大林部队(第三航空战队)应在小泽部队(第一航空总共队)前方一百海里处占领阵位。每支部队的航向均为50°,航速为20节。这以前,上午45分,即日出前约一个半小时,栗田部队的巡洋舰上早有16架立上侦察机起飞了,这些侦察机的任务是在从东北到东南300海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接着,上午4点15分,栗田部队的一架水上侦察机,13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飞去执行第二段搜索任务。与此同时,处在最后位置上的小泽部队的本队有11架二式舰载侦察机和城岛部队的"最上"号舰的2架零式水上侦察机起飞去执行第三段搜索任务。

这样,总共43架侦察机正好形成3个相互交错,大小不同的扇面。这样重叠的搜索面,这也是从中途岛海战的宝贵教训中得出的结果。从中途岛海战到现在已过去不少时日,中途岛海战时,活跃于战场的高速二式舰载侦察机(与慧星式同型)只有一架,可如今,此种飞机已成了小泽部队侦察机的主力,而且今天的行动半径足在560海里,是我海军舰载机的最大活动距离。

日出时,天空布满了阴云,甚而有雨云,周围一片阴暗,可幸的是刮着强劲的东南风,风速在十米以上。只要情况不变,最叫人担

心的慧星式俯冲轰炸机也可以安全起降了。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难得的了。飞行队阿部大尉，分队长久纯一大尉，慧星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员，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好久以来看不到的笑容。尽管如此，我仍然摆脱不了一种痛苦的责任感，原因是他们就象板上钉位似地 40 多天没离开军舰，一回也没有进行飞行训炼。只有看到这些人平安无事地完成战斗命令赋予他们的重任时，我才会感到自己得救。

现在，小泽部队的每条神经集中于一点：接收清晨出发的 3 群侦察机的电波。而报务室则是神经中枢。

中途岛海战结束后不久，“隼鹰”号跟其他军舰一样，在舰桥的最上部安装了雷达，由于城岛部队的通信参谋植树吉朗少佐的巨大努力，雷达状态完好，如果是大部队，在 100 公里外就能捕捉目标，雷达的簪形机械，目出标以现后不停地转动，任何漂浮于空中的微小动物也休想逃脱。如今非同昔比，情况跟中途岛海战和南太平洋海战时大不相同，我们已经能够确切地知道敌机动部队的所在，因此，从战术上看，这是一次极为简单的战斗。不过，如今我军虽然在马利亚纳拥有许多基地，但角田部队因为处在敌军压制下而不能自由行动，其侦察已不能充分满足要求。小泽部队的飞机本来就少得可怜，但出于无奈，除了 19 架水上侦察机外，还要抽出可用于攻击的 24 架舰载机，损失未免太大了。数字不算太大，一个个都是老资格的优秀飞行员，人们对角田部队都寄予很大希望。可是，在关键时刻，跟角田部队的飞机断绝了任何联系，莫非已经彻底溃败了吗？

此次作战中，日本海军肯有地利之优势，如果我海军航空兵再有第一价段作战术那样高的技术水平，那么情况就正好和中途岛海战时相反了。可惜的是如今航空部队的水平下降，地利条件绝佳

却不能利用，此外，以油为决定因素的本末倒置的作战也使得小泽部队延缓了进入战斗的时间。这样一来，小泽部队就只好靠自己的力量组织所有的空战了。

在敌军看来，如果先把角田部队打垮，那么掉转马头就可以杀向小泽部队了。城岛部队的攻击飞行队已做好了出发准备，航空母舰甲板上有51架飞机正在待起飞，第一次攻击起飞的“隼鹰”号上，前面是6架掩护战斗机，其次是9架战斗轰炸机最后是两架天山式舰载攻击机，“飞鹰”号上有6架掩护战斗机，9架战斗轰炸机，5架天山式引导兼攻击用飞机。“龙凤”号有5架掩护战斗机，7架战斗轰炸机。

小泽部队本队内“大凤”号、“瑞鹤”号、“翔鹤”号3艘舰上，作为第一次攻击波的有48架零式掩护战斗机。53架慧星舰上，27架天山式飞机（总共128架）。这些飞机中，每组都有三分之一的飞机在待命起飞。大林部队中有14架2战斗机，45架战斗轰炸机，8架用于跟踪目标兼引导的九七式舰载攻击机，总共67架，少于攻击珍珠港中使用的第一攻击波的飞机总数（183架飞机）。这样大的飞行队，在日本航空母舰部队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以日本命运相赌的舰队决战中，动用这样大的兵力是完全合适的，它确实是全舰队官兵希望之所系。

日出以后，一个小时的紧张早已过去了。

上午6点30分，栗田部队的16架侦察机中，位于中央，亦即舰队攻击航向稍北的第7架侦察机发出了电波：

“发现敌机动部队。”

接着又报告说：

“航空母舰一艘以上，航向西，上空有战斗机4架。”

根据小泽部队的规定，这支被发现的敌军叫做“七一”，意思是

由第七号最先发现的。

大致位于搜索线中央的第八号侦察机没有发出任何情报。该机消息中断，疫有飞回，可能是被战斗机击落。

这时，搜索线南侧的第九号侦察机也发来了消息说：

“发现敌机动部队。”

接着说道：

“敌军兵力是：战列舰 4 艘，其他舰只十数艘，航空母舰存在与否情况不明。”

6 点 50 分，上面提到的第七号侦察机又发出来电报说：

“……附近天候微阴，云量 8，下层 3000 米，能见度 10 海里。”

两架侦察机关于敌军兵力情况的报告有一定的出入，特别是航空母舰存在与否对于指挥十分重要，正当小泽部队苦于无法做出判断时，上面提到的第九号飞机又发来报告确认敌军有 4 艘航空母舰。

大林少将上午 7 点 20 分派出两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跟踪敌军，7 点 30 分又派出中川大尉的掩护战斗机加入中本道次郎指挥的攻击队。

过后不久，侦察机的情报中断了。

被发现的敌航空母舰部队与大林部队的距离约为 300 海里（大致等于东京至冈山的直线距离）与小泽和城岛部队的距离均为 380 海里，对于当时缺乏训炼的舰载机来讲，这一距离未免过大，因而能否捕捉目标尚属可疑，就算攻击波一小时的平均速度为 150 海里，也要用两个多小时。这两个多小时内，敌军的航向说不定会变化的。再说，如果距离过大，则长时间连续跟踪警戒森严的敌军航空母舰未必能成功。

我把海图上敌军位置同“隼鹰”号位置做一比较，考虑一下步

该怎么办。战争不是唱独角戏，关于这一点，我们曾有过中途岛海战的惨痛教训。为了攻击敌军，我们的第一攻击波好歹算进行了准备。

可是我越想觉得敌我之间的距离过大，我军要是具有南太平洋战前那样的训炼水平，如今这样的敌我距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现在在这样距离上却让看不见的强大敌军拦住了去路，飞行员们都想让航空母舰尽量接近敌军，距离那怕缩短一海里也好。我最了解他们的训炼水平，因而，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很想再靠近敌人一些之后，再让飞机起飞。

正当我想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突然发现小泽部队的 3 艘航空母舰轮廓清晰地在西方出现了，该部队的本部已于上午 8 点派出第一攻击波（有天山式飞机 27 架、慧星式飞机 53 架、2 战斗机 48 架、总共 128 架），因此，现在甲板上的飞机应属于第二次攻击波了。“大凤”号探照灯和旗语并用向城岛部队发出信号：

“攻击波尽快出发。”

城岛部队接到命令后，波全部做好了起飞准备，可就是距离不怎么理想。

这时，雷达发出了情报：“敌我不明的飞机向我接近。”

无论是中途岛海战，还是南太平洋海战，都曾因为遭到敌军的几架飞机的突然袭击而出现无法挽救的后果。有些情况下，即使情况不十分严重，也还是有过飞机不能起飞的战例。攻击波出发前，这种情况对航空母舰来讲，是最大的危险。是甘冒这种危险也要接近敌军呢，还是勉强要求飞行队从远距离起飞呢？现在是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上级司令部已下达了命令，敌机来袭的危险迫在眉睫。我于是大声向城岛司令官喊道：

“司令官，请下令出发！”

城岛司令官轻轻地点下头。“隼鹰”号桅杆上的信号旗很快降了下来，与此同时，3艘航空母舰的舰首一齐向右摆动了。待到舰向对准上风方向时，飞机随着震耳和爆音，一架接一架从各舰的甲板上起飞了。当时的时间是上午8点30分。此次出发的是石见攻击队，共有飞机47架，共中天山式7架、轰炸机25架、掩护战斗机15架。

小泽部队的第一攻击波就这样以城岛部队的飞行队为前军，从各自的航空母舰起飞，一直着东去，渐去渐远，彻底消失。

这天，小泽中将企图用射程外战法进行先制攻击。这此，在收到发现敌军航空母舰的报告以后，小泽部队的本队为了跟敌军大致保持400海里距离，一时掉转方向，在第一攻击波出发以后，于上午8时，将航向改为120°。

第一攻击波于上午7点前，向着可能攻击范围内唯一被发现的敌航空母舰部队飞去。据计算，当时敌军的方位为64°，同“大凤”号距离约为380海里。

上午8点45分，不久前出发的小泽部队的第三队搜索飞机中，在搜索区域进行搜索的飞机发现关岛西南约70海里处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敌军部队。该飞机报告的内容是：

“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5艘、其他舰只十多艘。”

收到报告后，我们当即把敌军的这支部队命名为“一五三”部队。

上午9点，搜索机中，在搜索线以北飞行的第三架飞机，发出报告说，在方才业已发现的“七一”号部队北方约50海里处有：

“正规航空母舰1艘、辅助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1艘，其他舰30艘。”我们把这支部队命名为“三三”部队。

以兵力的内容来看，上述3群敌军机动部队可能是敌机动部

队的全部兵力，至少也是敌军机动部队的大部。

小泽中将作出这一判断之后，当即决定向所在目标进行攻击并下令让最后起飞离舰的城岛部队的第一攻击波改变目标，向“三三”发起攻击，尔后，又命令小泽部队的本队和城岛部队的第二攻击波向“一五三”发起攻击。

城岛部队的第一次攻击波的主力与本队部队的第一次攻击波一样，都是战斗轰炸机，此种飞机本身是零式战斗机，只不过装上了250公斤炸弹而已，从外表上看，跟战斗机没什么不同。飞行员多为俯冲轰炸机或者舰载攻击机出身，这次是他们第一次独立的洋上作远距离飞行，尤其是第一次上阵的人占多，飞机的型号是新的，轰炸方法也是新的，从距离上讲，向“七一目标比出击就已经相当勉强了，而如今要去的“三三”目标“七一”还远50多海里。何况出击途中还要变换目标。无论从哪方面上讲，这一任务都不是这些飞行员力所能及的。

既然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那么，好不容易才发现敌军部队之后，要让它轻易跑掉，这对以后的战斗肯定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正因如此，从理论上讲，小泽司令的作战指挥确实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部队能否按上面的命令行动却属可疑。

其他每个目标都是由我两支攻击队进攻的，可唯独“三三”这个目标只由城岛部队的第一次攻击队攻击。把命令从“大凤”传给飞行队本来是很容易的，可是我却一时举棋不定。我本想提提意见，可现在是在打仗，任何犹豫和迟延都可能造成转瞬之间失去战机的后果。我一面祈求上天福赐，一面接受城岛司令的命令。无论怎么说。总算原原本本地把上级司令的命令传达给第一攻击波的指挥机了。

第一攻击波起飞以后，小泽部队本和城岛部队立刻进行第二

次攻击波的起飞准备，可是大林部队却因为航空母舰装载能力所限，第一攻击波的飞机起飞之前，第二攻击波是无法起飞的。

城岛部队的主力是俯冲轰炸机。航空母舰甲板上总共有64架飞机。“隼鹰”号的飞行甲板上前面是10架掩护战斗机，中央是9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最后面是9架慧星式飞机。“飞鹰”号上有10架掩护战斗机，18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龙凤”号舰上有6架掩护战斗机和两架前路搜索用的天山式飞机，指挥官是阿部大尉。

小泽部队的大队中，大部分飞机都已起飞，进行第一次攻击了，剩下来的还有战斗机，九九式舰载轰炸机，战斗轰炸机，天山式飞机等共50架飞机。这些飞机都做好了准备，将作为第二攻击波出击。

城岛部队和小泽部队本队的前路搜索机分别于上午10点20分向着“十五三”目标出动了。接着，本队的第二攻击波（天山式飞机4架、战斗轰炸机10架、战斗机4架、总共18架）和城岛部队的第二攻击波分别于10点30分和10点50分向着同一目标出击了。

现在就等待攻击队传来战果了。

以45架战斗轰炸机为主力的大林部队的第一攻击波的67架飞机在中本道交郎大尉指挥下，于上午7点30分作为全攻击队的先头部队起飞出击了。这支攻击队的任务是：用第一次用于实战的战斗轰炸机（零式战斗机装上250公斤炸弹）尽可能多地投弹命中敌航空母舰，使之一时失去飞机起降能力。掩护战斗机只有14架，能力有限。然而战斗轰炸机投弹以后仍保持其空战能力，因而可以补偿掩护战斗机之不足，这一点是可以令人相信的。

然而，这支攻击队在跟敌军接触之前，在与敌军大致相距20海里的地方遭到敌军警戒部队的阻拦。遭到敌占有优势的战斗机

群的攻击之后，只有少部分飞机勉强逃脱，完成了预计的轰炸。据报告，轰炸的结果使敌1艘正规航空母舰和1艘巡洋舰各中1颗250公斤重的炸弹。我军的损失极大，据统计，有8架战斗机、32架战斗轰炸机和2架天山式飞机，总共42架飞机没有回来。

小泽部队的第一攻击波的128架飞机（零式战斗机48架、慧星式飞机53架、天山式飞机27架）在总指挥官垂井少佐指挥下，于上午8点开始起飞离舰，攻击目标跟大林部队的飞行队相同，也是最初被发现的由4艘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和十几艘其他舰只组成的敌军部队（我们称之为"七一"部队）。

慧星队队长垂井少佐是侦察军官。双座飞机的侦察官军为导航和通信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战斗过程中更是高度紧张。尽管战斗时航空母舰极力限制发报，但因为作战上的急需，偶尔还是不得不发报。因此，在通信上要时刻注意。尤其是敌机的电报又非要侦收不可。这就要求，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其次是攻击队要在超高度上飞行，在无线电使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导航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飞机飞行距离越高，困难也就越大。要时刻把飞行位置记入飞行图中并且要测定飞机偏航数据。此外，在同敌机遭遇时，侦察军官还要兼任后座席的旋回机枪射手。这些工作都要一个人承担，何况大编队的总指挥官因为责任重大，必须有高难度的技术水平，判断能力和经验。

垂井少佐是一位作风严谨的人，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位少见的，性格温厚的青年军官。然而由于缺乏指挥大编队的经验，作为总指挥，在引导全军方面，考虑问题还不够慎重。这位少佐由于疏忽，竟然率领部队在敌我两部之间的连结线上约100海里的前方，也就是接近栗田部队的上空占了阵位。

栗田部队因为意想不到地发现一支大部队而大吃一惊。该部

队于 8 点 40 分向全军通报说：

“发现飞机，舰载机约 100 架。”

收到这一通报后，一部分前卫部队的高射炮一齐开始射击。因为是采取蛇形运动，航向不断变化，在舰上很容易看错敌机接近的方向。部分军舰本来已考虑到可能是己方的飞机，但正如俗话所说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已经有人开火，大家就接着射击，想制止也制止不住。飞行队急忙发出敌我识别信号，但为时已晚，2 架飞机已被击落，其他飞机也因被击伤而不得不飞回航空母舰。城岛部队的第一次攻击队出发前不久雷达所捕捉到的目标正好是这支飞行队。

经过这场骚动，攻击尽管阵容混乱，但还是继续进击了。后来，刚把队形整理了，部队已经接近敌军了。在距敌军约 40 海里上空，在飞行队形未变情况下同占优势的敌军战斗机队遭遇了，此次空战高潮中，总指挥官垂井少佐于 16 点 45 分发出了“全军冲锋”的电报，尔后就消息断绝了。

因为是一场混战，该队的战果全貌不明，但是据报告有 1 艘正规航空母舰因命中 1 颗 250 公斤的炸弹而起火。敌战斗机被击落 12 架。我方的损失是：战斗机 32 架、慧星式 41 架、天山式 23 架、总共 96 架，相当于总相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城岛部队的第一次攻击队的 47 架飞机（零式战斗机 15 架、战斗轰炸机 25 架、天山式 7 架）在石见丈三少佐指挥下，于上午 9 点 5 分向着“七一”出击。这支部队由于训练不足和下层云造成视认不良，结果，起飞后不能在母舰上空集合，不得不分成两队出击。石见少佐率领的第一群飞机根据改变攻击目标的命令向着“三三”出击。11 点 45 分，在预计的“七一”所在地点附近发现了似乎有旧式战列舰在内的部队。尔后，在搜索“三三”部队的敌航空母舰时，于

下午零点遭到约 40 架(?)敌战斗机的袭击。队伍混乱,结果并没发现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船,失去攻击机会之后不得已飞回去了,损失是:战斗机 2 架、战斗轰炸机 4 架、天山式 1 架,总共 7 架。

第二群飞机单独飞行了 350 海里,但没有发现敌军,结果也不得不飞回,好在没有损失飞机。

城岛部队派出两架天山式前路搜索机始终没有返回。

小泽部队本队的第二次攻击因为航空母舰出了事故未能顺利起飞,直到 10 点 30 分,才只有 18 架飞机(零式战斗机 4 架、战斗轰炸机 10 架、天山式 4 架)在千马良人大尉指挥下从舰上起飞。这支部队也在中途各队分离,向既定目标"一五三"出击,但到了下午零点 50 分也没有发现敌军,只好草草收兵。战斗轰炸机虽然在下午 2 点 10 分发现了 3 架 TBF 式敌机,但没有将其击落。

损失的战斗轰炸机有 8 架、天山式 1 架。

城岛部队的第二攻击波于 10 点 15 分离舰,后因飞机性能不同而分成两组出击。

第一群共 15 架飞机,即阿部善次郎大尉指挥的 9 架慧星式飞机和 6 架零式战斗机;第二群共有飞机 49 架,即由宫内安则大尉指挥的 27 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和 20 架零式战斗机,此外还有 2 架天山式前路搜索机。

这支部队依然跟敌军保持 350 海里的距离,这已远远超过了九九式舰载机的能力,因而收到指示:攻击完毕后,不妨在关岛或关岛附近的陆上基地着陆。

攻击队在下午 1 点 15 分以后,相继到达预定目标附近,但因为未发现敌军,结果分别向陆上基地飞去。

第一群于下午 2 点 30 分前后到达罗塔岛上空,正要着陆时,发现西方海面上有一支以 3 艘航空母舰为基干的部队。6 架慧星

式和2架零式战斗机虽然攻击这支部队，结果向关岛的第一飞行基地飞去，下午3点到达该岛上空。着陆前不久，跟大约30架的敌战斗机作战，作战结果击落敌机4架以上，而我军损失更大。在关岛第二机场着陆的只有零式战斗机1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7架、慧星式飞1架，而且这些飞机也都中弹负伤。

城岛部队的第二次攻击队的全部损失是：自爆或未返回的有零式战斗机15架、慧星式5架、天山式2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9架，总共31架；海上迫降的有零式战斗机3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11架、着陆时严重破损的零式战斗机1架，此外，还有许多飞机中弹。

关岛上空进行的这次空战是当天最激烈的战斗。掩护战斗机队为了掩护正要着陆的九九式舰载轰炸机，不顾因在洋上长途飞行而十分疲劳和敌军占有优势，竟毅然决然地从不利态势出发转入反击。

由于部队缺乏训练，有的飞行队连编队都无法完成。这天小泽部队的空战就这样无所做为地收场了。

这一期间，所剩无几的大林部队的飞机返还重新进行了整编。中川健三少佐指挥的5架零式战斗机、9架战斗轰炸机、5架天山式飞机，一共19架进行了第二次攻击的准备。但该部队因为距敌军所在位置最近，且当天的攻击距离过大致使向小泽部队本队和城岛部队飞回的飞机不是因为损伤，就是因为燃料不足而连续出现紧急着舰事故，结果，最后不得不中止攻击。

这天，终日天空阴沉，虽然有时能看到阳光，但大部分天空阴云密布。中午刚过，城岛部队开始等待飞行队回到舰上来。为此，以“隼鹰”号为中心的3艘航空母舰各自在自己的能见度极限下把船体横了过来，与攻击返航航向成直角，为的是让归来的飞机尽快

看到航空母舰。下午一点刚过，首先是本队的飞机和大林部队的飞机摆着两翼飞了过来。这是紧急着舰信号。看来，不是燃料不足，就是飞行员负了伤，要不就是飞机本身出了故障。不管是属于哪艘舰上的，遇到这样的飞机总要排除万难将其收容。这样，在救护其他飞行队的飞机的同时，城岛部队的飞行队也分给了各队，三三两两地飞回来了。

2架、3架，军舰一边收容飞机，一面向上风方向转向，尔后向东南方向驶去。正在这时候，突然发现西南方冒起了一股巨大的黑烟。怎么回事？我一时感到莫名其妙，戴上眼镜看，可是没看清。虽说象是汽油，可是飞机被击落时，即使着起火来也不会冒这么大的烟，起初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随着距离逐渐缩小，目标渐渐轮廓清晰了，看样子，那很象一艘舰，而且象是航空母舰。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从早晨到现在尽管小泽部队对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可是我舰队却没有见到任何一架敌军飞机。

“可能是受到潜水艇的攻击了吧？”我在暗暗思考，可是怎样也弄不清楚。看来，城岛司令官比我更早发现了这种情况，他小声对我说：

“好像是‘大凤’号。”

他现在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能轻率地让“隼鹰”号舰员知道“大凤”号的舰名，因为那样会使官兵们心情沮丧，士气消沉。因此，我只是默地向司令官点了下头以示回答。

“不知小泽长官和他的幕僚们命运如何？”我首要考虑的是全军指挥中枢的情况。这时，我想到了今晨8点刚过时从小泽部队内部发来的无线电报。电报的内容是：

“‘大凤’号上的飞机向‘瑞鹤’号上转移。”和“第一次攻击队在‘瑞鹤’号上着舰。”

听到这些消息后，当时有一种常的感觉。当时是下午 4 点钟。据判断，城岛部队第一次攻击队的该返回的飞机全部返回了。为了听取这支部队的报告，飞行队指挥官石见少佐来到舰桥下面的整齐列队的飞行甲板上来。在跟司令官一起听取报告时。这时我突然感到一种剧烈的震动，似乎“隼鹰”号舰裂开了。

我当即判断出这是敌人潜水艇在活动，于是马上到舰桥上去问明情况。

“出现了什么反常情况吗？”

舰桥上好像也一片混乱，不久，有人大声向司令官报告说：

“舰内无异常情况。”

这时，我突然回头看了看“大凤”号，两三分钟以前还在垂死挣扎的巨舰——小泽中将的旗舰，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了。现在，那里只是升起一股黑云，这可能就是这艘巨舰惜别的表示了。大型巡洋舰“羽黑”号和数艘驱逐舰聚集在巨舰失事地点附近进行警戒，这凭肉眼也能看清。

综合这天的战果，敌军是否受到轻微的擦伤尚属可疑，而我自己却在没有遭到任何飞机空袭的情况，让一艘旗舰沉没了。这次决战确实是出师不利，运气不佳。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小泽中将和他的幕僚们命运如何呢？他们是否平安地转移到其他舰上去了呢？

这天开战伊始，小泽部队（也是日本海军）就遭到了厄运。

上午 8 点，小泽部队为了实施其经过反复研究的名为射程外进攻的远距离攻击计划，派出了小泽部队本队的第一次攻击，尔后，为了保持约为 400 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德山间的直线距离）的敌我之间的距离，把航向改为 120°。改变航向后，上午 8 点 10 分小泽中将的旗舰“大凤”号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被鱼雷击中。从当

时的情况来看，舰行不成问题，然而，飞机却因升降机发生故障而不能起飞，结果，第二攻击波不能出发，只好将一部分飞机转移到2号舰“瑞鹤”号上去。

小泽部队祸不单行。第二次攻击出发以后，11点20分，松原博大佐指挥的“翔鹤”号也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被4条鱼雷击中，烧起了大火，下午2点1分沉没。位置是北纬12°0′，东经137°46′，在塞班岛西南(247°)正好是500海里处。

“大凤”号被鱼雷击伤后，舰上人员极力抢救，但在“翔鹤”号沉没后不久，“大凤”号舰内突然大爆炸，下午4点28分继“翔鹤”号之后也沉没了。位置是北纬12°5′，东经138°12′，正好在翔鹤”号与塞班岛的边线上(67°)，距“翔鹤”号25海里。

“大凤”号是当时日本海军的最强大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有着庞大的飞行甲板，而这种飞行甲板又非常脆弱，这就是航空母舰生命力不强的原因和致命伤。甚至战前人们就曾认为仅有60到250公斤的小型炸弹就可以轻易地让起飞舰失去机能，这一见解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在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南太平洋海战等海战中，无一例外地得到了证明。

航空母舰船体很大，按理应该有较好的抗鱼雷攻击性能，但是，其飞行甲板却是薄弱环节。造舰技术上最忌讳头重脚轻，然而航空母舰的这一问题却无法解决。正因如此，我们航空母舰的舰员自身也基本上对航空母舰失去了信心。不过日本海军的造船技术部门很重视航空母舰的战术性能。为此，飞行甲板上铺上很厚的装甲，造出了可以经受住250公斤重炸弹的航空母舰，而“大凤”号就是第一艘此类军舰。以前我们曾把航空母舰叫做火柴盒，用此来说明此种舰只的脆弱，可是，一登上“大凤”号之后，心情马上就振奋起来，觉得这确实是为作战而建造的军舰。“大凤”号的主要数据

是：总吨位 34000 吨，水线长 253 米，比“赤诚”号、“翔鹤”号还大。航速 33.3 节，虽然比“翔鹤”号低 1 节左右，但装载的飞机数多达 81 架，说是世界第一航空母舰也并不过分。尤其是“大凤”号舰长以下全体官兵都经过精选，因此，该舰是名副其实的日本海军的头号军舰。

“大凤”号就役（3 月 7 日）后不久就成了机动舰队司令长官小泽中将的旗舰。中途岛海战、南太平洋海战中有的舰仅仅因为被两三发中型炸弹击中，总指挥官就在战斗高潮中一时中断指挥并改换旗舰，结果造成一片混乱，我想，“大凤”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想到这里，我暗暗感到放心了，对这艘舰寄予巨大的信任。

可是我寄予信任的巨舰竟然被一两条鱼雷击沉了。这也太不象话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事？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

“大凤”号被击沉的经过大致如下：

上午 8 点，垂井少佐率领的第一次攻击中队在“大凤”号舰员的欢送声中起飞离舰。起飞后的飞机依次向左旋回，编队，集合。其中一加慧星式飞机飞机令人莫名其妙地来个右转弯。这是怎么回？舰睥飞行军官们困惑不解，人们监视着这架飞机的行动。

甲板上的飞机全部起飞以后，全体船员的目光都集中到这架行动怪异的慧星上来了。

“啊！”大家异口同音地叫了出来，一时惊得几乎发呆了。俯冲！慧星机头朝下钻到水里去了。

“完了！”就在人们发呆的当儿，慧星机已冒出一股水烟，马上消失在深兰色的海水中了。与此同时，观察兵叫了一声“鱼雷！”

从慧星机钻入水中的地方，现出了鱼雷的航迹，只见鱼雷箭也似地向“大凤”号接近过来。舰上一片骚然。鱼雷的航迹向着军舰延伸过来，一部分从舰的右舷向左舷摆动。

紧张可怕的一瞬。

"咚!"一声沉闷的音响,舰体受到冲击,同时,舰桥的右舷一侧冒出水烟。

被鱼雷击中了。

人们预见到了事态的发展,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可是"大凤"号果然名不虚传,他们对不惜以个人生命挽救军舰的慧星式飞机的飞行员再次表示沉痛的哀悼。

盐山策一技术大佐以造船专家的身份到"大凤"号上来。他带着调查该舰实用价值的任务,被编到小泽部队的司令部里。该人没有固定战位,因而能够最客观地了解到"大凤"号遇难的情况。

鱼雷击中"大凤"号时,盐山大佐曾跑到防御指挥所去。当时,兼作应急作业指挥官的内务长也在那里。一个水兵打开下面的入孔爬上来说:

"升降机室被打坏了"他说完就倒下了。

这时,舰内弥漫着挥发油的刺鼻的气味。飞机升降室上面是挥发油(海军内叫做轻质油)箱。可能是油箱的隔墙坏了。大佐跟内务长联系,调查了浸水区,在尽可能限制浸水区的同时,又在不危及舰内安全的条件下,打开舷窗和升降口以便通风,这样可以排出挥发油气体。

舰上有两台飞机升降机,其中离鱼雷命中点较近的前部升降机在载着第二攻击波的战斗机升起时,半途中忽然停了下来。看样子没有其他危及军舰命运的破损,因此,为了发挥战斗力,最重要的是集中全力堵住飞行甲板的漏洞。

小泽中将已经下达了命令,身为应急修理指挥官的工作长尽一切可能收集应急木材,在已经停下来的升降机上搭起了跟飞行甲板等高的木架把从士兵舱里拿来的桌子堵在上面。这样才按照

命令进行了修理，而且又不致于妨碍飞行。

盐山大佐为了向小泽中将报告这种情况，于下午2点前后到舰桥的作战室去了。那里集合了大部分幕僚，正在商讨各种善后对策。大佐报告完毕后坐了下来，从早晨到现在也没得休息，因此，想休息一下。

突然间发出一声巨响，作战室也被震动了，海图一类物品带着灰尘从屋顶上掉了下来，全室充满了烟尘。

在这以前根本没听到过炮声，大佐想这一定是大型飞机前来袭击，大型炸弹击中了军舰，于是戴上防毒面具跑出作战室。

跑到舰桥上一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空中连个敌军飞机的影子也没有，可是军舰不久前的高航速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军舰只是靠惯性运动。往甲板上一看，只见钢板鼓了起来。被人们看作该舰骄傲的飞行甲板也在中央鼓起老高。显然是军舰内部爆炸了。舰两舷的高射炮和机关炮台上的炮弹都因为受震而爆炸了。四面八方腾起红红的火龙。可消防水管里一滴水也没有。看来全舰的动力源——机舱被打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向附近的驱逐舰求援最为有利。可是炮弹被引爆后连续爆炸，驱逐舰无法靠近受伤的军舰。

不一会，火焰包围了舰桥。幸亏事先准备好了水桶，用水救护的结果，小泽长官和舰长还勉强指挥一阵子，可是这样的指挥终究不能持久。

这当儿，满身是血的通信长披了一件破衬衣跑上来，据说他是好不容易从通信指挥室里逃出来的。他的部下在爆炸当时正在岗位上，有的被压死，有的受了伤，几乎无一幸免。

被人被为全舰心脏的机舱在爆炸发生以后毫无消息。机电参谋富永章中佐面愁若地说：

“机舱里的人说不定全都死了。”

飞行甲板炮塔和机枪底座附近因为倒满了死伤人员，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期间，舰桥上也烟火弥漫，人们只好戴上防毒面具。小泽中将认为不可能在“大凤”号上实施指挥了，于是下决心改变旗舰。

从右舷放下一条小艇，从伸向舷外的机枪座上入下了软梯。古村参谋长对小泽中将说：

“长官，请按我说的办吧。”

先是长官，尔后是舰队机电业务长，人们按资格顺序，一个接一个下到小艇上。

漏到舰外的重油燃烧起来，一片火海向人们袭来。全部幕僚登上小艇以后，转移到在附近等候的“若月”号驱逐舰上去了。“羽黑”号巡洋舰开了过来，接着，人们又乘坐内燃机艇转移到“羽黑”号上去。

与此同时，“矶风”号驱逐舰横靠在“大凤”舰尾处把“大凤”号的舰员收容过去。“大凤”号舰长菊池朝三大佐不愿离开军舰，后来，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大凤”号的舰尾。下午4点地前后，“大凤”号突然开始向一面倾斜，航速越来越低，后来，突然出现巨大的倾斜，在附近警戒的几艘军舰的船员都向“大凤”号敬礼，最后，在暮色苍茫中，“大凤”号静静地沉没在塞班岛海水中了。

这时，“羽黑”号舰感到两次巨大的冲击。好象是被鱼雷击中了，可是舰内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来是“大凤”号舰内的深火炸弹达到一定的水深时爆炸了。）弄清事情原委以后，大家都放心了。

荟萃我国造船技术之精华的“大凤”号就这么简单地沉没了。究其原因，乃是挥发油在舰内爆炸所致。汽油油箱被炸破，可燃气体进入舰内，而通风换气用的前部升降机又卡了壳，结果，舰内充

满了可燃气体，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发生了火花，引起大爆炸。

这次事件中，第六〇一航空队司令兼“大凤”号行长的入佐俊冢中佐也跟军舰同归于尽。

根据小泽中将的作战指挥预案，第一次攻击队实施攻击以后，有两条作战指挥方案。

一、如战果很大，则于翌日（20日）黎明逼近列岛线，再次进行空战，击溃敌军航空母舰群之大部。与此同时，派出游击部队将敌军歼灭。

二、如判明第一次击攻战果甚微，则机动部队应暂时向西面避退，俟兵力与物资补充完毕之后，再次进行决战。

实际上，尽管计划中考虑到了用小泽部队本队中的第一攻击队再次实施攻击，但该部队夜间返航。因此，成功性不大。这样一来，只能用残存下来的第二攻击波中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薄暮时实施攻击。然而，该计划因为“大凤”号被击沉而未达到目的。

小泽中将直接指挥的大型航母舰3艘中竟失去两艘，旗舰也不得不更换，最后，转移到“羽黑”号上以后，对各攻击队的战果进行了综合，确认战果不佳。于是根据第二条预案决定重新部署兵力。

接着，小泽中将下达了命令，要求分散行动的各部队务于翌日（20日）上午7点到达会合点，与此同时，对第二补给部队也下达了按上述时间在会合点会合的命令。“羽黑”号通信设备不够完善，满足不了旗舰的要求，于是，第二天又准备把“瑞鹤”号做为旗舰。

当天日没后，前来向小泽中将报告的各航空战队的残余兵力如下：

一、小泽部队本队：战斗机15架、战斗轰炸机2架，慧星式1架，二式舰载侦察机5架，九九式舰轰炸机2架、天山式7架，总计37架。

二、城岛部队：战斗机 19 架、战斗轰炸机 19 架、天山式 8 架，总计 46 架。

三、大林部队：战斗机 6 架、战斗轰炸机 7 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 6 架、天山式 3 架，总计 22 架。

四、栗田部队：零式水上侦察机 18 架、零式观测机 6 架、基地派遣的式水上侦察机 3 架，总计 27 架。四个部队总共有飞机 127 架（其中舰载机为 100 架）。

从现有兵力来看，小泽部队如果单凭自己的兵力向占有优势的美军舰队挑战，那将极端困难的，因此，要想打出好的战果来，就必须考虑同角田部队协同作战。

当天深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大将的司令部以参谋长的名义拍来电报说：

联合舰队参谋长致"阿代号部队"电机密第一九二三五七号

大致整顿完毕之后，应根据战斗情况进行追击战。

一、基地航空部队

（一）20 日，通过飞机侦察确认敌情，八队空袭部队火速向硫黄岛出动，第三空袭部队，第八空袭部队尽速向帛琉出动。

（二）21 日，派飞机进行侦察，同时根据 GF 作字第一七九号电令攻击敌机动部队并向马利亚纳集中。

（三）22 日，向马利亚纳集中兵力，并以此向敌机动部队发起搜索攻击。尔后，依战果之大小，在保持马利亚纳方面制空权的条件下继续作战。

二、机动部队

（一）21 日，进行补给和兵力整顿，破损舰只送往内地，一部分航空母舰返回训练地（林加）。

（二）22 日，依情况出动，与基地航空部队协高动作，向敌机动部队发起反击后，飞行队派往陆上基地，在第五基地航空部队指挥军指挥下继续作战，航空母舰返回训练基地。

（三）22日以后，随战况之发展，用大部分水面舰艇对塞班岛实行扫荡。

由此看来，情况与中途岛失败的情形颇为相似，多灾多难的6月19日就这样过去了。在昏暗的夜色中，各队的舰艇悄无声息地向着明晨会合点驶去。官兵们心怀第一天决战遭到的创伤，一心祈祷着武运长久。

至夜，天色放晴，晴空逐渐增大，夜半的群星似乎不知道地上的争战，像往常一样美妙皎洁。阴云笼罩的我们的前途只要象天空这样不见放晴，明天的胜利恐怕是难以期待的吧。

没有给予敌人以任何打击就在在洋上丧命的战斗轰炸队员，许多在己方基地上空无谓牺牲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直到牺牲前一直执行其掩护任务的战斗机队员……以最后决战为名，让这些人自愿地送命，这虽然可以用当前战局严重来解释，可是，人们的死未留下任何具体的东西来表明死的价值。我心情烦恼，又一夜没有合眼。他们的本领确实不够，可是缺乏训练并非他们的罪过。如果进行充分训练，本领当然会提高。至于说当时敌人不容我军喘息，快速发动进攻，对敌人来讲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射程外”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有些叫人费解。这天首次战斗中我军所采取的射程外战法如果说纸上谈兵还是有其道理的，作为一种战术，它可能很符合航空母舰空战的实际。不过，这指的是棋盘上的棋子要步数得当的情况。

敌我之间距离有400多海里，在这样大的距离上，我方先杀了一枪，这样，我们就可以先发制人，无一遗漏地狠狠地打击敌军全部航空母舰，利用航空母舰的脆弱性，我们的目标是使其失去飞机起降的功能。结果，在敌军飞机不能起飞的情况下，我军以全部兵力向其近逼，放开手脚，狠狠地打击，这一切就是射程外战法的实质。这虽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从战法上看，是可能实现的。战斗中总要拼个你死我活，在一次决定胜负的航空母舰空战中，这

种战法有时是可取的上策。问题仅仅在于要想达到目的，则必须有适合于此种战法的精锐部队。

部队宜按主将意图行事，从这一点来看，小泽部队还缺乏此种素质。行动能力本来是使用飞行队的基础，可是连这样一种素质也相当欠缺。连飞机在舰上赶快降落这样动作也老是叫人捏一把汗。天气稍有不佳，就连出动集合编队都不会组织，飞机竟然飞得稀稀拉拉。在大洋上导航不一定十分可靠，能找到敌军位置，这是一个时刻叫人担心问题，凭着这样的训练程度，慢说作战，就算是平时进行演习，也会有相当的牺牲。再说，存在的问题是：所谓的训练是在同敌军交锋之前进行的。说它水平怎样高都可以，然而实战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十分困难的空战和鱼雷轰炸中，如果没有很高的训练水平是难达到战果的。各参战部队的司令部不知是否清楚地认识到了飞行队的这种技术水平，如果认识到了，那就应该用航空母舰部队来弥补飞行队技术水平低的弱点，也就是说最好是让我舰队接近敌军，敌我之间的距离可以缩短到 150—100—50 海里。这样做就不是让敌人伤及皮毛，而是要伤筋动骨了。就算敌我双方都伤筋动骨，拼死厮杀，难道不正是我们此次决战之初就下定的决心吗？这不正是所谓的“最后舰队决战”吗？

何况打仗并非唱独角戏。我考虑了一下当天敌军的情况。难道说我方的射程外战法奏效了吗？要不然为什么一架来袭的敌机也没有呢？把我方攻击队的报告综合在一起一看，原来我攻击队都是在距敌军部队 20 到 40 海里的范围内，被敌军的由优势战斗机组成的警戒幕给拦截骗住了。这天，敌军放弃了对我舰队进行空袭，这也许是他们想采用一点迎击的战法吧？他们把雷达全部开动起来，集中使用全部舰载战斗机，凭着绝对有利的态势以逸待劳。而我军攻击队则为了运用射程外战法不惜远程而来，结果弄得疲惫不堪，这样，敌机可以把我攻击队个个击破了。

这确实是合理的战法。敌人是不是要把我空中兵力引向己方

巢穴，而后回以攻击，击败之后再从容出击呢？

好像是中了敌人的诡计。看来，敌人的才智高我一筹。如今大势已定，无可改变了。实行追击战的不是我们，而是敌人。说不定敌军从明天就将转入追击。明天，我们难免要遭受敌军的激烈的空袭了吧？……我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了上述看法。

无论怎么讲，今天的失败未免太惨了，事到如今，我再一次研究了各种情况，看我这个航空参谋是否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小泽长官曾任海军大学校长，是一位在实战方面也负有盛名的海军战术专家。辅佐长官的参长以下官长都是历经战斗的有能之士。我发现有问题的是小泽部队的长官、参谋长、首席参谋、作战参谋（包括两名航空参谋在内），都是一些没有航空部队的实战经验的人。尤其是，除了航空参谋以外，再也没有一个航空专业出身，这两支部队的幕僚当中，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其他人都从未参加过航空母舰战斗。

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战斗确实“不容迁延”，是一战决定胜负的。它不象基地航空部队之间的战斗那样可以输了再打，转败为胜。正因如此，此种战斗必须事前做好周密的准备。小泽中将是一位考虑问题极为细致的人，他跟许多飞行人员一样，决不凭着主观臆测行事。无论是舰队活动，还是搜索敌情，尤其是飞机的攻击方法，每次采取行动之前他都要对各种数据一一计算，自己一下子拿不定主意时，他总要命令幕僚们反复研究。第一航空参谋青木武中佐和第二航空参谋田中正臣少佐两个人都是为小泽长官提供准确数字的细心人。反复进行图上作业也是小泽司令部的工作作风的具体表现。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打仗，总是要人去打的。特别是航空战斗中，决定胜负的主要不是舰船，而是舰员和飞行员。简而言之，每阶段作战以来我机动部队所取得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无不是我精明强干的飞行队员建立的功勋。即使有时我军战斗指挥上有失算

之处，但这种失算却靠我飞行队员的高超的技术而得到弥补。可是小泽部队的幕僚给长官提供的数字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人的因素了呢？

现在，我们可以举出中途岛海战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据说，在那次海战中，南云部队的侦察机曾从敌舰队上空通过，可是竟然没有发现敌人，如果确实如此，则一定要预先充分考虑到在我发现敌军之前，敌人就对我实行攻击的可能性。仅由一个人驾驶的舰载机，其最佳攻击条件是在其飞出后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内这段时间，这是最大的距离。而且，在确定这一条件时还要考虑到起飞以后的集合以及因气候条件而必须采取的迂回等行动。如果超越了这一条件，则无论多么熟练的飞行员也会感到疲劳，在疲劳的情况下，尽管有比较好的机会也会失掉。何况，在距离过大的情况下，由于敌军位置移动范围过大而难于发现敌人。从摆脱敌人的角度看，如果飞行员技术熟练，总还有摆脱敌人的可能，而如果缺乏训练，则就显得紧张被动了。我本人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当前我飞行部队的训练水平曾提出过报告，我认为第二航空战队的攻击距离，慧星式应为 300 海里，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为 250 海里左右。可是，看来小泽部队的两位航空参谋谁也没有接受我的意见。

要是用我的尺度来衡量，敌我空母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好处说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当然，敌人方面因航空母舰较多而略高一筹，但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在此次你死我活的决战中敌人一定会得胜。小泽中将确实是处境艰难。我们这些航空业务人员要能多做一番努力，为小泽中将提出测量飞行队能力的标准的话，战法也许要做重大改变的。就这一点来讲，我因为在航空母舰上工作时间较长而感到责任比任何人都要重大。讲责任感又有什么用呢？反正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辩解亦无济于事。我这个人对战争的残酷深有体会，对天空有一种恐怖感。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要求有坚强的作战指挥的基地航空部队

由小泽中将指挥，而一战决定胜负的航空母舰部队由角田中将担任长官的话，情况就会好些。我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这两位长官都具有担当这种任务的充分的实战经验。

小泽中将因为其乘坐的“羽黑”号军舰弄不到必要的情报，把20清晨搜索敌军的任务全部委托给栗田中将了。

20日上午4点30分，即日出前一个半小时前，栗田部队的4架水上侦察机一清早就向东方飞去了。

上午5点45分，即日出约15分钟以后，大林部队的6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也出发了，日出以前对水上飞机通过的地方再次进行搜索。

6点13分虽然我一架水上飞机报告说发现两架敌舰载机，而且其他水上飞机遭到敌战斗机的追击，但是，整个上午没有收到关于敌舰船活动的报告。

只是从帕劳起飞的水上飞机于上午11点20分发来报告说在帛群岛20°、540海里处发现敌机动部队，但从所处位置判断，该机所发现的应该是我军小泽部队。后来在方位上做了5°的更正，于是确认上述发现的所谓敌军部队确实是小泽部队。

小泽部队各部队按原定计划于上午7时在同一地点会合后，开始给巡洋舰、驱逐舰补充燃料。

这一期间，小泽中将将旗舰由“羽黑”号改为“瑞鹤”号，时间是中午。

开战以来，机动部队中始终活跃的只有这艘“瑞鹤”号。这艘舰参加了中途岛海战以外的所有海战（珍珠港第一段作战、珊瑚海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南太平洋每次战等），参加海战如此之多，可从来未中一颗鱼雷或一颗炸弹。始终同该舰一起活动的“翔鹤”号却曾在珊瑚海海战和南太平洋海战中被击伤，而且昨天终于结束了战斗生涯。“瑞鹤”号即将终不离“翔鹤”号左右，可从来未遭到过意外。

小泽中将的将旗就是在这样一艘军舰上飘扬起来了。

在改变旗舰的同时，大林部队又派出3架飞机到东面去搜索。同与此同时，为了慎重起见，“瑞鹤”号又派出了3架飞机去搜索此前由帕劳地区的巡逻机发现的机动部队的位置。

下午，事先出去进行搜索的栗田部队的巡逻机在我部队补给点东方约240海里附近相继发现敌我不明的飞机并拍回了电报。下午3点前后，似乎有敌军水上飞机在我附近活动。在很近的距离上可以听到声音，根据明码报文加以核对，可以看出敌水上飞机已发现了小泽部队的全部阵容。

小泽中将得知敌机动部队向我接近的情况以后，于下午3点20分停止补给，下令按320°航向（他认为这是最容易远离敌军，的航向）急速避退。

在这以前，小泽中将根据丰田联合舰队司令部指导方针，将残存的飞机转移到“瑞鹤”号、“飞鹰”号和大林部队的两艘军舰上去，让“隼鹰”号、“龙凤”号和大林部队的另一艘舰在城岛少将指挥下返回吉马拉斯。

然而，在此种情况突变的时刻，大林部队却认为敌机必然前来袭击，于是决定在敌机攻击小泽部队之后，对敌机进行跟踪，以便对其航空母舰实施攻击，为此，命令由3架战斗机、10架战斗轰炸机和两架天山式飞机组成的攻击队及早起飞。

下午4点10分，我巡逻机发现在北纬14°20′，东经138°30′，“瑞鹤”号东方的200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到京都间的直线距离）处有大约20架的机群，最后，在4点15分终于发回电报说，一支以两艘航空母舰和两艘战列舰为基干的敌机动部队正在向西航行。

小泽中将当时企图在薄暮时对这支部队进行攻击，并计划攻击之后回到马利亚纳基地，与此同时，命令栗田部队同水上飞机保持接触。

另外，为了通过夜战攻击敌机动部队。长官于下午5点下达了夜战的命令，为此，特命令除航空母舰和一部分驱逐舰外，大部分水面舰艇由栗田中将指挥编成游击部队。

接着，下午5点20分，为了进行业已计划好的薄暮攻击，又命令小野贤次大尉率领的鱼雷机队（3架山式跟踪飞机、7架天山式鱼雷飞机）从“瑞鹤”号上起飞。

就这样，一场杀气腾腾的夜战越来越近了。

20日下午，城岛部队的“隼鹰”号根据小泽中将的准备将可以使用的飞机转移到2号舰“飞鹰”号上去。我跟这些飞机的飞行员告别之后，到舰桥上去了。

下午4点，我感到情况非常寻常，于是向城岛司令官进言，希望他改变原方案，让轰炸机、鱼雷攻击机暂时到空中退避，凡能够使用的零式战斗机（有19架为掩护和防空飞机，7架战斗轰炸机）飞到空中进行警戒。司令官接受了这一建议，上述战斗机于4点15分急速起飞。

当时，城岛部队位于北纬16°、东经134°，塞班岛以西约700海里，大致在小泽部队的中央，离敌军部队最远。以“瑞鹤”号为中心的本队位于城岛部队的东北，处于大林部队3艘航空母舰外围的栗田部队位于其东南。每一支部队都接近城岛部队的视界极限。

下午5点25分，“瑞鹤”号从很远地方发现攻击队的飞机似乎在起飞。可能是小野大尉的夜间飞行组吧？好不容易发现敌军部队，攻击队也期望利用薄暮或黑夜进行攻击，可是在失去了“大凤”号和“翔鹤”号两艘军舰以后，所能依靠的只有从“瑞鹤”号上起飞的少数鱼雷攻击机了。现在，大林部队中此前起飞的攻击队飞机正在着舰。夜战中，单座战斗轰炸机是没什么作为的。

城岛部队自昨夜以来就忙于修理，剩下来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攻击机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十几架。而且这些飞机也因为飞行员缺乏训练，在敌机空袭的情况下，采取一种减小损失的消极对策，

让飞机避开航空母舰，在上空飞行。

南太平洋海战中，同样是在如今这艘“隼鹰”号舰上，尽管反复3次派出飞机进行攻击，但当时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派出更多的飞机参加攻击的问题，至于飞行员的技术水平问题则无须过多考虑。当时，飞机的可靠性是相当高的，在“隼鹰”号迫降的“翔鹤”号、“瑞鹤”号和“瑞凤”号的飞机甚至常常被充燃料、炸弹和机枪子弹，这些迫降的飞机即使跟“隼鹰”号舰上的飞机一起攻敌，也未曾互相妨碍。可是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我们都处在打败仗的情况下，虽困兽犹斗，可是单凭这些虽说完好，但却数量有限的飞机怎么能斗得起来呢？机动部队的战术，舰载的兵器和飞机，舰员的士气等都在随战争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可是唯独第一线的飞行员的技术却每况愈下，“要是他们的技术可靠的话，那有……”人们只能叹息不已。

“小野大尉，全靠您了。”我望着离舰飞去的攻击队暗暗送别说。

正好在这个当儿，雷达员发来了似乎有敌军编队向我接近的报告。距离很近，因为正好是在被烟囱给遮挡住的方向，所以一下子看不清楚。攻击队正要飞出视界以外的时候，小野大尉又向全军发出警报说：

“发现敌攻击队，向贵军方向飞去，17点28分。”因为通报对象是小泽部队本队，所以敌机可能从北面向我接近。

“各就各位。”

舰桥上的喇叭向舰内发出了紧急警报。因为在这以前就曾发出过警报，所以舰员都在战位附近休息，随时可以做好战斗准备。高射炮、机枪都一下子瞄向天空，按45°角等待敌机“光临。”

“隼鹰”号舰桥上，城岛司令官以下幕僚和“隼鹰”号的副长等人戴好了防毒面具，准备迎击来袭的敌军部队，站在舰桥罗经前面的航海长山崎誉少佐正在下达操舵的口令，在舰桥最上部没有天

遮的射击指挥所里，舰长此谷清见大佐在指挥全舰。

花风雄二副长通过舰桥棚顶上的传话筒向舰长报告说：

“就位完毕。”

就在他报告战斗准备完毕时，敌机已经向着右面的小泽部队和后面的栗田部队飞了过来。时间：下午 5 点 30 分刚过。

上述两支部队的大小火炮一齐开火。看来，城岛部队也逃不出敌机的眼睛吧。

我一看空袭已在所难免，于是马上从舰桥到观察所去。这个设在烟囱周围的观察所是对军舰上空进行观察的中枢，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挤满了观察人员和射击指挥所人员共 60 多人。正中央安装着雷达，前面，在舰桥的正上方是舰长的战斗兼射击指挥所。“隼鹰”号正向着西北航行，其后面是同型军舰“飞鹰”号，右后方是没有塔形舰桥的“龙凤”号，右前方是战列舰“长门”号，左前方是巡洋舰“最上”号，这 5 艘巨舰的周围是驱逐舰。这样就形成了轮形阵势。

“飞机！30°，一二〇。”

“敌编队向我接近，高度 5000。”

从四面八方转来了发现飞机和飞机动静的报告。海军内部以千为单位表示距离，所谓一二〇指的是一万二千米。

观测大距离戴眼镜较为方便，可是一戴上眼镜，视野就变得非常狭小。我把方才戴过的 7 公分的眼镜放在右眼里，环视了一下四周，只见敌机在左右两舷分开，向着城岛部队飞来。

“两舷机全速前进！”

舰长的号令一下，军舰冲破白浪向前开动了。

“敌机要攻击哪艘呢？”我咬紧牙关注视着敌机的动作。没等人们看到飞机下降飞行高度，敌机就突然俯冲轰炸了。在俯冲过程中，被轰炸的目标在俯冲开始前的机动是非常困难的，难就难在机动时机的选择上。机动过早，会被敌机钻空子，而机动过迟，则来不

及回避。我这个靠俯冲轰炸机培养出来的人，此刻，内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战斗激情。

飞在前面的飞机好象把“隼鹰”号当作目标了，很快分成两队，每队 9 架。这一着妙极了，虽说是敌人，但应该承认，他们确实很高明。飞行员有一个习惯：一遇到某种不寻常的情况总要看看表。我的表正好指着 5 点 50 分。

“嗒、嗒、嗒……”

“咚、咚、咚……”

一直忍气吞声的机枪和高射炮现在一齐开火了。因为巨大音响的干扰，通信完全中断。敌机确实是把“隼鹰”号当作袭击目标了。现在正是实行回避的好机会。左上方的飞机动作有些过早，军舰要向右掉头。舰长在射击指挥所里大声喊道：

“左满舵！”

可是口令好象没有传到舰桥上去。

我一时忍不住，急忙跑下梯子到舰桥上去。

“航海长，左满舵！”

正在我喊叫时，突然听到“咚！”的一声巨响，接着，又是“咚、咚、咚”的令人可怕音响。

在爆炸声中，舰体开始摇动了。舰桥上的人们一齐蹲下来 距海面 20 多米高的舰桥一时被水柱包围了。舷窗的玻璃碎片乱飞，棚顶上的东西掉了下来。军舰好象要一时停下来。水柱林立的结果，前方模糊不清。敌机继续轰炸。

我也忍不住在甲板上找个地方藏起来。炸弹这种东西，什么时候也不会受到人们的喜欢。

航海长千方百计通过传话筒向操舵室下达操舵口令，“左舵！左舵！”他连连喊叫不停。

过一会，我抬起头一看，只见城岛司令官一个人坚毅地站在舰桥上。城岛司令官在珊瑚海海战中，曾任“翔鹤”号舰长，军舰曾被

击破。战争是实际，而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这里，胆量、责任感和经验很重要。

这回来袭的是鱼雷机，飞得很低，几乎贴近海面。美国人也很勇敢哟，经过几番回避之后，我抬起身子一看，只见位于"隼鹰"号右前方的"长门"号将其40厘米的炮管按水平位置进行射击。战列舰的巨炮跟航空母舰的小炮毕竟不同，刚听到它那沉闷的炮声，首先飞到的两架鱼雷机立刻化为乌有了。钻过火力网发射鱼雷的有四、五架飞机，由于"隼鹰"号巧妙的回避和"长门"号以及其他军舰的拦阻性射击，敌军大部分飞机向着2号舰"飞鹰"号飞去，另一部分向着3号舰"龙凤"号飞去了。

"隼鹰"号上空已经没有敌机了。这时，为了慎重起见，问了一下舰桥上观察所，看有没有敌机，可是没有得到回答。

"这是怎么回事？"

一想到这里我才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右后方的通信参谋植村少佐头上鲜血直流，纯白的军装都染红了。我身后不远的地方一个信号兵倒在血泊中。值班航海长看到这种情况说道：

"完了！"

他嘟哝这么一句以后再没有说什么。舰桥后面的人几乎不是负伤就是牺牲，完好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当时因为弯下身子而平安无事，看了下司令官身边情况，似乎没什么异常。只是司令官的眼镜被打碎了一点。

"眼镜当了我的替身哟。"司令官一面用毛巾擦他那被海水溅污的脸，一面小声对我说。

"舰长！"

副长忧虑地通过传话筒向着上甲板喊道。

"喂，我在这里。"

舰长平安无事。

我担心敌机再次来袭，向司令官敬了一个礼以后，想到观察所

去。

我方才从上面下来的阶梯上面流着好多血。我上到阶梯中央部分，头跟了望台平齐时，突然一下子停住了，我方才呆过的地方如今已没有落脚的地方了，信号兵们横三竖四地躺着，有的人眼镜耷拉着，有的人仰面躺在地板上，有的人脑袋打掉了一半，有的面目模糊，无法辨认。我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影，一时感觉到的并非什么悲惨，而是象在做一场噩梦。

方才还在舰桥上报告敌机动静的声音，如今，再也听不到了。一般说来，拼死战斗，以身殉职的战士们，其形象都是被描绘得很美的，可是实际上，这远比语言和文字给人们的印象残酷得多。

敌机刚攻击完"隼鹰"号又来攻击"龙凤"号，"龙凤"号好象巧妙地避开了攻击，然而"飞鹰"号却停止航行，冒出了大量黑烟。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由于军舰倾斜的结果，2 号舰露出了红色舰体。看到这种情景我这才意识到"飞鹰"号无可挽救了。

"隼鹰"号依然全速向西北航行。命中了两颗炸弹，由于弹片和爆炸气浪的杀伤，观察所上面，烟囱附的的信号员和其他人员一共 50 多人瞬时丧命。此外还有 6 发近弹，舰桥后面的高射炮台和左舷机枪座等都被炸坏，死伤者数十人。舰上的飞机起降装置亦被炸坏，甲板也炸出个大洞。结果，飞机也不能起降了。

万幸的是没有出现有碍于军舰战斗，舰长下达了掉转航向的命令。

舰桥上的一部分人担心跟"飞鹰"号同归于尽，因而表现出不大同意的样子，可是司令官的责任感和他对部下的信任毫不动摇。

薄暮时，旗舰"隼鹰"号接近了"飞鹰"号。这两艘舰都是由商船改装的，其抗破损能力比一般军舰小得多。从倾斜度很大这种情况来推断，可能是水线以下部分被鱼雷击中了。因为舰体倾斜，飞行甲板也清晰可见，上面没有破孔，这说明没有被炸弹命中。根据预先规定好的军队部署，前川万卫中佐指挥的"滨风"号驱逐舰在"飞

鹰”号周围进行警戒。

敌机还可能前来袭击，对于因损伤而不能行动的“飞鹰”号除了拖曳外毫无办法。城岛少将系航海专业出身，在这方面，他是专家，因此遇到眼下的情况他可以当机立断。

这时候，为收容飞机而开了过来的“瑞鹤”号上的小泽中将通过发光信号下达了命令：

“部队火速向西北退避。”

城岛少将看到“飞鹰”号已经无法救护，于是命令驱逐舰对“飞鹰”号施行警戒并救护该舰舰员，尔后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下令改变航向，向西北航行了。

战斗开始时起飞离舰的飞机在日没前后回到母舰上空，“隼鹰”号和“飞鹰”号两艘舰都已负伤，飞机无法着舰，一部分飞机勉强在“龙凤”号上降落，大部分在军舰附近的海上迫降，暮色苍茫的洋面上到处水烟腾起，“嗵。嗵，”战斗机和攻击机在海上降落，驱逐舰和潜水艇冒险停止航行，前来救护遇难的舰员。

我眼含泪水从“隼鹰”号甲板上凝视着无谓损失的飞机，所关心的是飞行员的安全。

据推算，这天前来袭击小泽部队的敌机，从下午 5 点 30 分开始，大约一小时之内，有 130 到 150 架。

其中，袭击小泽部队的约 50 架，袭击城岛部队的约 40 架，袭击栗田部队的约 20 架，袭击补给部队的约 35 架。据报告，被我军在空战中击落的敌机约 40 架，被我对空炮火击落的约 20 架。据认为城岛部队的战果不大。

我军损失是：“飞鹰”号、“玄洋”号、“清洋”号沉没，中弹破损者有“隼鹰”号、“瑞鹤”号、“龙凤”号、“千代田”号，战舰“矮名”号、巡洋舰“摩耶”号、供应舰“速吸”号。沉没和破损舰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飞鹰”号因遭到鱼雷轰炸机的联合攻击，命中一条鱼雷而失去航行能力，漂流时又遭到敌潜水艇的袭击，被一条鱼雷击中，

结果舰内燃起大火，无法抢救，于下午 7 点 32 分终于沉没。位置在塞班岛以西约 730 海里处。

二、“玄洋”号因航速低航行于小泽部队的末尾，遭到敌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受到 3 颗至近弹爆炸的结果，机械被严重炸坏，舱内进水，舰失去航行能力。因为不可能排除故障，最后舰员离舰，放弃舰体，并由警戒驱逐舰“卯月”号将其击沉。

三、“清洋”号跟“玄洋”号一起行动中因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而起了大火，放弃舰体后，由警戒驱逐舰“雪凤”号的鱼雷将其击沉。

四、“瑞鹤”号舰桥后方直接中弹 1 颗，其他部位被 6 颗至近弹击伤。另外，可能因遭到敌俯冲轰炸机的机枪扫射的结果仓库起火，虽曾一度濒于危机，但因灭火有效而未发生严重事故。飞机的起降和战斗航海性能均未受到影响。

五、“隼鹰号烟囱附近有两颗炸弹直接命中，其他部位被 6 颗至近弹击伤，虽飞机不能在其上起降，但军舰本身未失去战斗航行能力。

六、“龙凤”另因受至近弹打击而出现小破损，但军舰的战斗航行和飞机起降性能未受影响。

七、“千代田”号后甲板直接中弹 1 颗，其他部位被至近弹打伤，弹药库进水，需要修理，飞机起降困难，但当前仍可坚持战斗航行。

八、“榛名”号后甲板直接命中炸弹 1 颗，其他部位被至近弹击伤，弹药库进水，需要修理，当前仍可坚持战斗航行。

九、“速吸”号被直接命中炸弹 1 颗，至近弹 2 颗，舰遭到小破损，但仍能坚持战斗航行。

这天，人们寄予希望的小泽部队的唯一的攻击队——小野大尉率领的薄暮攻击队虽然到达了预定地点，但未发现敌人。夜间搜索中，因视界不良，有两架飞机坠落。其余飞机于下午 9 点 53 分返

航。因没有找到“瑞鹤”号舰而在驱逐舰“朝云”号附近迫降，飞行员被救起。

此前不久，在敌机前来空袭前，栗田部队接到进行夜战的命令之后，在空袭高潮中开始出击，但因为薄暮攻击队未发现敌人和遭到敌机空袭，到第二天能够使用的舰载机数量大减。下午 9 点小泽中将给栗田部队下了命令：

“如夜战无望，可速向西北退避。”

栗田中将断定夜战没有希望，于是改变航向，尾随小泽部队向西北航行了。

在这以前，小泽中将收到的关于各部队可能使用的飞机数如下：

一、小泽部队本队：占斗机 4 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 1 架、慧星式机 1 架、天山式机 1 架，总计 7 架。

二、城岛部队：战斗机 11 架、战斗轰炸机 5 架、天山式机 1 架，总计 17 架。

三、大林部队：战斗机 2 架、战斗轰炸机 3 架、九九式舰载攻击机 4 架、天山式机 2 架，总计 11 架。

四、栗田部队：水上侦察机 4 架、观测机 6 架、基地派遣机 2 架，总计 12 架。以上各部队的飞机总数为 47 架，其中舰载机 35 架。

20 日战斗中损失的飞机有：舰载机 65 架、水上飞机 16 架。

在广岛湾内坐镇旗舰“大淀”号的丰田大将一直注视着当天战斗情况，鉴于小泽部队业已丧失决战能力，乃于下午 7 点 45 分下达了如下命令：

翌日（6 月 21 日）晨，依然天气良好，海面平静。这天早晨，位于小泽部队最后的大林部队因同敌机接触，行动比预定时间晚了 1 小时。该部队于上午 6 点 20 分派 4 架舰载攻击机在小泽部队后方，90°到 180°之间 350 海里范围内进行了搜索。这些飞机在 10 点

40分发现一架敌舰载机。此外，未发现任何敌军舰船。

上午7点，小泽中将给各分散部队下了命令，要求航空母舰部队返回冲绳。栗田中将率领的游击部队返回吉马拉斯。当时，栗田部队的驱逐舰上燃料很少，在大洋上加油又有危险。有鉴于此，中将于下午3点45分改变了命令，要全舰队暂时开往中城湾。

及至完全不必担心敌机空袭的时候，天气逐渐变坏了。整个上午小泽部队一直跟敌人机动部队、舰载机和水上飞机战斗，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状态，如今官兵们一经摆脱了敌人，过去几天的往事就象铺天盖地的黑云似地突然从人们心中浮起。

我站在"隼鹰"号的舰桥上环顾了一下四周，过去两年中跟"隼鹰"号形影不离，一直一起活动的"飞鹰"号已经彻底消失了。据说横井后之舰长在海上漂流时被驱逐舰收容，可是我的那些熟悉的舰员们命运怎样呢？留在关岛、罗塔岛基地的飞行员们如今一定还在艰苦奋战吧？

因为一直进行战斗，"隼鹰"号观察所上死者的尸体大部分没有得到收拾，依然留在原地。

我左思右想，感到前无望，走下舰桥，在飞行甲板上走了一圈。桅杆索被炸断，垂了下来。舰体到处都是弹孔，真是遍体鳞伤。看到这些新的伤痕，我内心里又产生新的感慨。我想起了军舰驶出塔威塔威时，小泽中将的训示。

"……如此次作战达不到预期目的，则水面舰艇将失去其存在意义……"

这句话已深深印在我的头脑里了。

这次作战被人们称之为"最后的舰队决战"或"皇国兴亡所系之战"，可是小泽部队竟毫无作为地离开了战场。

今后的战局将会怎样呢……

日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回顾一下过去数日的战斗经过，所谓天佑神助的说法对我联

合舰队是毫无意义的。自明治以来，“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如今也阴云笼罩，时至今日，岂非如同日薄西山了吗？

翌日（22日）气候益加恶化，最后下起雨来，这给小泽部队的官兵进一步增添了忧愁。

当天下午1点，以栗田部队为先头部队的小泽部队直属队和城岛部队开进冲绳岛南岸的中城湾。入泊结束时，已是过3点。

进港以后，立刻开始转移舰员，“大凤”号和六〇一航空战队的乘员向“瑞鹤”号转移，“翔鹤”号舰员向巡洋舰“摩耶”号转移，“飞鹰”号舰员向“隼鹰”号转移。

下午11点，丰田大将拍来电报，小泽部队全部返回广岛湾。翌日晨，小泽部队从停泊地出发，下午6时进入柱岛泊地。多灾多难的小泽部队就此结束了作战。

“阿代号作战”就此以失败而告终。

据记载。6月15日以后，美国舰队采取了如下行动。

“日本舰队出击之目的在于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战斗。6月15日，美国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收到报告说：敌军由航空母舰、战列舰和巡洋舰编成的大部队开始出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援救马利亚纳之地面部队。该方面美军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攻占马利亚纳群岛，因此，水陆两栖作战的目的在于不惜任何牺牲，亦须打退敌军之干扰。斯普鲁恩斯有一个将作战行动发展为菲律宾海战的计划。”

“斯普鲁恩斯当然要忠实地执行其基本使命。因此，他虽然在马利亚纳西方采取攻势，但其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不会出动到很远的地方，即不会因为对付日本军队可能进行迂回攻击而无法完成掩护我水陆两栖部队的任务。”

“为了防止此种威胁，向西面派出了部分快速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航空母舰于6月15、16两日攻击了硫黄岛和父岛的日本基地。向北面发动攻击的我飞行队击毁了敌军在空

中和地面的飞机，炸毁建筑物起火并烧毁了弹药和燃料场，使上述基地一时失效，封锁住从两岛起飞的飞机。参加北方攻势的部队接受任务在塞班岛西方集结，炮击塞班岛驻军以掩护我军部队。”

“6月19日，开始同日本舰队交战，19日的战斗明显地分为两场空战，一是从航空母舰出发的我军飞机同为了装载燃料和弹药而企图在关岛和提尼安机场着陆的日本飞机在关岛上空进行的空战，另一场是敌军飞机长时间对斯普鲁恩斯上将的舰队进行大规模攻击的空战。当天战斗的结果是：545架敌机中有402架被击毁，而我方仅损失17架，军舰只有4艘被击毁。”

“敌军因丧失大型航空母舰载机而无法使用飞机对塞班实行空袭，而我军基本完成使命，为同敌舰队作战而临时向西移动。20日晨，派出飞机实施侦察以寻找敌舰队所在位置。正午时，侦察机开始跟踪敌舰队，一支大型攻击队从航空母舰上出动。当天将近日没时分，敌这时位于西面很远的地方，我军在续航力所允许的最大距离上进行了空袭。”

“敌军2艘航空母舰、2艘驱逐舰、1艘油船被击沉，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油船遭重创。我方被敌方高射炮和战斗机击落飞机16架，驾驶员因难于找到航空母舰位置，有许多人驾机在黑暗中着舰。有73架飞机因燃料耗尽和着舰时撞击而毁掉。在我舰队附近着水的飞机有，百分之九十在黑暗中被巡洋舰和驱逐舰救起，我军给日本舰队造成巨大伤亡，排除了敌人对塞班岛作战的干扰，从这一点来看，我军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从20日夜到21日，敌军连续撤退。21日经过搜索判明了敌舰队的位置，但前去攻击的飞机却未能发现目标。斯普鲁恩斯上将的主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从马利亚纳水域出击，因此，21日夜，由于出击距离过大而放弃追击。我军经过菲律宾海战挫败了日军加强马利亚纳作战的企图。从此以后，我军攻略作战未再受到敌军干

扰。”

第二节　代价太大了

摊开太平洋的地形图，就会在巨大的斜体字“日本帝国”和不引人注目的斜体字“马里亚纳群岛”之间发现“硫黄群岛”这几个较小的字体。硫黄岛是硫黄列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好象是放置在海面上的一块长九公里宽五公里，不高不大的土块；它位于太平洋西南端，如同一座城堡主塔。硫黄岛又是一座小火山，岛的中央呈现一片绿色，有椰子树，有棕树。和这些绿色以及奇妙野花点缀成的优美景色形成对比的是黑色沙土的海滩。硫黄岛又叫作萨尔弗岛。在一段时间里，一些靠近硫黄岛的航海家在他们的舰只的周围看见了从海上升起的，几乎是令人窒息的蒸汽。火山活动可以说从未停止过。在某些地方，地层随时都会破裂，喷出大量岩浆，有时一座岛屿突然会从海上出现，然后又下沉。因此，1941 年在硫黄岛海域，真有一块冒烟的土地上升到海拔一百二十米的高度，但两年之后，它又沉入海底二百米深处，从海面消失了。这种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并不能阻挡缺少土地的日本人来到硫黄岛。战前，曾有一千一百名平民生活在硫黄岛上。

美国人知道这个岛成为了筑有防御工事的基地。此外，1944 年 6 月 15 日 16 日，航空母舰在袭击硫黄岛时，美国飞机预先侦察和轰炸了硫黄岛。从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上看，两座机场的跑道清清楚楚。现在，硫黄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在珍珠港的办公室里，尼米兹在西太平洋的一张地图上划出一条射向日本心脏的简明箭头。硫黄岛就处于这个箭头经过的线路上。它也许会成为美国的前哨阵地。为此，首先要解除日本的防务。

12 月 1 日，摧毁性的空中进攻开始了。这些空中进攻是由马里亚纳岛起飞的“巨大空中堡垒”B—29 重型轰炸机进行的。这些

巨大的空中堡垒(机翼长度四十三米,重量五十吨,最大航程为一万一千公里)没有例外,每天都要光临。栗田将军毫不愚蠢,他知道美国人即将突击登陆。12 月 8 日,他撤退了所有的居民,以最快的速度修建防御工事。巨大的空中堡垒的护航歼击机全面扫荡了硫黄岛上的日本人的薄弱的防务设施。但日本人丝毫没有气馁。轰炸机的侦察员们惊愕地发现日本人在逐渐修复每天遭到破坏的工事。而且,日本人在修建第三机场(不知为了使用什么样的飞机),地面防空部队的火力一天比一天猛烈。美国飞行员认为,这是值得敬佩的。2 月 10 日,不可抵抗的美国战争机器开始行动了。

根据米彻尔的命令,由十一艘重型航空母舰,五艘轻型航空母舰(共一千二百架飞机)和八十一艘驱逐舰组成的 58 特遣舰队从乌利蒂(马里亚纳群岛)出发了。它没有直接向硫黄岛开去。它首先进攻了日本首都的一些机场以便在登陆时减少干涉的危险。

2 月 12 日,52 特遣舰队第二分舰队同样从乌利蒂岛起程了。但这支部队是直接奔向硫黄岛的。它由"企业号"和 A"萨拉托加号"重型航空母舰,十二艘护卫航空母舰,三艘巡洋舰,二十四艘驱逐舰组成。几个小时之后,又有六艘护航装甲航组成的一支"炮兵支援"小组参加。

2 月 16 日开始了突击性的预务性轰炸,18 日晚,58 特遣舰队也投入了战斗。此外,还有一些运输舰。在硫黄岛前共聚集了八百艘军舰。在叙述这场战争的书中,我们总是看到:硫黄岛荒凉的岩石……",这种说法是准确的。这座不见一点绿色和植物迹象的岛承受了五千八百吨炸弹和二千吨炮弹的轰炸。

登陆地点选择了西南部的二箭岛海滩。2 月 19 日凌晨飞机轰炸了这一带的海岸,7 时 30 分,第一批突击梯队的人员离开了运输舰,踏上了登陆艇和两栖牵引车。8 时开始的轰炸其狂烈程度真是令人难忘。军舰开到离硫黄岛海岸一千米的水域,直接向岛上射击,海军陆战队中士理查德·E·莫森登上一艘登陆艇,他将从

“现场”报道这次战斗。后来他又登上由一辆吉普车拖着的特殊牵引车。根据所有美国听众的意见，莫森完全获得成功：“他的报道远比炸弹和炮弹的爆炸声，从机群俯冲时发出的巨响声更为动人心弦”。在千百万个美国人的家庭里，大家都在收听用不同波段多次广播的莫森的通讯报道：“这里是硫黄岛，海岸右部构成了一个悬岸，悬岸顶端筑有一个水泥碉堡，碉堡口由于火药的爆炸被熏黑了。盟军炮弹的不断射击扬起了大批土浪。海滩后面的硫黄岛完全变成一个火岛……。”硫黄岛海滩的深度只有几米；那儿有一座高度一米至两米的陡峭台阶，台阶后有一个光滑的斜坡，斜坡后又出现一个台阶。美国俯冲轰炸机尽力想把这些台阶炸毁，以便为装甲舰和其它军用车辆打开前进的缺口。歼击机正在扫射海滩，登陆艇使用了火箭筒。8时30分，第一批登陆艇开始向海滩驶去，其它的登陆舰艇以二分钟的间隔，一批跟着一批不断前进。登陆的顺序是：第一批是配备75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和机关枪；第二批是部队运输登陆艇；第三批是坦克和推土机，最后就是后勤、医务人员登陆。8时40分，由B—29重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的俯冲轰炸机组成一支空军力量，疯狂地袭击了硫黄岛的整个西南地区。而美国军舰则向海滩进行弹幕射击。军舰的炮击射程达到了五百米纵深。在这阵炮轰下，硫黄岛寂静无声。海滩上升起了白、黑、黄色的烟幕。九时正，第一批海军陆战队登陆了，他们跳下登陆艇，拖着迫击炮、机枪在沙滩上前进，造成了前进中唯一的困难。大量的士兵在一片轰炸声中登上了硫黄岛的海滩，“像进行军事演习时一样平安无事”。

10时，登陆艇中升起一束束火柱，艘两栖登陆艇中弹起火，很快，它就在海面消失了。海滩上也倒下了一些美国士兵，守候在海滩深处的日本人向至少有二千名登陆美军开火了。与此同时，光秃秃的硫黄岛燃起烈火，炸弹把地面上的一切都毁坏了。但是，硫黄岛的地下工事则成了个十分可怕的地方。它满满地储存着大炮和

机枪。一股致命的火焰突然从凄凉的地面席卷而起，日军大炮向四周开了火。已经越过第一排地堡的美军腹背受敌，当他们转过身来回击时，又遭到第二排地堡的火力攻击。其它的地堡也向四周开火。同时，位于低处的海滩和小艇遭到了迫击炮弹的疯狂射击。第一批坦克和推土机在炮火中登上了海滩，他们立即尽力把那些在俯冲轰炸机轰炸下幸存下来的障碍物推倒。海军陆战队士兵设法靠近暴露于地面的碉堡，并用火焰喷射器把这些碉堡摧毁，这里的战斗就象在塔拉瓦战役一样艰苦。

现在，前进的速度慢得难以使人相信，有时甚至停滞不前。问题就在于要一个个地包围、摧毁他们周围的敌人阵地。在小小的滩头阵地上，最艰苦的地带无疑是海滩以及海滩前面的水域了。午后，坦克登陆艇决定停留在射程之外，机械化登陆艇和小型登陆艇往返于坦克登陆艇和火力比较弱的海滩之间。

船上的美国士兵在甲板上如此安逸地看到硫黄岛的突击战。广播报道在继续，望远镜里展现出整个登陆的场面，海风阵阵，滔滔的海浪滚滚而来。当坦克登陆艇进入这一带的海域时，就很难操纵，不太容易正常地在海滩停泊。轻型装备小组的士兵们是趟着海水前进的，但他们又退了回来，与此同时，登陆艇接近了海滩，放下登陆跳板，大炮和运载工具在士兵们的帮助下前进。突然，他们的四周掀起了阵阵沙土，士兵们散开了，有些人倒了下去。再望远处看，一群人使劲地拖着一门大炮，它的轮子陷进了松软的沙土里，在他们的后面，是另一批扛着沉重箱子的士兵。部队不断地涌上海岸，小艇一旦放下登陆甲板，士兵们就急忙跳下小艇，在细腻的沙土里吃力地奔跑起来。接着，他们放慢速度开始行走。当这艘小艇收起登陆跳板准备返回时，另一艘登陆艇又在同一地方停了下来。海面上激起一束束的水柱，日本炮弹少数落在附近的水里，于是这艘新到的登陆艇只好退了回去，在海面兜着圈子准备离海滩远些的地方抛锚。日本大炮不断轰击着海滩，使得沙土阵阵溅起。海滩

上横七竖八地停着一些被击毁和失去战斗作用的两栖登陆艇、大卡车、吉普车以及反坦克火箭筒。为了掩护登陆部队和避免伤亡，军舰不断运来武器装备。同样，救护人员来回不停地在各种军械残骸中收拾那些半个身子已被埋在黑色沙土里的伤员。

根据计划，美军在五天内就应该夺取硫黄岛，但是，2月19日晚，部队还没有完成第一天预计路程的四分之一。一千七百名受伤者撤了回来，死亡人数还不详。有四万名的部队登上了海岛，这么多的士兵都拥挤在海岛西南连接一块小地方。夜晚，美国舰队对硫黄岛进行了强烈不断的炮击。但是，炮弹打不到靠近部队最后的日本据点。第二天一早，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又出击了，对暴露在地面的日本据点俯冲轰炸，直到晚上才停止。尽管如此，地面部队当天也只前进了一百五十到二百米的距离，有些碉堡只有使用火焰喷射器、野战炮才能摧毁，离海岸最后的日本碉堡仍然控制着海滩，迫使美军的登陆计划推迟了。21日，向海岛进攻的速度还是很慢，但是海滩上的形势有所好转，日军大炮火力已经不如原来那么有力、那么密集了。美军的大批坦克登上了海滩。大家觉得，部队上了岸就可以喘口气，并调整一下队伍了。在整个战斗中，航空母舰和硫黄岛的南部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只是派出了飞机向硫黄岛进攻。飞行的航程不断由雷达扫描。将近17时，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些可疑的斑点，但不知什么原故，当时接收信号在几分钟内却受到了干扰。正17时，第一架敢死队飞机冲撞"萨拉托加号"的甲板上。

十八世纪末，蒙古的征服者忽必烈统治了中国。从那时起，中国的权力可以说是无限制地向北、向南以及向西发展。东边是小国日本，忽必烈决定入侵日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首先让人制造了大量的木船。忽必烈的船队大约有三千五百只，十万士兵和大量的后备军。一些航海家把这一准备进攻的消息带到了日本。由于路途遥远以及这些航海家的口才，这些准备工作的情况被夸大了十倍。在这一可怕的威胁面前，日本并没有感到震惊。当日本老百

姓在寺庙里求神拜佛时，士兵们身穿护胸甲，手持弓剑长矛向海岸进军准备迎敌。当时正是1281年8月14日，日本海域刮起了前所未有的最可怕的台风。忽必烈的船队在海面全被海浪吞没，少许幸存的蒙古人被海浪冲到日本海岸，成了日本国的奴隶。这真是天意拯救了日本帝国。弘安天皇大声疾呼："跪下来感谢神风吧，是它摧毁了鞑靼人的船队"。奉命摧毁美国舰队并阻止它们入侵的特殊飞行员部队被命名为"神风"。

自杀机器的概念在战前就产生了，它不是现代宣传的产物。对于那些属于日本封建社会的武士集团的日本人和大多数日本平民来说：任何结局都不能比断然为祖国而死更合乎他们的愿望了。人间的荣耀和进入祖先的天堂就是这种愿望的最好的报酬。当日本的形势发生困难时，日本指挥官必然地要利用这一感情上的合法手段。

为特殊的飞行部队提出的宣传口号是："一架飞机换一艘战舰。"只要有一架飞机在美国战舰上爆炸，就可以把战舰摧毁或使战舰失去控制。由于军舰受到损失，美国士兵的士气将会低落，并放弃继续进行战争的念头。

许多敢死队员很快被接纳为"神风"部队的成员。为此，他们得到了好处和特殊的荣誉。同时，给他们的家庭也增添了光辉。生前，他们都是民族英雄。在最后进攻的时刻，他们可以穿上传统的礼服。至于他们的技术训练则是极其简单化的，因为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现目标，就不顾一切地全力出击，直至把目标摧毁。因此，尤其在一开始，空中敢死队得到的结果远不如原先想象的那么理想。然而，在美国海军看来，这种进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艰苦的阶段。因为空中敢死队得到了首先进攻航空母舰的命令。

1945年2月21日，将近17时，三架敢死队飞机撞落在"萨拉托加号"重型航空母航的甲板上。尽管"萨拉托加号"没有受到任何致命打击，但它也只好撤退了。霎时，又有两架敢死队飞机冲向了

“俾斯麦海”号护卫航空母舰的甲板。其它军舰上的士兵在昏暗的暮色中清楚地看见在撞击之后，母舰上出现了火光。士兵们借助风向。听到了好几次爆炸声，飞机撞击甲板时发出的火光不断从其它航空母舰上喷射出来。“俾斯麦海号”被击中后，采取了弃船措施，但两小时后，这艘母舰以及舰上的三百五十名士兵都一起葬身海底了。

在硫黄岛前沿阵地上不见有其他敢死队飞机进攻的迹象，不过，即使有的话，也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夺取硫黄岛的日子定在2月23日。日本人的反抗一刻也没停止，岛上地堡分布巧妙，美军始终难以对付。所以美军又重组登陆部队，制定了摧毁防御工事系统的技术方案。在这个位于海岛西南部的火山锥形基地上，一百八十个挤满了日本人的地堡被封住了。美国人用混凝土堵塞了地堡口，又用推土机卷起几立方米的泥土，把地堡重新覆盖起来，但日本人还是成功地掘开了某些坟墓：战斗又重新打响了。紧急的问题是，在封闭这些地堡之前，美军是否要向地堡内灌入毒气。指挥部放弃使用毒气，他们怕日本得到消息后，会对美军俘虏进行可怕的报复行动。因此，23日，一百八十个地堡被混凝土、泥土封闭覆盖了。其它二百个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堡，被火焰喷射器、化学武器、榴弹炮以及由飞机掷下或从卡车上发射的火箭筒等各种手段摧毁了。主要的困难是那些突然出现的碉堡，因为这些碉堡没有射击的时候是不易发现的，而且美国人原以为这些地方已经“扫荡”过了，但一阵疯狂扫射又击倒了他们许多人。24日，大批的坦克投入战斗，但许多坦克被地雷炸毁了。这一天，美军的目标是靠近离二箭岛海岸最近的机场。机场前有八百个互相掩护的日本据点布置在一条八百米长的开阔地带。类似的防御系统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还没发现过。每座地堡都有一扇用铁铸成的厚厚的铁门，地堡内有一门带有轨道的大炮，铁门一开，地堡的铁门自动关上。

对付这些地下炮台，最有效的武器是飞机上的火箭筒，但必须正确地给飞行员指定目标，即精确地测定暴露在地面上的每座碉堡的方位，使这些目标显而易见。为了适应这个战场，必须具备极其完整的、复杂的通讯系统，必须有耗资巨大、强大先进的工业。最初计划五天内夺取硫黄岛，美国人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了作战计划，提出在行动时要尽量减少牺牲，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武器上的优势。58特遣舰队的主力部队回到了乌利蒂，而让护卫航空母舰的飞机每天轰炸光秃秃的、乱七八糟的硫黄岛的土地。一张3月份拍摄的硫黄岛的照片表明这里的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布满了被摧毁了的各种金属残骸。视线被一团烟火限制在一百米长的范围内，透过烟火，人们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些人，看见飞得很低的飞机，在人群和飞机的前面有两辆卡车，在卡车的后部，被打坏了的一些铁架子冒着烟火。在离卡车几米远的地方，有四名用手遮住耳朵，头戴盔帽的士兵。3月9日，“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巡逻队到达了与登陆位置相对的东北海岸，夺取了硫黄岛的消息直到3月17日才正式宣布。为此，尼米兹发表了一项特别公报：“硫黄岛战斗已经结束，一切有组织的日军抵抗已经停止。小股日军还在悬崖峭壁中进行自卫，但很快就会被我军消灭”。硫黄岛的战斗延长二十六天，这场战斗的代价很大：“日军死了二万一千人。美军死亡人数达到四千一百八十九人，是整个太平洋诸战役中最高的数字，失踪人数为四百二一人，受伤一万五千二百零八人”。为了歼灭二万一千名日军，美军投下了四万吨的炸弹和炮弹。公报的最后两段对这场战斗作了小结：“从3月16日起，美国飞行员使用了硫黄岛的中部机场。南部机场在好几天前已成为从马里亚纳出发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空中堡垒’的中途站”。

1945年3月初，第58特遣舰队刚从硫黄岛返回马里亚纳群岛，在乌利蒂岛的礁湖上抛锚。乌利蒂岛同前面描述过的主要礁岛大致相仿，毫无特别之处。当时，这个礁岛同夸贾林岛或马朱罗岛

一样，也修成了“临时基地”。岛上除了一些必要的船舶维修和补给设施以外，还有供士兵们休息的场所。第58特遣舰队抛锚后，船员开始依令休息。一艘艘小艇在湛蓝的礁湖水面上来来往往，运送士兵们上海滨，去酒吧间。岛上的酒吧间是用棕榈叶盖顶，大小规格同好莱坞的酒吧间一模一样。这些顾客们一到，就有人告诉他们，说酒吧间滴酒没有，甚至连一杯啤酒也喝不到，而且根本看不见女人。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光顾这个徒有其名的娱乐场所，为的是离船上岸消磨几个小时。在船上作作日光浴，上岸到预制的清水酒吧间呆几个钟头，晚上在船上看看电影，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士兵们谈论战争时都很慎重，关于启航出征的谣传不绝于耳。几天以后，真是无风不起浪，这些猜测越来越具体了，人人都认为下一个出征目标将是冲绳岛。

3月10日晚，乌利蒂礁岛上呈现一派和平景象。白天，阳光灿烂，傍晚，夕阳在天边留下了一抹火红的余辉。热带的晚霞转瞬间就变成了繁星密布的夜景。岛上，人们仍然借着探照灯的亮光干活。停泊在礁湖上的船只实行原则上的“灯火管制”，透过航空母舰宽大的中舱和其它许多舰只的甲板，可以看到一个个电影银幕上有灯光在闪动。不放电影的舰只准许绝大部分船员到外船上看电影。那天“伦道夫号”航空母舰上放映的是什么电影，资料上没有记载，只说是一部侦探片。机库中间甲板上挤得满满的。电影正演的时候，观众们好象觉得航空平舰在轻微地抖动，转瞬间，一个巨大的爆炸声把电影时春物的讲话声淹没了。在场的人一轰而起。银幕上的对话还若无其事地进行着，但现在谁也顾不得去听上面说些什么了。警报汽笛响了，各人都跑上自己的战斗岗位。飞行甲板上有一处起了火，船尾紧接着响起了几声爆炸声，但都不如第一声爆炸那么响。从别的船上可以看到航空母舰上的火倒映在昏暗的水面上。全体船员都应招返回各自的战斗岗位。从噪杂的议论中听得了，是一架发生故障的飞机不幸在“伦道夫号”上撞毁了。根据

这架飞机发动机的声音，一听就知道很可能是一架 F—6F 歼击机。飞机坠落时，发动机运转失常，发出巨大的响声。

“伦道夫号”的火被扑灭了，警报解除，船员们散开了。第二天早晨，等“伦道夫号”船尾凉下来以后，一查看，才发现是一架日本飞机和飞行员的残骸。这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他从大东群岛起飞，飞行了八百海里之后，把飞机撞毁在一艘正在“休息”的美国航空母舰上。

第 58 特遣舰队 3 月 14 日早晨七点钟启航驶向冲绳岛。天气晴朗，海上风平浪静，舰队排成纵队，驱逐舰航行在最前面。这支特遣舰队现在包括重型航空母舰十艘，轻型航空母航六艘，装甲舰八艘，崭新的大型战斗巡洋舰两艘，轻、重型巡洋舰十四艘，外加驱逐舰。此外，还有“水陆两栖部队”和一支轰炸部队在冲绳岛洋面上与特舰队汇合。要一一详述这支庞大的舰队并不那么简单。比如，“企业号”专门运载（配备雷达的）夜航歼击机和夜航鱼雷飞机，白天作战时，它属于第 58 特遣舰队第四分舰队；夜间就和它的护卫“屏障”一起变成第 58 特舰队第五分舰队，归加德纳海军准将指挥。最高作战指挥权交给了“活机器”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海军准将。当时的作战通令及其附件的版本和篇幅洋洋可观，足有一部电话簿那么厚。概括起来说，就是第 58 特遣舰队启航驶向冲绳岛所在的琉球群岛，攻击邻近岛屿上的机场，袭击部队同时接近冲绳岛；然后，由特遣舰队支援轰炸。

舰队离港后，向全体船员正式通报了航向。训练演习随即开始了。俯冲轰炸机扑向海上拖靶，高射炮对准空中拖带靶射击。整个舰队的官兵对待这最后一次训练都非常严肃认真。人人都觉得攻克冲绳岛是一场艰巨的战斗。日本电台一再声称，美军越是接近日本本土的防线，就会遭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强烈的抵抗，最终必将遭到灭顶之灾。这话绝非信口雌黄。日本的防御能力从硫黄岛的防务便可见一班。现在，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可以在他们基地的附

近作战了。人们纷纷传说，日军将大批使用自杀飞机。

冲绳岛虽然远离东京九百五十海里（离长崎四百六十海里），但仍属日本本土的一部分。冲绳岛形状很不规则，海岸线犬牙交错，岛长一百八二公里，宽窄不一，宽处有三十八公里，窄处公仅有六公里。据战前估计，岛上有三十万居民（有两个大城市，一个有六万居民，一个有三万居民）。美国人认为，截至1945年3月止，日本在岛上驻军达六万人。从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上看，冲绳岛上有五个机场。

3月16日，特遣舰队在洋面上与加油船相遇，各舰当即加了油。天空阴云密布，海上波涛汹涌。油船船员与其它各舰的船员们彼此隔船聊天，不时地抬头望望天空。油船离去后，舰队又编好队形，以二十五节的航速向琉球群岛进发。在这支庞大的舰队上，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忧虑是："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攻击日本机场之前，我们是否会暴露？"

美国人把在雷达荧光屏上出现的黑影叫"幽灵"。3月17日21时40分，扩音器在灯火辉煌的"企业号"情报指挥所房间里响起来了。室内立刻静了，扩音器里响起了一个平淡的声音："142°出现'幽灵'，距离七十二海里"。两个电话员坐在交换台前，打字员开始在无声打字机上作记录。一个军官走出了房间。外面夜色漆黑，哨兵只能隐约看出舰队中距离"企业号"最近的舰只。在这漆黑的夜色里，雷达探测出二加飞机，并确定飞机的距离是一百三十多公里。几分钟之后，又发现了一群"幽灵"。询问器（雷达上的敌我识别器）鉴定这些飞机是敌机。特遣舰队可能已被发现。

"企业号"按照"夜航航空母舰"的新职能立即作出反应。战争初期，"企业号"的士兵们很少有人想到，一队歼击机可能在漆黑的夜晚起飞，但现在却成了家常便饭。没有任何东西能象战争那样刺激人们的创造精神，这是人们悲惨地看到的事实。夜间在甲板上操纵飞机、起飞、编队，毫无顾忌地飞向见不着的目标，对这一切，大

家都习以为常了。几个小时以后，这些夜鸟又飞回来了，和出发时一样都径直降落在航空母舰上。他们击落了两架日本引擎飞机，其余的敌机已经飞远了。

18日，太阳没有升起，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天色渐渐发白了。天气阴凉潮湿，这是典型的日本气候。5时45分，第一批飞机开始从各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在特遣舰队的上空编成了几个飞行联队。飞机起飞后，升上高空，编成飞行联队，一层层排列在空中，它们的任务是保护舰队，"扫荡"所有的机场，各舰警戒雷达的值班员都伏在小荧光屏前监视着一切可能出现的可疑"幽灵"。尽管如此，站在甲板上的水兵们仍然仰望着云遮雾盖的天空。他们此时倒没什么焦急之处，只是精神有些紧张罢了。

7时许，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幽灵"。7时37分，一架日本单引擎飞机从云层里钻了出来。高射炮响如惊雷，疾似闪电，撕破了云天。日本飞机俯冲下来。在舰上观战的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一架自杀飞机吧？"只见空中出现了银光闪闪的炸弹，看来并不象自杀飞机。这架日本飞机稍稍上升了一点被高射炮击中，坠落下来了。那颗炸弹没有爆炸。8时零7分，一架日本双引擎飞机在攻击"无畏号"航空母舰时被高射炮击，在空中爆炸了。特遣舰队在整个白天一直这样遭到日本飞机的单机或小机群的攻击，但各舰都无大的损伤。至此，还没有遭到自杀飞机的攻击。

与此同时，特遣舰队的飞机轰炸了琉球群岛的军事设施。这些飞行员曾准备遇到日本电台所说的"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强烈的"反击。然而，他们所到之处遇到的只是很薄弱的防御，甚至大部分地方都被打得措手不及。一般情况下，一座机场从发现第58特遣舰队这时起就该进入戒备状态。但是，当美国飞行员飞到一些机场上空时，看到几架日本飞机仍然安稳地排列在机库前，随后才看到有日本人四处奔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转瞬间，机场变成了一片火海，飞机发射的火箭弹把机场炸得天翻地覆，一团团浓烟烈火吞

没了机场上的一切。有些地方的日本飞机强行起飞了，但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而被击落了。两军的飞机不仅在数量上相差悬殊，而且在飞机和武器的质量上，以及在飞行员的素质上都相差很远。那天，大约有三十七架日本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另有一百架被击落。美国飞行员欢快而归。这时米彻尔刚好接到侦察机的一份报告："大型战舰在吴市集结"。吴市是日本主岛本州南部的内海上的一个重要港口。"为什么不去攻击吴市呢？"米彻尔说道。

为什么不去攻击吴市呢？美国重型轰炸机已经"把战争推向日本腹地"。3月10日，东京遭到第十二次轰炸，从关岛基地起飞的三百架"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向东京投下了一千二百吨炸弹。"我从来没见过象东京大火这样壮观的场面，"托马斯·鲍尔将军走下飞机时说："市内各区都在燃烧，东京方圆三十八公里的居民区都被夷成了平地。"13日，日本第二大城市——大孤（三百万居民）又遭到三百架"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的洗劫，大火殃及方圆八公里。特遣舰队的飞行员受到特殊优待，接到了轰炸军事目标的任务。他们飞越好几座日本城市，一颗炸弹也没投，从高空俯视，这些城市只是一大片闪亮的小方田，不堪一击。他们冒着高射炮的猛烈炮火，攻击停泊在吴市港里的军舰，被高射炮击落了五十余架。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遭到重创的日本舰只有：装甲舰一艘，混合装甲舰（改成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三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两艘。

3月19日，特遣舰队各舰继续遭到日本飞机的攻击。"富兰克林号"舰空母舰中了两颗炸弹。当从另艘军舰上看到一艘航空母舰中弹时，一般很难推断其损失的严重程度，有时是毫无损伤，有时却危害成灾，一切都取决于爆炸点，而不取决于炸弹的落点。落在"富兰克林号"上的两颗炸弹引起了一连串灾难性的大火和爆炸。这艘航空母舰虽然没有沉没，但已只能由一艘巡洋舰拖着走了。"富兰克林号"中弹几分钟之后，"瓦斯普号"被击中。仅一颗炸弹就

使"瓦斯普号"遭到重创，不过它仍然可以自己航行。19日的白天就这样过去了。美国飞机攻击吴市以后，原来在四国岛和本州岛海面上摆成一字长蛇阵的特遣舰队重新集结在一起，向南驶去。

3月20日清晨，特遣舰以十五节速度缓速行驶，以免拖拽在后面的"富兰克林号"掉队。各舰士兵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一直未遭到大规模空袭。十六时左右，当警戒雷发现有"幽灵"从北面飞来时，士兵们已各就各位。护航机群已在空中，但因天气阴沉，起码会有一部分敌机躲过截击。实际情况果然如此。16时30分，几架日本飞机冲出云层，随后就集中攻击"富兰克林号"。日本飞机没有炸中"富兰克林号"，但另一艘军舰被炸伤了，"'企业号'航空母舰被我们自己的火炮击中，无法再进行空战。"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很可惜，关于这个事件，或者叫事故，所能了解的全部情况就只有这么多。人们确实想重述一下当时的确切情况。然而，历史学家们态度谨慎，官方资料至今只字未提，这是个军事秘密。本书之所以要在此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在这场美国式的战争中，所有战况都拍了照片，拍了电影，都通过了电台广播了，也不会影响我们进一步了解冲绳岛战役的独特情节。3月20日夜里，"企业号"同"富兰克林号"和"瓦斯普号"一道被遣往乌利蒂岛。"企业号"上的一部份夜航歼击机暂时分派到特遣舰队的其它航空母舰上去了。

总作战令规定，在进攻冲绳岛之前，先攻占庆良间列岛。这些小岛依次排列在冲绳群岛西部十六到七十二公里的一条线上。1945年3月，这些小岛上都有了居民。日本人遍布列岛上的每一块礁。从人种上来看，庆良间列岛居民的长相介乎于日本本土居民（圆脸）和中国浙江省人之间。他们性情温和，善良而又勤劳，成年经月地在他们那小田园里忙碌，住的是石墙瓦房。这些岛屿有一支八百余人的驻军防守，没有空军。不难想象，这些岛屿是如何被"征服"的。美国人完全打算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使他们在岛上的目标被摧毁而得以幸存下来。美国人以一种天真的好奇心来对待这

些岛上的居民。然而，这些岛民不失为日本人，对于他们来说，“外国蛮人”的确切含义就是魔鬼。他们亲眼看到战争工具一一摆开，使他们更加坚定了“外国蛮人”就是魔鬼的想法。于是，他们成百成千地自杀了。美国士兵后来发现，在成年人的尸体中间混杂着小孩的尸体，这些孩子是在集体自杀前被他们的父母杀死的。

美国士兵们还发现在岩洞里摆着三百多只形状古怪的单座小快艇，快艇前部有一个形似鱼雷的装炸药的锥体。他们看着这些“自杀快艇”，心里都在沉思着：象这样的快艇在冲绳岛上会有多少？这些快艇将在什么时机用来攻击美国舰队呢？

在冲绳岛登陆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战斗，胜似西西里岛登陆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它是在远涉重洋之后进行的，所以它比诺曼底登陆战似乎更加赫赫有名。一般说来，一场登陆战的启航基地的距离若远一倍，那么这场登战的难度就要加大几倍。登岛战的时间定在 4 月 1 日。从 3 月 21 日起，冲绳岛就遭到连续不断的炮击。轰炸冲绳岛的美国空军部队还有：第 58 特遣舰队的飞机；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空军第 20 军的“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从吕宋岛起飞的空军第 5 军的“超级空中堡垒式”；从美国在中国的基地起飞的空军第 14 军的“超级空中堡垒式”。冲绳岛上一切能看得见的地方，甚至连坟地都遭到了轰炸。这支进剿兵力比当时投入太平洋作战的所有兵力还要强大一倍。地面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兵团，由西蒙·博利瓦·巴克纳中将指挥。一俟远征军登上冲绳岛，巴克纳中将就将担任岛上部队的最高指挥。但整个战斗仍在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战略指挥下进行。在发起进攻那天，一千四百艘军舰集结在冲绳岛海域。指挥部选择冲绳岛的西南面海滨为登陆区。

如果想综观这场战役，没有聪明才智是难以想象发起进攻那天早晨的场面的。除了高级将领以外，亲身参加这场战斗的任何人都无法看到这场战斗的全局。然而，对于这些高级将领来说，这场

战役在某种程度上总不免有些担负。最直接、最具体地看到这场战役的还得算陆战队士兵和步兵，因为是他们每次上登陆舰艇，从运输舰上直接冲向海滨的。他们只需回头望一眼，就可以看到这支一眼望不到边的庞大舰从四面八方向冲绳岛聚拢过来。在北面和南面，装甲舰犹如海上要塞，大口径排炮象时钟一样有节奏地迎空飞射。一发发炮弹射出炮膛放出炽烈的火光，掩映着波涛汹涌的海面。头上，飞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响彻微红色的天空。银光闪闪的机群以坚挺的队形向前移动。开向海岸的登陆舰艇在波涛中起伏，显得柔曲多变，从当时在飞机上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个弯弯曲曲的阵势。不过，第一突击梯队的登陆舰队却几乎同时靠岸。登岸的士兵们乍一看，冲绳岛的海岸好象是烟雾迷蒙的悬崖峭壁。定睛之后，他们才看得清楚了。原来已经来到最近的海滩前面，再往前就是一堵三米高的围墙，墙上满是炸弹和炮弹炸开的缺口。爬墙的梯子已事先准备好了。水陆两栖牵引车出水后一直开到墙脚下。士兵们从车上跳下来，掩护登陆艇上的士兵带着梯子登陆。炮弹依然在离海岸二十几米的地方爆炸，冲绳岛在人们脚下颤抖。士兵们有的蹬着梯子，有的攀着墙上的缺口，向墙上爬。他们一个接一个，不慌不忙地向上爬，动作悄然无声，但心里总不免有些[illegible]。美国士兵本想在一阵轰击之后便可以全歼日本人，从而顺利登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冲绳岛上肯定还有日本人存在，问题只是他们什么时候开火。大批火炮和坦克陆续开上海滩；士兵们翻过墙之后，正在缓缓地向前推时，前面展出一片台地，是野战炮和自动武器的理想阵地。表面上看，这是一片荒芜的空地。走在前面的士兵提心吊胆，生怕遭到突如其来的射击和踩上地雷。然而，只有美军的炸弹和炮弹震撼着大地，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前面的士兵奉命停了下来，等坦克和大炮从搭在墙缺口上的跳板越过围墙之后，又继续前进了。四处的景物都被炸得面目全非了，变成了一片焦土，这里的风光地貌已经荡然无存，如果是初来乍到，那就根

本说不出自己是到了哪个天涯海角。这个无名王国完全变成了一个战争王国。登陆部队的士兵们在这片土地上，还能看见一块块用混凝土铺的炮兵阵地，有的还完好无损。但所有这些阵地上都已空空如也。大家都认为："可能会跟硫黄岛上的情况一样，当第一批军需物资运到海滩时，日本人就会露面了。"这天上午十一时，日本人还没有出现。第一突击梯队只用三个小时就到达了原定要在第三天才到达的目标。发起进攻的当天晚上，美军在冲绳岛上没有碰上一个日本人。远征军的全部损失只有两个人，一个死于事故，另一个死于疾病。

唯一露面的日本人就是日本飞行员。白天，分散在冲绳岛前的舰艇遭到几次日本飞机的攻击。十二、三架飞机，没有一架攻击成功，几次攻击都没奏效，而且没有一架是自杀飞机。各舰都没受到什么大的损失。很多军舰还没见到日本飞机接近，空袭就结束了。日本在空中的反击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垂死挣扎的大规模袭击。

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第 3 军在预选区域北部登陆；陆军第 24 军在南部登陆。一俟在岛上编成战斗部队之后，海军陆战队立即北上，陆军直向南插。发起进攻的第二天，两支部队都未遇到日本人。部队依令前进，行动谨慎，步调一致，但士兵们的心里却忐忑不安。当一支部队在一块阵地上向前推进，而又没遇到料想中的抵抗时，每个战士的心里总不免有些惶惑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动物也要踌躇，嗅来嗅去，生怕遇上陷阱。在发起进攻的第三天，即 4 月 3 日，当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永丹机场东面发现几个敌人占领的阵地时，他们心里反倒感到一种慰藉，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这些阵地与硫黄岛上的那种地堡相似。地堡里的守敌同硫黄岛上的一样坚定顽强，不过人数不多。美军用已经试验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就把地堡里的守敌全歼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因为没遇到敌人而惊奇，现在又奇怪只有几个阵地防守一个机场。日军的反应始终难以

理解。美军占领了这个机场，机械队进行了清理和修复；经过修整和装备之后，机场就开始供美国飞机使用了。又过了一天，即4月4日晚上，除了这次小战斗之外，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还是没有同任何敌人遭遇。日本飞机的袭击同第一天一样，仍然是不疼不痒，效果不大。在空中支援登陆部队的飞机有一部分降落在岛上，大炮和坦克也大批登岛了。最初几天，部队完全根据军需物资登陆的情况向前推进。战斗的进展比原作计划提前了好几天。

4月5日，继续南插的陆军部队终于同日军的第一道防线遭遇了。

日军完全放弃了冲绳岛的北部。从预备轰炸的第一天起，即从紧迫的进攻已成定局之时起，日军指挥部就作出这这个决定，放弃了岛的北部。日军把驻军部队97%的兵力，包括炮兵都集中在南部。当地的老百姓，凡是年龄在十六岁至六十岁之间的男人都被带到一个作为最后防线的地堡里，拿起了武器。当时日军的计划是：筑成四面防守的营垒，拖住美军，使之在几天内无大进展，在此期间，同时派出大批自杀飞机摧毁美军舰艇，因为这些舰艇对于美军登陆部队来说是不必不可少的。

4月6日，日军自杀飞机发起首次攻击。前几天，天空中乱云飞渡。而这天拂晓，乌云已经布满了天空，北风劲吹，风速达每秒八到十米，海浪从西北面滚滚袭来。13时许，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第一批密密麻麻的"幽灵"。各航空母舰立即清理飞行甲板，歼击机起飞了。

第三节 "我已预感到灭亡即将来临。"

几百架（四、五百架）日本飞机从琉球群岛北部的几个机场和九州的的机场起飞。其中大部分是"神风特攻队"的飞机。混编在这些敢死队飞行员中间的还有一部分是驾驶着双引擎快速轰炸机

和新型"零式"歼击机的久战沙场的飞行员，从原则上讲，他们是要活着回去的。自杀飞机都是些陈旧的"零式"歼击机、1937年型的俯冲轰炸机、过时的鱼雷飞机和水上飞机。对于这些老式飞机的多数飞行员来说，飞赴冲绳岛不仅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使命，而且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使命。经过几周的训练之后，他们就穿上礼服，佩戴上特别荣誉徽章起飞了，活象一群被牧羊犬圈在一起的绵羊。他们献身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那天，有一大批美国飞行员都获得了英雄称号。关于日本飞机4月6日的损失情况，美国各种材料统计的数字不尽相同。最高的数字是五百六十一架，最低的数字是三百零七架。这里可以折衷一下，取其中间数，或取其接近最低的数字。相反，美国只损失了两架飞机。可以大致肯定，"约克罗敦号"航空母舰的一支四架飞机的飞行小队，协同作战，共击落五十架"神风攻击机"，而它们自己却一弹未中。日本的敢死队飞行员只盯着他们要撞击的目标，无法作机动飞行，一概不向攻击他们的飞机射击，甚至也不想射击。护航的"零式"歼击机竭力保护这些不堪一击的冒险家们。不过，护航机的数目太少了。然而，如果只把美军被击落飞机的数目同日军损失作对比，这只能是一个极不准确的战报。日军"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是驾机前来同美国军舰相撞的，而且其中一部分飞行员可以说是干得很漂亮的。遭难最大的军舰是驱逐舰，其原因是：美军事先预料到有自杀飞机攻击，并想在离舰队集结处尽可能远一点的地方截击自杀飞机，因而在冲绳岛西北面部署了一队驱逐舰，作为雷达哨舰，摆成半圆形的阵势。这些哨舰一发出警后，美国飞机召之即来。4月6日那天的日本自杀飞机几乎有一半是被这样部署的截击部队击落的。也有相当一部分"神风攻击机"逃过截击之后扑向它们遇到的第一批美国军舰，也就是这些驱逐舰。还有一部分"神风攻击机"深入到更远的地方，撞在更大的美国军舰上。

庞大的美国舰队在海上摆开了阵势，不仅击退了自杀飞机的

进攻，而且控制了一大片海域。舰队声威浩荡，随时准备向各方出击。4月6日夜里，一艘在九州岛和四国岛之间的丰后水道担任警戒的潜水艇在向内海航行时，艇长发现在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一支敌舰队的阴影。一分钟后，无线电波传来了这个艇长的报告："一艘装甲舰和几艘其它敌舰朝正南180°航行"。日本舰队的残部上阵了。战后受审的日本海军将领都一致供认，莱特湾战役之后，已经无法再同美军争夺制海权了。小泽说道："为了保卫我国本土，我们不得不重新使用地面部队，动用自杀飞机和普通飞机"。小矶内阁的海军大臣米内说："我已预感到灭亡即将来临。"但当是，天皇的最后一支舰队已经启航了"。"我们誓与国家共存亡。"在最后一次战役中舍身取义。不管怎样，日本海军司令部很可能还抱有最后一线希望：迎击已被自杀飞机打乱阵脚的第58特遣舰队。

然而，美国方面丝毫未乱。米彻尔当即命令第58特遣舰队的三支分舰队集结于冲绳岛东北面。7日拂晓，四十架歼击机在波浪滔天的洋面上空搜索。8时22分，"埃塞克斯号"的一个机群发现敌人："一艘'大和号'型装甲舰、一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这时另有一百三十二架歼击机、五十架俯冲轰炸机和九十八架鱼雷飞机起飞了。天气阴沉，对飞行不利，云层高度是一千米，能见度为五千到八千米，有暴雨，飞行不到半小时之后，飞机发现目标了。这艘装甲舰正是"大和号"，这是一艘重六万三千吨的装甲舰，舰上有九门450毫米的大炮。这艘巨大的海上堡垒正在向前疾驶，舰上高射炮的炮火密集如林，火光耀眼，但没有护航飞机。过去，脆弱的美国鱼雷飞机在发射鱼雷之前，要首先对付一群老奸巨滑的"零式"飞机，而逃生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一。如今，这百分之一的逃命希望已经成为日本军舰的命运了，连"大和号"这个庞然大物也不例外。有了制空权就有制海权，再重的大炮也奈何不了这个无可辩驳的真理。重磅炸弹已经在"大和号"的甲板上炸开了；歼击机风驰电掣，劈头盖脸地用机枪猛扫舰上的高射炮，鱼雷飞机趁势连发鱼雷，攻

击船体。离“大和号”二百米的地方，两艘巡洋舰沉没了；另一艘巡洋舰已经裹在烟雾之中，奄奄一息地停滞在海上。这就是航空母舰放出的第二批飞行员所看到的情景。第二批飞机包括八十八架歼击机，七十五架俯冲轰炸机，三十三架鱼雷飞机，四艘巡洋舰围着“大和号”转来转去，“大和号”在海上左旋右转，舰上高射炮还在射击。然而，舰上的日本水兵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那么他们就好象置身于个铁岛之上，炮声轰鸣使他们犹如陷入一片死寂之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炮声甚至使他们归梦难成。最可怕的折磨自然还是歼击机的扫射。那银光闪闪的歼击机象火流星一般，从头上一掠而过，不禁令人魂飞魄散。坚持射击的炮手们盲目地作着在军训中练成的机械动作。在船的底舱的日本水兵隐约听到甲板上传来隆隆炮声，他们只知道正在遭到空袭，却不知道确切情况。由于进气管失灵，士兵们在烟熏汤蒸的机舱里无力地瘫倒在地板上，对他们来说，战斗已经结束了。鱼雷早已把船壳炸开了，可想而知，在其它漆黑的密封舱里，有很多人死命地抓着梯子的铁栏杆，也许正在黑暗中互相撕打着，竞相逃命，但他们即使爬上去也苟延不了多时，因为海水已经涌了进来，而且水位越来越高。这些人可能在失魂落魄地挣扎着，也可能是在呆呆地等死。至今还没有任何报道叙述过日本士兵在船舱里死去的情况，也没有任何报道叙述过硫黄岛和冲绳岛的碉堡里的守敌死去的情况。

天空中，美国飞机不慌不忙地围着猎物盘旋，作战指挥部明确地分派着攻击任务。结束战斗的时候到了，第二梯队的歼击机和俯冲轰炸机俯冲下去，鱼雷飞机进入低空，在歼击机群的保护下前进。滞留在海上的那艘巡洋舰首当其冲，中了十二颗炸弹、八颗鱼雷，被炸得支离破碎，船员被撕成碎片，纷纷扬扬撒向天空，飘落下来之后就消失了。日本驱逐舰同时遭到痛击，其中两艘当即沉没，另有一艘也烈火熊熊，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支烛台定在波浪翻腾的大海上。与此同时，“大和号”又中了不少炸弹和鱼雷，转眼之旬倾

斜了。飞行员们眼看着"大和号"在倾覆，航迹渐渐消失了，航速越来越慢，舰上高射炮也射击失常了，象断了水源的喷泉一般有气无力。就在"大和号"即将沉没之际，只见一道炫目的强光犹如金灿灿的朝阳喷薄而起，一股烈火逍烟冲向天空，接着就听见一声惊雷般的巨响。声消烟散之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和号"被炸得荡然无存，舰上官兵无一幸免，一切到此结束了。三艘巡洋舰一哄而散，美国飞机任其逃逸，不屑追击。也许他们觉得留下几个见证人更为妥当，好让他们回日本去讲讲这场戏的最近一幕。

在4月7日这同一天里，日本自杀飞机对支援登岛的美国军舰又发起了第二次攻击。这些神风攻击机跟上次一样，也是混杂在非自杀飞机之中的。总共一百八十二架飞机（官方数字，非常准确），有五十八架被航空母舰的飞机击落，三十五架被舰上高射炮击毁。有一部分自杀飞机成功地撞毁在攻击目标上，但所有资料都没有有说出这些自杀飞机的数目。"撞击成功的百分比很小。不过，人们觉得如果照这样下去，这种攻击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成为一种灾难。"可以肯定，自杀式的攻击在头两天大大地挫伤了美军的士气。日本舰队已经被摧毁殆尽，日本本土的空中防御已经算不上是美军远征的真正障碍。那么。真正的障碍是什么呢？如果这些自杀飞机能摧毁或伤残所有的美国国舰，那还谈得上什么围攻、进剿呢？美军将领们越来越清醒地卸出，任何破坏都无法使日本民族屈服，无法迫使他们投降。那么，怎么办？难道要把所有日本人都斩尽杀绝？各舰官兵虽未明确提出这些疑问，但也隐约意识到了，而且至少这几天都在反复地考虑：在这场殊死的战争中，日本的敢死队员们最终能不能被制服。即合各舰官兵并不那么焦虑，心里也总有些忐忑不安。迎击一个誓死决战的敌人是一回事，自己遭到一个公然不惜与你同归于尽的敌人的攻击则是另一回事。这种形式的战斗甚至都超越了一场殊死的战斗的界限，增添了一种咄咄逼的人新精神因素。尽管各种资料一般不提美军在自杀式攻击中的损

失，但是只要我们列出美国海军在冲绳岛海域全部损失的数字，便可以对此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美国海军共损失了三十五艘军舰，其中十三艘是驱逐舰，二十二艘是更小的舰艇；被击伤的有二百九十九艘。参战的十艘航空母舰中有八艘最终受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假如这种自杀式攻击每天这样进行的话，说不定美国这支庞大的舰队就要被迫撤围了。然而，日军已没有足够的飞机，甚至连陈旧的飞机都发动起来也无法每天进行这种自杀式的攻击。这种少至一百架多至三百架飞机的大规模进攻，每进行一次时间都要相隔七天到十天。在间歇期间，只有小股机群的零散攻击。

在陆地战场上，向北进的海军陆战队只遇到了小股机动部队游击式的零星抵抗。4 月 8 日，他们已经从登岛的海滨向岛的北面推进了一半的距离，13 日到达冲绳岛的北端。

南下的陆军部队于 4 月 5 日与日军暗堡的前沿部队遭遇。从那天起，陆军的进攻在一段时间里受阻不前。日军步兵如同硫黄岛的守敌一样顽强奋战；岛上的暗堡防御体系可以说比硫黄岛的设施更为完善。日军的大炮弹无虚发，而且伪装得极为巧妙。美国飞机在某一块区域低飞到三米高度，才看见四、五个日军暗堡，但在这块区域最后消灭日军达五千人。4 月 10 日和 11 日，一连下了两天大雨，这片被炸弹深翻过的土地变得泥泞不堪，所有重型机械和武器都动弹不了了。

在那段时间里，美国人在冲绳岛发现了一些很古怪的飞行器。在几架日本双引擎飞机的机身下面有两个很小的襟翼，这是什么意思呢？从 3 月 21 日发现这个怪东西那天起，美国人就始终没弄清其中奥秘。后来，经过研究才找到了它的秘诀。这两个小襟翼原来是有人驾驶的飞行炸弹的旋翼。飞行炸弹长、宽各五米，前段呈尖锥形内装一千公斤炸药，有一个带简易操纵器的座舱，有一个双方向舵和四个喷气推进管。这种自杀式飞行炸弹由人驾驶。据工程师认为，这种飞行器的时速可达九百二十五公里。发现这种飞行

器比在庆良间列岛上发现自杀艇更引起了美国的深思。日军并没有用庆良间列岛的那种自杀艇攻击过美国舰队。那么，这些新发现的飞行器是否会用来攻击美国舰队呢？什么时候用呢？

4月12日，已经被一架神风攻击机撞伤的“艾贝尔号”驱逐舰又被一颗这种有人驾驶的飞行炸炸中了。“艾贝尔号”被拦腰炸成两截，当即沉没了。不过，象这样的情况不多，在整个冲绳岛战役中只有另外三艘军舰被这种有人驾驶的飞行炸弹击中了。而据日本电台宣布，日军当时使用了三百枚这种炸弹。美国军舰的船员们当时把这种炸弹叫“精神病”。

从4月5日到19日，冲绳岛的战斗主要是炮战。4月19日，海上炮舰队的装甲舰和巡洋舰逼近冲绳岛，重炮猛轰日军暗堡阵地。炮击持续了一个小时，陆军部队随即发起冲锋，向前推进了五百到八百米。布鲁斯将军曾写道：“这使我联想到了凡尔登战役。日军的战术防御和当年德国人的一样机动灵活，协调一致。美军先头部队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把一个山脊上的日军防御工事逐段摧毁了，最后终于攻上了山头。他们满以为可以顺利下山，继续向前冲。其实不然，这座山的阴坡上防御工事并不比阳坡上少。看来是上山易下山也难。美军必须突破日军的暗堡防线。这些防线犹如小型马其诺防线一样，暗堡内有电气照明和通风设备，装备了轨道式火箭炮。美军采用带火焰喷射器的坦克车，代替携带火焰喷射器的士兵。有一天，日军发起反攻，夺回了一座村庄，向一个机场逼近。美国陆军第27师被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替换下来，这一调动立即激发了战斗力。陆战队的士兵们马上意识到“南线比北线艰巨。”由于弹药供应不足，对敌人的压力只能时紧时松。日军的神风攻击机击中了两艘“祝捷舰”，连同舰上的三万吨子弹和炮弹全部炸毁。斯普鲁恩斯当机立断，下令从菲律宾空运弹药。冲绳岛已经成了一个军需物资填不满的大火坑。但是，对于国力雄厚的美国来说，担负这笔开销是不成问题的。4月30日，巴克纳上将举行记者招待

会，认为必须首先珍惜美国的人力，即使这场战役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也要这样做。5月7日，天又下起了大雨，重型武器行动受阻。5月10日，冲绳岛海域的所有美国军舰鸣礼炮庆祝欧洲"胜利日"。巴克纳的参谋部里，不少军官在这个胜利消息的激励下，提出"发起决定性进攻"，必要时在敌后伺机登陆。巴克纳拒不采纳这些建议。5月11日，经过激烈的肉搏战，美军又前进了八百米。在这场战役的头一个月里，海军陆战队在岛的北部作战，损失了九十五人；半个月之后（部队向南进攻），死亡人数达一千零四十六人。在六周之内，美国陆军损失了二千三百人。

"企业号"再次重返特遣舰队。它排在重型航空母舰的行列里，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如它的新伙伴那样现代化，但它一出现在海上就立即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老E'来啦！"军舰的人格化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值得深思的。凡是到过海上的人，即使对海上的事情不甚了解，也会直观地感觉一种人格化的存在。飞机也是如此，人们常常给它们起个名字，尽量使它们人格化；不过，我认为飞机还没有真正得以人格化，而且至今仍然是默默无闻的，而军舰虽然只是各种材料的组合，但它却无可争辩地被赋予了某种生命意义。就象火车头一样，尽管其程度差些，但也是有某种生命意义的。我想，应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人与水和火这两种物质长期接触的结果，而天空对人来说还是一个极为深邃奥秘的领域。船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凡是它所经历过的事件，它都亲眼看到了；这些事件便是它的个性的组成部分。对于扯到"企业号"在海上前进的人来说，"企业号"就是太平洋战争地真实写照，甚至可以说是这场战争中无数事件和时间的总和。从"企业号"上，可以嗅到珍珠港的焦尸所发出的恶臭；可以看到从中途岛海空大厮杀中逃生的飞行员们的苍白面孔；可以回忆起瓜卡纳尔岛上那无穷无尽的恶梦。通过"企业号"，同样可以看到最残酷的和最轻巧的大规模礁岛登陆战；看到美国军舰在海上犁出的日益繁多的航迹，步步逼近日本；看到

庞大的美国舰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日本称之为无懈可击的汹涌澎湃的太平洋。截至1945年5月初，仅“企业号”上的飞机就炸沉了七十四艘敌舰，又同其他航空母舰的飞机协同作战炸沉了数百艘。最初同“企业号”并肩战斗过的所有兄弟航空母舰都已沉入大海的深渊；“企业号”的首批敌手也都毙命了：“瑞鹤号”是最后毁灭的敌舰，沉没在恩加诺角海域。只有“企业号”依然游弋在海上，每次伤愈之后，它就重返战斗岗位。老资格的军官们说，“企业号”航空母舰是人们时间宽裕的时期建造的，那时每艘船都是“象制作一把竖琴那样精雕细刻的”。

1945年5月14日，“企业号”沐浴着熹微的晨光，在云天下航行在九州南角的海面上，航向是西北340°。特遣舰队的飞机去攻击机场。“企业号”的桅杆上悬挂着一面蓝旗，旗上三颗白星，这是航空母舰舰队司令米彻尔海军少将的旗舰标志。米彻米在三天前登上了“企业号”，他原来坐阵的“邦克希尔号”遭到两架自杀飞机的重创，损失严重。现在米彻尔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其它行李物品全被毁光了。日本神风攻击队员已经不全是新手，开始增补了一部分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象这样无度滥用最宝贵的人材是肯定不会持久的。不过，在这些有才干的飞行员没有耗尽之前，这种作法还是极其有效的。

5月14日清晨六点钟，“企业号”的雷达发现了五队敌机。美军的歼击机已在空中。大约在发现敌机二十五分钟之后，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人看到几架飞机在船后方很远的地方拖着火焰和烟雾从空中跌落下来。空战完全是在云层里进行的。

6时50分，警戒雷达发现一个孤零零的“幽灵”，距离二十海里，方位是西南200°，高度是二千六百米。舰上尾炮一齐指向这个方向。待这个“幽灵”一出现就立即开炮。6时54分，“幽灵”出现了，迅速向航空母舰接近。它钻进云层飞了一会儿，然后在距离大约六公里时毅然冲出云层下降。这是一架“零式”歼击机。127高射

炮开火了。日机又升入云层。高射炮继续射击。从前在雷达前，在甲板上，在驾驶台上密切监视着日机靠近，一双双眼睛又转向日机隐蔽的云层。全舰上下从早晨4点钟就进入了各自的战斗岗位。凡是没有起飞的飞机都已泄空了汽油入库了。

这架日本飞机从船尾飞过来，方位大约在右舷150°，即与航空母舰中线呈三十度角。日机被云层遮蔽着，船上仍然看不见。127高射炮根据雷达报告的目标继续朝日机射击，不久40毫米高射机也开火了。所有枪炮一齐朝这个看不见的敌——一个"幽灵"猛烈射击，这真是一个相当奇特的场面。

6时56分，"企业号"转舵驶向西北345°。那架日本飞机从东南170°冲出云层，开始俯冲。

日机的从冲迎角并不大，不超过三十度，速度大约为每小时四百五十公里。不容怀疑，这肯定是一架自杀飞机。它人容镇定地向航空母舰接近，灵活地运动着，避免过多地被击中。它敏捷地上下变换高度，校正方向，瞄准左右转舵的航空母舰。这个日本飞行员非常老练，凡是眼看着他袭来的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须臾之间，一切都将结束，其结果只能是这架神风攻击机撞毁在"企业号"上，除此之外的结局眼下还很难想象。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损失程度如何，总会有伤亡的。

舰上127毫米、40毫米、20毫米等各种口径的火炮和机枪都在呼啸着，甚至连步枪也开火了。日机冒着密如雨点的炮火飞过来，机身已有数处中弹，机尾拖出火焰和黑烟。但它依然微微晃动着向航空母舰袭来，越来越近，机翼形成一条笔挺的直线，就象一把雪亮的利剑出现在人们眼前。航空母舰甲板上已经空不见人了，除了炮手以外，所有人都卧倒了。这个火光四射尖声呼啸的火流星滑过"舰岛"，径直撞在前升降台的后面，发出惊雷般的巨响。

在这雷鸣般的响声中，整个航空母舰都随之震荡起来了。

站在驾驶台上的军官被爆炸时发出的炽烈的强光刺得眼花缭

乱。强光闪过之后，只见飞行甲板一掀而起，一块长达四十米的钢板象块香蕉皮一样翻卷起来；升降台被炸掉了三分之一，腾空飞出一百多米。这么大一块钢板象只飞鸟一样迎空起舞，而后又飘落在海面上，与此同时，滚滚的浓烟弥漫了整个甲板，极为惊心动魄。几秒钟之后，身穿石棉工作服的急救队员们立即冲进烟雾之中。

舰上一共有十四人被炸死。若从爆炸的惊人声音来看，物质上的损失肯定是极其严重的，但实际上，除了炸开的洞和被掀起的甲板以外，只炸断了几条集流管。现在姑且撇开虚幻乏味的细节不提，却说飞机上的炸弹在这架神风攻击机坠落的最后一刹那脱离了飞机，穿透了两层甲板，在一间满塞卫生纸的舱室上面炸开了。舱室里的纸堆象弹簧垫一样阻碍了向下的爆炸力，结果爆炸力向上冲起，炸碎了上面的升降台。爆炸起火后，烧毁了停在机库中舱里的几架飞机和几个军官卧室里的家具。室内卧具起火后，散出一股浓烟，但并没造成什么了不起的大火。集流管炸断后，仓内进了二千多吨海水。要修复甲板得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过，总的说来，“老E”还算幸运，大难不死，又过了一道险关。日本的自杀飞机还重创了“富兰克林号”和“邦克希尔号”，险些使它们沉没。这两艘航空母舰被炸得焦头烂额，七零八落，满船尸臭，数日不绝。凡是看到它们驶回港口的美国人无不为之大惊失色。而“企业号”只需去包扎一下它那轻微的新伤，正像一个老兵带着满身伤疤又去找军医一样，而军医总是一边替他包扎一边跟他开玩笑。如今，只有那四个被炸死的士兵再也不能开玩笑了。他们从尘世间带走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那架拖着火焰急剧变大的神风攻击机和它那利剑般的笔直的机翼。

那个日本飞行员的尸骨被捡拾起来，拼在一起，和那被烧黑了的飞机残骸一块儿陈放在一起，和那被烧毁的飞机残骸一块儿陈放在甲板角上。飞行员的残尸只有上半身比较完整，从国装和衬衣和撕破口可以看出，这个飞行员肌肉很发达，结实健壮；褐色的皮

肤上汗毛稀疏；一截右臂和头部还连着上身；脑袋歪在肩膀上，粗壮的脖子已经象个布娃娃似地瘫软了；眼睛还圆睁着。全舰士兵列队从这个敢死队员的遗体前鱼贯而过，士兵们都不愿看死者那肿胀的面孔和那双已经呆滞的眼睛。他们眼睛只是盯着军装上的钮扣，心想这些钮扣不知要落在哪些幸运的高级军官手里，作为一件漂亮的战争纪念品了。黑色的钮扣上雕着神风特攻队的队徽：一枝带三征叶子的樱花。日本诗人本居曾这样写道："欲问大和魂何在，且看野樱向阳开。"还有一句谚语说："美不过樱花，勇不过武士。"

冲绳岛上，两军继续争夺，激战如初。5月9日美军攻下了一个他们叫"锥子山"的高地。美国炮兵立即占领高地，利用日军炮兵阵地。可是美军占领高地之后，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重型武器和军用物资受阻，因此这次所取得的战术进展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24日夜里，日军飞机出其不意地向冲绳岛各机场运送了骚扰突击队。美军只见一群凶残的恶魔从黑暗中钻了出来，到处投掷手榴弹和炸药包，而把他们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日军突击队炸死了十几名美军士兵，只炸毁了七架飞机。日军司令部对这个行动肯定是寄以很大的希望的，它的本意是要重创美国在冲绳岛的空军力量，使之无法击退日军自杀飞机的大规模冒死进攻。日本空军破釜沉舟把最后剩下的预备队全部投入激战，使美国海、空、陆三军处境都很艰难。美军飞行员每天都腾空出击，甚至一天要起飞好几次。第58特遣舰队第三分舰队的飞行员就是这样频繁出击，一连持续了七十七天。舰上水兵几乎始终处于戒备状态。机械师和维修队每天都值班到深夜，等候检修和保养飞机。在担任"雷达哨舰"的驱逐舰上，水兵们的日子实在难熬。这些小型舰艇轮流执行任务，六天中有三天守卫在警戒线上。在这三天里，水兵们不能睡觉，只能抽空在甲板上或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躺半个小时；他们只能趁着战斗间隙狼吞虎咽地吃一份"K级口粮"。有一艘驱逐舰在雷达警戒线上遭到五十架敌机的袭击。这五十架飞机倒不是同时

攻击，因为这么多飞机攻击一艘驱逐舰，这个目标就有点太小了，但敌机的攻击一直持续不断；这艘驱逐舰一天之内就用高射炮击落了二十二架神风攻击机。有些驱逐舰真是福大命大，在敌机的猛烈攻击下，硬是摧不垮，打不烂，令人惊叹不已。比如"拉菲号"驱逐舰，它竟能在遭到两颗炸弹和六架自杀飞机的重创之后独自开往一个修船基地。前面已经说过，很多驱逐舰都被炸沉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自杀式攻击是5月28日冒着倾盆大雨进行的。同一天，哈尔西赶来接替斯普鲁恩斯，任冲绳战区整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关于这项人事变动，既没有说明正式的理由，也没有透露非正式的原因，而且后来的解释也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也许是美国最高司令部比受害者们更快地谅解了哈尔西在莱特湾战役中的错误；也可以认为是最高司令部发现目前需要在冲绳岛上来一次"公牛式"的猛攻。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让始终谨小慎微、吝惜兵力的巴克纳保留陆战指挥权呢？

5月28日以后，日军防线内出现了一些动静。美军发现敌人退到第二道暗堡防线，美军则在烂泥地里缓慢地向前推进。日军的大炮都哑了，可能是没有大炮了，更像是炮弹打光了。据军事专家们估计，冲绳岛南部大约还有一万五千名日本人，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块狭小的地盘上。这只能预示：要征服这个最后的防御据点将是十分艰难的。

6月10日，在一阵炮击和轰炸之后，美军发起全线进攻，主攻目标是设在高一百五十米、长八公里的一个陡坡上的日军防线，这个陡坡叫达克。日军这时才暴露出一个重炮火力网，把美军的攻势压下去了。但是，达克的日军守敌显然是在进行绝望的挣扎，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苟延几天罢了。巴克纳命令用降落伞向敌人空投劝降书，限他们在三十六小时内考虑接受"体面的投降"的建议。海军陆战队第7师和第97师利用这个期限以杰出的登山技术，冒着日军的炮火向陡坡上攀登。三十六小时之后，日军没有作出答复，

于是美军 6 月 13 日又发起了总攻。6 月 17 日巴克纳又下令停火一小时，派装甲车带着广播喇叭，再次劝日军体面投降。有二十个日本人钻出掩体，举手投降了。一小时过后，美军又开火了。

在这场攻坚战的最后阶段，近战异常激烈，达到整个战争的顶峰。日本妇女也同日军一起参战了。日军一个个腰缠手榴弹，一窝蜂似地冲出岩洞，扑到美军坦克车底下去炸坦克，美军用火焰喷射器阻击。陡坡上的守敌已经变成了敢死队，看来非逐个消灭不可。6 月 18 日巴克纳将军到一个前哨指挥所去观察和指挥最后冲锋。日军炮兵开火了，一颗炮弹在巴克纳身边爆炸了。由于伤势严重，巴克纳几分钟之后就断了气。这也是战争之神对这个过分吝惜生命的长官的报答。巴克纳上将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死在疆场上的指挥陆军作战的美国将领。第二天，陆军第 96 师副师长考迪尤斯·M·伊斯利准将也被击毙在冲绳岛。夺取这个防御据点的时候到了。6 月 21 日，美国发表一项公报正式宣告日军在冲绳岛的抵抗失败。

征服冲绳岛之战历时八十二天(原计划是七十天)。美军死亡六千九百九十人(步兵、水兵和飞行员)，近三万人受伤；损失飞机八百八十架(其中有二百六十六架是在受创的航空母舰上被击毁的)；海上损失是：三十五艘军舰被击沉，二百九十九艘被击伤。日军在冲绳岛大约损失了十一万七千人，三千八百架飞机。

美国公布了这个战果。欧洲的战争告捷，太平洋战争也无疑胜利在即。美国最高司令部满以为现在会比受挫折时期好多了，可以挺起腰杆面对公众舆论了；并且最高司令部还坚信公众会因为敌我损失对比的悬殊而大为震惊，从而赞扬美军将领的指挥才干。然而适得其反，战报发表立即激起一场轩然大波。美国在军力上占绝对优势，却损失了近七千人，这简直是不堪想象的。据战报透露，舰队的火炮向冲绳岛倾泻了三千五百吨炮弹；陆军打了六千六百吨；飞机投的炸弹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在这种条件下，冲绳岛不怎么会

残存那么多日本人？美军又怎么会损失近七千人呢？尽管战地记者的报道是那么传神入化，精彩动人，但也无法使美国公众真正领恒日本人的顽抗精神。美国记者戴维·劳伦斯6月4日曾写道："为什么要掩盖冲绳岛军事上惨败的真象？冲绳岛之战是军事上无能的典型，比起珍珠港事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我们的领导无人出来揭示这个错误呢？"尼米兹亲自动笔答复了这位记者："我携同我的参谋部乘飞机赶到冲绳岛，同巴克纳上将和其他将领商谈了两天。战斗指挥部还是用了最大的努力的。由于敌人已有戒备，即使当时从新的登陆点进攻也是无济于事的。军需供应不足，问题很多，而且始终难以得到解决，等等。"在冲绳岛战役最后阶段拍摄的照片和电影已经广泛发行了。美国公众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冲绳岛本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到处是树木花草，田园房屋，人们耕耘播种，一派生机，但骤然间却变成了一片荒芜的废墟，满目凄凉，看到这些之后，美国公众才恍然大悟。

4月20日前后，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海军上将曾经说过："帝国存亡与否就看此战胜败如何了。"这个问题现在解答了。可以说，冲绳岛战役一结束，战争就接近尾声了。美军士兵的家属看完冲绳岛的照片可能会想，进攻日本本土说不定还要牺牲多少美国士兵呢。不过，现在也只有这么个问题值得一谈了。对于水兵和飞行员来说，进攻日本本土的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殖民远征而已。强大的英国海军和威武雄壮的美国特遣舰队汇合在一起，激弋在日本海域，畅行无阻。原来总是远离战区的油船，如今直接开到东京海面上给航空母舰加油。英、美舰队在日本沿海大摇大摆地进行训练和演习，并且还试验了一些新战术，比如：在夜航歼击机的掩护下，用巡洋舰和驱逐舰夜间炮击沿海地区。但这样一来，飞机闲着没用，所以这种战术不太实用，甚至意义也不大。日军仅剩下的几个空军中队是留作保卫日本重镇用的，每当美军一停止轰炸，它们就起飞，但这些飞机很快就消耗完了。7月4日独立

节那天，美国发表的公报宣布已经向日本本本投了整整十万吨炸弹。多数日本大城镇都已大火冲天，有的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死亡人数已逾百万。杜利特尔上将说："如果日本继续顽抗，那末向它进攻的将不是进攻备用时的三千四百架轰炸机，而是三千架'超级空中堡垒'。"包括特遣舰队的飞机在内，麦克阿瑟已拥有一万多架飞机。日本的军事防线已经土崩瓦解，包围圈还在紧缩。7月17日，尼米兹在电台宣布："美国军舰重炮轰击本州和北海道路各城的目标，这标志着太平洋地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各航空母舰的官兵们站在甲板上观望着。灰蒙蒙的海岸上硝烟弥漫，火光隐隐。天是灰色的，海也是灰色的，而且气候往往是十分严酷的。战争发展到现在只剩下在恶劣的天气里巡航了。飞机定时往返执行任务，象流水作业一样循环不断。据电台广播，日本人民整天像生活在恶梦里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眼下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笼罩在烟与火之中的海岸。就连那些登上日本本土的人也根本弄不清日本人在这个时期怎样生活的，因为"美国所采用的新式机械化战争是要在所到之处消灭一切生命的痕迹"。7月26日美国向日本发出了著名的最后通牒，英国和中国也在最后通牒上签了字。最后通牒中说道："我们所向无敌的空、陆、海军时刻准备给日本以最后的打击。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上我们不可动摇的决心，这将意味着日本国土的彻底毁灭。"日本国土将彻底毁灭，全体国民都已家喻户晓，如果他们的首脑拒不谈判，整个日本民族都将陷入灭顶之灾。

军士们的战斗结束了，另一种行动即将开始。这一行动就其激烈程度和性质而言，与自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战争"的东西不同；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也许只是一场没有勇武和勋章的战争。最后通牒是7月26日发出的。几天的时间过去了，但仍然迟迟不见答复。于是，白种人引爆了后果不堪估量的原子弹。

（川）新登字 001 號
封面設計：文紹安

血色太陽

日軍侵略南太平洋紀實

一部再現五十年前南太平洋日軍瘋狂侵略以及悲慘衰落的真實著作

一部記錄血淋淋的戰爭肉搏場面的“血書”

ISBN7—220—02437—1/E・26
定　價：　12.80　元